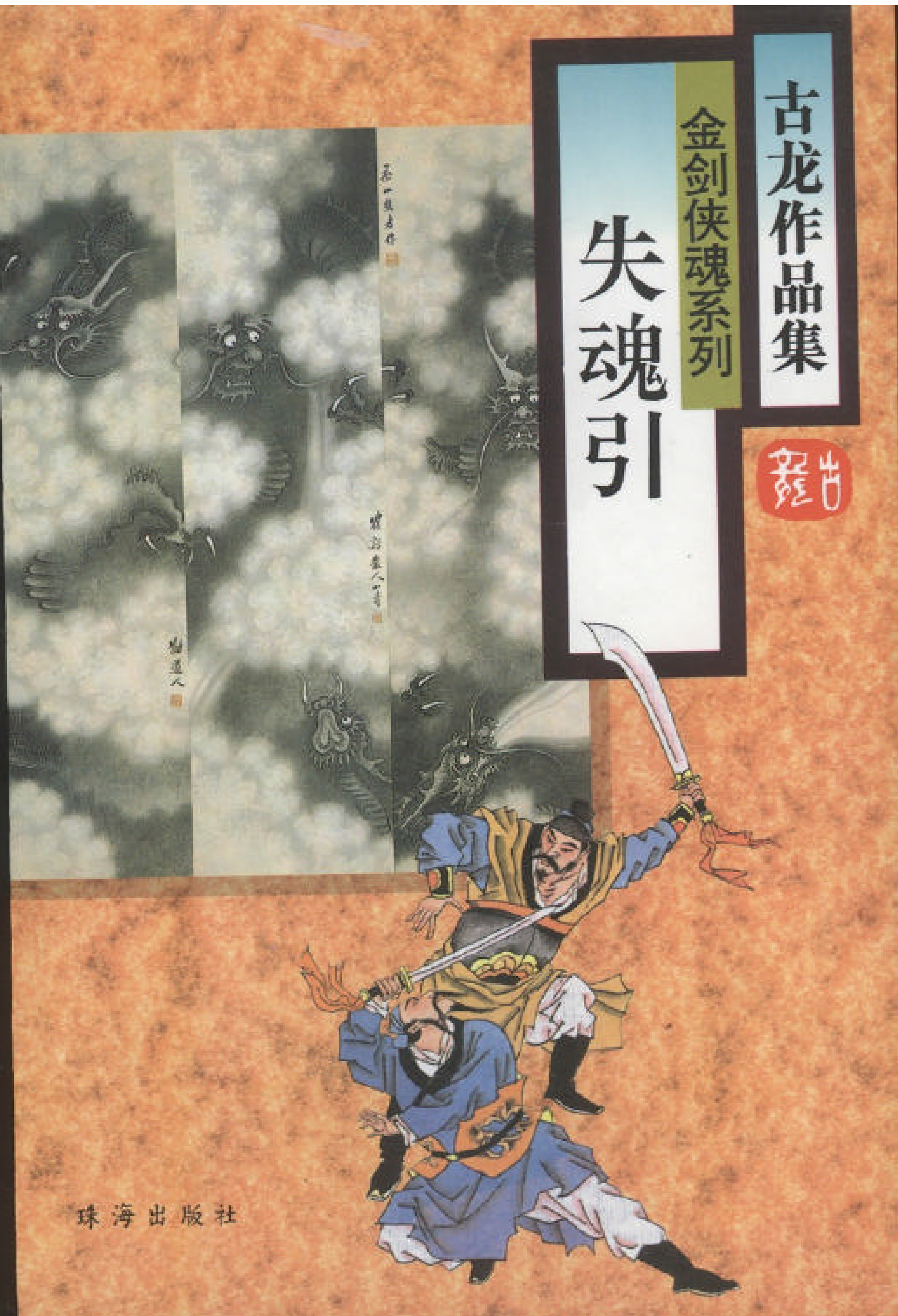

古龙作品集
金剑侠魂系列
失魂引
古龙
珠海出版社

江湖一怪侠

——代《古龙作品集》序

罗立群

古龙，原名熊耀华，生于 1936 年，卒于 1985 年 9 月 21 日，终年 49 岁。古龙从小身世飘零，性格孤独沉郁。他 14 岁时，从香港到台湾读书，18 岁时，因父母离异，生活陷入困境，靠朋友接济和半工半读就读于台湾淡江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他曾在台北美军顾问团任过职，后开始写武侠小说。

古龙一生“仗剑江湖载酒行”，他嗜酒如命，经常用喝酒来打发日子，借酒来麻醉自己，以忘掉自己心底的哀愁和寂寞。他为人豪爽，生性洒脱，爱交朋友，待人真挚、诚恳，善于理解别人，狠得朋友的心。古龙很“好色”，是性情中人，他不能一日无女人，而女人也乐意与他交往。据古龙好友丁情说：“古大侠虽然不能缺少女伴，可是他常常会为了朋友，而舍弃他心爱的女人。他总认为女人可以再找，朋友知己却是难寻，怎么可以舍朋友而重女人呢？这是古大侠对于女人和朋友的态度，也是很多女人‘恨’他的原因。”由于酗酒和好色，古龙自中年以后，健康状况日趋下降，曾数度病危住院，但他出院后依然故我。他的好友、著名武侠小说家倪匡说，长期的病痛使得古龙已经看淡了人生。过度的酒色，致使古龙病情迅速恶化，终因肝硬化引起食道静脉瘤大出血而去世。古龙的身世、性情和行为，直接影响了他的武侠小说创作，了解了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古龙的作品。

古龙步入“武坛”，是为生活所逼，用古龙自己的话来说，“为了等钱吃饭而写稿，虽然不是作家共同的悲哀，却是我的悲哀，我也相信有这种悲哀的人大概还不止我一个。”他自第一部武侠小说《苍穹神剑》起，接二连三地推出新作，共创作数十部武侠小说，有许多被香港、台湾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成为港台影视界争相拍摄的热门题材。古龙的小说更是风靡大陆、港台及海外。

古龙对武侠小说创作有他自己的看法和理解。首先，他认为当代武侠小说不应再走传统武侠小说的老路，而是“要新，要变”。他说：“武侠小说的确己落人了固定的形式，这种形式已写得太多了些，己成了俗套，成了公式。”“谁规定武侠小说一定怎么样写，才能算正宗的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也和别的小说一样，只要你能吸引读者，使读者被你的人物的故事所感动，你就算成功。”对于武侠小说应该如何变，如何新，古龙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武侠小说中已不该再写神，写魔头，已应该开始写人，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武侠小说中的主角应该有人的优点，也应该有人的缺点，更应该有人的感情。”“武侠小说的情节若己无法改变，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写人类的情感，人性的冲突，由情感的冲突中制造高潮和动作。”他还认为：“只有人性才是小说中不可缺少的，人性并不仅是愤怒、仇恨、悲哀、恐惧，其中也包括了爱与友情，慷慨与侠义，幽默与同情。我们为什么要特别看重其中丑恶的一面？”写武侠小说的目的，是“使读者在悲欢感动之余，还能对这世上的人和事看得更深些、更远些”。基于这种认识，他更指出：“武侠小说写的虽然是古代的事，也未尝不可注入作者自己的新观念。”“武侠小说中的动作的描写，应该是简单，短而有力的，虎虎有生气的，不落俗套的。小说中动作的描写，应该先制造冲突，事件的冲突，尽量

将各种冲突堆构成一个高潮。若你再制造气氛，紧张的气氛，肃杀的气氛，用气氛来烘托动作的刺激。武侠小说毕竟不是国术指导，武侠小说也不是教你如何去打人杀人的！血和暴力虽然永远有它的吸引力，但是太多的血和暴力，就会令人反胃了。”古龙的这些观点，散见于他的各个小说前面的“序”中，这些观点和看法，丰富了武侠小说的创作理论，对阅读和理解他的武侠小说是大有帮助的。

古龙曾在《大旗英雄传》序言中把自己的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我写的是《苍穹神剑》《剑毒梅香》《孤星传》《湘妃剑》《飘香剑雨》《失魂引》《游侠录》《剑客行》《月异星邪》《残金缺玉》等等。

“中期写的是《武林外史》《大旗英雄传》（即《铁血大旗》）《情人箭》（即《怒剑》）《浣花洗剑录》（即《江海英雄》）还有最早一两篇写楚留香这个人的《铁血传奇》。

“然后，我才写《多情剑客无情剑》，再写《楚留香》，写《陆小凤》，写《流星·蝴蝶·剑》，写《七种武器》，写《欢乐英雄》。而一部在我一生中使我觉得最痛苦、受挫折最大的便是《天涯·明月·刀》。”

第一阶段的创作是古龙初入江湖的“闯荡”时期，此时的作品从结构、情节、人物乃到语言都没有摆脱传统武侠小说的束缚，但从小说的情节布局来看，己可以看出古龙具有巨大的潜在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具备了一定的文学素养。

从写《武林外史》开始，古龙进入了武侠小说创作的探索阶段。这一时期他力图打破传统，有所创新，从《武林外史》到《铁血大旗》，再到《绝代双骄》，可以看出古龙不断探索的艰难“足迹”。

古龙后期的作品面貌一新，小说的意境深沉、幽远，富有诗意和哲理，小说语言洒脱不俗，人物塑造很有深度，小说的情节更是“奇”、“险”兼备，鬼神莫测，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古龙初步“江湖”时，乃为生活困境所逼，写小说是为了赠钱，学学别人自然方便。到了后期，困顿摆脱，责任感加强，对创作武侠小说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加上屡屡试笔，多年历练，语言、技巧也渐趋成熟，终于走出了古龙自己的路，亮出了古龙独特的“武功”。从此，“江湖”上多了一位“怪侠”。

以作品内容而论，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表现，依附历史，从此生发开去，演述出一连串虚构的故事。但从摄用历史材料来看，两人又有明显差别；梁羽生是虚构人物和事件，置入历史背景中，以此来强化历史氛围；金庸则直接取来历史人物和事件敷衍成武侠小说，其历史人物、事件，金庸写来煞有介事，常能以假乱真。两者都对历史进行了再认识、再评价，从作品含有的历史厚度而论，金庸比粱羽生更高一层，其写作技巧也高明得多。古龙的小说则根本抛开历史背景，不受任何拘束，而凭感性笔触，直探现实人生，古龙的小说不是注重于对历史的反思、回顾，而是着重在对现实人生的感受。现代人的情感、观念，使古龙武侠小说意境开阔、深沉。

就小说人物的主流倾向而言，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道德色彩浓烈，正邪严格区分，人物的社会内涵丰富，但人物性格单一，有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金庸武侠小说人物性格复杂，具有一种反传统精神，小说人物亦正亦邪，危步于道德的悬索之上而能不失其坠，具有“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的复杂、矛盾性格，而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矛盾又是奠基在生活本身

的复杂、矛盾之上，这样，人性的发掘就有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意义。古龙小说最注重的是人性的体验，他常用细腻的笔触去描写人物微妙而复杂的情感，常用生与死、幸福与痛苦这样尖锐对立的矛盾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高贵独立的人格，以此来揭示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在古龙小说中，多写变态人格，追求外化怪异人物性格的刻画，其作品主人公大多怪诞、神秘、孤僻、行事固执，自尊心强，又是性情中人，多情种子。这种情况可能与古龙的身世、心境、经历有关。

谈到小说情节，古龙武侠小说也和梁羽生、金庸小说有明显不同。三位大家都善于编织故事，他们的小说情节都十分曲折，构置巧妙，悬念层出不穷，伏线引出千里，环环相扣，此呼彼应。梁羽生武侠小说情节前工后拙，开篇十分吸引人，以后的情节则渐趋平淡，显得有点才气不足。金庸武侠小说恰恰相反，往往开局平平，随着情节的展示，人物纷纷涌现，情节盘根错节，主于巍峨，枝叶繁茂，宠大缜密的构思，诡异莫测的布局，奇迹联翩，回环波动，摄魂夺魄，回肠荡气。金庸的才思如同一炉火，小说情节犹如炉火上的一壶水，火越烧越旺，水越来越滚。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又不相同。他的小说从头至尾都跳动着最强的音符，情节奇中有奇，巧中含巧，偶然中有着必然，事事不可料，事事又得宜，计中套计，真中套假，假中存真，真真假假，变幻莫测。小说情节的发展根本无法预料，惊险频出，令人喘不过气来，而全书的缜密无隙又让人口服心折。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营构的确堪称一绝。

至于小说武功描写，梁、金、古三大家也有各自的风格。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武功”，虚幻中写实性很强，一招一式，清清楚楚，细腻而又逼真，紧张激烈，夸节有致。梁羽生的“武功”也具备道德倾向性，有正派武功，也有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力道柔和，象征着善良、仁慈，既利于攻敌防卫，又有益于修心养性，而邪派武功则非常霸道，歹毒残忍，意味着邪恶，如修罗阴煞功、雷神掌、毒掌等。正派武功循序渐进，发展缓慢，但根基扎实，邪派武功进展神速，却容易走火入魔，贻害终身。凡此种种，造成了梁羽生“武功”的既精彩又单调。比起梁羽生来，金庸的“武功”更令人神往。金庸将武功描写与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和传统文化精神融合在一起，琴棋书画，九宫八卦，医道，用毒，皆可化为绝世神功，并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精神作为“武功”的最高境界。金庸还着力描写人物练功的艰难历程和坚韧性格，并有声有色、恰如其分地描述出主人公因祸得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必然寓于偶然之中的哲理意境，使金庸“武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金庸“武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诙谐有趣，在激烈的打斗中插入笑料，今人捧腹。古龙的“武功”风格与众不同，他是以“怪招”取胜的。他的“武功”重精神不重招式，如《边城刀声》中写叶飞的“飞刀”绝技，“天上地下从来也没有人知道他的‘飞刀’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刀是怎么发出来的。刀未出手前,谁也想象不到它的速度和力量……刀一定在它应该在的地方！……天上地下，你绝对找不到任何人能代替它。若不能了解他那种伟大的精神，就绝不能发出那种足以惊天动地的刀！飞刀！飞刀还未在手，可是刀的精神已在！那并不是杀气，但却比杀气更令人胆怯。”这里所写的“飞刀”，已不是一种纯粹的武功，而是一种高尚人格，伟大的精神，即叶飞老师李寻欢那种“仁慈、博爱”的精神，它表明的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古龙的“武功”又强调“攻心为上”，举凡人物的性情、情绪、脾气、衣饰、环境，乃

至肌肉的颤动、松紧等，都会对武功的发挥产生影响，而高手决战是不容有丝毫错误的，“他们的心情，他们的神态，他们站着的姿势，都是绝对完美的。”在这种情境中，“武功”已不需套路，一招之间，生死立判。古龙的“武功”还表现出一种境养——禅的境界。它以彻心见性为宗旨，对敌手的体察靠的是忘我和物我合一的境界，因为只有忘我才能消除认识的局限性，才能迅速而准确地体察敌手武功的弱点。这种忘我境界是一种经过长期训练后所达到的随心所欲的自如状态，在这种忘我状态中，战斗者己成为“无意识的人”，心中己不存在作为观察者的“我”，有的只是手中的武器和对面的敌人；在这种状态中，身剑合一，战斗者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武功的威力，一击之下，毁灭敌手。正因为古龙“武功”有这些“怪招”，所以他“武功”的风格别具特色。无招无式，简短有力，重在精神，一击见效。

古龙小说在语言、技巧上，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独家风格。梁羽生小说的语言文采飞扬，字里行间透出浓郁的书卷气，故事中又常常用诗词歌赋、民歌俗语点缀其间，以创造优美的意境、气氛，烘托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小说技法以传统继承为主，多用章回小说的形式铺张故事，叙事中有着明显的说书人的口气，表现出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金庸才如大海，浩瀚奔腾，文笔俊爽、潇洒、诙谐逗趣而又富于变化，他的小说既有诗情画意，柔绮委婉的情境，又如西方小说直探人生、命运的真谛。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西方小说的创作技巧，中西结合，使小说结构既精巧、繁复，又谨严、完整。古龙小说的语言句式短，句法多变，简洁、俐落、洒脱。文章随意挥洒、虎虎有生气，叙事力避平铺直叙，行文多跳跃抖动，情节惊险溪跷而又不违情悖理，辟境造意，刻意求新。如果说梁羽生是烙守典雅，不失武林大家风度的话，那么金庸就是博采百家，融合中西技法，既典雅古朴、慷慨多气，又诙谐幽默、妙语解颐，挥洒肆纵，多样统一地开创了一代武林新风，是“武坛”的绝顶人物！至于古龙，则是大胆恣肆，不守成规，逞才摘藻，笑做“江湖”，力求新颖变化而又意蕴深这的武林怪杰。

在国内，乃至港台，署名古龙出版的武侠小说有 100 多部，这些作品有的是古龙写了一半，由别人续写完成的，如《圆月弯刀》、《剑毒梅香》等，有的完全是别人所作，而以古龙名义发表的，如《铁树艳情》等。造成这种情况，乃因古龙成名之后，著作风行一时。出版商见有利可图，纷纷登门求稿，由于供不应求，便请别人代笔，于是伪作流行世上，真假参半，优劣并存。

这部《古龙作品集》的编排工作，是在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的指导下完成的，会长宁宗一先生及学会其他同仁亲自审读了全部原稿，删除了大量的伪劣之作，遴选出了全部精品，保证了作品的质量。台湾著名武侠小说家于东楼先生侠心热肠，为解决版权，提供资料，多方奔走，鼎力相助，令人感佩。这部《古龙作品集》共分十卷出版，第一、二、三、四卷是古龙中、后期所创作的不成系列的精华作品，五卷为“小李飞刀”系列，六卷为“陆小凤传奇”系列，七卷为“楚留香传奇”系列，八卷为“七种武器”系列和“绝代双骄”，九、十两卷为古龙早期作品。全部十卷共分 59 册。为了便于学者的研究和读者了解创作背景、宗旨，每种作品前均保留作者的“原序”，并有一篇导读性的“序文”，作品后附“古龙武侠小说出版年表”。

第一章　惊 遇

西方天畔的晚霞，逐渐由绚丽而归于平淡，淡淡的一抹斜阳，也消失于苍翠的群山后。

于是，在这寂静的山道上吹着的春风，便也开始有了些寒意。

月亮升了起来，从东方的山洼下面，渐渐升到山道旁的木叶林梢，风吹林木，树影婆娑，浓林之口，突地，传出一个清朗的声音，朗声叹道：“月明星稀，风清如水，人道五岳归来不看山，我虽方自畅游五岳，但此刻看这四明春山，却也未见得在泰山雄奇、华山灵秀之下哩，”随着话声，从林口，缓步踱出一衣衫华丽，长身玉立的弱冠少年，腰下斜斜垂着一柄绿鲨鱼皮剑鞘、紫金吞口的青锋长剑，月光之下，一眼望去，只见这少年双眉带采，目如朗星，衣衫随风飘起，有如临风之玉树。

他目光四下一转，施然前行数步，只听到风声之中，隐隐有淙淙的流水声，随风而来，他剑眉一轩，突又慢声吟道：“身向云山深处行，春风吹断流水声……”突地回首喊道：“囊儿，快把我的笔砚拿来。”微一摇首：“你要是再走得这样慢的话，下次游山，你还是跟着管福留在山下好了。”

树林之中，应声走出一个垂髫童子，一手捧着一方青石端砚，一手拿着两枝紫狼毫笔，肋下斜背着一个极大的彩囊，大步跑到那少年面前，气吁吁地将手中毛笔交给锦衣少年，又从彩囊中取出一方淡青宣纸，一面喘着气道：“公子，囊儿千辛万苦跟着你从河北走到江南来，为的就是跟着公子多见识见识，公子要把囊儿跟那蠢阿福留在山下，那囊儿可要气死了。”

那锦衣少年微微一笑，接过笔纸，提笔写道：“身向云山深处行，春风吹断流水声。”随手将这张字柬塞入那囊儿肋下的彩囊里。

囊儿乌溜溜的两颗大眼珠一转，带着天真的笑容说道：“公子，你今天诗兴像是特别高，从一上山到现在，你已经写下三十多句诗了，比那在泰山一路上所作的还要多些。不过——”他话声微微一顿，眼珠四下一转，接着又道：“现在天已经黑了，公子还是带着囊儿快些下山吧，前面又黑又静，说不定会跑出个什么东西来，把囊儿咬一口，公子——”

锦衣少年负手前行，此刻剑眉微皱，回头瞪了那童子一眼，骇得他下面的话都不敢说出来了，鼓着嘴跟在后面，像是不胜委屈的样子，锦衣少年双眉一展，悦声道：“跟着我在一起，你还怕什么，今天晚上就算下不了山，只要有我腰畔这柄长剑，难道还会让你给大虫吃掉。”

这垂髫童子“囊儿”抿嘴一笑，面颊上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来，但他瞬即垂下了头，似乎不愿将面上的笑容给公子看到。

前面数十丈，泉声竟是震耳而来，锦衣少年抬目一望，只见对面悬崖如削，下面竟是一条宽有八、九丈的阔涧。

锦衣少年目光一闪，抢先数步，俯视涧底，其深竟达二十余丈，山泉自山顶流下，银龙般地飞来，撞在涧中危石之上，珠飞云舞，映月生辉，波涛荡荡，水声淙棕，与四下风吹木叶的簌簌之声，相与鸣和，空山回响，越显清壮。

锦衣少年伫立在这道绝涧旁边，方疑山至此再也无路，飞珠溅玉，一粒粒溅到他的身上，他呆呆地愣了半晌，目光动处，忽然瞥见右侧竟有一条独木小桥，从对面崖头，斜斜地挂了下来搭在这边岸上。

对面桥尽之处，木叶掩映之中，一盏红灯，高高挑起，随风晃动，锦衣

少年目光动处，面上不禁露出喜色，回首笑道：“你这可不用害怕了吧，前面有灯的地方，必定也有人家，我们今夜在这里借宿一晚，明天乘早下山，不比现在下山要好得多？”

这垂髫童子“囊儿”眉头竟突地一皱，抢步走了过来，道：“公子，在这种荒山里面住家的人，必定不会是什么好路道，说不定比老虎大虫还可怕，公子还是带着囊儿快些下山吧！”

锦衣少年轩眉一笑，道：“你平常胆子不是挺大的吗？现在怎地如此害怕，我们身上一无行囊，二无金银，难道还怕人家谋财害命不成？”他剑眉又自一轩，伸手抚着剑柄，朗声又道：“我七年读书，三年学剑，若是真的遇上个把小贼——嘿嘿，说不定我这口宝剑，就要发发利市了。”

他抚剑而言。神色之间，意气甚豪，迈开大步，向那独木小桥走了过去，囊儿愁眉苦脸地跟在后面，似乎已预料到将要有什么不幸之事要发生似的。

涧深崖陡，那独木小桥凌空而架，宽虽有两尺，但下临绝涧，波涛激荡，势如奔马，若非胆气甚豪之人，立在桥端，便会觉得头晕目眩，更莫说要在这桥上走过去了。

锦衣少年走到桥头，双目亦是微微一皱，回首向那童子说道：“我先过去看看，你要是不敢过来，就在这里等我一会儿。”口中虽在说话，目光却在仔细察看前面的落足之处。

这锦衣少年虽是富家子弟，但生性极刚，正是宁折毋弯之人，平日胆气亦在常人之上，此刻见了这绝险的小木桥，心中却无半分怯意，微一察看，便大步走上桥去，脚步之间，亦甚稳定，显见得对武功一道，颇曾下过些功夫。

山风强烈，吹得他宽大的文士衣衫，猎猎作声，下面泉声振耳，但他双目直视，神色虽极谨慎，却无丝毫不安之意。

眨眼之间，他便行到了对崖，目光四扫，只见木桥之侧，林木掩映中，有间石砌的小屋，屋中灯光外映，那盏红灯，也是从这山间石屋的窗子里挑出来的。

他心念一动，方想回首嘱咐他那贴身书童一声，哪知回首旋处，这垂髫童子“囊儿”，竟也从木桥上走了过来，此刻已站在自己身后。

他不禁为之展颜一笑，道：“看不出你居然也敢走过来。”

“囊儿”抿嘴笑道：“强将手下无弱兵，公子胆子这么大，囊儿胆子要是太小了，怕不要被别人笑话了吗？”

锦衣少年微微颌首，轻轻一拍他的肩膀，意下大为赞许，却听囊儿已又高声喊道：“我家公子山行迷路，想借贵处歇息一晚，不知贵主人能否方便方便。”

只听得四山回声：“……方便……方便……”远远传来，此起彼落，相应不绝，但那石砌小屋之中，却无半点回应。

锦衣少年剑眉微皱，一撩衫角，箭步窜了过去，探首朝屋中一望，面色不禁突地一变，蹬，蹬，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

那垂髫童子眼珠一转，亦自大步跑了过去，一看之下，面色更是骇得煞白，竟然脱口惊呼了起来，身子摇了两摇，几乎要跌倒地上。

原来在那石屋之中，木桌两侧，竟一边一个倒着两具尸身，一眼望去，只见这两人身躯都极为硕壮，但脑袋却已变成一团肉酱，连面目都分不清了，桌上油灯发出凄凉的灯光映在这两具尸身上，给这原本已是极为幽清僻静的

深山，更增添几分令人悚栗一声蝉鸣，划空摇曳而过，“ 囊儿 ” 机伶怜打了冷战，颤声道：“ 公子，我们还是快走吧。 ”

锦衣少年剑眉深皱，俯首寻思，根本没有答理他的话，暗中寻思道：“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这两人怎么会死在这里的？桌上的油灯还未熄灭，显见得他们死去还没有多久，但杀他们的人到哪里去了呢？我一路上山，并没有看到有人从山上下来，难道此人杀人之后，又跑到里面去了？ ”

他右手紧握着上面密缠丝带的剑柄，掌心却已微微沁出冷汗来，暗中一咬牙，又自忖道：“ 我学剑三年，虽未大成，但京城侠少，却已多半不是我的对手，记得我学剑之时，师傅曾经对我说过，江湖游侠并非以我恃强，而是济人之难，扶弱锄强，才能称得上一个‘ 侠 ’字，我平日以‘ 侠 ’字自许，如今遇着这等事，岂能甩手一走，好歹也得探查一个究竟来。 ”

一念至此，心胸之中但觉豪气大作，闪目而望只见石屋左侧，筑着一条小石阶，蜿蜒通向崖下。

崖下水影星罗，将天上星月，映得历历可数，竟是一片水田，水田后面，屋影幢幢，像是有着一片住宅，也有些许灯光，从影中映了出来。

那垂髫童子“ 囊儿 ” 满面惶急之容，望着那锦衣少年，恨不得他马上和自己一起走开，远远离开这诡异的地方才对心思。

哪知那锦衣少年俯首沉恩了半晌，竟然大步朝石阶走下去，他暗中长叹一声，也只得紧紧地跟在后面。

风声穿谷，如怨如诉，四山之下，都像是弥浊着一种凄凉的寒意。

锦衣少年快步而行，穿过一些田垄，只见左侧是条宽约两丈的大溪，流波荡荡，势甚湍急，右侧峰峦矗列，峭拔奇秀，被月光一映，山石林木，却幻成一片神秘的银紫色。

对面大山横亘，却在山脚之处，孤零零地建着一座庄院，走到近前，亭台楼阁的影子，却变得十分清晰可见。

庄院外一道高约丈余的围墙，黑漆光亮的大门，向南面建。此刻竟是敞开的，门上的紫铜门环，在月光下望去，有如金黄一般。

锦衣少年在门口一顿步，伸出手掌重重拍了拍门环，铜环相击，其声锵然，在空山之中，传出老远，余音袅袅，历久不绝。

但门内却仍然是一片寂然，连半点回应都没有，锦衣少年剑眉一皱，正待闯入门去，哪知身后蓦地“ 阁 ” 地一声。

他大惊之下，拧腰错步，刷地跃开三尺，“ 呛啷 ” 一声，拔出剑来。回身持剑，闪目而望，月光之下，只见一些青蛙，跳跃如飞地向水田中奔去，囊儿睁大着眼睛，呆呆地望着自己，四下仍是一片静寂，甚至静寂得有些可怕了。

他心中不禁哑然失笑，暗道一声：“ 惭愧 ”。转身向门内走去。

他一脚跨入门里，全身便又不由自主地泛出一阵寒意，呆呆地站在门口，几乎再也没有勇气，向里面跨进一步。

这黑漆大门内的院落里面，竟然躺着一地尸身。死状竟也和先前那石屋之中的两个彪形壮汉一样。全身上下，一无伤痕，头顶却被打成稀烂。清冷的月光，将地上的血迹，映得其如紫，院落里，大厅内灯光昏黄，从薄薄的窗纸里透了出来。

锦衣少年胆子再大，此刻却也不禁为之冷汗涔涔而落。

囊儿在后面悄悄地扯着他的衣襟，却已骇得说不出话来。

他仗剑而立，只觉吹在身上的晚风，寒意越来越重，脚下一动，方待回身而去，但心念一转，便又自暗中低语道：“管宁呀管宁，你既然已走到这里，无论是福是祸，你也得闯上一闯了，你平常最轻视虎头蛇尾之人，难道你也变成如此人物了吗？”

他胸脯一挺，右手微挥，一溜青蓝的剑光，突地一闪，他便在这一闪的剑光中，穿过这满布尸身的院落，但目光却再也不敢去望那些尸身一眼。

从院门到厅门虽只短短数丈距离，但此刻在他眼中，却有如中间阻隔着千山万水一般，几乎是不可企及地漫长。

他缓缓登上石阶，用手中剑尖推开大厅前那两扇半掩着的门，干咳一声，沉声道：“屋内可有人在？但请出来说话。”

屋内自然没有回应，厅门“呀”地一声，完全敞了开来，他定睛一望，只见这间大厅之上，竟然一无人影。

他暗中吐了一口长气，回首望去，那“囊儿”仍然失魂落魄地跟在自己身后，捧着那方石砚的左手，不住地颤抖，石砚里满蓄的墨汁，也因之淋漓地四下溅了出来。

他怜惜地扶了扶这童子的肩头，穿过大厅，目光四下转动间，厅内的茶几之上，仍然放着一碗碗盖着盖子的茶，安放得十分整齐，并没有凌乱的样子。他不禁暗自思忖：“茶水仍在，喝茶的人却都到哪里去了？院落中的尸身俱是下人装束，喝茶的人想必就是此间的主人。”

他暗中一数，桌上的茶碗，竟然有十七个，不禁又暗自寻思道：“方才此地必然有着许多客人，但是这些人又都到哪里去了呢？前面的尸身看来，都是主人的家奴，难道他们都是被这些客人杀死的吗？”

他暗中微微颌首，对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仍有思考的能力，大力满意，只是他却不知道自己的思忖虽近情理，距离事实，却仍相差甚远哩！

思忖之间，他已穿过大厅，从右边的侧门走了出去。

厅外一片回廊，朱栏画栋，建筑得极其精致。回廓外庭院深深，一条白石砌成的小径，蜿蜒着通向庭院深处。

他手持长剑，一步步走了过去，方自走了三五步，目光动处，忽地望到这条小径两侧，竟然各自倒躺着一个身穿华服的虬髯大汉的尸身。腰侧的大刀，方自抽出一半，身上亦是没有半点伤痕。只有头顶上鲜血模糊，血渍深深浸入小径旁的泥地里。

锦衣少年管宁心中一凛，一挥长剑，仍然向前走会。又走出三五步，却见石径之上，交叉着两柄精光闪烁的长剑。

他脚步一停，转目而望，小径两侧，果然又躺着两具尸身，身躯肥胖，俱是穿着一身轻装。一人左手握剑，一人右手握剑，剑尖虽搭在一处，尸身却隔得很远，而且伏在地上，发际血渍宛然，伤痕竟也和先前所见的尸身一样。

锦衣少年目光望着这两具尸身，呆呆地愣了半晌。一时之间，但觉脑海之中，一片晕眩，甚至连惊恐之心都已忘记了。

前面数步之遥，是个长髯老者的尸身，再前面竟是三个蓝袍道人，并肩死在一处。接着见到两个身披袈裟的老者的尸身，横卧在路上，身上俱无伤痕，头上却都是鲜血模糊。

走过这段石径，管宁的一件都丽长衫，已全部紧紧贴在身上。此刻春寒仍是甚重，他却已汗透重衫。

石径尽头，是个六角小亭，孤零零地建在一片山石之上。管宁茫然拾阶而登，一条血渍，从亭中笔直地流了下来，流在最上层的一级石阶上。他无须再看一眼，便知道六角亭内，一定有着数具尸身，尸身上的伤痕也和方才一样。

他暗中默默念了一遍，暗忖道："虬髯大汉，肥胖剑客，长髯老者，蓝袍道人，僧衣和尚，一共是十个，——茶碗却有十七个，这亭子里面，该是七具尸身吧？"

他见到第一具尸身之时，心中除了惊恐交集，还有一种混合着愤怒与悲哀的情感。兔死尚有狐悲，当人们见到人类尸身的时候，自然也会觉得悲哀的。

但此刻他却像是有些麻木了——这是因为过度的惊恐，也是因为过度的哀愤，因之，他竟能在心中计算着这冷酷的问题。

踏上最后一级台阶，他茫然向亭中望去，只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跛足丐者，倒卧在石阶之上，一颗头发蓬乱的头颅，垂在亭外，从他头上流出的血渍，便沿着石阶流下。

一个满身黑衣的瘦削老人，紧紧地倒在他旁边。一条隐泛乌光的拐杖，斜斜地插在地上，入土竟有一半，将四侧的石板，都击得片片碎落，显见这跛足丐者死前一掷，力道是何等惊人。

但管宁却没有注意到这些，他目光已转到一个身穿轻红罗衫的绝色少妇身上，这少妇的尸身，是和一个亦是通身红衫的剑眉修鼻的中年汉子倒卧在一处，月光斜照，他们的头上也血渍淋漓。但这丑恶的伤痕，却仍然掩不住这一对男女的绝世姿容。

管宁心中暗叹一声，只听见身后的囊儿也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但他却无法分辨这声叹息中包含着意味究竟是什么。

那该是惊恐和愤怒的混合吧！

他手上的长剑，软弱地垂了下来，剑尖触到石阶板铺成的地上，发出"当"的一声轻响。

他的目光随着剑尖望去，越过那一对绝美男女的尸身，停留在一双穿着福字的腾云履的脚上。

于是他的心便"怦"地跳了一下，几乎不敢往上移动自己的目光，因为这双脚竟是笔直地站着的，"难道这里竟然还有活人吗？"

他的脚步生硬地向后面移动着，目光也不由自主地缓缓向上移动——

一个瘦削而顺长的白衫身形，紧紧地贴着这六角小亭的朱红亭柱，一双瘦骨麟麟的手掌，五指如钩，抓在亭柱两侧的栏杆上，手指竟都深深陷入那朱红色的栏木里。但是他的头，却虚软地垂落了下来。

"他也死了。"管宁长长一叹，"只是他没有倒下来而已。"

望着这具死后仍不倒下的尸身，他不禁又是呆呆地愣了半响，却不知道自己的一双鞋子，已经踩到那片鲜红的血渍上了。

一片浮云，掩住了月光，本已幽黯的大地，此刻便更觉苍凉。

星白如月，月白如风，只有地上的血渍……血渍该是什么颜色呢？

那垂髫童子"囊儿"，手里兀自捧着那方石砚，顺着他主人的目光，也是呆呆地，望着那具死后仍没倒下的尸身，望着他身上穿着的那件洁白如雪的长袍，腰间系着的那条纯白丝绦。

"这人生前，也该是个极为英俊潇洒的人物吧？"只可惜他的头是垂着

的，因而无法看清他的面容，他当然也绝没有走上去仔细看看的勇气。
而管宁心中，却在思忖着另一个问题。
“……蓝袍道人，跛足丐者，黑衣老人，红衫夫妇，再加上这白袍书生，一共不过十五人而已。但那大厅中的茶碗，却有十七个……那么，还有两个人呢？这两人难道就是杀死这些人的凶手？但这两人却是什么人呢？是此间的主人？抑或是客人？唉——此刻这些人全都死了，普天之下，只怕再也没有人能够解答这些问题了。”
他目光一扫，暗叹着又忖到：“这些尸身生前想必都是游侠江湖的草泽豪士，如今却都不明不白地死了，连个埋骨之人都没有。我既遇着此事，好歹也得将他们的尸身埋葬起来，日后我若能寻出谁是凶手，究竟是为着何事将这些人全部杀死，究竟谁是谁非——其实能将这许多人都一一杀死的人，虽然具有杀人的理由，手段也够令人发指的了。”
此事虽然与他无关，但这生具至性的少年，此刻却觉得义愤填胸，一时之间，心中思潮所至，俱与此事有关。
月升愈高，亭中的阴影，也就越发浓重，由东方吹来的晚风，从他身后笔直地吹了过来，哪知——
风声之中，突地传来一声阴凄凄的冷笑，这笑声有如尖针一般，刺入他背脊之中。这阵刺骨的寒意，刹那之间，便在他全身散布了开来。
他大惊之下，拧腰错步，倏然扭转身形，目光抬处，只见亭外的石阶之上，缓缓走下一个身穿五色彩衣的枯瘦老人，瘦骨嶙峋，有如风竹。顶上头发，用根非玉非木的紫红长簪插做一处，面上高颧深腮，目如苍鹰，一动不动地望在管宁身上。
此情此景，陡然见到如此怪异的人物，管宁胆子再大，心中也不禁为之泛起阵阵寒意，不由自主地后退两步，剑尖拄在地上，发出一阵阵极不悦耳的“丝丝”之声，与那阴森的冷笑声相合，听来更觉刺耳。
这身穿彩衣的枯瘦老人，垂手而行，全身上下，几乎看不出有任何动作，瘦长的身躯，却已由亭外缓缓走了进来。
管宁努力压着心中的警惕之情，微挑剑眉，大声喝道：“你是谁？这些惨死之人，可是你杀死的？”
那枯瘦老人嘴角微微一牵动，目光之中，突地露出杀意，一言下发地伸出手掌，向管宁当胸抓去。
只见这双黝黑枯瘦的手掌，指尖微曲，指甲竟然卷做一团，管宁心中一寒，手臂微抬，将手中的长剑平胸抬起。哪知这枯瘦老人突地又是一声冷笑，指尖指甲电也似的舒展开来，其白如玉，其冷如铁，生像是五柄冷气森森的短剑。
管宁大惊之下，再退一步，只见这双手掌，来势虽缓，却将自己的全身上下，全都控制住了，自己无论向何方闪避，都难免被这五个森冷如剑的手指，戳上几个窟窿。
刹那之间，他闪电般地将自己所学过的武功招式，全都想遍，却也想不出任何一个招式，能够挡住这一掌缓缓的来势。
情急之下，他猛地大喝一声，右手猛挥，青光暴长，将手中长剑，全力向这有如鬼魅一般的枯瘦老人挥了过去。
哪知剑到中途，他只觉全身一震，手腕一松，不知怎地，自己手中的长剑，便已到了人家手上。

却见这枯瘦老人一手捏着剑尖，轻轻一挥，这柄精钢百炼的长剑，竟被折成两段，“当”地一声，青光微闪，捏在那枯瘦老人手中的半截长剑，被他轻轻一挥，竟齐很没入亭上的梁木之中，只留下半寸剑身，兀自发着青光。

管宁性慕游侠，数年之前，千方百计地拜在京城一位著名镖客的门下。学剑三年，自认剑法已经有了些功夫，此刻在这枯瘦老人的面前一比，他才知道自己所学的武功，实在有如沧海之一粟，连人家的千万分之一，都无法比上。

只可惜他知道得嫌太迟了些。这枯瘦老人的一双手掌，又缓缓向他当胸抓了过来，他心中长叹一声，方待竭尽全力，和身扑上，和这彩衣老人拼上一拼。虽然他已自知自己今日绝对无法逃出这诡秘老者的掌下，但让他瞑目等死，却是万万做不到了。

哪知，就在他全身气力将发未发的一刹那里，他身侧突地响起一声厉叱，一阵劲风，夹着一团黑影，劈面向那枯瘦老人打了过去。

枯瘦老人双眉一皱，似乎心中亦是一惊，手掌一伸一缩，便将那团黑影接在手里，入手冰凉，还似带着些水渍。

他心中不禁又为之一惊，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暗器，俯着一看，原来却是一方石砚，方自暗骂一声。却见眼前掌影翻飞，已有一双手掌，劈头盖脸地向自己击了过来。掌风虽弱，招式却极刁钻，他的武功虽炉火纯青，竟也不得不微闪身形，避开这双手掌击向自己面门的一招两式。

这一突生的变故，使得管宁微微一怔，定睛望去，心中不禁又为之一惊，闪电般向枯瘦老人击出两掌之人，竟是自己的贴身书童囊儿。

那枯瘦老人身形微闪之后，袍袖一拂，便将面前的人影震得直飞了出去，闪目望处，却见对方只是一个垂髫童子，心中亦是大奇，半晌说不出话来。

囊儿前出一招，身形便被人家强劲的袖风震飞，心下不禁暗骇：“此人武功，确实高到不可思议。”连退数步，退到亭栏之侧，方自隐住身形，口中却已大声喝到：“你这老鬼是什么人，为何要加害我家公子。”小小的胸膛一挺，竟又大步向那枯瘦老者走过去了，眼珠睁得滚圆，方才的那种畏缩之态，此刻在他面上，竟也一丝一毫都不存在了。

此刻管宁心中，却是又惊又愧，他再也想不到这个自己从京城西郊冰天雪地中救回来的垂髫童子，竟然身具武功，而且还比自己高明得多，却从未在人前炫耀出来，自己才只学会两三路剑法，便已自负少侠，一念至此，心中羞惭大作，呆呆地怔在当地，几乎抬不起头来。

那枯瘦者人目光微睨管宁一眼，便箭也似地，注在囊儿身上，却仍然没有说话。囊儿眼珠一转，大声又道：“我家公子是个读书人，和你索无仇怨，你为什么一见就要害他，你年纪这么大了，却对一个后生晚辈下起毒手，难道不害臊？”

枯瘦老人突地冷冷一笑，尖声说道：“你方才那招‘龙飞凤舞’是从哪里学来的？金丸铁掌社仓是你的什么人？”声音尖锐，有如狼嗥。

囊儿面色一变，但眼珠一转，瞬即恢复常态又道：“你也不要问我的师承来历，我也不会告诉你，反正我家公子不是武林中人，只是为了游山玩水才误打误撞地走到这里来的。你们江湖中的仇杀，和我们根本无关，就算这些人是你杀死的，我们也不会说出去，你今天要是放我们走，我一定感激你的好处，今天的事，我绝不会说出去。”

枯瘦老人神色微微一动，冷笑道：“你这娃儿倒有趣得很，我老人家本

也不忍害你，只是——”

右掌突地一扬，方才接在手中的石砚，便又电射而出，囊儿只觉眼前一花，还未来得及体会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势如奔雷的石砚，便不偏不倚地击在他的面门上。

枯瘦老人一无表情地望着囊儿狂吼一声，缓缓倒了下去，冷然接日又道：“只怪你们走错了地方。”

目光凛然转向那已扑向囊儿身上，连连痛呼的管宁：“老夫只得心狠手辣一些了。”

随着话声，他又自缓缓走向管宁，瘦如鸟爪般的手掌，又伸了出来。

管宁眼见这方渐成长，本愿享受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的幼童，竟为着自己，丧失了性命，心中但觉悲愤填膺，突然长身而起，满含怨毒地望着这冷酷的魔头，只要此人再走前一步，他便会毫无犹疑地和身扑上。

哪知这枯瘦老人目光转处，全身突地一震，眨眼之间，面上便满布惊恐之色。脚步一顿，肩头微晃，突地倒纵而起，凌空一个翻身，电也似地掠了出去，只见那宽大的彩袍微微一飘，他那瘦如风竹的身躯，便消失在亭外沉沉的夜色里。

管宁一怔，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虽是个聪明绝顶之人，但究竟初入江湖，遇着此等诡异复杂之事，本已茫无头绪。哪知这事的演变，却越来越奇，莫说是他，便是江湖历练比他更胜十倍之人，也无法明了此事的究竟了。

他茫然怔了半晌，心中突地一动，回过头去，心头不禁又是蓦地一跳，全身的血液，几乎也为之停顿下来。

那垂首而立的白袍尸身，此刻竟已抬起头来，一双深深插入栏木中的手掌，也正自缓缓向外抽出，夜色之中，只见此人眉骨高耸，鼻正如削，面色苍白得像是玉石所雕，一丝血渍，自发际流出，流过他浓黑的眉毛。紧闭的眼睑，沿着鼻洼，流入他颔下的微须里。

这苍白的面色，如雕的面目，衬着他一身洁白如雪的长袍，使他看来有如不可企及的神像。

但那一丝鲜红的血渍，却又给他带来一种不可描述的凄清之意。

管宁目瞪口呆，骇然而视，只见这遍体白衫的中年文士，缓缓张开眼来，茫然四顾一眼，目光在管宁身上一顿，便笔直地走了过来。

管宁心中暗叹一声，知道自己今日已卷入一件极其神秘复杂的事件里。是福是祸，虽然仍未可知，但此刻看来，却是已断言是祸非福的了。

这白袍文士，人一苏醒，便向自己走来，定然亦是对自己不利。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自己一个局外人忽然插入此间，自然难怪人家会对自己如此。一念至此，他心中更是百感交集，索性动也不动地站在当地，静观待变。

哪知这中年文士走了两步，突地停了下来，目光一垂，俯首寻思了半晌，似乎在想什么。管宁又是一奇，却听他自语道：“我是谁？我是谁？……”

猛地伸出手掌，连连拍打着自己的脑袋，不断地自语道：“我是谁？我是谁……”声音越来越大，突地拔足狂奔，奔出亭外，奔下石阶，只听得他仍在高声呼喊着。

“我是谁……我是谁……”，叫喊的声音，越来越远，渐渐沉寂。

于是本已茫然的管宁，此刻更有如置身黝黑深沉的浓雾之中，摸不着半丝头绪，只觉自己平日对事物忖度的思考之力，此刻却连半分也用不上。心

胸之中，被悲愤、哀伤、自疚、诧异、惊奇、疑惑——各种情感堵塞得像是要裂成碎片似的。

此事原本与他毫无关系，然而，此刻却改变了他一生命运。在当时他走过那座小小的独木桥的时候，这一切事，他又怎能预料得到呢？

蓦地——

他身侧响起一声轻微的呻吟之声，他连忙回过头去，俯下身子。

倒卧在那并肩斜倒在亭栏之前的一对红衫夫妇前面的囊儿，面门满是血渍，挺直的鼻梁，亦被击成血肉模糊。

此刻，他正勉强地张开了眼睛，望了管宁一眼，见到他还是好生生地活在自己的面前，血肉模糊的面上，便绽开了一丝喜悦的笑容，似乎极为安慰，因为，自己的死，终于有了代价。

管宁只觉得心中所有的情感，在这一瞬之间，全都变成浓厚的悲哀，两滴泪珠，夺眶而出——

冰凉的眼泪，流在他滚热的面颊上，也流入他炽热的心。

他仍任它流下来，也不伸手试抹一下，哽咽着道：“囊儿，你……你何必对我如此，叫我怎么报答你。”

囊儿面上的笑容兀自未退，断续地说道：“公子对囊儿的大恩……囊儿一死也报答不完，这……这又算得了什么。若没有公子……囊儿和大姐早就冻死，饿死了。”

他痛苦地扭曲了一下身躯，但此刻他心中是安详的，因之任何痛苦，他都能面带笑容地忍受下。接着又道：“只要公子活着，囊儿死了算不得什么，但是……囊儿心里却有一件放不下的事。”

管宁强忍哀痛，哽咽接道：“囊儿有什么放下下的事，我一定替你做好，就算那件事难如登天……。不过，囊儿别怕，囊儿不会死的，像囊儿这么乖的孩子要是死了，这世界还算得是什么世界。”

囊儿凄然一笑悄然合上眼睛，默默地停了半晌，接着又道：“囊儿死了，希望公子即好看待囊儿的姐姐，囊儿的姐姐也很乖，公子以后要是娶了亲，就……就叫囊儿的姐姐侍候公子的夫人。公子以后若是没有喜欢别的女孩子……就喜欢囊儿的姐姐好了，唉——大姐对囊儿真好，可是囊儿却永远不能看到大姐了，大姐，你会伤心吗？”

管宁方自忍住的眼泪，此刻便又不可遏止地流了下来。

过度的悲伤，已使他再也说不出话来。囊儿又张开了眼睛，只见他不住地点着头，嘴角便又泛起一丝笑容，微声地说道：“囊儿还有一件事，想求公子，公子一定答应囊儿，囊儿的……”

他这两句话说得极快，但说到一半，便停止了，竟已说不出话来了。

他的嘴角，还带着一份笑容，因为他的生命虽然短促，却是光辉而灿烂的。他生得虽然困苦，死得却极安乐。他不会亏负人生，人生却有负于他……

人生，人生之中，不是常常有些事是极为不公平的吗？

伏在囊儿的尸身上，管宁哀哀地痛哭了起来，将心中的悲哀，都和在眼泪之中如泉涌地哭了出来。有谁能说眼泪是弱者所独有的？勇敢的人们虽不轻易流泪，但当他流泪的时候，却远比弱者还要流得多了！

他也不知哭了多久，肩头突地被人重重拍了一下。他心头一跳，回头望处，却见那白袍文士，不知何时，又已站在他身后，带着一脸茫然的神色，凝视着他，一字一字地问道：“我是谁？你知道吗？”

痛哭之后，管宁只觉心中空空洞洞的，亦自茫然摇了摇头，道：“你是谁，我怎么会知道，不管你是谁，与我又有什么关系。”

白袍中年文士呆了一呆，连连点着头，长叹了一声，缓缓说道：“与你本无关系，与你本无关系。”语声微顿，又道：“那么和谁有关系呢？”

管宁不禁为之一愕，又自摇了摇头，道：“和谁有关系，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哼——我当然不知道。”

那白袍文士又是一呆，突地双手疾伸，一把将管宁从地上抓了起来，竖眉吼道：“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么谁知道？这里上上下下，前前后后，都是死人，我不问你，难道去问那些死人吗？”

管宁双肩被他抓在手里，但觉其痛彻骨，全力一挣，想挣脱他的手掌，但这中年文士的一双手掌，竟像是生铁所铸，他竭尽全力，也挣不脱，心中不禁怒气大作，厉声叱道：“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看你——哼哼，还是死了算了。”

这中年文士双眉一轩，瞬又平复，垂下头去，低声自语道：“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突地手掌一松，将管宁放了下来，连声道：“是极，是极，我还是死了算了。”

转身一望，见到那双插在地下的铁拐杖，身形一动掠了过去。将拐极拔将起来，再一拧身，便又回到管宁身前，将拐杖双手捧到管宁面前，道：“就请阁下用这枝拐杖，在我头上一击，把我打死算了。”

管宁只觉眼前微花，这中年文士已将拐杖送到自己面前，身形之快，有如鬼物，心中方自骇然，听了他的话，却又不禁愣住了，忖道：此人难道真的是个疯子，天下怎会有人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就算他是个疯子也不致于会疯到这种地步呀！”

那中年文士等了许久，却见管宁仍在垂首想着心事，双眉一轩，道：“这枝拐杖虽然不轻，但你方才那一挣，两膀之间，至少有着两三千斤力气，这拐杖一定拿得起，来来来！就请阁下快些动手吧！”

他双手一伸将拐杖送到管宁的身前，管宁连忙摇首，说道：“杀人之事，我不会做，阁下如果真的要死，还是你自己动手吧！”

那中年文士目光一凉，突地大怒道：“你叫我死了算了，却又不肯动手，难道要叫我自己杀死自己不成，哼，你这种言语反复之人，不如让我一杖打死算了。”

管宁心中一动，忖道：“方才我是挣了一下，此人便已估出我两膀的力气，不会是个疯子。”

他转念又忖道：“他让我动手杀他，必定是戏弄于我，试想他武功之高，不知高过我多少倍，怎会无缘无故地让我打死。”

一念至此，他便冷冷说道：“阁下若是真的要死，我便动手好劈手夺过那枝黑铁拐杖，高高举起，方待击下，目光斜处，却见这中年文士竟然真的合上眼睛，一副闭目等死的样子。举在空中的黑铁拐杖，便再也落不下去。

在这一刻之中，管宁心中思如潮涌，突地想起了许多事。

他手中的黑铁拐杖，仍高高举在空间，心中却在暗地寻思道：“我幼时读那先人札记中的秘辛搜奇，内中曾有记载着一个完全正常之人，却常常会因为一个极大的震荡，而将自己一生之中的所有事情，完全忘却的——”

他目光缓缓凝注到那白袍书生的头顶之上，只见他发际血渍宛然，显然

曾被重击，而且击得不轻，心念一动，心中又自付道：“莫非此人亦因此伤，而将自己是谁都忘得干干净净。如此说来，他便非有心戏弄于我，而是真的想一死了之？”

目光一转，见这中年书生面目之上果然是一片茫然之色，像是已将生死之事，看做与自己毫无关系，因为生已无趣，死又何妨？

管宁暗叹一声，又自忖道：“方才那身穿彩袍的高瘦老者，武功之高，已是令人难以置信，但他一见着这白袍书生，却连头也不敢回，就飞也似地逃了出去。可见这白袍书生必是武林中一个名声极大的人物，他的一生，也必定充满灿烂绚丽的事迹，想必全是经过他无比艰苦的奋斗，才能造成的，唉——人们的脑海，若是变成一片空白，什么事也无法思想，什么事也不能回忆，甚至连自己的姓名都不再记得，那该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若是有朝一日，我也变成如此，只怕我也会毫不犹疑，心甘情愿地，让别人一杖击死了。”

一念至此，他突地对这白袍书生，生起同情之心，手中高举的黑铁拐杖，便缓缓地落了下来，“当”地一声，落到地上。

那白袍文士倏然睁开眼来，见到管宁的目光呆呆地望在自己的脸上，双眉微皱，怒道：“你看我作什么，还不快些动手？”

管宁微喟一声，道：“生命虽非人世间最最贵重之物，但阁下又何苦将自己大好的生命，看得如此轻贱。”

那白袍书生神色微微一动，叹道：“我活已觉无味，但求一死了之——”他双眉突叉一皱，竟又怒声道：“你这人究竟是怎么回事，方才叫我死了算了，此刻竟又说出这种话来，难道我自己的生死之事，竟要由你为我作主吗？”

管宁心中突地一动，暗暗忖道：“我方才所说的后，他此刻竟还记得，想必他神智虽乱，却还未至不可救药的地步，以他的武功，在江湖上必非无名之辈，认得他的人，必定也有很多。我若能知道他的些许往事，假以时日，也许能将他的记忆恢复，亦未可知。”

这念头在他心中一闪而过，在这一瞬之间，他便已立下帮助此人之心。一个生具至性之人，往往会因人家的痛苦，生出同情之心，而忘却自身的痛苦。管宁此念既生，便道：“小可虽是凡庸之人，却也能了解阁下的心境。阁下如能相信于我，一年之内，小可必定帮助阁下，忆起以往之事——”

白袍书生神色又为之一动，俯首凝思半晌，抬头说道：“你这话可是真的？”

管宁胸脯一挺，朗声道：“我与阁下素不相识，焉能有欺骗阁下之理。阁下若不相信，我也无法，只是要我动手杀死阁下，我却是万万无法做出的。”

右手一弹，将手中的黑铁拐杖，远远抛出亭外，身形一转，走到囊儿的尸身之前，再也不望那白袍文士一眼。

白袍书生又缓缓垂下头去，目光呆滞地停留在地面上，似乎在考虑什么，一时之间全身竟动也不动。

管宁俯身将“囊儿”的尸身抱了起来，眼见这半日之前，还活活泼泼地充满生气的稚龄童子，此刻却已成僵硬而冰冷的尸身，心中不禁悲愤交集，感慨万千。愕了半晌，转身走出亭外，沿着石级，缓缓走了下去。

庭院之中，幽暗凄清，抬首一望，星群更稀，月已西沉。

他沉重地叹息了一声，走到林荫之中，将囊儿的尸身，放了下来，折了

段树枝，卷起衣袖，想掘个土坑，先将尸身草草掩埋起来。

泥土虽不紧，但那树枝却更柔脆。掘未多久，树枝便“吧”地断了，他便解下腰间的剑鞘，又继续掘了起来。

哪知身后突地冷哼一声，那白袍书生，竟又走到他身后，冷冷说道：“你这样岂不太费事了些。”

一把抢过管宁手中的剑鞘，轻描淡写地在地上一挑，一大片泥上便应手而起。

管宁暗叹一声，忖道：“此人的武功，确是深不可测。却不知又是何人，能将他击得重伤——那数十个尸身，伤势竟都相同，能将这些人在一段极短的时间里，都一一击毙，这实在有些不可思议。这些人在一夜之中不约而同地到此间来，又同时被人击毙，这其中必定关系着一件极为重大隐秘之事。但这又是什么人呢？这些人又都是何许人物？这间庄院建筑在这种隐秘的地方，主人必定是非常人物，这主人又是谁呢？是否亦是那些尸身其中之一，这些人是否受了这主人的邀请，才同时而来？十七碗茶，却只有十五具尸身，那两人跑到哪里去了？若我能找到这两人，那么，此事或许能够水落石出，只是我此刻却连这两人是谁都不知道，所有在场之人，都死得于干净净，这白袍书生又变成如此模样，唉——难道此事永将无法揭开，这些人永将冤沉地底吗？”

他翻来复去地想着这些问题，越想越觉紊乱，越想越觉无法解释——

抬起头来，白袍文士早已将土坑掘好，冷冷地望着他。

他又自长叹着，将囊儿的尸身埋好。于是他点起一把火，让这些诗句都化为飞灰，飘落在囊儿的尸身上。他突然对囊中那些曾无比珍惜的诗句，变得十分轻蔑。在解下他身畔的彩囊的刹那，管宁的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

跪在微微凸起的土丘前，他悲哀地默视了半晌，暗中发誓，要将杀害这无辜幼童的凶手杀死，为他复仇。

虽然他自知自己的武功，万万不是那身穿彩袍的诡异的老人的敌手，但是他的决心，却是无比的坚定而强烈的。当人们有了这种坚定而强烈的决心的时候，任何事都将变得极为容易了。

白袍文士一言不发地站在旁边，面上竟也流露出一种淡淡的悲哀之意，直到管宁站起身来，他才低声问道：“现在要到哪里去呢？”

管宁沉重地移动着脚步，走出这悲凉的树丛，他知道这中年文士向他问这句话的意义，已无异是愿意随着自己一起寻求这些疑问的解答，但此刻究竟该到哪里去呢？他却也茫然没有丝毫头绪。

步出树丛，他才发现东方已露出曙光了，这熹微的曙光，穿透浓厚的夜色，使得这幽暗凄清的庭院，像是有了些许光亮，但清晨的风吹到他身上，寒意却更重了。

更何况在那条蜿蜒而去的碎石小径上所倒卧的尸身，又替晨风加了几许寒意。

他默默地伫立了一会儿，让混沌的胸海稍微清醒，回过头道：“这些尸身，不知是否阁下素识。”

他话声微顿，只见那白袍文士茫然摇了摇头，低声道：“我也记不得了。”

管宁长叹一声，道：“无论如何，你也不能任凭他们的尸身，暴露于风雨之中。唉！这些人的妻子儿女若知道此一凶耗，不知要如何悲伤了。只可惜我连他们的姓名都不知道，否则我定要将他们的死讯，告诉他们的家人，

也好让他们来收尸。”

说到后来，他话声也变得极其悲怆。

白袍文士呆了一呆，突地垂下头自语道：“我的家人是谁？唉——我连我究竟有没有家都不知道。”

两人无言相对，默然良久，各自心中，俱是悲思难遣，不能自大地由黑暗而微明，此刻阳光已从东方的云层中照射出来。

管宁默默地抬起这些尸身，将他们怀中的遗物，都仔细包在从他们衣襟上撕下的一块布里，因为这些东西纵然十分轻贱，然而在他们家人的眼中，其价值却是无比贵重。管宁暗中希望有一天能将这些东西交到他们家人的手里。因为他深切地了解，这对那些悲哀的人，将是一种多大的安慰。

那白袍文士虽然功力绝世，但等到他们将这些尸身全部埋好在这深深的庭院中时，从东方升起的太阳早已偏西了。

在他们掩埋这些他们甚至连姓名都不知道的尸身的时候，他们的心中，却有如在掩埋最亲近的朋友一样的悲哀。

于是，在这相同的悲哀里，他们虽然没有说话，但是，彼此之间，却都觉得亲近了许多。这在他们互相交换的一瞥里，他们也都了解到了。

但这可是一种多么奇妙的友谊的开始呀！

踏着小径的血迹，走进曲折回廊，走入大厅去——

管宁目光一扫，神色突地大变，但觉一阵寒意，自心头升起，一时之间，竟惊吓得说不出话来。

那白袍文士茫然随着他的目光在厅中扫视一遍，只见桌椅井然，壁画罗列，厅门半开，窗纸昏黄，却没有什么奇异之处，心中不禁大奇，不知道管宁惊骇着什么？

因为他的记忆力已完全丧失了，若他还能记得以前的事，那么他也一定会惊诧，甚至惊诧得比管宁还要厉害。

原来大厅的桌几之上此刻已空无一物，先前放在桌上的十七只茶碗，此刻竟已不知到哪里去了。

瞬息之间，管宁心中，又被疑云布满。呆立在地上，暗自思忖道：“那些茶碗，被谁拿走了？他为什么要将这些茶碗拿走，难道这些茶碗之中，隐藏着什么不能被人知道的秘密吗？”

这些问题在他心中交相冲击。他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走出大厅，因为他知道他纵然竭尽心力，却也无法寻出答案。

院中仍有十数具尸身，管宁回头望了望白袍文士一眼，两人各自苦笑一声，又将这些尸身，都堆在大厅旁边的一间空房里。

管宁心中突地一动，低语道：“不知道这座庄院中的其他房间里，还有没有人在。”

话犹未了，白袍文士已摇首道：“我方才已看了一遍这庄院中除了你外，再也没有一个活人了。”

于是管宁心中的最后一缕希望，便又落空。

走出那扇黑漆大门，四面群山，历历在目。那片方自插下秧苗的水田，也像往昔一样没有变动，只是插秧的人却已无法等待自己种下的秧苗的长成了。

蓦地——一阵清脆的铃声，从晨风中传来，两人面色各自一变，抢步走上石级。定睛一望，只见隔涧对岸独木桥头，竟俏然伫立着一个翠装少女。

左手拿着一个拳大金铃，不住地摇晃。右手抬起，缓缓抚弄着鬓边的乱发。一双明如秋水的眼睛，瞬也不瞬地望着这石砌小屋顶上，正自满脸惊奇地自语道：“ 真奇怪，怎么这些人竟将一支已经烧得七零八落的灯笼，还高举在这里，难道这四明山庄里的奴才下人都死光了吗？ ”

日光之下，只见这翠装少女，云发如雾，娇艳如花。纤腰一握，临风如柳。说话的声音，更是如莺如燕，极为悦耳。

管宁目光动处，不禁为之一愕。他这一夜之间，身经这连串而来的诡异、残酷悲哀之事，此刻陡然见着这种绝美少女，在这种荒山之间出现，心中亦不知是惊，是奇？

那白袍书生面目之上，却木然无动于衷。这巨震之后，记忆全失之人，此刻情感的变化，全然不依常规，自然也不是别人能够揣测到的。

管宁微一定神，快步走上那独木桥，想过去问问这少女究竟是何来路。

哪知他方自走到一半，翠装少女秋波流转，亦自走上桥来。莲步轻移，已到了管宁面前，手中金铃一晃，冷冷道：“ 让开些。 ”

这道小桥宽才尺许，下临绝涧，势必不能容得两人并肩而立。管宁微微一怔，忖道：“ 这少女怎地如此蛮横，明明是我先上此桥，她本应等我走过才是，怎地却叫我让开，难道这少女亦是此间主人不成？ ”

他心念尚未转完，却见那少女黛眉轻颦，竟又冷冷说道：“ 叫你让开些，你听到没有。 ”

管宁剑眉微轩，气往上冲，不禁亦自大声道：“ 你要叫我让到哪里去？ ”

那翠装少女冷哼一声，轻轻伸出一双纤纤玉指，向对岸一指，道：“ 你难道不会先退回去，哼——亏你长的这么大，连这点道理都不懂。 ”

管宁不禁又为之一愕。心想这少女看来娇柔，哪知说起话来，却如此蛮横无理，心中不觉更是恼怒，方待反唇，目光动处，却见这少女的一双有如春葱般的手指，已堪堪指到自己面前。

他本是世家之人，平生之中，除了自己家中之人外，从未与女子打过交道。此刻与这少女面面相对，香泽微闻，心中虽然气愤，但一转念便想：“ 我又何苦与女子一般见识。 ”

缓缓转回身，走了回去，目光瞥处，只见那白袍文士正自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

这翠装少女微微一笑，眼光之中，像是极为得意。一手摇着金铃，袅娜走过桥来。眼波四下一转，便又自语着道：“ 这里的人耳朵难道全都聋了不成，听到金铃之声，竟还不出来迎接神剑娘娘的法驾？ ”

管宁心中一动，暗中寻思道：“ 这‘ 神剑娘娘 ’又是什么人，难道亦是此间主人请来的武林名人，却因来得迟了，因之幸免于此次惨劫？ ”

心念一转，又忖道：“ 那么她对此间主人为什么要请这些武林豪士前来的原因，总该知道了，至少她也该认得这白袍文士到底是什么人。我从她身上，也许能将此事探出一些头绪亦未可知。 ”一念至此，他忍不住回转身去，向这翠装少女朗声问道：“ 神剑娘娘在哪里？可否为—— ”

语犹未了，这翠装少女便冷冷一笑，道：“ 神剑娘娘是谁？你都不知道吧？哼—— ”她又伸出玉指，指了指自己的鼻子，接道：“ 告诉你，神剑娘娘就站在你的面前，姑娘我就是神剑娘娘。 ”

管宁一怔，若不是心中仍然满腹心事，此刻怕不早就“ 噗嗤 ”笑出声来。

这年纪最多不过十七、八岁，天真未泯，稚态未消的少女，却自称“ 神

剑”！自称“娘娘”，简直是有些岂有此理。

但这翠装少女，面上神情，却是一本正经，生像这根本是天经地义之事，不停地摇着手中金铃。秋波在那负手而立的白袍文士身上一转，便又毫不停留地望到管宁面上道：“你是什么人？还不快告诉这里的庄主夫人一声，就说来自黄山的神剑娘娘专程来拜访她了，哼——想不到名闻天下的四明山庄，竟这样不懂规矩，叫个不懂事的小孩子来迎接客人。”

管宁目光抬处，但见这翠装少女此刻竟是负手而立，仰首望天，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心中不觉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却又在暗中思忖道：“原来此间果然是名满江湖的所在，只可惜我阅历太少，连‘四明山庄’的来历，也许和庄主是素识也说不定——只是庄主到底是谁呢？”便问道：“这四明山庄庄主是谁，庄主夫人又是谁？——”语犹未了，只见这翠装少女杏眼一瞪，像是不胜惊诧地说道：“你居然连‘四明山庄’的庄主红袍客夫妇都不知道，喂，我问你，你到底是什么人？要知道在这‘四明山庄’里乱闯，可不是玩的呀。一个不好，把小命赔上，那才冤哩。”

管宁双目一转，恍然说道：“原来那对极其俊美的红衫男女便是此间的庄主，唉——这夫妇二人男的英挺俊逸，女的貌美如花，果然不愧是一对名满天下的侠侣，只可惜正值盛年，便双双死了。”

他生具悲天悯人的至情至性，虽与这四明庄主夫妇二人素不相识，但此刻心胸之中，仍充满悲哀惋惜伤痛之意，心念一转，又自忖道：“这少女看来与他们夫妇二人本是知交，若是知道他们已经惨死，只怕也会难受得很。”

一念至此，管宁不禁长叹道：“不知姑娘寻找庄主夫人有何贵干？姑娘与她如是知交，那知——”他话说到一半，却见这翠装少女冷笑一声，道：“你根本就不认得人家，却又来管我找人家干什么，哼，我看你呀，真是幼稚得很。”

翠袖一拂，笔直地向山崖下面走去。

管宁愣了愣，他自幼锦衣玉食，弱冠后更有才子之誉。京城左右，有谁不知道文武双全的管公子！到了这四明山庄，他虽已知道武学一道“有如浩瀚鲸海，深不可测。世事之曲折离奇，更是匪夷所思。自己若想在江湖闯荡，无论哪样，都还差得太远，但被人骂为“幼稚”，却是他生平未有的遭遇。

此刻他望着这自称“神剑娘娘”的翠装少女那婀娜而窈窕的背影，心胸之间，只觉又是恚怒，又是好笑。但心念一转，又不禁忖道：“这少女自称神剑，看她神态之间，武功必定不弱。但无论如何，她总是个女子，此刻下面山庄之内，血渍未清，积尸犹在。后院中更满目俱是尸堆，她下去看这种凄凉恐怖的景象，只怕不知吓成如何模样。”一念至此，他不禁脱口叫道：“姑娘慢走。”

翠装少女脚步一顿，回过头来，秋波如水、冷冷向他瞟了一眼，忽地“哼”了一声，转身向上走了两步，叹道：“我与你素不相识，方才与你说了几句话，已经是给了你极大的面子，你要是再跟我乱搭讪，莫怪我要给你难看了。”

言下之意，竟将管宁当做登徒子弟，管宁却也聪明焉有听不出来的道理，不禁亦在鼻孔中“哼”了一声，暗暗忖道：“这少女怎地如此刁横，哪里有半分女子温柔之态，我若是要与她终日厮守，这种罪真是难以消受。”

口中亦自冷冷说道：“在下与姑娘素昧平生，本来就没有要和姑娘说话之意。”

目光转处，只见这翠装少女柳眉一扬，娇嗔满面，似乎再也想不到会有

年轻男子对她说出如此无礼之话，一时之间，他心中不禁大为得意，觉得她方才加诸自己的羞辱，自己此刻正可报复，剑眉微轩，故意作出高傲之态，接着说道：“只是姑娘到此间，既是为了寻访‘四明山庄’庄主夫妇，在下就不得不告诉姑娘来得太迟了些。”

第二章　翠袖与白袍

那翠装少女本是满面娇嗔，此刻听了他的话，怒容为之顿敛，明亮的眼睛睁得老大，不胜惊讶地接口说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

管宁双目一翻，本想做出一个更为倨傲的样子，来报复她方才的倨傲，但转念一想，想到方才那些人的惨死之态，此刻自己又怎能以人家的凶耗来作为自己的报复手段。

此念既生，他不禁又对自己的行为后悔，暗中忖道：“ 无论如何，她总是个女子，我昂藏七尺何苦与她一般见识。 ”

口中便立刻答道：“ 不瞒姑娘，四明山庄的庄主夫妇，此刻早已死了，姑娘若是…… ”

他言犹未了，哪知眼前人影突地一花，方才还站在这长长的台阶之间的翠装少女，此刻竟已站在自己眼前，惊声道：“ 你这话可是真的？ ”

管宁心中暗叹一声，自己目光丝毫未瞬，竟也没有看清这少女究竟是如何掠上来的。那么，这少女轻功之高，高过自己又何止数倍。

他心中不禁又是气馁，又是羞惭，觉得自己实是无用得很。那少女见到他突然呆呆地发起愣来，轻轻地跺了跺脚，不耐地又追问一句：“ 你这人真是的，我问你，你刚刚说的话可是真的？你听到没有？ ”

管宁微一定神，长叹一声，说道：“ 在下虽不才，但还不致拿别人生死之事，来做戏言。 ”

那翠装少女柳眉轻竖，接口道：“ 四明庄主夫妇死了，你怎会知道，难道你亲眼看到不成？ ”

管宁垂首叹道：“ 在下不但亲眼看到四明庄主，而且还亲手埋葬了他们两位的尸身—— ”

转目望去，只见这少女目光中满是惊骇之情，呆呆地望着自己。柳眉深颦，又象是十分伤心，不禁又自叹道：“ 人死不能复生，姑娘与他们两位纵是相交，也宜节哀才是。 ”

他生性虽然高傲，却更善良，方才对这自称“ 神剑娘娘 ”说话咄咄逼人的刁横少女有些不满，但此刻见着她如此神态，却又不禁说出这种宽慰、劝解的话来。

却见翠装少女微微垂下头去，一手弄着腰下衣角，喃喃低语着道：“ 四明庄红袍夫妇两人，竟会同时死去！这真是奇怪的事。 ”

目光一抬，又自问道：“ 你既是亲眼看到他们死的，那么我问你他们是怎么死的？ ”

管宁叹道：“ 四明庄主夫妇的死状，说来真是惨不忍睹，他夫妇二人同时被人在脑门正中击了一掌，死在四明山庄后院六角亭内。 ”

翠装少女双目一张，大惊道：“ 你是说他们夫妇二人是同时被人一掌击死的？ ”

管宁叹息着微一颔首，却见翠装少女目光突地一凛，厉声说道：“ 你先前连四明庄主是谁、长的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现在你却说你亲手埋葬了他们的尸身，又说他们夫妇两人都是被一掌击死，哼——你说的什么鬼话，想骗谁呀！ ”

语声方落，玉手突地一抬，“ 呛啷 ”一声，手中竟已多了一柄晶光耀目、寒气袭人的尺许短剑。微一挥动，剑身光华流转，剑尾似带有寸许寒芒，指

向管宁。厉声又道：“你到底是谁，跑到这里来有什么企图，趁早一五一十他说给姑娘听，哼——你要是以为我是容易被骗的话，那你可就错了。”

管宁目光动处，剑尖指向自己面门，距离不过一尺，剑上发出的森冷寒意，使得他面上的肌肉不禁微微变动一下。

但是他却仍然笔直地挺着胸膛，绝不肯后退半步。剑眉一轩，朗声说道：“在下方才所说，并无半点虚言，姑娘不相信，在下亦无办法，就请姑娘自去看看好了。”

袍袖微拂，方待转身不顾而去。

哪知那少女突地娇叱一声，玉手伸缩间，带起一溜青蓝的剑光，划向管宁咽喉。

管宁大惊之下，脚跟猛地往外一蹬，身形后仰，倒窜出去。

他学剑三年，虽然未遇名师，但是他天纵奇才，武功也颇有几分根基，所施展的身法，此刻这全力一窜，身形竟也退后几达五尺。

那少女冷“哼”一声，莲足轻轻一点，剑尖突地斜斜垂下。

管宁方才全力一窜，堪堪避过那一剑之击，此刻身形却已强弩之末，再也无法变动一下。眼见这一道下垂的剑光，又自不偏不倚地划向自己咽喉，只觉眼前剑光如虹，竟连招架都不能。

那白袍书主始终负手站在一边，非但没有说话，就连身子都没有动弹一下，面上也木然没有表情。一副漠然无动于衷的样子，生像是世上所发生的任何事，都和他没有丝毫关系。

在这刹那之间，管宁只觉剑光来势，有如闪电，知道眨眼之间，自己便得命丧血溅。他虽生性豁达，但此时脑中一经闪过“死”之一字，心胸之间，亦不禁翻涌起一阵难言的滋味。

哪知——那道来势有如击电的剑光，到了中途，竟然顿了一顿。

管宁只觉喉间微微一凉，方自暗叹一声：“罢了。”

却见剑尖竟又收回去，他已经绷紧的心弦，也随之一松，还来不及再去体味别的感觉，心中只觉大为奇怪，不知道这少女此举究竟是何用意。

目光抬处，这翠装少女一手持剑，一手捏决，双手却都停留在空中，久久没有垂落下来，面上竟也满带诧异之色，凝目望着管宁，呆呆地愕了半晌，微微摇首缓缓说道：“就凭你这两手武功，怎地就敢跑到四明山庄来弄鬼？”

语声一顿，目光仍然凝注在管宁身上，似乎对管宁方才所说的后，有些相信，却又不能相信。

管宁挺腰而起，心中那种气馁、羞惭的感觉，此刻变得越发浓厚。

从这少女的言语神态中，他知道她之所以剑下留情，并非因为别的，仅是因为自己武功太差而已。

这一份淡淡的轻蔑，对于一个生性高傲、倔强的人来说，确是一种难堪的屈辱。管宁望着她的神色，直恨不得自己方才已经死在她的剑下，一时之间，心中真是滋味难言，连哭都哭不出来，长叹一声，缓缓道：“在下本非武林中人，四明庄主与我更是无怨无仇，在下纵然已卑鄙到姑娘所想的地步，也不会去暗算人家，方才……”

翠装少女呆呆地望着他，却似根本没有听他的话。

管宁强自忍耐着心中的气愤与羞愧，接着又说道：“在下本为避雨而来，哪知一入此间，竟发现遍地尸身狼藉，在下与他们虽然素不相识，亦不忍眼看他们的尸身，此后日遭风吹雨淋之苦，是以便将他们埋葬起来——”

他语声略顿，只见那翠装少女面上，果然已露出留意倾听的神色来，便又接着说道：“在下本不知道这些尸身之中有无四明山庄的庄主，也不知道谁是四明庄主，是以方才姑娘询问在下，那时在下的确是全不知道。”

那少女秋波一转，目光渐渐变得柔起来，却听管宁又道：“但是，姑娘后来说起‘四明红袍’，在下方自想到，尸身之中，确有男女二人，是穿着一身红色衣衫的。在下虽不知姑娘寻访他们，究竟是为什么，但是猜测姑娘与他夫妇二人，总是素识，生怕姑娘听了他们恶耗，会——”

翠装少女幽幽长叹一声：接口说道：“其实，我与四明红袍夫妇两人也不认识，我来寻找四明庄主夫妇为的不过想来找她比剑而已。”

此刻她已知道方才不能了解之事，并非对面这少年在欺骗自己，因为她从他的眼光之中，已找出自己可以相信他所说的理由来，有着一双诚实的眸子的人，不是很少会说谎话的吗？

因之她对自己方才的举动，便微微觉得有些歉意，说话的语调，也随之温柔起来。

管宁目光闪一下，方待开口，哪知她略为一顿，竟自幽幽叹了口气，接着说道：“唉，只是我再也想不到，她竟会死了，唉——”

她一连叹了两声，语气似乎十分悲伤惋惜。哪知她竟接着又道：“现在巾帼中直到目前为止，江湖中人还只知道‘红粉三刺’，我却连跟她们比试一下的机会都没有，我真是倒霉，跑遍了江南江北，一个也没有找到，只望到了四明山庄，总不会再落空了，哪知——唉！”

她又长叹一声，但她所悲伤惋借的，竟不是这四明庄主夫人的死，而只是她死的太早了些。管宁听了不觉为之一愕，他一生之中，再也想不到世上竟有生性如此奇特的女子，生像是她心中除了自己之外，再不会替别人设想半分。

却见她突又微微一笑，将手中的短剑，插入藏在袖中的剑鞘里对管宁说道：“你武功太差，当然不会了解我心里的感觉，你要知道管宁剑眉一轩，截断了她的话，沉声说道：“在下亦自知武功不如姑娘甚远，但是武功的深浅，与人格并无关系。是以在下武功虽差，但却非惯受别人羞辱之人。”

他话声微微一顿，那翠装女子不禁为之一愕，她自幼娇宠，向来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别人对她半分不敬，她便会觉得此人罪不可赦。但她如对别人加以羞辱，却认为毫无关系，而事实上她所接触的人从未有人对这种羞辱加以反抗的。

是以她此刻听了管宁的话，心中便不禁泛起一阵奇异的感觉。

却听管宁接着又道：“方才在下向姑娘说出的话，并非想对姑娘解释，只是想要姑娘知道，在下并非惯作谎言之人而已，此刻言已至此，相不相信，也只有由得姑娘了。”

他说话的声音，虽然极为低沉，但一字一句，其中都似含有重逾千斤的份量，直可掷地而作金石之声。

这种刚强的语气及言词，却是翠装少女一生之中从未听过的，此刻她呆呆地愣在那里，一时之间，竟然无法说出话来。

哪知管宁话声一了，握在剑柄的手掌忽地一翻，竟然“呛啷”一声拔出剑来，横横剑向自己喉间刎去。

翠装少女面色骤变，惊呼一声，电也似地掠上前去。但是她身形虽快，却已不及，眼看管宁便得立时血溅当地，哪知就在剑锋距离他咽喉之间尚有

些许之差的当儿，只觉身侧突地白影一闪，接着时间突地一麻，竟无法再举起。此刻翠装少女便已掠到他身前，亦自一把握住他的手腕。

于是，这心高气傲的少年，虽想以自己的鲜血来洗清这种难堪的羞辱，却也已无法做到了。

“呛啷”一声，管宁手中的长剑，斜斜地落了下去，剑柄撞着地上的一块石头，柄上精工镶着一颗明珠，竟被撞得松落下来，向外跳出数尺，然后向山崖旁边滚落下去。

管宁茫然张开眼来，第一个触入他眼帘的，却又是这翠装少女那一双明媚的秋波，正带着一种奇异而复杂的光彩望着自己。

他感觉到自己肘间的麻木，极快地遍布全臂，又极快地消失无影。

然后，他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手腕，正被握在一支滑腻而温暖的柔荑里，于是，又有一阵难言的感觉，自腕间飞扬而起。

两人目光相对，管宁不禁为之痛苦地低叹一声，忖道：“你又何苦救我？”

这一生从未受过任何打击、羞辱的少年，在这一日之间，却已体味到各种他从未有过的感觉……

惊恐、迷乱、困惑、气馁，以及饥饿与劳顿，本已使他的自尊和自信受到无比的打击与折磨。

于是，等到这翠装少女再给他那种难堪的羞辱的时候，他那已因各种陡然而来的刺激而变得十分脆弱的心灵便无法承受下来。

此刻他茫然站在那里，心胸之中，反倒觉得空空洞洞的，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他想将自己的手腕，从这少女的柔荑中抽出，但一时之间，他却又觉得全身是那么虚软，虚软得连动弹都不愿动弹一下。

这一切事与这一感觉的发生与消失，在当时不过是眨眼间事。

翠装少女微一定神，垂首望了自己的纤手一眼，面颊之上，亦不禁飞起两朵娇羞的红云来。

于是，她松开手，任凭自己的手掌，无力地垂落下去……

却听身侧响起一个冰冷的声音，缓缓说道：“你这人怎地忽然想死，你答应我的话还未做到，千万死不得。”

管宁长叹一声，回过头去，他也知道自己方才时间的麻木，定是被白袍书生手法拂中，他深知这白袍书生，定必是个武功深不可测的异人，是以他此刻倒没有什么惊异的感觉。

翠装少女直到此刻才发觉此间除了自己和这少年之外，还有第三者存在，她奇怪地问自己：“怎地先前我竟没有注意到他？”

于是，她本已嫣红的面颊，便更加红了起来，因为她已寻得这问题的答案，她知道当自己第一眼看到这少年，和他开始说第一句话的时候，自己心里便有了一份奇异的感觉。

而这种感觉，不但是她前所未有，而且使她十分惊恐。

她用了各种方法——伪装的高傲与冷酷，来掩饰这种情感，但是她此刻终于知道，这一切掩饰，都已失败了。

她烦恼地再望这白袍书生一眼，便又发觉一件奇怪的事。

她发觉他的面目之上，似乎少了一样东西，他面目的轮廓，虽然是这么清晰而深邃，有如玉石雕成的石像般俊逸，但却因为少了这样东西，而使他看来便有些漠然而森冷的感觉。

于是，她那双明亮的眼睛，便不自觉地在他面目上又盘旋一转，方自恍然忖道：“ 呀！怎地这人的面目之上，竟然没有一丝人类的情感？ ”

在方才管宁拔剑出鞘的那一刹，她便立刻闪电般掠上前去。她虽然与管宁站得那么近，但是，她发觉自己还是比这白袍书生迟了一步。

“ 那么，这人究竟是谁？身手竟如此惊人，但是神态之间，却又像是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呆子。 ”

这问题她虽因自己方才情思之翻涌而没有想到，但此刻一念至此，她却又不禁为之奇怪起来，心中的思潮，也就更加紊乱了。

但是管宁此刻思潮的紊乱，却更远在她之上，他虽然自负聪明绝世，但此刻却仍然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如何是好？

太阳升得更高了。金黄色的阳光，划破山间的云雾，使得那浓厚的雾气像是被撕碎的纸片，一片一片地随着晨风飞散开去。

翠装少女困惑地望着那白袍书生，茫然地望着管宁。

管宁的目光，却呆呆地望在地上。

地上，放着他那柄长剑，阳光照在剑上，剑脊两旁的锋口，闪烁着一阵夺目的光彩。

清晨的生命，原本是光辉而灿烂的，但此刻站在清晨阳光下的三个人，却有如三尊死寂的石像，谁也没有再说一句话。

云淡如白，天青胜蓝，人静如石。

突地——

两条深灰的人影，在石屋后的树丛中一闪而没，接着，数十道尖锐的风声，由树丛间电也似地向他们袭了过来。

阳光之下，只见每一缕风声之中，都有一点黝黑的影子。

翠装少女面容骤变，她虽在思潮紊乱之中，但多年来从未中辍的刻苦锻练，使得她能够明确地判断出此刻正有九道暗器，分袭她背脊骨左右的七处穴道。

她虽未看到这些暗器究竟是属于哪一种类，但是从带起的那种尖锐而凌厉的风声上，她知道发出这些体积细小的暗器的人，其内力的强劲，已是武林中顶尖的高手。

这些意念在她心中不过一闪而逝。她大惊之下，纤腰一折，身形顿起，有如一道翠绿色的轻烟，冉冉飞上九霄。

于是这一蓬暗器便笔直地射向呆呆站立着的管宁和那白袍书生身上。

凌空而起的翠装少女，目光一垂，芳容又自一变。她知道管宁的身手万万不足以避开这些暗器，但她自己身形已起，此刻纵然拼尽全力，使身形下落，却也不能挡住这有如漫天花雨，电射而至的数十道暗器了。

她不禁失色地惊呼一声。哪知——

那白袍书生眼角微瞟，突地冷冷一笑，袍袖微扬，呼地一声，翠装少女只觉一股无比霸道的劲风，自脚底掠过，而那数十道暗器，也随着这股劲风，远远地落到一丈开外。

刹那之间，沙石飞扬，岸边的沙石，竟被这股劲风激得漫天而起。

翠装少女纤腰微扭，凌空一个转折，秋波瞬处，忽地瞥见那小小石屋后的树荫深处。两个深灰色的人影，冲天而起，有如两条灰鹤一般，沿着山崖展翅飞去。

管宁茫然抬起头来，方才所发生的一切事，生像是与他毫无关系似的，

因为他此刻早已将自己的生死之事，置之度外。
　　此刻这高傲的少年心中，只是觉得微微有些惭愧而已。因为他自知即使自己有心避开那些暗器，力量却也不能达到。
　　他暗自叹息一声，目光瞬处，见那翠装少女身形方自落下，便又腾身而起，莲足轻点处，倏然几个起落，向那两条灰影追去。
　　白袍书生目光一直空洞地望着前方，似乎根本没看见树荫中的两条人影，也没有看到那翠装少女掠去的方向。
　　等到翠装少女曼妙的身形已自掠出数丈开外，他面上的神色，才为之稍稍变动一下，突地一拂袍袖，瘦削的身形，便有如离弦之箭似的直审出去。
　　眩目的阳光之下，他那白色的人影，竟有如一道淡淡的轻烟，几乎不需要任何凭借，便又倏然掠出十丈开外。
　　刹那之间，这两条人影便已消失在树荫深处。管宁目送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兀自呆呆地凝目半晌，一面暗问自己：“管宁呀管宁，这一夜之间，你究竟在做些什么？平白惹了不少烦恼，平白遭受不少羞辱，还使得正值锦绣年华的囊儿，也因之丧失了性命。管宁呀管宁，这错究竟是谁？”
　　他抬首仰望苍穹，仍然天青如洗，偶然有一朵白云飘过，但转瞬间便已消失踪迹。他只希望自己心中的烦恼，也能像这白云一样，在自己心中，不过是偶然寄迹而已。
　　“但是这些事，却又是那样鲜明地镶刻在我心里，我又怎能轻易忘记呢？”
　　他黯然长叹一声，目光呆滞地向四周转动一下，树林依旧，石屋依旧，山崖依旧，但是人事的变迁，却是巨大得几乎难以想象。
　　直到昨晚为止，他还是一个愉快的，毫无忧郁的游学才子，他可以到处萍踪寄迹，到处遨游，遇着值得吟咏的景物，而自己又能捕捉这景物的灵秀之时，他便写两句诗。遇着不带俗气的野老孤樵，他也可以停下来，和他们说两句闲话。是以，他的心境永远是悠闲的，悠闲得有如一片闲云，一只野鹤。
　　但此刻，他的心境却不再悠闲了。
　　这四明山庄里群豪的死亡，本与他毫无干系，但他却己卷入此中的旋涡，何况他更已立下决心，将此事的真像探索出来。而他一生之中，也从未将自己已经决定的事再加更改的。
　　但这是多么艰巨的事呀，他知道自己无论阅历、武功，要想在江湖中闯荡，还差得甚远，若想探索这奇诡隐秘的事，那更是难上加难，再加上他甚至连这些尸首，究竟是谁都不知道。
　　还有，那翠装少女略带轻蔑的笑声，凝视默注的目光，以及她曾加于自己的羞辱，更加使他刻骨铭心，永难忘怀。
　　于是他此刻便完全迷失了。
　　他不知道自己此刻究竟该怎么作，神秘而奇诡的白袍书生，刁横却又可爱的翠装少女，此刻都已离他远去，他自问身手，知道自己若想追上他们，那实在比登天还更难些。
　　“但是我又怎能在此等着他们呢？”
　　于是他终于转过头，走向那独木小桥，小心地走了过去。
　　他虽然暗中告诉自己：“这事其中必定包含着一件极其复杂神秘的武林恩怨，就凭我的能力，只怕永远也不能探索出它的真相，何况此事根本与我

无关。以后如有机缘，我自可再加追寻，此刻，你还是忘却它吧。”

但此事却又像是一根蛛丝，缠入他的头脑里，纵然想拂去它，却也不能。

他心中暗叹着，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向来时所经的山路，暗暗忖道：“不用多久，我便可以下山了，又可以接触到一些平凡而朴实的人，那么，我也就可以将这件事完全忘却了。”

哪知——

山路转角处，突地传来“笃、笃”两声极为奇异的声音，似乎是金钱交鸣，又似乎是木石相击，其声铿然，入耳若鸣。

朝阳曦曦，晨风依依，天青云白，空山寂寂，管宁陡然听见这种声音，不禁为之一惊，赶前两步，想转到山弯那边去看个究竟。

但他脚步方抬，目光动处，却也不禁惊得呆住了，前行的脚步，再也抬不起来。

山崖，遮去了大部分由东方射来的阳光，而形成一个极大的阴影，横亘在山下。山下的阴影里，此刻却突地多了一个人。

管宁目抬处，只见此人鹑衣百结，鸠首泥足，身躯瘦削如柴，发譬蓬乱如草，只有一双眼睛，却是利如闪电，正自瞬也不瞬地望着管宁。但是，使管宁吃惊的，却是这鹑衣丐者，竟然亦是跛足，左肋之下，挟着一根铁拐杖。

这形状与这铁拐杖，在管宁的记忆中，仍然是极其鲜明的。

他清楚地记得在那四明山庄后院小亭里的丐者尸身，清楚地记得那支半截已自插入地下的黑铁拐杖，也更清楚地记得，自己曾经亲手将他们埋入土里，在搬运这丐者尸身的时候，他也曾将那张上面沾满血迹的面孔，极为清楚地看了几眼。

“那么，此刻站在我面前的人，却又是谁呢？难道是……”

他惊恐地暗问着自己，又惊恐地中止了自己思潮，不敢再想下去。

这跛足丐者闪电般的双目，向管宁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突地露出白森森的牙齿，微微一笑，一字一字地说道：“从哪里来？”

声音是缓慢而低沉的，听来有如高空落下的雨点，一滴一滴地落入深不见底的绝壑中。又似浓雾中远处传来的鼓声，一声一声地击入你的心房里。

管宁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往身后一指，却见这跛丐语声之中，仿佛有着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力量。却全然没有想到，自己和这跛丐素不相识，而他怎会向自己问话。

跛丐又自一笑，嘴皮动了两动，像是暗中说了两个“好”字，左肋下的铁拐杖轻轻一点，只听“笃”地一声，他便由管宁身侧走过。

管宁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心中突地一动，他便连忙捕捉住这个意念，暗自寻思道：”对了，他的左足是跛的，而另一个却是跛了右足。”

他恍然地告诉自己，于是方才的惊疑之念，俱一扫而空。

于是他暗自松了口气，第二个意念却又立刻自心头泛起：“但是他怎地和那死去了的丐者如此相像，难道他们本是兄弟不成。”

转念又付道：“他此刻大约也是往那‘四明山庄’中去，我一定要将这凶耗告诉他。同时假如他们真是兄弟，我便得将死者的遗物还给他。”

此刻，这生具至性的少年，又全然忘记了方才的烦恼。只觉自己的力量如能对人有所帮助，便是十分快乐之事，一念至此，便立刻回转头去。哪知目光瞬处，身后的山路，却已空荡荡地杳无人影，只听得“笃，笃”的声音，从山后转来。就在这一念之间，这跛足丐者竟已去远了。

他惊异地低呼一声，只觉自己这半日之间所遇之事，所遇之人，俱是奇诡万分，自己若非亲眼所见，几乎难以置信。

呆呆地站立半晌，他在考虑着自己是否应该追踪而去。心念数转，暗叹付道：“ 这丐者身形之快，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我又怎能追得到他。 ”

又付道：“ 反正那死去跛丐的囊中，除了一串青铜制钱之外，就别无他物。我不交给他，也没有太大关系。何况以他身形之快，说不定等一下折回的时候，自会追在我前面，那时再说好了。 ”

于是他便又举步向前行去。山风吹处，吹得他身上的衣袂飘飘飞舞。他伸出双手，在自己一双眼睑上擦拭一下，只觉自己身心俱都劳累得很，他虽非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但一日之间，水米未沾，目未交睫，更加上许多情感的激动，也足够使得任何一个人生出劳累之感了。

转过山弯，他记得前面是一段风景胜绝的山道。浓荫匝地之中，一湾清澈的溪水，自山左缓缓流来。潺潺的流水声，啾啾的鸟语声，再加上风吹枝叶的微响，便交织成一首无比动听的音乐。

白天，你可以在这林荫中漏下的阳光碎影里，望着远处青葱的山影，倾听着这音乐。晚上，如果这天晚上有月光或是星光的话，这里更像是诗人的夜境一样，让你只要经过一次，便永生难忘。

管宁心中虽是思潮紊乱，却仍清晰地记得这景象。他希望自己能在这里稍微歇息一下，也希望自己能在这里静静地想一想，让自己的理智从歇息中恢复，然后替自己决定一下今后的去向。

他到底年纪还轻，还不知道人生之中，有许多重大改变，并不是自己的决定便可以替自己安排的。

哪知他身形方自转过山弯，目光动处，只见山路右侧，树荫之下，竟一排站着七、八个锦衣佩剑的彪形大汉。一眼望去，似乎都极为悠闲，其实个个面目之上，俱都带着忧郁焦急之色。尤其是当先而立的两个身材略为矮胖的中年汉子，此刻更是双眉紧皱，不时以焦急的目光，望着来路。似乎是他们所等待着的人，久候不至，而他们也不敢过来探看一下。

管宁脚步不禁为之略微一顿，脑海之中，立刻升起一个念头：“ 难道这些人亦与那‘ 四明山庄 ’昨夜所发生的惨事有关。 ”

却见当先而立的两个锦衣佩剑的中年汉子，已笔直地向自己走了过来。神态之间，竟似极为恭谨，又似极为踌躇。而目光中的忧郁焦急之色，却更浓重，这与他们华丽的衣衫与矫健的步履大不相称。

管宁暗叹一声，忖道：“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这些人又要来找我打听四明山庄之事了。 ”

心念一转，又忖道：“ 这些人看来俱是草莽豪强一类人物，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和那些死尸中的哪一个有关系。 ”

动念之间，这两个锦衣汉子已走到他身前，躬身行下礼去。管宁怔了怔，亦自抱拳一揖，只见这两个汉子的目光在自己腰畔已经空了的剑鞘上看了两眼，方自抬起头来恭声道：“ 阁下可是来自‘ 四明山庄 ’的？ ”

管宁微一颔首，却听右侧的汉子已接着说道：“ 在下于谨，乃是罗浮山中第七代弟子，此次在下的两位师叔，承蒙四明山庄主宠召，由罗浮兼程赶来兴会，在下等陪同而来，唯恐四明庄主怪罪，是以未上山打扰，还望庄主原谅弟子们不敬之罪。 ”

管宁又自一怔，方自恍然忖道：“ 原来他们竟将我当做四明山庄中人，

是以说话才如此恭谨，唉——这些人一个个俱是衣衫华丽，气宇不凡，但对四明山庄，却畏惧如斯，看来这‘四明红袍’倒真是个人物了。”

一时之间，他对这四明庄主之死，又不禁大生惋惜之意。

这锦衣汉子语声一顿，望见他面上的神色，双眉微微一皱，似乎甚是不解，沉吟半晌，接着又道：“昨日清晨，在下等侍奉两位师叔上山，两位师叔本命弟子们昨夜子时在山下等候，但弟子们久候不至。是以才斗胆上山，却也未敢冒犯进入四明山庄禁地，阁下如是来自四明山庄，不知可否代弟子们传送敝师叔一声——”

管宁剑眉微轩，长叹一声道：“不知兄台们师叔是谁？可否告诉小可一声。”

这锦衣汉子微微一怔，目光在管宁身上扫动一遍，神色之间，似乎对这少年竟然不知道自己师叔的名头大为惊异。与身侧的汉子迅速地交换了一个目光，便又垂首说道：“弟子们来自罗浮，敝师叔便是江湖上人称的‘彩衣双剑’的万化昆仲，兄台如是来自四明山庄，想必一定见着他们两位吧！”神态虽仍极为恭谨，但言语之中，却已微带疑惑之意。

管宁俯首沉思半晌，忽然想到那个手持长剑，死后剑尖仍然搭在一起的锦衣胖子，不禁一拍前额，恍然说：“令师叔想必就是那两位身穿锦衣，身躯矮胖的中年剑手了。”

这两个锦衣胖子不禁各自对望一眼，心中疑惑之意，更加浓厚，原来那“彩衣双剑”，本是江湖中大大有名的人物，武林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罗浮剑派中，有这两个出类拔萃的剑手，此刻管宁如此一问，哪里是听过这两人的名头，这两个锦衣汉子不禁暗自寻思到：“他如是‘四明红袍’的门下弟子，又怎会不知‘罗浮彩衣’之名？”

但他俩眼见了管宁气宇轩昂，说话的神态，更似乎根本未将自己两位师叔放在心上，又不禁对他的来历大生惊异，他们也怕他是江湖中什么高人的门下，是以便不敢将自己心中的疑惑之意表露出来，他们却不知道管宁根本不是武林中人，“罗浮彩衣”的名头再响，他却根本没有听过。

却听管宁又自追问一句：“令师叔可就是这两位吗？”

那自称“于谨”的汉子便颔首道：“正是！”

稍顿一下，又道：“阁下高姓大名，是否四明庄主门下，不知可否见告，如果方便的话，就转告敝师叔一声。”

管宁又自长叹一声，截断了他的话，沉声说道：“在下虽非四明山庄之人，但对令师叔此刻的情况，却清楚得很——”

说到这里，他忽然觉得自己的措词，极为不妥，目光转处，却见这两个彩衣汉子面上却已露出留意倾听的神色来。

沉吟半晌，不禁又为之长叹一声，接着道：“不瞒两位说，令师叔……唉，但望两位闻此噩耗，心里不要难受……”

他心中虽想将此事很婉转地说出来，但却又不知该如何措词，是以说出话来，便觉吞吐得很。

这两个锦衣中年汉子面上神色倏然一变，同时失声惊道：“师叔他老人家怎样了？”

管宁叹道：“令师叔在四明山庄之中，已遭人毒手，此刻……唉！只怕两位此后永远也无法见着他们两位之面了。”

这句话生像是晴天霹雳，使得这两个锦衣中年汉子全身为之一震，面色

立刻变得灰白如死，不约而同地跨前一步，惊呼道：“此话当真？”

管宁缓缓颔首道：“此事不但是在下亲目所见，而且……唉，两位师叔的遗骨，亦是在下亲手埋葬的。”

却见这两个彩衣汉子双目一张，目光突地暴出逼人的神采，电也似的在管宁身上凝目半晌。那自称“于谨”的汉子右肘一弯，在右侧汉子的肋上轻轻一点，两人齐地退后一步，右腕一翻只听“呛啷”一声，这两人竟然齐地撤下腰间的长剑来。

刹那之间，寒光暴长，两道青蓝的剑光，交相错落，缤纷不已，显见这两人的剑法，俱都有了惊人的造诣，在武林之中，虽非顶尖之辈，却已是一流身手了。

管宁剑眉一轩沉声道：“两位这是干什么？”

于谨脚步微错厉叱道：“敝师叔们是怎么死的？死在准的手上？哼哼，难道四明山庄里的人都已死尽死绝？敝师叔就算真的死了，却也毋庸阁下动手埋葬，阁下究竟是谁？若不好生说出来，哼，那我兄弟也不管阁下是何人门下，也要对阁下不客气了！”

一时之间，管宁心中充满不平之气，他自觉自己处处以助人为本，哪知却换得别人如此对待自己，他助人之心虽不望报，然而此刻却自也难免生出气愤委屈之意。

望着面前缤纷错落的剑光，他非但没有畏缩，反而挺起胸膛，瞠目厉声道：“我与两位素不相识，更无仇怨，何必危言耸听欺骗两位，两位如不相信，大可自己去看一看。哼哼，老实告诉两位，不但两位师叔已经死去，此刻四明山庄中，只怕连一个活人都没有，若非如此，在下虽然事情不多，却不会将四明山庄数十具尸身都费力埋葬起来。”

此刻他对此事的悲愤惋伤之心，已全然被愤怒所代，是以说起话来，便也语锋犀利，远非方才悲伤叹息的语气。

语声方了，眼前剑光一敛，那两个锦衣汉子一齐垂下手去，惊道：“你说什么？”

此四字语声落处，身后突又响起一声惊呼：“你说什么？”

这两个锦衣汉子不禁又为之一惊，旋目回身，眼前人影突地一花，听听“嗖”然几声，管宁身前，便又已多了四个高髻蓝衫的中年道者，将管宁团团围在中间，八道利如闪电的目光一齐凝注在管宁身上，又自齐声问了一句：“阁下方才说的什么？”

那两个锦衣汉子面上倏然恢复了冷冷的神气，目光向左右瞟了一眼，于谨便自干笑一声道：“我当是谁？原来是武当门下到了，好极，好极，四位道兄可曾听到，这位仁兄方才在说，此次前来四明山庄的人物，此刻已经全都死了，哈哈——”

他又自干笑数声，接道：“峨嵋豹囊，四明红袍，终南乌衫，武当双残，太行紫靴，少林袈裟，罗浮彩衣，居然同时同地，死在一处，四位道兄你听听，这是否笑话？”

他边说边笑，但笑声却是勉强已极，甚至已略带颤抖，可见他口中虽说不信，心中却非完全不信，那四个蓝衫道人冷瞟了他一眼，其中一个身材颀长的道者微微一笑，冷然道：“原来是于谨、费慎两大侠，难道此处四明之会，令师也到了吗？”

于谨手腕一翻，将手中的长剑，隐在肘后，一面含笑道：“此次四明之

会，家师虽未亲来，但在下的两位师叔全都到了，而且到的最早。”

他语声微顿，另一锦衣汉子费慎却已接道：“在下等恭送敝师叔等上山之际，曾经眼见终南山的乌衣独行客，四川峨嵋的七毒双煞，嵩山少林寺达摩院的两位上人，太行紫靴尊者座下的‘四大金刚’中伏虎、移山两位金刚，以及太行双残中的公孙二先生公孙右足，都相继到了四明山庄，此刻四位护法已都来了，想必武当的蓝衫真人的法驾，也到了四明山，那么——”

他干笑几声，眼角斜瞟，冷冷瞥了管宁一眼，道：“这位仁兄竟说四明山庄中再无活人，普天之下，只怕再也无人会听这种鬼话。”

管宁剑眉再轩，怒道：“在下所说的话，两位如若不相信，也就罢了，在下也没有一定要两位相信之意。”

方才费慎所说的话，他每字每句都仔仔细细地听在耳里，再在心中将他所说的人，和自己在四明山庄后院之中，由院中小径一直到六角亭上所见的尸身对照下，不禁为之一切恍然，暗中寻思道：“我最初见到的中年壮汉和虬髯大汉，想必是那‘太行紫靴尊者’座下的两位金刚，而那个矮胖的锦衣剑手，自然是‘罗浮彩衣’，三个蓝袍道人，定是武当剑客，两位僧人便是少林达摩院中的高僧了。”

他思路略为停顿一下，又忖道：“亭中的红袍夫妇，自是‘四明红袍’庄主夫妇，一身黑衣的枯瘦老者，是终南的‘乌衫独行客’，跛足丐者，顾名思义，除了‘君山双残’中的公孙右足外，再无别人，而我方才所见跛丐，自也便是‘君山双残’中的另一人了，只因他来的稍迟，是以侥幸避过这场劫难。”

想到这里，他却不禁皱眉，自忖道：“但是他们口中所说的四川峨嵋的‘七毒双煞’又是谁呢？该不会是那已经丧失记忆的白袍书生吧。他身畔既无豹囊又只是孤身一人……那么，此人又是谁？”

须知他本是聪明绝顶之人，这费慎一面在说，他便一面在想，费慎说完，除了这最后一点疑问之外，他也已想得十分清楚。

但是费慎的最后一句话，却又使他极为愤怒，是以费慎话声一了，他便厉声说出那句话来。

费慎冷笑一声，道：“‘如不相信，也就罢了’——哼哼，阁下说话倒轻松得很，如果这样，那岂非世上之人，人人俱可胡言乱语，再也无人愿讲真话了。”

管宁心中，怒气更加浪涛澎湃而来，呐呐地愣了半晌，竟自气得说不出话来。

费慎面上的神色，更加得意，哪知那瘦长道人却仍然满面无动于衷的样子，伸手打了个问讯，竟自高喧一声佛语，缓缓说道：“无量寿佛，两位施主所说的话，听来都是极有道理，若说这些武林中名重一时的武林人物，在一夜之间，俱都同时死去，此话不但令人难以置信，而且简直有些骇人听闻了。”

于谨立刻干笑一声，接口到：“就算达摩尊者复生，三丰真人再世。只怕也未必能令这些人物同时死去，当今武林之中，武功虽有高过这几位的人，譬如那西门——”

“西门”两字方一出口，他语声竟自倏然而顿，面上的肌肉，也为之剧烈地扭曲了一下，仿佛倏然之间，有条巨大的蜥蜴，钻入他的衣领，沿着他背脊爬过一样，使得他隐在肘后的长剑，都不禁微微地颤抖了起来，半晌之

后，他方自接道：“ 他武功虽高，但若说他能将这些人一举杀死，嘿嘿，却也是万万无法做到之事。 ”

他强笑两声，为的不过是压下心中的惊恐而已，他却还是没有将“ 西门 ”之后的名字说出来。

管宁心中一动，忖道：“ 听他说来，四明山庄中的这些尸身竟然是武林中的顶尖高手，但那‘ 西门 ’却又是谁呢？怎地他对此人竟如此惧怕？ ”

却听那颀长道人已自缓缓说道：“ 费大侠所说的话，正是武林所俱知之事—— ”

他目光缓缓转向管宁，接道：“ 但是这位施主所说之言，贫道看来，想必亦非凭空捏造，想那四明山庄近在咫尺，他如再说虚言，岂非立即便能拆穿，那么非但于、费两位大侠不能放过，便是贫道，也万难容忍的。 ”

于谨微一沉吟，接口道：“ 此人明知四明山庄千步以内，便是禁地，武林中人不得允许，擅入禁地，能够全身而退的，十年来几乎从未有过，我等又岂会为了他的几句胡言乱语，而作出触怒四明山庄庄主之事呢？ ”

那颀长道人一笑道：“ 但是如是虚言，却又是为着什么？我看还是请这位施主将自己所见，详细对咱们说上一遍，那么是真是伪，以于、费两位之才，想必也能判断，如果此事当真，‘ 彩衣双剑 ’以及贫道等的三位师兄，俱已死去，那不但你我要为之惊悼，只怕整个武林，也会因之掀起巨浪。如果此事只是凭空捏造的，那么——到那时再说亦不算迟呀！ ”

这颀长瘦削的道人，一字一句，缓缓说来，不但说的心平气和，清晰已极，而且面目之上始终带着笑容，似乎这件关系着他本身同门的生死之事，并未引起他的心绪激动。

但于谨、费慎，以及此时已团聚过来的另外五个彩衣大汉，却个个都已激动难安，但这颀长道人，却正是武当掌门蓝襟真人座下的四大护法之首。地位虽还比不上已到了四明山庄的“ 武当三鹤 ”，但却是武林名重一时，一言九鼎的人物，是以他所说的话，人家心中虽然气愤，也只得默默听在耳里，并未露出反对的神色。

管宁暗叹一声，此刻他已知道，自己昨夜不但遭遇了许多烦恼，并且已卷入一件足以震动天下的巨大事件旋涡之中。

这在昨夜月下漫步深山，高吟佳句的时候，是再也想不到一夜之间，他自身有如此巨大的变化的，而此刻势成骑虎，再想抽身事外，他自知已是万万无法做到的事了。

于是他只是长叹，将自己所遇之事，一字不漏地说出来，在说到那白袍书生之际，听着的人，面色都不禁为之一变，甚至那面上永远带着笑容的颀长道人，面色竟也为之变动一下，面上的笑容，也在刹那之间，消失于无影之中了。

管宁心中一动，但却又接着说了下来，于是又说到那两个突然而来，突然而去的奇诡怪人，于谨立刻接口问道：“ 此两人腰间是否各带着一个豹皮革囊。 ”

管宁摇了摇头，又说到那奇异的翠装少女，费慎便脱口道：“ 难道是黄山翠袖门下？ ”

管宁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然后便滔滔不绝地将一切事都说了出来，却未说到那白袍书生的丧失记忆。因为他此刻已对这白袍书生生出同情之心，是以便不愿将此事说出来。

他话虽说得极快，但仍然说了顿饭时候，直说得口干舌燥。
而那些彩衣大汉以及蓝衫道人，却听得个个激动不已，不住地交换着惊恐、疑惑的眼色，却没有一个出言插口一句。
管宁语声一顿，转目望去，只见面前之人，各各面面相觑，半晌说不出话来。
良久，良久——
于谨方自长长叹了口气，面向那颀长的蓝袍道人，沉声说道：“此事既然不假，确是骇人听闻，在下此刻，心中已无主意，道兄高瞻远见，定必有所打算，在下等只唯道兄马首是瞻了。”
却见这武当掌门座下的四大护法之首蓝袍道人俯首沉吟半晌，缓缓说道：“此事之复杂离奇，亦非贫道所能揣测，不瞒于大侠说，贫道此刻心中不知所措，只怕还远在于大侠之上哩！”
他语声一顿，又道：“两位素来谨慎，但是罗浮一派的掌门大侠身旁最亲近之人，此次‘四明庄主’飞柬邀请你我师长到此相聚的用意，两位想必是一定知道的了。”管宁话一说完，便自凝神倾听，直到此刻，对此事的来龙去脉，仍然是一无所知，只知道自己此刻不但已卷入旋涡，只怕还已变成众矢之的，只要与此事有关的各门各派，谁也不会放过自己。一定要将自己详细地问上两遍，自己此刻虽已烦恼，但更大的烦恼只怕还在后面哩。
是以他便希望从这些人对话之中，探测出此事的一些究竟来，更希望从他们的口中，探测出那白袍书生的真正来历。
然后他便可以将它告诉白袍书生，完成自己所许的诺言。
只要此事真相一白，知道了真凶是谁？他还要完成他另一个诺言——他还要替无辜惨死的囊儿复仇，是以他更希望从他们口中知道那个奇诡怪人的来历，而此刻他已猜出一点，这两个枯瘦如竹的恶人，便是那峨嵋豹囊，七毒双煞。
无论如何，这件事牵涉如此之广，又是如此复杂隐秘，是以叙述起来，便不得不十分详细，因为这样纵然会使人生出一些累赘的感觉，却总比让人听来含含糊糊、莫名其妙好些。
一片浮云飘来，掩住已由东方升起的太阳，于是，这林荫下的山道，就变得更加幽静。
由林叶间漏下的细碎光彩，已自一齐消失无踪，甚至连啾啾鸟语声，潺潺流水声，以及风吹木叶声，听来都远不及平日的美妙了。
却见于谨、费慎对望一眼，各自垂头去沉吟半晌。
于谨自干咳一声，道：“四明庄主东邀家师之事，在下知道的亦不甚清楚，只知道那不但有关一件隐没已久的武林异宝的得主问题，还有关另一件很重大之事，至于此事究竟是什么，家师却并未提起，在下自也无法知道了——”
蓝雁道人微微颔首，道：“是以贫道亦十分奇怪，因为这两件事其中之一，并不值得如此劳师动众，另一件事，却又全然没有任何根据，家师接东之后，便推测此中必定有所阴谋，此刻看来，家师的推测，果然是不错的了。”
这武当四大护法的其余三人，一直都是沉默地站在旁边，一言不发，似乎他们心中所想说的话，就是蓝雁道人已经说出来的，是以根本无须自己再说一遍，而另外一些彩衣大汉，无论身份地位，都远在于、费两人之下，是以更没有说话的余地。

于谨微一皱眉，又道：“令在下奇怪之事，不仅如此，还有此次四明之会，怎地不见黄山翠袖，点苍青衿，以及昆仑黄冠三人，甚至连他们门下弟子都没有，而那与普天之武林中俱都不睦的魔头却反而来了，而且也只有他一个没有死去。”

管宁心中一动：“难道他说的便是那白袍书生？”

却听那蓝雁道人接道：“贫道却认为‘七毒双煞’大有可疑。”

他目光又向管宁一转，接道：“从这位施主口中，贫道推测在四明庄主的止步桥前，袭向他的暗器，定是这以暗器驰名天下的‘峨嵋豹囊’，囊中七件奇毒无比暗器中，最霸道的‘玄有乌煞、罗喉神针’，两位不妨试想一下，接东而来之人，他两人并未死去，又在六角亭中一掌击毙了这位施主的书童，最后又乘隙发出暗器，为的无非是想将亲眼目睹此事之人杀之灭口而已。”

他语声微顿，管宁只觉心头一痛，却听他又接道：“此事若真是两人所为，他们为的又是什么呢？难道为的是那……”语声竟又顿，随之冷“哼”一声，接着道：“难道这两人竟未想到，如此一来，普天之下，还有他们立足之处吗？”

费慎长叹一声，道：“只是以他两人的身手，又怎样使得四明红袍，公孙右足，以及‘武当三鹤’这几位武林奇人的性命丧在他手上呢？”

蓝雁道人双眉一皱，伸出右手，用食、中二指。轻轻敲着前额，喃喃低语道：“难道真的是他？”

手指突地一顿，倏然抬起头来，目注管宁半晌，微微说道：“施主上体天心，不惜费心费力，将死者尸身埋葬，此事不但贫道已是五内铭感，武林定将同声称颂，便是上胜金仙，玉宫王母，也会为施主这无量功德，为施主增福增寿的。”

管宁怔了一怔，不知道这道人此刻突然说出这种话来，究竟是何用意。

却听他语声微顿，便又接道：“不错，在下确实曾将死者的囊中遗物，全部取了出来，放在一处，但在下却无吞没之意，只是想这些遗物，交与死者家属亲人而已，在下此心，可以表诸天日，各位如——”

话犹未了，蓝雁道人已自连连摆手，他便将语声倏然中止。

目光瞬处，却见这蓝雁道人此刻目光之中，忽地闪出一种奇异的光采，微微又道：“施主不必误会，贫道此问，并无他意，施主诚实君子，贫道焉有信不过之理，只是——”

他奇异地微笑一下，方才接道：“不知施主可否将这些遗物，是些什么东西，告诉贫道，唉——此语虽不近情，但此事既是如此，想施主定必能够答应的吧！”

管宁凝思半晌，慨然道：“此事若是关系重大，在下自无不说之理——”他方自说到这里，那于谨、费慎便又匆匆对望一眼，竟也闪过一丝奇异的光采。但管宁却未见到，兀自接口说道：“此中其实并无特殊之物，只有太行两位金刚囊中的一串明珠，少林两位禅师囊中的两份度牒，武当三位道长所携的数卷经文，以及那位蓝衫老者贴身所藏的一封书信，这算是较为特殊的东西，其余便没有什么东西了。”

于谨、费慎，以及蓝雁道人等，面上都为之露出失望的神色。

管宁又自沉思半晌，突又说道：“还有就是那位公孙先生囊中的一串制钱，似乎亦非近年所铸之物，但——”

哪知他语犹未了，于谨、费慎、蓝雁道人等却俱神色一变，几乎同时跨前一步脱口问道：“这串制钱在哪里？”彼此望了一眼，又几乎是同声问道：“这串制钱是否黄绳所串，形状也略比普通制钱大些。”

管宁微微一怔，他虽觉那串制钱较为古朴，但却再也无法想到这串钱会令这些武林豪士如此激动。

更令他奇怪的是，普通制钱大多串以黑绳，而这制钱竟串以黄绳，这特殊之事，蓝雁道人并未见到，却又怎地像是见到一样。

他不禁在心中暗自寻思：“难道这串制钱之中，竟藏着一些秘密，而这秘密却与昨夜之事有关？”可是他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将一串制钱和一件牵涉极广的武林恩怨联想到一处，只有缓缓点了点头，满心疑惑地答道：“不错，这串制钱正是串以黄绳，但只有十余枚而已。”

目光转处，却见面前所站之人，个个俱都喜动颜色，生像是这串制钱比那明珠珍宝还要珍贵得多。

蓝雁道人的手指，缓缓落下，落在腰间的剑柄上，目光瞬也不瞬地望着管宁，沉声说道：“这串制钱干系甚大，放在施主身上定必不甚方便，还是请施主将之给贫道。”

于谨、费慎同时大声喝道：“且慢。”

蓝雁道人冷“哼”一声，目光斜睨道：“怎的？”本已握在剑柄上的手掌，似乎握的更紧了些。

另三个蓝雁道人虽仍一言不发，但神色之间，也已露出紧张之色来。

于谨干笑一声，道：“道兄玄门中人，这串制钱，依在下之见还是交给在下的好。”

蓝雁道人目光一凛，突又仰天狂笑起来，一面大笑道：“人道于谨、费慎向来做事很是谨慎，但我此刻看来，却也未必。”

于谨、费慎俱都是面色一变，伸手隐在背后，向后面的彩衣大汉们，悄悄做了个手式，这些彩衣大汉便亦一齐手握剑柄，目光露出戒备之色，生像是立刻便要有一番剧斗似的。

却见蓝雁道人笑声倏然一顿，面上便立刻再无半分笑意，冷冷又道：“此时此刻此地，无论在情在理在势，阁下要想得这串‘如意青钱’，只怕还要差着一些，我看，阁下还是站远些吧。”

这本来说起话来，和缓沉重，面上亦是满面道气的道人，此刻笑声如枭，一笑之下，不但满面道气荡然无存，说话的声调语气，竟亦变得锋利刺人，管宁冷眼旁观，只觉他哪里还像是个出家的道人，简直像是占山为王的强盗。

他心中正自大为奇怪，却听于谨已自冷“哼”一声，厉声道：“只怕也还未必吧！”手腕一翻，始终隐在时后的长剑，便随之翻了出来。

几乎就在这同一刹那之中，管宁只听得又是“呛啷”数声，龙吟之声不断，满眼青光暴长，四个蓝衫道人，竟亦一齐撤出剑来。

六柄长剑，将管宁围在中央，管宁剑眉一轩，朗声道：“各位又何必为这串制钱争执，这串制钱，本非各位之物，在下也不拟交给各位。”这正直磊落的昂藏少年，此刻对这于谨、费慎，以及这些蓝雁道人的贪婪之态，大生厌恶之心，是以便说出这种话来，却全然没有考虑到自己虽具武功，又怎是这些人的敌手，人家若是恃强硬抢，自己便连抵抗之力都没有。

他就说话的声音虽极清朗，哪知人家却生像是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话一样，又便是他所说的话，根本无足轻重，是以虽然听在耳里，却未放在心上。

只听蓝雁道人又自冷冷一笑，目光闪电般在于谨、费慎，以及他们身后的五个彩衣大汉身上一扫，一字一字地冷冷说道：“我由一至五，数上一遍，你们若不应声退后十步的话，哼哼！”

第三章　如意青钱

蓝雁道人“哼”声一顿，便自冷然数道：“一——二——”

目光转注到自己剑尖上，再也不看别人一眼，哪知他“二”字尚未数完，于谨突地大喝一声，手腕一引，剑尖上挑，刷地，又电也似地斜划下来，带起一溜青蓝的剑光，斜斜划向他持剑的手腕，剑势如虹，奇快无比。

就在这同一刹那里，费慎腰身一弓，一起，笔直地扑向管宁，他身后的五条彩衣大汉，同时拔剑，同时纵身，同时出剑，五道青蓝的剑光，如天际流垦分别剁向另三个蓝雁道人。

这七个来自罗浮的剑手，不但身手快得惊人，而且时间配合得更是佳妙，显见得“罗浮彩衣”能够名扬天下、并非幸致。

哪知他们身手虽快，这武当掌门座下的四大护法，身手却还比他们更快一步。

就在于谨剑尖尚未落到一半，费慎身形方自纵起，另五道青蓝的剑尖正自交剪而来的时候，蓝雁道人口中突地呼啸一声，错步，甩肩，拧腰，扬剑——

另外三个蓝衫道人亦自齐地错步，甩肩、拧腰，扬剑——

四道剑光，同时划起，有如一道光墙，突地涌起。

管宁眨眼之间，就觉漫天剑光暴长，剑气森森，接着便是一串“呛啷”击剑之声，倏然而鸣，却又立刻戛然而止。

而武当道人的四柄长剑，已在这眨眼之间，将“罗浮彩衣”的七口利剑封了回去。

管宁为之连退两步，定睛望去，只见武当道人的四条人影，背向自己，一排挡在自己身前，肩不动，腰不曲，只有细碎地移动脚跟，右腕不停地上下挥动，而一道道森冷的剑光，便随着他们手腕的纵横起落交相冲击，有如一片光网。

望着纵横开阔的森森剑气，管宁只觉目眩神迷，目光再也舍不得往别处望一下。

这一日之间，他虽已知自己的武功，涉不足道，亦知道江湖之中尽多高手，但他此刻是第一次见到剑法的奥妙。

须知他本是天性极为好武之人，否则以他的身世环境，便也不会跑去学剑，此刻陡然见如此奥妙的剑法，心中的惊喜，便生像是稚龄幼童，骤然得到渴望已久的心爱食物一样。

武当四雁并肩而立，剑势配合的佳妙，实已到了滴水难入之境。

于谨、费慎只觉挡在自己身前的四道剑光，有如一道无隙可入的光墙，无论自己剑式指向何处，却总是不得其门而入。

剑光交击，剑势如虹，龙吟之声，不断于耳，刹那之间，已自拆了十招。

蓝雁道人突地又自清啸一声，剑光一引，左足前踏，“云垅乍现”，刷地一剑——

另三个蓝衫道人竟同时翻腕，青蓝的剑光亦同时穿出，这十年以来，从未一人落单，联手对敌，已配合得妙到毫巅的武当四雁，竟藉着这一招之势，变守为攻，以攻为守，源源如泉，抽撤连环，连环不绝，正是武当剑派名震天下的“九宫连环”。

于谨、费慎，以及罗浮门下的五个八代弟子，陡然之间，竟被攻得连退

三步，心头不禁为之大骇，再也想不到自己所伏以纵横武林的“ 罗浮玄奇七一式 ”七十一路辛辣而狠准的剑光，在这“ 武当四雁 ”面前施展起来，竟是如此不济。

他们却不知道若单只以一敌一，那么纵然那五个八代弟子不是“ 武当四雁 ”的敌手，但在罗浮剑派中地位，武功仅次于“ 彩衣双剑 ”的于谨、费慎却并不见得在这“ 武当四雁 ”之下。

但此刻彼此俱是联手对敌，情况便不大相同，原来武当剑派中，除了掌门真人外，其余“ 双蝶 ”，“ 二鹤 ”，“ 四雁 ”，俱有各别不同的惊人武艺，而这“ 武当四雁 ”，便是以联剑攻敌，名重江湖。

瞬息之间，十余招便已拆过，于谨、费慎突地同时暴喝一声：“黄蜂撤！”

暴喝声中，齐地后退两步，突地身形一旋，面目竟然旋向后面，背向武当四雁而立，反腕击三剑。

这三剑身形，招式，无一不犯武大忌，天下各门各派的武功，从未有过将整个背脊都卖给敌手，也从未有自背后发出剑式的。

“ 武当四雁 ”心头一喜，还以为这两人输得急了，急得疯了，哪知这三剑刺来，却是剑剑辛辣，剑剑怪异，自己眼前看着他背后露出的空门，却不得不先避过这三剑，以求自保。

稳操胜券的“ 武当四雁 ”此刻竟被这犯尽武家大忌，全然不依常轨的三剑，击得手忙脚乱，蹬，蹬，蹬，齐地后退三步，还未喘过气来，哪知于谨、费慎竟又齐地暴喝一声：“ 黄蜂撤！ ”

手腕一甩，掌中长剑竟然脱手飞出，有如雷轰电击一般，挟着无比强锐的风声，击向“ 武当四雁 ”，自己的身形，却藉着手腕这一甩之势，飕地一个箭步向前方远远窜了出去。

青竹蛇口，黄蜂尾针，本来同是世上极毒之物，但青蛇噬人，其毒不尽，黄蜂蜇人，其针却断，针断身亡，毒只一次，是以这黄蜂尾针，实在比青竹蛇口还要毒上三分。

名扬天下的罗浮剑派，镇山剑法“ 玄奇七一式 ”，虽然招招辛辣，招招狠毒，但其中最最辛辣，最最狠毒的一招，却就是于谨、费慎方才施出的一招“ 黄蜂撤 ”！只是此招虽然狠辣，却也正如黄蜂之针，只能螫人一次。

此招一出，其剑便失，虽非剑去身亡，但这一招如若不能制人死命，自己却已凶多吉少，是以此招使过，便立刻得准备逃走，而纵是武功绝高的顶尖高手，在这一招之下，却也不得不先求自保，若想在这一招之下还能反击伤人，那却是再也办不到的。

于谨、费慎，交手之下，知道自己万万不是“ 武当四雁 ”的敌手，如若久战下去，自己必定要受到这“ 武当四雁 ”的折辱。

而“ 罗浮彩衣 ”的声名，近年来正如日之方中，是万万不能受到折辱的，是以他们情急之下，便施展这招救命绝招“ 黄蜂撤 ”来。

“ 武当四雁 ”本已大惊，忽地见到剑光竟自脱手飞来，更是大惊失色，此刻两下身形距离本近，剑光来势却急如奔雷闪电。

四雁中的蓝雁、白雁，首当其冲，大惊之下，挥剑拧身，却已眼看来不及了。

哪知——

路旁林荫之中，突地响起一声清澈的佛号，一阵尖锐强劲无比的风声也随之穿林而去。

接着便是“当，当”两声巨响，这两口脱手飞来的精钢长剑，竟被挟在风声之中，同时穿林而出的两片黑影，击在地上。

于是，又是一声清澈的佛号响起。

一条淡灰的人影，随着这有如深山钟鸣的“阿弥陀佛”四字，有如惊鸿般自林荫中掠出，漫无声息地落到地上。

这一切事的发生，在笔下写来，虽有先后之分，然而在当时看来，却几乎是同一瞬息中发生，也在同一瞬息中结束。

“武当四雁”微一定神，定睛望去，只见林荫匝地的山路之上，两条彩衣人影，一晃而隐，接着五条人影，亦自一闪而没，这“罗浮彩衣”门下的七个弟子，竟在眨眼之间，便都消失在浓林深山里，而此刻站在“武当四雁”身前的，却是一个身长如竹，瘦骨嶙峋，穿着一身深灰袈裟的老年僧人。

而站在四雁身后的管宁，却几乎连这一切事发生的经过都未看清。

他只听得一连串的暴喝，数声惊呼，一声佛号，两声巨响，眼看人影乱而复静，“武当四雁”手持长剑，剑尖着地，愣愣地站在地上，一个长眉深目，鹰鼻高颧的古稀僧人，微微含笑地站在“武当四雁”身前。

而地上，却横着两柄精光夺目的长剑，和一大一小两串紫檀佛珠。

“武当四雁”目光转处，瞬息间，面上神采便已恢复平静，四双眼睛，齐地凝注在那古稀僧人身上，又忽然极为迫疾地彼此交换了一个询问眼色，蓝雁道人便单掌一打问讯朗声道：“大师佛珠度厄，贫道等得免于难，大恩不敢言谢，只有来生结草以报了。”

说着，四雁便一齐躬身弯腰，行下礼去。

那长眉僧人微微一笑，俯身拾起地上的两串佛珠，一面口宣佛号，说道：“佛道同源，你我都是世外之人，若以世俗之礼相对，岂非大已着相，何况老衲能以稍尽绵薄，本是份内之事！”

这枯瘦的古稀僧人说起活来，有如深山流泉，古刹鸣钟，入耳铿然，显见得内家的功力虽未登峰造极，却已入室登堂了。

蓝雁道人微笑一下，仍自躬身说道：“大师妙理禅机，贫道敢不从命。”

语声微颤，接着又说道：“贫道愚昧，斗胆请问一句，大师具此降魔无边法力，是否就是嵩山少室峰少林寺，罗汉堂的首座上人，上木下珠，木珠大师吗？”

长眉僧人含笑说道：“人道武林弟子，俱是天纵奇才，此刻一见，果自名下无虚，一见之下，便能认出老衲是谁，难怪武当一派，能在武林中日益昌大了。”

管宁呆呆地望着这木珠大师，心中惊骇不已，他如非眼见，几乎无法相信，这枯瘦如柴的古稀僧人，竟能以一串佛珠之力击飞两柄力挟千钧而来的精钢长剑，岂非骇人听闻之事。

他却不知道这木珠大师不但是少林寺中的有地位长老之一，在武林之中，亦是名重一时的先辈高手。

难怪江湖人道：武当七禽，紫蝶如鹰，少林三珠，木珠如钢，最后一句，便说的是这木珠大师。

原来当今江湖之中，表面虽是平静无波，其实暗中却是高手如云，争斗甚剧。

而江湖高手之中，最最为人称道的十数人，却又被江湖中人称为：

“终南乌衫，黄山翠袖，四明红袍，罗浮彩衣，太行紫靴，峨嵋豹囊，

点苍青衿，昆仑黄冠，武当蓝襟，少林袈裟，君山双残，天地一白。”这长及四十八字的似歌非歌，似谣非谣的歌词，正是代表了十五个当今江湖中最负盛名的高手。

木珠大师，职掌少林罗汉堂，正是武林中无论道德武功，俱都隐隐领袖侠的“少林袈裟”的最小师弟，他名虽未列十五高手之中，实却有以过之，只是管宁又何尝听过这些武林名人的掌故，是以此刻心中才会有惊异的感觉。

却见这蓝雁道人微微一笑，道：“大师名倾武林，垂四十年，江湖中人就算未见过大师之面的，见了大师掌中这两串佛珠，却也该闻风而辟易了。”

他深知“木珠”大师近年虽已极少在江湖走动，但早年却是武林之中人人见而生畏的“魔僧”，若非他幼年受戒，极得少林派上一代的掌门的宠爱，而且凑巧化去掌门师尊的一劫，只怕早被少林逐出门墙之外了。

是以蓝雁道人此刻说起话来，便十分拘谨客气，唯恐这出名难惹的“魔僧”，会对自己不利。

哪知“木珠”上人竟自突地一笑道：“佛珠虽具降魔之力，却总不如青钱如意，老衲此次重入江湖，道友可知道是为的什么吗？”

武当四雁心中俱都为之一惊，管宁双眉一皱，暗自忖道：“原来这僧人此来，为的亦是我囊中这串青钱。”

却听蓝雁道人强笑一声，道：“大师闲云野鹤，世外高人，到这四明山来，想必不是为着人间的俗事吧！”

他口中虽然仍极平淡地说着话，作一副不知道木珠上人言中含意的样子，其实心中此刻却已不禁为之忐忑不已。

“木珠”上人又自一笑道：“道友此言，却是大大的错的，想那天下名山胜极多，老衲若是为了游山玩水，又何苦跋涉长途，由少林跑到这里来。”

蓝雁道人面色倏然一变，但却仍然故作不懂之态，含笑问道：“那么，大师此来又是为着什么呢？”

“木珠”上人突地笑容一敛，目光之中，寒光大露，冷冷说道：“道友是聪明人，又何用老衲多说，想那‘如意青钱’这种奇珍宝，又岂是普通人能以妄求的，道友就算此刻得到手中，却也未见得能保有多久，依老衲之见还是放在老衲这里较为妥当些，何况——”

冷笑一声，接口道：“那些‘罗浮彩衣’的门人弟子们，此次虽已遁去，但他们对两位道友，必定暗生妒恨之心，又怎会让道友安安稳稳地将这‘如意青钱’保留，道友若得到此物，只怕非但不是福，反足以祸呢！”

管宁冷眼旁观，此刻不禁又为之暗叹一声，暗中思忖道：“我只当这‘木珠’是有道高僧，哪知此刻说起话来，却又全然没有一些出家人的样子。”

目光转处，只见‘武当四雁’面目之上俱都铁青一片，各自沉吟半晌，蓝雁道人便又强笑一声，说：“大师无论辈份名望，都比贫道们高出许多，是以大师果真是为着此物而来，贫道们莫说已受大师方才援手之恩，纵无方才之事，却也不敢斗胆，来和大师争夺此物。”

他语声一顿，回转头去，向自己三个师弟朗声道：“大师既已如此吩咐，我等多留已是无益，还是走吧！”

管宁心中不觉大奇，他再也想不到方才气势汹汹的“武当四雁”此刻却如此容易地便要偃旗息鼓，鸣金而退了，目光转处，只见“木珠”上人面上，仍然冷冷地没有什么表情，生像是“武当四雁”的这种做法，本是理所当然

之事，丝毫用不着惊讶或者得意。

须知以他的身份地位，早已料到“武当四雁”不会与之相抗，而管宁却并不知道这些，他方才见了“武当四雁”武功，那般精妙，此刻又是以四对一，无论如何，也不该畏惧于枯瘦老朽的古稀和尚。

却见“武当四雁”各自半旋身躯，齐地向着“木珠”上人躬身行了一礼，木珠上人微微一笑，目光却已凝注到管宁身上，生像是全然没有将成名江湖的“武当四雁”放在眼里。

“武当四雁”目光一旋，并肩向前走了一步，管宁暗叹，思忖道：“人类之事，真是令人难以预测，唉，这‘武当四雁’——”

哪知——

他心念尚未转完，“武当四雁”突地齐一拧身，手腕挥处，长剑斜斜由前胸向身后划了个半弧，口中微“哼”一声，剑身“嗡嗡”作响，四口长剑，竟自有如交剪天虹，剁向“木珠”身上。

这一突来的变故，使得管宁不禁为之失声惊呼一声，目光动处，却见这“木珠”上人身形竟仍动也不动，只见到“武当四雁”这四道拼尽全力，已然聚满真气的剑尖，已自堪堪剁在他的身上，他那两道灰白的长眉，方自轻轻一皱，左袖微挥，枯瘦的身形，轻灵而曼妙地转动一下，右掌的一串紫檀佛珠，便有如神龙般，天矫而起，手腕又自微微一抖，“武当四雁”只见眼前的紫影，光茫流转，似乎是挡向自己的长剑，又似乎是划向自己的胸膛，这短短的一串念珠，此刻竟仿佛是丈八长鞭，使得“武当四雁”都以为它是划向自己身上。

“武当四雁”大惊之下，沉腕、退步、撤剑，剑光一沉又复跳起，蓝、白双雁，身躯平旋，“惊龙挥尾”，“抽撤连环”，刷、刷又是两剑，“武当四雁”之中，本以蓝、白双雁武功较高，此刻全力两剑，剑势如虹，剑法果自不凡。

哪知“木珠”大师灰白的僧袍，轻轻飘处，瘦削的身形，斜斜一转，便轻易地将这四道来势惊人的剑光又躲了开去。

管宁武功虽不高，但终究是曾经练过武功的人，此刻一眼之下，便知道这瘦弱的古稀僧人，身上果有非常的动力，心中不禁暗自感慨地长叹一声，暗中思忖道：“师傅常对我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武功一道，更是如此。这话我本不深信，哪知的确如此，先前我见了这四个道人的剑法，以为他们已是武林中的一流身手，哪知他们此刻遇着这看来老弱无比的枯瘦僧人，剑法竟一点也施展不开了。”

他感叹声中，那“木珠”大师袍袖轻挥，又已从容化开数招，突地大喝一声：“孽障还不走，就来不及了。”

手掌一挥，掌中紫檀念珠，又自矫如游龙般飞扬而起。

管宁只觉眼前灰影一闪，这“木珠”大师的身影，竟有如一道轻烟般将“武当四雁”围了起来。“武当四雁”何尝不知道就凭自己四人的武功，要想胜得这“少林三珠”中最难惹的“木珠”大师，实无把握，但“武当四雁”亦是真才实学成名于江湖之中的人物，他们自恃武功，认为自己纵然难胜，却也未必就会落败。

何况他们方才本是在“木珠”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猛下杀手，是以心中更加了几分把握，哪知此刻交手之下，情势竟大大出乎他们意料之外，这少林罗汉堂首座大师武功之高，竟不是这武当掌门的第二代弟子中最出类拔萃

的“双蝶、三鹤、四雁”中的“武当四雁”中的四剑联手所能抵挡得住的。
此刻“木珠”大师身形一经施展，端的是翩若惊鸿，矫如游龙，刹那之间，“武当四剑”只觉四侧都是他宽大袈裟的影子，自己掌中的四柄长剑，竟被他短短的一串念珠圈住了。
“蓝雁道人”心中更惊，长啸一声，四人方向一转，背向而立，剑光霍霍，不求攻战，但求自保，脚下却渐渐向山外移动，只望自己能冲出这“木珠大师”的身法之外。
武当剑法久已享誉天下，“九宫连环剑”剑剑连环，攻敌固是犀利，自保更是稳当，四人这一联剑，剑光更是密不透风，看来纵是飞蝇，也难在这剑光中找出一点空隙钻入。
哪知“木珠”大师突地又是一声清叱，手中紫檀佛珠，随着脚下微一错步之势斜斜挥出，只听“当”的一声清吟，白雁道人手中长剑猛然一震，虽未脱手飞去，但剑法已露出一片空隙。
他心头一凛，已知不妙，方待旋腰错步，哪知他方自动念之间，时间便已微微一麻，又是“当”的一声，长剑竟已落在地上。
这“木珠”大师竟以“沙门十八打”的绝顶“打穴”之法，打中他肘间的“曲池”大穴，站在白雁身侧的蓝雁，孤雁，齐地暴喝一声，剑光旋回，交剪而来，剁向一招得手的“木珠”大师。
只是这两剑虽快，却连“木珠”宽大的袈裟的袍角都没有碰到一点，他仅仅微一错步，身形便已然溜开三尺。
管宁不禁暗中喝了声彩，方才这“武当四雁”与那“罗浮彩衣”门下弟子动手之际，他已看得目眩神迷，此刻眼睛看的直了，他与这对手的双方都丝毫没有渊源，是以他们谁胜谁败，也都不放在他心上，这“木珠”大师一招击落“白雁”道人手中的长剑，他只觉的这少林僧人武功之高，高得惊人，却没有为武当道人们怜惜之意，是以他局外观剑更得以全神凝注。
哪知——山路侧旁树梢上突地传来一阵狂笑声，一个清朗的口音狂笑着道：“可叹呀可叹！可笑呀可笑！”
语声清朗，字字如钟，入耳铿然。“木珠”大师面容一变，厉叱一声！
“是谁？”宽大的袍袖一扬，颀长的身形有如灰鹤般冲天而起。
“武当四雁”竟自一齐停步沉剑，滔天的剑气，倏然为之一消，管宁微惊之下，抬眼望去，只见就在这“木珠”大师身形冲天而起的这一刹那里，山路旁，树梢下，亦自掠下一条人影。
两条人影交错而过，“木珠”大师清叱一声，猛一旋腰，曼妙的身形竟自凌空一个转折，掌中佛珠，藉势向树梢人影连肩连背，斜斜击下。
这一招的使用，的确妙到毫巅，不但管宁大为惊赞，“武当四雁”亦不禁暗中喝采。
哪知树梢掠下的人影，身上竟似长了翅膀似的，突地一弓一曲，竟又上拔五尺，方才飘然落下，施展的身法，竟仿佛是武林中罕闻的轻功绝技“上天梯、，“梯云跳”一类功夫。
“武当四雁”齐声惊呼一声，目光同时瞟向落下的这条人影，却又不禁齐地脱口惊呼，道：“君山双残！”
“木珠”大师一招落空，心中自不禁为之一惊，数十年来，这少林僧人不知与人交手凡几，此刻一瞥之下，便知此人武功高不可测，甚至远在自己之上，因之立刻飘落地面，耳畔听得“武当四雁”的这一声惊呼，面容又倏

然一变。

管宁目光注处，只见由树梢掠下的这条人影，褛衣蓬发，手支铁拐，竟然是自己方才所见那奇诡的跛足丐者。

山风凛凛，天光阴森，只见这跛足丐者面寒如冰、双目赤红，面上神情，极为吓人，但口中却竟仍狂笑着道：“可叹呀可叹，可笑呀可笑。”

这阴寒的面孔，衬着这狂笑之声，管宁看在眼里，听在耳里，不觉机伶伶打了个冷战，只觉这本已阴沉沉的天色，仿佛变得更加阴沉了。

这鹑衣，乱发，满面悲怆愤恚之色，但却仰首狂笑不绝的跛足丐者倏一现身，不但管宁惊愕不已，“武当四雁”惶然失色，便是那在武当四雁的四道有如惊虹掣电的剑光中，犹能镇静如常的少林罗汉堂首座大师“木珠”上人，冷削森严的面目之上，也不禁为之变了一下颜色。

蓝雁道人目光一转，和他的师弟们，暗中交换了个眼色，四人心中不约而同的，暗呼一声：“君山双残！”

木珠大师袍袖微拂，掌中佛珠，轻轻一扬，落到腕上。

管宁轻咳一声，目光缓缓从这狂笑着的跛足丐者面上移开，缓缓在“武当四雁”和这木珠上人的面上移动一遍，见着他们面上的惊骇之色，便也知道这跛足丐者，必定是他们心中畏惧之人，不禁又怀疑地一瞟这跛足丐者，心中难以明了这鹑衣乱发的跛丐，究竟有什么地方竟自使得这些名重天下的“武当”，“少林”两派的高手，生出这种惊惶之态来。

却见木珠大师眼睑一垂，口中高宣一声佛号，朗声说道：“老衲还当谁？原来是掌天下污衣弟子的公孙左足施主到了，失敬得很，失敬得很。”

他一字一字地连说了两句“失敬得很”，语声清朗高昂、尾声却拖得很长，在这震耳的狂笑声中，更显得声如金石，字字铿然。

管宁心中一凛：“难道此人便是丐帮帮主。”他虽不识武林中事，却也知道百十年来“君山丐帮”在江湖中的声名显赫，可说是妇孺皆知，又何独武林中人。

目光转处，却见这“君山双残，丐帮帮主，公孙左足”笑声犹自未绝，满头的乱发，随着起伏的胸膛不住飞舞，但脚下的单足铁拐，却是稳如磐石，心中不禁又一动。

“君山双残……公孙左足……”他把心中断续概念极快地整理一遍，便接着寻思道：“难道我亲手埋葬的另一跛丐是‘君山双残’中的另一残？难道他便叫做公孙右足？难道我竟亲自埋葬了一位丐帮帮主？”

他本是心思极为灵敏之人，否则又怎能在冠盖如云的京华大都享有“才子”之誉，此刻心念转处，不禁又是感叹，又是惊异，因为他此刻已自更清楚地了解到自己半日前所埋葬的死者，身份都绝非寻常，那么，能使这些身份地位都极不寻常的武林高人都一齐死去的人，其身份岂非更加不可思议了吗？

木珠大师双掌合十，默然良久，却见这公孙左足，狂笑之声，虽已渐弱，但仍未绝，口中亦犹自不住地喃喃地说道：“可叹呀可叹，可笑呀可笑。”竟生像是没有听到自己的话一样。

面对着名倾天下的“丐帮帮主”，他虽然暗存三分敬畏之心，但“少林三珠”在武林中又何尝不是显赫无比的角色。

此刻“木珠”大师目光抬处，面色不禁又为之一变，沉声道：“十年不见，公孙施主风采如昔，故人无恙，真是可喜可贺，却不知公孙施主可叹的

是什么？可笑的是什么，倒教老衲有些奇怪语声方住，笑声亦突地戛然而止。

于是，天地间便只剩下满林风声，簌簌不绝。

只见这公孙左足缓缓回转头，火赤的双目，微合又开，有如厉电般地在“武当四雁”面上一扫而过，便凛然停留在“木珠大师”身上凝注良久，突又狂笑道：“老和尚坐关十年，怎地还是满脸江湖气，做起事来，也像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似的，这才教人奇怪得很，奇怪得很。”

他也将尾音拖得长长的，语声神态，竟和这木珠上人一模一样。

管宁不禁暗中失笑，暗暗忖道：“人道江湖异人，多喜游戏风尘，这公孙左足此时此刻，竟然还有心情说笑，其人平时的倜傥不羁，脱略形迹就可想而知了。”

却见木珠大师面色更加难看，而这公孙左足却浑如不觉地接着又说道：“武当剑派，名门下宗，自律一向极严，今日竟会不惜与少林高僧动起手来，这个……哈哈，也都奇怪得很。”

他语声微顿，双目一张，突地厉声喝道：“只是你们可知道，你们动手争夺的东西，是属于什么人的吗？”

木珠大师冷“哼”一声，接口道：“天下之物，本都无主，你自别人手中得来，人自你手中取去，有何不可？”

公孙左足目光一垂，竟又大笑起来，一面笑着说：“好好，老和尚竟然和穷花子打起禅机来了，身外之物，本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老叫化又怎能说是我的——”

这“丐帮”主人倏而狂笑，倏而厉色，此刻又说出这样的话来，管宁不禁为之一愣，却见他突又转过身来，望向自己，道：“把公孙老二的一副臭皮囊葬在四明山庄里的，想必就是你这娃娃了？”

此语一出“武当四雁”，木珠上人，亦不禁齐地一惊。

“公孙右足竟然死了。”

管宁暗叹一声，黯然点了点头，见这公孙左足虽仍笑容满面，但却掩不住他目光中的悲愤之色。

他深深地了解人们强自掩饰着自己的情感是件多么困难而痛苦的事，因之他不禁对这狂放的跛丐大起同情之心，长叹一声，接口道：“小可适逢其时，因之稍尽绵薄之力，公孙二先生的遗物，小可亦斗胆取出，还请老前辈恕罪！”

公孙左足目光凝注在他身上，突地连连颔首道：“好，好。”

手掌一伸：“那你就把他囊中那串铜钱交给我吧。”

管宁常听人说，这类风尘异人，必多异征，此刻只望他伸出的手掌，莹白如玉，哪知目光动处，却见这名满天下的异人所伸出的一双手掌，黝黑枯瘦，和别的丐者毫无二致，心中不知怎地，竟似淡淡掠过一丝失望的感觉，但随即又不禁暗笑自己的幼稚，一面从怀中小心地取出那锦囊来。

刹那之间，“武当四雁”，木珠大师面上的神色，突又齐地一变，十只眼睛，不约而同地瞪在这锦囊上，只见管宁的手缓缓伸入锦囊，又缓缓自锦囊中取出，手中已多了一串青钱，“武当四雁”不约而同地脱口惊呼道：“如意青钱！”

管宁微喟一声，仔细望了望自己从囊中取出的这串青铜制钱，但看来看去，却也看不出这串青铜制钱有什么特异之处。

他心中不禁惊异交集，缓缓伸出手将这串青钱交到公孙左足手上，一面

说道：“ 不知是否就是这串制钱——请老前辈过目一下语声未了，只见那木珠大师一双眼睛，瞬也不瞬地望在这串制钱上，就生像是一双眼馋的饿猫见着鱼腥一样，一步一步地向公孙左足走了过来，哪里还有半分得道高僧的样子。

而此刻公孙左足的一双眼睛，亦自望在这串制钱上，一时之间，他看来又似悲怆，又似感慨，又似鄙夷，又似愤怒，心中不知究竟在想些什么？缓缓接着这串青钱，失神地呆立了良久，就连那木珠大师的一步一步逼近他的脚步，他都生像根本没有看到。

“ 武当四雁 ” 握在剑柄上的手掌，也不自觉地握得更紧了。

这四个看来丰神冲淡的道人，此刻目光之中，像是要喷出火来，望着这串青钱，移动着脚步，他们虽然明知自己的武功，不是这公孙帮主的敌手，但面对着这串武林中人人垂涎的“ 如意青钱 ”，他们的心中虽有畏惧之心，却已远远不及贪心之盛了。

管宁游目四顾，只见木珠大师已自走到公孙左足身前，“ 武当四雁 ” 掌中微微颤动着的剑尖，距离越来越近。

他知道这转瞬之间，便又将发生一场惊心动魄的激斗，心胸之间不觉也随之紧张起来。

哪知——

公孙左足一旋身躯，突又纵声狂笑起来，笑声之中，满含讥嘲之意。

木珠大师，武当四雁，管宁俱都为之一愕，齐地停住脚步，只听公孙左足的笑声越来越大，突地一伸手掌，竟将掌中的一串 ” 如意青钱 ”，笔直地送到木珠大师面前，一面狂笑：“ 这就是你们拼命争夺之物吗？好，好，拿去，拿去。 ”

手腕一翻，竟将这串“ 如意青钱 ” 脱手掷出，忽地，劈面向木珠打去。

这一突来的变故，使得木珠，四雁，管宁，惊异得几乎再也说不出话来。

木珠大师眼望着这串青钱笔直地击向自己面门，竟亦不避不闪，浑如未觉，直到这串青钱已堪堪击在他脸上，他方自手腕一抄抓在手里，但面上的茫然之色，却未因之稍减。

在场之人，谁也万万不会想到，这公孙左足会将这串“ 如意青钱 ” 当做废物般地抛出，此刻都愕然地望着他，几乎以为他发了疯。

管宁眼睁睁地望着这一切，心中更是大惑不解，他亲眼看到那些“ 罗浮彩衣 ” 的门下弟子，为着这串青钱，几乎丧生在“ 武当四雁 ” 的剑下，又亲眼看到武当四雁为着这串青钱，被“ 木珠大师 ” 打得透不过气来，但此刻公孙左足却叫别人拿去，他暗叹自己这一日之间所遇之事，所遇之人，俱非自己所能理解，猜测得到的，而此刻之后，又不知还有多少奇诡难测之事将要发生，这一切事本都与自己毫无关系，而此刻自己想脱身事外却也不行了。

他心中方自暗中感叹，却听公孙左足又已狂笑着道：“ 可叹呀可叹，武当四雁，少林一珠，闯荡江湖数十年，竟没有听过：‘ 如意青钱，九伪一真 ’ 这句话。 ”

他语声一顿，狂笑数声，接口又说：“ 可笑呀可笑，武当四雁，少林一珠，竟会当着这一串一文不值的破铜烂铁，争得面红耳赤，打得你死我活，——哈哈，这串青钱若是真的，又怎会等到公孙老二死了之后，还留在他身上，又怎会让这恁事都不懂的娃娃得到手中，我老叫花久闻少林一珠不但武功超群，而且机智深沉，想不到却也是个糊涂虫。 ”

他边说边笑，边笑边说，言词固是辛辣无比，笑声之中更是满含讥嘲之意。

只见木珠大师面色阵青，阵白，阵红，他话一说完，木珠大师突地右手手腕一翻，伸出右手食、中两指，将左手的青钱摘下一枚，两指如剪，轻轻一夹，管宁只听“ 唰 ”地一声轻响，这枚制钱便已中分为二，制钱之中，竟飘飘落下一方淡青色轻柔丝绢来。

“ 武当四雁 ”一齐地轻呼一声，冲上三步，伸手去接这方软哪知木珠大师突地冷叱一声，右手袍袖，“ 呼 ”地挥出，带起一阵激风，向“ 武当四雁 ”扫去，左手却已将这方轻绢接在手里。

这其间的一切变化，都快如闪电，你只要稍微眨动两下眼睛，场中便立时换了一副景象，管宁凝目望去，只见木珠大师身形随着袍袖的一拂，退后五尺，武当四雁满面跃跃欲动之色，八道目光，一齐望在木珠手上的那方轻绢之上。

只有公孙左足仍是满面带着鄙夷的笑容，冷睛旁观，似乎是任何一件事的结果，他都早就预料到了，是以根本毋庸去为任何事担心。

只是木珠大师右手紧紧握着那串青钱，左手举着那方丝绢，凝目良久，突地长叹一声，双手齐松，青钱，丝绢，俱都落到地上。

公孙左足狂笑之声，又复大响，蓝白双雁，对瞥一眼，齐地抢上一步，剑光乍起，“ 刷 ”地，竟将地上的一串青钱，一方轻绢挑了起来。

而木珠大师却在这同一刹时，在这公孙左足狂笑声中、拂袖，甩肩，拧腰，错步，头也不回地倏然回身远走。

公孙左足拍掌笑道：“ 我只道木珠和尚已是天下最傻的人，想不到你们这四个小道士比他们还傻三分，这串青钱如是真的，老和尚怎会把它甩下一走，你们现在还抢着来看，不是呆子是什么？ ”

他一面笑骂，武当四雁却在一面探看着那方轻绢，一瞥，他们满腔的热情，便立刻为之冰冷，在这串古老相传的武林异宝“ 如意青钱 ”中的这方轻绢，竟是全白，连半点字迹都没有。

等到公孙左足骂完了，“ 武当四雁 ”亦不禁失望地抛下青钱轻绢，各自拧腰错步，回身远走。

公孙左足目送着他们的身影消失，狂笑之声，亦自戛然而止，转目望处，只见身侧的锦衣少年仍在呆呆地望着自己。

两人目光相对，管宁只觉这公孙左足的目光之中，满是悲怆痛苦之色，先前那种轻蔑嘲弄的光采，此刻已自荡然无存，不禁同情地叹息一声，想说两句话来安慰一下这心伤手足惨死的风云异人，但究竟该说什么，他却又觉得无从说起。

公孙左足铁拐一点，走到路边，寻了块山石，颓然坐了下来，他自觉心神交疲，仿佛已经苍老了许多，方才虽然强自掩饰着，但此刻却已再无乔装的必要，长叹一声，缓缓道：“ 你叫什么名字？ ”

管宁立刻说了，公孙左足微微颔首，又道：“ 管宁，你过来，坐到我身侧，我有些话要问问你。 ”

他虽然满身褴褛狼狈之态，但此刻语气神态，却又隐含着一种不可描述的庄严高贵，这种庄严高贵，绝不是人间任何一件华丽的外衣乔装的，也不能被任何褴褛的外表掩饰得住的。

管宁依言坐了下来，他心中何尝没有许多话要问这公孙左足，如想知道

青钱的秘密，四明山庄的秘密，白袍书生的秘密，他只觉每一件事中都隐藏着一个秘密，而每一个秘密都是他极愿知道的。

只见公孙左足目光凝注着林梢泄下的一丝天光，默然良久，突地问：“你是几时上山来的？几时来到四明山庄，看见了一些什么人？什么事？”

管宁微一沉吟，便将自己所遇，极快地说了出来，此事，他已说了不止一次，此次更说的格外流畅，公孙左足默然倾听，频频长叹，频频扶额，此事的究竟真相，他自己亦无法猜测。

丐帮历史，由来已久，但定下详规，立会君山，却还是近年间事，此次“四明红袍”飞柬相邀，他因事耽误，是以来的迟了，却再也想不到四明山庄之中，会生此惨变，更想不到先自己一步而来，与自己情感极深的孪生兄弟，竟惨死在四明山庄里。

他上山之际，遇着管宁，那时他还不知四明之变，只是奇怪，一个看来武功极浅的弱冠书生，怎地会从四明山庄之中走出。

等到他自己赶到四明山庄，看到偌大的山庄之中，竟无人迹，再看到诸众的尸体，新掘的坟墓，和自己兄弟片刻不离身的铁拐，他便已知道这四明山庄中，已有惨变发生，但他却又不知道在这次惨变中，竟有如此多武林高手惨死，因为此事不但匪夷所思，而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于是他折回山路，听到管宁和木珠、四雁的对话，看到他们的动手，骤然现身，狂笑讪嘲，看来虽然不改故态，其实当时心中的悲怆，愤嫉，惊疑，却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的。

他默默地听完了管宁的话，树林里的天光更暗了，那串闪着青光的制钱，仍在地上一闪一闪地发着青光，那方轻柔的丝绢，被风一吹，吹到路旁，贴在一块山石上，他悲怆地长叹一声，手中铁拐，重重在地上一顿，发出“当”一声巨响，激的地上的沙石，四散飞扬，这一击虽重，却又怎能够发泄他心中的悲怒之气呢？

管宁呆望着他，忍不住问道：“方才小可听得四明庄主此次聚会群豪，其中一半是为了这串青钱，老前辈可否告诉小可，这串青钱之中，究竟有什么地方值得人们如此重视呢？”

公孙左足目光一转，望在那串青钱上，突地冷哼一声，长身而起，走到青钱之侧，举拐欲击，忽又长叹一声，自语：“你这又何苦，这又何苦……”

缓缓垂下铁拐，坐回山石上，长叹道：“青钱呀青钱，你知不知道，百十年来，已有多少人死在你的名下。”

管宁心中更加茫然，只听这已因心中悲愤而失常态的武林异人长叹又道：“百余年前，武林之中出了个天纵奇才，那时你我都还没有出世，我自也没有见过他，只知道这位奇人在十年之中，击败当时天下所有的武林高手，出入少林罗汉堂，佩剑上武当剑岩，赤手会点苍谢神剑，单掌劈中条七煞，双手败连环坞凤尾帮，孤身一人，十年之中不知做下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将天下武林禁地，武林高人，都视为无物，唉——他人虽早已死去，但是他的遗事，却直到此刻还在江湖间流传着。”

他目光空洞地凝注着远方，语声亦自沉重已极，但这种奇人奇事听到管宁耳里，却不禁心神激荡，豪气遄飞，恨不得自己也能见着此人一面，纵然要付出极大代价，也是值得的。却听公孙左足接道：“人间最难堪之事，莫过于‘寂寞’二字，此人纵横字内，天下无敌，人人见着他，虽极快活得意，其实心中却寂寞痛苦已极，不但没有朋友，甚至连个打架的对手都没有。”

他语声微顿，长叹一声，自己心中，也突然涌起一阵无比寂寞的感觉，“君山双残”，一母孪生，自幼及长，从未有过太长的别离，而此刻雁行折翼，他徒然失去了最亲近的人，永远不能再见，此刻心中的感觉，又该是如何伤痛。

管宁只见他悠悠望着远方，心里也直觉地感受到他的悲哀，但一时之间，却也不知该如何安慰于他，却听他又自接：“岁月匆匆，他虽然英雄盖世，但日月侵入，他亦自念年华老去，自知死期已近，便想寻个衣钵传人，但这种绝顶奇才眼界是如何之高，世上茫茫诸生竟没有一个被他看在眼里，于是他便将自己的一身绝世武功，制成十八页密图，放在十八枚特制铜钱里，古老相传，这十八页秘笈，上面分别记载着拳、剑、刀、掌、鞭、腿、枪、指、暗器、轻功、内力修为、点穴秘图，奇门阵法，消息机关，以及他自己写下的一篇门规，其中剑法、掌法各占两页，合起来恰好是一十八页，但大家亦不过仅仅知道而已，谁也没有亲眼见过其中任何一页。”

管宁暗叹一声，忖道：“此人当真是绝世奇才，以短短百年之生，竟能将这许多种常人难精其一的功夫，都练到绝顶地步，唉——如此说来，也难怪武林中人为着这串青钱，争斗如此之激了。”

公孙左足又自叹道：“自从这位异人将自己遗留绝技的方法公诸武林之后，百年来，江湖中便不知有多少人为着这串青钱明争暗斗，七十年前，祁山山腰的一个洞窟之中出现第一串‘如意青钱’，为着这串青钱，武林中竟有十七位高手在祁山山麓，直到当时的昆仑掌门白梦谷将这串青钱当众打开，发觉其中竟是十八面白绢之后，武林中才知道这‘如意青钱’一共竟有十串，而其中只有一串是真的。”

管宁不禁又为之暗叹忖道：“武林异人，行事真个难测，他既有不忍绝技失传之心，又何苦如此捉弄世人——”心中突又一动，忍不住问：“他们又怎知道这‘如意青钱’共有十串，而且只有一串是真的呢？”

公孙左足缓缓道：“当时白梦谷惊怒之下，直折回那青钱原在洞窟，才发现那洞之中的石案之下，整整齐齐地刻着十六个隶书大字：‘如意青钱，九伪一真，真真伪伪，智者自择’，只是那得宝之人兴奋之下，根本没有看到这行字迹而已。”

管宁恍然颔首，公孙左足又道：“这似诗非诗，似偈非偈的十六个字，不出半月，便已传遍武林，但等到第二串青钱在峨嵋金顶被峨嵋剑派中的‘凌虚双剑’发现的时候，本来情如手足的凌虚双剑，竟等不及分辨真伪，便自相残杀起来，直落到两败齐伤，俱都奄奄一息，才挣扎着将这串青钱拆开。”

管宁脱口道：“难道这串又是假的？”

公孙左足长叹颔首道：“这串青钱又是假的，只可惜凌虚双剑已经知道得太迟了，这本来在武林中有后起第一高手之誉的凌虚双剑，竟为着一串一文不值的青铜制钱，双双死在峨嵋金顶公孙左足将这一段段的武林秘辛娓娓道来，只听得管宁心情沉重无比，心胸之间，仿佛堵塞着一方巨石似的。

他缓缓透了口长气，只听公孙左足亦沉声一叹，缓缓又道：“凌虚双剑双双垂死之际，将自己的这段经过，以血写在自己的衣襟上，他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只望自己的这段遭遇，能使武林中人有所警惕，哪知——唉。”

语声微顿，又自叹道：“此后数十年间，又出现了三串‘如意青钱’，这三串青钱出现的时候，仍然有着不知多少武林高手为此丧生，因为大家俱都生怕自己所发现的一串青钱是真的，因此谁也不肯放手，那凌虚剑客虽有

前车之鉴，但大家却是视若无睹。”

风吹林木，管宁只觉自己身上，泛起阵阵寒气，伸手一掩衣襟，暗暗忖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些武林高手的死，罪过又该算到谁的身上。”

却见公孙左足双眉微皱，又接道：“怪就怪在每串‘如意青钱’发现的时候，俱非只有一人在场，是以便次次都有流血之事发生，直到——”

他语声竟又突地一顿，面上竟泛起一阵惊疑之色，愣了半晌，喃喃自语道：“还是死了一个，还是死了一个……”

双掌自握，越握越紧，直握得他自己一双枯瘦的手掌，发出一阵“咯咯”的声响。

管宁转目望到他的神态，心中不禁惊恐交集，脱口唤道：“老前辈，你这是干什么？”

公孙左足目光一抬，像是突然自噩梦中惊醒似的茫然回顾一眼，方自缓缓接道：“半年以前，我和公孙老二到塞外去了却一公案，回来的时候，路经长白山，竟然迷路深山，在乱山中闯了半日，方自叹息倒霉，哪知却在一个虎穴中发现一串十八枚青钱，我弟兄二人自然不会为了这串青钱生出争斗，便一齐折开一枚，果然不是真的，我弟兄二人虽然也有些失望，但却在暗中侥幸，得着这串伪钱的幸亏是我们，若是换了别人，至少又得死上一个，哪知——唉！还是……”

他声音越说越低，语气之中，也就越多悲哀之意，默然半晌，哀声又道：“想不到这‘如意青钱’，无论真伪，竟都是不祥之物，老二呀老二，若不是为了这串青钱，你又怎会不及等我，就匆匆赶到这四明山庄来，又怎会不明不白地死去！”

双手蒙面缓缓垂下了头，这叱咤江湖，游戏人间的风法异人，心胸纵然旷达，此刻却也不禁为之悄然流下两滴眼泪来。

山风萧索，英雄落泪，此刻虽非严冬，管宁却觉得天地之间，已充满严冬肃杀之意，想到自己亲手埋葬的那么多尸身，这公孙左足不过仅是为着其中之一面悲伤罢了，还有别的死者，他们也都会有骨肉亲人，他们的骨肉亲人若是知道了这件事，不也会像公孙左足此刻一样悲伤吗？”

随着这悲伤的意念，首先映入他脑海的，便是那“四明红袍”夫妇相偎相依，拥抱而死的景象，“他们鸳鸯同命——唉！总比一人单独死去要好得多。”他情感极为充沛，此刻忽然想起自己死时，不知有无陪伴之人，暗中唏嘘良久，脑海中，又接连地闪过每一具尸身的状形。

突地——

他一拍前额，口中低呼一声，倏然站了起来，像是忽然想什么惊人之事一样。

公孙左足淡然侧顾一眼，只见他双目大变，口中翻来复去地喃喃自语道：“峨嵋豹囊……罗浮彩衣……峨嵋豹囊……”心中不觉大奇。

哪知管宁低语一顿突地拧转身来，失声道：“老前辈，你可知道‘峨嵋豹囊’是谁？”

公孙左足眉心一皱，缓缓道：“‘峨嵋豹囊’便是武林中代代相传，以毒药暗器名扬天下的蜀中唐门，当今门人中的最最高手，只因他两人身畔所佩的暗器革囊，全用豹皮所制，彩衣斑斓，是以江湖中人便称之为‘峨嵋豹囊’，但他两人并非峨嵋派中弟子。”

他虽然觉得这少年的问话有些突兀奇怪，但还是将之说了出来。

哪知他后方说完，管宁突然满面喜色地一拍手掌，道：“ 这就是了。 ”
公孙左足为之一愣，不知这少年究竟在弄什么玄虚，只见他一捋袍角，翻身坐到自己身侧的石山上，道：“ 小可方才听那‘ 罗浮彩衣 ’弟子说，曾经眼见‘ 峨嵋豹囊 ’兄弟两人连袂到了‘ 四明山庄 ’。而且并未下山，但小可记忆所及，那些尸身之中，却没有一人腰佩豹囊的，此次赴会之人全都死在四明山庄，而这‘ 峨嵋豹囊 ’兄弟两人，却单单幸免，这两人如非凶手，必定也是帮凶了。 ”
他稍微喘气一下，便又接着说道：“ 而且小可在那四明山庄的木桥前，有暗器袭来，似乎想杀小可灭口，那暗器又细又轻，而且黝黑无光，但是劲力十足，显见…… ”
公孙左足大喝一声，突地站了起来，双目火赤，须发皆张，大声说道：“ 难道真是这‘ 峨嵋豹囊 ’两人干的好事…… ”
目光一转，笔直地望向管宁，道：“ 在那六角小亭中将你的书童杀死的人，是不是身躯颀长，形容古怪…… ”
管宁微一沉吟，口中呐呐说道：“ 但那两人身畔却似没有豹囊。 ”
公孙左足冷“ 哼 ”一声，道：“ 那时你只怕已被吓昏，怎会看清楚，何况……他们身上的豹囊，又不是拿不下来的。 ”
他虽是机智深沉，阅历奇丰，但此刻连受刺激神智不免有些混乱，此刻骤然得到一丝线索，自便紧紧抓住，再也不肯放松。
管宁剑眉深皱，又自说道：“ 还有一事，亦令小可奇怪，那罗浮弟子曾说他们罗浮剑派，一共只派了两人上山，便是‘ 彩衣双剑 ’，但小可在四明山庄之中，除了看到他们口中所说一样的锦衣矮胖的两位剑客的尸身之外，还看到一具满身彩衣虬髯大汉的尸身，不知老前辈可知道，此人是否亦是‘ 罗浮彩衣 ’的门下呢？ ”
公孙左足垂首沉思良久，伸出手掌，一把抓住自己的乱发，长叹着又坐了下来。
此刻他心中的思绪，正也像他的头发一样，乱得化解不开，这少年说得越多，他那紊乱的思潮，便又多了一分紊乱。“ 峨嵋豹囊 ”武功虽高，却又怎能将这些人全部都杀死呢！除非……除非他们暗中在食物中下了毒，但是……峨嵋豹囊与四明红袍本来不睦，自不可能混入内宅，更不可能在众目昭昭之下做出呀，那么……那么他们又是如何下的毒呢？
这问题使他百思不解。
而管宁此刻却在心中思索着另一个问题！
“ 白袍书生是谁…… ”这问题在他心中已困惑很久，但他始终没有机会说出，因为他说话的对象却另有关心之处，是以当他说“ 白袍书生 ”的时候，别人不但根本没有留意，而且还将话题引到自己关心的对象上去，这当然是他们谁也不会猜出管宁口中所说的“ 白袍书生 ”究竟是谁的缘故。
此刻管宁又想将这问题提出，但眼见公孙左足垂首沉思，一时之间，也不便打搅。
两人默然相对，心里思路虽不同，但想的却都是有关这四明山庄之事。
此处处在深山，这条山路上达“ 四明山庄 ”的禁地，莫说武林中人，便是寻常游客，除了像管宁这样来处无方，又是特别凑巧的人之外，也都早得警告，谁也没有胆子擅入禁地，是以此地虽然风色佳，但却无人迹。
空寂寂，四野都静得很。

静寂之中，远处突地传来一阵高亢的呼喊声，虽然听不甚清，但依稀尚可辩出是：“ 我是谁，我是谁…… ”三字。

管宁心头一凛，凝神倾听，只听得这呼喊之声，越来越近，转瞬之间，似乎划过大半片山野，来势之速，竟令人难以置信。

呼声更近，更响，四山回应，只震得管宁耳中嗡嗡作响，转目望去，公孙左足面上也变了颜色，双目凝注着呼声来处，喃喃道：“ 我是谁！我是谁…… ”

他是谁？管宁自然知道，他跨前一步，走到公孙左足身侧，方想说出这呼声的来历。

但是——

这震耳的呼声，却带着摇曳的余音，和四山的回响来到近前了。

只听“ 砰 ”然一声巨响，林梢枝叶纷飞，随着这纷纷飞的枝叶，倏然落下一个人影，公孙左足大惊四顾，这人影白衫、履，面目清癯，虽然带着二分狼狈之态，却仍不掩其丰神之俊。

他心中不禁为之猛然一跳，脱口低呼道：“ 原来是你！ ”

却见这白袍书生峰形一落地，呼声便戛然而止，一个掠到管宁身前，满面喜容他说道：“ 我找了你半天，原来你在这里。 ”

管宁无可奈何地微笑一下，这白袍书生已自一把拉着他的臂膀，连声道：“ 走，走，快帮我告诉我我是谁，你答应过我的，想溜走可不行。

公孙左足莫名其妙地望着这一切，心中倏地闪电般掠过一个念头，这念头在他心中虽仅一闪而过，但却已使得武林之中又生出无数事端。

管宁方觉臂膀一痛，身不由主地跟着白袍书生走了两步。

哪知——

公孙左足竟然大喝连声，飞身扑了上来，左掌扬，扑面一掌，右肋微抬，肋下铁拐，电扫而出，拦腰扫来，这一连两招，俱都是得雷击电掣，而且突如其来地向白袍书生击来，管宁惊呼一声，眼看这一掌一扫，却已堪堪击在白袍书生身上。

哪知白袍书生对这一掌一拐看也不看一眼，右手一带管宁，自己身形微微一闪，他闪动的幅度虽然极小，然而这一掌一拐竟堪堪从他们两人之间的空隙打过，连他们的衣角都没有碰到一点。

管宁惊魂方定，只觉自己掌心湿湿地，已然流出一身汗。

这白袍书生身形之曼妙，使得公孙左足也为之一惊，他虽然久已知道这白袍书生的盛名，但始终没有和他交过手，此刻见他武功之高，竟犹在自己意料之外，心头一寒，同时沉肩收掌，撤拐，这一掌一拐吞吐之间又复递出。

白袍书生袍袖微指，带着管宁，滑开三尺，他武功虽未失，记忆却全失，茫然望了公孙左足一眼，沉声说道：“ 你是谁？干什么？ ”

公孙左足冷笑一声，他和这白袍书生曾有数面之识，此刻见他竟是满脸不认得自己的样子，心中越发认定此人有诈。“ 好狠的心肠，你究竟为了什么！要将那么多人都置之死地。 ”

白袍书生又是。一愣，这跛丐说的话，他一点也听不明白，旋身错步，避开这有如狂风骤雨般来的铁拐，一面喝道：“ 你说什么。 ”

管宁心中一凛，知道公孙左足必定有了误会，才待解释，哪知公孙左足却又怒喝道：“ 以前我只当你虽心狠手辣，行事不分善恶，便总是条敢做敢为的汉子，因之才敬你三分，哪知道你却是卑鄙无耻的小人，哼哼，你既已

在四明山庄染下满身血腥，此刻又何苦做出这种无耻之态来，哼哼，我公孙左足虽技不如你，今日却也要和你拼了。”

第四章　真真假假

公孙左足连声怒骂，连声冷笑，手中铁拐，更如狂飘般向白袍书生击下，不但招招快如闪电，招招狠辣无情，而且有攻无守，尽是进手招式，果然是一副拼命的样子，已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

刹那之间，林中树叶，被他的铁拐掌风，激得有如漫天花雨，飘飘而落。

那白袍书生却仍然满心茫然，他搜遍记忆，也想不起自己以前究竟是做过什么事，是以公孙左足骂他的话，他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做过没，“血腥……血腥……”他心中暗地思付，“难道那些尸身是被我杀的？”

身形飘飘，带管宁，从容地闪避开这公孙左足的招式，却未还手。

公孙左足冷笑一声，“力劈华岳”、“石破天惊”、“五丁开山”，一连三招，招风如飘，当真有开山劈石之势。

“君山双残”虽以轻功称誉天下，便他此刻使出的，却全是极为霸道的招式，一面连连冷笑，他见这白袍书生只守不攻，心中越发认定他做了亏心之事，是以不敢还手。

管宁身不由主，随着这白袍书生的身形转来转去，只觉自己身躯四侧强风如刀，掌风拐影，不断地擦身而过，只要自己身躯稍微偏差一点，立时便有骨碎魂飞之祸。

他虽非懦夫，但此刻也不禁吓得遍身冷汗涔涔而落，心中寻思道：“难道这公孙左足竟误认这白袍书生便是四明山庄中惨案凶手？”

目光抬处只见公孙左足目眦欲裂，势如疯虎，不由心头一凛，高声喝道：“老前辈，请住手，且听小可解释……”

公孙左足冷笑一声，刷地一招，竟向管宁当头打来，口中大喝道：“你还有什么话说？哼哼，我只当你是个正直的少年，却想不到你竟也是个满口谎言的无耻匹夫。”

他悲愤怨毒之下，竟不给一个说话的机会。

管宁只觉耳旁风声如啸，眼看这一招势挟千金的铁拐，已将击在自己头上，心中暗叹一声，还来不及再转第二个念头，只觉自己臂膀一紧，脚下一滑，身躯又不由自主地错开一些，这支眼看已将击在他身上的铁拐，便又堪堪落空。

直到此刻，他还弄不清这公孙左足怎会向自己也施出煞手，微一定神，大喝道：“公孙前辈，此事定必有些误会，待小可——”

哪知公孙左足此刻悲愤填膺，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大喝道：“我公孙左足有生以来，还从未被人愚弄，想不到今日阴沟里翻船，竟栽在你这小子手上。”

他身为一派宗主，以他的身份，本不应该说出这种江湖市井之徒的话来，但此刻他已认定四明山庄的凶手之事，普天之下，除了这白袍书生的党羽，方才对自己说的话，不过是来愚弄自己，让自己始终无法查出谁是真凶，因此心中不禁将管宁恨之入骨。

这恨痛之心，激发了他少时落身草莽的粗豪之气，此刻大声喝骂，骂的语声，虽快如爆豆，但这几句话间的工夫，却又已排山倒海般攻出七招，只可惜这白袍书生身法奇诡快速，有如鬼魅，招势虽狠虽激，却也无法将之奈何。

白袍书生身形闪动，心里根本毋庸去为自己的安危担心，只是顺理成章

地去闪避这些招势，有如水到渠成，丝毫没有勉强之意。

他茫然地望着眼前这有如疯狂一般的跛足丐者，忍不住皱眉问道：“你这是干什么？”

公孙左足牙关紧咬，手中铁拐所施展出的招式，虽仍如狂风骤雨，呼啸不绝，胸膛起伏，却已远较先前急速。

这以轻功名满天下的丐帮帮主，此刻不但将自己一生武功的精华都弃之不用，而且也摒弃了一切武学的规范，招式大开大阖，大确大势，非但不留退步，而且不留余力，这数十招一过，他真气便难免生出不续之感。

管宁心中正自寻思，该如何才能阻止他的攻势，哪知这丐帮其人突然大喝一声，后掠五步，漫天拐影风声，亦力之尽消。

白袍书生双眉一展，飘忽闪动的身形，他倏然停顿下来，静如山岳般挺立着，生像是他站在那里从来没有移动着似的，这一动一静间的变化，当真是武学中的精华，管宁虽不甚了解，心中亦不禁不胜企慕地暗叹一声，然后才发觉自己的身影也突然停顿下来，几片枝叶，飘飘从林梢落下，几点砂石，静静落到地上，然后这林间又归于静寂。

却见公孙左足铁拐一顿，在这已归于静寂的树林中，又发出砰地一响，白袍书生又自茫然地望了他一眼，缓缓问道：“你到底是干什么？”

公孙左足本来微垂的眼睑，此刻突然一开，数十招一过，他已自知自己纵然拼尽全力，却也无法奈何人家，自己死不足惜，但自己一死，这件秘密岂非永无揭穿的一日。

因之他垂下眼睑，一来是强自按捺着心中的悲愤，再者却是调息着体内将要溃散的真气，此刻双目一张，便冷冷说道：“你到底是干什么？”

白袍书生为之一愕，却听公孙左足冷冷接道：“你明知我已揭穿你的秘密，还站在那里？哼哼，若我是你的话，便该将我一刀杀死，说什么你武功虽高，难道高过天下武林？”

白袍书生仍是满面茫然，管宁却已知道他言下之意，忍不住脱口道：“公孙前辈，四明山庄中的凶杀之事，小可虽未亲眼目睹，但却可判定另有他人所为，老前辈如何这般武断，岂非要叫真凶讪笑？”

公孙左足双目一凛，突地仰天狂笑起来，笑声之中，尽是凄厉悲愤之意，一面伸出他那一只干枯黝黑的手指，指着白袍书生狂笑道：“普天之下，除了你之外，还有谁能将‘君山双残”、‘罗浮彩衣’、‘终南乌衫’一齐杀死，普天之下，除了你之外，还有谁能让你受伤他惨厉地大笑三声，又道：“此次四明红袍飞柬而邀我弟兄和乌衫独行，罗浮彩衣这些老不死的出山，说是不但真的‘如意青钱’已有着落，而且还要商量另一件事情，我就在奇怪，为什么这其中竟少了黄冠老儿，翠袖夫人这些人，尤其是四明红袍夫妇和这两人本最要好，这种要事却为什么偏偏不找他们。”

他语声微顿，像是又在强忍着心中的悲愤，瞑目半响，方自狂笑道：“现在我才想起，这红袍原来还没有忘记五年前泰山绝顶和我们几个结下的一点怨毒，竟是和你勾结好了，想把我们全都诱到这里来，布下陷井，想将我们一网打尽——哈哈，哪里有什么‘如意青钱’，哪里有什么机密大事，人道‘四明红袍’最最狡诈，先前我看他夫妇两人一付风神俊朗的样子，还不相信，直到此刻——哈哈，只是他两人虽然奸狡，却还比不上你的凶狠，他们也万万不会想到，你竟连他们两人也一齐杀死！”

他连声狂笑，连声怒骂，只听得管宁心中亦不禁为之所动。

“难道此事果真如此？”

转目望去，只见那白袍书生目光低垂，满面茫然地喃喃自语道：“难道真是我干的？我是谁？……难道真是我干的？……”

公孙左足双眉一轩，仰天厉啸，道：“公孙老二呀公孙老二，我叫你不要轻信人言，你偏偏不听。”手指一偏，指向地上那串青钱：“偏偏要带这串东西赶到这儿来，好好，现在，你总该知道了吧，想那‘四明红袍’如果真的知道了‘如意青钱’的下落，又怎会告诉你？”

他低声叹息一下，目光突又转向白袍书生狂笑道：“你武功虽然高绝，心计虽然狠辣，却忘了世上还有比你更强的东西，那就是天理，那就是报应，今日我公孙左足既敢揭穿你的诡计，便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你若是聪明的，乘早将我杀死，否则我就要扬言天下，说出你的恶行，你不但做出这等凶恶之事，还要利用个年轻小子将罪名推到‘四川豹囊’身上。”

目光一转，转向管宁，又道：“你若是以为你帮这个恶魔做下移祸之事，这恶魔便会多谢于你，那你就大大地错了，有朝一日，哼哼，你也难免要死在他的掌下。”

管宁失神地伫立着，这公孙左足所说的话，听来确是合情理，他方才亲眼看到“武当四雁”，“罗浮彩衣”，以及“少林木珠”，和这“公孙左足”的身手，知道这些人俱都是当今武林中的顶尖人物，而此刻他再以这白袍书生的武功和他们一比，便觉得他们的武功虽高，但在这白袍书生面前，便有如萤火之与皓月一样，相去实在可以道里计。

是以一时之间，他心中不禁疑云大起，又是许多新的问题在他心中说出：“这白袍书生虽然是一付失魂落魄的样子，但武功仍是如此之高，看来也只有他能将那些人一一击死，而他自身所受的伤，自然是在和别人交手时不慎被击的，这伤势使他丧失了记忆，因此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些人究竟是否被他杀？”

一念至此，他不禁暗道：“那么……难道他便是凶手，但是……”

他脑海中掠起在六角亭中所见的那怪客，以及那突然而来的暗器。“但是，那两人和那些暗器却又如何解释呢？这公孙左足虽然以为这些事都是我凭空捏造出来的，但我知道那是千真万确的事呀！”

目光抬处，只见公孙左足和白袍书生四目相对，公孙左足面上固然是激动难安，目光中是要喷出火来，白袍书生的面上，亦是阴晴不安。

他心里，似乎也在寻思着这公孙左足所说之话的正确性。

“这些话是真的吗？难道我真的做下那种事，无论此事的真假，这跛足乞丐既然说了下来，便一定会扬言天下，找人对付我，那么……我该一掌将他劈死吗？但是……我究竟是谁呢？”

管宁呆呆地愣了半晌，突地转身奔上山去，他想将那些落在地上的暗器拾起一些，让公孙左足看看，这些暗器究竟是谁的？

这些暗器如是真属于峨嵋豹囊，那么此事便要窥出一分端倪。

公孙左足，白袍书生两人，四目相对，目光瞬都未瞬一下，像是根本没有看到他的离去似的。

他急步而奔，越奔越快，只望自己能在这两人有所将动前赶回来，而他亦得知这两人的心性是不可以常理衡量，因之他没有解释自己突然走开的原因，他轻功虽然不佳，但终究是曾经习武之人，此刻虽然是劳累不堪，但跑得仍然很快。

山路崎岖，他渐渐开始喘息。

但是，前面四明山庄的独木小桥，已隐隐在望，于是他更加快脚步。

到了绝壑上，他定下神来，让自己急速的喘气平息。

然后小心地走过小桥。

林木、石屋，仍然是先前的样子，地面上的砂石上，还留着他凌乱的脚印。

但是……

除了砂石之外，地上却是一无所存，他俯下身去细细察看着，地上哪里有先前那些暗器的影子。

他失望地仰天长叹一声，最后一点线索，此刻似乎又已断去。

天上阴霾沉重，厚重的乌云将升起的阳光一层层遮盖起来。

他长叹着，踱回桥畔，一滴雨，顺他脸上，他伸手拂去，心中思潮如涌，几乎忘记了，一滴雨之后，一定还有更多滴雨会随之落下的，他纵然撩干了这滴雨水，却会有更多滴雨水落在他身上。

等到他走过小桥的时候，他身上的雨滴，已多得连他自己都无法数清了，山间的骤雨，随着漫天的乌云，倾盆落了下来。

冰凉的雨珠，沿着他的前额，流满了他的脸，他希冀自己能为之清醒一下，是以他没有放足狂奔。

但是他失望了，他如乱丝，雨滴虽清冷，却不能整理他紊乱的思潮呀！

于是，他再狂奔，湿透了的衣衫，紧紧贴在他身上，他伸手一摸，那锦囊仍在怀中，不禁为之暗叹一声，忖道：“这锦囊中的其它东西，是不是也像那串青钱一样，也包含着一些秘密呢？”

转过山弯，前面便是那片山林，那条山道，迷泊濛的烟雨，给这本已绝佳的山影，更添了几分神秘而妩媚的景色。

但他此刻却没有心情来欣赏这些了，他匆忙地奔过去，转目一望——

只见山林之中，那白袍书生正失魂落魄地独自伫立着，林梢泄下的雨水，将他白色的长袍也完全打湿了，而他却像是仍然没有感觉似的，一面失神地望着远方，一面喃喃地低语道：“难道真的是我？……”

管宁叹息一声，目光一转，不禁脱口道：“公孙前辈呢？”大步跑过去，遥远的山路上，烟雨濛濛，那公孙左足已不知何时走了，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雨势越来越大，但站在骤雨下的管宁和白袍书生，却仍然呆呆地伫立着，倾盆的大雨落在他们身上，他们生像是谁都没有感觉似的。

尤其是管宁，面对着白袍书生，他可能是曾经杀死许多人的凶手，也可能是全然无辜的，管宁问着自己：“到底他是谁呢？我该对他怎么样？”

哪知——

他心中正自思疑难决的时候，这白袍书生峙立如山的身形，突地摇了两摇，接着便“砰”地一声倒在地上。

等到管宁口中惊呼着箭步窜来的时候，满地的泥泞，已将他纯白的衣衫染成污黄了。

这一个突然生出的变化，使得管宁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武功莫测的异人，怎地竟会无故地晕厥跌倒？

俯身望处，只见他雪白的面容此刻竟黄如金纸，明亮的双目，和坚毅的嘴唇一齐闭着，伸手一探，鼻息竟也出奇地微弱。

“难道那公孙左足临去之际，以什么厉害的暗器将之击中？”

转目望去，他身上却全然没有一丝伤痕，只有紧闭的嘴唇边，缓缓流下一丝淡黄的唾沫，流到地上，和地上的雨水混合。

管宁呆呆地望着他，一时之间，心中又没了主意，他本是锦衣玉食的富家公子，对于江湖上的仇杀之事，本是一窍不通，自然更无法判断出他是为了什么缘故而以致此。

他不禁长叹一声，俯身将白袍书生从地上扶起，哪知目光转处，他竟又发现一件奇事，使得他不由自主惊呼一声，手中已自扶起一半的白袍书生的身躯，也随之又跌了下去。

雨落如注，将这白袍书生嘴边流下的唾沫，极快地冲散开去，混和着唾沫的雨水，流到管宁脚下，而那串“如意青钱”此刻便也在管宁脚边，奇怪的是，这混合着唾沫的雨水一经过，闪着青铜光采的金钱便立刻变得黝黑，就像是银器沾着毒汁一样。

管宁纵然江湖历练再浅，此刻却也不禁为之凛然一惊，暗忖道：“难道他中了毒，连他口中流出的唾沫，都含蕴着如此剧毒。”

须知普天之下，能使银器泛黑的毒汁，自然极多，可是能使青铜都为之变色的毒汁，却是少之又少，何况这白袍书生口中流出的唾沫，再混合了大量的雨水，而依然如此之毒，却端的是骇人听闻的了。

“他是何时中毒的呢？”

管宁心中又不禁疑惑，俯首沉思良久，目光动处，心里不禁怦然一跳——

那张自青钱中取出，被山风吹得紧贴在山石上的白色柔绢，此刻被雨水一打，上面出现四行字迹，远远望去，那字迹虽看不清楚，但管宁却可判出必是先前所无，此刻心中一动，忍不住旋身取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的竟是：

“如意青钱，九伪一真，

伪者非伪，真者非真，

真伪难辩，九一倒置，

世人多愚，我复愚人。”

十六个字迹苍劲，非隶非草，非诗非偈的蝇头小字。

这十六字一入管宁之目，他只觉心中轰然一声，猛地一阵震颤，双手一紧，紧紧地抓住手中的柔绢，像是生怕它从自己手中失落。

因为，他已从这一方沾满了污黄泥水的柔绢上，找出了一件在武林中、已经隐藏了百十年的重大秘密，此刻他虽然远不能十分确切地明了这件秘密的真象，但至少他已把握了开启这件秘密的钥匙。

于是他勉强将自己心中的激动之情，平复下去，反覆将绢上的字迹，又仔细地看了几遍，倾盆的大雨淋在他身上，他也像是根本没有感觉到：“九伪一真……伪者非伪……九一倒置……”他一面反覆推敲着这几句似诗非诗，似偈非偈的短句，一面暗自低吟道：“难道这串已被那么多武林高手断定是假的‘如意青钱’，竟是真的？难道这串青钱之中所藏的柔绢，上面便记载着百十年前那位名震天下的前辈一生超古迈今的武学秘技？”

一念至此，他心胸之间，不觉立刻又升起一阵难以抑制的激动，方才这半日之间，他眼看那么多人为着这“如意青钱”中所载的武学绝技，如痴如狂，就连少林寺长老，丐帮帮主这种地位身份的人物，为着这串青钱，都不借做出许多有失他们身份地位的事来，武当、少林，这两派素来交好的门派，为此都不借反脸成仇。

从公孙左足口中，他也知道自己眼见之事，不过是百十年来因着“ 如意青钱 ”而生的争斗其中之一而已，还有不知多少武林高手，为着这串青钱丧失性命，也还有不知多少至亲好友，为着这串青钱彼此勾心斗角，反目成仇，甚至自相残杀而死，这小小一串青铜制钱在武林中的诱惑，实在比百万家财，如花玉人还来而此刻，这串被千千万万个武林豪杰垂涎不已，梦寐以求的“ 如意青钱 ”，却正握在他手里，他知道自己有了这串制钱，便可以学得一身足以傲视天下的武功，你若是一个淡泊而镇静的人，而此刻握着这串“ 如意青钱 ”的是你，那么只怕你也无法不被这种心情激动，甚至比他此刻的激动还强烈吧？

良久良久，他突然想到自己身后还倒躺着一个中了剧毒的人，这人纵然不是他的朋友，他也不能将之弃而下顾。

于是他便将自己飞扬起的思潮，一下截断，俯身拾起了脚边的这串青钱，谨慎地用手中的这方柔绢包好，谨慎地放入怀中的锦囊里，伸手一拂面上的雨水，转身将地上的白袍书生横身抱起，目光四转，辨了辨方向，移步向山下走去。

他知道这一段山路是极漫长的，而在这一夜中已经过了惊恐，悲哀，困惑——种种情感的折磨，以及疲劳、饥饿——种种肉体的困苦之后，管宁面对着这一段漫长的山路，他本该会有些气馁感觉，何况他怀中还抱着一个不知在何时受了剧毒，又不知在何时便会突然死去的人。

但奇怪的是，他此刻的脚步却丝毫没有沉重之态，情感的激动与兴奋，使得他将这一世情感与肉体的折磨，全都不再放在心上，只是飞快地在滂沱大雨下，积水的山道上奔行着，一面却仍在心中暗地思忖着那四句话。

“ 这四句话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第一句话的意义，是谁都能明了的，也是江湖中已有许多人知道，那么第二句话—— ”他极快地将“ 伪者非伪，真者非真 ”，八个字又暗中默念一遍。

于是便又忖道：“ 这当然是说被江湖中人认为假的‘ 如意青钱 ’，其实却是真的，是以他便又说‘ 真伪莫辨，九一倒置 ’，因为真的‘ 如意青钱 ’其实一共有九串，而假的却只有一串而已。 ”

一念至此，他忍不住长叹一声，低喃道：“ 世上虽然多半是愚人，你又何苦如此来捉弄世人呢？ ”想到江湖上那为这串青钱丧生，最后却又将自己以生命换来的“ 如意青钱 ”抛弃的人，他的心中便不能自禁地泛起一阵怜悯的感觉，“ 世人多愚，我复愚人。 ”这是一种多么奇怪而残酷的意念，而又是一种多么高傲而超然的意念呀。

他反复吟咏着，这其中不知包涵了多少讥嘲之意的八个字，他便似乎也能了解到那位武林中的前辈异人，在击败了天下武林的所有高手后，突然觉得十丈红尘，不过是一个非常寂寞的地方，便因之避到深山中，甚至避到穷荒去时的感觉：“ 芸芸世人，为什么那么愚蠢，我怎能将我一身绝技，传给这些愚蠢的人—— ”

管宁暗叹一声，喃喃自语：“ 这，大概就是这位前辈那时心中的感觉了，是以他便将自己的一生武学绝技，用明矾一类的药水，写了九份，封在九串特异的制钱里，然而，又做份假的，唉——他那时大概早已知道自己生前所布下的这个圈套，在自己死了之后，一定会有许多愚昧之人中其彀的，因之他纵然不能亲眼看到，却早已开始窃笑世人的贪婪与愚蠢。 ”

他又不能自禁地长叹一声，接着忖道：“ 那些人在得到一串‘ 如意青钱 ’

之后，为什么不去留意地察看一下其中的秘密，而只是亡命地去争夺着，唉——活着的人却仍不免而受死夫人的愚弄，这也难怪他自傲于自己的聪明，而讥笑世人的多愚了，只是——”

他思路微顿，仰首望天，雨势已渐渐小了，灰黑的苍穹，像巨人的灰目，无言地俯视着大地，就有如一个睿智的帝王俯视着自己的子民似的，其中那里有半分轻蔑和讪笑的意味。

他又叹息着接着忖道：“聪明的人愚昧的人，在永恒的天地之间，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你纵然是世上最聪明的人，但是，你又能得到什么，你难道能把你的骄傲与光荣带到死中去，你若是常常自傲于自己的聪明，不也是和一守财的富翁吝啬的锁着自己的金钱一样吗？”

在这瞬间，这本世故不深的青年，像是突然了解了许多他本未了解事，他也了解到世界最快乐的，便是愚昧的人，因为他毋庸忍受聪明人常会感觉到的寂寞，而他纵然常被人愚弄，但他也不会因之失去什么，这正如愚弄别人的人其实也不曾得到什么一样。

于是，他嘴角便不禁泛起一阵淡淡的笑容又自低语道：“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人会愿意做一个愚人的理由吧！一个人活在世上，若能够糊涂一些，不是最快乐的事吗？”

此刻他心中的想法，直到许久以后，终于被一个睿智的才子用四个字说了出来，这四个字又直到许久以后，仍在人们口中流传着。

这四个字，便是“难得糊涂”。

他忽而长叹，忽而微笑，心中也正是百感交集，激动难安，甚至连这滂沱的大雨，是在什么时候停止的，他都不知道。

直到陡斜的山路变为平坦，灰黯的云层被风吹开，他抬起头来，才知自己已经下了山。

山麓的柴扉内推门走出一个满头白发的樵夫，惊异地望着他，心中暗自奇怪，在这下着大雨的日子里，怎会还有从山上走下的游人。

等到这樵夫惊异的目光看到管宁怀中的伤者的时候，管宁已笔直地向他走了过去，而这老于世故的樵子已根本毋庸管宁说话，便已猜出这一身华丽、却狼狈不堪的少年的来意。

于是他干咳一声，迎上前去，问道：“你的朋友是否受了伤？快到我房里去，还有，把你的湿衣服脱下来烤。”

管宁抬头惊异地望了这老年樵子一眼，他所惊异的，是这老人说话用字的直率与简单，对这自幼鼎食锦衣的少年来说，一个贫贱的樵夫直率地用“你”来称呼他，确是件值得惊异的事。

可是，等到他的目光望到这樵夫亦红而强健的筋骨，坦率的面容，他已不再惊异了。

因为他知道多年来的山居生活，已使这老年的樵子自然结合成一体，他既安于自己的贫，便也不羡慕别人的富贵，就像这座苍郁雄壮的四明山初似的，对于任何一个接触到他的人，他都一视同仁，因之他也根本不问管宁的来历，更不管管宁的善恶，只要是自己力量所能够帮助的人，他便全毫不考虑地帮助。

这份宽宏的胸襟，使得管宁对自己方才的想法生出一些惭愧的感觉。

他便也坦率地说道：“多谢老兄。”将一世虚伪的客套与不必要的解释都免去了。

柴扉内的房屋自然是简陋的，但是简陋的房屋，常常也有着更多的洁净与清静，许久许久以前，一个充满智慧的哲人，曾经说过：“ 有四个最坏的父亲，却生出四个最好的儿子，而另四个最好的母亲，却生出了四个坏的女儿。 ”

这个哲人是个很会比喻的人，他这句话的含意，是说由简陋生的洁静，由寂寞生出的理性，由折磨生出的经验，失败生出的成功，这是最坏的父亲与最好的儿子。

而由成功生出的骄傲，由经验生出的奸宄，由富贵生出的侈淫，由亲密生出的轻蔑，这却是最好的母亲与最坏的女儿了。

骤雨过后，大地清新而潮湿的，在这间洁净的房间里，管宁换去了身上的湿衣，坐在房间木床的对面，望着晕迷在床上的白袍书生，不禁又为之呆呆地愣住了，不知该如何是好。

那老年的樵夫虽然久居山麓，对山间的毒虫蛇兽，都知之甚详，但是他却无法看出这白袍书生受的是什么毒？何时受的毒来？

因之他也沉默地望着这发愣的少年，并没有说一句无用的话，哪知——

柴扉外面，突然想起一个轻脆娇弱的声音，大声叫着说道：“ 这房子里有人吗？ ”

管宁心中一跳，因为这声音一入他之耳，他便知道说话的是谁了。

老年的樵夫目光一扫，缓缓说：“ 有人，进来。 ”

语声未了，门外便已闪入一条翠绿色的人影，娇躯一扭，秋波微转，突地“ 扑哧 ”一笑，伸出纤手指着管宁笑道：“ 你怎地在这里？ ”

管宁知道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娇唤着走进来的，正是自称“ 神剑 ”，又自称为“ 夫人 ”的少女。

因之他便头也不回，只是沉声说道：“ 怎地你也来了？ ”

对于自己心念中时常怀念的人，人们有时却偏偏压抑自己的情感，这岂非是件极为奇怪的事？

只听这翠装少女竟又“ 扑哧 ”一笑，娇笑着说道：“ 你来得，难道我就来不得吗？ ”

目光一转，突地瞥见床上的白袍书生，惊唤出声：“ 怎地他也在这里？ ”

倏然掠了过去，喃喃自语：“ 他武功那么高，怎地也会受了伤。 ”

一阵淡淡的香气，混合在门外吹进来的风里，于是这阵清新而潮湿的微风中也有了些淡淡的香气。

管宁微微偏了偏头，目光便接触到她一身翠绿衣裳中的婀娜躯体，她的衣裳也有些潮湿了，因此她那婀娜的曲线，便显得份外的触目。管宁不敢再望这触目的躯体，将目光收起，于是，他便看到她娇柔的粉脸，也看到了她面上这种惊异的表情。

那老年的樵夫缓缓地站了起来，对于这三个奇怪的客人，他虽然难免好奇，却没有追根问底，探究人家秘密的兴趣。

因之，他缓缓走了出去，沉声说道：“ 你们在这里随便歇息歇息，我去为你们整治些吃的。 ”

翠装少女和管宁一齐回转头，一齐对他感激地微笑一下，等到他们的目光在转回中相遇的时候，他们面上的笑容却都随着目光凝结住了，他们彼此相视着，就像是这一生之中，他从未见过她，她也从未见过他似的。

但是，这陌生的一瞥中，又似乎有些曾相识的感觉，因之他的目光便凝

结在她目光中，她的目光也凝结在他目光中，彼此都像是在寻找着这种感觉的由来，呀，你若想将这种目光用言语描述出来，那却该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呀。

终于，他目光缓缓避开了，虽然她是个女子，应避开目光的该是她，但是她却仍然凝注着，直到他的目光移开，她的眼睑方自不安地眨动了一下，低声问道：“你的朋友是怎么受的伤？”

他缓缓摇了摇头，他之所以移开自己的目光，那是因他发觉自己的心情又起了一阵动荡，而他却不愿意让这份动荡在自己心里留下太多的痕迹，也为了这个缘故，他此刻只是摇摇头，没有说话，因为这份动荡直到此刻还没有平息。

这种矛盾而复杂的心情，是世间最最难以了解的情感，却也是世间最最容易了解的情感，她轻轻地皱了皱眉，接着道：“他的伤像是很重嘛。”

管宁垂下头，却说出话来，他先沉声说了句：“他中了毒！”

然后便又将这中毒的人如何突然晕倒的情形，非常缓慢地说了出来。

在他说话的时候，她一面留意倾听着，一面却俯身查看这白袍书生的面容，他说完了话，她淡淡一笑，道：“他若是中了毒，那倒不要紧……”

管宁抬起了眼光，笔直地望着她，却见她又得意地笑了一笑，说道：“不相信是不是？你知道我是谁吗？”

管宁摇了摇头，极为简单地说道：“不知道。”

这翠装少女便轻轻叹了口气，像是对他的孤陋寡闻颇表惋惜，然后突又扬眉一笑，娇声说道：“你年纪还轻，看来是个只会念诗联对的公子哥儿，当然不会知道我的事，可是——”

她语声一顿，说话的声音突又高了起来，接着又道：“你若是到江湖中去打听一下，‘黄山翠袖’是谁？我相信没有一个不知道。”

管宁双目一张，脱口道：“你就是‘黄山翠袖’？”这半日以来，他对武林中的成名人物，已知道许多，他知道“罗浮彩衣、终南乌衫、武当蓝襟……”

这些赫赫一时的人物，都像是以衣裳之别来做标志，他也曾从公孙左足口中，听到过“黄山翠袖”四字，知道“黄山翠袖”，是和这些武林高手同负盛名人物，此刻他听到这少女竟是黄山翠袖，自然难免有些惊异。

翠装少女轻轻一笑，轻轻说道：“黄山翠袖是我的师父。”

管宁凝视着她的神态，虽未笑出声来，却不禁长长地“哦”了一 声，翠装少女娇俏嫣红，先前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此刻便消去不少，比起管宁初见她时，她扬起眉毛，挺起胸膛称“神剑娘娘”的样子，那自然更不可同日而语了。

那老年樵夫远远站在门外，看到方才大声娇唤着走进去的少女，此刻竟默然垂着头，不禁暗中一笑，自语着道：“看来这小丫头是对这年轻人钟情了。”

因为他老于世故，而老于世故的人常会知道，当一个刁蛮的少女在一个人的面前突然变得温驯的时候，那就表示她对这个人已是芳心默许了。

这间小小的茅屋本依山而建，一大一小，一明一暗，虽然简陋，却极牢固，由明间映入的天光，映在这满头白发的老年樵子身上，此刻他正满含喜悦之色，望着明间里的一双少年男女扮演着一幕人间喜剧。

只见这翠装少女垂首默然半晌，突地“嘤咛”一声，抬起头来，娇嗔着

道：“ 你这人，总是不信我的话，就算我不能将你的朋友的毒解去，可是不出半个月，我一定替你找到一个能解毒的人。 ”

管宁暗自一笑，忖道 :“ 我又何时说你不能解去此毒，你倒不打自招了。” 目光抬处，只见白袍书生的面容，此刻竟已全都转成金色，不禁长叹一声，缓缓道：“ 只怕他再也难以挨过半个月了。 ”

翠装少女轻轻一笑，道：“ 这个你不用着急，我自然有办法了。 ”

伸手一掠鬓发，转身从怀中掏出一个精致小巧的玉盒来，纤指轻轻一按玉盒的边沿，玉盒中便突地跳出一粒碧绿的丹丸，落到她其白如玉的手掌中。

管宁生长在钟鸣鼎食之家，自幼见到的珍奇玩物，何止千百，却从未见过这玉盒一般精巧的东西，一时之间，望着这精致的玉盒，不觉望得呆了，只听这翠装少女又自“ 扑哧 ” 笑道：“ 你看什么？ ” 手腕一缩，将一支似春葱欲折的手，隐入袖里。

管宁不禁为之面颊一红，心中虽然委屈，却又不能分辩：“ 我是看你的手。 ”

翠装少女转身走到床前，含笑又道：“ 可惜你不是武林中人，不然你见着我手上的这粒丹丸，定会吓上一跳—— ”

腕肘一伸，纤掌突地电射而出，在这白袍书生下颚一拍一捏，巧妙地将掌中的丹九倒入他的嘴里，翠袖微指，转过身来，若无其事地，接着又道：“ 告诉你，现在我给你这朋友吃下的就是名闻天下的黄山灵药‘ 翠袖护心丹 ’，这种药要采集七十二种以上的灵药才能炼成，炼的时候，又要耗去七十二天的时间，我师父炼它本来以为可以解救普天之下的所有毒性的，哪知炼好之后，才知道这种丹丸只能护心，对于解毒却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是以一共只炼一炉。 ”

管宁忍不住插口问道：“ 既不能解毒，为什么还能称得上是名闻天下的灵药？ ”

翠装少女掩口一笑，道：“ 我说你笨，你真是笨的可以，这丹丸虽然不能解毒，但只要有它，普天之下任何一种毒性便无法攻心，毒不攻心，中毒的人就不会死了。 ”

她语声微微一顿，接着又道：“ 我师父以前一个最好的朋友在勾漏山中了‘ 勾漏七鬼 ’的‘ 七毒神砂，，我师父虽然将他救了出来，又费了千方百计，找齐了七种解药为他疗毒，可是等到解药找齐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我师父一怒之下，将勾漏七鬼杀了一大半，可是人死不能复生，我师父虽然替他复了仇，心里还是伤心的很—— ”

管宁心中一动，忖道：“ 此人想必是那黄山翠袖的爱侣了。 ”

却听这翠装少女幽幽长叹了一声，轻轻坐到床侧，接着又道：“ 从此之后，我师父便走遍天下，想炼制一种能解天下万毒的灵药，但是普天之下，毒物何止百种，每一种毒，都只有一种解药，你若将一百种毒物合在一处，制成的毒自然是奇毒无比，可是你要是将这一百种解药合三处制成的灵丹，却未必有什么灵效，是以天下能施毒的人虽多，能解毒的人却少，而每一个以‘ 毒 ’成名的武林高手，也只能解自己制成的毒性，若是他中了别人毒药暗器，一样地也是束手无策，‘ 四川 ’唐门的毒药暗器、垂名武林将近两百年，盛名一直不附，也是因为他们家里的人所成的毒药暗器的解救方法，直到此刻为止，天下还没有一个知道！ ”

她一口气说到这里，话声方自微微一顿，管宁暗叹一声，只觉这少女有

时看来虽然天真无知，但对江湖中事，却知道的不知要比自己多出若干倍，这些话从她口中说出了俱是管宁生乎闻所未闻之事，只听得他神驰意往，再也插不进一句话去。

翠装少女稍微歇息一下，便又接道：“我师父后来炼成了这‘翠袖护心丹’，虽然因为它不能解毒而灰心得很，可是武林中人知道了，却将这种丹丸看成无价之宝，为了此事，四川唐门，还特派人送了一份厚礼到黄山来找师父，请师父不将这种灵药的秘方流到江湖中去。”

管宁剑眉一轩，脱口问道：“你师父可曾答应了吗？”

翠装少女轻轻一笑，道：“我师父没有答应，可也没有拒绝，这‘翠袖护心丹’的药方却从此没有流传出去，因为我师父自从她的好友死了之后，便心灰意冷，再也不愿牵涉江湖中是是非非，何况我师父曾经告诉我，就算这药方有人知道，可是也没有人会花费这么多的心机来炼，就算有人会炼，可是在普天之下施用毒药暗算的人也不会让他平平安安地炼好，说不定又要在江湖中掀起一阵风浪，药还未必炼得成，与其如此，还不如将这药方不说出来的好，反而能够免去许多麻烦。”

管宁缓缓点头，心中虽觉她们所说的话不无道理，可是却也并不完全同意，沉吟半晌，忍不住又插口问道：“你说来说去，可是还没有将江湖中人将此药视成至宝的原因说出来——”

他与这少女本无深交，然而此刻说起话来，却像是多年老友似的，丝毫没有虚伪客套，这虽与他自幼环境的薰陶而出的性格大不相同，但他说来却毫不勉强，就生像是他对这少女这种方式说话，本是顺理成章之事。

翠装少女秋波一转，含笑又道：“你到底不是武林中人，所以听到现在还没有听出来，这‘翠袖护心丹’虽然不能法毒，却能护心，无论谁中了何派的毒物，只要服下一粒药丸，那么他所中之毒虽然未解，却绝不会死。”

管宁又不禁插口问道：“若是他一年、两年还是不能寻得解药呢？”

翠装少女一笑道：“他一年寻不得解药，这‘翠袖护心丹’，便能使他一年不死，他十年寻不到解药，这‘翠袖护心丹’便能使他十年不死，他一生寻不到解药，这‘翠袖护心丹’便能使他一生不死，但若毒性不除，他全身骨肌之尽腐也说不定，是以这‘翠袖护心丹’虽然灵妙，但终究还是要寻得解药，才是解毒的根本之计。”

管宁长叹一声，缓缓说道：“想不到，天下竟真有这种灵妙的药物，难怪是那等珍贵了。”

翠装少女又自“扑哧”笑道：“我跟你说这些话，可不是要你承我的情。”

缓缓回转身去，朝床上的白袍书生凝注半晌，突地一皱黛眉，接着又道：“不过，你这朋友所中的毒可真厉害，直到此刻还没有反应，真奇怪……他是在什么时候中的毒呢？”

语声未了，那老樵夫突地在门外轻咳一声，缓步走进来，一面说道：“饭烧好了，你们吃不吃？”

他说起话来永远是这么简单，让你纵有心客套两句也说不出来，何况管宁此刻早已腹饿如焚。

早餐既毕，管宁心念动处，忍不住又问道：“方才你与他本是一起去找暗中发暗器的人，他何时中毒，你本该知道呀！”

翠装少女放下手中竹筷，四顾一眼，那老年的樵夫已远远站在门外，面对着如黛青山，满天彩霞，意兴仿佛甚是倏亲，似乎根本没有将这一双青年

男女的对话听在耳里。

她望着这悠闲的樵夫出了会儿神，突地回过头来，缓缓说道：

“要是叫你和这老头子一样，在深山里悠闲渡过一生，你愿不愿意？”

管宁微微一愣，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说出这种话来，沉吟半晌，道：“此人与世无争，淡泊名利，的确教人羡慕的很，但是他能有今日的心境，只怕也不是一年、两年能够做到的事！”

翠装少女轻轻一笑，垂下头去，沉思半晌，落日的余晕，映着她娇美的面庞，映着她一袭翠绿衣衫，刹那之间，管宁突发觉这少女在刁蛮天真之中，像是还有许多心事。

于是自己的思潮亦不禁随之翻涌而起，暗自感叹着世事之奇，确非人们能够预料得到的。昨日此刻，他还是个一无烦恼的游山士子，正满怀兴奋地上四明山去寻觅诗中佳句，又怎会想到这一日之间，自家竟会生出这么巨大的变化，更不会想到此刻自己竟和一个素昧平生的绝色少女，像多年老友似的坐在这间低矮的茅屋里一齐感叹着人生的际遇了。

床上的白袍书生，呼吸突地由微弱变得粗重起来，但是在沉思中的管宁与这翠装少女，却根本全都没有觉察到。

直到门外落日的余晕暗淡了些，翠装少女方自抬起头来，轻轻一笑，道：“你方才问我什么？”

这句话使管宁也从沉思中醒来，方待答话，哪知翠装少女“哦”了一声，接着说道：“我想起来了，你是问我追那两个偷放暗器的人，结果怎样是不是，唉——我告诉你，那才真是气人呢，我一看到他们的人影，就追了下去，不是我在你面前自夸，我的轻功，在江湖中已可算是顶尖人物了——”

管宁忍不住微微一笑，暗道这少女的确是心高气傲之人，处处忍不住替自己夸赞两句。

翠装少女秋波一瞪，娇嗔道：“你笑什么？我告诉你，江湖中以轻功成名的人我已会过不少，可是就连‘云龙九现’鄂子甲那号人物，对我都要服低，不然为什么人家会叫我‘凌无影’而不叫我本来的名字呢？”

管宁虽然与她交变许久，可是直到此刻才听到她说出自己的名号，忍不住脱口道：“那么你本来的名字是叫做什么？”

翠装少女面颊又微微一红，低声道：“我本来叫做凌影，他们不过在中间加了个‘无’字而已。”

要知当时女子亲口说出自己的名字，本是太不轻易之事，管宁脱口问出之后，心中已有些后悔，生怕这娇纵的少女会突然给自己一个难堪，哪知她竟如自己也在凝注着自己。

这一次两人的目光相对，各自心中的感觉，已和方才大不相同。

更不相同的是，他们目光一触，这翠装少女凌影便立将秋波转了开去，生像是管宁此刻的目光与方才有些不同似的，这种微妙的变化，你在生命中若是也有过一段温馨的往事，那么你不用我说，便也能了解得到的。

管宁却仍在呆呆地望着她，只见她微垂螓首，忽又一笑道：“我轻功虽……虽然不坏，可是在暗中偷放暗器的那两条人影，轻功却更高，我自入江湖以来，几乎没有看过能有一人轻功更高过这两人的，只是我明知未必追得上他们，心里仍不服这口气，咬紧牙关，拼命地追上去。”

管宁暗中赞叹一声，这少女虽是女子，却有男子汉的豪气，可是在男子汉的豪气之中，却又不失其女子的妩媚，这种女子倒真少见得很。

却见她语声稍顿，接道：“我施出全力，又追了一段，虽然没有追上，但距离却也没有拉得太长，眼看前面绝壑深沉，似乎已到路的尽头，呀……那时我心里真是高兴，这下子他们可逃不掉了吧。”

管宁剑眉微皱，沉声道：“他们两人轻功既然比你更高，而且又比你人多，你虽然追上了，又能怎的他们。”

凌影轻轻一笑道：“那时我可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只想把他们追上，看看他们到底是谁，和我无冤无仇，为什么要用那么恶毒的暗器来偷偷打我。”

“哪知这两条人影看已走到绝路，其中一人突地手臂一挥，挥出一段长素来，另一人飞快地接到手里，又是一挥，这条软软的绳竟被挥得伸了出去，而另一人竟藉着这一挥之势掠过了宽度达五丈的绝壑，身影方自站定，手腕一拉，便将这边的一人也拉了过去。这两人不但气功、轻功都妙到毫巅，而且两人配合的佳妙，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就在眨眼之间，这两个人便都已掠过了绝壑。”

她一面说着，还一面比着手式，说到这里，手式一顿，长长叹了口气，方自接着说道：“我站在一旁呆呆地看着这种惊人的身手，几乎连脚步都忘记动作了，哪知——”

她话犹未了，肩头突地被人轻轻拍了一下，她大惊之下，骇然回顾，却见那老年樵夫正自望着她沉声笑道：“你说得多了，可要喝此茶。”

凌影轻轻一笑，接过他手中的茶杯，望着这奇异的老人又自走出门外，半晌都没有说出话来。

管宁却在暗中忖道：“她本来极为自负自傲，可是却对这两人的武功如此称赞，看来这两人的武功必定是极高的了。”

心念一转，又忖道：“那么，难道这两人便是那‘峨嵋豹囊’，便是四明山庄中惨案的凶手？”

却见凌影俯首沉思半晌，浅浅呷了口杯中的茶，接着又道：“我看他们的背影正在发呆，哪知身后突地风声微拂，一条白衣人影，电也似地从我身后掠到前面，掠到绝壑之边，身形根本没有停顿一下，双臂微张，便自冲天而起，这一纵之势，竟然高达三丈，我不禁为之脱口叫了出来。”

“只见他身形凌空之后，突然转折一下，头下脚上，竟像一根箭似的朝对岸掠去，唉——”她轻轻长叹一声，接道：“我方想那两人的轻功己妙到不可思议，哪知你这朋友的轻功更不知比他们高出多少倍，我望着他们的身影一个个在山荫中消失，自知凭我自己绝对不能飞渡这片绝壑，便只好走了回来，哪知我追人的时候根本没有留意方向，退回来的时候，竟然迷了路。”

她稍微变动下坐的姿势，又道：“我在深山里兜了半天圈子，碰到大雨便又寻了个山洞躲了半天，等到雨停了才找到正路下山，看到这里有间茅——”

她正自娓娓而谈，管宁正自凝神而听，哪知她语声竟突地一顿，就像是一匹在织着的纱布，突然被人切了一样。

管宁心中一震，抬目望去，只见她常笑的面庞；上，突然露出一种惊恐的表情，不安地深深呼着气，一面喃喃自语：“这是怎么回事突地长身而起，电也似地掠出门外。

管宁心中惊异交集，呆呆地愣了半晌，缓步走到门旁，却见她又惊鸿般地掠了回来，暮色之中，她面上的惊恐之色像是越发浓厚，一言不发地掠回

房间，拔起了头上一根银簪，轻轻向那老年樵夫好心送给她的茶水中一探——

刹那之间，她手中的这根光亮的银簪，竟突地变为乌黑。

管宁面容骤然而变，一个箭步，掠了过去，惶声问道：“这杯茶里有毒？”

凌影缓缓点了点头，沉重地叹气一声，颓然坐到床上。

管宁心中又急又惊，大喝道：“那老头儿呢？”

转身走到门口，门外夜色将临晚霞已消，那老年樵子方才坐着的竹椅，还在门旁，但是他的人，却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这一日之间，他虽已经过许多次凶杀之事，但却没有哪一次比此刻更令他心乱的，惶急地扑到椅边，一把拉住她的肩，惶声又道：“你中了毒？”

凌影又自缓缓颔首道：“我中了毒。”

管宁长叹一声，心中满是自责自疚之意，不住顿足叹道：“我真该死，竟没有看出这老匹夫居然是个歹徒，唉……这该如何是好，这该如何是好……”

凌影凄然一笑，道：“这又怎么怪得了你，我也做梦也未想到这老头子会在茶中下毒，唉——我们不但和他素无冤仇，甚至连他是谁？我都不认识呀！”

管宁心神交急之中，突地心念一动，面上倏然泛出喜色，急声道：“你赶快将那‘翠抽护心丹’吃上一粒，然后我们再想办法。”

他方才听了这“翠袖护心丹”的妙用，此刻想到此物，心中便自一定。哪知凌影却缓缓垂下头去，生像没有听到他的话似的。娇弱的身躯，缓缓向椅后倒下，那一双明如秋水的眼睛，也紧紧闭成一线——

暮风吹来，微有寒意。

管宁机伶伶打了冷战，双手搁在她的肩头，颤声到：“难道那‘翠袖护心丹’你盒中只有一粒？”

凌影无力地将身躯倚在他的手掌上，仰面凄然一笑，缓缓点了点头，此刻她已察觉到管宁对自己关切的情意，是那么纯真而坦率，因之她便也毫不羞涩地将身躯向管宁倚了过去。

人们的情感最最难以隐藏的时候，便是在患难之中，何况凌影此刻觉出自己的身躯，已因些许麻痹而变得全身麻木，她知道这种麻痹所象征着的是什么？因为她对毒药知道的极多，普天之下的毒药，无色无味，而又能使人在中毒之后片刻之间就会全身麻痹的，本只寥寥数种，自己此刻显然中了这种武林罕见的极毒之物，活命已多半无望了。

那么，一个快将死去的人，又何须再隐藏自己的情感呢！

自从一见管宁，她心中便有了一份难以了解的微妙感觉，而此刻，这份难以了解的感觉已变得十分明显了。

她抬起头，突然想起一个风流的诗人曾经将圣人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变成：“朝闻爱，夕死可矣。”

于是她不禁又幸福地一笑，因为她虽然将要在黄昏中死去，却已在清晨寻得了自己从未有过的爱情。然而这笑容在管宁眼中，却远比世上最最凄惨的哭声还要悲哀，他想到这少女竟将她身旁仅有的一粒灵药，为着自己给了那白袍书生，而此刻等到她的性命需要这粒丹丸延续的时候，却已无计可施了。

“那么……”管宁黯然长叹一声，说道：“我虽不杀伯仁，可是伯仁却

为我而死，唉——管宁呀管宁，你常常自命为大丈夫，可是此刻你却只得眼看着一个少女为着你而死在你的怀中。”

一念至此，他只觉自怨自疚之情，从中而来，不可断绝。

就连他抚着凌影的一双手掌，都不禁为之颤抖起来，因为除了这些感觉之外，更令他感动的是，这少女虽是为他而死，却没有半句怨言，他自即负才子之誉，平生受到的称赞与爱护不知多少，可是像这种足以令他刻骨铭心的深情，他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

凌影也感到他手掌的颤抖、她也体会到他此刻的心境。

于是，她强自淡然一笑，道：“你根本没有江湖经验，遇上这种事上当还情有可原，可是我……我自命聪明，其实，却是个最大的傻瓜。”

她微弱的语声稍稍一顿，又道：“其实我本就早该看出那老头子不是好人了，我方才在说话的时候，他走到我身后我还不知道，如果不是身怀绝技的人又怎能做到呢！”

她虽想强颜欢笑，却忍不住幽幽一叹，说道：“你看我有多笨，我还是将那盏茶喝了下去，不过——”

话犹未了——门外夜色之中，突地传来一阵狂笑之声，一人随意作歌道：“壮志消磨已尽，恩仇何时可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数十年有限年华，转眼烟逝云消，咄——去去，休休，说什么壮志难消，说什么恩仇未了，且将未飞年华，放荡山水逍遥！”

歌声高亢，裂石穿云，前半段唱得悲愤高昂，有如楚玉夜歌，后半段却是字字句句俱都发人深省的龙舟清唱了。

管宁呆呆听着这歌声，只听得如痴如醉，竟忘了出去查看一下，这高歌狂笑之人，是否就是那诡异难测的老年樵子。

哪知歌声一住之后，狂笑之声又起，一个苍劲清朗的口音，缓缓说道：“饭中半滴‘七毒神水’，肩上一掌‘亦煞毒掌’，茶中半分‘追魂夺命散’！这一掌，一水，一散，件件皆是追魂夺命，见血封喉之物，你既是黄山翠袖弟子，势必也知道，只是老夫二十年来，已将恩仇看淡，是以毒水只施半滴，毒掌未施毒力，只是稍作警戒，否则纵是大罗金仙，只怕也早已死了三次。”

这语声略为一顿，又道：“她此刻身上虽有毒意，但甚是轻微，只要将老夫留在桌上的一服解毒散服下，半个时辰之内，便可无事，回去寄语黄山翠袖，就说昔年勾漏敌人，虽未死去，却已将恩怨仇杀之事忘得干干净净，你两人年纪还轻，日后说话也得留意三分，否则，老夫要是当年的脾气，你两人这一刻焉有命语声亦如歌声，字字声如金石，只听得管宁、凌影俱都目瞪口呆。

他话声方了凌影突地大喝一声，长身而起，掠到门外，大呼道：“老前辈是谁？老前辈慢走！”

夜色之中，狂高歌之声又起，歌道：“昔年逍遥鬼，今日采樵人，恩仇已忘却，逍遥天下行！”

风声如浪，树声如涛，歌声却渐行渐远，渐远渐低，渐低渐消，终于寂静，虽有袅袅余音未绝，但转瞬间亦被风声吹尽。

凌影呆呆地站在门边，心中竟不知是喜、是愁、是怒。

管宁却呆呆地望着门外的夜色，耳畔似乎还想着那高亢的歌声，一时之间，心胸中但觉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刻追上这满身侠骨峥嵘，满腔豪侠气的老人，向他说出自己心中的赞佩。

无言沉默许久，管宁方自走到暗问，点起灯光，将一包压在烛台下的药散，拿来与凌影服下。

药散之中，微微有些苦涩之意，这苦涩的药散被水冲入凌影口中却化做满心感激之情。

她目光凝睬管宁，幽幽叹道：“我只当‘勾漏七鬼’俱是十恶不赦之徒，哪知其中竟有如此慷慨的奇人，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逍遥鬼’虽未将仇人害死，却换得仇人的满心崇敬，这不更好得多吗？”

果然不出片刻，凌影身上的麻痹之意已尽消去，但躺在床上的白袍书生，却仍昏迷未醒，管宁、凌影促膝对坐，经过了方才一段惊心动魄之事，使得他们彼此了解了对方的情感，却远比有声的言语还要珍贵得多，“此时无声胜有声”，这种超然的意境，又岂单只有那江州司马才会领略。

夜色越来越远，灯焰越来越淡，凌影抬头轻轻问道：“你从哪里来？想到哪里去？”

管宁叹息一声，暗暗问自己：“想到哪里去？”

目光转向凌影，凌影正默默地望着他，等待着他的回答，生像是在等待着他回答她所需要知道的多。

于是他悄然放开了手，望着那如豆灯火，缓缓说道：“我出来已久，本来己该回家的，可是却偏偏让我遇着这么多事，我若是将这些事都置之不顾，那么非但我心不能安，那些人也不会放过我，可是，唉——我若是不回家……”

他突然想起家里还有许多等待自己的人，也突然想起自己父母慈祥的笑容，一时之间，心胸问又被思念之情充满。

凌影幽幽长叹一声，垂首道：“你的家一定快乐得很，有爸爸，有妈妈，唉——老天为什么这样不公平，让一些人有温暖的家，却让另一些人没有家呢？”

管宁目光抬处，昏黄的灯光中，她面上的笑容又复隐去，长长的睫毛覆盖在眼睑上，似乎泛起了两粒晶莹的泪珠。

于是他忍不住又捉住她的手，想对她说两句安慰的话，可是他心中己有一分浓重的忧郁，却又怎能去劝慰别人呢？

哪知凌影眨动一下眼睛，突地轻轻一笑，柔声问道：“你的家在哪里？”

第五章　恩·情难了

管宁道：“ 北京，你去过北京吗？那可真是一处好地方，虽然风沙吹在你身上却曾使你感到温暖，就象是……就象是慈母的手在轻轻抚弄着你的头发似的。 ”

此刻他心中满是柔情蜜意，是以说出话来，言同也像是诗句一样。

凌影呆了一呆，喃喃自语：“ 慈母的手在抚弄着你的头发！呀……这是多么美呀！可是……唉，我连这是什么滋味都不知道。 ”

管宁心弦一震，暗道：“ 我怎地如此糊涂，偏偏揭起人家心中的伤心之事。 ”

却见凌影凄然一笑，又道：“ 我早就听人说过北京，可是总没有机会，喂，我陪你回北京城好不好，去看看你的家，然后……然后我们再一起出来，来做你应该做而还没有做的事。 ”

一面说着，一面她却不禁垂下了头，一朵红云，便又自她颊边升起。

管宁只觉心中一甜，将自己的手掌握的更紧了些，轻轻问道：“ 真的？ ”

凌影之头垂的更低了，此刻从她身上，再也找不出半分娇纵刁蛮的样子，她低低地垂着头，望着自己的脚尖，轻轻回答：“ 你知道我不会骗你的，为什么还要问我？ ”

于是，又是一阵幸福的沉默，又是一阵含情的凝睇。

很久很久，他们心里都没有去想别的事，但是昏迷着的白袍书生突地沉重地喘息一声，这一声喘息却将他们又惊回现实。

而忧郁的凌影，此刻竟突又轻轻笑了起来，她眼睛明亮地眨动一下，似乎已忘记了自己悲惨的身世，笑着说道：“ 对了，到了河北我还可带你去找一个奇人，这位奇人不但武功极高而且还是武林中有名的神医，你朋友中的什么毒，他也许能够看出来，甚至能够替他解毒也说不定—— ”

她语声微顿，一笑又道：“ 当然我们要先回到你的家去，看看你的爹爹妈妈，让他们不要为你担心。 ”

此刻，她就像是个温柔的妻子似的，处处为他打算着。

管宁心中纵有千万件困惑难解之事，在这似水的柔情中，也不禁为之浑然忘去，而换成无比幸福的憧憬。

于是他亦自柔声说道：“ 我们可以叫辆大车，将他放在车上，然后，我们一人骑一匹马，因为只有骑在马上，才可以看到沿途的美丽风影—— ”

说到这里，他突地想起和他一起来的“ 囊儿 ”，突地想起了“ 囊儿 ”，那一双活泼而顽皮的眼睛，便不禁长长地叹息了一声，道：“ 可惜的是，你没有看到囊儿，你不知道他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孩子—— ”

凌影了解他的悲伤，也了解真正的悲伤，不是任何言语能够化解得开的，便默默地倾听着他的话。倾听着他叙述“ 囊儿 ”的可爱。

于是，你也了解到人在倾述一个已经死去的人，是多么可爱的时候，他心里该有一份多么沉重的悲哀。

他们一起走到床头俯视着犹自昏迷未醒的白袍书生，这一对生具至性的少年男女，在为自己的幸福高兴的时候，却并未忘记别人的悲伤，他们都知道此刻躺在床上的人，不但有着一身惊人的武功，还一定有着一段惊人的往事，而此刻他只能无助地躺在床上，像是一个平凡的人一样，因之，他们对他，便有了一份浓厚的同情心，虽然他们全都不认识，也不知道他不但武功

惊人，往事惊人，而竟是当今武林中最最惊人的人物。

人事多么奇妙，他们此刻若是知道他是谁，只怕他不会再有这份浓厚的同情心。

北京城，这千古的名城，就像是一个大情大性，大哭大笑，大喜大怒，大饮大食的豪杰之士一样，冬天冷的怕人，夏天却热得怕人。

管宁回到北京城的时候，秋天已经过去，漫天的雪花，正替这座千古的名城洒上了一层银白的外衣。

虽然雪花漫天，但是京城道上，行人仍然是匆忙的。

他们夹杂在匆忙的行人里，让马蹄悠闲地踏在积雪的官道上，因为他们知道，北京城已将到了，又何须再匆忙。

穿着价值千金的貂裘，骑千里选一的骏马，伴着如花似玉的佳人，眼看自己的故乡在望，呀——管宁此刻真是幸福的入，路上的人，谁不侧目羡慕地向这翩翩公子望上两眼。

而凌影呢？虽然是冬天，虽然吹送着漫夭雪花的北风。吹在人身上已有刺骨的寒意；但是她的心，却像是在春天一样，因之她檀唇烘日，媚体迎风，含娇细话，乍笑还嗔，也像在春风中一样。

车轮滚过已将凝结成冰的积雪，辗起一道细碎的冰花。马蹄踏在雪地上，蹄声中像是充满喜悦之意，突地——凌影娇呼一声：“北京城到了！”

管宁抬起头，北京城雄伟的城墙，已摇远在望，于是，便也喜悦地低呼一声：“北京城到了！”

这漫长的旅途中，他虽然受了他一生中从未享过的似水柔情，但是，夜深梦回，小窗凝睇价值的时候，他还是未能忘去四明山庄中那一段血渍淋淋的凄惨之事，于是他小心地将那串“如意青钱”中的青钱摘下一枚，于是——

他开始更深的了解，武学一道的深奥，绝不是自己能够梦想得到的，自己以前所学的武功，在武学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

这枚青钱的柔绢，绢上面写满了天下学武之人梦寐以求的内功奥秘，夜深之中，他像是临考前的秀才似的，整夜地研究着这种奥妙心法的时候，便没有什么困难。

一天，两天……

白天车行不断，旅途甚为劳碌，晚上他却彻夜不眠，研习着武林中至深至奥的内功心法，奇怪的是，他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如此劳碌，精神不但丝毫没有困倦，反而比以前更焕发。直到天气很冷的时候，他中夜不眠，衣裳单薄地深夜独坐，也没感觉到寒意。

因之他知道自己的辛勤没有白费，也知道这串“如意青钱”之所以能够被天下武林中人视为至宝，不惜以性命交换的原因了。

但是，在这漫长的旅途中，要向一个终日厮守，又是自己心目中所爱的人隐藏一件秘密，却又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他曾经不止一次，想把这件秘密说出来，说给凌影知道。

但他又不止一次地忍住了，因为他心底有一份自己不愿解释的恐惧，他生怕这串“如意青钱”会在他和凌影之间造成一道阴影，在这段漫长的旅途上，曾经用了许多方法向许多武林中人旁敲侧击地打听，打听的结果全都一样，那就是多年以来，“如意青钱”是不祥之物的传言，已在江湖中流传很广。

何况纵非如此，他也觉得不该将这件秘密说出来，因为她依然是自己最最亲的人，可是这一串“ 如意青钱 ”，认真说来，此刻尚非自己所有，而他也立下决心，迟早一日，自己总该将它交回原主——公孙左足，他有时甚至会责备自己不该独自研习这“ 如意青钱 ”上的武功，但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却又使得他为自己解释：“ 这串如意青钱是在我交还给公孙左足之后，又被他抛在地上，我才拾到呀。 ”

此刻，他望着北京城雄伟巍峨的城墙，一时又忘去了这许多令他烦恼的事，他心中喜悦地感叹一声，暗自忖道：“ 游子，终于回到家了！ ”

抬目望去，北京城不正像已张开手臂，在迎接他的归来吗？

一进入城门，凌影不禁又为之喜悦地娇唤一声、满天的发花下，一条宽阔平直的道路，笔直地铺向远方，道路两旁的树木虽已凋落，但密枝虬干，依稀仍可想见春夏之时，浓荫匝地，夹道成荫的盛景。

树干后面，有依次栉比的店家，店门前多半持着一层厚重的棉市门帘，一个手里捧着一壶水烟，满头白发如银的老人，推着一辆上面放着一个红色火炉的手车，悠闲地倚在虬结的树干上，吸着一口水烟，便嘹亮地喊一声“ 烤白薯—— ”。

嘹亮的喊声，在寒风中传出老远，让听的人都不自觉地享受到一份热烘烘的暖意。

这是一座多么纯朴，多么美丽的城市，久惯于江湖风物的凌影，骤然见着这城市，心胸中的热血，不禁也随着这老人真纯简单的喊声飞扬了起来，飞扬在漫天寒风的雪花里。

这就是任何一个人初到北京的感觉，而千百年来，这份感觉也从未有过差异，就只是这匆匆一瞥，就只这一句纯朴的呼声，就只这一纯朴的老人，已足以使你对北京留下一个永生难以磨灭的印象。

一辆四面严盖着风逢的四马大车，从一条斜路上急驶而来，赶车的车夫一身青布短棉袄，精神抖擞地挥动着马鞭，突地一眼瞥见管宁，口中便立刻“ 得儿 ”呼哨一声，左手一勒马缰，马车倏地停住，他张开大口哈哈直乐，一面大声叫道：“ 呀，管公子，你老可回来啦？这不是快有两年了吗？噢！两年可真不短呀，难为你老还记得北京城，还记得回来！ ”

管宁勒马一笑，笑容中不禁有些得意，他心中想的却是：“ 两年来，北京城还没有忘了我。 ”扬鞭一笑，朗声说道：“ 飞车老三，难为你还记得我—— ”

话声未了，马车的风篷一扬，车窗大开，从窗中探出个满头珠翠的螓首来，数道抛波，一齐盯在管宁脸上，齐地娇声唤道：“ 管公子，真的是您回来了呀？可真把我们想死了，前些天西城的金大少，卷帘子胡同的齐三少爷还都在提着您哪！这些日子，您是到哪儿了呀，也不写封信回来给我们，您看，您都瘦了，外面虽然好，可总比不上家里呀！ ”

燕语莺声，顿时乱做一处，远远立马一旁的凌影，看到眼里，听在耳里，心中真不是什么滋味，幸好没有多久，赶车的飞车老三扬鞭一呼，这辆四马大车便又带满车丽人绝尘而去。

于是，等管宁再赶马到她身旁的时候，她便不禁望眼微嗔，柳眉重挈地娇嗔道：“ 难怪你那么着急地要回北京城来，原来有这么多人等你。 ”突地语声一变，尖着嗓子道：“ 你看看你，这么瘦，要是不再回来呀，就要变成瘦猴子了。 ”

说到后来，她自己也忍不住“噗哧”一声，笑出声来，因为她此时虽有妒意却不是善妒的泼妇，因之还能笑得出来。

就在这温馨的笑声中，他们又穿过许多街道，在这些街道上，不时有人向管宁打着招呼，有的快马扬鞭，锦衣狐裘的九城侠少，听到管公子回城的消息，也多快马赶来，候在道旁，含笑叙阔，也有的轻袍缓带，温文尔雅的京城名士，和他对面相逢，便也驻足向人寒喧道：”管兄近来可有什么佳作？”

凌影直到此刻，才第一次看到管宁真正的欢笑，她开始知道他是属于北京城的这正如北京城也属于他的一样。

终于，他们走入一条宽阔的胡同里。

胡同的南方，是两扇红漆的大门，大门口有两座高大的石狮子，像是终都没有移动似的，默默地相对蹲踞着。

凌影心念一动，暗忖道：“这就是他的家吧！”

她一路上都在幻想着自己走入他家时，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而此刻，已走到了他的家，不知怎地，她心中却有了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这心高气傲的少女走过许多地方，会过许多成名人物，但是她生出这种感觉，此刻却是生平第一次。

于是她踌躇地停下马来，低声道：“你回家吧，我在外面找个地方等你。”

管宁一愣，再也想不到此刻她会说出这句后来，呐呐说道：“这又何苦，这又何苦……我在家里最多耽搁三日，便和你一起到妙峰山去，拜访那位武林名医，你……不是和我说好了吗？”

凌影微勒缰绳，心里有许多话要说，可是嘴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缓缓伸出手，扶着身旁的车辕，这辆车里正静躺着那神秘而失去记忆的白袍书生，这武林一代高手，此刻却连站起来都不能够。

管宁一手抚摸着前额，一手接着淡青色的马缰，他胯下的良驹也像是知道已回到故居之地，不住地昂首嘶着。

蓦地——

朱红的大门旁一道侧门“呀”地开了，门内传出一阵娇柔的笑语，随之走出三五个手挽竹篮，紫缎短袄，青巾包头的妙龄少女来，一眼望见管宁，齐地娇唤一声，脱口叫道：“少爷回来了。”

其中一个头挽双髻的管事丫环，抿嘴一笑，声音突地转低，低得几乎只有她自己听见：“你路走得真慢，比管福整整慢了一个多月。”

管宁微微一笑，飞身下了马，走到凌影马前，一手挽起嚼环，再也不说一句话，向大门走了过去，马上凌影微启樱唇，像是说什么，却又忍住了，默默坐在马上，打量着从门内走出的这些少女。

而这些少女，也在呆呆地望着她，她们再也想不到自家的公子会做人家牵马的马夫。

“这位姑娘是谁呢？”

大家心里都在这么想，管宁也从她们吃惊面色中，知道她们在想什么，干咳一声，故意板起脸来，沉声喝道：“还不快去开门呢？”

少女们齐弓腰一“福”，杂乱地跑进去，跑到门口，忍不住爆发起一阵笑声，似乎有人在笑着说道：“公子回来了，还带回一位媳妇儿，喝，那可真漂亮着哪。”

于是朱红的大门开了，公于回家的消息，立刻传遍全宅，这富豪之家中上至管事，下至伙夫，就都一窝蜂似的迎了出来。

身世孤苦，长于深山的凌影，出道虽已有一段不短的时日，但所接触的，不是刀头舔血的草泽豪雄，便是快意恩仇的武林侠士，这些人纵然腰缠万贯，但又怎有和这种世泽绵长的世家巨族相比。

是以她陡然接触到这些豪富世家的富贵气象，心中难免有些惶然失措，就生像是有一只小鹿在她心中乱闯似的。

但是，她面上却绝不将这种惶然失措的感觉露出来，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这些家奴七手八脚地接着行李，七口八舌地问着平安，有的伸长脖子往那辆大车中探视，一面问道：“ 公子，车子里面是不是你的朋友？ ”

有的却将目光四扫，问道：“ 囊儿呢？这小顽皮到哪儿去了？ ”

这一句问话，使得管宁从骤回故宅，欢会故人的欢乐中惊醒过来。

他心头一震，倏然忆起囊儿临死前的凄惨笑容，也倏然忆起他临死前向自己的说话，低头黯然半晌，沉声道：“ 杜姑娘呢？ ”

站在他身旁的，便是被他打发先回家来的管福，闻言似乎一愣，半晌方自回过意来，低头黯然半晌，陪笑答道：“ 公子，你敢情说的是文香吧？ ”

他在奇怪公子怎会将一个内宅的丫环称为“ 姑娘 ”，他却不知道管宁心感囊儿对自己的恩情，又怎能将他的姐姐看成奴婢呢？何况从那次事后，他已看出这姐弟两人屈身为奴，必定有一段隐情，而他们姐弟虽然对自己身世讳莫如深，却也必定有一段不凡的来历。

管宁微微颔首，目光四下搜索着，却听管福又道：“ 方才公子回来的时候，文香也跑了出来，站在那边屋檐下面，朝这边来，不知怎地，突然掩着脸跑到后面去了，大概是突然头痛了吧？ ”

管宁嗯了一声，心中却不禁大奇，忖道：“ 她这又是为什么，难道她已知道‘ 囊儿 ’的凶讯？但是，这似乎没有可能呀，她看不到弟弟，至少也该询问才是。 ”

他心中又开始兴起了疑惑，但是等到内宅有入传出老夫人的话，让他立刻进去的时候，他便只得暂是将心中的疑念放下。

慈亲的垂询，使得他饱经风霜的心情。像是被水洗涤了一遍。

这一双富寿双全的老人，虽然惊异自己的爱子怎会带回一个少女，但是他们的心已被爱子归家的欣慰充满，再也没有心情去想别的，只是不断地用慈蔼声说道：“ 下次出去，可再不能一去就这么久了，这些日子来，你看到些什么？经历些什么？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年青人出去走走也好，可是‘ 亲在不远游 ’，你难道都忘了吗？ ”

管宁垂首答应着，将自己所见所闻，选择了一些欢悦的事说了出来，他当然不会说起“ 四明山庄 ”中的事，更不会说起自己已涉入武林恩怨。

拜见过双亲，安排好白袍书生的养伤之处，又将凌影带到后园中一栋精致的书房，让她洗一洗多日的风尘劳顿。

然后他回到书房，找了个懂事丫环，叫她把“ 杜姑娘 ”找来。

他不安地在房中踱着步子，不知道该用什么话说出囊儿的凶讯，又想起囊儿临死之际，还没有说完的话，不禁暗自寻思：“ 他还有什么要我做呢！不论是什么事，这纵然赴汤蹈火，也得替他做即唤人的丫环回来，却没有带回“ 杜姑娘 ”，皱着眉说道：“ 她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人关起房门在房里，我说公子叫她，她理也不理。 ”

言下对这位“ 杜姑娘 ”大有责备之意，恨不得“ 公子 ”立刻叫管事的去痛骂她一顿才对心思。

管宁心中却为之一凛，考虑一会，毅然道：“带我到她那里去。”

公子要亲自到丫环的房间，在这里豪富世家之中确是闻所未闻，说话中，管宁自己走到她门口的时候，脚步也不禁为之踌躇起来，但心念一转，又长叹一声，付道：“管宁呀管宁，你在囊儿临死的时候，曾经答应过他什么话，他为你丧失了生命，你却连这些许嫌疑都要避讳……”

一念至此，他挥手喝退了跟在身旁的丫头，大步走到门口，伸手轻轻敲了敲门，庄容站在门外，沉声说道：“杜姑娘，是我来了。”

门内一个娇柔的声音，低沉着说道：“进来！”

管宁又踌躇半晌，终于推开了房门艰难地抬起脚步，走了进去，若不是他生具至性，对“义”之一字远比“礼”字看得重些，他便再也没有勇气跨入这间房门一步。

巨大的阴影，是黯暗的，管宁目光一转，只见这“杜姑娘”正当门而立，云鬓松乱，星目之中，隐含泪光，身上竟穿的是一身黑缎劲装，满面凄惋悲愤之色，一言不发地望着自己。

他不禁为之一愣，哪知道“杜姑娘”突地冷冷一笑，缓缓道：“公子光临，有何吩咐，还请公子快些说出来，否则……婢子也不敢屈留公子大驾！”

语声虽然娇柔，却是冰冷的，管宁无奈何地苦笑一下沉声道：“在下前来，确是有些事要告诉姑娘……”

他语声微顿，却见她仍然动也不动地站在门口，完全没有让自己进去的意思，便只得长叹一声，硬着头皮，将自己如何上了“四明山庄”，如何遇着那等奇诡之事以及“囊儿”如何死的，一字一字地说了出来，说到后来他已是满身大汗，自觉自己平生说话，从未有过此刻更费力的。

这“杜姑娘”却仍然呆立着，一双明眸，失神地望着门外，就像是一尊石像似的，面上木然没有任何表情，心里却不知在想什么？

管宁不禁从心底升出一阵寒意。这少女听了自己的话，原该失声痛哭的，此刻为何大反常态？

哪知他心中怔忡不已，哪知这少女竟突地惨呼一声，转身扑到床边一个小几前面，口中不断地低声自语：“爹爹，不孝的女儿，对不住你老人家……对不住你老人家……”

声音凄惨悲愤，有如九冬猿啼。

管宁呆呆地愣了一会，两颗泪珠，忍不住夺眶而出，道：“姑娘……姑娘……”

可是下面的话，他却不知该说什么。

缓步走了两步，他目光一转，心中突又一怔，那床边的小几上，竟放着一个尺许长的白木灵位，赫然写道：“金丸铁剑，杜守仓总镖头之灵”！而灵位前面，却放着一盘金光闪烁的弹丸，和一柄寒气森森的长剑。

黯淡的微光，照着这张灵位，这金丸，这铁剑，也照着悲凄号哭的少女不住起伏的肩膀，使得这充满哀痛之意的房间，更平添了几许凄凉，森冷之气，管宁只觉自己心脑之中，沉重得几乎透不过气来，伸子一抹泪痕，沉声低语道：“姑娘，囊儿虽死……唉，姑娘令有深仇，小可虽然不才，却……”

他期艾着，心中思潮如涌，竟不能将心中的话说出来，但他此刻已经知道，这姐弟两人的身上必定隐藏着一段血海深仇，而他也下了决心，要替他们将这段深仇报了。

哪知道少女哭声突地一顿，霍然站起身来，拿起几上的长剑，笔直地送

到管宁面前，管宁失神地望着剑尖在自己面前颤动，也感觉到面前的森森剑气，但却丝毫没有移动一下，因为这少女此刻纵然要将他一剑杀死，他也不会闪避的。

暗影之中，只见这少女轩眉似剑，瞪目如铃，目光中满是悲愤怨毒之色，管宁不禁长叹一声，缓缓地道：“令弟虽非在下所杀，但却实因在下而死，杜姑娘若要为令弟复仇，唉——就请将在下一举杀却，在下亦是死而无怨。”

他自忖这少女悲愤之中，此举必是已将囊儿惨死的责任怪到自己身上，哪知他语声方了，眼前剑光突地一闪，这少女手腕一抖，长剑凌空一转，打了个圈，突然伸出拇、食两指，电也似的捏住剑尖，这长剑变成剑柄在前，剑尖在后，管宁怔了一怔，只见这少女冷“哼”一声，却将剑柄塞在自己手里，一面冷笑着道：“我姐弟生来苦命，幸蒙公子收留，才算有了托身之处，囊儿惨死，这只怪我不能维护弱弟，又怎能怪得了公子。”

她语句虽然说得极为凄惋，但语声却是冰冷生硬的，语气中亦满含愤意，管宁不禁又为之一呆，他从未听过有人竟会用这样的语声、语气，说出这样的话来。

只听她语声微顿，竟又冷笑一声，道：“只是杜宇却要斗胆请问公子一句，我那苦命的弟弟究竟是怎样死的？若是公子不愿回答，只管将社字也一并杀死好了，犯不着……犯不着……”

说到此处，她竟又忍不住微微啜泣起来，竟不能再说下去。

管宁不禁大奇，不知道她怎会说出这佯的话来，沉吟半晌，沉声道：“令弟死因，方才在下已告知姑娘，此事在下已是负疚良多，对姑娘所说，怎会有半字虚言，姑娘若是——”

他话犹未了，这少女社宇却竟又冷笑接口道：“公子是聪明人，可是却未免将别人都看的太笨了，公子既然想帮着她将我们杜家的人都斩草除根，那么……那么又何必留下我一个苦命的女子，我……我是心甘情愿地死在公子手上……”

手腕一拧，管宁连退两步，让开她笔直送到自己手上的剑柄，呆呆地望着她，只见她面上泪痕未干，啜泣未止，但却又强自将这份悲哀，隐藏在冷笑中，她为什么会有这种神态呢，管宁只觉自己心中思潮纠结，百思不得其解，不禁暗问自己：“她是准？为什么要将杜家的人斩草除根！”

抬目望去，杜宇也正瞬也不瞬望着自己，她的一双秋波中，竟像是缠结着好几许难以分比的情感，不禁长叹一声，沉声说道：“姑娘所说的话在下一句也听不懂，只是在下却知道其中必定有一段隐情，姑娘也定有一些误会，姑娘若信得过在下，不妨说出来，只要在下有能尽力之处，唉——刚刚在下已说过，便是赴汤蹈火，亦是在所不辞的。”

杜宇星眸微闪，却仍直视在管宁面上，像是要看透他的心似的。

良久良久——

她方自缓缓他说：“囊儿是不是被那和你一齐回来的女子杀死的？”

语声之缓慢沉重，生像是她说出的每一个字，都花了她许多气力。

管宁心中却不禁为之一震，脱口道：“姑娘，你说的是什么？”

杜宇目光一转，又复充满怨毒之色，冷哼一声，沉声说道：“她叫凌影——”

语声一顿，瞪目又道：“是不是？”

“凌影”，这名字出自杜宇之口，听入管宁之耳，管宁不禁机伶伶订了

个冷战，只觉杜宇在说这名字的时候语气之中怨毒之意，沉重浓厚，难以描述，心中大惊忖道：“ 她怎的知道她的名字？ ”

这第一个“ 她 ”指的是杜宇，第二个“ 她 ”字，指的自然是那已和他互生情愫的凌影了。

心念一转，又忖道：“ 难道她与她之间，竟有着什么仇恨不成？ ”

目光抬处，只见杜宇冷冷地望着自己一字一字地接着又自说道：“ 你知不知道她是谁？！ ”

管宁茫然地摇了摇头，杜宇冷冷又道：“ 她就是杀死我爹爹的仇人——也就是杀死囊儿的人——是不是？ ”

这三句话说得语气越发沉重缓慢，管宁听来，只觉话中句句字字都有如千斤铁锤一般击在自己心上，只听她冷冷再说了一遍……

“ 令弟确非她所杀……令弟怎会是她所杀……她怎么杀死囊儿…… ”此刻他心中乱如麻，一句意义相同的话，竟反来复去他说了三次。杜宇突地凄然一笑，无限凄惋他说道：“ 你又何必再为她隐瞒，我亲眼见她杀死了爹爹，虽非亲眼见她杀死囊儿，但—— ”管宁定了定神，知道自己苦再如此，此事误会更深，干咳一声，截断了社宇的话，一挺胸膛，朗声说道：“ 管宁幼读圣贤之书，平生自问从未说过一句欺人之话，姑娘若信得过管宁，便请相信令弟确非她所杀死—— ”

杜宇微微一愣，只觉面前这少年语气之中，正义凛然，教人无从不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目光一垂，管宁坚定地点了点头，又自接道：“ 至于令尊之死——唉，她年纪尚轻，出道江湖也没多久，只怕姑娘误认也未可，根本不知其中的事，说话便也不能确定。 ”

杜宇双目一抬，目光连连闪动，泪光又复莹然，猛听“ 呛啷 ”一声，她手中的长剑已落在地上。

暮色已重，房中也就更为阴暗，她呆呆地停立半晌，忽地连退数步，扑地坐到床侧，凝目门外沉重的阴影，凄然一叹，缓缓说道：“ 七年前一个晚上，爹爹、囊儿和我，一齐坐在紫藤花的花架下面，月亮的光，将紫藤花架的影子，长长地映在我和爹爹身上，妈妈端了盘新开的西瓜，放在紫藤花的架子上，晚风里也混合着花香瓜香的气味。 ”

管宁出神地听着，虽然不知道这少女为什么突然说出这番话来，便却只觉她话中充满幸福柔情、天伦的乐趣，他虽然生长在豪富之家，父母又对他极力钟爱，但却从未享受过这种种温暖幸福的无伦之乐，一时之间，不觉得听呆了。

只见杜宇仍自呆呆地望着门外，她似乎也回到七年前那充满柔情幸福的境界中去了，而将自己此刻的悲惨之事暂时忘去。

一阵暮风，自门外吹来，带入了更沉重的暮色，管宁目望处，却己看不清社宇的面目，只见她斜斜倚在床沿的身躯，像是一条柔驯的猫一样，心中不禁一动，立刻泛起了另一个少女那娇纵天真的样子，却听杜宇已说道：“ 我们就慢慢地吃着瓜，静听着爹爹为我们讲一些他老人家当年纵横江湖的故事，妈妈靠在爹爹身上，囊儿靠在妈妈身上，大大的眼睛闭了起来，像是睡着了，爹爹就说，大家都去睡吧，哪知道……哪知道……唉—— ”

她一声长叹结束了自己尚未说的话，管宁只觉心头一颤，恨不得立即夺门而出，不要再听她下面的话，因为他知道她下面要说的话，必定是一个悲惨的故事，而生具至情至性的他，却是从来不愿听到世上悲惨的事的。

但是他的脚步却没有移动，而杜宇一声长叹之后，便立刻接着说道：“哪知爹爹方自站起身来，院子外面突然传来冰冰冷冷的一声冷笑，一个女人的声音缓缓道：‘杜……’”

她没有将她爹爹的名讳说出来，轻轻咬了咬嘴唇，才接着说道：“那个女人竟说要爹爹快些……快些去死，我心里一惊，扑到爹爹身上，爹爹站在那里动都没有动，只轻轻摸了摸我的头，叫我不要害怕，但是我却已感觉到爹爹双手已有些颤抖了。”

她眼睑一合，想是在追溯着当时的情景，又像是要忍着目中又将流下的泪珠，管宁也不禁将心中将要透出的一口气，强自忍住，像是生怕打乱她思潮，又像是不敢在这沉重的气氛中，再加上一份沉重的意味似的。

杜宇又自接道：“这声音一停，许久许久都没有再说话，爹爹一面摸我的头，一面低声叫妈妈快将我和囊儿带走，但是妈妈不肯，反而站在爹爹身旁，大声叫院子外面的人快些露面——你知不知道，妈妈的武功很好——”

她语声一顿，凄然一笑，像是在笑自己为什么说出这种无用的话来。

但是她这一笑之中，却又包涵着多少悲愤哩。

只听她沉重地喘息几声，又道：“哪知妈妈的话还没说，院子外面突地吹进一阵风，院子里就多了两条人影，那天晚上，月光很亮，月光之下，只见这两人都是女的，一个年纪大些，一个却只有我一样的年纪，两人都穿着一佯颜色的衣裳，我一直望着墙外，可是却也没有看清她们两个人是怎么进来的。”

管宁心中一寒：“绿色衣裳！”

只听杜宇一口气接道：“爹爹一见这两人，摸在我头上的手抖得像是更厉害了，但仍然厉声道：‘翠袖夫人，来此何干？’那年纪很小的女子冷冷一笑，从怀里拿了个黑黑的铁弹出来，砰地抛在地上，一面冷冷他说道‘我叫凌影！’爹爹见了铁弹，听了这名字，突然一言不发地将我举了起来，往外面一抛，我又惊又怕，大叫了起来，身不由主地被爹爹抛到墙外。”

管宁忍不住惊呀一声，杜宇又道：“爹爹这一抛之力，拿捏得极有分寸，再加上我也练过些武功，是以这一跤跌得根本不重，我立刻爬了起来，哪知道又是咚地一声，囊儿也被抛了出来，被抛在地上，那时他年纪极小，只学了些基本功夫，这一跤却跌得不轻，马上就放声大哭起来，而院子里却已响起爹爹妈妈的叱喝声，和那个女子的冷笑声，我想跳进墙去，但囊儿怕得很厉害，我那时心里乱得不知怎么好，想了想就先扶起囊儿叫他不要哭，然后就拉着他一齐跳进院子里。”

此刻她说话的语声仍极缓，但却没有停顿，一口说到这里，管宁只道她还要说下去，哪知她一顿，隔了许久，却又失声哭了起来。

然而，她纵然不说，管宁却已知道她还没有说完故事。

一时之间，他木然而立，只觉自己全身都已麻木，再也动弹不得，更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话。

夜色已临——

这豪富之家的四周，都亮起了灯火，只有这角落，却仍然是阴暗，而那白杨木制的灵牌，在这阴暗的光线中，却更为触已这触目的灵牌，在管宁眼中，像是一个穿着白袍的鬼魅精灵似的，不停地晃动，不断地扩大，纵然他闭起眼睛，它却仍然在他眼前。

而杜宇的哭泣之声，生像是变成了囊儿垂死的低诉——

此刻他也了解囊儿垂死还未说完的话，他知道囊儿要说的是，要自己为他爹爹复仇，不禁迷茫地低喟道：“他为我死了……我又怎能拒绝他死前的请求呢？何况……何况我已立誓答应了他。”

但是，这仇人，却是曾经给了他无数温情，无限关怀，无比体贴的人，若是老天一定叫他们之间的一人去死，他一定会毫不考虑选择自己，而此刻，为着道义为着恩情，为着世间一种道德的规范，他应该去杀死她吗？他！应该怎么办呢？

他望着地上的长剑，又一次陷入无限的痛苦之中，杜宇缓缓抬起头来，任凭自己的泪珠，沿着面颊流下，抽泣着说：“我不说，你也会知道，就在那短短的一刻之中，她们已杀死了我爹爹和妈妈，自此，我虽然没有再见过她们一面，可是她们的面容，我却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最后的一句话，虽只短短数字，然而在她口中说来，却生像是有十年那么长久，等到她将这句话再重复一遍的时候，管宁只觉身上每分每寸的肌肉，都为之冻结注了，几乎无法再动弹一下。

他垂下头，再抬起来，黑暗中的人影，仍然静静地坐在床侧，就生像是在等待着他的回答一样。

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该回答什么？

两人面面相对，虽然彼此都看不清对方的面容，但却听到对方的呼吸，心跳之声，只因此刻在斗室之中，正是静寂如此。

但是——

房门外突地滑进一条人影，有如幽灵一般地漫无声息，脚步在门侧一顿，突又掠起如风，倏然滑向管宁身侧，手掌微指，纤纤指尖在管宁腰畔“期门”穴上轻轻一扫，掌势回处，却托在管宁肋下，身形毫不停留，竟托着管宁掠向墙边，轻轻放在一张靠墙的椅上。

这一切事的发生，确是眨眼之间，管宁便觉眼前人影一现，腰畔一麻，就已坐到椅上，等到他想惊呼反抗的时候，他已发觉不但真的再无法动弹一下，而且甚至连出声都不能够了。

杜宇一惊之下，长身而起，脱口惊呼道：“你是谁？”

暗中的人影冷冷一笑，缓缓道：“你连我是准都认不出了吗？你不是说我的面容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吗？”

杜宇面容骤变，后退一步，却又碰到床沿，扑到床上，随后又长身而起，一个箭步，掠出五步，疾伸双手，拾起了地上的长剑，手腕一拧，脚步微错，目光笔直地瞪向仍然依墙而立的人影，大声道：“你是凌影！”

黑暗中人影冷冷一笑，缓缓道：“不错，我就是凌影！就是杀死你爹爹的人。”

杜宇失声一喊，纤腰微扭，剑尖长引，突地一招“长河出蛟”，黑暗中犹见寒光的长剑，便电也似地向凌影刺去。

“凌影”轻轻一笑，脚步微错，婀娜身影，便曼妙避了开去，杜宇剑势未歇，“噗”地刺到墙上，凌影又冷冷一笑道：“就凭你的这点武功，要想报仇，只怕……哼哼，还嫌太早哩！”

杜宇此刻目眦欲裂，早已忘记自己是个女孩子，扭身撤剑，刷刷又是两招，口中大骂道：“你这贱人……你这贱人……快赔我爹爹的命来。”

纵然如此，恶劣之言，她还是说不出口，一连说了两声“你这贱人”，

才将下面的话说了下去。

刹那之间，她已电射般发出数招，“金丸铁剑”杜守仓昔年主持江南的“大甲镖局”，剑法暗器，一时颇负盛名，此刻杜宇急怒悲愤之下，所施展的剑法，虽仍功力薄弱，但却已颇有威力。

哪知凌影却将这有如长河出蛟，七海飞龙的剑法，视如儿戏一般，口中冷笑连连，身形腾挪闪展，在这最多丈余见方的小室中，竟施展出武林中最上乘的轻功身法，将招招剑式都巧妙地避了开去。

管宁穴道被点，无助地倒在椅上，只见眼前剑光错落，人影闪动，根本认不出谁是杜宇，谁是凌影！却知道这两人其中之一，毋庸片刻，便会倒下一个，这两个不共戴天的女子，却是一个对他有恩，一个对他有情！

一时之间，他但觉心中如煎如沸，恨不得自己能有力量将她们制止，但他此刻却有如泥塑木雕，除了眼睁睁地看着她们动手之外，便根本没有其他办法。

突地——

又是“呛啷”一声，杜宇手中的长剑，竟又落在地上。

只是这次却并非因她自己心中激动，而是因为凌影一招“金丝反手”，令她无法抵挡。

她惊呼一声，身退三步，哪知面前的“凌影”，却如影附形般近了上来，手掌一伸，眼看明明是拍向她的胸膛，她举手欲架，哪知腰畔却已一麻，原来凌影的手已又先点在她的“期门”穴上。

冷笑道：“你也躺下吧。”

脚步微伸，双手微托，身躯一转，竟将她也托在管宁身侧坐下，拍了拍两人的膝头，忽地低声唱道：“排排坐，吃果果，好朋友，真快乐……”

唱的虽是儿歌，可是歌声之中，却有无比的寂寞凄凉之意，唱到后来，竟亦自低声啜泣起来。

管宁只觉心中仿佛无数浪涛汹涌，一浪接一浪地涌向他心深处，又像有无数块巨石，一声接着一声地投向他心的深处。

他但愿自己能大声呼喊出来，更希望自己能跳起来捉住凌影的手掌，只见凌影低低地垂着头，低低的哭泣，半晌，突地抬起头，望向杜宇，道：“你刚才说了个故事给别人听，现在我也说个故事给你听——”

她语声停顿了许久，方自接道：“从前，有个女孩子，当她很小很小的时候，她爹爹就被一个叫‘金丸铁剑’的人杀死了，那只是因为她爹爹的名字叫做‘铁丸枪’，而那‘金丸铁剑’却认为这犯了他的忌讳。”

管宁头不能动，口不能言，眼珠却向旁边一转，但却仍看不到杜宇面上的表情，不禁在心中长叹，忖道：“原来此事其中还有如许曲折——”

却听凌影已接道：“这女孩子运气不好，连个弟弟都没有，一个人孤苦伶仃，到处要饭要了许久，才遇着一位女中奇人，把她带回山，传给她一身武功，而且替她报了杀父的深仇，只是她因为那‘金丸铁剑’没有将自己杀死，所以她也就放了杜守仓的一双儿女的生路。”

她语声一顿，突地转向管宁，大声道：“你说，她是不是应该报仇的，你说，你若是他的儿女你该怎么办？哼哼——只怕你此刻真的连杜守仓的女儿也一齐杀死了。”

管宁呆呆地望着她，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只见她的一双睛睛，在黑暗中有如两颗明星，一闪一闪地发着光。

哪知，这明星般的眼睛突然一闭，她竟突地幽幽长叹了一声，缓缓道：“但是，她没有这样做，因为她怕这样做了会伤了另外一个人的心，这个人为了报恩，虽然想为杜守仓的女儿杀死她，但是她却一点也不恨这个人，因为……唉，我不说这个人你也该知道。”

管宁只觉耳畔轰然一声，那一浪接着一浪的浪涛，一声接着一块的巨石，此刻都化做一股无可抗拒的力量向他当头压了下来。

而杜宇呢？她更不知道自己心中是什么滋味，却听凌影长叹一声，又道：“她虽然脾气很坏，也不是好人，但是现在她却让自己的仇人，和自己……自己最最喜欢的人坐在一起，而她自己却立刻要走了，走到……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这为了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

她说到一半，又开始啜泣，说到后来，更已泣不成声，语声方了，突地双手掩面，转身奔到门口，脚步又顿，缓缓回过身来，缓缓走到管宁身前，缓缓垂下头含泪道：“我点了你的穴道，是因为怕你在我和她见面的时候，你难以做人，我还不解开你穴道，是因我想要你和她多坐一会儿，你……你知道吗？”

狠狠一顿脚，电也似地掠到门口，转瞬便消失在门外的黑暗里，只留下她悲哀啜泣之声，仿佛在管宁耳畔漂荡着。

这是一份怎么样的情感，又使管宁心中生出怎么样的感觉？

我无法描述这些，因为世间有些至真至善至美的情感、事物，本都是无法描述的，你能够吗？

现在，管宁和杜宇，又一次可以听到彼此心跳的声音了，而杜宇、却恨不得自己的心立刻停止跳动才好，不能忍受这种屈辱，更不能接受这份施舍的恩惠，她在心里狂喊道：“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又不禁在心中狂喊道：“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

只是她此刻根本无法说话，她心中的狂喊，自然也不会有人听到。

门外夜色深沉处，忽地飘下数朵纯白的雪花，转瞬之间，漫天大雪便自落下，寒意也越发浓重，然而这侵入刺骨的寒意，管宁却一丝也没有觉察到，此刻，他的四肢、躯体，都似已不再属于他自己，只有脑海中的思绪，仍然如潮一样，不断地飘向他的鼻端。

虽然他的四肢躯体已因穴道被点而麻痹，而这种麻痹，又使他无法感觉到任何一种加诸他身体的变化，但奇怪的是，他却仍可感觉到此刻紧靠在他身畔的，是一个柔软的躯体，他也知道这柔软的躯体，和那甜甜的香气，都是属于仕宇的。

他想将自己的身躯移开一些，但是“黄山翠袖”的独门点穴名传天下，那凌影所施的手法虽然极为轻微而有分寸，却已够使他在一个时辰之中，全身上下都无法动弹一下。

因之，此刻他便在自己心中已极为紊乱的思绪之中，又加了一种难以描摹的不安之感，在如此黑暗的静夜中，和一个少女如此相处，这在管宁一生之中，又该是一个多么奇怪的遇合呀！

他听得到她呼吸的声音，她又何尝听不到他的，两人呼吸相同，躯体相接，想到方才那凌影临去之前所说的话，各自心中，都不知是什么滋味，杜宇悄然闭起眼睛，生像是唯恐自己的目光，会将自己心中的感觉泄露一样。

因为她自己知道，当自己第一眼见着这个倜傥潇洒的少年时，便对他有一份难言的情感，这种情感是每一个豆蔻年华的怀春少女心中惯有的秘密，

而她却忍受了比任何一个少女都要多的痛苦，才将这份情感深深地隐藏在自己的心里。

许多日子来，她甚至连看都不敢看他一眼，她将他看成一株高枝修干的玉树，而自己仅是一株庇在树下的弱草而已，这种感觉自然是自怜而自卑的，然而，却己足够使她满足，因为她毕竟在依靠着他，而他也允许她依靠。

管宁出去游历的时候，她期待着他回来。

于是，当她知道他已回来的时候，她便忍不住从后院中悄悄溜出来，只要他对她一笑，已足以使她铭心刻骨。

但是他的确回来了，却带回了一个美丽的少女，她看到他和这少女亲密的神情，也看清了这少女竟是她不共戴天的仇人，呀——这是一份多么难以忍受的痛苦，她险些晕厥在她所伫立的屋檐下！

回到她独居的小室，拿出她父亲的灵牌和遗物，换上她仅有的一身紧身服装，跪在她爹爹灵位前痛哭默祷，她虽然未尝有一日中断自己武功的锻炼，但是她仍然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绝非人家的敌手，只是，这却也不能阻止她复仇的决心而已。

哪知——

他却突然来了，此后每件事的发生与变化，都是她事前所没有预料到的，而此刻，她被她不共戴天的仇人安排和他紧紧坐在一起，她心里虽然悲愤、哀伤、痛苦，却还有一份其他的感觉，这种感觉便就是她不敢泄露出来的——她多么愿意自己能永远坐在他的身畔，一齐享受这份黑暗、寒冷，但却美丽的宁静！他虽然绝顶聪明，却再也想不到她心中会有这种情感，他只是在想着凌影临去时的眼波与身影，一幕幕记忆犹新的往事，使得这眼波与身影在他心中份量更加沉重，他又怎会想到四明山庄小桥前的匆匆一面，此刻竟又成永生难忘的刻骨相思。

一阵较为强烈的风，卷入了数片雪花，门外静静的长廊上，突地响起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一个娇柔的声音低低呼唤着：“公子……公子……”

管宁双目一张，抬头望去，只见门外黑暗之中，仿佛有了些许微光，这呼唤之声，也越来越近，他知道是家中的丫环来找自己了。

“她们若是见我和文香，这样坐在一起，又会如何想法？”

哪知，呼唤之声，脚步之声，突地一下停住，那声音却低低说道：“前面是文香的房间了，公子怎么会到那里去呢？”

另一个声音立刻接口说道：“前面那么黑，看样子文香那妮子一定是因为有点不舒服所以睡了，我们还是别去吵她吧。”

于是脚步声又渐渐远去，在这逐渐远去了的脚步声中，依稀仍可听到：“可是……公子到哪儿去呢？这可真怪，找不到他，老太爷又该……”

管宁心中暗叹一声，知道先前带着自己来此处的那个丫头，必定没有将此事说出来，是以她们方才找不到自己。

“但是，她们若找不到我，我岂非要这样耽上一夜。”他又不禁为之焦急：“就算她们找到了我，却也无法将我的穴道解开呀！”

心中一动，突地想到自己在归途上一路暗暗修习的内功心法：“我姑且试试，也许它能帮我解开穴道也未可知！”

一时间，许多种对那“如意青钱”妙用的传说，又复涌上心头，“这件武林秘宝上所记载的武功，是否真的有如许妙用呢？”他暗中一正心神，摒绝杂念，将一点真气，凝集在方寸之间，一面又自暗中忖道：“这问题的答

案是否正确只要等到我自己试验一下便可知道了。”

真气的运行，起初是艰难的，艰难得几乎已使他完全灰心，他却不知道一个被点中穴道的人暗中运气调息，本是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若非他得到这种妙绝天下的内功心法，便让他再苦练十年，只怕也难以做到。

但是，毋庸片刻，他自觉真气的运行，已开始活泼起来，上下十二重楼，行走三六周天，他暗中狂喜地呼喊一声，方待冲破腰畔那一点僵木处，哪知门外又复响起一阵脚步之声，其中还夹杂着嘈乱的人声，可见这次走过来的人数，还较刚才多，且也较方才快些。

刹那之间门外已映入灯光，脚步声已到门口，管宁心头一紧，张目望去，只见三、两个青衣丫环已拥着一个身着酱紫长衫的中年汉子走了进来。

屋中的景象，在这些人的眼中确乎是值得诧异的，那中年汉子惊呼一声，适然止住脚步，口中说道：“公子，你在这里！”

他再也想不到这位公子竟会在黑暗之中和一个府中的丫环坐在一处，那三个青衣丫环更是惊得目定口呆，几乎将手中举着的烛台都惊得掉在地上。

杜宇暗中娇嗔一声，赶紧闭起眼睛，她了解这些人心里所想的事，心中正是羞愧交集，恨不得自己能立刻躲到一个新开的地缝中去，哪知身侧突地一动，管宁竟倏然站起身来。

管宁被点的穴道若是没有自行解开，他此刻如不能站起来也还罢了，他这一站起来，不但自己今后惹出无穷烦恼，使得杜宇也因之受累不浅，因为这么一来，人人都只道他是和杜宇在此温存，还有谁会相信其中的真象呢。

那中年汉子是这豪富之家的内宅管事，此刻只道自己暗中撞破了公子的好事，垂首连退三步，心中暗道一声“倒霉。”口中却恭声道：“前厅有人来拜访公子，请问公子是见，还是不见？”

此人老于世故，脸上装作平静的样子，就像是方才的事他根本没有看见一样，管宁方才一惊之下，真气猛然一冲，冲过了原本就点得不重的穴道，此刻呆呆地愕在那里，还在为自己的成功而狂喜，直到那中年管家将这句话又重复一遍，他方自抬起头来，茫然问道：“是谁？”

这中年管家见他这种失魂落魄的模佯，心里越发想到另一件事上去，暗中“嗤”然一笑，口中方待答话，哪知——

门外却突地响起一阵高亢洪这的笑声，哈哈大笑道：“贫道们不远千里而来，却想不到竟惊破了公子的温存好梦，真是罪过得很、罪过得很。”

中年管家、青衣丫环、杜宇、管宁齐地一惊，转目望去，只见一个身躯高大、声如洪钟、鹰鼻狮口、重眉虎目，身上穿着一袭杏黄道袍，头上戴着一顶尺高黄冠的长髯道人，大步走了进来，双臂轻轻一分，中年管家、青衣丫环，都只觉一股大力涌来，蹬蹬，齐地往两侧冲出数步，灯火摇摇，骤然一暗，“当”地一声，一支烛台掉在地上，只剩下一支火光仍在飘摇不住的蜡烛，坚持着这间房间的光亮。

中年管家虽然暗怒这道人的鲁莽，但见这等声威，口中哪里还敢说话，只见这黄冠道人旁若无人地走到管宁身前，单掌斜立，打了个问讯，算是见了礼，一面又自大笑着道：“贫道们在厅中久候公子不至，是以便冒昧随着贵管家走了进来，哈哈——贫道久居化外，野蛮成性，想公于不会怪罪吧。”

中年管家心中又自一惊：“怎地这道人一路跟在我身后，我却连一点影子都不知道。”

却见管宁剑眉一轩，沉声道：“在下与道长素不相识，此来有何见教？”

这黄冠长髯的道人笑声方住，此刻却又挎长髯狂笑起来，一面朗声道：“ 公子不认识贫道，贫道却是认识公子的—— ”

他话声一顿，目光突地闪电般在兀自不能动弹的杜宇身上一扫，接着道：“ 公子在四明山中，语惊天下武林中的一等豪士，与‘ 黄山翠袖夫人 ’的高足结伴北来，行踪所至，狐裘大马，挥手千金，哈哈——如花美眷，似锦年华，江湖中谁不知道武林中多了一个武功虽不甚高，但豪气却可凌云的管公子！ ”

这黄冠道人边笑边说，说的全都是赞扬管宁的言语，但管宁听了，心中却不禁为之凛然一惊，暗中付道：“ 难道这数月以来，我已成了江湖中知名人物，可是，我并未做出什么足以扬名之事呀！ ”

他却不知道自己在四明山中所做所为，俱是和当今武林中的顶尖高手有关，和他结伴同行的，又是名传天下的“ 黄山翠袖 ”门人，再加上他自己风流英俊，年少多金，本已是江湖中众人触目的人物，等到他一路北来，而“ 四明山庄 ”那一件震动天下武林的惨案亦自传出，他自己便已成了江湖中许多人都乐于传诵的人物，只是他自己一点也不知道而已。

本自难堪已极，僵坐在后面的杜宇听了，心中亦自一动：“ 原本他没有骗我，四明山中，真的发生那么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怪事。 ”

目光动处，只见管宁呆呆地望着这长髯道入，突地伸手一拍前额，像是恍然想起了什么，脱口说道：“ 道长可就是名扬天下的‘ 昆仑黄冠 ’么？ ”

这长髯道人哈哈一笑，她生于武林之家，又曾在江湖流浪，这名列宇内一流高手的“ 昆仑黄冠 ”四字，她自然是知道的，只是“ 昆仑 ”派远在边防，“ 昆仑云龙十八式 ”的身法虽然名传天下，但“ 昆仑 ”派中门人足迹，却极少来到中原，此刻他们突然现身北京，竟又来寻访一向与武林中无关的管宁，这又是为什么？却令杜宇大惑不解了。

却听这黄冠长髯道人声微顿，突地正色道：“ 贫道笑天，此次随同掌门师兄一齐来拜见公子，确是有些话来请教—— ”

目光四下一扫：“ 只是，此地似非谈话之处，不知可否请公子移玉厅中，贫道的掌门师兄还在恭候大驾！ ”

管宁心中暗叹一声，知道“ 昆仑黄冠 ”的门下此来，必定又是和四明山中所发生之事有关，暗中一皱剑眉，那青衣丫环早已拾起地上烛台，重新点燃，此刻便举着烛台走到门口，中年管家虽然暗中奇怪公子怎会和这些不三不四的道人有关连，但面上仍是毕恭毕敬的佯子，引着他们走过长廊，转过曲径，穿过花园，来到大厅。

管宁一面行走，一面却暗忖着道：“ 这昆仑黄冠此来若是又提起那‘ 如意青钱 ’，我又该如何答话，我若对他们说了实话，只怕他们必定要动手来抢，那么一来，唉——只怕爹爹也要被惊动，但是，我又怎能说谎的呢！ ”

一个不愿说谎的人，便常常遇到别人眼中极为容易解决的难题，他一路反覆思考，不知不觉已走人大厅，目光四扫，只见两个道人，正襟危坐在厅中左侧的檀木椅上、亦是黄衫高冠，但一个形容枯槁、瘦骨鳞峋，一个丰神冲夷，满面道气，和这长髯道人的精豪之态，俱都大不相同，管宁心中一转，忖道：“ 这丰神冲夷的道人，想必就是‘ 昆仑 ’门下的掌门弟子了。 ”

这两个黄冠道人见了管宁，一齐长身而起，笑天道人大步向前，指着管宁笑道：“ 这位就是管公子，哈哈——师兄，江湖传言，果然不差，管公子的确是个风流人物，师兄，你可知道他在后院中—— ”

管宁面颊一红，心中大为羞愤，暗骂道：“人道‘昆仑’乃是名门正宗的武林宗派，这笑天道人说起话来，却怎的如此鲁莽无礼，难道所有武林中人，无论哪个，都像强盗。”

却见那形容枯槁的道人干咳一声，眼皮微抬，向笑天道人望了一眼，他目光到处，生像是有着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神光，竟使得这飞扬跋扈的笑天道人，倏然中止了自己的话，缓缓垂下头，走到一边，管宁目光抬处正和枯瘦道人的目光遇在一处，心中亦不禁为之一凛，他一生之中，竟从未见过有一人目光如此锐利的，若非亲自所见，谁也不会相信这么一个枯瘦矮小，貌不惊人的道人目光之中，会有这样令人慑服的神采。

只见这枯瘦道人目光一扫，眼皮又得垂下，躬身打了个问讯，竟又坐在椅上，再也不望管宁一眼，而那丰神冲夷的道人却已含笑说道：“贫道倚天，深夜来此打扰，实在无礼得很，公子如还有事，贫道们就此告退，明日再来请教也是一样。”

这三个道人一个鲁莽，一个倔傲，只有这倚天道人不但外貌丰神冲夷，说起话来亦是谦和有礼，管宁不禁对此人大起好感，亦自长揖而礼，微微含笑，朗声说道：“道长们远道而来，管宁未曾迎接，已是不恭，道长再说这样的话，管宁心中就更加不安了。”

他一面说着话，一面揖客让坐，此刻他见了这倚天道人的神采，心中己认定他是“昆仑”一派的掌门弟子，是以便将他让到上座。

哪知这倚天道人微微一笑竟坐到枯瘦道人的下首，笑道：“贫道随同敝派掌门师兄前来请教公子一事，但望公子惠于下告，则不但贫道们五内感铭，便是家师也必定感激的。”

管宁目光向那枯瘦道人一扫，心中动念道：“原来他才是掌门弟子，”口中沉吟半晌答道：“在下年轻识浅，孤陋寡闻，道长们如有下问，只怕必定会失望。”

笑天道人长眉一轩，哈哈笑道：“贫道们不远千里而来请教公子，为的就是此事，普天之下，只有公子一人知道，哈哈——贫道知道，公子是必定不会叫贫道失望的。”

管宁心头一紧，强笑着道：“道长说笑了，在下知道什么？”

转目望处，只见那枯瘦道人仍是垂目而坐，倚天道人仍自面含微笑，等到笑天道人狂笑声住、方自缓缓说道：“敝师弟方才所说，确是句句实言，贫道们想请教公子的事，如今普天之下的确只有公子一人知道！”

管宁心中虽已忐忑不已，但面上却只是一笑接道：“既是如此，道长只管说出便是，只要在下的确知道，万元不可奉告之理。”

倚天道人笑道：“那么多谢公子了。”

语声突地一顿，目光在管宁身上凝目半晌，方自一字一句地缓缓说道：“在四明山中和公子同行的白衣人，公于想必知道他此刻在什么地方！”

管宁一心以为他们问的必然是有关“如意青钱”之事，此刻不禁暗中透口长气，但心念一转，不禁又一皱眉忖道：“他们奔波而来，问那白衣书生的下落，却是又为着什么呢？”

俯首沉吟半晌方自答道：“道长们打听此人的下落，不知是为什么？如果……”

笑天道人突又一声狂笑，大声道：“贫道们打听此人的下落，为的是要将他的人头割下——”

管宁心中又自一紧，脱口道：“ 难道此人与道人们有着什么仇恨不成…… ”

倚天道人长叹一声，缓缓道：“ 四明山庄主夫妇，与敝兄弟俱属知交，敝兄弟此次远赴中原，为的也就是要和他们叙阔，哪知一到四明山庄，——唉—— ”

他长叹声，倏然住口，那笑天道人却接口道：“ 贫道们到了四明山庄，只见里里外外竟连条人影都没有，直到后园中，才看到武当山的四个道友，在后园中几堆新坟前面焚纸超渡，贫道们大惊之下，赶紧一问，才知道四明山庄中竟发生了如此惨事，管公子——此事想必是极为清楚的了。 ”

他此刻说起话来，不但不再狂笑，神色庄重已极，生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管宁长叹一声，颔首道：“ 此事在下的确清楚得很—— ”

笑天道人袍袖一拂，倏然长身而立，大步走到管宁身前，厉声又道：“ 公子虽非武林中人，那四明山庄中惨死之人，亦和公子无关，但恻隐之心，入皆有之，公子难道没有为他们难受吗？ ”

管宁又自缓缓颔首，口中却说不出话来。

笑天道人又道：”那么公子便该将杀死这么多人的凶手的下落说出来，否则—— ”

管宁剑眉一轩沉声道：“ 否则又怎的？ ”

笑天道人一持长髯，冷笑一声，才待答话，那倚天道人却已缓缓走了过来，一把拉着他的师弟，含笑向管宁说道：“ 贫道们知道公子和那白衣人本非知交，自然也不会知道那入的可恨可恶之处—— ”

管宁接口道；“ 是了，在下和白衣人本无知交，又怎会知道他的下落，何况——据在下所知，四明山庄中那件惨案，亦未见得是此人做出来的，比如那‘ 峨嵋豹囊 ’兄弟两人，嫌疑就比他重大得多，道长如果想替死者复仇，何不往四川峨嵋去一趟，也许能够发现真凶，亦未可知。 ”

他生具至性，虽然和白衣书生并无知交，但却觉得此人既已伤重，自己便有保护此人的责任。再者他们觉得此事之中，必定有许多蹊跷，想来想去，总觉这白衣书生绝非凶手，虽然真的凶手是谁，他此刻也还不知道！

哪知他的话声方了，那笑天道人却又仰首狂笑起来，突地伸手入怀，取出一物，在管宁眼前一晃，厉声狂笑着道：“ 你看看这是什么？ ”手腕一反，将手中之物笔直地掷到管宁怀中。管宁俯首望处，只见此物竟是一个豹皮革囊，囊中沉甸甸的，显然还放着暗器，囊上的皮带，却已折断，到处参差不齐，仿佛是经人大力所断，翻过一看，囊角旁边，却整整齐齐地用黑色丝线绣了个寸许大的“ 鹘 ”字。

这种皮革囊乍看并不起眼，但仔细一看，不但皮上斑纹特别绚烂，而且囊口囊边，还密密绣了一排不凝目便难发觉的“ 鹘 ”字，绣工之精细，固是无与伦比，鹘字所用黑色丝线，用手一摸，触手冰凉，竟不知究竟是什么绣的？

第六章　赌约

管宁目光望处，心头蓦地一跳，脱口道：“难道这就是‘峨嵋豹囊’么！”

倚天道人微微一笑，道：“不错，就是四川唐鹘、磨鹌兄弟腰畔所佩的‘峨嵋豹囊’，贫道们在那四明山庄后院之中的六角亭下，发现了这个豹囊，便知道这唐氏兄弟，也已遭了毒手，公子若说这两人亦有嫌疑，未免是冤枉他们了。”

管宁眼珠一转，“哦”了一声，方待说话，这倚天道人却又道：

“囊在人在，囊去人亡，四川唐门下弟子，百数年来，从未有一人违背过这八个字的，数十年前唐门中的第一高手笑面追魂唐大针，为了和当代第一神愉‘空空神手’的一句戏言，激怒这位神偷妙手，偷去了他身畔的豹囊，这名重武林的暗器名家竟在羞愤之下，自刎于黄鹤亭畔，使得那位‘空空神手’也在唐门三大弟子的围攻之下，中了十六处针伤，当场不治，这件事不但在当时激起了轩然大波，数十年后的武林仍在传言不绝，管公于，你若要怀疑唐鹘兄未死，那你可惜了！”

他语气极为平淡地一口气说到这里，话声方自微微一顿。

然而，在他极为平淡的语气中说出的这一段武林往事，却听得管宁惊心动魄、心动神驰。

倚天道人长叹一声，又道：“这唐氏兄弟若非遇着力不能敌的敌人，就绝对不会将豹囊失去，他们豹囊既失，若还未死，也绝不会不来寻找，是以贫道们才能断定他们必定也已遭了毒手，而能使‘峨嵋豹囊’失去豹囊、身遭毒手的人，普天之下，除了那……除了那白衣人之外，可说再也没有一个。”

管宁缓缓垂下了头，心中暗惊：“这白衣书生究竟是谁，听他们说来，失去记忆，而且还中了剧毒，并且连性命都几乎难以保全呢？”

目光动处，那枯瘦道人竟仍然垂目正襟而坐，全身上下，动都未动一下，骤眼望去就像是一尊泥塑木雕的泥偶似的，完全没有半点活人的味道，而这倚天、笑天两个道人，也突然住口不言，冷冷地望着他，他知道自己若不说出那白衣书生的下落，他们便不会放过他，但是，他又怎能将一个己自奄奄一息的人，交给别人宰割呢？

他暗中沉思半晌，咬了咬牙，断然说道：“那‘峨嵋豹囊’的生死，四明山庄中的惨事，说来俱都与在下毫无干系，而道长们所要知道的事，在下也无可奉告——”

笑天道人哈哈一笑，厉声道：“公子的意思是说公子也不知道那白衣人的下落吗？”

管宁暗中叹了口气，断然道：“正是。”

他虽然极不愿意说谎，可是他更不愿意作出不义之事，让一个无法反抗的人去死，心中微一权衡，只得如此做了。

笑天道人笑声突地一停，厉声又道：“可是，江湖传言，却说公子一路同行的，还有一辆乌蓬大车，车中是个伤病之人，这伤病之人是谁呢？此刻在什么地方？管公子，这个你想必是知道的吧？”

管宁心中一惊，忖道：“原来他什么都知道了。”转念又忖道：“难怪他敢说要将那白衣书生的头割下来，原来他早知道人家已受伤，哼哼——人家受了伤，你还要如此，未免太卑鄙了吧！”

一念至此，他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油然而升，只觉这白衣书生纵然是十恶

之人，但他在如此情况之下，自己也是定要保护他的。

这种大情大性的英雄肝胆，义侠心肠，使得他日后做了许多件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地，但却有人暗中辱骂的事，也使得他的一生，充满了光辉绚丽的色彩，直到许久许久以后，还被人们传诵不绝。

但是这些以后的发展，自然不是他此刻预料得到的，他此刻做的事只是他心中认为对的事，当下一轩剑眉，朗声道：“那白衣人的确是和在下一路进京的，但到了京城之外，便有人将他接走了，至于他被接到什么地方？在下确也无可奉告。”

他不用“我不知道”四字，却说“无可奉告”是因为他纵然如此，还是不愿说谎，那笑天道人听了他的话，嘿嘿一阵冷笑，哪知那始终木然而坐的枯瘦道人，此刻竟突地站了起来，沉声说道：“管公子说的纵非实言，贫道也相信了。”

他一直闭口不言，此刻竟突然说出这句话来，管宁不禁为之一愣。

却见他兀自低垂双目接口又道：“只是公子世家子弟，牵涉到这种武林仇杀之事来，确是极为不值，那白衣人若是死了也还罢了，他若不死，日后势必会有许多武林中人到公子处来寻找，那么公子岂非要无缘无故地多了许多烦恼，何况这些人也不会和贫道一样相信你的话，公子说不知道，他们也许会在公子此处里里外外，前前后后搜索一遍亦未可知，那么——公子的令尊，若是因此受了惊吓，公子岂非成了千古的罪人？”

管宁心中一愣，先前他还在奇怪，这枯瘦道人言不出众，貌不惊人，不但比不上倚天道人的谦和，就连笑天道人的粗豪之气，似乎也强胜于他，怎地他却做了昆仑一派掌门弟子，难道他日后还能接掌门户不成？

但此刻听了他说的这番话后，管宁却不免暗中心惊，这道人不但说起话来隐含锋锐，教人无法抵挡，而且就凭他这份“明知你说谎我也相信”的胸襟豪气，已足以令人心服。

他心中正自赞叹，甚至有些惭愧，这枯瘦道人目光一张又合，突地袍袖微拂，一言不发地走出厅去。

倚天道人，笑天道人对望一眼，亦自转身出了厅门，管宁呆了一呆，追了出去，只见院外夜色深沉，雪花已少，这三个道人竟已无影无踪，满地的积雪之上，连半点脚印都没有。

这“昆仑黄冠”来得突然，走得更是突然，管宁呆呆地怔了半晌，一阵寒风和着雪花吹来，他机伶伶地打了个寒战，突地想起那穴道尚未解开的杜宇，转身奔进大厅，奔进那间暗黑的房间，凝目一望，椅上空空，杜宇竟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他大惊一下，去问那中年管家，去问那些青衣小鬟，他们却也是和他一齐离开社宇的，他们笑一笑，回答管宁说：“公子不知道，小的们更不知道了。”

杜宇到哪里去了，她自己走开的，还是被人所掳，又成了一个难以解释的谜。

于是，他再次回到那间小屋，拾起地上的长剑，收起桌上的灵牌、金丸：“她若是自己走的，为什么不将这些东西带走？”他暗问自己。

可是，他还是无法回答。

这一夜，在管宁一生之中来说，又是一个痛苦的日子。

他回到自己的房里，呆呆地想了许久，突地取出怀中那一串“如意青钱”

来，将这十数枚青钱的柔绢一齐取出，一齐浸在水里。

于是，在武林中隐藏了许久的秘密，便在水中一齐现出了。

这些绝天下的武功奥秘，使得他暂时忘去了自家的烦恼，他仔细地将这些柔绢钉在一处，第一页，是内功的心法，他从这页开始，废寝忘食地研习着，除了每日清晨向父母问安之外，他足迹几乎不出自己的书斋一步。

那白衣书生被安排在他的邻室里，仍然象死了一样地僵卧着，若非还有些微弱的呼吸，任凭是谁也不会将之看成活人。

生活在豪富的巨大家庭中，的确是有些好处，他生活中的一切琐碎的事情，他父母竟完全不知道，这一双老人还只当自己的儿子在用功读着诗书，却不知道这名闻九城的才子从此以后完全跳出了旧日的生活圈子，进入了另一个新的境界，填词、作诗、读经、学书，这些他本来孜孜不倦的事，此刻他竟再也不屑一顾。

因为，在新境界中的一些奥妙，已将他完全吸引住了。

他知道此刻有关自身的一切烦恼，只要他能学得这些秘复上的武功，一切便都可迎刃而解，何况跃马横刀，笑做江湖，锄强扶弱，快意恩仇，本就是他心中极为向往的事，他幻想着自己的武功己有所成，那么他便可以凭着自己的力量，追寻出四明山庄中惨案的真象，找到那一去无影的凌影和杜宇，解开她们之间的恩怨，同时，他还要查出那白衣书生身世来历，帮他恢复记忆，那时，他若真是十恶不赦的恶徒，自己便要将他一刀杀死，然后将之送到昆仑黄冠门下的枯瘦道人的眼前，他若是清白而无辜的，那么自己也要去对这干枯道人说明，因为自己曾经对这道人说过谎，是以自己便得对人家有所交待。

但是，内功的进境是缓慢而无法自觉的，连他自己也无法知道他自己内力的修为已经到了何种地步，一天，一天……

弹指之间，一个月已经过去，在这段日子里，昆仑门下那枯瘦道人临去之际所说的话，不时在他脑海中泛起“……他若不死，日后势必会有许多武林中人到公子处来寻找……他们也许会在公子此处里里外外，前前后后搜一遍亦未可知……”

他焦虑着此事的严重性，暗地思忖：“若是爹爹真的因此受到惊吓，那我又该如何是好呢？”

因之，这一个月虽然平静地过去，他的心境却是极不平静的，但他生怕自己所担忧的事会突然而来，是以他更希冀自己的武功能有速成，那么，他便可以不再畏具任何人的骚扰了。

于是，他开始研习第二页的“剑经”，第三页的“掌谱”——

对于剑术，他已略有根基，但是这“如意青钱”中所载的剑术，却是他以前练剑时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招式，其中的每一招每一式，发出的部位，中途的变化，都似乎是不可能做到的，而“掌谱”上所记载的掌法，却又似乎平淡得出奇，可是等他开始研习的时候，他却又发觉在这看似极为平淡的数十掌势中，含蕴的变化，竟至不可思议。

又是五天过去——

夜深人静，巨大的宅院，笼罩在沉睡的黑暗和静寂中，只有后园中五间精致的书斋仍有昏黄的灯光，与不时的响动。

书斋中的管宁伏在案前，聚精会神地低声诵读着面前的一册柔绢，不时站起来，虚比一下手势，然后眉头一皱，再坐下来。

蓦地——

数道光华，电也似的穿窗飞来，管宁大惊之下，还未及有所动作，只听“呛啷”数声巨响，这数道光华，便一齐落在地上，竟是两柄精钢长剑，与一口厚背薄刃的鬼头快刀！

他心头一凛，双掌一按桌沿，颀长的身躯，竟越桌而过，穿窗而出，他已该足以自傲了，就凭这份身手，已不是他数月前所梦想得到的。

但是，等到峰形掠到园中，园中积雪未溶的泥地上，哪有半丝人影，远处枯枝摇曳，树影婆娑，静得像死一样，更不似有夜行人行动的样子。

他一撩长衫，跺脚而起，在园中极快地打了个圈子，然后满心奇怪地回到书斋，暗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

第三天，他倦极，睡了，睡了不到三个时辰，醒来的时候，桌上赫然有一个桑皮油纸的纸包，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两支鲜血淋漓的人耳！

又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早上，由城西往城东，两旁夹列着已经调零了的枯木的大道上，突地驰来一匹鞍辔鲜明的健马。

马上人黑呢风毡，黑呢风帽，帽外只留出一双炯然有光的眼睛，和挺直而俊逸的鼻梁，让人们仍可看出此人的英俊。

寒冷的清晨，路上行人甚少，这匹马放肆地放辔而驰，突地转进一条曲巷，再奔了一箭之程，勒缰停在一扇黑漆大门的前面。

大门是敞开的，健马一声长嘶，门外立即奔出数条粗壮的汉子，一个个直眉瞪眼地往马上人一打量，齐地喝问：“是谁？”

马上人一言不发地晃身下马，左手拿着长鞭，右手一帷风帽，一个年龄略长的汉子，面上突地露出喜色，奔前三步，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大声道：“管师兄，原来是你。”

管宁含着笑点了点头，但是这笑容却仍不能掩住他眉字间的忧虑之色，他笔直地冲进去，一面焦急地问：“师父可在？”

得到地回答是肯定的，他双眉略展，极快地穿过那片细沙铺地，积雪也打扫得极为干净的演武场，一个精神矍烁的高大老人，已从屋中迎了出来，哈哈一笑，微带责备他说：“回来多久了，怎地现在才来看我？”

如此严冬，这老者仍只穿着件丝棉短袄，腰板也能挺得笔直，丝毫不见老态，他正是管宁学剑的启蒙师父，京都中赫赫有名的武师，一剑震九城司徒文。

多日来的惊骇与不安，使得管宁再也无法专心研习，考虑了许久，他终于打定了主意——带着那白衣书生去找那位武林中的一代神医，治疗他的伤痕，这样，自己一离开，便不会有人到家里来骚扰了。

此刻，他随着自己启蒙的恩师，并肩走入宽敞宏大的厅堂，想到自己以前在这里练剑的日子，心中真是有万千感慨。

他闪烁着、迟疑地将自己半年来的遭遇，大约他说了出来。

虽然他讲的并不清楚，也不完整，却已足够使得这老武师惊异了，因为他再也想不到从自己这个富家公子的徒弟口中说出的名字，竟会连自己也只是耳闻，从来未曾眼见的武林一流高人。

这一切，几乎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他俯首沉吟良久，他方自抬头，沉声问道：“宁儿，你的遭遇的确是值得惊异的，若非为师一向深信你的为人，唉——你说的事，确是令人难以相信。”

他语声微顿，长叹一声，道：“但是你知不知道，此刻已牵涉到一件极

为诡必复杂的武林仇杀之中，你虽然回到家里，只怕别人也不会将你放过……”

管宁心头一凛，暗忖：“师父果然是个老江湖，对任何事都看得这样清楚。”

一面微微颔首，把“昆仑黄冠”的来访，那枯瘦道人临走时的话，以及最近数日所遇的两件奇事，都原原本本他说了出来。

司徒文长盾微皱，沉声道：“那枯瘦道人想必就是‘昆仑’门下的掌门弟子，‘昆仑云龙三大剑客’中的‘啸天剑客’了，唉——此人到了北京城里，老夫怎的都不知道——”

司徒文目光一张，眉峰却皱得更紧，接着又说道：“只是，那三口兵刃，两支人耳，又是怎么一回事？”

管宁皱眉道：“弟子亦被这两件事弄得莫名其妙，若是以为想以此示警，但又有谁会用自己人的耳朵来示警呢？因为弟子在家中查看了一遍，家里并无异状，更没有人失去耳朵，弟子在外面一向都没有什么恩怨缠结之事，这两支人耳岂非来得太过离奇？”

司徒文俯首沉吟半晌，突地一击双掌，恍然说道：“此事只有一个解释，那便是有人想在暗中对你不利，却被另一个暗中保护你的人杀退，并且割下耳朵——宁儿，你此次出去游历，结交到不少武林异人，此事倒并非没有可能。”

管宁又自皱眉道：“弟子此次虽然相识了一两个武林异人，但以弟子的身份，又怎能与他们谈到‘结交’二字，他们万万不会在暗中保护弟子呀，除了——”

他心中一动，突然想起凌影来：“难道是她，她还未离开我，却又不愿和我相见——”

一时之间，凌影的婷婷俏影，又复涌上心头，他越想越觉此事大有可能，不禁长叹一声，暗中低语：“你又何苦如此呢？难道你不知道我多么盼望再见你一面？”

司徒文目光动处，只见他突地呆呆地落入沉思里，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足以令他心动神驰的事。

良久良久，方自抬起头来，像是自言自语，却又非常坚定地道：“无论如何，我也不能留在家里。”

抬起头来，缓缓又道：“弟子离京之后，家中之事实在放心不下，但弟子如不离开，只怕烦恼更多，唉——弟子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一个主意，师父——”

司徒文两道已然花白的浓眉，微微一轩，哈哈大笑着，说道：“宁儿，在老夫面前，不可说拐弯转角的话。”

管宁面颊一红，却听这豪迈的老人接着又道：“你离开之后，你家中的事，老夫自会料理，绝对不让歹徒惊动了令尊令堂两位老人家，若是有一些武林高手寻访于你，老夫也可以有话将之打发，你只管放心好了。”

管宁双目一张，喜动颜色，脱口道：“真的？”

一剑震九城司徒文一瞪目道：“为师数十年来闯荡江湖，成名立万，就仗着这一诺千金，难道到了老来，还会骗你这娃娃不成？”

一时之间，管宁望了望他苍老的面容，心中又是感激，又是钦服，只见自己的师父纵然武功不高，却不愧为顶天立地的英雄，凝注半晌，“噗”地

跪倒地上，却不知该说什么感激的话。

司徒文含笑的将他拉起来，这老人心中又何偿不知自己这个应诺，将会替自己带来多少麻烦，只是他只觉自己年华已老去，却始终没有做出一件真正足以惊动武林的事来，此刻管宁所说的这件奇诡的故事，便引发了他的雄心和兴趣。这正是老骥付枥，其志仍在千里，只要一有机会，他还要表现一下自己的千里脚程的。

管宁反手一把握着这老人家宽大粗厚的手掌，怃然良久，缓缓道：“ 师父，此次弟子离去，归期实不能定，家里的一切，就……就都交托给你老人家了。 ”

司徒文轩眉一笑道：“ 好男儿自当志在四方，你只管去吧，江湖之中，尽多你们这些年青人值得闯荡之处，只是…… ”

他目光在管宁身上微微一转，接着又道：“ 只是你这样的装束打扮，在江湖上太以引人注意，此刻你既已卷入一件武林的恩怨仇杀之中，行踪是仍应稍微避人耳目—— ”

司徒文又自长叹一声，缓缓接道：“ 这也许是为师到底年纪大了，才会说出这种话，若是换了当年，唉…… ”他又长叹一声，倏然住口，管宁目光抬处，只见他一手捋着长须，目光遥遥望在院中一片被寒风卷起的黄沙上，这虽已暮年，雄心却仍未老的老人，似乎在这片黄沙之中，又看到了自己昔年闯荡江湖的豪情往事，是以萌生感慨，不能自己。

雪虽住，风却大了，一剑震九城门下刻苦练武的弟子，在这寒冬的清晨，仍不放弃自己练武的机会，捧着几筐细砂，撒在积雪已打扫干净的广场。

于是寒风已卷起广场上的黄沙，而黄沙又激起了这老人的旧梦。黄沙，黄沙——

在这里风沙之多，风物之美，人情之厚，文采之盛，名闻天下的北京城里的道路上所飞扬的，除了白雪，便是黄沙。

而此刻一声尖锐的马鞭呼哨过来，由城内急驰出城的一辆乌蓬大车后，所激起的却是混合着白雪和黄沙的飞尘。

车辆滚滚，车声辚辚，扬起的鞭梢再一次划过凛冽的寒风，马车出了北京城。

赶车的车夫，一身厚重臃肿的粗布棉袄，一顶斑痕污渍的破毡帽，毡帽的边沿，掩住他宽阔的前额，厚重的棉袄，囊起了他颀长的身躯，但是一阵风吹过，他张开眼睛，目中的光采，却是清澈而晶莹的，这种目光和他的装束，显然是一种不能调和的对比，只是碌碌寒风道上的行人，谁也不会注意到罢了。

从城里到城外，没有一个人会对这卑微的车夫看上一眼，于是他笑了，笑的时候，露出他一排洁白如玉的牙齿。

他是谁？

我不说你也该知道，他便是为了避人耳目，掩饰行藏的世家公子、九城才子，潇洒倜傥的管宁。

辞别了一剑震九城司徒文，他心里便少了一份沉重的负担，对那豪情如昔的老人，他有着极大的信任之心，因之他放心地离开了家，开始了他闯荡江湖的征途。

此刻，迎着扑面而来的寒风，他再也不回头去看那北京城雄伟的城墙一眼，对于这淳朴的古城，他心里有着太多依恋，因之他不忍回头去看，也不

敢回头去看，生怕太多的留恋惜别之情，会消磨去他扬鞭快意，闯荡四方的壮志雄心。

“上一次离开北京城的时候——”

显然上次离开北京城的情景，他此刻仍历历在目，但是，他却不敢再往下想了，因为，那样他又会想起囊儿，想起杜宇，想起和社宇有着一段难以化解的恩怨的凌影，想起她那翠绿色的婷婷身影，想起她娇靥上如花的笑容，想起她在上一次寂寞的旅程上所给予自己的温情低语。

他知道，这一切又将带给他一份难以难消、铭心刻骨的相思之苦。

缰绳一放，车行更急，他口中随意地低咏道：“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心中却在暗地寻思：“我该先上妙峰山上去，寻得那位一代神医，解去这个神秘的白衣人身上的毒，唉——那‘翠袖护心丹’的确神奇，竟能使得一个毒入膏肓的人，毒虽未解，仍然昏迷，却始终不死，看来此人再过百十年还未获得解毒之药，却也未必会死哩！”

他开始觉得世界之大，事物之奇，确不是自己能够完全揣测，自己自幼及长，读书何止万卷，所得的教训经验，都不及在四明山中的短短一日。

一念既生，百感随至，从这“翠袖护心丹”，他方自长叹一声，暗中再次低咏：“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咏声未了，前面突地传来冷冷一声断喝；“瞎了眼的奴才，还不让开！”

管宁斜眉一转，抬目望去，只见前面一辆车，亦自扬鞭急驰而来，眼看便要和自己的马车撞在一起。

他心中虽然一惊，却仍不禁为之怒气大作，暗付道：“这车夫怎地如此无礼，开口便骂人‘奴才’，哼哼，自己是个奴才，却骂人奴才，这岂非荒唐之极。”

他自幼锦衣玉食，被人骂做奴才，这倒是平生首次，再加上骂他的人也是个赶车的车夫，当下不由气往上冲，亦自怒喝道：“你难道不会让开，哼——真是个瞎了眼的奴才。”

两人车行都急，就在他还骂一声的时候，马首怒昂，两边赶车的人心中齐地一惊，力带缰绳，两辆马车同时向一边倾，冲出数尺，方自停住，却已几乎落得个车仰马翻了。

管宁微一定神，自觉拉着缰绳的手掌，掌心已满是冷汗，若非他此刻功力已然大进，腕力异于常人，此刻结果真是不堪设想了。

另一辆大车赶车的车夫，似乎也自惊魂方定，忽地跳下车来，大步走到管宁的车前怒喝道：“你这奴才，莫非疯了不成。”

喝声未了，手腕突地一扬，“呼”地一声，扬起手中的马鞭，笔直向管宁头脸抡去。

管宁大怒之下，轩眉怒喝道：“你这是找死！”

腰身微拧，左手屈指如风，电也似地往鞭梢抓去。他学剑本已稍有根基，再加上数日的苦苦研习，所习的又是妙绝天下，武林中至高的内功心法，虽苦于无人指点，而秘笈上载的武功招式又太过玄妙，是以未将遇敌交手时应掌握的招式学会，但是其目力之明，出手之快，却已非普通的一般江湖武功，能望其项背的了。

再加上他本有绝顶的天资，此刻意与神会，不但出手极快，而且攫鞭的部位、时间，亦自拿捏得恰到好处，哪知——

在这赶车的车夫手中的一条马鞭，鞭梢有如生了眼睛一般，管宁方自出手，鞭梢突然一曲，“ 呼 ” 地一声，竟变了个方向，抡了过去，风声激荡，手势如电，竟是抡向管宁身畔的 “ 玄珠 ” 大穴。

若是换了数日之前，管宁立时便得伤在这一鞭之下，而此刻他也不禁为之大吃一惊，左手手腕一反，一转，食中两指，突地伸得笔直，并指如剪，电也似的向抡到自己耳畔的鞭悄剪去，这一招由心而发，虽然看来平平无奇，但其中变化之快，部位之准，在内家高手之中，却已弥足惊人，普通的武林高手，便是苦练一生，恐怕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施出这种 “ 平平无奇 ” 的招式来。

大怒挥鞭的马车车夫，此刻似也吃了一惊，鞭梢一垂，斜斜落下。

这数招的施出及变化，俱都快如闪电，而彼此心中，却齐地大为吃惊，在动手前，谁也不会想到对方一个赶车的车夫手中，会施出如此精妙的招式来。

管宁大喝一声，扑下车去，方待喝骂，目光抬处……

那也是穿着一身厚重臃重的棉袄，也是戴着一顶斑痕污渍毡帽的车夫，鞭梢方才垂下，又待扬起，目光抬处——

两人目光齐地一抬，看着对方面目，竟齐地呆呆怔住了，口中的骂，不再骂出，手中的鞭，也不再扬起。

因为，彼此目光接触到，都是一双晶莹清澈的眼睛，而他们各自心中，更是谁也没有想到对方是一个如此英俊挺秀的男子。

两人目光相对，各处心中，都生出惊奇之感，愕了半晌，管宁轻咳一声，沉声道：“ 阁下行路怎地如此匆忙，幸好此番是我，若换了别人，岂非要被阁下的马车撞死，何况，在这辆车上，坐的还是个伤病之人！ ”

他到底阅历太浅，而且自幼的教育，使得他的言语谈吐，都有了一种不可变移的风格，而此刻说起话来，便也如此斯文，他却未想到此刻乔装的身份，在一赶车的车夫口中，怎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对面站着的那“ 车夫 ”，目光之中，似乎微微闪过一丝笑意但也沉声道：“ 阁下如此匆忙，幸好此番遇着的是我，若换了别人，岂非要被阁下的马车撞死。 ”

他竟然将管宁方才所说的话，一字不移地照方抓药的说了一遍，说话的神态语气，也学得跟管宁完全一模一样。

管宁剑眉一扬，心中虽然很是气恼，却又不禁有些好笑，暗自忖道：“ 是呀，我又何尝不是太匆忙了些！ ” 他见对方的面目，便已生出惺惺相惜之心，再加上他本非蛮不讲理的人，此刻一念至此，心中怒火便渐渐平消，哪知那少年车夫的鞭梢向后一指，接着又道：“ 何况，在我的那辆车子里坐的，又何尝不是伤病之人呢！ ”

此刻两人心中，各自都已知道对方绝非赶车的车夫，到底是为什么呢？

管宁沉吟半晌，心中突地一动，付道：“ 我麻烦已经够多，自家的事还未料理得清，又来管别人的闲事作啥，何况他也没有撞着我，我也没有撞着他！ ”

一念至此，他抱拳一揖，朗声道：“ 既是如此，阁下自管请便。 ”

转身一拉马车的辔头，便待自去。

哪知那少年车夫突地一个箭步，窜到他身前，冷冷道：“ 慢走，慢走。 ”

管宁大奇，诧声问道：“ 还待怎的？ ”

少年车夫一手拾起鞭柄，一手持着鞭梢，缓缓说道：“阁下先且暂留，等在下看着车中病人有没有受到惊吓，若是没有，阁下自去，若在下车中的病人受了惊吓而病势转剧的话……”

这少年车夫说起话来虽然口口声声俱是“阁下”，“在下”像是十分客气，但言语之中，却又咄咄迫人。

他话犹未了，管宁已自勃然变色，怒道：“否则又当怎的？”

少年车夫冷冷一笑道：“否则阁下要走，只怕没有如此容易了。”

管宁目光一转，忽地仰天长笑起来，那少年车夫神不变，冷冷又道：“阁下如此狂笑，却不——”

管宁笑声一顿，截断了他的话，朗声道：“在下如果惊吓了阁下车中的伤病之人，便要被阁下如何如何，那么，在下却有一事无法明了，要请教阁下了。”

少年车夫剑眉微挑，冷冷道：“怎地？”

这两人初遇之时，各个自恃身份，准也没有将对方放在眼里，及至此过手三招，目光相遇，发现对方竟是个少年英雄，难免生出惺惺相惜之心，但此刻两人心中，却已各含怒意，说起话来，便又复针锋相对起来。

管宁左手微抬，将头上毡帽的边沿轻轻向上一推，朗声又道：“在下车中的伤病之人，若是受到阁下的惊吓，又当怎地？”

少年车夫嘴角微撇，清逸俊秀的面目之上，立刻露出一股冷傲，轻蔑之意，双手一负，两目望天，冷冷笑道：“只怕阁下车中的伤病之人，再加上百个千个，也比不上在下车中伤病之人的一根毫毛，阁下如果真的使此人病势因惊吓而加剧，又如此耽误在下的时间，撇开在下不说，只怕芸芸天下，莽莽江湖中的豪强之士，谁也不会放过阁下，那么——哼哼，阁下如要再在江湖中寻个立足地，真的是难上加难。”

管宁双目一张，作色怒道：“世人皆有一命，人人都该平等，又何尝有什么贵贱之分，何况——”

他亦自冷哼一声，双手一负，两目望天，接道：“在下车中的这位伤病之人，在江湖中的声名地位，只怕比阁下车中的那位还要高上三分，那么——阁下，如果惊吓了此人，耽误了时间，便又当怎地？”

两人口中，言词用字，虽仍极为客气，但彼此语气中的锋锐之势，却又随之加强。

管宁说声一了，那车夫似乎愣了一愣，垂下目光，上下左右地在管宁身上凝注一遍，突地仰天长笑起来，狂笑着道：“好极，好极，阁下这番话，在下行走江湖，倒的确是第一次听见，十数年来，江湖中的狂徒，的确也有过不少，但却还从未有过一人，敢妄然说什么人声名地位，比天下污——”

他一边狂笑，一边嘲讪，说到这里笑声突地一顿，目光瞥处，冷然望着管宁，一字一字地缓缓说道：“阁下可知在那辆车中的伤病之人，究竟是什么人物吗？”

管宁自第一次见着那白袍书生，便觉此人绝非常人，后来见到那些武林中人，遇着此人，亦大有惊吓畏惧之态，再加上听到这些人说出的话，便可断定下这白袍书生的来历不凡，是以他方才方自说出那番后来。

但经这少年车夫如此一说，管宁心中的信念却不禁为之动摇起来，暗忖道：“这少年车夫神态轩昂，面目英挺，武功又似极高，看来并非是碌碌之子，但他对车中那人，却又如此推崇，如此揣测，车中那伤病之人，或许真

是武林中泰斗一流人物亦未可知？”
　　管宁对武林中人物，本来一无所知，就连“四明红袍、黄山翠袖、罗浮彩衣、武当蓝襟——”这些早已震动天下的名字，直至四明山中那惨案发生之前，他也没有听过，是以他此刻心中便难免忐忑不安，生怕自己方才的说话大胆断言，真的变成了这少年车夫所嘲讪的“狂夫妄语”。
　　少年车夫目光如电，看到管宁此刻面上的神情，又是仰天大笑几声，道：“阁下此刻果然承认自己方才所说的话，不足为信，而且将之收回，那么区区在下念阁下年纪还轻，江湖阅历更浅，也不与阁下计较这些，只要在下车内的人仍然无恙，阁下便可自管上路。”
　　他这几句话的嘲讪之意更加浓重，狂笑声中的轻蔑之态更为明显。
　　一时之间，管宁只觉自己心中突地大力激荡起来，竟是不能自已，哪里还有什么顾忌，剑眉一轩，怒道：“在下车内之人究竟是谁，阁下并不知道，阁下此刻便已断言如此，是否太嫌狂妄……”
　　他语气一顿，却根本不给那少年车夫说话的机会，便又极快的接着说道：“不错，诚如阁下所说，在下年纪还轻，阅历更浅，但在下车中之人，却万万不可和在下同日而语。”
　　少年车夫眉角一挑，冷冷道：“真的？”
　　管宁重重“哼哼”了一声，接道：“你我如此相争，争的再久，亦是无用，不如大家都将自己车中坐的是谁，说将出来，如此一来，便立即判出高下，岂非还比你我空自在这里花费唇舌要强胜千万倍。”
　　少年车夫手中马鞭一扬，哈哈大笑道：“好极，好极。”
　　笑声蓦地一顿，语气倏然变冷，又道：“只是在下说出了车中之人的姓名，阁下自认此人的地位的确高于阁下车中之人许多，那么——嘿嘿，阁下又如何？”
　　管宁目光一转，冷冷说道：“在下若是输了，只要阁下吩咐一声，在下就是赴汤蹈火，也定要为阁下做到，阁下若是输了，也得俯首听命于在下。”
　　少年车夫双掌又自一击，大笑道：“好极，好极，此举两不吃亏，果然公正已极。在下若是输了，阁下便是叫在下立时去死，在下也不会皱一皱眉头。”
　　管宁胸膛一挺，大声道：“正是如此！”
　　少年车夫笑声未绝，突地抛去手中马鞭，缓缓伸出右掌，微微一举，带笑说道：“君子一言。”
　　管宁立刻大声接道：“快马一鞭。”
　　极快地伸出手掌，只听“拍，拍，拍”三声极为清脆的掌声，两人已互击三掌。
　　这两个少年一名是名门巨富之子，素有才子之誉，文名震动河西，风流名传九城，“骑马倚斜桥，酒楼红袖招”，却又有一身武功，满腔豪气，正是浊世中的佳公子。
　　而另一个却又是一代武林宗师之子，自幼习得家传绝技，一出江湖已震动武林，扬鞭快意，抚剑高歌，也是莽莽江湖中的翩翩侠少。
　　这两人直至此刻，虽是一以文名，一以武名，但却都是文武双全，少年扬名，春风得意的少年弟子，各有满腔豪气的人物，本来掩饰行藏，还应唯恐不及，但此刻两人竟意气相争，而彼此也都将对方看成自己的对手，是以各不相让，竟将自己的切身利害，忘记得干干净净，订下这样的赌约。两人

三掌击过，彼此心中，却都不免有些紧张，但谁也不会将这份紧张的心情，形诸于神色。

管宁冷冷一笑，道：“阁下此刻，应该将那辆车中的人究竟是谁，说出来了吧！”

少年车夫亦自冷冷笑道：“此举是阁下所倡，自应阁下先说目光一转，忽又长笑道：“其实准先谁后，又有何妨，阁下如果坚持，在下先说便是。”

他脚步缓缓移动一下，方待说出，管宁忽的心中一动，大声道：“你我今日之事，不管谁胜谁负，都不得对第三者说出，这并非在下——”

他语声犹自未了，那少年车夫已自接口道：“正是，正是，此话虽然阁下不对在下说明，在下却也要如此说的——”

突地缓缓转过身躯，走到他刚才所驾的乌篷大车旁边，一面又道：“口说无凭，眼见方信，在下说出车中此位前辈的名号，阁下也许不会相信，可要在江湖上稍微走动的人，见到这位前辈的形状，却万万没有不认得的。”

他伸出手掌，向车内一指——

管宁心头突地一跳，想到车中之人若真的极负盛名，自己也未必知道，心中方自暗骂自己的鲁莽，但转念一想，想到那公孙左足曾对自己说过的‘武林十四高人——四明红袍，黄山翠袖——”心中便安然忖道：“那公孙左足，亦是武林十四高手中的人物，可是在那白袍书生的手下，竟丝毫显不出自己的武功，这辆车中，若是真的“武林十四高手”中的人物，武功地位，一定比不过我车内的那白袍书生，这车中的人若非十四高手，只怕更不足论了。”

一念至此，他心中宽然一笑，只听那少年车夫手指车内，缓缓说道：“此位前辈，便是名列宇内一流高手‘君山双残’，天下污衣弟子的统率人物，君山丐帮之首，公孙左足公孙大先生！”

他一字一字地将“公孙左足”四字说了出来，眉梢眼角，神情得意异常，只当管宁听了这名字，必定是现出惊吓之态。

目光转处，只见管宁面上神色果然一愣，他得意地微笑一下，缓缓道：“阁下行走江湖，想必也听过这位前辈的名头吧！这位前辈在武林中的声名地位，是否比——”

他极为得意缓缓而言，哪知——

他言犹未了，管宁突地仰天长笑起来，笑声中的得意之情，竟比他还要浓厚，他心中一惊，暗忖道：“难道他车中坐的人，竟比天下丐帮帮主公孙左足还要强上三分。”转想一想，又不禁安慰自己。“但普天之下，若要找出一个比公孙左足还要高强的人物，简直太不可能，何况这少年武功虽然不弱，却也未见高明，言行举止之间，现象是公子哥儿，哪里会结交到什么武林高人？他车中之人，纵然在武林中有名声地位，却又怎会强过‘君山双残’。”

却听管宁长笑声中，朗声说道：“公孙左足公孙帮主的声名，在下的确是如雷贯耳，但是——”

他语声一顿，那少年纵然如此想法，却仍忍不住脱口道：“但是怎样？”

管宁暗一笑，朗声道：“但是这位公孙帮主见了在下车中的那位前辈，只怕还要退让三分。”

少年车夫果然为之一愕，低声道：“真的？”

突地大笑起来：“那么阁下请将此人的名号说出便是。”

管宁笑声一住，沉声道：“这位前辈的名讳，在下虽不知道，但在下却

可断言，此人的声名地位，一定要比那‘君山双残’公孙左足还强上几分，因为——”

他眼见公孙左足与白袍书生动手时的情形，是以此刻说话，心中极为泰然，丝毫没有牵强之处。

但那少年车夫听在耳里，却笑得越发厉害，笑声中的轻蔑嘲讥之意，亦复露出，狂笑道：“阁下若是以这番话能够骗得到人，那只怕也只能骗骗三尺童子，却骗不到我——”

目光一转自接道：“却骗不到我吴布云。”

管宁怒喝道：“我管宁虽非武林知名人士，却也不是狂言妄语之辈，方才所说的话，如有半字虚言，必遭暴死，至于阁下是否相信，在下却管不到了！”

少年车夫“吴布云”笑声一顿，冷冷道：“阁下若非和在下有赌约之事，那么阁下便是说这车中之人是当今皇上，在下管不着，只是此刻阁下要想欺骗于我，那么说不得——在下此刻只问阁下一句，方才阁下所订之约，是否算数，如果阁下言而无悔的话，在下便要请阁下做一件事了！”

管宁大怒之下，方待怒喝，但转念一想，自己连个姓名都说不出来，可那能怪得了人家不信，一时之间，心中顿生一种被人冤枉委屈之感，呆呆地愕了半晌，望着这少年吴布云面上轻蔑之色，真恨不得自己能在自己胸口打上两拳，长叹一声，心中突地一动，伸手一折前额，朗声道：“口说无凭，眼看方信，阁下既然不信在下的话，在下便说千百句亦是无用，只是——”

他亦自转身到车前，打开车窗，又道：“阁下自称是经历江湖的人物，或许能认得这位前辈亦未可知？”

吴布云迟疑一下，嘴角微带讪笑地走到车旁，此刻天光甚亮，照得这条无人的道路上覆盖着的白雪灿烂如银。

他慢条斯理地沿着管宁的手指向车内一看，只见这辆外表看来毫不起眼的大车里，装饰得竟是十分舒适华丽，车内平铺着一块木板，板上铺的却是十分柔软的丝棉绵垫，垫上酱紫色的绵褥之中，静卧着一个面容苍白，头巾已落，发髻松乱，呼吸微弱，几乎令人不能分辨他是生是死的中年男子。

他心中一动，目光凝注，只见这中年男子面目瘦削清癯，双眉如剑，鼻挺如雕，嘴唇是薄削而秀逸，一双眼睛，却合在一处。

这人的面目也似乎相识，又似乎陌生，他仔细的再望上两眼，心中突地一动，想起一个人来：“难道是他？”

但是，对这个猜测，他又却觉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寒风吹过，他机伶伶打了个寒战，倒退三步，突地一把拉开车门，闪电般拉出这位白袍书生的一支左手，目光微扫，突地大喝一声，旋身一掌，向立在身侧的管宁打去。

这一掌打来，确是大出管宁意料之外，他方才见了这少年吴布云的举动，心中已觉奇怪，不知道这少年拉起人家的左手看什么？此刻一掌打来，他心中更是大吃一惊，匆忙中撤身一退——

这一退，却又令他自己大吃一惊。

这条路本是官道上一条分支，路本不阔，行人更少，管宁出城之际，心中思潮紊乱，根本没有注意到路的方向，只是任意驰马而奔，才会误打误撞地来到这条路上。

两个冒着风雪的行人，恰巧从道上行来，见到前面的道路上突地有人影

斜斜飞起，飞过两丈开外，惊的心头一凛，连忙将胯下的青骡勒住，再也不敢前行一步。

管宁忙乱之下，撤身一退，身形竟突地离地跃起，这一跃之势，竟然远达两丈，越过道路，停在道旁的乱石丛中。

他学剑三年，对于轻功一道，却始终未得入门，虽因年少好奇，对轻功有所偏爱，但学来学去，却也不能使自己一跳之势远及一丈。

此刻他心中自然难免被自己的身法所惊，他却不知道自己在这数月之中，所研习的内功心法是何等奥妙，莫说是他人，但是一个普通村夫壮汉，得到这种能以引起天下武林中无数高人垂涎的武林秘籍，三年之后，也能成为一个能够在江湖闯荡的人物，何况是他呢？

吴布云一掌落空，猛地一旋身躯便向管宁，口中大喝道：“ 先前我只知道你是个磊落正直的少年，却想不到你竟和这种恶魔混迹一处，看来公孙前辈口中所说的无耻少年，也必定就是你了，今日你既遇着我，哪里还有你的命在…… ”

随着这怒骂之声，他颀长的身躯，已自转到管宁身前，手掌连挥，掌影飘忽，已自闪电般地向管宁击出两掌。

这少年吴布云幼得家传绝学，在今日武林中，虽非一流顶尖高手，武功却已足以傲视大半江湖豪客，此刻他激怒之下攻出的两掌，不但去势如风，掌风之猛烈，更是惊人。

一剑震九城，虽然在京城武师中亦非庸手，但他的成名之因，仅是因着他如此的豪气和满腔的热血而已，管宁既在他的门下，虽然极蒙宠爱，但他本身的技艺有限，自然也无法将管宁教成如此出色的人物，何况武功一道，本无幸致，除了象“ 如意青钱 ”上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知经过多少研习和探讨，方自发现一条捷径的无上武功心法之外，若想在这短短三年中，武功便有所成，那简直无异于缘木求鱼，痴人说梦。

是以管宁虽然在这数月之中，得以研习“ 如意青钱 ”的内功心法，但终究无法与这幼传家学，苦练多年的吴布云相比。

吴布云这两招一发，管宁只觉满天掌影，有如泰山北斗一般，带着无比强烈激荡的风声，向自己压了下来。

刹那之间，他但觉这种掌影风声，是自己所无法抗拒的。

他几乎想闭上眼睛，无言地来承受这一掌，但是一种潜意识之中的求生本能，却使得他身形猛地又是一退——

果然他又自避开这漫天而来的两掌，稍一定神，他方待大声喝问，哪知人家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掌风又自袭来。

吴布云方才大怒扬鞭，却被管宁三两下巧妙的手法挡了回去，他自然不会知道那只是管宁由心随意而发，偶得妙诀的佳构，只当管宁也是个武林中后起年轻一代中的高手。

但此刻交手之下，正是俗语所云：“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 ”他虽然年轻，但对人对敌的经验已不少，一见之下，便将管宁武功的深浅了然于胸，心中自也稳操胜券。

他与“ 君山双残 ”本有极深的关系，而又从公孙左足口中，听到一些足以令他对管宁生出杀机的话，此刻他下手不再容情。

他双掌交错，掌势连发，管宁却只有连退，避其锋锐，眨眼之间，管宁情势已越加危殆，而他们两人的身形，也已远离道路，来到一片秋收之后，

早已荒芜的麦田之上。
　　十一月后，北京城里城外，便已降雪，雪势稍停又止，始终没有真正地歇过一段时期，此刻这片麦田上积雪未融，自是滑不溜足，管宁慌乱之下，脚步突地一个踉跄——
　　本就并不明朗的天空，蓦地飘过一片阴霾，这难道也是象征着大地上又将发生悲惨之事吗？
　　吴布云脚步微错，倏然欺身而上，手掌微挥处，食中二指，突地有如出匣之剑一般，电射而出，急地向管宁前胸“璇玑”、“将室”两处大穴点去。
　　哪知他掌到中途，管宁眼看已跌倒的身躯，突地向后一仰。
　　吴布云这一招虽又落空，但管宁失足之下，全身便己俱在他掌势笼罩之中，此刻管宁纵是与他相当的对手，先机一失，只怕也再难逃一掌之危，何况管宁武功本就非他敌手。
　　此刻胜负之分，立时之间，便可分判，吴布云冷笑一声，手腕一反，五指微分，“五弦齐张”，倏然又是一招。
　　他心中己操胜券，知道管宁再也逃不出自己的掌下，是以这一招去势并不迅急，哪知管宁眼看这一招当胸击来，竟然不避不闪，反而一挺胸腔，迎了上去，口中冷冷说道：“好一个无耻的匹夫！”
　　他明知吴布云这一掌之势，必非启己所能抵挡，但却又不避反迎，又突地骂出这句话来，吴布云不禁为之一愕。
　　要知道管宁天资绝世，聪明超人，他虽从未有过与人交手对敌的经验，但在这种生死存亡于一线之际，他的绝顶聪明，却帮他作了个无比明确的决择，他明知自己已定然无法避开这一掌之势，是以不避反迎，而他突地骂出这句后来，却是为了激发吴布云的少年好胜之心。
　　吴布云掌到中途，突地一顿，他这全力而发的一掌，竟能随心而止，其内力掌式的运用，端的是曼妙而惊人的。
　　管宁只觉得对方掌缘已自触及自己胸际时，方自突然撤力，而吴布云已自含怒喝道：“你骂的是谁？”
　　管宁哈哈大笑，大声道：“阁下方才赌约之事，虽然输于在下，但此刻阁下武功远胜于我，大可将在下一掌击死，那么——”
　　他又自狂笑两声，接道：“普天之下，便再也无人知道阁下曾经输于在下，也再没有一人会要阁下遵行方才赌约之事，嘿嘿——阁下果然是聪明人，只是阁下既然如此聪明，怎地却不知道我骂的是谁呢！”
　　管宁虽非畏死贪生之辈，但自古一死，皆有泰山鸿毛之分，若是为忠义之事，让他死去，他便万万不会因之变色。但如此刻不明不白地死在吴布云手中，岂非太过冤枉不值！
　　是以他方自说出这般尖刻的话来，那吴布云听了果然为之一愕，刹那之间，面目之上，由白转青，由青转红，伸出的手掌，也缓缓垂了下来，管宁冷冷一笑，昂然问道：“阁下这一掌怎地又收了回去只见吴布云胸膛微微一起伏，似乎暗中长叹一声，但剑眉随即一扬，双目直视，亦自昂然道：“君子一诺重于千金，我认得你车中的人，武功确是高于公孙前辈，是以你此刻只管说出一事，我无不照办。”
　　管宁心中暗赞一声：“这吴布云出言果然是个昂藏男子，磊落侠士。”
　　目光抬处，只见吴布云目光一凛，突地现出满面杀机，接着又道：“公孙前辈的武功地位，虽然不如那厮，但是个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地的大英

雄，大豪杰，怎可与那万恶的魔头相比，我——我吴布云只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

管宁心头一凛忖道：“难道这白袍书生真是个万恶不赦的魔头，难道那四明山庄中的惨案，真是他一手所做，唉……管宁呀管宁——你自认正直聪明，行事但求心安，若反而变成助纣为虐之徒，岂非无颜再见世人……”

他心中正自矛盾难安，却听吴布云又接道：“此刻你赶紧说出一事，无论我是否能够办到，却一定为你尽力去做，然后——哼哼，我再将你和魔头一齐置于死地。”

管宁暗自长叹，又仔细地回忆一遍，对那白袍书生的信心，已自减去三分，当下闭起眼睛，对自己在四明山庄所见所闻又仔细地回忆一遍，突地张开眼睛，说道：“阁下如此说法，果然无愧是个君子。”他语声微顿，暗中一咬钢牙，断然接道：“此刻在下要叫阁下做的事，便是请阁下将在下车内的那位武林前辈，带到妙峰山去，寻找隐居那里的一位神医，治愈他的伤势，然后阁下的行事在下就管不得了。”

要知管宁从凌影口中，得知妙峰山上隐居着一位奇人，能治天下各种病毒，但那位奇人究竟是谁？到底住在哪里？如何才能见到这位奇人，求他治愈白袍书生的病毒？他却一点也不知道。

而他思潮反复之间，自己又下了决心，无论此事的真象如何，也要先将白袍书生的病毒解去，记忆恢复。

此念一决，他便断然说了出来，抬头望去，却见这少年吴布云面色大变，不言不动沉思片刻后缓缓说道：”我看阁下少年英俊，身手又自不弱，将来在武林中的前途，正是无法估量，他语声突然一顿，目光转向那篷车，狠狠向车中盯了两眼、又自语接道：“车内的武林前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管宁随着他目光一转，但见他目光之中，满是怨毒愤恨之色，心头又自一震，摇了摇首，说道：“我这人对这位前辈的姓名来历，确是一点也不知道。”

吴布云冷冷一笑接口说道：“阁下既与此人素不相知，却又为何为他如此尽心尽力。”

缓转过目光，凝注在管宁身上的。

一时之间，管宁又为之呆呆地怔住了，沉吟良久，却寻不出一句回答的话来，要知道他本是个大情大性的热血少年，心中有着一种迥异于常人的豪心侠气，他与那白袍书生，虽然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但自觉自己既已答应帮他回复记忆，便该做到，再者，他身经四明山庄发生之事，再三思考，总觉得此事，其中大有蹊跷，绝非表面上所能够看出，亦绝非这白袍书生所为。

这种判断中虽然有一部分是出自他的感觉，但也有着多少事实根据，尤其是那六角亭中突然现身，击死囊儿的瘦怪老人、大厅中突然失去的茶杯……实在都令他心生疑惑。

但是此刻他却不能将这些原因说出，因之他呆立半晌，吴布云冷冷一笑，已自接道：“你可知道此人有生以来的所做所为，没有一件是大大超出天理国法之外，普天之下的武林中人，也没有一个不将此人恨入骨髓的，而阁下却对此人如此，岂非是为虎作伥，此事若让天下武林人知晓，对阁下可是大为不利，那时——嘿嘿，不但阁下日后因之受损，只怕性命也难保全——”

两人俱是年少英俊，自然难免惺惺相惜，吴布云虽从公孙左足口中，听得一些辱骂管宁的话，以为管宁与那白袍书生狼狈为奸，但此刻他见管宁与

此白袍书生真是素不相识，是以才苦口婆心地说出这番话。
哪知他目光抬处，却见管宁双目茫然望着天空，根本像是没有听到他这番后似的，呆了良久，突地垂下目光问道：“ 阁下既对他的事迹知之甚详，大约对此人的姓名来历，也知道了？ ”
吴布云冷“ 哼 ”一声，缓缓说道：“ 此人的姓名来历，日后你自会知道。 ”语气中充满怨恨，言下之意，竟是连此人的姓名都不屑说将出口。
管宁呆呆一愣，叹道：“ 阁下既然不愿说出此人姓名，在下自也无法相强，但阁下赌约既输，阁下若是遵行诺言，便请阁下将在下等带到妙峰山去，拜见这位神医，否则阁下只管自去，在下也不勉强。 ”
他见这少年吴布云对那白袍书生如此愤恨，心中突然觉得自己不该这样勉强人家做自己极不愿做的事。
吴布云剑眉一轩，怒道：“ 方才我说的话，难道没有听到吗？ ”
管宁又自长叹一声，道：”阁下所说的话，在下自然不会没有听到，但在下曾对此人有过允诺，此事说来话长，阁下如果有意倾听，在下日后再详细说给阁下知道，无论如何，在下都要将他的伤势治愈。 ”
他说来说去还是如此，吴布云目光凝注，默默地听着他的话。突地狠狠一跺脚，转身走到自己车前，倏然跃上前座。
管宁只见积雪未溶的道路上，被他这右脚一跺之势，竟跺落了个深深的坑，心头暗骇，转目望去，吴市云手腕勒处，马车一转，已自缓行，不禁为之暗叹一声，亦自上了自己的马车，带起缰绳向前走去。
哪知身后突又传来吴布云冷冷的呼喝之声：“ 阁下要到哪里去？ ”
管宁转头望去，吴布云马车竟又停下，心头一动，口中喝问：“ 阁下要到哪里去？ ”
吴布云突地跃下车来，飘身一跃，俯身拾起地上马鞭，脚步轻点处，身形倒纵，头也不回，竟又落回马车前座，口中一面冷冷喝道：“ 妙峰山！ ”
管宁大喜道：“ 阁下可是要带在下一齐去？ ”
吴布云面上木然没有任何表情，目中的光采，却像困恼已极，冷“ 哼 ”一声，皱眉喝道：“ 难道在下还会失信于你不成？ ”
管宁极目前望，前面天色瞑瞑，似又将落雪，右手一带缰绳，跃下车来。将马车缓缓转过头来，跟在吴布云的马车之后。
但听吴布云口中两声长啸，扬起马鞭，两辆马车，便自向前驰去，他啸声之中竟似乎充满怨恨之意，又似乎是心中积郁难消，管宁心中一动，忖道：“ 难道此人心中，也有着什么难以化解的心事？ ”
走尽小路转入官道，天色变得越发沉重。
是以官道虽阔，行人却不多，这两辆马车，还可以并肩而行，管宁转目望去，吴布云仍然一言不发，目光低垂下，两道被毡帽边沿盖着在下面，几乎隐约难见的修长剑眉，也自深深皱在一处。“ 他究竟有何心事呢？我让他做的，亦并非什么困难得难以做到的事呀？ ”
管宁心中正自暗地寻思，吴布云却又冷冷说道：“ 妙峰山离此已不远，未至彼处之前，我却有几件事要告诉于你。 ”
他一清喉咙，神色忽地变的十分郑重，缓道：“ 妙峰山虽是一代名医所居，却实无异于龙潭虎穴，你我此去，不但吉凶难料，而且是否成功，亦未可知。就凭你身上的这点武功，要想见到此人之面，实在是难如登天，就算是我，哼，也只有三分把握，你切切不可将此事看得太过容易。 ”

管宁缓缓点了点头，心中却大感惊异，暗忖道：“医者仁心，本应以救人活命力天职，他却又怎地将之说的如此凶险。”

却见吴布云似乎暗中一叹，目光远远望向昏暗苍穹的尽头，又道：“你并非武林中人，当然不会知道江湖上此刻表面看来平静，其实却已掀起一阵巨浪，武林中各门各派，甚至一些久未出山行道的掌门高人，也都纷纷离山而出，这为了什么，我不说你也该知道。”

管宁心中一动，脱口问道：“难道就是为了四明山庄中所发生之事？”

吴布云冷“哼”一声，道：“正是，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你车中之人，此刻已成了武林中众矢之的，至于阁下嘛——哼，也是武林中人极欲一见的人物，其中尤以终南、罗浮、武当、少林，以及太行这些门派，各有门人死在四明山庄之中，自然更不会放过你们。”

管宁心头一凛，变色道：“为什么？”

“为什么？”吴布云低喝一声，突地冷冷苦笑起来，一面说道：“武林中谁不知道四明山庄中伤残的武林高手，个个俱是死在你手中那个魔头的手中，不说少林、武当等派，与此事有着切身的关系，便是点苍、昆仑等派，也都将挺身而起，为此事主持公道，此刻两河一带，早已成了风云聚会之地，你车中那人武功虽高，但是他能抵挡得了天下武林高人联手吗？”他笑声一顿，突地长叹一声，又自垂下目光，沉声道：“我此刻将你等带到妙峰山求医，此事若被江湖中人知道，只怕我也难逃——唉，”他朗声道：“前面青帘挂起，容我先谋一醉，再去妙峰山如何？”

管宁扬鞭跟去，心中思潮又如潮而生，他倒并非因为听了吴布云的话因而担心自己的生死安危之事，而是担心自己不知能否将四明山庄中所发生之事的真象揭开，此事直到此刻，仍然是隐没于五里雾中，连一丝可以追寻的线索都没有，他暗中低语：“那突然失踪的盖碗到底是谁偷去的？六角亭中突现怪异老人，到底是谁，独木桥前的暗器人影，是否峨嵋豹囊，白袍书生是何时何地中的毒？所中之毒，又是何人所下？”

这些事除了那白袍书生或可为他解答一二之外，便是谁也无法解答，而这白袍书生偏又失去记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他长叹一声，抬头望去，酒家已经到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他大步走进酒家，却踉跄走了出来，扑面的寒风吹到身上，已不再能令他感到寒意，回首一望，吴布云苍白的面色，此刻已变的通红，两人在这小小的酒铺中，一言不发地各自喝了一些闷酒，此刻心中却己热血沸腾起来，喝酒的时候，这两个衣衫褴楼的少年，自然不会受到青睐，吴布云安之若素，管宁却是生平第一次遭受如此冷淡的滋味，因之他离去的时便掷出一锭白银，令店小二震惊和巴结。此刻他大步走到车旁，突地大声道：“吴兄，方才你对我说了几句话，此刻我也要对你说几句——”

他亦自一清喉咙，朗声又道：”第一，我虽不知道公孙前辈怎样受的伤——”

吴布云冷“哼”一声，接口道：“公孙前辈所受的伤便是因为他心痛手足之伤残，愤而和那魔头拼命，真气大大受损，风寒侵体，再加上心情悲愤，因之内外交侵，倒在荒山之中，若不是碰巧遇着了我，只怕这位公道正直、磊落侠心的前辈侠士，便也要死在你们的手下。”

管宁狂笑一声，大声道：“死在我们的手下——嘿嘿，吴兄，你却是大大的错了，小弟我——固然与此事毫无关系，便是我车中的那人，若要取公

孙左足的性命，也早已取了，哪里还会等到现在——”

吴布云剑眉一轩，方待答话，管宁却又一挥手掌，极快地接着说道：“我还可与吴兄击掌为誓，日后无论如何，我也得将此事的真象寻出，我车中的那位前辈，如真与此事无关，那么——嘿嘿，我倒要看看哪位武林高人对此事如何交代。”

吴布云冷喝道：“如果是他干的？”

管宁右掌一握，重重一拳，打在自己的左掌上，朗声道：“他如真是此事的罪魁祸首，那么在下便要将他杀死，为那些屈死的武林高人复仇！”

吴布云冷笑一声道：“你要将他杀死，嘿嘿——嘿！”

轻身走向马，扬鞭而去，再也不望管宁一眼，灰瞑阴暗的天空，果然下起雪来了。

第七章　遍地奇人现

管宁和吴布云两人都有了三份酒意，此刻扬鞭上道，车马驰行更急，管宁虽觉自己心中有许多话对吴布云一谈，但车声辚辚震耳，他即使说了出来，人家也无法听到，便只得将这些话闷在肚里。

北方的冬天之夜，来得特别早，既而暮云四合，管宁抬首望处，前面暗影幢幢中，似有灯火点点，他知道前面必然是个不小的市镇，只是他虽然世居京城，却不知道这小小的市镇的地名是什么？更不知道此地距离自己的目的地还有多远，微一顾盼间，马车又驰出数丈，只听“呼”地“一声，突面扑来一片风雪，深沉的夜色中，突地冲出两匹健马。

这两匹健马来势之急，当真是有如电光一闪，管宁一惊之下，只道又要蹈方才和这少年吴布云撞车的覆辙，口中大喝一声，紧勒马绳，哪知眨眼之间，这两匹马却已擦身而过，“得得”蹄声中，远远传来一阵笑骂之声。

“怯小子，怕什么，爷们不会撞着你的。”

声音高亢，一口陕西土音，显见得又是来自燕赵的武林豪强之士。

管宁微一定神，剑眉微轩，侧首道：“吴兄，你可看清方才那两人长得是什么样子？”

哪知目光动处，却见吴布云竟深垂着头，头上的毡帽边沿也拉的更下了，听到管宁的话，头也不抬，只在鼻孔里低低“哼”了一声。沉声道：“人家的事，不管为妙。”

管宁不禁为之一愣，不知道这本来豪气如云的少年，此刻怎地变的如此忍气吞声，呆呆地愣了半晌，车马又自缓缓前行。

哪知——他们马车方自前行，夜色中竟又冲出两匹健马，这两匹马来势仿佛更急，管宁一带马缰，这两匹马上的人，身手果然亦是矫健无伦，竟又从管宁车侧的路隙擦身而过，在这刹那之间，管宁凝目而望，只见这两匹马上的骑士，一身锦缎劲装，满脸虬髯，夜色中虽然看不清面目神情，但却又足够看出他们的剽悍之色，人马远去，却又传来他们的怒喝声。

“你们这是找死吗？两辆车并排走在道上，若不是……”

风雪之声，虽然使得他们怒骂声渐渐沉没，但管宁却已不禁为之大怒，转过头去，方待怒骂，哪知目光动处，却见吴布云的头竟仿佛垂得更低，一言不发地带起缰绳，越过管宁的马车向前驶去，竟生像是遵命不敢并排而行。

管宁心中既惊且怒，对这少年吴布云此刻的态度，大大不以为然。

蓦地——一阵风雪吹过，前路竟又驰来两匹健马，这两匹马一左一右，自管宁车侧扬鞭而过，夜色之中，只见马上的骑士，亦是一身华丽锦缎的劲装，亦是满脸虬髯，亦是神情剽悍，身手矫健，竟和前行的两个骑士，像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似的。

管宁虽有三分酒意，此刻神志亦不禁为之一清，扬起马鞭赶了上去，又走到吴布云车旁，转过身去，沉声问道：“吴兄，你可看出这六匹马走得大有蹊跷，他们分明是一路而来，却偏偏要分成三拨而行，而且马上人的装束样子，也都不像是个好人……”

他滔滔而言，自觉自己的江湖历练，已是大非昔比，一眼之下，即能分辨出事情的蹊跷来。

哪知他语声未了，吴布云突又低低“哼”了一声，沉声说道：“别人的事，少管为妙，阁下难道没有听见吗？”

他仍然低压着毡帽，头也不抬，方才那六匹健马擦身而过，他竟连看都没有看一眼，人家的怒骂，他也像是根本没有听见。

而此刻，他又对管宁说出这种话来，语气仿佛甚为焦躁不安，管宁听了，心中既是难受，又是愤怒，呆呆地发了一会儿愣，却听吴布云似乎在自语着道：“ 怎么只有六骑……还有两人……唉…… ”

踏雪声，车轮声，使得他的语气根本听得不甚清，然而他这种人，有异常态的神情举止，却又使管宁大感惊奇，心中暗地寻思：“ 难道他知道方才这六骑的来历？难道他不愿见到他们？难道这六骑是他的仇家？可是……可是他方才自语着的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

他想来想去，也得不到解答，心中暗叹一声，又自暗忖道：“ 此人与我萍水相逢，我又何苦如此费心猜测他的事？唉，我自己的事已经足够烦恼了，但是……此人的来历，倒确有奇怪，我看他和我一样，心中也必定有着一些难以化解的心事。 ”

思忖之间，他们两辆大车，都已踏上这小小的市镇间一条青石铺成的街道，此刻辰光虽不甚晚，但这小镇早市已收，行人很少，道旁的店铺，都已收店，只有一间酒铺中，还不时散发出酒香热气，和一阵阵的喧哗的笑语之声，为这已将躲于死寂的小镇，添了几分生两人心中各有心事，谁也没有说话，眼看已将走到街的尽头，吴布云突地转身道：“ 今夜大概已赶不到妙峰山了，就算能够赶到他突然住口不言，长叹一声，接道：” 我们在这里歇息一夜，好吗？”他此刻语气又变得极为平静，虽然对管宁已不再称呼“ 阁下 ”，“ 兄台 ”，但却显得甚为亲近，管宁展颜一笑道：“ 悉听尊意。 ”

却见吴布云倏地勒住缰绳，跃下了车，向路旁一个行人低声询问了几句，又自上车前行，一面回头过来，朗声道：“ 这王平口镇上一共只有一间客栈，就在前面不远。 ”

管宁“ 哦 ”了一声，心中才恍然知道这个小小的市镇便是王平口。

“ 到了王平口，妙峰山就不会太远了。 ”他精神一振，抬目望去，前面转角处一道白粉墙，墙上写的四个字，果然就是“ 安平客栈 ”。

客栈中自然还有灯光——但是大门却已关了，这么早关门的客栈，管宁还是第一次见到，眉头微皱，跃下马车，转身说道：“ 我们敲门。 ”

吴布云又踌躇了半晌，但管宁此刻却已砰砰敲起门来，此次他重入江湖，心中早已决定，自己若不将一些困扰都全部化解，自己便不再回家，因之他满心之中，俱是沸腾的热血，飞扬的豪气，正准备用热血和豪气，在江湖中闯荡闯荡，做一番事业出来，这种心境和他上次出来游历时的心情不大相同，因之他此刻的行事，便也和昔日迥然而异。

他拍门的声音很响，但客栈中却久久没有应声，他心中一动，暗道：“ 难道这客栈中也出了什么事不成？ ”

要知道他这些日子以来，所遇之事，件件俱是超于常规之外，是以他此刻对人对事的想法，便也不依常规。

哪知他方自动念之间，一个一面揉着眼睛的店小二，仿佛刚刚睡醒的样子，打开大门，口中嘟囔道：“ 客官，那么晚了，外面可冷咧！您快赶着车进来吧！ ”

这睡眼惺松的店小二，这一成不变的老套话，将管宁心中一些不安的想法全都击破，他不禁暗笑自己的大惊小怪，想赶着车进了门，客栈的大门永远是那么宽阔，他可以毫不费事地将大车赶进去，转身一望，吴布云却仍站

在门外，似乎在想着什么心事。

等到吴布云缓缓将大车赶进去的时候，那店小二却似已露出不耐烦的神色，不住地催促着道：“外面这么冷，两位车里要是有人，就请下车，要是有货，也请拿下来，这里的房子保证宽敞，两位要是——”

吴布云冷冷一哼，道：“你先带我们看看房，车里面没有人也没有货。”

店小二长长“哦”了一声，管宁心中一动暗忖道：“还是他做事仔细。”

跟着店小二三转两转，却见这家客栈每一个房间，都是门窗紧闭，全无灯光，不知是没有人住，抑或是里面的人都已睡着了，只见吴布云满面提防之色，跟着他一直走到最后一间跨院，管宁暗中一笑，忖道：“原来此人遇事也和我一样，有些大惊小怪，想这小小的乡村客栈中，又会有什么事值得他如此提防。”

一脚跨进院子，这院子里的客房里面，灯光却竟是亮着的，映得这小小的院落一片昏黄。

走上台阶，他抖落满身的雪花，吴布云却已笔直地推门走了进去，管宁目光一转，却见店小二满面的睡态，此刻竟已变成一脸诡笑的望着自己，管宁心头不禁为之一跳，只觉得那店小二在身后一推自己的肩膀，冷冷喝道：“朋友你也进去。”

管宁一惊之下，已知道自己今日又遇着非常之事了，斜着身子冲进房间，只听得一个低沉浑浊的声音冷冷道：“好得很，好得很，又来了两只肥羊。”

管宁剑眉一轩，抬目望去，房中迎面一张八仙桌上，并排放着三支蜡烛，桌上放着几柄雪亮的刀剑，被烛光映得闪闪发光。

桌旁有五个反穿皮衣的彪形大汉，这低沉浑浊的语声，就是从其中一面带刀疤，敞开皮领的汉子口中说出的。

这景象一入管宁之目，他陡然省悟：“这是打劫。”

转目望去，只见吴布云竟仍低着头，一言不发地站在旁边，而房门两侧，也一边一个站着两个手持利刃的汉子，目光眈眈地望着自己，转目上望，房中靠墙的椅子上，一排坐着三个穿着皮衣的肥胖的商人，满面惊惧之色，身上也似在不住颤抖，抖得连他们身下坐着的椅子都簌簌地动了起来。

这三个不住颤抖着的肥胖商人旁边，是一个其瘦无比的瘦小汉子，站在这些肥胖的商人旁边，两相对比，管宁只觉此人之瘦，实庄瘦得生平未睹，再加上他穿着的一身黑缎衣衫，一眼看去，更觉此人猥琐无比，他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椅子上，抬头淡淡地看管宁一眼，便又垂下头去，就生像一支静待人家宰割的黑色羔羊。

管宁目光从这瘦人身上移开，眼前却突然一亮，在这瘦子身侧的一支茶几另一边，竟坐着一个满身罗衣的少妇，头上竟梳的是一丝不乱的‘菩萨幔”，发分三叠，最下的一叠，像一片蝉翼般，紧紧贴在她那莹白如玉的粉颈上，第二叠却在她身后那一双明珠耳环稍高的地方，左右分挺出两片圆而小巧的翼。

第三叠自然是在第二叠的上面，亦作圆形，也是从左右两边斜展出去，若从身后望去，便仿佛是一支四翅的蜻蜓，但管宁此刻站在她身前，却觉得有如仙子头上的云儿，加上她满头的珠翠，青山般的黛眉，秋水般的明目，其美艳真是不可方物。

管宁再也想不到此时此地会见着如此人物，目光呆呆地凝注半晌，这少妇秋波一转，轻轻从管宁面上飘过，又自颦眉垂目，然而管宁却已心头一热，

只觉这少妇目光之中，有一种无法描叙的感觉，赶紧避开目光，连她身后的小鬟都不敢侧首再看一眼。

对面的墙角，却坐着两个华服锦衣的老者，每一人手中拿着一杆烟管，烟管翠绿，竟似是翠玉所制，这两个老人面无表情，动也不动地坐在椅子上，让人无法猜透他们的心意。

老人身侧，却是一个游方和尚，穿着一袭破旧的灰布袈裟，双掌合十，垂首而坐，满屋之中，只有这方外之人，似乎因为自己身无长物，不怕人家打劫。是以神色也最镇静。

管宁目光在屋中一扫，虽然他目光移动得很慢，但也不过是刹那间事。

先前发话的那彪形大汉，锐利的目光，冷冷在管宁身上转了两转，冷哼一声，道：“羊虽是羊，可是不肥，倒害得爷们为你白耽误了些时间。”砰地一拍桌子，长身站了起来。

管宁虽早已觉得此人身材极为彪壮，他这一长身而起，却仍不禁为之暗吃一惊，此人身材之高大，仍自吓人，管宁在朋友辈中，素有长人之誉，但与此人一比，却仍矮得太多，但是此人打在桌上的这一掌，声音虽重，却不惊人，管宁目光微睨，偷偷又望了吴布云一眼，却见他头竟越发垂得低了，一点也没有要反抗的样子，心中不禁大奇：“难道我们也要被这班强盗欺侮一番不成？”

要知道他此刻早已跃跃欲试，想凭着自己的身手，将这班强盗赶走，救一救房中这些束手就缚，毫无反抗的“肥羊”。见了这满身罗衣，满头珠翠，楚楚动人的少妇，心中更是大生豪气，纵然他武功不及这些强盗，也会拼上一拼。

但是吴布云此刻的情态，却又使他大生惊疑之心，微一迟疑间，这彪形大汉又自厉声道：“兄弟深夜之中，把朋友们叫到这里来，为的是什么——嘿嘿，我想朋友也都是瞎子吃云吞，肚子里早有数了。

他卖弄了这么一句自认为极为风趣的话，像是极为得意，浓眉一扬，仰天大笑几声，笑声突地一顿，目光一转，坐在他身侧的两个汉子，立刻随之大笑了起来，这彪形大汉冷冷一哼，又道：“光棍眼里不揉沙子，兄弟两眼不瞎，一见了各位，就知道各位都不是穷人，嘿嘿——非但不是穷人，而且还都是大大的阔人，因此兄弟也不惜冒很大的风险，在这王平口镇上，嘿嘿……哈哈，兄弟一向很听从圣人的话，知道良机万不可失，像各位这种身份，这么有钱的阔人，今天竟都会住在这小小的王平口镇上这间破落庙一样的客栈里，实在是老天爷要帮我铁金刚的忙，要我铁金刚发财，兄弟我怎么能辜负老天爷的一番盛意呢？”

他一口气说到这里，越说越觉得意，“砰”地一拍桌子，又自仰天大笑起来，这一次站在门口的两条汉子，坐在桌旁的四条大汉，也都立刻随声大笑了起来。

管宁见了，心中又是气恼，却又有些好笑，手肘微曲，偷偷在吴布云肋下一撞，哪知吴布云却生像是没有感觉到，仍自垂首而立。

这彪形大汉名副其实的“铁金刚”，浓眉一扬，大笑着又道：“各位在这房子里一共有十多个人，而兄弟们也只来了十多个人，在这房子里的却只有六个，兄弟我铁金刚的名头在两河一带，虽然是响当当的，亮闪闪的，可是，嘿嘿——哈哈，各位却不一定知道，若知各位就会……”

他说到这里，管宁耳畔，突地响起吴布云极为低沉的轻微的语声：“不

要乱动，这里全是——”
吴布云的话说到这里，也立刻住口，仍然垂着头，动也不动地站着。
管宁心中更加惊疑，愣了一会儿，只见这“铁金刚”还在说道：“因此兄弟现在就露一手给各位看看，也叫各位虽然破财，心里却不会觉得冤枉，嘿嘿——我铁金刚做事，一向漂亮，虽然现在就可以动手，但是——哈哈，却还是要叫各位舒服些。”
语声一顿，这志得意满的彪形大汉，突地伸手抄起桌上一柄折铁快刀，手腕一抖，刀光点点，“刷”地一声，向桌上并排放着的三支蜡烛削去，刀光一闪，宛如厉电，烛光一摇，仍然明亮，只见“铁金刚”手中的这口快刀，竟停留在桌旁的一个大汉咽喉之前不到三寸之处，刀光犹在不住颤动。
管宁心头一凛，暗道：“草莽中果然不少好汉，这汉子虽然鲁莽，刀法却端的惊人。
转目望去，四座之人。颤抖的仍在颤抖，垂目的仍然垂目，合十的仍然合十，谁也没有动一动，而这“铁金刚”却又哈哈笑道：“各位都是有钱人，大概不会知道兄弟这一手刀法的好处，可是——”
他目光一转，在身侧的那些汉子身上一扫，又道：“兄弟们，你们可都是练过三天把式，你们总该知道哥哥我这一手刀法的好处吧！”
语声方了，那些大汉立刻轰然道：“高，真高，大哥这一手刀法真高。”
一个汉子轻轻站了起来，轻轻伸出手掌，用食、中二指，轻轻将央前的蜡烛一夹——
这根蜡烛竟已断做两截。
“铁金刚”哈哈大笑几声，那汉子将拿起的半截蜡烛，断处用火一烧，又轻轻放了下去，再拿起另两截蜡烛，烧了烧，接了上去，方自一拍巴掌大笑着道：“一刀砍断蜡烛，这可不难，我马老二都能做到，可是一刀砍断蜡烛后，烛光不灭，蜡烛不倒，这份巧，这份快——嘿嘿，我马老二再练上十年，呀，可也办不到了。”
他一面摇首，一面称赞，管宁却在心中暗笑一声，忖道：“此人姓马，对马屁一道的功夫倒的确不错。”一面却暗道：“只是这‘铁金刚’的刀法确也惊人，我只怕亦非此人敌手呢！”
要知道管宁此刻根本不知道自己武功的深浅，是以难免生出此想，只见这“马老二”语声一顿，那“铁金刚”突地手腕一扬，刀光又是一闪，“噗”地一声他手中的折铁快刀竟然脱手飞出，不偏不倚地插在房中的屋梁上。
“铁金刚”又是仰天一阵狂笑，那“马老二”立刻大声道：“就凭我们大哥‘神刀手，铁金刚’这手玩意，叫各位花点银子，总不冤枉吧！”
管宁目光一转，屋中的人，神态仍然无变化，只有那三个商人，身上的肥肉，仿佛抖得更厉害了。
“铁金刚”仰天大笑了几声，笑声又自一顿，突地冷冷说道：“天气如此寒冷，各位早些将银子拿出来，也该去睡觉了。”
目光转向罗衣少妇，语气之中，更加了二分轻薄之意，又道：
“尤其这位娘子，生得如此娇嫩，若被冻坏了身子——嘿嘿——哈哈，我‘铁金刚’可是赔不起的。”
罗衣少妇颦眉闭目，螓首微垂，连耳上的珠环，都没有动一下。她身后的青衣小鬟，柳眉却似微微一扬，但目光一转，却也垂下头去，依然站在这少妇身侧，亦是弱不禁风样子。

她神情间的这微微变化，却恰巧被管宁看在眼里，他心中不禁为之一动，只见“铁金刚”笑声未绝，大步走了出来，转目四望，大笑又道：“各位不但是有钱人，也是个大大的好人，兄弟今宵无事，各位却给兄弟消遣了这样久，兄弟此刻再不动手，可真有点不像话了。”

语声一顿，大步走到那三个肥胖的商人面前。

那三个本已满身颤抖，此刻的神态，看来便是可怜了。

他们畏缩地坐在椅上，身材高大彪形的“铁金刚”更像是一尊金刚神像，俯视着三牲祭礼似的，俯视着他们，缓缓说道：“三位远道经商，还是如此发福，想必生意做得发财得很了。”

这三个肥胖商人抖得更是厉害，头也垂得更低，哪里还答得出话来。

“铁金刚”面上神情，突的一凛，满是森寒之意，刹那之间，还满面笑容的“铁金刚”竟变成满面杀意，缓缓地又接道：“可是你们带来的三口箱子，里面却只有些衣服，你们的银子，想必都是带在身上的了。”

三个肥胖商人仍然垂着头，“铁金刚”浓眉一扬，突地一把将当中一人笔直地拉了起来，另一只蒲扇般的巨掌，在他身上上下一搜，突地“哈哈”一笑，从这已被吓得满面土色的商人腰畔，解下一条宽约半尺的皮带，一面笑道：“原来都在这里！”

将皮带解开一看，皮带的夹层之中，果然俱是成叠的银票。

他狂笑着手腕一震，这肥胖的商人，像是浑身上下都再也没有一丝力气，“噗”地倒在椅上，“马老二”早已跟住上前，接着皮带，放在桌上，“铁金刚”冷笑一声，道：“你们两位难道还要兄弟亲自动手吗？”

管宁动也不动站在门前，心中却是大为不安，先前吴布云在他身旁说的那句话，使得他直到此刻还未有所动作。

此刻，他心中却不禁又是不平，又是焦急，又是惊疑，暗暗惊道：“这吴布云年纪虽轻，却并非胆小畏事之人，他此刻如此做法，到底是何用意呢？这‘铁金刚’如此跋扈骄横，我真该和他拼上一拼，看他如此对待人家，他若对那女子亦是无礼，又待如何？何况——我怀中尚有那本秘笈，又怎能被他搜去！”

他越想越觉自己不能再袖手而观，目光抬处，却见吴布云此刻竟已退到门角，垂首而立，“铁金刚”却已将另两个肥胖商人的钱袋，拿了过来，放在台上，转身走到那黑衣瘦汉的身前，伸手一摸他身上的衣衫，口中“嘻”地一声，摇首叹道：“兄弟身上穿着这件衣服，料子可真不错呀！兄弟一生之中，从来没有穿过这种衣服——”

又自摇首叹道：“可惜太小了一些，太小了些——”

目光突又一凛，沉声说道：“只是兄台的行囊之中，已有不少银子，那么兄台的身上，只怕也少不了有些值钱的东西吧？”

这黑衣瘦汉长身而起，目光在四下缓缓转动一遍，嘴角竟然露出一丝像是充满讥嘲之意的笑容，一言不发地走到那张八仙桌旁，从怀中掏出一个翠绿的翡翠鼻烟壶，数张银票，几锭金元宝，轻轻放在桌上，转身走回自己的座位，一言不发地又坐了回去，闭目养起神来。

见了他这种神态，“铁金刚”竟不禁为之愣了一愣，拿起那鼻烟壶摩挲半晌，口中又自“嘻嘻”称赞着道：“真是好东西，好东西，就凭这就值千把两银子。”

话声一顿，又狂笑起来，大声道：“弟兄们，我早就知道今天这笔买卖

不小，你们看着吧，还有值钱的东西在后面呢。”

大步走到那罗衣少妇身前——

那罗衣少妇身躯微微一动，向后一退，头上环佩“丁当”一响，这高贵美丽的少妇身形就只这微微一动，姿态之美，足以眩人心目。

刹那之间，管宁心中热血沸腾，只觉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该眼看着这样一个妇人，受到如此粗俗的莽汉凌辱。

他剑眉微轩，便待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哪知身后衣角突地被人一拉，耳际又响起吴布云轻微而低沉的声音，说道：“莫动！”

他脚步轻轻移动一下，终于顿住，只觉那罗衣少妇的秋波，似乎轻轻向自己一扫，他面孔一红，自觉自己如此畏缩，实在不是大丈夫的行径，心中大生羞惭之感，便也缓缓垂下头去。

哪知——

突地响起一个娇美无比的声音，一字一字地缓缓说道：“你要干什么？”

管宁大奇之下，忍不住抬首望去，只见这罗衣少妇，已自抬起头来，面对那有如巨无霸一般的“铁金刚”缓缓又说道：“你要干什么？”

她一连问了两句，只问得这“铁金刚”呆呆地愣住了，似乎说不出后来，过了半晌，方自哈哈数声大笑道：“小娘子，我要干什么，你难道不知道吗？”

“马老二”双手一拍两股，耸着双肩走了过来，笑着道：“我们大哥要的是什么？你难道不知道吗？不过——嘻嘻，你要是……要是……嘻嘻，我们大哥不但不要你的珠宝银子，也许还要送你两个也未可知，我们大哥可是有名的慷慨呀，你要是不信，嘻，去问问北京城里的小金黛都能知道。”

这“马老二”满脸谄笑，满嘴粗话，管宁剑眉一轩，心中大怒，却见那罗衣少妇抬着头，一张宜喜宜嗔的娇面上，神色丝毫未变，伸出春葱欲折的一支纤纤玉手，轻轻一拢鬓发，又道：“这话是真的吗？还是假的？”

“铁金刚”又为之一愣，方自哈哈笑道：“当然是真的，谁还骗你不成？”

罗衣少妇突地掩口“噗噗”一笑，笑得头上环佩丁当作响。

罗衣少妇笑声未住，娇声说道：“我笑的是你！”

这少妇美如天仙，笑得更是令人目眩心荡，这“铁金刚”出身草莽，几曾见过如此美貌的妇人，几曾见过如此娇美的笑声，不知不觉，竟看得呆了，先前那种剽悍跋扈样子，此刻竟已荡然无存，目光呆呆望着那少妇，缓缓道：“你笑的是我，我又有什么可管宁见着他这种神态，心中真是哭笑不得，转目望去，房中各人，除了那些彪形大汉目光俱都痴痴地望在这罗衣少妇身上之外，别的人仍然是先前的神态，动也未动一下，他心中不禁更加奇怪，知道自己今日又遇着了一件奇事。

只见这罗衣少妇笑声一敛、缓缓放下玉掌，娇声又道：“我笑的是你实在太笨，既想要钱，还想要人，可是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呀，最多最多也只能再活一个时辰了，现在你要是听我的话，对这屋里的每一个人恭恭敬敬地磕上三个头，然后乖乖地爬出去，也许还能保住一条小命，否则——”

她又娇笑一声，中止了自己的话，“铁金刚”面色一变，倒退一步，大喝道：“你说的是什么？”

管宁心中一动，却见这罗衣少妇又自垂下头去，再也不望那“铁金刚”一眼，而“铁金刚”那双虎目瞬也不瞬地望在她身上，一双巨掌，一开一阖，掌上指节“格格”作响。

这高大雄伟的“神刀手”，“铁金刚”，被少妇的轻轻几句话，说得像

是呆子似的呆了许久，方又大声狂笑，大声道：“好，好，我倒要看看我‘铁金刚’今日是怎么死法，可是我就算是要死了，也得先把你和水吞到肚子里。”

手掌一伸，骨节又是一阵“格格”声音，他竟伸出一双巨掌，笔直地向这罗衣少妇抓去。

管宁心头一跳，却见这少妇头也不抬，却又“噗噗”一笑，缓缓道：“你要是再不出手，眼看我一位妇道人家被人欺负，我可就要骂你了。”

管宁心中又是一跳。

“难道她说的是我？”

当下心胸又是一阵激荡，却见这“铁金刚”突地虎吼一声，双臂一扬，目光一转，大喝道：“是谁？是谁？难道这里还有什么高人？”

走到那黑衣瘦汉面前，大喝道：“是你？”

张口“呸”地一口浓痰，吐在这黑衣瘦汉脚前，骂道：“你配？”

黑衣瘦汉闭目养神，生像是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话似的。

“铁金刚”一个虎跳，转身来到对面坐着的两个华服老人身前，上下望了两眼，又大喝道：“是你？”

这两个华服老人垂着头，亦是无动于衷；“铁金刚”又是“呸”地吐出。一口痰，一面大骂：“老不死的！”

又自猛地一转身，摸到那三个商人的面前，大骂道：“三只猪！”

张口一口痰，自吐到当中一个商人身上的锦衣之上，便又转身一摸，笔直地跳到管宁面前，目光像利剪般地在管宁身上一扫，突地一把拉着管宁的衣襟，大骂道：“难道是你，是你这小兔崽子？就凭你也能把我铁金刚弄死，哈哈——哈哈——”

一时之间，管宁只觉心中热血上涌，再也顾不得一切，方待出手。

哪知——那罗衣少妇突又“咯咯”娇笑起来，缓缓地说道：“我从一数到十，你要是还不死，我就随便你怎么样？”

“铁金刚”大喝一声，放开管宁的衣襟，像个疯子似的扑到这少妇身前道：“你数数看！”

罗衣少妇淡淡一笑，轻轻说道：“一！”缓缓一掠云发：“二！”放下玉掌，一理衣襟：“三！”

她笑声娇美，话声清丽，然而听到管宁耳里，却不知怎地，连管宁心中，都起了一阵难以描述的慓怵之感，忍不住机伶伶打个寒噤。

“铁金刚”更是面色灰白，连退三步，退到卓旁，那罗衣少妇却已轻轻一笑，含笑着道：“四！”

“铁金刚”突地大喝一声，转身抄起桌上的一柄长剑，劈空一剑，大喝道：“你数到十，我若还是未死，我便要将这屋子里的人个个杀光！”

罗衣少妇娇笑道：“你要是安安稳稳地坐在椅子上，也许我数到‘十’的时候，你还能剩下一口气，可是你要还是像疯子似的这样暴跳如雷的后，只怕我还没有数到‘十’，你已经要倒在地上了。”

她说话的声音仍然如此娇美，“铁金刚”大喝怒骂道：“你要是再说一句话，我就先把你一剑杀死，那时你就莫怪我‘铁金刚’没有怜香惜玉之心——”

罗衣少妇仍然娇笑着道：“你先解开衣掌看看——”

噗嗤又是一笑，轻轻道：“五！”

“铁金刚”面色一变，一手握剑，却用另一只蒲扇般的巨掌，一把撕开

自己的衣襟。
灯光之下，只见这满身虬筋纠结，有如铜浇铁铸般的“ 铁金刚 ”
的下腹前的一片铜色肌肤上，竟整整齐齐地印着一大一小，一深一浅，一黑一紫，两个深入肌肤的掌印。
管宁目光动处，再也忍不住心中惊异，竟脱口惊呼一声，他无法想象这两个手掌印是何时印上的。
转目望去，吴布云却仍垂着头，无动于衷，生像这一切事的发生，都早已在他的意料之中。
而那些肥胖的商人，黑衣瘦汉，华服老人，枯瘦僧人，此刻竟也仍然木无表情，那些彪形大汉，一个个面如土色。“ 铁金刚 ”俯身望到自己身上的掌印，更是惊得如受雷击。
只听到这间房子里的粗重呼吸之声，此起彼落。
突地那罗衣少妇又自轻轻一笑，划破这沉重的空气，她竟又笑着说出：“ 六！ ”
“ 呛啷 ”一声，“ 铁金刚 ”手中的长剑，落到地上，他有如金刚般的身形也开始摇摇欲坠，口中喃喃低语道：“ 黑煞手……黑煞手！……紫手印…… ”
罗衣少妇一双秋波，含笑望着这惊魂欲绝的“ 铁金刚 ”口中笑道：“七！ ”
“ 铁金刚 ”一手扶着桌沿，一手按着胸腹，面上神色，倏青倏白，在这摇摇的烛火之中，难看已极，他挣扎着大喝一声，厉声道：“ 是谁？是谁？我铁金刚有眼无珠，不识高人…… ”
他走到管宁身前，声音已变得有如枭枭夜啼般凄呖，惨呼道：
“ 难道是你？是不是你…… ”
噗地一声，庞大的身影，推金山，倒玉往，跌倒在管宁面前。
管宁虽对这“ 铁金刚 ”大有恶感，此刻亦不禁为之耸然动容，呆呆地愣在当地，却说不出话来，耳畔内听得那罗衣少妇又自缓缓道：“ 你不要再问是谁了，反正这屋中之人，倒有大半以上可以举手之间，置你与死地的。 ”
秋波一转，在肥胖商人，黑衣瘦汉，华服老人，枯瘦僧人，及管宁，吴布云身上一扫而过，又笑道：“ 你说是吗？ ”
管宁只觉得心头一凛，忍不住又机伶伶打了个战寒，只见那些先前飞扬跋扈的彪形大汉，此刻一个个面色如土，呆如木鸡地站在桌旁，望着地上不住呻吟的“ 铁金刚 ”，刹那之间，管宁心中突地大生侧隐之心，对那罗衣少妇的如此冷酷，也不禁大起反感，他先前再也想不到这样高贵娇美的少妇，竟会有这样一副比铁还硬的心肠。
突地屋角响起一声清朗无比的佛号，“ 阿弥陀佛！ ”
接着一阵微风，烛火一摇，窗格一响，身影一花，那罗衣少妇又自“ 格格 ”笑道：“ 想不到昔年一指残八寇，单掌会群魔的少林神僧‘ 无珠 ’大师，此刻心肠也变得如此慈悲，竟连个死人都不敢看！ ”地上挣扎呻吟的“ 铁金刚 ”突地低吼一声，缓缓爬起，连连道：“ 在哪里……无珠大师在哪里？ ”
转目望处，那两个华服老人，手持旱烟，仍在垂目而坐，他们身侧的枯瘦僧人，却已在方才那微风一过，烛光一摇，窗格一响的时候，飘然掠出了这间充满血腥气的屋子。
管宁手掌一紧，紧紧握着拳头，他又一次经历一件奇事。而此事的发生，却是他身历其境的，此刻他心中既是惊异，却又羞惭，直到此刻，他才知道吴布云为什么阻止自己出手的意思，因为他此刻已知道这屋中，他原来看成

是束手就缚，毫无抵抗之力的人，却都有着惊世骇俗的身手，令他奇怪的却是：“这些武林高人怎么会聚到一处，又为何又都讳莫如深？吴布云既然认得他们，却为何一直低垂着头，不敢说话。”

他呆呆地思忖了半晌，只见这“铁金刚”挣扎着爬起一半身形，又“噗”地一声倒在地上，微微呻吟两声，双腿一蹬，再无声息。

那些穿着皮衣的彪形大汉各自惊叹一声，面上神色，亦自变得有如厉鬼般难看，而就在这刹那之间，罗衣少妇微启樱唇，说道：“八！”

一阵风雪，从方才被少林三珠之一，“无珠大师”掌风挥开的窗户中吹了起来。

然后烛火飘摇，左面的一双烛火焰向外一飘，终于熄了。

管宁虽然素来血气甚豪，但此刻放眼而望，只觉这间厅房之中，处处俱都弥漫着凄清幽森之意，忍不住打了几个寒噤，抽后便退两步，紧紧站到吴布云身侧，只见那罗衣少妇突地一掠云鬓，袅袅婷婷地站了起来，走到桌旁，拿起那三条内中是巨额银票的皮带，回眸一笑，道：“褚氏三杰，这些银子，你们难道真的不要了吗？”她将“褚氏三杰”四字方一出口，管宁心中不禁一惊，“难道这三个肥胖的商人，正是称雄武林的草莽英豪呀，这三人的伪装本领的确高强，看他们方才那种颤抖害怕的样子，谁都会以为是真的！”

这念头在他心中一闪而守，而就在罗衣少妇话声方起，犹未说完的那一刹那，他却又听到吴布云在他耳畔轻轻说道：“明日午前，妙峰山外，毛家老店相会！”

他又为之一惊，转目望处，吴布云仍然低垂着头，再也不看他一眼。

他无法明了吴布云这句话的含义，却隐约的猜到在这厅房之中，一定有吴布云不愿见到的人，是以他才一直不敢抬头。“但这人是谁呢？竟使得这豪强的少年如此惧怕于他。”这间乡村客栈中的厅房本不甚大，然在这并不甚大的厅房中发生之事，却时时刻刻都有变化，就在管宁心中忖度之间，那三个肥胖的商人对望一眼，突地一齐站起来，向那罗衣少妇躬身一揖，其中一个身量最高，也最为肥胖，穿着一身紫长袍，袍上沾有方才铁金刚一口浓痰的商人，诚惶诚恐地说：“夫人只怕认错了吧？小的们并不姓褚，更称不上是什么三杰，至于这些银子，是小的辛辛苦苦做了几年生意才赚得的，多蒙夫人将那强盗打死，就请夫人将之发还给小的们，小的们便感激不尽了。”管宁见了这个臃肿的身子，拙讷的言词，惶恐的神态，心中忖道：“只怕这少妇真的认错了。”

却见那罗衣少妇口中长长地“哦”了一声，笑道：“你们不是‘褚氏三杰’吗？”

秋波一转，似乎瞟了那黑衣瘦汉一眼，又自笑道：“那么就算我认错了好了。”

这三个肥胖的商人，一齐惶恐地躬下身去，若不是他们各有个凸出如珠的肚子，这一躬身，只怕头顶都要碰到地上了。罗衣少妇“噗哧”一笑，皓腕微扬，将手中的皮带，抛到这三个人的面前，又自笑道：“不过，我话可要说清楚，刚刚‘铁金刚’可不是我杀的，他身上的两掌，一掌是终南派的镇山法‘黑煞手’，另一掌却是‘太行紫鞭’的不传之秘‘紫手印’，冤有头，债有主，这‘铁金刚’就算是变成厉鬼，可也找不到我的头上。”

这三个肥胖商人一面拾起皮带，一面口中唯唯称是，又道：“多谢夫人的恩赐，小的们就告辞了。”

三个人一齐旋身，方待举步。

哪知那始终默默坐在一旁的闭目养神的黑衣瘦汉突地冷冷喝道：“慢走。”

只见他们面色突地一变顿住脚步，缓缓回身，惶声道：“还有什么吩咐？”

那黑衣瘦汉冷冷一笑，道：“十年以来，你们三个倒发福了，那‘铁金刚’说的倒不错，你们生意一定做的发财得很，可是，你们难道连十年前的故人，都不认得了，只是你们纵然再胖上一倍，胡子刮的再光，老夫却还是认得的。”

他话声方落，罗衣少妇立刻娇笑道：“原来我没有认错。”

只见这三个肥胖的商人齐地一震，齐声道：“阁下认错了吧！”

那黑衣瘦汉哈哈一笑，冷笑道：“老夫若不是为了你们三位，也不会到这客栈中来，也不会遇着今日之事，三位只道我老眼昏花，已认不得三位了，是以连方才那无知的莽汉，不认识三位就是昔年名震大河南北的‘黄河三蛟’，竟对三位横加屈辱，三位也忍受了下来。”

他又是仰天一阵狂笑，接道：“方才别人见了三位发抖的样子，还只道三位真是怕了那无知莽汉：但是老夫却知道，三位方才发抖，不安，只是为了愧对故人而已，是吗？”

他满脸笑容，张口大笑，只是这笑容与笑声之中，却没有半分笑意，只听得管宁毛骨悚然，心中不禁恍然，暗自忖道：“难怪他们方才颤抖之态倒像是真的，原来他们是见了这黑衣瘦老头坐在自己的身旁，是以才会发抖，不安，我若非亲眼目睹，真是难以相信这三个肥胖臃肿的人物，竟会是昔年名震西河的人物。”

他突然想起那“罗衣少妇”方才所说的“褚氏三杰”，又想到那“铁金刚”方才对这三人所说的话，心中不禁又自暗暗好笑，忖道：“这黄河三蛟此刻是改个绰号，叫做‘黄河三猪’倒恰当得多。”

他看着这三个人的形状，再想想自己给他们起的绰号，不禁低低一笑，笑出声来，笑声方住，他只觉十数道厉电般的目光，一齐射到他身上，而那黄河三蛟“褚氏三杰”，却突地一挺胸膛，哈哈笑道：“想不到，想不到，岁月匆匆，倏忽十年，瘦鹗谭菁，却仍是眼利口利，不错，我兄弟与你还有旧账未清，你要怎地，只管划出道儿来吧！”

这“黄河三蛟”果然不愧为昔日争霸两河的豪强之士，刹那间，这三个人满面仓俗之气，满身臃肿之态的商人，目光一凛，胸膛一挺，竟立刻恢复了昔年的剽悍之气，此刻三人一齐放声狂笑，管宁只觉笑声震耳，竟有金石之声。

瘦鹗谭菁面容骤变，哪知道“黄河三蛟”笑声未了，突地一齐展动身形，倏然数掌，向这终南掌门“乌衫独行”的唯一师弟“瘦鹗”谭菁前胸，双肋上下左右八处大穴挥来。

管宁只听得掌风呼呼作声，人影飘飘欲飞，心头方自一凛，哪知身后房门突地“砰”然一响，他赶紧转身望去。

那一直垂手站在门旁的少年“吴布云”，此刻竟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他惊呼一声，掠出门外，门外风雪漫天，夜色深沉，似乎有一条淡然人影，在远处屋脊上一闪而过，身形之快，端的惊人。

直到此刻，他还是无法揣测，吴布云今夜为何会做出这些异常之事的原因，望着眼前深沉的夜色愣了半晌，身后突地有一个雄浑高亢，有如深山雷

鸣般的声音缓缓说道：“你那不辞而别的朋友，此刻走到哪里去了。”

管宁骇然转身，只见那两个手持旱烟管，始终不动声色的华服的老人，此刻并肩站在自己的身后，背门而立，四支炯然有光的眼睛，瞬也不瞬的望着自己，他呆了呆，呐呐地说道：“方才的话，可是两位老丈说的？”

方才那句发自他身后的话，虽然说得极为缓慢平淡，却已震得他耳鼓嗡嗡作声，望着这两个老人干枯瘦削的身躯，他不相信这两个会有那种高亢雄浑的语声。

华服老人也似乎呆了呆，随即展颜笑道：“当然是老夫说的，难道还有别人吗？”

他神情冷峻，面目沉静，但这一笑之下，却让人觉得有一种和蔼可亲的温暖之意。

管宁自入江湖以来，所遇的人物，不是奇诡莫测，便是高傲冷酷，陡然见着这种温暖和蔼的笑容，不禁对这两个老人起好感，立刻颔首道：“他此番不辞而别，实在也大出小可意料之外，至于他的去向，小可更不知道。”

这两个华服老人一个较高，一个较矮，较高的老者笑容亲切和蔼，较矮的老人却是满面睿智之色，前额物高，双眉舒展，但鼻带鹰钩，却让人看来带着三分狡态，只是这三分狡态并不显著而已。

此刻他双眉微微一皱，沉声道：“你和他可是一路同行而来的？”

管宁微一迟疑，点首称是，这老人双眉一展，又道：“那么他姓什么，叫什么？此番北来，是为着何事，你总该知道了。”

他一连问了三句，管宁心中一动，忖道：“此人对吴布云问得如此详细，难道他们之间，有着什么瓜葛不成？”

一念至此，又想起吴布云方才的神态，便沉吟答道：“小可与他虽是一路同行，但却并不深交，只知道他叫吴布云，其他的，小可便也无可奉告了。”

他与那少年吴布云之间，虽无深交，但在这半日之间，却已互生好感，是以他考虑之下，便未将吴布云护送公孙左足求医之事说出来，只见这两个华眼老人同时长眉一皱，低低念道：“吴布云……”

那身材略矮的老人猛一举掌，侧首道：“我说是他，你偏不信，如今看来，我的话可没有错吧！”

另一华服老人长叹一声，沉声道：“这孩子……”

突地袍袖一拂，一阵强劲无比的风声，“砰”地一声向后拂去，原来他们两人背门而立，左右两侧，各自留出尺许的空隙，此刻有一条人影想从这门旁空隙之中掠出，他头也不回，眼也不望，就这袍袖一拂之势，却已将那妄想夺门而出的肥胖人影挡了回去。

刹那间，只听得一声惨呼，一声娇笑，那罗衣少妇娇美的声音笑道：“我叫你不要碰到我身上来，你不信。”

接着又是一声惨呼，这罗衣少妇又自娇笑道：“终南黑煞手，果然吓煞人，我说谭老先生呀，这地上的四具死身，可都是你打死的，你快点想想办法把他们弄走呀。”

管宁心头一凛：“难道这片刻之间，‘黄河三蛟’已被全部打死。”

一念至此，他忍不住伸长脖子向内望去，只见厅中那张八仙桌子，此刻早已翻倒，桌子的两以蜡烛，却不知何时已被站在罗衣少妇身后的那青衣小婢拿在手里，六个反穿皮衣的彪形大汉，满头大汗，满面惶恐地站在墙角，罗衣少妇面带娇笑，和那“瘦鹗”谭菁对面而立，而就在他们脚下却倒卧着

“黄河三蛟”和那“铁金刚”的四具尸身。
风雪从管宁身后吹到他背脊上，他只觉这刺骨的寒意，越来越重，暗叹一声，退后一步，眼前突地掌影一花，一支枯瘦的手掌，已向他迎面打来。
这一劈掌虽然大出他意料之外，但掌势却来得极缓。
他大惊之下，举掌一架，目光动处，却见这一掌竟是那较矮的华服老人向自己击出的，不禁喝道：“老丈，你这是干什么？”这老人嘴角微微一笑，掌到中途，突地一轩，绕过管宁的手掌，切向他肋下，管宁剑眉一轩，同时沉掌，掌势下切。
哪知老人突地“哈哈”一笑，手掌一翻，电也似地刁住管宁的手腕，沉声道：“你是谁？是谁的门下？明明是个富贵少年，却如何要乔装成低三下四之人？”
这老人好锐利的目光，一眼之下，便又看破管宁的身份。
管宁轩眉怒道：“小可行事如何，又与阁下有何干系！”
语声方了，他只觉自己手腕之间，其热如炙，这老人刁着自己的手腕，竟突地变成一圈刚由烈火中取出的钢箍。
他猛一咬牙，忍受着这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的滋味，暗中将自己体内的真气极快地调息一遍，只听那老人冷冷道：“你与老夫虽然无关，可是你那朋友与老夫却是大有关系。你与他之间，到底是否有所图谋？他此刻去了何处……”
他冷然说到这里，语气倏然一顿，目光也随之一变，似乎吃了一惊，凝神向管宁望了两眼，突地侧首向另一老者道：“大哥，这少年武功虽不高，但却竟有‘引流归宗’之力，我此刻手掌上的功力，竟被他引却大半，大哥，你可知道，当今武林之中，还有哪一门派有这种内家的心法。”
要知道管宁此刻武功正如这老人所说，确不甚高，但他所修习的内功却是武林中失传已久的心法，再加上他正值年轻，这老人若是与他拗手过招，管宁万万不是敌手，三五招内，便是落败，但这老人此刻与他用内力相较，却未见能占有断然压倒的优势。
这两个华服老人乃是“太行山”一脉相传的“紫靴”五派中仅存的两位长老，其辈份尚在当今名扬天下的太行掌门人“太行紫靴”公录真人之上，江湖上提起“太行双老”乐山老人和乐水老人来，很少有不肃然起敬的，此刻与一个弱冠少年互较内功，竟有如此现象发生，此等大异常情的事情，自然使得这以睿智名闻天下的“乐水老人”也难免为之吃惊。
身材略高的“乐山老人”双眉亦自微微一皱，沉声问道：“真的？”
缓缓伸出手掌，向管宁腕间搭去。
哪知道管宁突地大喝一声，拼尽全力，手腕一反，一抖，那“乐水老人”竟在他疏忽之下，被他挣脱。
这“太行双老”不禁齐地面色一变，齐地一喝。

第八章　索命怪客

太行双老身后突地传来一阵“咯咯”娇笑，只听那罗衣少妇娇笑的声音笑道：“哟唷，想不到这孩子倒有这么好的功夫，竟连‘太行双老’两位老人家都抓不住你，呀——这可真得的很！”

管宁方才大用气力，此刻但觉体内气血翻涌，调息半晌，张开眼来，只见这两个华服老人面色难看已极，那罗衣少妇却已面带娇笑，侧着身躯，从老人身旁走了出来，秋波轻掠，向管宁上下打量了两眼，“喂，我说年青人呀，你到底为什么，得罪了这两位老人家，竟使得他们两位全齐向你出手呀？”

她明里是问管宁，其实暗中却在讪损这“太行双老”，要知道以“太行双老”身份地位，岂有齐向一个弱冠少年出手之理，此话若是传出江湖，“太行双老”颜面何存。

管宁是何等聪明的人物，当然早已听出她言下之意，心中不禁对这少妇暗暗感激，把先前骂她心肠冷酷的心念消去几分。

只见这太行双老果然一齐轩眉大怒，目光利刃般漠然转向这罗衣少妇，而这罗衣少妇却仍然若无其事地轻轻一笑，面对管宁娇笑道：“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知道你一定是有事得罪了两位老人家，唉——年青人做事总是这么莽撞，还不快些向两位老人家赔礼！”

“太行双老”面上一阵青一阵白，目光之中，生像是要喷出火来，管宁见了，心中大为诧异：“这两人对她如此愤恨，怎地都既不出恶言，又不出手相击？”

只见这两人狠狠地望了罗衣少妇几眼，“乐山老人”突地一跺脚，恨声道：“老夫己是古稀之年，你却年纪还轻，你如此行事，日后你的靠山一倒，你……难道不怕武林中人将你……将你”

这老人气愤之下，说起话来，竟已有些语无伦次起来，这罗衣少妇面容突地一沉，笑容顿敛，眉梢眼角，竟立刻现出冷削的杀气。

她冷笑一声，缓缓说道：”我看你年纪不小，才尊你一句老人家，你可不要不识好歹，什么靠山，难道我沈三娘自己就没有手段较量你？”

“太行双老”面色变得更加难看，那青衣小环一手拿着一座烛台，站在门口，从门里射出的烛光，映得这两个老人的面容，苍白如纸，管宁侧目望去，只见那“乐山老人”的衣襟，两人突地一言不发地一展身形，斜斜一掠出两丈，再一拧身，便已消失在深沉的夜色和漫天的风雪里。

罗衣少妇冷哼一声，目光转向管宁，轻轻一笑：“年青人，别老站在雪里呀。”

话声立刻又恢复了娇柔之意，此刻谁都不会看出这少妇竟有令“太行双老”都为之慑服的能力。

管宁面颊一红，垂首向前走了两步，走到门口，呐呐道：“多谢夫人相助。”

目光动处，心中突地一凛，他手腕之上，竟也整整齐齐印着一个紫色掌印，直到此刻仍未退去，暗忖这“乐水老人”掌上功力之深，端的惊人已极，他却不知道若非他已习得那内功心法，此刻他的手腕，至今岂在，早已折断了。

那罗衣少妇却生像是没有听见他感激之言，自语道：“真讨厌，怎么雪

越下越大了。”

回身又道：“红儿，你知不知道这里离北京城有多远了，明天我赶不赶的到，唉，再赶不到，只怕真的要迟了。”

缓缓伸出右掌在自己掌上凝住半晌，似乎看得出起神来了。

管宁侧目一望，只见她这只春葱般的纤掌上，竟载着一个纯金的戒指，最怪的是，这戒指竟做成人形，只是此刻灯光昏暗，看不甚清，管宁心中一动，方待答话，哪知突地响起一个冷冷的声音说道：“只怕夫人纵使今日就已赶到，也嫌太迟了。”

这声音虽然是冷冰冰地没有半分暖意，但语气之中，却满含一种幸灾乐祸的意味，罗衣少妇面色倏然一变，幽怨而温顺的眼波，也突地变的寒如利剪，冷然问道：“你说什么？”

大厅内走出缓缓带着满面诡异笑容的终南剑客“瘦鹗谭菁”来，慢条斯理地一捻颏下微须，目光望着院中的漫天风雪，冷冷又道：“在下是说，夫人纵使今日可赶去，只怕——唉！”

此时，管宁已走到门外，听了他的话，心中虽也一动，但他越走越远，后面的话，他便没有听清，也并没放在心上。

此刻他心中思绪万端，根本整理不出个头绪来，今夜他在这个客栈中所遇之人，虽然个个来历身份俱似十分诡秘，但他却以为这些人与他俱无干系，他也无心去多作揣测，只有那两个老人与吴布云之间关系，却使他颇为奇怪，那少年“吴布云”为何不告而别，而且走的那么慌张，更令他觉得难以解释。

一路走去，他才发现这间客栈除了那间跨院外，所有的客房竟都是空着的，他心中不禁有些好笑，心想“铁金刚”那班强盗倒的确有些倒霉，选来选去，竟选中了这些煞星作打劫的对象。

走到前院中，他和吴布云所驾的两辆车子，还停在门侧的马蓬下，这两匹健马一日奔波，再加上此刻的深夜寒风，但此刻却为何都神采奕奕，没有半分颓靡之态，和马蓬中的另几匹马一比，更显得卓卓不凡。要知道管宁百万身家，此次单身出行，选用的马匹，自然是百中选一的良驹，那少年“吴布云”更是大有来历，所乘自也不是普通劣马。

夜色深浓，风雪稍住——

管宁一振衣衫，大步走了过去，万籁俱寂之中，这辆马车中，突然传来一阵阵的呻吟声。

管宁心中蓦地一惊，“飕”地一箭步，窜到车侧一看——

这两辆乌蓬大车，车门竟都是虚掩着的，虚掩的车门旁，一旁倒卧着反穿皮袄的彪形大汉，另一旁却倒卧着刚才那个出来开门的店小二，这两人俱是覆地而卧，口中不断地发出着微弱的呻吟之声。

管宁大惊之下，定睛一看，夜色之中，只见这大汉已经穿得发黑的白羊皮袄的背心上，竟渗着一片鲜红的血渍，那扮成店伙计样子的贼党，背后亦有一片鲜血，而这两人之间的雪地上，却赫然有八个像是用剑尖画出的潦草字迹，“如此疏忽，真是该死！”

方自稍住的雪花，已将此刻画颇深的字迹，掩得有些模糊不清，管宁出神地望着字迹，一时之间，心中满是惭愧自责，不觉呆呆地愣住了。

他知道这两人定必是在自己和吴布云停留在那跨院中时，偷偷溜出来，要看看这两辆大车中所载是何财物，等他们见到大车中只是两个病人，自然大失所望，甚至还要将车中之人加以杀害，而就在这时候，却有一人突然掩

到他们身后，而他们背后的伤口，不用说，自也是被这人所创。

这人暗中救了公孙左足和那神秘的白衣人，自然就不免要恨管宁和吴布云的疏忽，是以便在地上留下字迹，以示警戒。“但这人却会是谁呢？”

管宁呆立在凛冽的寒风中，暗问自己，他想到三天以前，书斋里突地穿窗飞来的两剑一刀，以及昨晨桌上，赫然出现的桑皮纸包中的人耳，便又暗中寻思：“这件事看来是同一个人做出来的。他如此维护于我，但却又不肯与我相见到底为的是什么呢？”

刹那间，他思前想后，但想来想去，也想不出自己有什么相识之人，会有如此武功，而且一路跟在自己身后，做出如神出鬼没之事来。

“只有凌影——”他低低地，有如呻吟一般自言自语道：“凌影，真的是你吗？你你……为什么要对我如此，却又偏不肯见我呢？”

藏首缩尾的马，被惊得“唏聿聿”昂首不住长嘶。

管宁心头一惊，伸手打开车门，白衣书生仍然静卧如昔，另一辆车中的公孙左足也在沉沉睡梦中，他心中一叹，觉得这位浪迹风尘的武林异人，在身受重伤之后还能如此沉睡，的确是种福气。

他却不知道，公孙左足此刻还能沉睡的原因，却是因为吴布云以和缓的手法，点住他的睡穴而已。

他见了车内的两位武林异人都安然无恙，方自透了口长气，突地觉得天地间此刻竟是沉寂如死，方才的马嘶声，呻吟声，已全部停顿，除了呼呼的风声外，四下连一丝声音都没有了。

在如此寒冷的冬天，在如此寂寞的深夜，他突然发觉，静寂，有时真是一件可怕的事。

于是他便干咳一声，但咳声一住，四下又复寂然，他无可奈何地暗叹一声，将一辆马车从马厩中牵出来，可是……

当他再去牵第二辆马车的时候，一条淡青人影，突地如飞掠来，灵巧地掠上马车前座。

接着，第二条人影，也自掠来，这人影来势之速，更远在第一条人影之上。

已被第一条倏然如飞的人影惊得怔住的管宁，耳畔只听得一连串环佩的叮当微声，停留在院中的大车已由这家客栈敞开的大门向外驰去，一个娇柔清脆的口音，仿佛在喊道：“暂时借马车一用下面的话声，便已全被辚辚的车声，和两匹健马的长嘶掩住。

这一个突然的变故，从发生到结束，不过仅仅是眨眼间事。

大惊之下的管宁，根本不知道如何应付这突生之变，等到他定过神来，大喝一声：“慢走。”

一个箭步掠出大门的时候，这辆大车，在沉沉夜影中，已变成了一个朦胧的黑影。

此刻，他甚至还未来得及想，这变故的严重性，他知道驾走这辆大车的，必定是那罗衣少妇和她的女婢，这样的人物，莫说驾走他一辆车，便是驾走他十辆车，他也不会觉得心痛。

但是——突然想起大车里卧病的人来，他也想到了它的严重性，于是他感到一阵虚弱的感觉，自脚跟发散，转瞬便蔓延全身，你若是也会经历过一些突然发生的严重打击，你便也能明潦这种感觉的滋味，如若不然，便是用尽世间所有的形容词汇，只怕也不能形容出这种感觉的滋味。

大地上的一切，眨眼之间，便都变成为一圈虚空。

他大喝一声，转身扑向仍然停留在马厩内的另一辆马车边，拉开车门一看，那至今仍是谜一样的白衣人，安静地卧在温暖华丽的锦被里，他不禁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但是——

这口气还未透出一半，他的呼吸便立刻又像是窒息住了。

他想起另一辆大车中，是伤势很重，亟待求医的公孙左足——

他来不及再想别的，又自狂吼一声，扑向大门，但门外夜色沉沉，寒风寂寂，不但没有车马的影子，就连马车的声音都没有了。

但是这沉沉的夜色，这寂寂的寒风，此刻却像是泰山巨石般，当头向他压了下来，他也仿佛承受不住，身形摇了两摇，虚软地倚在门边，于是刹那间，夜色也消失了，寒风也消失了，在他眼中，他什么也感觉不到的，大地又变成了一片虚空和混沌。

这件事故发生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他不敢想象，更无法弥补，他紧握着这双拳，在自己胸口狠狠地打了两下，暗中责备自己的愚蠢，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将那辆大车牵出来，假如他先将公孙左足抱到另一辆大车，不是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吗？纵然将两车大车都一齐牵到门口，又有何用，一个人，又怎能同时驾驶两辆大车呢？

于是他紧握着的双拳，又在自己的胸口上狠狠地打了两下。

就在他深深自惭自愧，自责自疚的时候，暗影中又突然缓缓地踱出一条人影，一面在独自冷笑着，寒风将他这森冷的笑声，传入管宁的耳里，他下意识地转目望去，瘦鹗谭菁已自踱到身侧来了。

他眼中虽然接触到这条人影，心里却仍然是空空洞洞的。“瘦鹗谭菁”奇怪地打量了他两眼，这终南的名剑手，虽然早已知道他师兄“乌衣独行”已在四明山庄中遭人毒手，是以便兼程北来，想在北京城中，寻访那传言已被一个富家少年带回北京，并且已受了重伤的凶手，但是他却不知道此刻站在他眼前的少年便是自己此来寻访的人物。

他无意之中，遇着多年以前，在黄河江船上，使完全不识水性的他受尽折辱而几乎丧生的仇人，报却了久久郁积于心的深仇，又以冷言热讽，将那罗衣少妇说得五内焦急，立刻冒着风雪赶走。一夜之间，他一连做了两件得意的事，此刻便不禁有些飘然的感觉，恨不得能找个人来分享他此刻的快乐。

于是他便停下脚步，缓缓地道：“人生百年，拍掌来去，身外之物，更是生不能带来，死不能带走，你不过只是失去了一辆马车而已，又何必如此愁苦。”

话声微顿，抬目望处，却见这少年仍在呆呆地望着自己，就像是根本没有听见自己的话似的，他的双眉微皱，沉声又道：“少年人，我说的话，你可听到没有？”管宁目光一瞬，缓缓垂下头，低语道：“这该如何是好。”他心中一片茫然，想到自己明日与那少年吴布云之约，更不知该如何交待，竟真的没有听到这“瘦鹗潭菁”究竟在说些什么。又自喃喃低语：“我真是该死！我真是该死……”谭菁双眉一轩，但瞬即放声大笑起来，伸手从怀中取出了一锭原本已放在“铁金刚”手里，此刻却又取回的金锭，大笑道：“想不到你这少年人竟然如此想不开，来来来，拿去，拿去，这一锭黄金，想来已足够买回你的马车了。”这狂笑之声，使得管宁神志为之一震，抬起头来，呆望了他两眼，又摇了摇头，方自缓缓说道：“我与阁下素不相识，阁下这是干什么？”瘦鹗谭菁伸手一捻微须，大笑又道：“是是，我与你虽然素不

相识，你的车马更不是我所掠走，但这锭金子，你却只管取走。”他又自仰头长笑几声，接着道：“若非我三言两语，那沈三娘又怎会如此匆忙的赶走，你可知道她是为着什么——哈哈，她是生怕自己去的太迟，那厮会被别人害死！哈哈——”他故意叹息着道：“如此风霜严寒，一个妇道人家还要如此奔波，也真难为她了。”管宁呆呆地望着他说的话，管宁根本一点也不懂，当下干咳一声，道：“阁下到底在说什么？小可实在愚昧，难以了解，至于这锭金子，小可更是不敢接受——”

瘦鹗谭菁笑声顿住了，突地面色一沉，截断了他的话，说道：“这黄金只管拿着，反正你的马车，既然被那人驶去，你纵然想尽办法，也不能取回了。”

管宁心头一凛，脱口道：“真的？”

谭菁冷哼一声，点首道：“老夫岂会骗你。”

双眉一扬，神气间突然又变的十分得意，接着又道：“你可知道驶去你车子的那个女子是谁？”

管宁茫然地摇了摇头，谭菁又道：“那女子便是江湖上称‘绝望夫人’的沈三娘！武林中人遇上了别人，凡事还能有三分希望，但遇上了这沈三娘么——嘿嘿，什么事都只好任凭她摆布了，几乎连半分反抗之力都没有，是以江湖中人，才替她取了‘绝望夫人’这名字。”

“绝望……”管宁将过两个字仔细思索一下，不禁为之机伶伶打了个寒战，世上最最可怕之事，只怕也莫过于这“绝望”二字了。

而那温柔高贵的女子，竟叫做“绝望夫人”，这名字取的又是何等冷俏，但见“瘦鹗谭菁”嘿嘿一声冷笑道：“这‘绝望夫人’沈三娘，不但剑法暗器，俱都超人一等，聪明机智，更是骇人听闻，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她几乎全都早已猜到，你嘴里都没有说出来的话，她也能先替你说出来，而且她还有个与她关系大不寻常大大的靠山，武林中最狠最冷的人物‘西门一白’。”

这“西门一白”四字一入管宁之耳，他心头不禁又为之一凛，他似乎听过这名字，又似乎没有听过，却见谭菁又已接道：“多年来，天下武林中人，就从未听过有一人能在‘绝望夫人’面前占过半分便宜，嘿嘿——只有老夫，今日只说了三言两语，便让她吓得面青唇白，连抢马车这种事都干出来了。”

他又以一阵得意的大笑结束了自己的话，随手将那锭黄金塞在管宁手里，人们在欢乐的时候，常常会希望别人也能分享自己的欢乐，这孤傲的老人此刻在这种心情下，便也做出了一些绝非他平日为人性格所做出的事来。

但是，他却不知道，管宁的心境，又怎会为这区区一锭金子而欢乐起来。

这本已充满自责自疚之心的少年，心情更是乱如麻，他略为思考一下，便恍然想到“西门一白”四字，便是那白衣书生的名字，也直到此刻，他才知道白衣书生的名字，只是除了这名字之外，他对此人的一切，仍然丝毫不知道。

他想到这些日子里，他所接触到的每一个武林中人，说起“西门一白”的为人，都是“冷酷毒辣”的。于是，他便无法不再冷静地思考一遍，他对这“西门一白”的信念，是否有改变一下的必要。

而他此刻也已猜到，那位“绝望夫人”沈三娘，如此匆忙的要赶去北京，一定是为着关心这“西门一白”的安危，生怕也会遭受到仇家的危害，于是，他又想到那一刀两剑，两只人耳。“难道这些人都是要去加害西门一白的仇家。”

他不禁暗问自己："那么，又是谁把他们赶跑的呢？"

一个人能对一件事加以冷静而明确的分析，他便会被人称赞为聪明人，假如，他能冷静地分析的这件事与他本身有关，那么他聪明的程度就更会被人称赞。

但是，管宁此刻，却有着那么多与他本身有关的事，有待于他自己的思考分析，他纵然聪明绝顶，却也不禁为之迷乱了。

手掌一紧，他发觉掌中已多了一锭金子，谭菁是何时将这锭金子塞在他手上的，他也不知道。

于是，他接着便发觉，方才充耳的狂笑声，此时已归于寂静，而那位枯瘦的终南剑手，此刻也已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风未住，雪又落了起来，他肩头已积满了雪花，但却没有抖落它，你能够将自己也化为管宁此刻的情景，来体会一下此刻的感觉吗？

瘦鹗谭菁成名江湖数十年，平生只在河套附近的黄河渡头边栽过一次筋斗，心胸极为狭窄，多年来，他时时刻刻都将这件奇耻大辱放在心里，未曾有一日或忘。

今日他奇耻得雪，又将武林中人人见到要倒霉的"绝望夫人"讪笑一番，心中正是得意已极，是以见了管宁这种发愣的样子，心里只觉得有些好笑，随手塞给他一锭金子，便扬长走了出去。

这王平口虽近京城，前有大镇，后去已是北京，过往的行商旅客，在这王平口歇脚的并不甚多，因这市面并不繁华，此刻夜已颇深，王平口这条街道上，不但渺无人迹，甚至连灯火都没有了。再加上这家客栈本已位于街道尽头，他出了大门，四下一望，微一振衣，抖落雪花，便向镇外行去。

在这严冬的深夜里，在这荒凉的道路上，若非是他这种久走江湖，内外兼修的武林高手，若是换了别人，任谁敢在此时赶路。

他暗中微笑一下，撩起衫脚，大步而行，虽未尽展轻功，速度颇惊人，此刻也心中舒坦，脚步踏在雪地上，有如踏在云端。

刹那之间，前行便已里许，他脚步却已越走越慢，要知道虽是内家高手，他在如此风雪严寒中赶路，却也是件苦事。

"我此行无急事，如此赶路为何？"

此念既生，他不觉暗笑自己，于是他前行的脚步，便慢了下来，转目望，忽然瞥见前面枯林中，仿佛有一幢屋影，他暗中盘算一下，突地双臂一振，电也似的向这幢屋影掠去。

三五个起落，他掠起的身形，便已掠去林中，只见这幢屋影飞椽双脊，屋子虽不大，建筑的却极为精致华丽。

他展颜一笑，暗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这幢屋子真的是间祠堂庙宇。"

于是他毫不考虑地从一处颓落的墙垣缺口，跳跃进去，顺手掏出个夜行人必备的火折子。顺风一抖，一点昏黄的火光，便自亮起。

哪知……

一点火光，突地从店栈墙角转了出来，接着"笃笃"两声更鼓，"一个懈怠苍老的声音，随着沉重的脚步声，缓缓传来，懒洋洋地自语道："又是二更啦！天，怎么还不亮，唉——冬天晚上，日子可过的真慢呀！"

紧握着手中一锭金子的管宁，正望着漫天的雪花发愣，听见这声音，倏然一惊，脚步一缩，想退回门里，却听这更夫已自喝道："是谁？这么晚还站在这儿。"

管宁暗叹一声，知道自己又遇着了麻烦，他生怕这更夫会看到院里的两具尸身，要知道他出身世家，对于违法的事，总是不敢做的，这两具尸身虽非他所杀，但他却怕沾到凶杀的嫌疑，这种感觉，自然和亡命天涯的武林人物大不相同，若是换了“铁金刚”这类角色，只怕早已将这更夫一刀杀却。

而此刻，他却立刻应声走了出去，耸着双肩，缩着脖子，穿着一身老棉袄，手里提着个灯笼，捻着个更梆的老更夫，睁着朦胧的老花眼，上下向他望了两眼，干咳了两声，又道：“小伙子，三更半夜的，干什么呀！是跟谁幽会？嘿——年轻人，真都是夜猫子，难道你也像是我老头子一样，怕不长了，连晚上都不敢睡觉。”

这老人亲切的语气，友善的态度，管宁突然发觉，有些人的人性是那么善良，这老人家看到自己如此鬼祟样子，竟没有丝毫疑心自己。

他感激地向老人一笑，心中一动，便问道：“老人家，我是因为有个客人生了急病，要尽快到妙峰山去求医，你老可知道，从这儿到妙峰山，该怎么个走法？”

老更夫长长地“哦”了一声，将灯笼往门里一照，管宁心中立刻一阵巨跳，生怕灯笼的灯光，会照在地上的尸身。

他却不知道这老人老眼昏花，在这幽暗的深夜里，要叫他看见一丈以外马厩下阴影中的东西，再添三只灯笼，他也未必能看到的。

只见这老人手里拿着灯笼，来回晃了两晃，道：“这里面有辆马车是不是？嘿——还套上马。嘿——原来你要趁夜赶路，妙峰山可不远，从这出镇往西走，走里把地，再往北转，不到天亮，你也许就能赶到妙峰山了，可是——我老头子怎地没听说过妙峰山上住着大夫呀？”

“笃，笃”两声，更梆又是两响，这老人摇了摇头，蹒跚着往外走去，一面摇着头，叹道：“唉！年青人到底是年青人，身体真比我老头子棒得多，这么黑，这么晚，还能赶车……”

管宁望着这老人逐渐远去的背影，想到他一生平凡的生命，心里方自泛起一阵淡淡的怜悯，但转念一想，这老人的生命虽然平凡，但却是安乐而稳定的，他毋庸对世人负疚。也不会对上天有愧，因为，他已尽到了他做人的责任。

“但是，我呢？”他垂下头，走到院中，走到那辆大车旁，此刻他甚至宁愿方才被那罗衣少妇驶走的是这辆，因为，他对人们已有歉疚的感觉。

跳上车座，扬起马鞭，叭喇一声，健马长嘶，车轮转动这辆马车，便冒着风雪，冲出了这家客栈的大门，驶入深沉的夜色中的官道上，辚辚的车声，划破了大地的寂静。

他挺起胸膛，长长透了口气，风雪劈面打在他脸上，刺骨的寒意，使他消极的意志，振奋起来。

于是，车行更疾。

他留意观察着道路，左手捻着缰绳，握着马鞭的右手，却搭了凉蓬，盖在眼睑上，免得迎面飞舞的风雪，将视线挡住，因为，在这深沉的夜色里，要辨清前面的道路，本就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突地——一条黑影，踉跄着从道路冲出来，扬手一招，似乎想将马车拦住。

管宁双眉一皱，微一迟疑，马车已冲过那人身旁，在这刹那间，他心念数转，终于一提缰绳，吆喝着将马车勒住。车声一停，马嘶一住，便听得那

人口中不住哼着。

管宁回身探首望去，那人向前撞了两步，终于“噗”地倒在地上，黑夜里，他依稀辨出这人的身形，心头不禁一凛——这看来似乎已受了重伤的人，竟是那枯瘦的老人瘦鹗谭菁！

管宁一惊之下，立刻跳下车去，他与这枯瘦的老人，虽然并未深交，但他生具至性，见人有了危难，无论此人是谁，他都会伏义援手，至于他自身的利害，他却根本不去想它。

瘦鹗谭菁在地上哼了两声，挣扎着抬起头来，于是他也看清，此刻站在他面前的的人，便是方才发呆的少年。

管宁俯下身去，挽起这老人的臂膀，焦急问道：“老前辈，你受的什么伤，伤在哪里？”

瘦鹗谭菁长叹了口气，将全身的重量，都倚在管宁的怀里，管宁问他的话，他只能虚弱地摇了一下头，因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此刻他身上所受的伤，究竟是被何物所伤的。

于是，管宁只得将他抱到车上，放在那白衣人西门一白的身旁。瘦鹗谭菁此刻目光仍是敏锐的，头脑若仍是清楚的，还能看清他身旁所卧的人的面容，只怕他立刻便会跳起来。

但是此刻，他不但四肢已开始麻痹，而且他还感觉到这种麻痹已逐渐蔓延到他心房。命运的安排，永远是如此奇妙和残酷，它使你终于找到你非常想找的人，但却又会在最最不愿见到此人的时候。

这辆大车，外观虽不起眼，但内里却制造得极为精致。车厢四角，都嵌着一盏小小的铜灯，只是管宁方才心乱之际，便未将灯燃着。

他此次离家出门，本已立下闯荡江湖的志愿。因此事先将行囊准备的甚是周详，此刻他从一旁取出火折，爬进车厢，将四角的铜灯俱都用火点着，车厢内便立刻变得十分明亮。

光芒刺眼，瘦鹗谭菁微张一线的眼睛里，便又闭了起来。

管宁俯首望去，这老人身上衣衫仍然完整，身上也没有一丝血渍，只是面色苍白，气息微弱，他心中一动，忖道：“莫非他也是中了剧毒！”

此念方生，目光转处，却见这老人枯瘦面容上的肌肉，突然一阵痉挛，苍白的面色，倏的转青，昏黄的灯光，照在他这狰狞的面容上，管宁不觉打了个寒战，却见他痛苦的低喊一声，突又伸出双手，“拍”的击在他自己胸前，伸手一抓，抓着他自己的衣袄，双手一扬，“嘶”地一声，他竟将身上穿着的皮袄撕成两半。

车门外有风吹进，吹起这皮袄里断落的棉絮，浅黄色的狐皮短袄内，他黝黑枯瘦的胸膛上，竟有五点淡淡的血渍。

管宁不禁为之心头一凛，定睛望去，这五点淡淡的血渍上，竟各个露出半乌黑的针尖，针尖颇楞，甚至比绣花针还要细上一些，但却仍能穿透这厚重的皮袄，直入肌肤，端的是骇人听闻的事。

管宁呆呆地望着这五点针尖，心中突又一动，悠然想起自己在四明山庄桥前所遇到的暗器，又想起武当四雁中蓝雁道人所说的话……以贫道推测，在四明山庄的止步桥前，袭向他的暗器，便是那以暗器驰名天下的‘峨嵋豹囊’囊中七件其毒无比的暗器中最霸道的‘玄武乌煞、罗喉神针’……”

管宁不禁脱口惊呼一声：“罗喉神针。”

瘦鹗谭菁全身一震，不知哪里来的力量，竟使得已将奄奄一息的他，挣

扎着坐起半身俯首一望，面色大变，惊喝道：“果然是‘玄武乌煞、罗喉神针’……唉，我怎么会想得到那里面竟是他们兄弟两人……”

眉峰一皱，又道：“奇怪，他兄弟两人，怎会也到此间，又怎会潜伏在祠堂里……”

语声一顿，目光突地掠过一丝希望的光芒。

管宁此刻心中思潮又起，忍不住问道：“老前辈是在哪里遇着他们的，又怎么会中了他们的暗器？”

要知道管宁心中始终认为四明山庄那件凶杀之事，要以这“峨嵋豹囊”兄弟二人的嫌疑最大，是以此刻听到他们的行踪，便立刻不住地追问起来。

却听得谭菁长叹一声，“扑”地卧倒，沉声道：“我哪里知道是他们，只怕他们也不知道是我……”

原来……

方才他一脚跨进了断墙，随手打开火柴，却听黝黑深沉的祠堂之中、突地冷冷地一笑，瘦鹗谭菁虽然久走江湖，但听了这种森寒的笑声，却不禁为之一惊，倏然顿下脚步。

笑声一发便止，但四下的寒风里，却似仍有那森寒的笑意。

瘦鹗谭菁心念动处，手腕一扬，掌中的火折子，突的脱手飞出，穿过这祠堂大殿败落窗棂，笔直飞了进去。

而他枯瘦的身躯，也随之掠进。

突然大殿中又响起一个冰冷的声音：“朋友，你放心吧！我死不了！”

瘦鹗谭菁身形方自穿入窗棂，闻言心中一动，真气猛降，浊气倏升，而就在这刹那之间，黑暗中突地击来十数道尖锐但却微弱的风声。瘦鹗谭菁大喝一声，挥掌拧身，手掌一按窗框，身形又退到窗外，应变之快，可谓惊人。

但他双足一踏地面，胸膛间仿佛微微一凉，他立刻觉得不妙，身形再退五尺，运气之间，胸中竟有些麻痹之感。

他全身一震，大喝一声：“我与你素无仇怨，你竟暗器伤人？”

此刻他急怒之下，说话的声音竟有些嘶哑了，黑暗中又传来一阵森冷的笑声，先前那说话声音，又自沉声道：“暗器伤人……哼，我让你也尝尝暗箭伤人的滋味。”

谭菁闻言，立刻知道这其中必定有着误会，他奇怪的是暗中向自己发出暗器的人，怎的还不现身，于是他身形一动，再扑向窗内，但身形方动，便又立刻退回，原来就在他运用真气的一刹那，他竟发觉自己胸膛上的那点麻痹的感觉，就在这瞬息之间，便已扩散至全身。

他闯荡江湖数十年，这么霸道的暗器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心头发凉，再也不敢在这祠堂内，怕那人会随后赶来，瘦鹗谭菁成名以来，败得如此的狼狈，败得如此莫名其妙，倒真是生平首次，他甚至连祠堂中那人的影子都未见到，更不知道为什么向他击出暗器。

但是在这阴森森的地方突然遇到这种情形如鬼魅的敌人，身上又中了这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暗器，他虽然一生高傲，此刻却也不仅心生寒意，连问也不敢再问一句，只望自己能在毒发之前，早些寻得解救之法。

但是，等他飞奔到路旁的时候，他竟已无法再施展轻功了。

他喘息着坐下来，一时之间，他心中又自怨自艾又是惊疑莫名，真恨不得祠堂那人随后跟来，让自己究竟看看他是谁？问问他为什么无缘无故向自己发出暗器，那么就算自己死了，心里也落得清楚些。

哪知就在此时，管宁已驾着马车驶来，他听得车声，心中便是生出一丝生机，是以拼尽全力跃了出来，拦住马车——而此刻，他见到胸前的伤痕，求生之念，便更强烈了。

要知道终南一派，与“四川唐门”不但毫无仇怨，而且还颇有来往，是以他更断定其中必有误会，那唐氏兄弟若然知道是自己的话，也许会立刻鼎力解救也未可知。

是以此刻他长叹一声，便又挣扎着说道：“路边不远，有间祠堂，麻烦兄弟，将我带到哪里去——唉，我如此麻烦兄弟，亦非得已，但望兄弟助我一臂之力，日后，咳！我必有补报之处。”

为着生存，这高傲而冷酷的老人，此刻不但将这个陌生的少年，称做兄弟，而且竟还说出如此哀恳的话来。

管宁目光低垂，望着这片刻之前，还是意气飞扬，但此刻却是奄奄一息的老人，心中不禁为之万端感慨。

此刻虽未天明，但距离天明已不远，明日妙峰山外之约，使他恨不得立时赶到毛家老店去才对心思，但又怎能拒绝这位老人的请求。

何况他自己也极欲去见那”峨嵋豹囊”兄弟一面，于是他便断然点首道：“老前辈但请放心，小可岂是见死不救之人，但是——那‘峨嵋豹囊’兄弟伤人之后，是否还会停留在祠堂呢？”

谭菁闻言一凛，久久说不出话来，要知道“四川唐门”之所以闻名武林，便在于唐门的独药暗器，除了他们世代秘传的解药外，普天之下，再无一人可以解救，而且见血封喉，一个时辰内，毒性一发，立时丧命。

瘦鹗谭菁若不能立时寻得唐氏兄弟，求得解药、性命实在难以保全。

他黯然沉吟良久，方自长叹一声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我只得去碰碰运气了。”

管宁在路边仔细查看一遍，才发现有条小径笔直穿入树林，想必是昔日这家祠堂盛时的道路，虽已长满荒草，但勉强可容马车行走。

于是他便牵着马缰穿林而入，果然见到前面有幢房影，他暗中将瘦鹗谭菁方才教他的话默念一遍，便大步走到面前，面对着这祠堂败落的门户，朗声道：“方才终南瘦鹗谭菁，不知两位侠驾在此，因此误闯而入，以至身中两位独门‘罗喉神针’，但望两位念在昔日故交，赐以解救。”

他内力之修为，已至登堂入室的境界，此刻朗声呼喊，竟然声如金石，传出甚远。

但是——阴黑黝黯的祠堂内，却寂无回声，管宁暗暗皱眉，又自喊道：“在下乃终南瘦鹗谭菁之友，但望两位应允在下请求，此刻谭大侠已是命在垂危，在下情非得已，亦只得冒昧闯入了。”

说罢，大步向门内走了进去，只觉脚下所踏，俱是残枝枯叶，和片片积雪，脚步每一移动，便带着阵阵微响。

这“叽叽”的声音混合在“呼呼”的风声里，让人听了，不由自主地遍体生出寒意，管宁胸膛一挺，往前再走了两步，走到大殿前的台阶上，亦自持着一直持在手中的火折子，火光一闪之中，只见大殿之中颓败破落，神幔、灵位俱都残败得七零八落，灵台两旁，却有两尊神像，但也是金漆剥落，不复有当年的威仪。

他失望地长叹一声，只当唐氏兄弟早已走了，他也不愿再在这地方逗留片刻，方自转身走开，哪知——大殿中竟突地响出一个森冰的声浪，低沉而

微弱的说道：“ 站住！ ”

管宁大惊之下，只觉一股刺骨的寒意，自足踝升起，转瞬便升至背脊，再次缓缓转过身去，退色的神幔里，竟缓缓走出一个人来。

这人身躯颀长，瘦骨嶙峋，头上发髻散乱，身上却穿着一件极为华丽的紫缎长衫，及膝而上，横腰系着一条丝绦、定睛一看，他左腰之上，竟渗出一片深紫血渍，只因他身上穿着的衣裳也是紫色的，是以若非留意，便不易看出。

此时此地，骤然见着如此诡异的人物，若非管宁这半年之中，所见所闻，件件俱是惊人之事，只怕此刻已吓得不能举步了。

但他此刻却仍壮着胆子，伫立不动，只见这人一手拉着神幔，一手按着腰际，缓步走了出来，步履似乎十分沉得，面目亦是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只有双眼之中，还发着磷磷的光芒，但被这昏黄微弱的灯光一映，望之却更令人悚慄。

他将呆立在门口的管宁由上至下，由头至脚缓缓看了一遍，最后两人目光相对，管宁心中突地一动，觉得此人似乎相识，但仔细一看，却又完全陌生，他再仔细回忆一遍，不仅恍然而悟，原来此人竟和四明山庄之六角亭中那突然现身，一掌击毙“ 囊儿 ”的瘦长怪人，有一分相似之处。

刹那之间，他心中已动念数遍，这怪人望了他一遍，突又说道 :“进来！ ”

管宁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只见这怪人的目光，也随着他身形移动，目光之中，仿佛有一种慑人的寒意，让人望都不敢望他一眼，管宁心中方正发毛，哪知这怪人颀长的身躯，竟缓缓坐了下来，“ 嘶 ”地一声，本已腐蚀的神幔，随着他的身形，落在地上。

于是管宁便立刻看到，神幔的灵台边，也盘膝坐一个身穿酱紫长袍的老者，身材的高矮，虽看不清楚，但他坐在地上，却已比常人坐着的时候高出一头，可见他亦是身量特高之人，管宁目光动处，便立刻猜出，这两人便是名震武林的“ 峨嵋豹囊 ”。

但是，当先缓步走出的老者，怎地却是腰畔空空，一无所有呢？

立时之间，管宁又想起“ 昆仑黄冠 ”门下倚天道人所说的话，他便也立时暗中思忖道：“ 这‘ 峨嵋豹囊 ’兄弟两人，前亦到过‘ 四明山庄 ’，是以才会在四明山庄之中，遗失了自己的东西，而参与四明山庄中那件事的人，全都丧了性命，只有他两人仍然活着，他两人若非凶手，又该如何解释。 ”

于是他心中转变，却又不禁忖道：“ 但是那六角亭中突然现身的怪人，乍眼一看，虽与这两人有些相似，但仔细看来，却绝非同一人呀！那么，那怪人又是谁呢？ ”

刹那间，他心中将这两个问题反复想了数遍，却仍然得不到解答，这时已坐到地上的老人略为瞑目调息，说道：“ 瘦鹗谭菁，真的中了‘ 罗喉神针 ’此刻在门外相候吗？ ”

管宁一定心神，肃然道：“ 正是。 ”

这老人似乎在暗中叹息一声，转首望去他的兄弟，缓缓道：“ 老大，事情如何处理，‘ 瘦鹗谭菁 ’与我们还有些交情，这次我们误伤了他，总该伸手替他治一治吧！ ”

他说话的声音虽然极为缓慢，但却没有断续，管宁见了他如此重伤之下，还能如此说话，心中不禁暗骇，这“ 峨嵋豹囊 ”兄弟二人不愧在武林享盛誉的一流人物。

被称为“老大”的老人仿佛伤势更重，闻言仍然紧闭着双眼，却在鼻中冷“哼”了一声，缓缓道：“姓谭的受的伤我们来治，我们受的伤，却有谁替我们治呢！”

他说话的声音，竟更森寒，话中的含意，亦更冷酷。

管宁心中一凛，暗道难怪江湖中人将这两兄弟称为“七海双煞”，如今看来，这两人不但暗器奇毒，生性亦毒得惊人，若以这两人的性格看来，四明山庄中的惨事，也只有这种人才会做出。

一念至此，他不禁对这两人大生恶感，哪知“峨嵋豹囊”中的老大唐奇，语声一了，却又长叹一声，缓道：“只是这姓谭的无缘无故挨了几针，若是叫他如此死了，也实在有些冤枉。”双目突地一张，电也似地望在管宁身上，说道：“你就去把他带进来吧！”

管宁暗暗吐了口气，心中虽不奇怪，这人怎地突然变的有些人性起来，但他心中对此人早具成见，是以此刻便也漫不为礼，闻言只是微一颔首，但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

“峨嵋豹囊”唐氏兄弟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带着火光消失，大殿又复转于黑暗，老二唐鹘突地叹道：“这娃儿倒有些志气，他见我们不肯替谭菁治伤，心中但有些不忿，可是——唉，他却不明白，我们受的伤，比谭菁还要冤枉的多哩。”

老大唐奇冷“哼”一声，道：“因果循环，报应不爽，我们兄弟想必手上血腥太多，一直没有报应，今日才会突然杀出这两个人来，莫名其妙地加害我们——老二，此刻你觉得怎样了，我——我自己知道已经快不行了，你要是还能走，你就先走吧！”

唐鹘亦自“哼”一声，道：“老大，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兄弟，要死也得死在一起，何况就凭这点伤，我们还未见得就死了哩。”

这兄弟二人在讨论生死大事，语气仍如此森冷，生像是此刻身受重伤，即将呜呼的人，不是他们而是别人一样。

唐鹘闻言长叹一声，又复闭上眼睛，这兄弟两人彼此说话都是那么冷冰冰的，其实兄弟之间感情却极深挚。

唐鹘暗中在说着“死不了”，心里其实也自知无什希望，他们虽然此刻仍在说话，但这兄弟两人，一人腰畔中了一剑，一人的伤势却在中腹边，这两处俱是要害，若非他兄弟两人数十年的性命交修的功力，此刻只怕早已死去多时了。

谈话之间，管宁已一手搀扶着“瘦鹗谭菁”，一手拿着一盏铜灯，快步走了进来，唐鹘听到他的脚步声，眼也不抬，随手掏出一翠玉小瓶，抛向管宁，口中却又“噜苏”一声，缓缓说道：“一半敷在伤口，一半吞到肚里。”

管宁目光抬处，眼见玉瓶飞来，只是将右手一抬，反手去接，只觉手腕一震，而谭菁却已缓缓坐在地上，管宁心中更暗骇这唐鹘重伤后仍有如此功力，他却不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鸾凤将死，其鸣仍亮，落日余晖，也还比月光明亮，这“峨嵋豹囊”名震天下数十年，又岂是徒负虚名的人物可比的。

他心中一面思忖，一面将手中取自车厢的铜灯，放在唐鹘旁边的灵台上，瘦鹗谭菁此刻的神志已不清，但他却仍强自挣扎着道：“两位大德，我谭菁有生之年，永不相忘——”唐鹘突地冷笑一声缓缓道：“你忘不忘都无所谓，反正我兄弟也活不长了，此刻除非能立刻找到‘太行紫靴’门下反练的‘续

命神膏’或许还能——”

哪知，他话犹未了，门外突地响起了一阵清朗的笑声，齐地抬目望去，只见门外人影一闪，大殿中便已飘落下两个华丽的老者来。

这两人身形一现，管宁立刻低呼一声，而这“峨嵋豹囊”唐氏兄弟始终森冷如冰的面容上，竟为之泛出一丝喜色。

第九章　绝地逢佳人

这两个华服老者身形落地，笑声不绝，一个身躯较长的老人朗声笑道："想不到，想不到，我兄弟二人无意追踪，却成了你兄弟两人救星，唐兄，十年不见，你们也想不到我们这两个老头子早不来，晚不来，却恰好在此刻赶来吧。"

这两人竟是"太行紫靴"门下的乐山、乐水两个老人。说到"续命神膏"，想不到"续命神膏"便已来了。

哪知老人笑声突地顿住，竟缓缓走到管宁身侧，突地伸出手掌，他掌出如风，电也似地向管宁右肩"肩井"穴上拍下。

这一个变故出于突然，更远在方才他两人突然现身之上，管宁大惊之下，挥掌一挡，哪知乐山老人掌到中途，竟突地手掌一反，向上斜划，劈手一把将管宁手中的玉瓶抢到手里。

瘦鹗谭菁尚未晕迷，见状大喝一声，但却无力出手。

乐水老人其实并没有加害管宁之意，他这一掌之击，不过是声东击西之计而已，管宁事出意外，猝不及防，竟被他一招得手，只见他身形倏又退到门边，仰天大笑起来，管宁大怒喝道："你这是干什么？"

乐水老人大笑道："你道我怎会突然跑到这里来，我就是为了要跟踪你，我兄弟两人在王平口外的风雪之中，苦等了一个时辰，才看到你驾车出来，便在后面跟踪至此，否则，我两人又不是神仙，难道真的知道唐老大、唐老二受了伤，特地跑来救他。"

唐奇、唐鹘闻言，不禁齐地一凛，暗忖道："真是因果循环，报应不爽，我方才救了谭菁，此刻便有人来救我，我若是不救谭菁，这乐兄弟只怕不会来救我，只是——他突地抢走这少年手中的瓶子，又是为什么呢？"

管宁剑眉一轩，怒道："我与两位素无交往，两位跟踪于我，为的什么？这瓶药散乃是解救这位谭老前辈毒势之用，两位抢去却为着什么？"

他虽知这两位老人武功极高，自己绝非敌手，但此刻说起话来，自觉义正词严，对这两位老人，便丝毫没有畏惧之心。

却见乐水老人笑声一顿，慢条斯理地缓缓说道："问的不错，问的不错，老夫不仿告诉你，老夫之所以苦苦跟在你身后，是为了要探查出你那位朋友'吴布云'的下落，老夫此刻抢来这玉瓶，也是为了要你将他的下落坦诚相告。"

管宁闻言一愣，他不知这两个老人苦苦找寻吴布云是为着什么？难道是寻仇报复，但他们年龄悬殊，身份各异，却又不似。

他俯首沉吟半晌，朗声又道："两位如要找寻吴布云，两位只管自己去找好了，又何苦做出此事来要挟呢！哼！这岂不是有失两位身份。"

他语声微顿，立刻又接道："何况在下与那吴布云亦无深交，两位要问的事，我实在是无可奉告。"

乐水老人突地又仰天大笑起来，笑道："骂的不错，骂的不错，但老夫还要告诉你，你与那'吴布云'一路同行岂有不知道他去向之理，这点你想骗过别人，还有可说，你若想骗过老夫，嘿嘿——你且问在座各位武林中人可曾有骗过老夫的？"

这乐水老人乃是江湖中有名的智者，他与乐山老人本是兄弟，虽然同是姓乐，但年轻时却非此名，直到近年，他方有这"乐水老人"之号，取的也

无非是智者乐水之意。

他此刻说出这番话来，虽然有些狂妄，但却也是事实。

唐氏兄弟有求于他，此刻便一齐点首，“瘦鹗谭菁”心中虽不忿，但也只得冷“哼”一声，只觉自己脑海愈见晕眩，眼见就要不省人事，乐水老人目光一转，一扬手中药瓶，又自大笑道：“你若还是想故意推托，使得谭大侠性命不保，这责任可是完全在你，老夫是毫无干系。”

管宁心胸之间，怒火大作，只气得面上阵青阵白，却说不出话来。

却听乐水老人又自笑道：“这玉瓶乃是老夫自你手中取来，你若不说出来，除非你能将它由老夫手中取去，否则——”

他话犹未了，管宁突地厉叱一声，身形顿时向他直扑过去。

乐水老人哈哈一笑，脚步微错，长须飘飘，身形已自滑开七尺，将手中玉瓶又自一扬，笑道：“你若想抢走此瓶，实是难如登天。”

管宁此刻已将生死荣辱，俱都抛在一边，但觉心中怒火如炽，无论如何，也得将这玉瓶夺回，别的事以后再说，他身形方自扑空，脚跟一旋，便又如影附形般向那“乐水老人”横掠过去。

哪知身前实地人影一花，那乐山老人竟硬生生拦住了他的去路，双掌一推，管宁只觉一股掌风袭来，这掌风虽然不猛烈，却已使得身形再也无法前掠，只得停住。

管宁惊怒之下，却听乐山老人和声说道：“兄台先别动怒，你可知道，我们要找吴布云是为的什么吗？

管宁闻言，又为之一愕，但随即冷笑道：”这正是小可要向两位请教的。”

乐山老人微微一笑：“此事说来说去，且有关本门隐秘，是以老夫才一直未便宣告，只是……”他持须一笑：“老夫寻访吴布云，不但绝无恶意，而且还有助于他，这点兄台大可不必置疑。”

管宁微一沉吟，忍不住问道：“难道那吴布云亦是贵派门下？”

乐山老人颔首笑道：“他不但是敝派弟子，而且还是敝掌教的独子，老夫如此说来，兄台想必能相信老夫寻访他实无恶意了吧。”

他语音一顿，又自笑道：“老夫还可告诉兄台，这‘吴布云’三字，实非他原来姓名，老夫本来也难以确定这‘吴布云’是否就是他，更不知道他取此三字用意，但经舍弟加以分析之后，老夫才想起他从小喜将‘我不说’这三字，说成‘吾不云’，他取这‘吴布云’三字作为假名之意么——哈哈，想来也就是‘我不说’我的名字之意了。”

这乐山老人，和蔼诚恳，神色之间，更无半分虚假，让人听了，不得不相信他所说的话。

管宁闻言心中立刻恍然，但转念一想，却又觉得此事其中必多隐秘，那“吴布云”既是“太行紫靴”掌门真人的独子，怎地见他们二人却又那般惊恐，而且连面都不愿让他们看见。他虽然不知道此事其中的真象，更不知道其中的是非曲直，但却觉得吴布云既与自己为友，自己便不该泄露他的密秘。

转目望去。盘膝坐在地上的“瘦鹗谭菁”，此刻上身前俯，深垂着头，竟像是已陷入晕迷之态，而那唐氏兄弟均闭目而坐，连看都未向这边看一眼，生像是全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一时之间他心中大感犹疑难决，不知该如何是好，自己若是说出了那“吴布云”的去处，岂不愧对朋友，但自己若不说出他的去处，那么眼看“瘦鹗谭菁”便得丧命，这么一来，“我虽不杀伯仁，但伯仁因我而死”，他心中自难安。

他想来想去，只觉自己此刻已处身于两难之中，无论自己如何去做，都将终生抱憾，但事已至此，却又别无选择余地，他俯首微一沉吟心中断然下了个决定，目光一抬，朗声说道：“两位与吴兄之间，究竟有何关连，在下毫不知情，但两位此刻既以人命相胁，在下却不能与两位一样，将人命看得如此轻贱，只是——哼哼，两位今日却教在下看清了所谓武林长者的面目。”

乐山老人面容一变，灯光之下，他目中似乎隐隐泛出一阵羞愧之色，那乐水老人却仍然面带笑容，缓缓说道：“阁下如此说来，可是要将他的下落相告了吗？”

管宁剑眉一轩，颔首朗声道：“正是，两位只要将解药交于在下，在下明日清晨定必将两位带到吴兄面前。”

乐水老人吃吃一笑，道：“此话当真？”

管宁冷冷笑道：“在下虽不像两位俱是武林中德高望重之人，但却不知食言反悔一事，两位只管放心好了。”

他此刻已立下决心，无论如何得先救了那“瘦鹗谭菁”的生命，然后再带两人到妙峰山外的王家老店去，一齐会见“吴布云”，这两人若对吴布云有何不利便要以死相争，要知道他此刻自觉今日一日之中，已做了两件有愧于那“吴布云”之事，那吴布云纵然有不是之处，他也会全力相助的。

乐水老人哈哈一笑，缓步走到“瘦鹗谭菁”身侧，当头一揖，含笑说道：“为着小弟之事致令谭兄久候，但望谭兄不要怪罪才是。”

伸手拔开那玉瓶的瓶塞，倒出些淡青药沫，伸手一托谭菁下颚，将这半瓶药粉全部都倒入他口中，然后目光一转，含笑道：“谭兄的伤势，可就是在当胸之处？”

瘦鹗谭菁微弱地点头，乐山老人面带微笑，突地伸出右手，快如闪电，在谭菁下脊背一拍，“瘦鹗谭菁”大喝一声，管宁亦自变色怒喝道：“你是干什么？”

却见这乐山老人右掌一拍之后，手掌一翻一转，将另外半瓶药粉，亦自倒入掌中，却用左手的空瓶往谭菁胸前一凑。

他这几下动作，完全一气呵成，端的快如闪电，管宁一声怒喝过后，方待抢步过去，只听“叮叮”几声微响，像是什么东西落下那玉瓶里，这乐山老人却在笑声中，将右手的药粉往谭菁胸前的伤口上一合，长笑着道：“谭兄身中之针，已被小弟震出，再加上唐兄解药，妙用无方，谭兄只要将息两日，便可无事了。”转过头向管宁笑道：“阁下不必担心，老夫岂有加害谭兄之理，就算有别人要对谭兄不利——哼哼，老夫第一个不会放过此人的。”

这乐山老人果然不愧为名传武林的智者，这几句话中，不但方才的过失完全推诿，言下还颇有讨好拉拢这瘦鹗谭菁之意，管宁望着他纵声大笑的神态，心中又是气愤，又觉恼怒，只听他笑声渐渐微弱，方待反唇相讥，哪知一直瞑目而坐的唐奇突地冷冷说道：“各位的事都办完了吧？”双目一张，目光闪电般地落到乐水老人身上，滴溜溜一转，又道：“两位与我兄弟素无恩仇，两位如有相助之心，就请快将那灵药掷下，两位如无助救我兄弟之心，而只是随意说说，那么，就请各位都出去，也让我兄弟死得安静些。”

这“峨嵋豹囊”说话的声音虽然极为微弱，但那豪气却仍然冰冷森寒，管宁听了心里不禁一凛，暗忖道：“这‘峨嵋豹囊’难怪会被人称做‘双毒’，此刻一听，果然毒得可以，也冷得可以，他此刻性命垂危，求人相助，说话却仍是这副腔调，平日的为人，更可想而知了。”

乐水老人目光一转，哈哈一笑道：“敝兄弟与两位虽然素无恩仇，但总算是多年故交，故友有难，敝兄弟岂有袖手旁观之理。”

他一面说话，一面又从怀中取出一个碧玉盒子来，接着道：“这便是我太行祖门的师爷，昔年苦心炼制的灵药，近年已越来越少，我兄弟这次出来，也只是带二盒而已，若非是……，哈哈，若非是两位兄弟，只怕再也难得——”

他边笑边说，方自说到“难得”两字，突觉左肋风声一凛，大惊转身，眼前掌影一花迎面拍来，变化仓促，他举臂一格，哪知手背突地一麻，他手中玉盒已被人夺去。

乐乐山老人再也想不到此时此刻，竟会有人抢他手中的玉盒，见这人一击得手，身形便倏然而退，竟是那少年管宁！他再也想不到管宁会有如此武功，他却不知道管宁武功虽不高，但所习的手法招式全都是武林最上乘的功夫，是以才能在他猝不及防之下，夺去他手中的玉盒。

这一变故，尤其在方才他二人夺去管宁手中的玉瓶之上，唐氏兄弟，乐山、乐水二老，一齐大惊，几乎同声大喝道：“你这是干什么？”

乐水老人惊怒交集，双掌一错，正待纵身扑上，却见着管宁冷笑一声，打开玉盒送到嘴旁，大喝道：“你要是过来一步，我就将这盒中之药全吃下去！”

乐水老人身形一顿，心中又惊又喜，要知道这“续命神膏”，不但是太行紫靴门中的至宝，而且是天下武林梦寐以求的灵药，这玉盒虽小，但只要这玉盒中所贮灵药的十分之一，便足以起死回生，无论是何门何派的刀创掌伤，只要还未完全断气，求得此药便可有救，乐水老人心疼灵药，见到管宁如此，便也不敢贸然出手，呆呆地愣了半晌，突地展颜一笑，身形不进反退，连退三步，哈哈笑：“小兄弟，你这是干什么，你如有需用此药之处，只管对我说好了，又何苦如此……”

唐奇、唐鹘，虽都是生性冷酷，喜怒不形于色之人，但此刻唯一可救他们性命的灵药，被人家夺去，心中亦不禁惊怒交集，但面色却仍森寒如冰，只听唐鹘冷冷“哼哼”一声，缓缓道：“这位小哥，如对我兄弟两人有什么不满之处，也只管说出便是，我兄弟两人虽然身受重伤，哼哼——”

他冷哼两声倏然住口，言下之意，自是我兄弟虽然身受重伤，却也不会示弱于你。

管宁目光如刀，凝注在唐氏双毒面上，望也不望乐山、乐水一眼，说道：“在下与阁下兄弟两位，素不相识，‘续命生肌灵膏’，虽然妙用无方，在下却也不需用此物，只是……”

他语声未了，唐鹘已接口道：“那么你如此做法，难道是存心对我兄弟过不去吗？”

管宁冷冷一笑，沉声道：“在下如此做法，只是请教两位一事。”

乐水老人接口哈哈笑道：“原来这位小哥只是要请教唐氏双侠一事而已，那又何苦如此做法，大家虽然俱无深交，但总算都是武林同源，以后见面的日子还多，如此岂非要伤了彼此的和气，来来——”

他一面说话，一面抬起脚步，向管宁走去。

哪知，管宁目光突地一凛，冷冷喝道：“在下方才所说的话，阁下此刻，难道已忘记了吗？”

乐水老人干笑一声，停下脚步，却听管宁已自朗声接道：“在下本非武

林中人，也不想涉足江湖的恩怨，只是在下却要请问唐氏双侠一句，那四明山庄中的数十条人命，两位该如何交待？”

此话一出，乐山老人、唐奇、唐鹘，一齐蓦地一惊，虽服灵药，神智仍未完全清醒的“瘦鹗谭菁”，闻言亦自全身一震，要知道“四明山庄”中那件凶杀之事，不但与众人具有极深关系，而且是武林中人人关心之事。

乐山老人一惊之下，脱口问道：“四明山庄中的人命？难道在那四明山庄中惨死之人，与这唐氏兄弟又有什么关系不成？”

管宁冷笑一声，朗声道：“四明山庄中惨死之人，不但与这唐氏兄弟有很大的关系，而且依区区所见，那些人纵然不是他两人所杀，却也相去不远——”

乐水老人双眉微皱，沉声道：“老夫虽然未曾参与此事，但听得江湖传言，却是那飘忽无踪，形如鬼魅的‘西门一白’所为，小哥，你——你只怕弄错了吧！”

他一面说话，目光却已投在唐氏兄弟身上，昏黄的灯光之下，只见兄弟两人虽仍端坐如故，但胸膛起伏甚剧，苍白瘦削的面容上，也起了极剧的变化，心中不禁一动，立刻接道：“只是小哥你如另有所见，不妨说出来让大家听听，也许——也许——

他干咳一声，转过头去道：“反正此刻大家俱都无事，以此来消永夕……咳咳，也算是件趣事。”

他干咳数声，却始终未将自己如何对唐氏兄弟起了怀疑之意说出来。

管宁微喟一声，将自己如何误入四明山庄，如何见着那些离奇之事，如何埋葬那些武林高手的尸身，如何又遇着了那翠衣少女，如何避开了“乌煞神针”，如何又遇着了公孙左足、罗浮彩衣、武当四雁、木珠大师，又如何到北京城……种种离奇遭遇都一一和盘说出，然后沉声说：“上了那四明山庄之人，除了西门一白身负巨痛重伤，尚能侥幸未死之外，某余之人无一生还，但这‘峨嵋豹囊’却为何能逍遥事外？若是他两人怕事未去四明山庄，但却有人亲眼看见，而且四明山庄中还有他们的‘豹囊’，我在庄前又险些中了他们的‘乌煞神针’，哼，他们虽想将我杀之灭口，却不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事机虽密，却也有被人发觉的一日。”

他侃侃而言，只听得乐山老人，乐水老人，瘦鹗谭菁俱都连连变色。

乐水老人在他说话之中，已缓缓走到唐氏兄弟身侧，此际双目一张，凛然望在唐氏兄弟二人脸上，虽未说话，但言下之意，却是：

“你有何话说？”

谭菁知道自己师兄便是死在四明山庄，他虽然生性冷酷，但究竟兄弟情深，此刻目光中似要喷出火来，若不是伤势未愈，只怕他早已扑了上去了。

唐氏兄弟，对望一眼，那唐鹘竟喃喃低喟道：“好厉害的手段。”

目光一抬，在众人面上一扫，长叹道：“这位小哥如此说来，我兄弟真是百口莫辩，但此事之中，其实还另有蹊跷之处，各位如果信得过我，我……”

哪知——

他“我”字方自出口，窗外突地漫无声地击入十数道乌光来，笔直地击向唐氏兄弟身上。

唐奇、唐鹘惊呼一声，和声往下倒去，乐水老人心头一凛，双掌突扬强烈的掌风，将这些暗器击落大半。

乐水老人大喝一声，平掌一击，“龙形一式”闪电般掠出窗外，乐水老

人又手足情深，生怕兄弟此去有失，便不及检视这些暗器是否已击中唐氏兄弟，一掠长衫，亦自跺脚飞掠而去。

这两人年龄逾古稀，但身手却仍惊人，眨眼之间，便已消失在窗外的夜色之中。

管宁大惊之下，定神望去，只见乐水老人掌风隙中空过的暗器，虽未击中唐氏兄弟，但一沾地面竟“噗”地一声，发出火光来，刹那间，那已经破旧的神幔点着，熊熊的火势，将烧到那已自倒在地上的唐氏兄弟身上。

他惊恐之下，来不及多作思索，一个箭步掠到火势所在，脑海中闪电般转了两转，寻思该如何扑灭这熊熊火势。

哪知——

就在他这一犹疑之间，窗外突地一声冷笑，并肩飞入两条人影，管宁全身一震，转目望去，只见两人一高一矮，全身黑衣，就连头面都一齐用块黑巾蒙住，只露出一双灼灼有神的眼睛，身形之快宛如鬼魅，脚尖一沾地面，便又飘飘掠起，纵身过来。

此时此地，突然见着如此诡异的人物，管宁倒吸了一口冷气壮胆喝道：“你是谁？意欲何为？”

身形较高的黑衣人阴恻恻地一声冷笑，忽地反手击出一掌，可怜“瘦鹗”谭菁，伤势未愈，待见这一掌是击在自己脑门正中的“百会”大穴，却又无法闪避，狂吼一声，立刻尸横就地。

管宁心头一凉，只见这怪人一掌击死谭菁，却连头也不回，冷冷说道：“我来要你们的命。”

他声音沙哑低沉，眼见火势已将烧在自己身上的唐氏兄弟，无力站起，方自就地滚到一边，听到这声音不禁机伶伶打了寒噤，颤声道：“又是你！”

这黑衣人阴阴一笑，道：“不错，又是我！”

呼地一掌，劈面向管宁击出。

管宁呆一呆，直待已将击在自己面门上，忽地想起那“如意青钱”秘笈中所载的一扫来，左掌立刻向上一抬，右掌闪电般直切这右掌脉门，他左掌一挡刚好挡住这怪人的掌势，右掌一切，部位更是妙到毫巅。

这黑衣怪人想不到面前这少年竟会施展出如此神妙的招式来，手腕一缩，连退三步，管宁虽然习得秘笈上这种其妙无比的招式，却苦于运用不熟，又不能接连施展，是以一招展出，便无下招，这怪人见他忽然住手，摸不透他武功的深浅，也不敢再次出手。

唐氏兄弟见了这两个黑衫怪人，心中正在心惊肉跳，挣扎着坐起来，忽见管宁施出此绝妙的一招，心中大喜，只希望他能将这两人击败，哪知管宁却呆呆地愣住，他两人又不禁着急，那身形略矮的怪人突地轻叫一声：“大哥，上呀！”

双掌一错，左掌一引，左掌又再斜挥，左掌又变掌为指，直点管宁左腰，右掌已挥向管宁咽喉。

管宁心中方自盘算着该如何施出第二招，忽见此人攻来，他心头一凛，只见四面竟仿佛都是这人的指风掌影，自己无论向何处闪避，都躲不过他那一指。

其实这一招虽然厉害，但那“如意青钱”上却不知有多少招式以将这一招轻易地化解，此是管宁不但想不起来，即使想起来也不会运用，只得向后一退，但他身后却是正在燃着的神幔，熊熊的火势，烫得他心神一颤，这时

他前有敌招，后有火势，正是危如悬卵，他情急之下，右掌向右一挂，左掌向左一闩，身形乘势一冲——

他情急之下，胡乱施出一招，施出过后，遂想起这一招也是那“如意青钱”中所载的妙着，仿佛叫做“铁栅栏”，这黑衣怪人眼看他已将伤在自己手下，哪知他右掌突地用“崩”拳一挂，左掌用“横”拳一闩，仿佛像是五行拳中的“铁索横江”。又仿佛像是太极拳中的“如封似闭”。但威力妙用，却仍在这两招之上，使得自己竟不能不收而退。他又连退三步，愣一愣，却也不知道这一招精妙的招式究竟是何门派的。

要知道“如意青钱”中所载的武功，俱都是武林中绝传已久的绉技，这两个黑衣怪人虽然大有来历，武功很高，就凭管宁此刻的武功，十个也不是这两人的敌手，但管宁施出这两招来，却让这两人齐都愣了愣，更摸不透对手武功的深浅。

但火势越烧越大，这两人纵然再不出招，就这样挡在管宁身前，管宁也立刻要被火势烧着，只是这两人方才用调虎离山之计，调开仁智双老，此刻便生怕他两人发觉受骗，立刻转来，是以这两人亦自不耐，两人私下交换了个眼色，正待一齐施杀手，速战速决，将双方伤在掌下。

哪知——

窗外又是一声轻叱，竟又飞快地掠入一条人影来，神情匆忙焦急，一进来，更不答话，扬手一剑，斜斜向这两人挥来，他手中之剑像是甚短，但这一剑挥来，威力却颇惊人，只见碧光一溜，有如闪电，却看不见他这一剑的方向。

这两个黑衣怪人似乎也看出来人不是庸手，一人面对着管宁，一人却回转身来。

一掌劈向对方肋下，可腿突地无影无踪地向下踢起，踢向对方的脉门。

管宁面对着这两个黑衣怪人，心中正自惊愕交集，忽见窗外掠入一条人影来，他只当是两个老人已然转回，哪知他定睛一看，只见这人影窈窕，一身翠衫，火光之中，满脸俱是惶急之色，瞟向管宁，焦急关切之色，满现于一双妙目之中。

原来，这人竟是那一去无踪，但却时时刻刻俱在管宁心念中的凌影。

朔风凛冽，寒雪纷飞。

带着雪花的寒风，从这荒祠正殿四面破败的窗棂中吹进来、更助长了火的威势，破旧的神幔上，燃烧着的火势，刹那间，已将房顶烧得一片焦黄，也已将伤及身受重伤的唐氏兄弟，以及被那突来的惊喜惊得呆住了的管宁身上。

他再也想不到凌影会在此时此刻突然现身，只见凌影手腕一旋，避开这身材较矮的黑衣人突地踢出的一腿，手中剑却顺势一转，立即一挑而上，刷地，又是一剑，挑向对方的咽喉，一双秋波，却时时刻刻地瞟向管宁，目光中又是惶急，又是幽怨，却又是一种无法掩饰的情意。

那黑衣人虽然暗惊她剑式的狠辣快捷，但见她面上的这种神色，心中不禁暗喜，双掌一分，突地从剑影中抢攻过来，口中喝道：“大哥，这妞儿，不要紧，交给我好了，你只管对付那男的。”

手挥指点，瞬息间攻出数招，招式亦是狠辣快捷，兼而有之，叫凌影丝毫喘息不得，凌影心中又惊又慌，虽然一心想过去护卫管宁，但偏偏又无法分身，咬紧牙关，挥动短剑，但见碧光闪闪，恨不得一剑就将对方杀死。

要知道剑为百兵之祖，载于拳经剑谱，都有着一定规格长度。

但凌影掌中的这口碧剑，却比普通剑短了不止一半，竟像是一柄匕首，平时藏在袖中，这正是“黄山翠袖”仗以成名的武器，剑法完全是以快捷凶险见长，传自初唐的女中剑侠“公孙大娘”，此刻凌影惶恐之中，更将这本已凶险无比的剑法，施展得比平时还要凶险三分，招招式式，都直欺入对方的怀里，直似近身肉搏。

管宁目光动处，只看得心惊胆战，几乎忘了身前还有一个人在，口中连连喊道：“影儿，小心些，小心些……”

他语声未了，忽听身后的唐氏兄弟拼尽全力，大喝一声：“你小心些。”

管宁心中一跳，只见那叫做“大哥”的黑衣汉子，已自漫无声息地欺了过来，劈面一掌劈来，竟是无法闪避。

哪知这黑衣汉子掌到中途，突地身形一闪，又退了回去。

管宁心中不觉大奇：“他这是干什么？难道他无法伤我！”

他却不知这汉子方才被他无意施展出的一招绝学惊退，此刻虽已攻来，但心中丝毫不敢大意，是以这劈面一掌，原是虚招。

他一招击出，却见管宁仍然动也不动地站在当地，只当管宁识破了他这一招的虚实，心中不禁又为之一惊：“这少年武功经验怎地如此老到。”

身形一缩，竟又退了三尺，露在蒙面黑中之外的一双眼睛，上下打量着管宁，实在不知道这少年的武功深浅，更不知道这少年的身份来路。

火势更大，竟已将屋顶燃着，管宁与那叫做“大哥”的黑衣汉子面面相对，心里都在七上八下地估量着对方的心意，而管宁心中，只望凌影能够得胜。

他偷眼望去，只见一团碧光裹着一条人影，似乎凌影已占上风，心中不禁暗喜，他却不知道凌影此刻心中正是惊恐交集，原来，她招式虽狠辣快捷，但这黑衣汉子似对她的招式极为熟悉，无论她施出多么诡异狠辣的招式，却都被对方轻轻化解了开去。

她心里又惊又奇：“这黑衣汉子是谁？怎地对我的剑法如此熟悉？”

幸好她身法轻灵，招式上虽被对方占得先机，但一时之间也不致落败。

“峨嵋豹囊”唐氏兄弟一生称雄，此刻却落得这种状况，两人俱都是武功高台，经验老到之人，心中已知道自己是凶多吉少，熊熊的火势，虽还未伤到他们身上，但炙热的火焰，却已使得他们有一种置身烘炉的痛苦。

唐鹘暗叹一声，突地振起精神，叫道：“我兄弟生死不足惜，兄台也不必这股护卫我等。”

那叫做“大哥”的黑衣汉子目光动处，只见管宁仍然动也不动地站在地上，面上是木无表情，他自然不知道管宁此刻正是心慌意乱，五中无主，还只当这少年艺高人胆大，有着超人的谨慎功夫，原来这黑衣汉子一生深沉谨慎，此刻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听到唐鹘的话，方自立刻接口道：“是了，我与你无冤仇，何必来淌这趟浑水。”言下之意，自是叫管宁快些走路，自己便也不难为他。

哪知唐鹘却冷笑一声，又道：“我兄弟死后，只望兄台能替我兄弟到四川唐家去通知一声，叫本门中人为我兄弟复仇。”

那黑衣汉子目光灼灼，望向唐氏兄弟，闻言亦自冷笑道：“对极，对极，你若如此做，就也算得无愧于他兄弟二人，何苦多管闲事。”

他两人轮流而言。说话的对象，却都是冲着管宁一个人，那黑衣人一心

想将唐氏兄弟杀死，却并不怕他兄弟二人寻人复仇，他不知道管宁功力深浅，不愿贸然动手，是以此刻说出这种话来。

却听唐鹘又道：”只不过我兄弟还有一事，若不说出，实在死不瞑目，那便是……”

黑衣汉子，大喝一声：“要死就死，多说什么。”身形微动似乎又将涌身扑去。

哪知……

管宁却突地大喝一声：“停住！”

那黑衣汉子一惊之下，果然停住脚步，管宁见了，心中大喜，暗道：“这家伙果然有些畏惧于我。”

要知道管宁本是绝顶聪明之人，起先虽在奇怪，这黑衣汉子为什么空自满眼凶光，却不敢上来和自己动手。

后来他想来想去，心中突地一动忖道：“难道是这汉子见了我方才施出的那一招，以为我身怀绝技，是以不敢动手。”

是以他此刻一声大喝，黑衣汉子身形一顿，他便越发证实自己地想法，故意冷笑一声，缓缓说道：“我与这唐氏兄弟非亲非故，本不愿多管你等闲事，何况我一生最不喜欢凶杀之事，是以方才手下留情，也不愿伤害到你，你若真的逼我动手，那么……哼哼！”

他话声故意说得傲慢无比，但心中却仍有些忐忑，不知道自己这一番话，能不能吓唬得住人家。

哪知道他这一番信口胡说，不但说得极为逼真，而且还直说到别人心里，那黑衣汉子听了，目光果又一变，心中暗忖：“起先我一掌劈去，平平无奇，但却留下极为厉害的后招，但是他只左掌一扬，右掌一切，不但以攻为守，妙到毫巅，而且竟还封住我预留的后者。”

他心念一转，又忖道：“后来他施出的那一招，既非五行拳中的‘铁索横江’，又非太极拳中的‘如封似闭’，但却兼有这两招之长，能守又能攻，这两招诡异奇妙，当真是令人闻所未闻，但是他明明占得先机，却不乘势而攻，想来真的是手下留情。”

他心念思忖之间，那边正自激战难解难分的两人，亦自听到管宁方才所说的活，凌影对管宁的武功知之甚详，听到管宁说出这种严然是绝顶高手的话来，心中既惊又怪却又惶急，面上自然也就流露出来。

那身量较矮的黑衣汉子见她面上的表情，心中突地一动，双掌连挥，切、抓、点，攻出四招，口中大喝道：“大哥，你莫听他的鬼话，他根本银样蜡枪头，经不得打的。”

其实他心中亦无十分把握，此番话说的不过是诈语而已。

管宁听了，心头不禁一惊，但他知道这是自己的生死关头，背后火势虽然炙得他火烧火燎，心中虽惊恐，但面上却丝毫不露出一丝神色，突地仰天大笑几声，朗声说道：“经不得打的……哈哈！……哈哈！”他一连狂笑了四笑，笑声突地一顿，冷冷说道：“我若是右掌自左而右，划向你胸乳之间，左掌横切，切向你的腹下，让你明明以为……”

他语声未了，那身材较矮的黑衣人，已又抢口喝道：“你胡吹些什么，这算什么厉害招式？”

管宁目光仰视，望也不望他们一眼，负手而立，冷笑说道：“我右掌明明是以指尖划向你右乳上一寸六分属肺经的‘右上血海穴’，然后手腕一抖，

乘势又点向你属厥阴肝经的‘ 左期门穴 ’处。 ”

他一口气说到这里，语声顿也不顿地往下接着又道：“ 我左掌明明是在你脐下三雨，小肠之幕的‘ 关元穴 ’，其实左肘一回，却撞向你大横肋外，季胁之端，骨尽处，软肉边，脐上三雨寸。左去六雨，层足厥阴肝经的‘ 章门大穴 ’，而左掌乘势一扬，却反掌挥上，你此刻若避开我右掌，必定向左后方退去，我左掌一挥，正好拍向你喉结下一寸的‘ 天突大穴 ’，以及‘ 天空穴 ’再下一寸六分的‘ 璇玑大穴 ’，而右掌恰好在此时圈回，点向你的手厥阴穴，属心包络，腋下三寸，乳后三寸，着胁直腋，揿胁间的‘ 天池穴 ’。 ”

他顿也不顿，想也不想，一口气说到这里，方自冷笑一声，道：“ 这简简单单的一招，我脚都可以不动，请问你如何抵挡。 ”

要知道他本是过目成诵的九城才子，早已将“ 如意青钱 ”上的秘技背得烂熟，真正动起手来，虽因动手经验与武功根基之上，是以不能将之随意施展，但此刻由口中说出来，不但全都是武功上的绝妙招式，而且对于穴道位置的分辨，更像是了如指掌，全部是武林人梦寐以求的内空绝顶要决。

这一番话不但听得那黑衣汉子目定口呆，冷汗直流，便是唐氏兄弟也听得两眼发花，就连明知他武功平常的凌影，听了心中不禁又惊又喜，心里竟也怀疑起来：“ 他莫非是身怀绝技，故意深藏不露。 ”

这其间一切事的变化，都是随着在场各人心理的变化而发生，而心理之变化仅是一瞬间事，但笔下描述却费事颇长，但当时却极快。

就在这刹那之间……

一直交手未停的凌影，方自施出一招“ 神龙驭凤 ”，左肩突地一震，“ 拍 ”地一声，竟被那身材颇矮的黑衣汉子击了一掌。

她只觉肩胛之处痛彻肺腑，不由自主地“ 哎哟 ”一声，呼出声来，只是她多年苦练，虽败不乱，右掌碧剑招式仍未松懈而已。

而那叫做“ 大哥 ”的黑衣汉子，口中虽在纵声狂笑，借以扰乱唐鹘的语声，但心中却在转念头，他见到管宁仍然站着不动，心中又已有些怀疑：“ 这少年怎地不来阻止于我。 ”

此刻凌影一声惊唤，却使得他心念又自极快地一转，忖道：“ 呀，我莫要被这少年愚弄了，想这女子与他本是一路，他怎地不加援手，除非…… ”

这心念在他心中一闪而过……凌影惊呼方自出口。

管宁心中方自一惊，唐鹘口中方自说到：“ 那便是…… ”

这黑衣汉子“ 大哥 ”口中突厉叱一声，身形暴起，刷地，扑向唐氏兄弟，双掌齐出，呼地一声。

风助火势，管宁衣角一扬，沾上火苗点点，他根本未曾感觉，咬牙跺脚，一个箭步窜过去。

只听唐氏兄弟接连两声惨呼，管宁心头一凛，扬手一掌，向那身材较矮黑衣汉子击去。“ 大哥 ”厉声狂笑。

凌影惊呼一声：“ 小管，你莫动手！ ”

又是呼地一阵狂风，火舌卷上了“ 峨嵋豹囊 ”唐氏兄弟的尸身。

黑衣矮汉阴恻恻一声冷笑：“ 原来你真的是银样蜡枪头！ ”翻身一掌，他已自管宁一掌后来的掌风之中，发现这少年还是不行。“ 啪 ”地一掌，两掌相交。

“ 大哥 ”厉笑之声未绝，微拧身形，掠向管宁，管宁只觉掌心一热，尽力一震，蹬蹬蹬，退后三步。

凌影惊呼一声青锋连环，剑花如雪，刷刷刷刷，一连四剑，将黑衣矮汉迫退一步，纤腰猛拧，刷地掠向管宁。

“大哥”厉笑中，掠到管宁身侧，伸出手掌，当胸拍去。管宁大惊之下，方待急闪。

凌影娇声中，已自掠了过来，青锋一顿，刷地劈下，“大哥”掌方递出，寒光已至，他不求伤敌，但求自保，身躯微斜，反腕斜剪，四指如剪，剪向凌影的脉门。

管宁惊魂初定站稳身形，凌影腕时微缩，反腕又是一剑，身体借势一转，挡在管宁身前，黑衣矮汉冷笑一声，一掠而至。

管宁目光动处，大喝一声，猛力一窜，挡在黑衣矮汉的招势，连环击出双掌，势如疯虎，他这几拳完全不合章法，但却是拼了性命击出，再加上他此刻内力已非昔比，是以方才接了人家一掌，并未受伤，是以这几拳竟亦风声呼呼。

黑衣矮汉愣了一愣，人当他又使出什么怪招，身形微退，目光一闪，只见管宁这几拳空门发出，不禁冷笑一声，左掌一扬，右掌缓缓划了个圆弧，突地“刷”地一掌劈下。

管宁连环击出数拳，拳拳落空，忽见人家一掌劈来，竟容容易易地从自己双拳中直劈而下，他忽地身体后抑，脑中忽有灵光一闪，左右双拳，各划了一个圆弧，交挥而下，右腿乘势一踢，右掌忽地一顿，双掌为指疾点而出。

这一招三式，快如闪电，攻守俱兼，时间、部位，莫不拿捏得好到毫巅，他生死交关之下，竟又施出一招妙绝天下的高招。

黑衣矮汉一掌劈出，满心以为手到擒来，哪知时间突地微微一麻，他大惊之下，猛见对方三式俱来，刷地，“金鲤倒穿浪”，后掠五尺定了定神，只觉背脊已出了一身汗。

那边凌影剑光纵横，正和“大哥”斗到一处，她左肩已受微伤，多少影响到一些招式的施展，而她就在这贬眼间，又似乎发现这叫做“大哥”的黑衣汉子，身手还比自己方才的对手高明。她不禁暗中长叹，只道今日自己与管宁都是凶多吉少，哪知几个照面一过，她竟觉得自己与这“大哥”动手，竟似乎要比方才轻松得多，她心中不觉大奇，但心念一动，却又立刻恍然。

原来这“大哥”武功虽高，对凌影这种江湖罕见的剑法，却不熟悉，是以动手之间，便得分外留意，而另一黑衣汉子却似对她所施展的剑法了如指掌，是以招招都能抢得先机。

一念至此，剑势一领，身形展动，身随剑走，剑随身发，左臂虽不能展动，但右掌这口剑专长偏锋，刹那之间，但见青锋剑影，有如满天瑞雪，剑式竟比方才还要激烈几分，可是她心中却仍不禁暗自寻思。

“那较矮些的黑衣汉子究竟是谁？他怎地会对我剑法的招式如此熟悉。”原来“黄山翠袖”一派相传的剑法，不但武林罕见，而且简直是绝无仅有。武林中知道此路剑法的人，可说少之又少，是以凌影心中方才大起怀疑，但想来想去，却也想不出个头绪。

而这一切事，却亦是发生在刹那之间的。

风声，火势，娇叱，剑光，人影，拳风，剑啸。

突地。

轰然一声！

一条本已腐朽的屋梁，禁不住越烧越旺的火势，带着熊熊烈焰，落了下

来，刹那间，但见……

木石飞扬！尘土弥漫！风势呼啸！烈火飞腾！剑光顿住！人影群飞！

砂尘……砂尘……砂尘……

火！火！火！

在这漫天的砂尘与烈火之中，管宁、凌影依墙而立，穿过火光，举目望着站在对面墙角的那两个黑衣汉子，心中怦然跳动，烟尘与烈火飞扬，但是，方才舍身忘死的拼斗，此刻都已在这跳动与飞扬之中平息。

静寂……风声呼啸……一条颀长秀美的人影，突地了无声息地出现在门口，熊熊的火势，映着她如雾云鬓，如花面靥。

“谁是门口那辆马车的主人？”

声音娇柔，但却冰冷，每一个字都生像是由地底涌出来似的。管宁心头一震，转目望去，却见那当门面立的人影，赫然竟是“绝望夫人”！

她缓缓地移动目光……目光掠向管宁，管宁颔首沉声道：“在下便是！”

她目光依然移动着……目光掠向凌影，凌影竟微微一笑，她竟也微微一笑，管宁大奇：“她两人竟然是认得的！”

她目光依然移动着……目光掠向那两条黑衣汉子，然而……那两条黑衣汉子却已在她目光到来之前，齐地跺足纵身，穿窗而出，眨眼之间，便已在沉沉夜色之中消失人影。

“绝望夫人”冷冷地一笑，突地回过头来，道：“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被火烧的滋味可不好受。”

罗袖一拂转身走了出去，管宁怔一怔，转目望去，只见凌影也正在望着自己，他心里一动，竟又忘了熊熊火势，忘情想去捉凌影的手，口中道：“影儿，我……真想不到你来了。”

哪知凌影将手一甩，竟又不再理他，转身掠出门外，管宁愕然道：“难道我又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她？”

其实他虽聪明绝顶，却又怎猜得到少女的心事。

他垂首愣了半晌，心中越想越不是滋味，长叹了一声，走出门外，一阵风吹过来，原来他方才背火而立，火势虽未将他烧着，却已烤得他不轻，只是他那时心情紧张，却根本没有注意到。

颓败祠堂，在他身后烧得必必剥剥的声音，他走出门外只觉得千种懊恼，万种失意，齐地涌上心头，心中暗道：“管宁呀管宁，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唉……”

大步走了两步，只见那辆本来停在门口的马车，已远远牵到路边，还有一辆马车，停在这辆车旁，正是那少年“吴布云”的车子，凌影坐上车辕，似乎正在和那“绝望夫人”含笑说着话，见他来了却陡将脸一板，他心里又气又恼：“你何苦这样对待我。”

于是故决不望她，走到“绝望夫人”前面躬身一揖，大声道：“多谢夫人相救之德。”

“绝望夫人”微微一笑，“你只怕谢错了人吧，救你的人又不是我。”

凌影鼻孔里“哼”了一声道：“我又不是救他的。”

管宁愣了一愣，心中又自暗叹一声道：“多谢夫人将这辆车子送回，我……在下……”

他心里又是失望，又是气恼，虽然心里有许多疑问，但却一件也不想提起，只想快些见着吴布云办完正事，一时之间他只觉无话可说，心想我虽不

是你救的，但车子总是你送回的吧，那么我谢她一谢，然后就走，哪知“绝望夫人”却又微微一笑，道：“车子也不是我送回来的，若不是这位妹子，只怕此刻我已驾着你的车子到了北京城了。”

凌影鼻孔里又“哼”了一声，道：“这种不识好歹的人，根本就不要和他多话。”

管宁愣了一愣，心想：“我何尝不识好歹来了。”

却听“绝望夫人”接道：“非但你不必谢我，我还得谢谢你才是，若不是你，我哪里找得着这里，我得要谢谢这位妹子，若不是她，只怕……”

她轻轻一笑，只见她笑如清莲初放，她见了管宁和凌影各将目光偏在一边，故意不望对方一眼，心里觉得好笑，但想到自己，又不觉有些黯然，语声一顿，呆了一呆，方自展颜笑道：“不但我要谢谢这位妹子，只伯你也应该谢谢这位妹子呢！”

凌影眼眶一红，回过头去，伏在辕上，她为了管宁当真是受尽千辛万苦，方才管宁在危难之中，她又奋不顾身跑去相救，但等到事了，她心里却又想：“你对我那样，要帮别人来杀我，我却这样……”

心里火气又上来了，转头走了出去，故意不理管宁，其实心里却只希望管宁追过来陪话，好让自己平平气。

她却不知道管宁初涉情场，哪里知道这种少女的微妙，她也不想自己先不理人家的，此刻见管宁不理她，想到自己所吃的苦，越想越觉委屈，眼眶一红，竟伏在车辕上啜泣起来。

管宁这倒更弄不懂了，眼望着“绝望夫人”，好像要她告诉自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绝望夫人”一笑走到凌影身侧，轻轻抚着她的肩膀道：“妹子你别哭，有什么人欺负了你，姐姐替你做主。”

管宁心中恍然，大怒忖道：“原来是有人欺负她了，难怪她如此委屈。”

心里希望凌影快些将那欺负她的人说出来。

哪知凌影一掠秀发，手指一伸，竟笔直指向他的鼻子。

“他欺负了我。”

她泪痕未干，朱唇轻咬，但是满脸又怒又恨的神色。

管宁心里却一惊：“我几时欺负她了。”

瞪着眼睛，张开嘴巴，作声不得，“绝望夫人”见着他的样子，心里忍住笑，道：“原来是他欺负了你，姐姐替你报仇。”

却听凌影“噗嗤”一声，竟也笑出声来，原来她见管宁的样子，也忍不住要笑，“绝望夫人”秋波一转啃了一声，噗嗤笑道：“原来你们是闹着玩的呀，幸好我还没有动手，不然的话，只怕妹子你反而要来找我报仇，那才叫做冤枉哩。”

凌影面上又哭又笑，心里的委屈，却早已在这一哭一笑中化开会，她狠狠地瞪了管宁一眼，管宁此刻纵然真呆，心里却也明白了几分，但觉心里甜甜的，走过去当头一揖，含笑道：“影儿你真莫见怪，都是我不好……”

凌影心里早已软了，但嘴上却仍是硬的，竟又一板面孔，道：“啃！这我可不敢当、管公子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千万别向我陪礼，我可担当不起。”

管宁忍住笑道：“我不好，我不该时常欺负你，故意不睬你……”

话声未了，他自己忍不住笑了，肩上却着了凌影一拳，但凌影这一拳却无内力，更无外劲，正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在管宁身上，管宁非但丝毫不痛，反而笑得更厉害了。

“绝望夫人”见到这一少年男女打情骂俏的样子，回头望了那辆大车，车里正卧着昏迷不醒的“西门一白”，她忍不住幽幽一叹，回转头向车内望了一眼，轻轻道：“红儿，大爷的脉息可还好吧？”

车里面一个甜甜的声音道：“大爷睡得很熟，夫人你放心好了。”

管宁与凌影四目相投，心里但觉方才的千种懊恼，万种失望，此刻却成了千种柔情，万种蜜意，哪知凌影却又一板面孔，道：“你望我干什么？”

管宁一愣，却见凌影目光一斜，樱唇一噘，轻轻骂道：“呆子。”

管宁顺着他的目光望去，见到“绝望夫人”沈三娘的神情，不禁暗骂自己：“我怎地如此糊涂，明明知道‘绝望夫人’便是那白衣……西门一白……的夫人，先前竟想不出来。”

此刻他对一切事虽已恍然，但是有些事却仍要用心思索，于是也走了过去道：“夫人，那白……西门前辈的伤，大概不碍事的，他已服下‘翠袖护心丹’……”

沈三娘回头淡淡一笑，道：“我知道，这些事那位妹子都已跟我说过了。”

她语声一顿：“听说一白的脑筋……唉，有些迷糊了，什么事都不记得，是吗？”

管宁颔首一叹，道：“若是西门前辈的记意未失，那么什么事都极为清楚了。”

沈三娘目光又呆呆地望在车里，缓缓道：“但是我相信一白不会做出那种事的……”突地回过头：“你说是吗？”

管宁叹道：“我如非此种想法，那么……唉，夫人，这件事的确错综复杂，直到今日，我仍然茫无头绪，而且越来越乱，本来我以为此事乃‘峨嵋豹囊’所为，哪知……他两人此刻却又死了。”

凌影早已走了过来，依然站立“绝望夫人”身侧，此刻突地插口道：“这件事虽然错综复杂，但只要弄清几件事，一切便都可迎刃而解。”

管宁目光一亮，急道：“一些什么事？”

凌影缓缓扳着指头道：“第一件，我们该弄清西门前辈是中了什么毒？什么时候中的毒？又是中的什么人的毒？第二件，我们该弄清他的记忆怎么失去的？第三件，我们最好能将他的记忆恢复过来……”

她一本正经扳着手指头，缓缓他说着，管宁听了，却只觉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忍不住接口道：“是极是极，我们最好能算个卦，将凶手算出来。”

沈三娘心中虽然烦恼，但此刻却忍不住轻轻地笑出声来。

凌影一愣气道：“怎地，我说错了么？”

沈三娘见了她的样子，柔声道：“妹子，你没说错，但是你说的三样事，却都茫然无头绪可寻，他所说的茫然无头绪，就是指的这件事呀！”

凌影秋波一转，想了一想，不禁红生双颊，恨恨对管宁道：“好，我又说错，管才子，你聪明，你倒说说看。”

凌影樱唇一噘，像是又生气了，管宁忙道：“你说的全对，但这些事除了第一件‘西门前辈’是中的什么毒？还有希望查出之外，的确茫无头绪。”

他心念一转，突地想到“峨嵋豹囊”临死之际所说的那些话，心中好象蓦地捕捉到一些什么，目光一垂，竟突地沉思起来。

凌影柳眉轻颦，似乎又想说什么，却被沈三娘轻轻一摆手阻止住了，只见管宁俯首沉思半晌，突地抬起头来沉声道：“我此刻像是有一些头绪，只是我一时还未能完全抓住。”

沈三娘微微笑道：“你却说出来看看。”

凌影忍了半天，此刻忍不住道：”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去避避风，坐着说好吗？我……我实在累了。”

沈三娘微微一叹，道：“也真难为你，是不是有好几天没有睡了。”

凌影垂下目光，轻轻点了点头，道：“这些日子来，我一直睡得不够。”

管宁痴痴地望着她，刹那之间，只觉心中浪潮汹涌，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轻轻道：“你是不是一直在暗中守望着我……”

凌影一甩手，轻轻啐了一声，娇靥之上，却又满生红霞。

沈三娘叹道：“这位妹子对你……唉！真是少有，我也感激她，若不是她，只怕我今日也看不着一白了！”

管宁心中一动：“影儿，那些刀剑和耳朵，可是你送进去的。”

凌影秋波一转，忍不注“噗嗤”一笑，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好笑的事一样。

管宁奇道：“你笑什么？”

凌影道：“等会儿再告诉你，现在天都快亮了。”

她话声未了，管宁心头突地一震。

“天快亮了，天快亮……”突地掠上马车，道：“快走，快走，再迟就来不及了。”

同样的一句活，他却一连说了两次而且神态很是慌乱。

凌影大奇，问道：“你瞧你干什么呀？慌成这副样子。”

管宁道：“我与一个人明日午前，约在妙峰山见面，再迟就赶不及了。”

凌影笑道：“是否就是那个撞你车的人？”

管宁一愣：“原来你也看见了。”

凌影笑道：“我非但看见，而且还忍不住要出手哩……你们那时真有些糊涂，什么人在你们旁边，你们都不会发觉的。”

管宁心下大为感动，暗叹忖道：“原来她真的一直跟着我。”

却听沈三娘突地冷笑一声，道：“不但他们那时有些糊涂，只怕我们此刻也有些糊涂哩！”

凌影、管宁俱是一愣。

只见沈三娘目光阴寒地望着路旁的枯树的阴影冷冷又道：“只不过若有人要把我沈三娘当做瞎子，那他就错了。”

她语声一顿，突地大喝道：“朋友，还不出来？”

第十章　车座下的秘密

但枯木阴树中，却仍无声音，沈三娘柳眉一轩，目光之中，突地满布煞气，管宁心中一凛。

“看她平日娇笑之态，有谁会知道她发怒之时，竟是如此可怕。”

只见她身形方自微微一动，枯木阴影之中已自缓缓走出两人来，却正是那“仁智二老”。

管宁、凌影对望一眼，心中既是惭愧，又是佩服，只听沈三娘冷冷地道：“我当是谁，原来是你们两位，我真没有想到年高德重的‘仁智双老’也会……”

语声一顿，身影突地飘飘掠起，凌空一转，横飞丈余，向另一个方向掠去，口中一面喝道：“你也给我站住！”

倏地一个起落，身形便已远去，轻功之妙，端的惊人。

“仁智双老”对望一眼，似乎在暗中庆幸自己没有逃走，管宁心中亦是大为惊服，这“绝望夫人”看来弱不禁风，却有如此身手，一面却又暗中奇怪：“还有一人，会是谁？”

对于仁智双老伏在暗处，却并不奇怪。

他知道两人一心想自己带他们去找那少年“吴布云”，是以方才追了半天，没有追到，就折了回来，只是他们看见和“绝望夫人”

在一起，是以不敢现身，只得隐在暗处，但暗中居然另外有一个人，却令他料不到了。

“难道是那个黑衣大汉。”他心中暗忖：“若是他们，那可好了，我只要能见着这两人的真面目，那么……”

他心念方转，只听乐水老人冷冷笑道：“阁下方才所说的话，是否算数？”

管宁剑眉一轩，朗声道：“小可从来不会食言背信，两位只管放心好了，明日午前，我一定带两位去见那吴布云之面。”

远处隐隐有娇叱之声传来，像是“绝望夫人”已和人动手，凌影微微一皱眉，道：“我去看看。”刷刷地掠起身形，倏然两个起落，亦自掠去。

“仁智双老”对望一眼，乐水老人突地身形一动，掠到马车前，探首一望，脱口呼道：“果然是他，他果然真受了伤。”乐山老人长眉一纵，亦自掠了过去，管宁心中一惊，却见马车内突地一声娇叱，道：“滚开。”

数十点光雨，电身而出，“仁智双老”大惊之下，袍袖一拂，身形闪电般倒退数尺，乐水老人喝道：“你这丫头，怎地如此毒辣。”

车厢内冷叱一声，又自叱道：“毒辣又怎地？”

人影一花，那身着红衣的垂髫少女“红儿”，已自掠了下来，插腰冷笑一声道：“是他又怎的？受了伤又怎地？难道你们还敢怎样么？”

“仁智双老”面上连连变色，俯首一看，夜色中，只见满袖俱是银星，心中不禁一寒，知道自己方才若不是用这袍袖一拂，那么纵然退得再快，只怕也免不得要挨上几下。

他们方才隐在暗处，隐隐听到几句言语，便猜想到车中之人，可能便是受了伤的“西门一白”，此刻一见，果然不错，要知道天下武林中人，大多都将“西门一白”视为仇敌，这“仁智双老”自然也不例外，只见乐水老人目光转了数转，突地缓缓道：“那么，你明天一定可以带我见他吗？”

此时此刻，他突然说出这句后来，说得完全不是时候，管宁方自一愣，

却见他语声未了，突地冷笑一声，拧转身形，扬手一掌，击向“红儿”，身形亦自闪电般扑了过去。

要知道“西门一白”在武林中的地位，端的无与伦比，若是谁能将他杀死，那么，此人虽然是藉藉无名之辈，也立刻会变得名扬四海。

乐水老人一见这“西门一白”果是身受重伤，昏迷不醒地卧在车内，心中动了杀机，心想：“那沈三娘此刻不在此处，我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杀了这西门一白，然后再将那少年劫走，这小丫头暗器虽歹毒，武功谅也挡不住我全力一击，等到沈三娘回来，我已走了，何况，纵然她追了上来，我兄弟两人全力和她一拼，也未必畏惧于她。”

这念头在他心中闪过，也便立下了主意，口中随意对管宁说了两句话，以做掩护，暗中却早已满蓄真力，准备痛下毒手。

此刻他身形闪电般掠去，掌风如排山倒海击来，“红儿”大惊之下，横掌一挥，准备拼死接他一掌，管宁心头一震，要想阻挡，却已不及，乐山老人心性虽较为仁厚，但对“西门一白”却也存有惧恨之心，更不会去拦阻他兄弟的行事，就在这间不容发的刹那之间……

管宁长袖突地一挥，闪电般后掌一扬，击向那匹套车的健马，他暗器手法虽不高，击人不够，但击马却有余。

“砰”地一声，击中马背的“暗器”也自落在地上，竟将是那内贮“续命神膏”的碧玉盒子。

“砰”地一声，那匹马背上果然着了一记，只听一声惊嘶，这匹马竟扬起四蹄，向前奔去。

原来方才那两个黑衣汉子突然出来，他一惊之下就将这玉盒藏在袖中，方才动手之际，这玉盒虽小，却在他袖中动来动去，甚是不便，还险些掉出，幸好他动手时间不多，但他心中已在暗中埋怨它的碍事，却想不到这碍事的东西，到此刻竟派上了大用场。

乐水老人一掌击出，只见“红儿”挥拿来挡，他心中暗骂一声：“找死！”手掌一震，只将“红儿”震得娇呼一声，“噗”地坐在地上，还幸好乐水老人到底见她只是个小女孩，未真的施下毒手。

但她这一交跌在地上，也觉手腕如折，屁股发痛，心中突地一惊，暗忖着我身后明明是马车，怎地我却会跌倒地上，回头一看，才知道马车已跑走了。

乐水老人一掌将“红儿”震退，正待前行一步，将车中的“西门一白”击死，哪知目光动处，马车竟发狂地奔开，他心中惊怒交集，脚尖一点，身形倏然几个起落，那马车越过大路奔向道路的另一边，套车的马虽在受惊之下扬蹄而奔，而到底方自起步，是以眨眼之间，就被乐水老人追上。

乐水老人冷笑一声：“西门一白呀，你这番要死在我手上吧。”

身形一起，正待将马车拉住，哪知眼前突地人影一花。

一个人挡在了他的面前，冷冷道：“你要干什么？”

他一掠顿住身形，抬头望去，只见不知何时“绝望夫人”已站在自己面前，他面上轻笑了几下，方自呐呐说道：“这匹马突地发狂，我想将马车拉住。”

“绝望夫人”冷笑一声，道：“不劳阁下费心。”

身躯一扭，突地闪电般掠出数丈，玉掌疾伸，轻轻搭上马车，那匹马空自扬蹄长嘶，却也再奔不出一步。

乐水老人见了暗中心惊，立也不是，退也不是，却听乐山老人突地在路那边扬声喝道：“ 二弟，庸儿在这里。 ”

他心头一震，掠了回去，只见“ 红儿 ”已爬了起来，满脸苍白地站在另一辆马车旁，一手牵着马匹想是生像这匹马也受惊奔出，另一手却在不停地甩劲，那方才随着“ 绝望夫人 ”掠去的翠衫女子，此刻也已掠了回来，面带冷笑，双手插腰，站在管宁身侧，而管宁此刻却替倒在地上的人一个关节之处不住推拿，乐山老人也站在这人身侧，见着乐水老人来了，喜道：“ 二弟，你看这不是庸儿吗？ ”

乐水老人定睛而视，只见地上的一人果然是“ 太行紫靴 ”公孙尊的独子，偷跑下山后化名的“ 吴布云 ”的公孙庸。

“ 绝望夫人 ”牵着马走，缓缓走了过来，秋波一转，冷冷说道：“ 原来你们三人是一路的。 ”

她方才只见一条人影本来避在暗处，见她揭破“ 仁智双老 ”的行藏，便待逃跑，她闪电般追了过去，只见这人影轻功不弱，她追了数十丈，方才追上，正待喝问，哪知道人影却一言不发地回过头来，劈面就是一拳。

这一拳打的部位极妙，拳风虎虎，但沈三娘武功绝高，怎会被他打着，轻轻避开，三两个照面，便已点中这人的麻穴，这时凌影也已追了过来，一见此人，脱口道：“ 这人不是和小管一路的吗？ ”

她两人便将此人架了回来，走到一半，沈三娘突地见到马车狂奔，知道事情有变，丢下了凌影和这少年，飞掠而来，正好及时挡住乐水老人的煞手。

此刻她方自冷笑一声，说出那句话，管宁立刻抬首道：“ 此人和我是一路的，绝望夫人看我薄面，解开他的穴道。 ”

要知道“ 绝望夫人 ”武功绝高，所用点穴法，亦是独门传授。

方才那乐山老人竟亦未能解开，此刻微微一怔。

“ 明明此人和‘ 仁智双老 ’一路，怎地他却又说和他一路。 ”但她终于过去解开了吴布云……公孙庸的穴道。突地柳腰一折，手掌乘势拍出，“ 啪 ”地一声，竟在身旁乐水老人重重括了一下。

乐水老人见她为公孙庸解穴，再也想不到她会出手相攻，而且这一掌来势如闪电，等他要避已是来不及，脸上竟着了一掌，他在武林中身份极高，几时受到这种侮辱，当下怒火上冲，方待反目动手。

哪知“ 绝望夫人 ”却已怒道：“ 岂有此理，你的头怎地打到我的手了。 ”

乐水老人不觉一愣，他平生也没听过这种话，只听凌影，红儿“ 噗哧 ”一声，笑出声来，他想了一想，方自大怒喝道：“ 你竟敢如此戏弄于我，怎地说出…… ”

语声未了，忽见沈三娘冷冷道：“ 你方才若是去拉那辆马车，那么我的手此刻就是被你的头打了。 ”

乐水老人又一愣，心中空有满腹怒火，却已发作不出，心想：“ 这女人果真难缠，想来她已知道我要对西门一白下毒手，这一下打得还算客气，等会若是那小丫头再挑拨两句她岂非要找我拼命。 ”

他以“ 智者 ”自居，一生不肯做吃亏的事，知道这“ 绝望夫人 ”武功高强，自己万万不是敌手，自己年龄这么大了，若是死在这里，那才冤枉，一念至此，忍下一口气，只见公孙庸穴道被解，吐出一口依痰，站了起来，便道：“ 大哥，庸儿，我们走吧。 ”

乐山老人看到自己兄弟挨打，心里也是难受，喝道：“ 庸儿，你爹爹正

在苦苦等你，有什么话，回去再说，现在走吧！”

沈三娘秋波四转，恍然忖道：“原来他们不是一路的，这倒奇了，听他们口气，这少年是太行紫靴的儿子，怎地偷跑出来，又打扮成这副样子。”

只见这公孙庸站起身来，一直垂着头，望也不望仁智双老一眼，他们叫他走，他也生像没有听到。

沈三娘便冷笑一声，又道：“要是人家不愿走，谁也不能强迫的。”

管宁心里正在奇怪，这少年吴布云……公孙庸明明和自己约在妙峰山下的毛家小店见面，此刻怎地又跑到这里来了，听到沈三娘这话，忙道：“正是，正是，吴兄不愿走……咳咳，公孙兄若不愿走，谁也不能强迫他走的。”

乐水老人满腔火气、无处发泄，听了管宁的话，大喝道：“老夫的家务事，你知道什么？哼，小孩子多什么嘴。”

凌影柳眉一扬，方待怒喝，却听沈三娘已自喝道：“你说话最好放清楚些，谁是小孩子，年纪大又怎地。”

凌影连忙接口道：“正是，正是，年纪大又怎地，有的人老而不死，就是……就是……”

她想来想去，却想不出这句话该怎么说，那“红儿”方才被他击了一掌，虽然未受伤，但怒气未消，此刻立刻接道：“老而不死是为贼，哈哈……老而不死是为贼。”

她此刻有人撑腰，知道这两个老头子再也不敢将自己怎地，竟拍掌大笑起来。

这三个女子一个接着一个，将乐水老人骂个狗血淋头，哭笑不得，管宁见了，心里在暗笑，暗忖道：“人道三女便成戏，这老狐狸聪明一世，怎地也和女子斗起嘴来，岂非自我钉子来碰。”

垂首而立的公孙庸，此刻突地长叹一声，缓缓道：“敢请两位叔公回去禀告家父，就说我……唉，我是万万不会回去的，除非……

乐山老人虽未挨打，也未挨骂，但心里亦大大不是滋味，此刻闻言，干咳一声，接口道：“庸儿，你真的如此糊涂，你纵有话说，这里却不是说话之地呀，不如跟……”

他话未说完，沈三娘已自冷冷道：“有什么话在这里说不是一样，难道你的话都是见不得人的吗？”转向公孙庸道：“年轻人，有什么话只管说，怕什么？”

但公孙庸站在那里，却就是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乐山老人见了，又道：“庸儿，这次你下山之后，不但我们两个老头子出山找你，太行山上的人几乎全都出动了，单往京城那边去的，两个一拔，就有好几拔，你若是还不回去，岂不辜负了大家的一片盛意。”

管宁心中一动，突地想起昨天入夜时和公孙庸一齐见到的那六个一身锦缎劲装，满面胡须，骑着健马的武士来，此刻他才知道这些人原来都是来找公孙庸的。他心里不禁奇怪：“看情形这人果真对他没有恶意，那么他为何又苦苦不肯回去。”

只见公孙庸动也不动，无论谁说什么话，他都像是没有听到，乐水老人虽然一开口就倒霉，但此刻仍忍不住道：“真是不孝的东西，你爹爹那般……”

哪知他语声未了，公孙庸突地抬起头来，满面坚毅之色，沉声道：“我对两位叔公一向很尊重，但叔公若再如此逼我，那么，莫怪我……”

乐水老人变色道：“你要怎地？想不到你不但胆敢不孝违亲，还胆敢犯

上，我就不信武林中侠义道会有人敢维护你这个败类。”

眼角一瞟，却瞟向沈三娘，言下之意，自是你若是维护于他，便不是侠义之人。

沈三娘聪明绝世，哪有听不出来的道理，但她此刻也觉得这公孙庸实在有些无理，眼角一瞥，瞟向管宁，像是在问：“你这朋友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管宁亦满面茫然之色，却也不知道。

沈三娘目光转了几转，暗道：“这少年若真是犯上作乱，我又何苦多事。”

心念动处，便有了抽身之意，只听远处突地有人大呼道：“起火了，救火呀……起火了……”

喊声越来越近，人声越来越嘈杂，原来那祠堂走火。火势已不可收拾，这里虽是荒郊，深夜之中无人会来，但此刻已近黎明，早起的乡人已起床了，远远见了火光，便赶来救火。

沈三娘秋波一转，道：“有人救火了，我们若还耽在这里，不被人认为是放火的人才怪，大妹子，你和……你和小管坐一辆车，我和红儿坐一辆车，我们快走吧。”

她分配好坐车的人，却单单不提公孙庸，自然是准备不再来管此事了。

管宁暗叹一声，走到公孙庸身旁沉声道：“吴——公孙庸，小弟要走了，你可……”

公孙庸失魂落魄似的站着，连连说道：“好，你走，车里的人，交给你了，人交给你。”。

管宁见他语无伦次，心下不觉一阵黯然，叹道：“这个，你放心好了。”

“那辆车，我也送给你了。”突地，极快地低语道：“车座下……

高声又道：“青山改，绿水长流，你我后会有期。”

转身向“仁智双老”道：“我跟你们一齐回山好了。”

“仁智双老”对望一眼，展颜一笑：“这才是好孩子。”

后声未了，人声已越来越近，而且，还杂有呼喝奔跑之声，沈三娘一掠上车，喝道：“走！”

凌影亦自掠上车，却见管宁仍在呆呆地望着公孙庸，便轻喝道：“小管，你也快上车呀！”

公孙庸连连挥手道：“管兄只管自去。”

眼睑突地一垂：“我……我也要走了。”

大步走向“仁智二老”，“仁智二老”微微一笑，和他一齐走了。

沈三娘冷“哼”一声，道：“这两个老不死，若不是我不愿多事，今日让他们那么容易走才怪。”

玉掌轻抬，一拉缰绳，扬鞭而去。

管宁目送公孙庸的背影消失，方掠上了马车，心里只觉闷闷的，仿佛觉得自己甚是对他不起，车已前行，他都不知道，心里只想，这公孙庸绝不会是犯上不孝之人，但这其中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却一点也猜不出来。

凌影一手挽缰绳，一手挥马鞭，良朋爱侣，都在身旁，自然是兴高采烈，娇笑道：“我虽然生气走了，但后来也知道我想的不对，就偷偷躲在你家的园子里，白天躲在一间堆废物的小房，晚上却偷偷出来替你家守夜，好在你家那么大，我肚子饿了，到厨房去偷东西吃都没有人知道，后来我看你走了，也雇了辆大车跟在你后面，看见你打扮成个车夫的样子，心里真好笑，想不到……哈哈，想不到我自己现在居然也当起车夫来了。”

马车一拐，拐到路边，她一手拉着缰绳，目光注视大路，又笑道：“不过，你究竟出门太少，太大意了，马车里面还有人，你们就不管地走开了，要不是我……”

她语声一顿，突地侧首道：“小管，你怎地不说话？”

见到管宁的脸色，不禁娇嗔道：“好，原来我说的话，你根本没有听，我问你，你在想什么心思？”

管宁定了定神，连忙笑：“我在想，那耳朵的主人是谁，怎会被你把耳朵剁下来的。”其实凌影的话，他是听到了的，只是听得并不十分清楚。

是以他嘴里一说，却说得并不离谱，凌影双眉一扬，又高兴起来，道：“告诉你，那两柄长剑，和一口快刀，是两河武林非常有名的‘洛阳三雄’的，那两只耳朵的主人，来头不小，我只认得其中一个叫做什么‘追风手’，还有一个，我也不认识。”

管宁听了，心中却是一惊，“追风手”这个名字，他虽然感到生疏，但“洛阳三雄”的大名，他听他师父一剑震九城司徒文常常提起，知道是北方武林道中极高的好手，他一惊之下，脱口道：“听说这‘洛阳三雄’的武功极高，想不到你竟比他们还要高明些，不过——难道他们与‘西门一白’也有什么仇恨吗？”

凌影四顾一眼，放低声音道：“老实跟你说，这‘西门一白’在武林中声名实在很坏，就连我师父都说他不好，不过我听了你的话，却知道这次事他一定是冤枉。”

她语声一顿，笑了笑，突然又高兴地道：“那‘洛阳三雄’的武功确实不错，可是那‘追风手’武功可更高，他们以前都吃过西门一白的亏，不知道他们怎么竟会打听了西门一白在你家里养病，就跑来报仇，幸好……”

她又一笑：“幸好我在那里。”

管宁微微一笑道：“我早就知道这些事一定是你做的。”

凌影柳眉一扬：“真的？”

管宁笑道：“除了你之外，还有谁肯那样帮我的忙。”

凌影双颊一红，娇骂道：“贫嘴的东西。”

心中却甜甜的，又道：“不过幸好那些天来的都是二三流的角色，要换了‘昆仑黄冠’那些人，我可吃不消了……喂，你知道不知道，我在你门口，看到过他们昆仑派的几个道人，生怕他们晚上也会去，哪知却没有，难道你用什么话将他们给打发走了么？”

管宁颔首称是，心中却暗佩：“这些昆仑子弟，果然不愧是名门正派中人，行事果然光明正大。”

他却不知道当今昆仑派掌门黄冠道人，乃是昆仑派一代掌门，而且生性严峻，律己律人，都极严厉，门人犯了门规，他从不纵容，是以那笑天道人等心中虽也有些怀疑，却也不敢犯下门规，夜入民宅。

车声辚辚，马车行得甚急，就这几句话的功夫，已走出很远，管宁回头望去，已看不到什么火光，却看见东方的天畔，早已露出曙色，只是此刻正值严冬，天气阴暗，终日不见阳光，是以此刻的天色仍极灰暗，他暗中长叹一声，低语道：“冬天的晚上，可真长呀！”

抬头望处，只见前面的车子，突地向右一转，他们向西而行，右转即是向北，于是管宁知道，他们是往妙峰山的途上奔去。

晓寒更重。

凌影将手中的缰绳马鞭，都交到管宁手中，玉手一握，笑道：“ 天都亮了，我可不做车夫了，你赶车吧。 ” 笑了笑，又道：“ 天气真冷，把我的手都快冻僵了。 ”

娇躯轻轻向管宁靠了过去。

管宁笑道：“ 我真是福气，有你这么好的车夫。 ”

心中一动，突又问道：“ 我奇怪的是，你和那位沈三娘怎么碰到的，又怎么把她拉回来的。 ”

凌影娇笑道：“ 你一点也不用奇怪，只要谢谢我就行了，你知不知道你和那个少年，丢下马车，走了进去，我吹着西北风，替你们守望，后来有两个家伙跑来偷东西，看到车子里面是人，两人都大出意外，一个人竟说道：‘ 管他是谁好歹先做了再说。 ’ 我一听，吃了一惊，只见他们居然拿起一柄匕首，要往下刺，我就从后面跃过去，一个人给了他们一剑。 ”

管宁轻轻一皱眉头，说道：“ 你下手倒辣得很。 ”

凌影 ” 哎哟 ” 一声，抬起头来，道：“ 想不到你倒是个大仁大义的君子，你不杀人，人要杀你，怎么办，哼，真是不知好歹。 ”

她樱唇一噘，又自娇笑起来，管宁一笑，伸出一只手，搂住她的香肩。

于是她嘴角的怒嗔，便又化做微笑，身子一依，靠得更紧，道：“ 我杀了他们，就用剑尖在地上划了两句骂你的话，你看到没有？ ”

管宁颔首一笑，伸手在她肩上打了一下，凌影心头一暖，只觉晨寒虽重，却再也不放在她心上，笑着又道：“ 我刚刚划完了字，突然好像听到有人从院子里面走出来，而且还用的轻身之法，我一惊，躲到墙外面去了，探首一望，原来是你那不打不相识的朋友，他掠到马车旁，看了看地上的死尸，面上的样子也像是很惊奇，然后四下一望，我怕他看到我，就赶紧缩下头去，过了一会，我见没有动静，就再悄悄地伸出头来，哪知他却已不见了。 ”

管宁心头一动，脱口问道：“ 不见了。 ”

凌影道：“ 是呀，不见了，四下连他的影子都没有，就像是突然用了隐身法似的，我当时还在想，这个人的轻功怎地那么高。 ”

管宁皱眉忖道：“ 他怎地会突然不见了，难道他根本就躲在附近，没有走远？ ”

“ 那时我怕他躲在附近，没有走远，所以始终也不敢出来…… ”

管宁突地插口道：“ 那强盗用来杀人的匕首，是不是你拾去了？ ”

凌影一怔道：“ 没有呀，难道你没有看到么？ ”

管宁颔首道：“ 我没有看到，这柄匕首，就一定被吴——公孙庸拾去了！ ”

凌影奇道：“ 那时我的头缩到墙外面，不过才一会儿，他却已拾起了匕首，然后再掠走，走得没有影子呀……沈三娘的武功可真高。 ” 她不说公孙庸的武功高，却说沈三娘的武功高，自然是沈三娘曾经将公孙庸擒住，公孙庸的武功如此，那么沈三娘，岂非更高得不可思议！

“ 想不到武林中竟有这样武功高的女子，年龄却又不大。 ” 只听管宁问道：“ 后来你看见我出来，你就更加不出来…… ”

她垂头一笑：“ 那时我真的不愿见到你，因为……因为你太坏。 ”

管宁心中一动，想问她见着那 “ 杜姑娘 ” 没有，但是却又忍住，又听她接道：“ 我看见你呆呆地站在那里，心里实在好笑，后来又见你牵出马车，哪知马车却又被人抢走了，我看你大叫着追了出来，心里想：‘ 你虽然对我坏，我却要讨你好，就帮你追了过去，抄近路到了路口，那辆马车刚好跑了

过来，我奋力一纵，攀住了车辕，自以为身子很轻，没有发出什么声音来……”

她轻轻一笑，接道：“哪知我的手方才碰到车辕，就有一个娇美无比的声音从车里发出，道：‘什么人，干什么。’我就说：‘是公差，来抓抢马车的强盗。’我话声未了，赶车的突地反手抡了我一马鞭，我见到赶车的是个小丫头，心想这一鞭绝不会有多重，轻轻伸手一接，哪知那小丫头年纪虽小，武功却不小，我一下轻敌，险些着了她的道儿。”

管宁一面凝神倾听，一面双眉微皱，却似乎在暗中想些什么，要知道他本是解元之才，只顾得听了，哪里还有功夫想别的。

凌影又道：“我伸手一接，只觉手腕一震，差点被带下车子，赶紧猛一提真气，用手一带，这下那丫头却受不住了，身躯一晃，我看她要栽到车下，心里也是不忍，连忙掠了过去，伸手一挟，那小丫头大约看到我也是个女子，竟对我笑了一笑，唉……他笑得真甜，连我都看得呆住了。”她顿了顿，似乎回味了一下那甜甜的笑容。

管宁笑道：“你说别人笑得甜，你哩！”

凌影伸手一掩樱唇，娇嗔道：“你坏，我笑得丑死人，不让你看。”

口中虽如此说，但却依然抬起头来，掩住樱唇的玉掌，也悄悄地放了下来。

管宁只觉心头一荡，却听她又接道：“哪知就在我心里微微一呆的时候，我只觉得眼前一花，那丫头身侧，已多了绝色美人，也是带笑望着我，说：‘小姑娘，你要干什么？’我本来想和她们大打一架的，但看到她们的样子，心里什么也没有了，只听她又说道：‘我赶着要到京城去，这辆马车，借我用用，行吗？’”

她轻轻哼了一声，接道：“她说话的声音真好听，一静一动，又都那么可爱，我又呆了一呆，才说：‘马车可以借你，但是车里面的人，他病得很重，是我一个朋友费了千辛万苦，才从四明山庄救出来的，唉……这人真可怜，他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又中了毒，我虽然不认识他，可是我看他的样子，一定不是普通人，他身上穿的那件白衣服，不象普通人穿。”

“那时我不知道这辆车的人就是西门一白，所以我才说这些话，而且对她们已有了好感，所以也没有骗她们。”

管宁赞许地一笑，像是对她的坦白纯真很满意。

只听她又说道：“我说话的时候，她一直含笑倾听着，等我说到这里，她突地脸色一变，脱口说道：‘你说什么？’我看她的样子，很奇怪，但不知怎地，我竟然对她很有好感，所以，我就把一切事都简简单单地告诉了她，还希望立刻把车子送回去给你，免得你心里着急——”

“哪知我说完了她一双大眼睛里竟流出了眼泪，一面立刻带回马头，向来路奔去，一面又轻轻告诉我，她就是‘绝望夫人’沈三娘，她要到北京城中，就是为要找寻‘西门一白’——。”

“这一下，我可吃了一惊，因为直到那时候我才知道那白衣书生就是‘西门一白’，于是我们一齐打着马车，穿过市镇，经过那客栈的时候，知道你已经走了，幸好地下还有你的车辙，因为晚上下过大雪，又没有别人走，所以你车辙的印子，在白闪闪的雪地上，就看得非常清楚。”

管宁暗叹一声，道：“你们女孩子真是细心。”

凌影笑道：“这算什么细心，只要你多在江湖上跑跑，你自然也会知道的。”

管宁一笑道："所以后来你们就沿着车辙找到了我，噢，幸亏下雪，要是夏天的话，那可就惨了。"

凌影道："夏天也不惨，我们也找得到你，只不过迟些就是了。"

管宁自嘲地一笑："要是迟些，你就永远找不到的。"

凌影心头一颤，喃喃低语："永远看不到你了……永远看不到你了，唉，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我看到沈三娘找到西门一白时的样子，真是令人心里又难受，又高兴，其实……唉，我看到你那时的样子，若是叫别人看到了，还不是完全一样吗？"

管宁但觉心中充满柔情蜜意，似乎连咽喉都哽咽住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紧紧地搂着她的肩头，像是要证明她是在自己身旁似的。

凌影闭起眼睛，默默地承受这种温馨的情意。

风虽然大了，车子又是那么颠簸，但是她却觉得这已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

良久，良久！

她方自满足地长叹一声，道："以后的事你全知道的，但是我还有一件事奇怪，而且非常奇怪。"

管宁道："什么事？"

凌影缓缓道："那个身形比较矮些的黑衣汉子，对我的剑法，简直太熟悉了，好像是我使出一招，他就知道下一招似的，我……我不是吹牛，我使的剑法，虽然不是绝顶高明，但武林中知道的人简直没有几个。"

管宁心中一动，脱口说道："有哪几个知道？"

凌影闭起眼睛想了一想，又自伸出春葱般的玉手，轻轻扳着手指说："据我知道，那只有两三个人，乃是除了我和师父之外，还有我师父的一个同门，不过，她老人家已隐居到海外的一个孤岛上去了，还有就是师父两个比较好的朋友，不过知道的也不多……"

管宁又自插口道："是什么人？"

凌影道："一个孤山王的夫人'玉如意'，还有一个是我偷偷跑去要找她比剑的'四明红袍'夫人，不过她已经死了！"

管宁长长地"哦"了一声，又自俯首落入沉思里。

他脑海中十分清晰，有时却又十分混乱。

凌影见着他的神态，轻轻垂下头，垂在他坚实的肩膀上，心里却什么也不去想了。

天，终于完全亮了。

瞑漠的苍穹，却仍没有晴意，而且好象是又要开始落雪。

积雪的道路上，行人极少，这两辆车子放辔而行，已将至妙峰山麓。

那柄匕首怎地不见了？难道真的公孙庸取去的吗？

他为什么也突然不见了，然后却又在那祠堂外面出现？

他对我的那句含糊不清的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玉如意'？'红袍夫人'？那黑衣汉子会是谁？"

管宁反复思忖着这几个最接近的问题，竟想得呆呆地出了神，凌影伏在他胸膛上，却在温馨的甜蜜中入睡了，急行的马车，突地一颠，这条道路两旁是条水沟，沟中虽已无水，但马车冲入，却发出"砰"地一声大震。

管宁一惊之下，突地觉得座垫之下，像是被个重物猛击一下。

他心中猛然一动，那健马一声嘶，马车便一齐停住了。

凌影茫然睁开眼睛，心里还留着一丝甜蜜的美梦。但是她目光转处，却见管宁突地像大腿根中一箭似的从车座上跳了起来，满面俱是狂喜之色，又生像是他坐着的地方，突然发现了金矿一样。

刹那之间，管宁心念一动，闪电般掠过公孙庸方才对他说过的那句极为简单的字句：“ 车座下…… ”

一路上，他一直在思索着这三个字中的意义。

直到此刻，他方才发现，这极其简单的三个字里，竟藏着极不简单的秘密。

凌影秀眉微皱，诧声问道：“ 小管，你怎么了？ ”

但管宁却似根本未曾听到她的话，双足方自站稳，突地伸出左掌，将凌影从车座上拉丁下来，右掌却搭上车座边缘，全力一托……

车座竟然应掌而起，管宁喜呼一声：“ 果真是了。 ”

凌影秀目圆睁，满心惊诧，娇嗔道：“ 你这是干什么，什么是了？ ”

忍不住微伸螓首，探目望去，晨雾渐消，朝阳已起，日光斜映中，车座下竟有一方足以容身的空处，而就在这空隙里，有一物微闪精光，定睛一看，竟是一柄双锋匕首。

她只觉心头一震，忍不住脱口娇唤一声：“ 果真是了！ ”

管宁微微一笑，反口问道：“ 什么是了？ ”

凌影秋波一转，想到自己方才问他的话，口中“ 嘤咛 ”一声：“ 你坏死了！ ”

管宁方自伸手取那柄匕首，听到这句温柔的娇嗔，心中觉有一股温暖的潮汐，自重重疑窦中升起。

两人目光直对，他只觉她双眸中的光采，似乎比匕首上的锋刃更为明亮，一时之间，不觉忘情地捉住她的掌腕，俯首轻问：“ 我坏什么？ ”

她轻轻伸出另一只手，轻轻扳动着自己的手指，轻声道：“ 你呀，你坏的地方真多了，数也数不清，第一件，你……第二件你……第三件…… ”

噗哧一声，掩住自己的樱唇，咯咯地笑了起来，你若有千百件错事，但在你相爱着的人的眼里，也会变得都可以原谅，何况，管宁毕竟真的很难让别人说出他的恶劣之处哩。

方才管宁在马车的前座下，所反复思忖着的四个问题：“ 那柄匕首怎地不见了？难道真的是公孙庸取去了么？ ”

他为什么突然不见踪迹，然后却又在那祠堂外面出现？

他对我说的那句含糊不清的话，车座下……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

“ 玉如意 ”？“ 红袍夫人 ”？那黑衣汉子究竟是谁？

此刻已有三个有了答案，他一手轻握着凌影的玉腕，一面仰天缓缓道：“ 在那客栈的前院里，你身缩在墙外的那一刹那，公孙庸他已拾起地上的匕首，躲进车座下面，我们到处寻他不着，只当他早已去远，哪知他却一直没有离开这辆马车，所以，在祠堂外面，他才会突又现身，对我说出了车下的秘密。 ”

凌影幽幽一叹，道：“ 你这位朋友，当真聪明得很，如果不是他亲口对你说出了秘密的关键，而又被你凑巧发现，谁会想到他会躲在这里，我常听师父说，越容易的事越难被人发现，越简单的道理就越发令人想不通，有些聪明的贼子做了坏事，被人追赶，就会利用人类的这个弱点，就近躲在最明显，却又是最不会注意的地方，让别人花了无数力气，转了许多圈子，甚至

追到数里之外，却想不到贼子只是躲在自己家里的大门背后！”

她软言细语，却听得管宁心头一震，皱眉自语道：“最容易的事最难被人发现……”

突地抬起头来，“你想，那两个奇怪的黑衣汉子会是谁呢？在四明山庄中下毒手的是谁呢，难道这本也是件很简单的事，我们却在大兜圈子，所以没有猜到？”

凌影沉吟半晌，嫣然一笑，道：“我说的只是个可以成立的道理而已，世界上的事，怎能以此一概而论！”

管宁口中“嗯”了一声，却又垂下头去，落入沉思里……

半晌，他突又抬起头，四顾一眼，才发觉自己和前面的马车相距甚远了。

于是他再次掠上马车，掌中仍拿着那柄双锋匕首，背厚锋薄，在日光下精光闪灿，许多疑云似乎己在这锋刃下，迎刃而解。

鞭梢一扬，马车又行。

凌影柳眉微微一皱，突地缓缓问道：“还有一件看似非常简单的事，我却想了半日，也想不透。”

管宁侧目问道：“什么事？”

凌影缓缓接道：“你那朋友公孙庸，在那种匆忙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拾起地上的匕首，才躲进车座下的秘密藏身之处？”展眉一笑：“这件事真实无关紧要，我不过是问问罢了。”

管宁沉吟半晌，缓缓道：“在车座下这么小的地方里，匕首是最好防身之物，他是怕自己的行藏被人发现，是以才拾起这柄匕首，以为防身……”

凌影接口道：“这点我已想过了，但是这理由虽然在千千万万人身上都可以讲得通，用在一个身怀武功，而且武功不弱的人身上，却又有些讲不通，这种普通匕首在一个武林高手的手中，有和没有的分别，实在差得太少了，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其他的理由，他实在犯不着拾起它的，除非……”

管宁剑眉微剔，缓缓道：“匕首除了防身之外，又能做些什么呢？”

叹一声道：“他拾起那柄匕首，原来是为了要在里面刻字！”

管宁手提缰绳，将马首转了个方向，从东方射来的阳光，便可以清楚地射在车座下，木板上的字迹。

字迹甚是零乱歪斜，若不经心留意，便不容易看得清楚，管宁、凌影并肩而立，屏息望去，只见上面写的竟是：“此话不可对人言，留此仅为自解郁积，若有人无意见之……”下面四字，刻出后又用刀锋划去，隐约望之，似乎“非我卜者”，似乎“亦我卜者”四字。

管宁、凌影对望一眼，谁也猜不出这四字的含意，往下看去：“家父生性激动，常做激动之事，激动之事，善恶善恶，极难分清，近日一事，我不欲见，是以亡去，若有人罪我，骂我，我亦无法，但求心安而已……”

下面又有一段数十字，写出后又划了去，但划得像是十分大意，是以亦可隐约看见，而且看得比方才四字尤为明显。

凌影秋波凝注，低低念道：“数十年前家父与四明红袍，本是忘年之交，成名后虽疏行迹，但来往仍甚密，只是江湖中人，甚少有人知道……”念到这时，她话声一顿，皱眉道：“四明红袍与太行紫靴，声名相若，地位相当，两人相交，本应是极为自然的事，但他言下之意，却似极为隐密，为什么呢？”

管宁剑眉一皱，俯首沉思半晌，缓缓苦叹一声，却听凌影又道：“是了，他两人年轻时，一定在一齐做了些不可告人的事，到后来各自成名，生怕这

些事被人知道，是以——”

管宁伸手一拦，拦住了她的话头，长叹摇首不语。其实他自己心中何尝没有想到此处，只是他心存忠厚，又与公孙庸相交为友，是以不愿说他而已，凌影口直心快，却说了出来。

下面的字迹，似因心情紊乱，又似乎因车行颠簸，是以更见潦草，只见上面又自写道：“四明红袍，天纵奇才，不但擅于武功，尤善于暗器、施毒、易容等旁门巧术，极工心计，更重恩怨！”

凌影侧目诧道：“原来四明红袍这些手段，非但江湖中极少有人知道，就连我也丝毫不知，这倒又是件奇怪的事了。”

管宁皱眉不语，再往下看，下面的字迹，笔划刻得较前为深，字形也较前为大，似乎是公孙庸经过一番考虑才刻出来的，刻的是：“君山双残，终南乌衫，是其刻骨深仇，少林，武当，罗浮等派，亦与其不睦。”语句忽地中断，变为：“四明红袍最近做出一事，自念必死——”语句竟又中断，下面的字句，更是断断续续，但却无刀划之痕：“天下第一计——渔翁得利——高极、妙极——歹极、恶极——孝——孝不孝？——自古艰难唯一死——”

下面再无一字。

管宁与凌影一齐看完，不禁又面面相觑，作声不得，他们都知道在这些零乱断续的字迹里，一定包含着一些重大意义。

但究竟是什么含义，他们虽然极为仔细，却仍猜不透。

凌影长叹一声皱眉道：“你那朋友真有些古怪，他既然想说出一些秘密，却又偏偏不说清楚，让人去猜，人家怎么猜得到？”

管宁出神地愣了半晌，缓缓道：“子不言父之过，但正义道德所在，却又令他不得不说，唉——若是你换做了他的处境，你又该怎么样呢？”

凌影呆了一呆，樱唇微启，像是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良久，良久，她方自幽幽叹道：“难道他的父亲‘太行紫靴’也和‘四明山庄’的那件惨案有什么关系么？”

管宁皱盾沉声道：“看似如此，”一声长叹：“你我都将他这些字句，仔细想想，以你我两人智慧之和，也许能猜出他的心意亦未可知。”

凌影微一颔首，轻拧纤腰，掠上车座，秋波一转，突地娇唤道：“哎呀，沈三娘的马车，连影子都看不见了，怎生是好？”

于是马车加急驶去。

“绝望夫人”沈三娘心悬爱侣的伤势，快马加鞭，赶到妙峰山口，回道一望，后面的那一辆马车，却亦踪迹未见，面上虽未见任何焦急之色，心中却已充满焦急之情，皱眉低语：“难道他们又出了什么事么？”

驻身道旁，候了半晌，匆匆进了些饮食，越想越心焦，抬头望，却见日色竟又偏西了。

她忍不住拨转马车，向来路驰去，只望在半路遇着管宁，凌影二人，哪知她快马急驰，几乎又驰了半个时辰，仍是不见他俩马车之影，她不禁暗中气愤。

“难道他们当真如此荒唐，不知利害轻重，此时此刻，仍在路上谈情说爱，是以耽误了时刻？”

转念一想，却又觉他俩不致如此，于是她心里不禁更加焦急。

“难道他们在中途出了事情？”极目望去，笔直的道路上，一无车尘扬起，但黄土的道路上，却有新印的车辙马蹄，只是她一时之间，未曾看到而

已。

黄土路上，被急行的马车，带起一串黄色的车尘。

马车的前座，并肩坐着一对俯首沉思的少年男女——管宁、凌影。

零乱的字句，零乱的意义，却在他们零乱的思潮里，结成一个毫不零乱的死结，也不知过了多久，管宁长叹一声，抬起头来，皱眉道：“怎地我们还未追及沈三娘的车子，莫非是走错了道路么？”

凌影垂首道：“大概不会吧！”

管宁怔了一怔，回首道：“难道你也不认得道路？”

凌影轻轻颔首，管宁急问：“如此说来，那位神医居处，你也不知道？”

凌影又轻轻颔首。

管宁长叹一声道：“但是那位神医居处，却也是你告诉我的。”

凌影轻轻一笑，垂首道：“我只知道他住在妙峰山附近，却不知道他究竟住在哪里。”

语声一顿，抬起头来，道：“我可没有说过我知道他住在哪里，是吗？”

秋波似水，吐气如兰。

管宁呆呆地愣了半晌，心中纵有愤怒责怪之意，却又怎能在她的面前发作，车行渐缓，突见前头尘土飞扬，一匹健马，急驶而来，管宁心中暗道：“何不寻此人打听一下路途。”

他心中犹豫，这匹健马，已如风驰电掣自车旁急驰而过，只得暗叹一声：“罢了。”却又奇怪忖道：“难道此人又是来寻找我的么？”

只见此人一身浅蓝衣衫，身躯瘦小，行动却极矫健，马上身手不弱，只是面色蜡黄，似乎久病初愈，打马来到管宁车旁，扬臂高呼道：“阁下可是与夫人一路？”

语气沙哑，虽是高声喊话，却仍十分低暗。

管宁心念一转，抱拳道：“正是。”

马上人嘴角一牵动，似笑似非的，抱拳又道：“幸好在这里遇到阁下，否则又不知道要走多少冤枉路了。”

扬手一提缰绳，轻挥马鞭，举止甚为潇洒，口中牙齿，更是洁白如玉。

管宁剑眉微皱，朗声道：“朋友可是沈三娘遣下来寻访在下的么？”

马上人方自似笑非笑地嘴角一动，道：“正是，沈夫人生怕两位不识路途，是以特命在下迎两位于途中。”

管宁展颜一笑，抱拳道：“如此说来，兄台敢情便是在下等远道来访的……”

马上人接口含笑说道：“在下张平，家师在武林中，簿有医名。”马鞭一扬，又说道：“舍间便在那里，沈夫人候两位大驾，已有多时了。”

车行数十丈，管宁才知道要往那神医隐居之处，并非直沿着大道，“张平”一领缰绳，当先向左边一条岔路转去。再行数十丈，路势竟又一转，曲曲折折，嶙峋崎岖，“张平”回首歉然一笑，道：“山路甚难行，两位若觉颠簸，可将马车放缓。”

管宁微笑道：“无妨。”

凌影秋波一转嫣然道：“武林中人都知道令师的居处极为隐秘，所以在我想象中，到府上去的路比这里还要难行些哩。”

第十一章　高峰访圣手

“张平”含笑不语，马车驰行更急，忽地一条岔路转入一片丛林，林中一片空地，不知是人工开辟，抑或是自然生成。

就在这片空地上，孤零零地茅屋三椽，外貌看去，直似樵子猎户所居，丝毫不见起眼，但“张平”却已笑道：“寒舍到了。”

管宁目光一转，只见屋后隐隐露出马车一角，心中不禁暗忖道：“情之一字，当真力量伟大已极，沈三娘若不是关心西门一白的伤势，行事哪有这般迅速。”

意忖之间，一掠下马，只听茅屋中传出一阵朗朗笑声道：“佳客远来，老夫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近门走出一个身躯颀长，高冠素服的长髯老者，望之果有几分飘逸之气。

管宁连忙躬身谦谢，一面启开车门，将公孙左足抱入，凌影莲足移动，跟在后面，心中仍在暗忖：“人道这武林神医生性古怪已极，终年难得一笑，今日一见，竟是如此开朗可亲，看来江湖传言，确是不可尽信。”

连门一间厅房，陈设简陋已极，一桌二几数椅之外，便再无他物，但陈设井然有序，管宁一面躬身见礼，一面暗忖道：“此当真是淡薄名利，看透世情，否则以他的医道武功，怎甘屈居此处，看来江湖传言所云，的确并非虚言妄语！”

凌影秋波四转，忽地微皱柳眉，忖道：“这屋子陈设很是整齐，但打扫得怎地如此不干净，看那屋角里的尘土，蛛丝满布，若不是我亲眼所见，真教我难以相信一个清高孤做的隐士神医，会住在如此不洁之地。”

管宁极其小心地将公孙左足放在两张并对搭好的木椅上，目光四顾，又自暗叹付道：“这里看来虽似樵夫猎户所居，但桌椅井然，门窗洁净，却又和樵夫、猎户居不可同日而语，此人与人无争，与世无争，青蔬黄米，淡泊自居，只可惜我没有他这等胸襟，否则寻一山林深处，远离红尘，隐居下来，岂非亦是人生乐事。”

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人物，但你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心情去看，便会得到不同的结论。

在这刹那之间，管宁凌影，心中各自泛起数种想法，却无一种相同，只见这长髯老人，含笑揖客之后，便走到公孙左足身后，俯身探视，管宁目光四顾，但不见沈三娘的行踪，不禁嗫嗫问道：“晚辈途中因事耽误，是以迟来，沈夫人若非先我等而来，老前辈可曾见着的么？”

长髯老人微微一笑，目光仍自停留在公孙左足身上，一面解开他的衣襟，查看他的伤势，一面缓缓答道：“沈夫人若非先来一步，只怕此刻便要抱恨终生了。”

管宁心头一震，脱口道：“难道西门前辈的伤势又有恶化？”

长髯老人缓缓接道：“西门先生一路车行颠簸，不但伤势恶化，且已命在须臾，只要来迟一步，纵是华陀复生，亦回天乏术——”

话声微顿，微微一笑又道：“但老弟此刻已大可不必担心，西门先生服下老夫所制灵药之后，已在隔室静养，沈夫人与那小姑娘在一旁侍候，只是一时惊吵不得只要再过三、五个时辰，便可脱离险境了。”

管宁长长“哦”了一声，目光向厅右一扇紧闭着的门户一扫，惊道一声：“好险！”暗中又自付道：”吉人自有天相，西门先生，此次若能够化险为

夷，一切秘密，便可水落石出了。”

伸手一抹额上冷汗，心中却放下一件心事！

却听凌影突地轻轻说道：“西门前辈已服下了家师所制的‘翠袖护心丹’，怎地伤势还会转恶呢？”

秋波凝注，瞬也不瞬地望向长髯老人，竟似乎又想在这名满天下的武林隐医身上，发现什么秘密。

长髯老人把在公孙左足脉门的手腕突地一顿，缓缓回过头来，含笑望了凌影几眼，捋须道：“原来姑娘竟是名震武林的‘黄山翠袖’门下，当真失敬的很！”

话声微顿，笑容一敛，缓缓又道：“贵派‘翠抽护心丹’虽是江湖中人梦寐以求的灵丹妙药，功用却只能作为护心疗毒而已，而那西门前辈，除了身中剧毒之外，还受了极其严重的内伤，其毒性虽被‘翠袖护心丹’所延阻，但其伤势却日见发作……”凌影柳眉轻皱，“哦”了一声，垂首道：“原来如此……”忽又抬起头来，似乎想起什么，接口道：“西门前辈的功力绝世，是什么人能令他身受重伤？老前辈医道通神，不知是否能看得出西门前辈身受之伤，是何门派的手法？”

长髯老人垂首沉吟半晌，微渭一声，缓缓道：“老夫虽也会看出一些端倪，但此事关系实在太大，老夫不得十分明确的证据之前，实在不便随意说出……”

说话之间，他那门下弟子“张平”已端出两盏热茶，轻轻放在凌影身畔柜前，茶色碧绿，轻腾异香，茶碗却甚粗劣，管宁生于富贵之家，目光一转，便已看出定是罕见的异种名茶，他一路奔波，此刻早已舌干唇燥，一见此茶，精神不觉一振，方待伸手去取一碗，哪知凌影突地“啪”一拍桌子，脱口叫道：“是了！”

桌椅亦极粗劣，被她随手一拍，震得左右乱晃，桌上的两碗热茶，也被震得掉在地上，溅起满地茶汁，长髯老人目光微微一变，凌影却丝毫未在意，接口道：“依我推测，震伤西门前辈内腑之人，不但武功极为高强，在武林中必定有地位，老前辈怕惹出风波，是以不便说出，是么？”

长髯老者微“哼”一声，道：“这个自然。”侧首道：“平儿再去端两碗茶来！”

凌影嫣然一笑，道：“老前辈如此费心，晚辈等已是感激不尽，怎敢再骚扰老前辈的茶水，张兄，不必费心了。”

缓缓俯下身去，将地上茶碗碎片，一片一片地拣了起来，缓缓抛出门外。

管宁剑眉微轩，心中不禁暗怪凌影今日怎地如此失态。

只见那长髯老人又自俯身查看着公孙左足的伤势，再也不望凌影一眼，他那弟子“张平”却呆呆地立在门围，目光闪动，不知在想着什么心事，却也丝毫没有帮忙凌影收拾碎片之意。一时之间，管宁心中思潮反复，似也觉得今日之事，颇有几分蹊跷。

他那茫然的目光，落在凌影抛出门外的茶碗碎片上，脑海里恍惚浮起了十七只茶碗的幻影——那四明山庄内只有十五具尸骸，为何却有十七只茶碗？那多余的两只……

只听那长髯老人微微吁了口气，缓缓抬起头道：“这位老先生只不过是在急怒攻心之下，经过一场剧烈的拼斗，复受风寒侵体，故而病势看去虽极严重，但只须一服老夫特制灵药，即不难克日痊愈了。”

管宁心头第二块大石，这才为之轻轻放下，转眼却见凌影对这神医之言，似是充耳不闻，目光四顾凝注地面，不由大为奇怪……

长髯老人侧首微微瞪了他那弟子“张平”一眼，沉声说道：“两位佳宾远道奔波，自必甚为口渴，难道刚才我吩咐的话，你不曾听见么？”

“张平”低应了一声，缓步往屋后而去。

管宁以为凌影又会出声拦阻，谁知她只谦谢了一声，却抬头望着那“张平”的背影，目光中闪耀着一抹奇异的光彩。

管宁自然而然地将目光也朝那“张平”望去，但那个“张平”已一闪进入门后。

长髯老人缓步走至屋角，打开一个搁于几上的药箱，取出一只白玉小瓶，微微一笑，道：“两位想是对病人关心太过，故而心神不属，但大可不必担忧，老夫包在一个时辰之内，使这位老先生醒转。”

管宁漫应，心中却暗自忖道：“这位神医高足的背影，我虽仅只一瞥，但是仿佛曾在何处见过……呀！还有他的声音……”

凌影突地一旋身，向厅右那一扇紧闭的门户飘去。

长髯老人正欲俯身将丹药塞入公孙左足的口中，睹状不由一顿，身形疾快如风，挡向凌影身前，但是却慢了半步，凌影已举手推门……

那里——

—条浅蓝人影一晃，已迅逾闪电，楔入凌影身前，双手还端着两只热气腾腾的茶碗，正是神医的高足“张平”。

凌影只好把手放下，转身对那脸色刚放缓和的长髯老人嫣然一笑，掠了掠鬓发道：“晚辈心悬西门前辈伤势是否已完全无恙，倒忘了老前辈适才嘱咐，真是抱歉之至！”

随着，人已缓步踱回桌旁。

长髯老人颇为不悦地“唔”了一声，缓缓道：“老夫从不说谎话，姑娘大可放心！”

言罢，转身回至公孙左足身前。

那“张平”脸上却是一无表情地将两碗茶放在桌上，垂手退下。

管宁此际，已猜出凌影每一举动，都似含有深意，因此这次并未急着去端茶碗，只拿眼光觑着凌影的举动。

但凌影却连望也不望那茶碗一眼，自顾凝神注视着长髯老人的动作。

长髯老人已伸手将公孙左足的牙关捏开，正待将丹药塞入口中……

凌影忽然对那“张平”高声道：“张大哥刚才施展的身法，神速已极，不过……却十分眼熟，请问张大哥平日行侠江湖，侠踪多在何处？”

当凌影说话时，长髯老人已停手倾听。

管宁闻言，脑海里蓦地掠过一幕非常清楚的影像，不自禁脱口低“咦”了一声，凝眸向那“张平”瞧去。

那张平脸上的肌肉似笑非笑地牵动了两下，眼光却接连闪了几闪，哑声道：“姑娘过奖了，在下相随家师习医，尚未出道，怎敢当‘侠踪’两字？”

凌影微微一笑，不再开口。

管宁人本聪明异常，此刻又事事留心之下，竟将方才在脑海中掠过的那一幕影像抓回，与那“张平”说话时的口音连缀在一起，顿时成为一幅非常具体的图像——

他已断定这个“张平”便是在那祠堂中遇见的两个黑衣怪人，那身材矮

小的一个，但他仍然以探询的目光，向凌影望去。

凌影回眸，还了他一个会意的微笑。

那“张平”目光一转，缓步走至长髯老人身侧，低低“喂”了一声道：“他们不喝，你看怎么办？”

语言虽低得几乎近耳语，但凌影全神贯注之下，居然听得十分清楚，这两句话看似十分简单，但经过了她迅速的判断之后——

蓦地迸出一句：“红袍夫人！”

那“张平”霍地回头，瞪视着凌影，目中射出两道异样的光芒。

长髯老人迅速移到一旁……

凌影跳起来，指着那“张平”叫道：“是你，是你，你就是红袍夫人！”

指尖一偏，指着长髯老人，叫道：“你，哼哼！你便是四明山庄庄主红袍客！”

这情势的突变，使管宁那稍现一丝曙光的头脑，顿时又陷入一片混沌，忖道：“四明山庄庄主夫妇，明明是我亲眼看见已双双伏尸庄内，影儿怎能如此肯定指这两人是红袍夫妇，何况……”

思忖未已，突闻一阵阴恻恻的笑声，发自那长髯老人，不禁机伶伶打了个寒噤，暗叫道：“这笑声好熟！”忙定神举目望去。

只见长髯老人双目精光炯炯，注视着凌影，沉声道：“姑娘真不愧‘黄山翠袖’门下，心思之锐敏，令人佩服，只是……”

陡地仰面纵声狂笑，举手一抹脸面。

笑声倏止，长髯老人，已变作一个剑眉修目的中年汉子，续道：“可惜已入愚夫妇掌中，姑娘只好待来世才可以将这惊人发现公诸武林了！”

语气极尽揶揄嘲弄之意。

那“张平”身体一转，蜡黄的面孔，已换作一张艳若春花的俏脸，笑意盈盈，缓步移近凌影，喜滋滋地说道：“小姑娘，不但武功好，人俊，更是聪明绝顶。”却“唉”了声叹了口气，无限惋惜地说道：“我真舍不得送你回去哩！”

管宁这时已无庸怀疑，眼前一男一女，确是曾在四明山庄内的尸骸中见过的那一双红袍夫妇，但仍自奇怪，天下间，竟有如此相似之人。

此际他夫妇二人，一弹一唱，竟将置人于死之事，看作极为轻松平常，不由勃然变色，怒叱道：“看你夫妇貌像非凡，竟然心同蛇蝎，难怪那公……”

蓦然想起如将公孙庸之名说出，似乎不安，略为一顿，正待改 口……

红袍客已一跃上前，大喝道：“住口，上次不是那一场火，你早已命丧大爷掌下，哼哼，这次却饶你不得。”

管宁恍然大悟之后，却不由暗自吃惊，心道：“原来那两个黑衣怪人，就是这四明红袍夫妇，上次若不是沈三娘及时赶来，我和影儿哪还有命在，但这次……”

想到此处，心情骤紧，不自觉退了两步。

却听凌影娇喝道：“且慢！”

管宁侧目一看，只见凌影也是笑生双靥，若无其事地面向着盈盈止步的红袍夫人。暗忖道：“影儿聪明绝顶，大概已想出应付之策。”不禁精神一振。

红袍夫人含笑对凌影道：“姑娘是不是还有遗言，要我代为转达么？”

凌影“嗯”了一声，点头笑道：“是啊！夫人还说我聪明哩，其实比起

夫人你呀，就差得太远了啦！”

红袍夫人“哟”了一声，摇手笑道：“算啦！算啦！少给我戴高帽子好不好！你有什么话快说吧，迟了，就来不及啦！”

凌影粉面忽地一红，垂首扭着衣角，低声道：“旁的我也没有什么，就是他……”

头垂得更低，声音也越低，眼角却向管宁瞟去。

红袍夫人凤眼一转，格格一阵娇笑道：“我知道啦，小妹妹真是，这有什么害羞的，嗯，反正你们一对同命鸳鸯，有什么体己话儿，最好是留待黄泉路上再细诉吧！”说时，盈盈移近两步。

凌影螓首微抬，幽幽地叹了口气，道：“夫人冰雪聪明，难道竟没有看出那呆子一点也不懂我的心意么？”

管宁一怔，心道：“你爱我的心意，我岂有不知之理？”

心念一转，暗自恍然，当下故作憬悟之态，惊喜交集的颤声道：“影儿！是真的么？”

方待枪上前，去和凌影亲热……

红袍客冷喝一声：“站住！”哂哂阴笑道：“你两个才吃了几天的饭，便敢在我面前耍花枪！”举手对红袍夫人打个招呼，道：“趁早送他们俩上路，免得夜长梦多！”

言罢，举掌一错，欺身进袭。

管宁大喝道：“且慢！”

身形疾退三步。

红袍客跟着逼进，冷冷道：“你还有何话说？”

管宁沉静地沉声道：“阁下伤毙十五条人命，固然是为了嫌隙，但主因却是为了那串武林奇珍‘如意青钱’，难道阁下不想知道那一串真的‘如意青钱’的下落？”

红袍客愕然停步，两道锐利如剑的目光，逼视着管宁，直欲洞澈肺腑……

红袍夫人笑容倏敛，掉首向管宁望去。

凌影却装作煞有介事的肃容不语。

管宁心中暗自叹道：“这串铜钱的魔力，果然不小，竟能使一个杀心正盛的人，骤然放弃原来目标，可见不祥之说，诚非虚语，但我却……”

红袍客两道剑眉，缓缓往当中一皱，冷笑道：“你死到临头，还敢花言巧语？”呼地一掌，向管宁迎面击去。

管宁早已成竹在胸，眼注红袍客劈来掌势，左掌一抬，右掌闪电般直切对方右掌脉门。

这一招“如意青钱”秘笈所载的怪招，红袍客昨夜曾经领教过，虽然明知仅此一招，再无其他变化，但仍寻不出化解之法，逼得只有撤掌后退了一步。

凌影早已一声娇叱，玉手疾抬，“呛”的一声，一道尺许光华，应手挥出，一招“羿射九日”，振腕洒出九朵耀目剑芒，迅逾闪电，袭向红袍夫人九大要穴……

红袍夫人“哟”了一声，格格娇笑道：“小妹妹真要拼命呀！”

身子微微一飘一闪，便已脱出剑势范围，反臂疾探，骈指向凌影“肩井”穴点去。

凌影沉肩滑步，手中剑划一半弧，斜挑而上，刷地一剑，向对方手腕削

去。秋波微瞟，正瞥见管宁一招将红袍客逼退，不由芳心略放，刷刷刷一连三剑，势如狂风骤雨，向红袍夫人攻去。

红袍夫人嘴角含笑，也自展开身形，轻灵几闪，让过头两招，立时手挥指点，化去凌影连环三剑，瞬间攻出数招，招招袭向凌影浑身要害。

凌影自经昨夜祠堂一战，已知管宁虽然甚为怪异，但时候一长，仍非红袍客之敌手，因此眼风仍自频频向管宁飘去。

管宁虽然将“如意青钱”秘笈所载，全部烂熟胸中，但苦于并无实际动手机会，不知如何运用变化，是以将那三招曾经使用过的招数重复施展之后——

红袍客陡地厉声狂笑，道：“黔驴之技，不过如此！”

展开身形，双掌一紧，挥舞出如山掌影，将管宁逼得手忙脚乱。

凌影心中又急，却被红袍夫人圈住，哪有分身之术……

管宁忽地一声大喝！身形一仰，单足拄地一旋，堪堪躲过劈来的一掌，定一定神，错步凝眸一看。

只见管宁已站稳身影，但却仰首凝思，对眼前处境似是浑如不觉，不由大为奇怪这小子在干什么？

原来管宁这时，正出神地回想着方才蓦然急出来的一招“扭转乾坤”，据“如意青钱”秘笈上注明，乃是全笈中最具威力，妙用无穷的一招，若能练至纯由心灵运用时，则任敌势如何强猛绵密，一样可以从容脱出，并加以反击。

他方才灵机一动之下，触发这一招，果然恰如篇中所载，欣慰之余，只觉灵感泉涌，一时不可遏止，故而对置身险境之事，浑如不觉。

凌影见状，奋力娇喝一声：“小管！你在干什么？”

刷刷两剑，逼开红袍夫人，打算赶过去与管宁会合。红袍夫人娇笑道：“不要白费心思啦，有话，到阴间去说吧！”

避开剑锋，掌劈指戳，倏忽还攻五招，重又将凌影逼退。

管宁陡地一声大喝：“大家住手！听我一言！”

人影乍分，红袍夫人与凌影停手绰立，红袍夫人伸手轻掠鬓边，笑道：“小兄弟是不是还想和这位小妹妹说两句体己话儿呀！”

管宁脸色一整，沉声对红袍客道：“方才我那一招，你却无法化解，你可知是何门何派的功夫？”

红袍客一怔，暗道：“这小子懂的招数虽然不多，但无一不是大背武学常规之学，令人无从臆测，莫非……”但口中却淡淡应道：“你所施展的武功，虽然有点邪门道，但也不见得有何奇奥之处，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管宁微微一笑，倏闲地说道：“你梦寐以求的‘如意青钱’秘笈所载之学，难道不值得么……”

红袍夫妇一同“哦”了一声，互相点头会意。

管宁也不理会他俩，自顾续往下说道：“我只不过施展其中的一小部分，其威力已可概见，但我却不想将这武林奇珍，据为已有，只想……”

红袍客逼前一步，瞪目怒声喝道：“想什么？”

管宁见他的眼中，一股贪婪之火，已跃跃欲出，不由更是故作姿态，缓缓说道：“方才她……”

伸手一指凌影，“揭破尊夫人之谜时，在下已悟出四明山庄十五条人命死亡的经过，但其中尚缺一两个环节扣，无法将事实联贯起来，为了满足好

奇，在下愿将那‘如意青钱’的下落，作为一个交换条件，不知阁下以为如何？”

红袍客冷冷道：“你既自称已练习秘笈上所载之学，哼哼，岂非不打自招？”

说时，又往前逼进一步。

凌影心中一急，自然而然脚下往管宁移去。

红袍夫人轻声一笑，身躯微晃，已将凌影去路拦住，笑道：“小妹妹包什么呢？你的他还不曾说‘如意青钱’是在他身上啊！”

管宁神色自若地缓缓道：“那‘如意青钱’，共有十八枚，在下所得，不过其中一枚而已，至于那其余十七枚……请贤伉俪不妨考虑！”

红袍夫妇互相望了一眼，似是彼此相询，管宁所说的是否属实，屋中顿时陷入一片沉寂中。

外面，那条通往驿道的崎岖山路上，“绝望夫人”沈三娘正沿着地面的车辙蹄印，驱车急驶，“绝望夫人”沈三娘一面加劲挥鞭，一面皱眉寻思。

“凌影曾说过那神医是隐居在妙峰山，怎的会走到这条岔道来了？看地上的蹄痕，明是另有一匹健马随行，那骑者是谁？”

心中疑云起伏，长鞭起落更急……

屋中，沉寂中凌影不时倾耳谛听，一片期待之色，自然流露脸上。

只有管宁仍然保持着悠闲之态，静待对方回答。

四明红袍夫妇称雄武林多年，经验阅历何等丰富，尤其目光更是锐利异常，仅只一视之下，便已看出蹊跷。

红袍客一声大喝道：“无知小辈，可算枉费心机，嘿嘿，你死之后，‘如意青钱’自会落在我手中，还谈什么交换条件！”

倏然欺身而上，手臂挥处，掌影飘忽，已自闪电般向管宁打出两掌。

管宁面上虽然保持悠闲之态，实则心中的焦灼之情，比之凌影尤甚，此际，见拖延之策已为四明红袍夫妇识破，不由又惊又慌，突地滑步侧身，依样葫芦，左掌一抬，右掌电击而出。

红袍客虽想嘲笑管宁黔驴之技已穷，但却未敢有丝毫疏忽，一见对方挥掌还击，马上撤回右掌，脚下移步换形，转到管宁身后，右掌反甩，斜向管宁背心“命门穴”劈去。

管宁霍地旋身，双劈倒着往上一翻，左手一招类似“金丝缠腕”，五指伸屈，向红袍客右腕扣去，右手食、中二指仿佛“画龙点睛”，倏点对方双目。

这一招两式似是而非的怪招，拒敌进攻，兼而有之，时间、部位，莫不拿捏得恰到好处，原来方才顷刻之间，又给他悟出一招妙绝尘衰的奇奥招数。

红袍客火速沉臂曲时，上身后仰，左掌疾然上扬。

岂料管宁见好即收，拧腰倒纵而出，脚尖沾地，旋身疾掠而起，向门外纵去。口中大喝道：“欲得‘如意青钱’，可随我来！”

哪知——

眼前一花，红袍夫人已飘身挡住去路，娇笑道：“小兄弟想撇下你的小妹妹，独个儿跑呀！我可不答应哩！”

随着话声，双掌已如狂风骤雨般递出，迅猛绵密，有若长江大 河。

凌影沉叱一声，短剑一挥，抢前援手，却为红袍客挥掌截住，寸步难行移。

她开始凛于四明红袍之名，是以出手招式，不求有功，先求无过，但是几招过罢，心中忽地忆起昨夜祠堂中最后一场拼搏，不由暗骂一声："糊涂！"精神陡振，剑势骤变，身形疾展，登时剑气漫天，剑剑专抢偏锋，放手进击。红袍客武功虽高，对凌影这种"黄山翠袖"一脉相传的剑法，却并不深悉，是以在凌影一轮放手抢攻之下，只凭着迅速的身法与雄浑掌力，勉强在避让之中，乘隙还上一两掌。

但管宁却已被红袍夫人的狠辣快招式，逼得连思想的时候都没有，空有一脑子绝世奇学，却是一团混乱，理不出一个头绪，若不是原先领悟出来的几下奇妙招式，交换运用，躲过几个危险难关时，早已被红袍夫人伤毙掌下。然而时候一长……

红袍夫人稳操胜券，笑意盈盈，喜上眉梢，左掌一招，领住管宁眼神，右掌迅逾闪电，向他的肩头拍落。

管宁右手刚往上一抬，瞥见红袍夫人右掌已朝肩头拍落，不由大吃一惊，赶忙一沉肩，左臂一架。"拍"地一声，左时顿时骨痛欲折，身体摇晃了一下。

红袍夫人左掌五指突舒，竟然化掌为抓，一把将管宁右腕脉门扣住，笑道："你就乖乖地躺下吧！"

管宁奋力运劲一挣……

红袍夫人骤觉一股奇强的无形潜劲，由管宁腕上传来，震得五指几乎把握不牢。

蓦听红袍客连声喝叱，声震屋瓦，忙瞬目瞥去，她见丈夫已为凌影逼至屋角，拳腿施展不开，眼看要伤在凌影剑下，于是借着管宁那一挣之势，左手一带，五指一松将管宁摔了个筋斗，人却疾掠至凌影背后，唤道："小妹妹，还是我来陪你吧！"

左掌右指，迳向凌影"凤尾"，"笑腰"两大穴袭去。

凌影霍地飘身横掠，沉叱一声，反臂一剑挥去，口中却关切地叫道："小管！你怎么了？"

边说话，边刷刷一连三剑，向红袍夫人闪电般攻去。

"无妨！但你可要小心些……"

话声来了，红袍客已悄没声地闪掠而至，左掌迎胸直劈，右掌横向肋间砍去。

管宁左时余痛未消，右半身仍有些微麻木，一见红袍客双掌猛攻而来，哪敢硬接硬架，忙往后倒地避让。岂料脚上突被椅子一绊，跄踉一跤，身子连晃了几晃。

红袍客一声狞笑，纵前双掌疾然劈落……

此际屋中酣斗至急处，得意的正在心中狂喜，谁也没听见屋外车声辚辚，更谁也不注意到一条颀长秀美的人影，突地毫无声息地出现在门口。她秀眉微颦，玉手轻抬，纤指一指……

红袍客一声闷哼，手捂腰际，跄踉挣扎了几步，一跤跌在地上，一双充满恐怖、痛苦、绝望的眼光，凝视着门口，喘息道："是你！又是你……"

声音逐渐低弱，模糊……

管宁死里逃生，大叫道："夫人，你来得正好……"

陡地屋角迸出一声尖叫，红袍夫人双手扪胸，跄踉退出，身子摇了一下，双腿一软，倒在红袍客的身旁，指缝间鲜血涌出。

凌影手捏短剑，沉重地缓步走近红袍夫人身前，凝视了一眼，缓缓纳剑归鞘。

红袍夫人双目陡地一睁，不服气地斜瞪着门口，断续说道："绝望夫人……难道见到你的人，都要绝望吗？"

"绝望夫人"微微一笑，手指管宁、凌影，温柔地说道："他们俩都没有绝望啊！相反的正希望无穷哩！"转顾管、凌二人笑道："是么？"

管宁、凌影欢应了一声，欣然点了点头，突地管宁"啊"的一声惊叫，对"绝望夫人"沈三娘道："西门前辈呢？夫人是否将那位神医寻到？"

"绝望夫人"沈三娘摇了摇头，对凌影说道："我就是特地回头找你们带路的，谁知道你们竟会和他夫妇俩遇上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凌影道："此事说来话长，我们还是快点找那位神医要紧。"

言罢，瞧也不瞧并躲在地上的四明红袍夫妇一眼，径自出门驾车。

管宁将公孙左足抱起，缓步出门，黯然回顾，心中不禁长叹道："你们本是一对神仙眷属，只为一念之差，竟落得这般下场，眼前你们并卧血泊的情形，不正是四明山庄的那一双完全一样？可见天道好还，丝毫不爽！"

他心中方自慨叹，凌影已在屋外高声道："小管，你到底舍不舍得走啊？"

管宁慌忙应了一声，抱着公孙左足走出这个将会使他永生难忘的茅屋，将公孙左足在大车上放好，跳上车，与凌影并肩坐好，接过缰绳，扬鞭驱车往驿道奔去。

日影己渐偏西，两部大车在黄土道路上扬起一串黄尘，驰抵妙峰山口，才缓慢下来，折进山里约有半里，突地一齐停住，跳下一个英俊的少年——管宁。

他缓步走向田中正收农具的农人，拱手道："请问各位乡亲，这妙峰山中，可有一位神医？"

一个老农摇头道："山中郎中例是有一个，只是脾气古怪得很，却不闻有什么神医。"

管宁心中大喜，便将山上的道路问明，转与"绝望夫人"一商量，便决定往寻那郎中试试。于是分别抱起西门一白和公孙左足，施展轻功，朝山上奔去。

约奔顿饭时光，入山已深，按照老农所示途径寻去，见木屋数椽，掩映于林间，忙穿林走到屋前，轻叩柴扉。

半晌，只听屋内传出一个苍老的口音，道："进来！"声调冷漠之极。

凌影在前，推开柴扉，"绝望夫人"沈三娘抱着西门一白随后，管宁抱着公孙左足，鱼贯走入屋中。只见屋中陈设简朴，窗明几净，打扫得一尘不染，当中一张竹榻上，盘坐着一位须眉俱白的清瘦老人。

那清瘦老人两眼半睁不闭地瞧着他们进来，突地对"绝望夫人"一招手，简单而有力的说道："你过来！"这三个字听在"绝望夫人"沈三娘耳中，不啻如奉纶音，忙抱着"西门一白"快步走到清瘦老人面前，肃容道："一白误为匪人所算身中剧毒，复失去记忆，危在旦夕。敬烦老先生……"

清瘦老人点点头，作了个手势不让她多说，倏地双目一睁，精光炯炯地将"西门一白"从头到脚看了一遍，两道白眉，渐渐往当中聚拢，似是遇着一件非常棘手之事。

"绝望夫人"沈三娘睹状，一颗心紧张得直要从胸腔中跳出，两眼直勾勾地凝视着这位可能使她绝望的神医，但却不敢开口询问。

室中的气氛，顿时沉寂得像坟墓一般，各人的耳朵中，只听到自己心跳之声。

时间也仿佛暂时停止，“绝望夫人”沈三娘的希望，也随着时间的延长而渐渐发生了变化，突地，那清瘦老人沉重地吁了一口气，漠然缓缓摇了摇头，挥手命“绝望夫人”沈三娘退下。

“绝望夫人”沈三娘绝望地叫道：“怎么，老先生的意思是……”

清瘦老人一无表情地点了点头，再次挥手命她退下。

“绝望夫人”沈三娘扑地跪下，哀叫道：“不！不！一白不能死！他…他是不能死的啊！”

清瘦老人冷冷道：“人终是要死的，难道他便能例外？”

凌影一跃上前，躬身说道：“这位西门前辈已服过黄山至室‘翠袖护心丹’，老先生只要……”

清瘦老人摇头道：“此人心虽未死，但躯壳已废，你们且让他长留此心，便该心满意足了。”

说完，招手命管宁上前，管宁抱着“公孙左足”，上前躬身道：

“这位老前辈病况虽重，但仍希望老先生设法先将西门前辈……”

清瘦老人突然冷哼一声，越过“绝望夫人”缓缓走至管宁身前，探手将他怀中的公孙左足接去，缓缓走入邻室，竟再也不望他们一眼，管宁也想不到这位神医竟会这般冷漠，不禁为之一怔，大叫道：

“老先生……”

但听“砰”的一声，邻室那道木门已猛地关闭。管宁愕然木立在门口，脑海里顿感一阵茫然，良久，良久……突闻一声轻微的叹息，起自身后，耳畔听凌影悄声道：“小管不要发愣啦！你看她……我们怎么办呢？”

管宁旋身望去，但见“绝望夫人”沈三娘，跪在地上，俯望着怀中的“西门一白”，脸上一片茫然，两行情泪泉涌而出，一滴一滴，滴在“西门一白”的身上，眼中的神采，仿佛已随“西门一白”生命的消逝而熄灭。

管宁，凌影都深深知道，当一个深爱着的人，一去不回的时候，该是人生中最悲惨之事。然而这种悲切的心情，却是第三者无从加以慰藉的。

管宁黯然望着“绝望夫人”，双手不自觉地紧握着凌影的柔荑，心中激动地叫道：“我们再也不要分离了。”

凌影任由他握着自己的手，仿佛已从他的目光中，听出他心中的呼声……

这心声交流，正是人间最宝贵的情操，管、凌二人默默地享受着，任时光流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

突然，“绝望夫人”沈三娘长长叹息一声，缓缓抬起头来望着凌影，一字一字的缓缓道：“该……走……了！”

这短短的三个字，令人听来，却似已耗尽了她一生的精力，每一字都包含着那么多的悲痛和绝望，她一生常常令人绝望，自己却也有绝望的时候。

管宁、凌影黯然对望一眼，齐地长叹一声，凌影道：“该走了。”

管宁沉重地长叹一声，垂下目光，道：“该走了，”

这三声“该走了”一声比一声短促，但也一声比一声高朗，管宁缓步走出门外，一阵风吹过，他心中突有说不出的寒冷，于是他回首望向凌影，因为此时此刻，除了凌影的目光以外，他便再也找不出一丝暖意。

冬残春至，薄暮的风里，仍有料峭的寒意，西山日薄，一阵夹着初生紫

丁花香的微风，吹入窗棂旁一个凝神静坐的素衣美妇的发丝，却吹不散她目光中的幽怨之意。

融化了的雪水，沿着后院中碎石路旁一条沟渠，混入假山畔的荷池，直到夕阳全落，夜色渐浓……

她却仍然动也不动地凝坐在窗棂边，浓重的夜色，已将大地完全掩没，但是她，她却仍未有点燃她身畔铜台的蜡烛之意。

后园西角的一道雕花月门，轻轻推开一线，一道灯光映入，两个紫衣垂髫的少女，一人手持纱灯，一人手捧食盒，踏着细碎的脚步，悄悄走入园中，她们身后却又跟着一双丰神俊朗的少年男女，夜色之中，他们的面容，也都象那素衣美妇一样，幽怨而沉重。

她的一只纤纤玉手，轻轻搭在他的臂弯上，终于，她低语道：“园子里没有灯光，沈三娘难道睡着了么？”

她身畔的少年长叹一声道：“只怕不会吧？”

她柳眉微皱，道：“我但愿她能睡一会，这些天来，她已憔悴得多了。”

于是，又是两声叹息，随着微风，在这幽静的后院中丝丝飘送出去。

叹息之声，是那么轻微，但那凝坐窗畔的素衣少妇，秋波一转，却已发觉，轻轻说道：“影妹，是你们进来了么？”

正依偎在这少年身畔的少女，已加快了脚步，走进这后园南角的三间敞轩里，口中答道：“三娘，是我。”

那一双垂髫小鬟，轻轻放下手中的食盒，点燃了桌上的素烛。于是这昏黄的灯光，便使得凝聚在她眉峰秋波中的幽怨悲哀，更加浓重。

那少年在门外轻咳一声，素衣美妇道：“小管，你也进来吧。”

她身形未动，生像是太多的悲哀已将她的肉体与灵魂一齐压住。打开食盒，取出了六碟清淡而美味的佳肴，取出了三副精致而淡雅的杯盏，用一条清素罗帕束住满头如云秀发的少女轻轻道：“三娘，我和小管来陪你吃点东西，好么？”

素衣少妇嘴角泛起一丝笑容，一丝幽怨而哀怨的笑容，这笑容并非是表示她的喜悦，而仅是表示她的感激。

她轻轻叹息了一声，低语道：“你们……你们真是对我太好了。”

于是她转回身，目光一转轻轻道：“影妹，你也瘦了。”

简简单单的六个字，其中却不知含蕴着多少情感与关切，这种情感与关切却是这少女主平所未享受过的。

她明亮而清澈的眼波一眨，勉强忍住目中的泪珠，强笑道：“三娘，你要是不吃些东西，我也不吃，你……你忍心叫我更瘦么？”

素衣美妇，樱唇启动，却未说出一个字来，只有两行泪珠，夺眶而出。

那少年一直垂手而立，呆呆地望着她们，他本十分飘逸潇洒的神态，此刻亦因一些痕迹犹新的往事，而加了几分坚毅。

房中一阵静寂。

素衣美妇突地伸手抹去腮旁泪珠，抬起头来，强笑着道：“你们叫我吃，你们也该吃些呀！”语声微顿，又道：“小管，怎地没有酒，忧郁的时候没有酒，不是和快乐的时候没有知心的朋友来分享快乐一样地痛苦么？”

管宁回身吩咐了那两个垂髫小鬟，心里却在仔细体会着她这两句话中的滋味，一时之间，心中只觉思潮如涌，暗暗忖道：“悲哀时没有朋友来分担烦恼，还倒好些，快乐时你若突然发现你知心的朋友不在身侧，那真的比悲

哀还要痛苦。”

忍不住抬头望了凌影一眼，只觉这两句话骤听来，似乎十分矛盾，但仔细想一想，含意却竟是如此深。

他呆呆地愣了许久，直到一只翠玉的酒壶，放在他身边的桌上。于是他们无言独坐，直到满满的酒壶空了，空了的酒壶再加满。

烛泪，已流下许多了。

在这京城管宅后园中的三个心情沉重的人才开始有了较为轻盈的语句，他们，自然便是沈三娘、凌影、管宁。

他们从妙峰山一直回到京城里，因为在他们那种心情下，只有这清幽而静的家宅，是唯一适合他们的去处。

但是这些日子来，他们却从也不愿谈起那些令人悲哀的往事，因为他们都深深了解，这些事都会那么深刻地伤到对方心底深处。

直到此刻……

管宁再次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重重搁下了杯子，长叹一声道：“这件事直到此刻，虽有大部分俱已水落石出，但是……”

凌影轻轻对他做了个眼色，他却根本没有看到，沈三娘凄然一笑，接口道：“影妹，你不要拦他，这些事既然已经过去，死了的人也永远不能复生，我的悲哀，也……也好象渐渐淡了……你让他说，有些事搁在心里，还不如说出来的好。”

管宁微喟一声道：“四明红袍为了消除心头的大恶，是以不惜千方百计将君山双残、终南乌衫、以及少林、武当等派的一些掌门人毒手杀死，但他们与四明红袍之间，却并无如此深切的深仇，足以使得四明红袍这般做呀？”

凌影秋波一转，道：”这原因倒不难推测，江湖中睚眦必报的人，本来就多得很，四明红袍只怕也是这样的人。”

管宁眉峰一皱，显见对于她的这番解释，不能满意，哪知，凌影突又轻呼一声，似是想起了什么，接口又道：“最重要的，只怕是这四明红袍以前一定做过了一些见不得人的隐秘之事，而突然发现，这些人都有知道的可能，是以……”

管宁一拍前额，道：“定是如此。”

他想起了那些留在车座下的言语，再和凌影此番的说话加以对证，想必自是如此，不禁含笑望了凌影一眼，意示赞许。

哪知凌影柳眉轻颦，却又轻叹着道：“他将这些可能知道他隐私的人全都杀了，这些事，唉！只怕江湖中从此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沈三娘轻轻放下酒杯，接口叹道：“自古以来，武林中被人隐藏的隐私，也不知有多少，这本不足为怪，何况……唉！这些事也和我们无关，不去想它也罢！”

凌影、管宁对望一眼，心中虽觉她的话似乎有些不妥，但却也想不出辩驳之词，只听沈三娘又自接口说道：“四明红袍之举，的确事事俱都早已处心积虑，他一定先找了两个容貌与自己夫妻相似的人，然后替他们化装成自己，然后再安排让后人亲眼看到他们的尸身，那么来，普天之下的武林中人都只道他们已死，便再也不会以为他们是此事的凶手了。”

管宁长叹一声，缓缓道：“这两人为了自己的私仇，竟连自己门下的人都一齐杀死了，心肠真是太狠毒了。”语声一顿，突又奇道：“但我是在无意之间闯入四明山庄的呀，却不是他们安排的哩。”

凌影道：“你自然不是他们安排的人，但你无意闯去，却比他们安排的更好。”

管宁奇道：“此话怎讲？”

凌影微叹道：“他们安排好的人，必定就是四川‘峨嵋豹囊’兄弟，也就是杀死你的书童‘囊儿’，又在桥口，向我们发射暗器的人。”

管宁恍然道：“是了，四明红袍，故意让唐氏兄弟晚些上山，好教他们看到自己的尸身，哪知我无意闯去，唐氏兄弟见了那等情况，以为我们得了‘如意青钱’，自然要对我们施展毒手，只可惜——唉！只可怜‘囊儿’无端惨死。”

他长叹一声，倏然住口，凌影秋波转处，缓缓说道：“囊儿的姐……”语声突顿，改口道：“囊儿死的虽可怜，但唐氏兄弟不是死的更惨么，你总算也替囊儿报了仇了。”

管宁垂首叹息半晌，突又问道：“你说我无意闯去，还要比他们安排的好得多，这又是为什么？”

凌影微微一笑，道：“这因为你根本不懂江湖间的事，也看不出那些惨死之人外伤虽重，其实却早已中了毒，便一一将他们埋了。”

管宁奇道：“中毒？你怎知道他们中毒？”

凌影道：“那些武林高手，俱有一等一的武功，若非中了毒，怎有全部都遭惨死之理，这点我原先也在奇怪，还以为是西门前辈下的煞手，后来，我见了车厢中的字迹，说四明红袍既擅易容，又擅毒药，才恍然大悟，是以你所见的死尸，武功较弱的一些人，都死在道路前面，那是因为他们毒性发作得早，武功高强的一些人，譬如终南乌衫、公孙右足这些人，都死在路的尽头山亭上，那自是因为他们发作较迟，四明红袍等到他们俱都中毒晕迷后，又在他们额上击下致命一掌，那却已只是故作烟幕，掩人耳目罢。”

她语声不停，说到这里，直听得管宁面容数变，又自恍然道：“他以‘如意青钱’为饵，请了这些人来之后，又不知用何方法，将西门前辈也请了来……”

沈三娘幽幽一叹，道：“他若是去请一白，一白万万不会去的，他若用激将之计，或者说要寻一白比斗，或是说要寻一白评理，那么……唉！一白便万万不会不去了。”

管宁默然一叹，道：“唉！沈三娘，当真可说是西门前辈的红粉知己，人生得一知己，死亦无憾，西门前辈此刻虽已葬于西山下，想必亦可瞑目了。”

只听凌影接着他的话头道：“四明红袍用奸计骗了西门前辈去，等唐氏兄弟见了那等情况，自然以为是西门前辈将他们一一击死后，自己也不支而死，他们要让西门前辈死后还背上恶名，唉！这真是天下第一毒计！”

三人相对嘘唏半晌，各都举起酒杯，仰首一干而尽，似乎在不约而同地为西山下，新坟中的“西门一白”致祭。

然后，沈三娘又自幽幽长叹：“影妹，你年纪虽轻，却是聪明已极，若不是你发现那‘四明红袍’夫妇的真相，只怕——唉！只怕事情又要完全改观了。”

凌影沉吟半晌，道：“我开始怀疑是在那荒庙里，以‘峨嵋豹囊’的武功，竟会被人追得那般狼狈，追他的人，武功定必甚高，然而江湖中武功高过‘峨嵋豹囊’的人，却不甚多，最奇怪的是，那两个黑衣蒙面较矮的一个，居然熟知我的剑法。”

她语声微顿，又道："我当时心里就在想，知道这路剑法的，除了四明红袍夫人之外，谁也不会到中原来，但是四明红袍夫人却己死了，那他是谁呢？"

"后来我又发觉此人说话的声音，似乎是伪装出来的，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伪装自己的语声，除非是个女的，硬要装成男人的声音。"

管宁不住颔首道："是极，是极。"

他虽然天资聪敏绝顶，但毕竟江湖历练太少，是以目光便远不及凌影敏锐，此刻听了凌影的话，但觉自己当时似乎也觉得有些不对，但却没有真正发觉出来而已。直到凌影说出，却又字字句句俱都说到了他心里。

凌影微微一笑，接道："后来我又看到车座下的那些字迹，我想来想去，又想出了几点可疑之处，第一点，那些惨死的武林高手是怎样中的毒？"

管宁俯首沉思半晌，道："大约是下在杯中，是以我由后面出来时，那些茶杯俱都不见了。"

凌影道："是了，毒是下在茶中的，后来茶杯不见，自是下毒的人生怕自己恶迹暴露，是以将茶杯毁去，由此可知，下毒的人定然未死。"

管宁颔首称是，凌影又道："但是在那种情况下，除了主人之外，又有谁能在每盏茶中俱都下毒呢？除了精通毒术的人，又怎会能使那么多武林高手都不觉察地中毒，这两点资格，普天之下，只有四明红袍具备，再加上唐氏兄弟的那一番叙述，我才断定他并未死去。"

她微一顿道："但他们若未死，你又怎会看到他夫妇的尸身？于是我又推断，必定是他们先将两个与自己面容相似的人化装成自己的样子，自己再化装成家仆丫环一类的人，在旁伺机下手，他们之所以不请他们熟悉的人到四明山去，便是生怕那些人看破此中的真象。"

管宁长叹一声，再次举杯一饮而尽，一面不住赞道："那时在马车边，听你说，只要解决三件事，便可查出此中真象，我还在笑你，哪知——唉！哪知你确实比我聪明得多。"

沈三娘缓缓道："还有呢？"

凌影微微一笑、眼波转处，轻轻瞟了管宁一眼，方自接口道："这些事一推论出来，我便有了几分查明真象的把握，直到后来，我一走进那栋茅屋，又发现了几点可疑之处，于是我便断定这'师徒'二人，他们将我和小管骗到那里，原来也是想请我们喝两杯毒茶。哪知却被我装作失态的模样，将两盏杯具都打翻。"

管宁歉然一笑："那时我心里也在怪你太过鲁莽，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凌影垂下头去，缓缓道："以后你心里要怪我，还是说出来的好。"

管宁呆呆地望着她，心里突地升起一阵温暖，只觉自己多日来的辛苦惊骇，只要这种温暖的千万分之一，便已足够补偿。

沈三娘一手持杯，目中凝注着这一双深情款款的少年男女，心里想到西门一白苍白英俊的面容，不禁暗叹一声，知道自己的一生，此后永远寂寞了。

两行晶莹的泪珠，缓缓沿腮落下，落入杯中，她仰首喝干了杯中和泪的苦酒，转目望去，只见桌上的素烛将已燃尽，烛泪滴滴落下，就正如她的眼泪一样，于是她突又想起两句凄惋的诗句，禁不住轻轻念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数月之后，四明山庄的惨案，在人们脑海中方自平息，但是江湖中却又开始轰传着几件震动天下的奇事：

京城西山下的一座新坟，突地被人挖开，棺中空无一物，尸身竟不知到哪里去了，武林中俱都知道此处本是“ 西门一白 ”的葬身之地，想到他一生行事的神奇诡异，于是江湖中开始暗中流传起一个近乎神话的故事，说是西门一白其实未死，他又复活了。

太行紫靴突然归隐，而且从此一去无踪，紫靴的掌门人之职，却一直虚悬其位。

多年未履江湖的“ 黄山翠袖 ”，突地被人在京城发现行踪，第二日，却又看到她领着她吸泣不止的徒弟直回黄山，并且声言天下，武功若不高过于她，便不能娶得她的弟子，江湖子弟虽然都知道她弟子“ 凌无影 ”美艳，却再无一人有此勇气面对“ 黄山翠袖 ”的青锋。

昆仑、武当、少林、点苍、罗浮、终南、峨嵋……等一干门派的高手，突地一齐下山，大河南北，长江南北，处处都发现这些名剑的侠踪。妙峰山的神医，突地踪影不见，他到哪里去了，也正和别的那些事一样，普天之下，再无人知道。

这些事发生在数月之间，却在十数年方才水落石出，只是那时已有些人将这些事淡忘了。武林中的人与事，正都是浪浪相推，生生不息，永远没有一个人能将这浪浪相推，生生不息的武林人事全部了然，这正如自古以来，永无一人能全部了然天地奥秘一样。第一章　惊闻残金掌

还没到戌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北京城里，大雪纷飞，家家户户的房顶，都堆着厚厚的一层雪，放眼望去，只见天地相连，迷迷蒙蒙的一片灰色。

风很大，刮得枯枝上的积雪片片飞落，寒蛰惊起，群鸦乱飞，大地寂然。

西皇城根沿着紫禁城的一条碎石子路上，此刻也静静的没有一个人影，唯有紫禁城上巡弋的卫士，甲声锵然，点缀着这寒夜的静寂。

可是你越往回步走，天就仿佛越早，西城大街上，灯火依旧通明，街上冒着风雨来往的人们也有不少，此时正值满清初叶，国势方殷，北京城里，天子脚下，更显得那种国泰民安，一派富足之气，沿街的几家大菜馆里，酒香四溢，正是生意最忙的时候。

街的尽头，就是最负时誉的西来顺涮羊馆，朝街的大门，挂着一层又厚又重的门帘子，一掀帘，就是一股热气。

门里是一间大厅，密密放着十来张圆桌面，上面搁着火烧得正旺的大火盆，这是吃烧肉的，不管三教九流，认不认识，大伙儿围着圆桌面一站，右腿往长板凳上一搁，三杯烧刀子下肚，天南地北一聊，谁跟谁都成了好朋友，尽管一出门，又是谁也不认识谁了。

从外屋往里走，经过一个小小的院子，里面是分成一间间的雅座，屋里当然也都升着旺旺的火，那才算是真正吃涮羊肉的地方。

这天西来顺里里外外，显得格外的忙碌，院子靠左边的一间屋里，不时传出粗豪的笑声，伙计们进出这间屋子，也特别殷勤。

原来北京城最大的镖局，镇远镖局的总镖头金刚掌司徒项城正在此屋宴客，司徒项城领袖着大河南北的武林英雄，有二十年之久，真可说得上声名显赫，店里的伙计谁不想已结巴结这样的主儿。

忽地，西来顺大门外，飞快的驶来一辆大车，车旁左右护伴着两匹健马，马上的彪形大汉，浓眉重锁，都像是心里担着很大的心事。

他们矫健的翻身下了马，拉开车门，从车里扶出一位面色淡黄的颀长汉

子，那汉子双目微阖，气若游丝，连路都走不动了。

两个彪形大汉半扶半抱着他，急遼的走进西来顺门里，掌柜的叶胖子连忙迎了上来，问道：“郭二爷敢情这是怎么啦，病成这样儿，要不要叫人到卷帘子胡同替您找施大夫来？”

两个彪形大汉没理他，粗着声音问道：“我们总镖头在哪间屋里？劳你驾，快带我们去。”

叶胖子察言辨色，知道准又是有事发生了，再也不多废话，领着他们穿过院子。

两个彪形大汉一推门，事情的严重，使得他们不再顾到礼貌，嘶哑着喉咙喊了一声：“总镖头，”

金刚掌司徒项城正在欢饮着，座上的俱是两河武林中成名露面的豪士，忽然看到有人不待通问就闯了进来，正待变色，扫在那面色淡黄的汉子脸上，倏地面容惨变，惊得站了起来，急切的问道：“二弟，你怎么啦？”

座上诸人，也都惊异的看着他，那两个彪形大汉抢上两步，齐声说道：“小的们该死。”

司徒项城急得脸上已微微是汗，顿着脚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拉过一把凳子，扶着那病汉坐了下来，希望他能回答自己的话，但那汉子此刻正是命在须臾，根本无法说话了。

司徒项城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物，不真是特别严重的事，怎会露出这种着急的样子，皆因这垂死的病汉，是他生死与共的患难弟兄，镇远镖局的二镖头，北方武林使剑的名家青萍剑郭铸，何况在这郭铸身上，还关系着八十万两官银呢。

两个彪形大汉惶恐的跪了下去，道：“小的们该死，无能替总镖头尽力，二镖头受了重伤，保的镖也全丢了。”

司徒项城更是急得不住顿足，连声道：“这真是想不到，这真是想不到，镖是在哪里丢的？劫镖的是些什么人？二镖头受了什么伤？”

两个彪形大汉其中一人抢着说道：“镖才走了一天，大家全都没想到会出事，过了张家口，有个树林子，树林也不大，就在那里，出来了一个独臂怪客，全不讲江湖过节，郭二镖头三言两语，就和他动上了手，那知凭郭二爷那样的武功，不出三招，就中那人一掌，小的们跟着总镖头保镖也有不少时候了，还没有看见比那人手段更毒、武功更高的，就凭着一人一掌，将我们镖局里的连趟子手带伙计一共二十多人，杀得一个不留，除了小的和王守成二个之外，全死在树林里。”讲到这时，他声音也哑了，眼睛里满布恐怖之色，像是残酷的一幕此刻仍在惊吓着他。

座上群豪也一起动容，金刚掌司徒项城更是惨然变色道：“快讲下去”

那汉子喘了一口气，接着说：“那人留下小的们两人，叫小的们回来告诉总镖头，说是要叫北京城里的三家镖局三个月里一齐关门，不然无论那家镖局保的镖，不出河北省就要被劫，而且绝对不留一个后口。说完身形一动，就失了踪影。”

金刚掌司徒项城猛地一拍桌子，怒道：“好大的口气！”

那汉子一惊，不敢再往下说，司徒顶城却又道：“说下去。”

那汉子望了坐在椅上仍在挣命的青萍剑郭铸一眼，说道：“小的们一看那人走了，镖车却全在那儿，正说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那知树林外又驰来十几匹马，马上全是一色黑衣的大汉，一人抵着一辆镖车走了，小的们人单

势孤，不敢和他们动手，不是小的们怕死，实因小的们还要留下这条命来传这个消息。”

司徒项城哼了一声，那汉子低下头去，又说道：“小的们一看镖局里的弟兄全断了气，只有郭二爷胸口还热，小的们这才将郭二凶护送到北京城里，到了镖局子一看，说是总镖头在这里宴客，小的们不敢作主，才跑到这里来。”

司徒项城听完了，沉着脸没有说话，座上群豪内中正有北京另两家镖局的总镖头，铁指金丸韦守儒，劈挂拿马占元，以及保定双杰，和方自南游归来的武林健者龙舌剑林佩奇。

龙舌剑林佩奇本在凝神静听，此刻突然问道：“郭二爷所中之掌，是伤在那里？”

那汉子想了一会，说道：“那人身手太快，小的们也没有看清，仿佛是在胸腹之间。”

龙舌剑林佩奇哦了一声，转脸对司徒顶城道：“可否让小弟看看郭兄的伤势？”

司徒项城叹了口气，说道：“郭二弟伤势不轻，唉，这可真教我如何是好？”

龙舌剑林佩奇走到郭铸椅前，轻轻解开他的衣襟，突地惊唤道：“果然是他。”

诸豪俱皆一惊，齐声问道：“是谁？”语气中不禁带出惊惧之音。

龙舌剑林佩奇转过身来，仰天叹道：“想不到绝迹武林已有十七年的残金毒掌今日重现，看来我辈不免又要遭一次劫数了。”

这“残金毒掌”四字一出，方近中年的劈挂掌马占元及保定双杰孙氏兄弟还不过尽是微微色变而已，年纪略长的铁指金丸韦守儒及金刚掌司徒顶城这一惊，却是非同小可。

两人齐都猛一长身，果见青萍剑郭铸左乳下赫然印着一个金色掌印，直透肌肤，最怪的是此掌只剩下三个手指：拇、中两指似已被刀剑整齐的齐根截去，金刚掌司徒项城见此掌印，面色更是立刻变得煞白，颓然又倒在椅上。

龙舌剑林佩奇摇叹道：“这残金毒掌隐现江湖将近百年，每一出现，武林中便要遭一次劫难，怪就怪在百年来江湖传言此人已死过四次，但每隔十余年，此人必又重现，远的不谈，就拿十七年前那一次，小弟与司徒兄都是在场目击的，眼看此人身受十三处剧伤，又中了四川唐门兄弟姐妹五人的绝毒暗器，绝对再难活命，那知此刻却又重现了。金刚掌司徒项城也愁容满脸的说道：“十七年前，家父怒传英雄帖，柬邀天下武林同道同残此人，华山绝壁一役，中原豪杰五十余人被此人连伤了三十二个，但他也眼看不能活命，尤其是终南大侠郁达夫一剑直刺入左胸，唐家的毒药暗器，天下亦是无人能解，方道武林从此少了一个祸害，那知……唉，难道此人真成了不死之身吗？”

他又看了看青萍剑郭铸，见他呼吸更形沉重，目中不禁汩汩流下泪来，悲切的说道：“二弟的命，眼看是不行了，这残金毒掌手下，的确是从未留过活口，二弟这一死，唉！”

群豪亦是相对唏嘘，保定双杰的老大孙灿突然说道：“难道天下之大，就没有人能制住此人吗？”

龙舌剑林佩奇摇头道：“当今武林，不是小弟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确没有此人的对手，只有潇湘剑客的后代，与此人不知有什么渊源，只要

有潇门中人在场，天大的事，此人也绝不出现。”
　　孙灿接口说道：“此人既是天下无敌，怎么又会四肢残缺呢？”
　　龙舌剑林佩奇说道：“孙兄到底在江湖的时日还短，连这武林中盛传的事都不知道，七十年前，残金毒掌与当年使剑第一名手潇湘剑客萧明比试剑术，潇湘剑客以‘四十九手风舞柳剑’赢得他半招，但也没能伤得了他，那知此人却一怒，自行断去右手的拇，中二指，声言从此不再使剑，至于此人左臂之缺，据说是被东海三仙中的悟真子所断，但其中真象，却无人知道，东海三仙，近五十年来，已不覆人世，存亡俱在未可知之数，唉，除了东海三仙之外，又有谁能制得住他呢？”
　　终于沉默着未发一言的铁指金九韦守儒突说道：“若是潇湘剑客的后人能改变五十年来不管世事的作风，此次也许能挽江湖的劫运，但萧门中人一向固步自封，恩仇了了，除非有当年潇湘剑客手刻的竹木令，才能请得动他们。”
　　他转首向龙舌剑问道：“林兄侠踪遍及宇内，可知道今日武林中人有谁还持有竹木令的，或可设法一借？”
　　林佩奇沉吟了半响，说道：“当年潇湘剑客的竹木令，一共才刻了七面，百年来流传至今，就是还有剩下，也必为数不多了，何况这种武林异宝，所持之人，必是严密保藏着，不待自身事急，谁肯拿出来借与别人？”
　　大家又沉默了半晌，金刚掌司徒项城站起身来，说道：“小弟此时实是心乱得很，郭二弟眼看就丧命，八十万两官银也无复得，想不到镇远镖局数十年来辛苦创立的基业，从此毁于一旦，就是小弟，唉！恐怕也要毁在这件事上，小弟心中无主，真不知该怎么应付此事才好，诸位与小弟都是过命的交情，想必能了解小弟的苦衷，小弟此刻得先回家去料理些事，还得设法赔这八十万两银子。”
　　他惨然一笑，又道：“小弟就是鬻妻典子，也得赔出这八十万两银子，然后小弟豁出性命，也要与这残金毒掌周旋一下。
　　他话说至此，诸人心中也俱都惨然，尤其是铁指金丸韦守儒与劈挂掌马占元，看着镇远镖局的前车之鉴，自己的镖局又何尝再能维持多久，更是心事百结，无法化解得开。
　　诸人正自唏嘘无言，门外突有咳嗽声，司徒项城厉声问道：“是谁？”
　　门外答道：“是我”。一个伙计推门走了进来，手中持着一张纸柬，躬身说道：“隔壁有位公子，叫小的将这张字条交给司徒大爷。”
　　司徒项城眉心一皱，接了过来，纸上只有寥寥数字，司徒项城一眼看完，脸上突现异色，对店伙说道：“快去回复那位公子，说是司徒项城立刻便去拜望，请那位公子稍候。”
　　店伙应声去了，司徒项城转脸对诸人说道：“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想不到我等自思无望得到之物，无意中却得到了。”
　　他将手中字柬交给龙舌剑林佩奇，又道：“这岂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吗？”
　　林佩奇接过一看，见上面写得好一笔赵字，看了一遍，笑着吟道：“小弟偶闻君言，知君欲得竹木令一用，此物小弟却是无意中得之，不嫌冒昧，欲以此献与诸君。”他目光一抬，说道：“这真是太巧了。”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此时，那店伙又走了进来，说道：“邻室的公子，此刻就在门外，问司

徒大爷可容他进来拜见。”

司徒项城忙道：“快请进来。”

他正待出门迎接，门外已走入一个身着华丽衣裳的少年，当头一揖，笑道：“小弟无状，作了隔墙之耳，还请诸君恕罪。”

诸人忙都站了起来，司徒项城拱手道：“兄台休说这等话，兄台如此高义，弟等正是感激莫名，兄台如此说，岂非令弟等无地自容了吗？”

那少年一抬头，只见他双盾斜入鬓，鼻垂如胆，的确是一表人材，唯有脸上淡淡的带着一种奇异的金色，而且双目带煞，嘴唇稍薄，望之略有冷削之气，但谈笑之间，却又令入觉得他和气可亲。

那少年又朗声笑道：“阁下想必就是名闻武林的金刚掌司徒大侠，小弟久闻大名，常恨无缘拜识，今日一见，果然是人中之龙，小弟虽是个无用书生，平日最钦佩的却是啸傲江湖，快意恩仇的武林豪士，今日得以见到诸位，真是平生一大快事。”

司徒项城忙连谢了几句，客气的招呼着他坐了下来，将座上诸人一一为他引见了，那少年自称姓古，名浊飘，是个游学士子。

古浊飘口若悬河，胸中更是包罗万象，天南地北，三教九流，仿佛都知道甚详，而且口角生风，令人听之不觉忘倦。

但司徒项城心中却着急得很，只望他快些提到那竹木令，古浊飘眼角一转，已知他心意，笑道：“小弟日前偶游江南，无意之中帮了一个落魄世家的大忙，那人却送了小弟一块木牌，说是小弟浪迹天涯，此物大是有用，小弟问他那是何物，那人才告诉小弟此木牌便是他家世代相传下来的竹木令，其先祖得自潇湘剑客，对小弟之举无以为报，就将它送与小弟。”

他笑了一笑，又道：“但小弟只是个游学的书生，与武林中素无恩怨，而且小弟孤身飘泊，身无长物，绿林中的好汉，也不会来打小弟的主意，得此至宝，却苦无用处，想不到今日却凭着此牌，结交到如许多素年仰往的侠士，真教小弟太高兴了。”

说罢，他仰首一声长笑，笑声清越，但却带着一种难以描绘的冷削之气，从而椅上的青萍剑郭铸，听了这笑声，突然面现惊惶之色，双手一按椅背，想挣扎着坐起来，但他身中当世掌法中至毒至狠的残金毒掌，全仗着数十年来从未间断的修为，才挣扎到现在，此时微一用力，但觉内腑一阵剧痛，肝肠都像已全断，狂叫一声，倒在地上气绝死去。

诸人俱都又是大惊，司徒项城与他数十年生死与共，自然最是伤心，扑上去抚着他的尸身，顾不得一切，竟失声哭了起来。

诸豪亦神伤不已，那古浊飘望着这一切，脸上突然泛起一种无法形容的表情，其中所包含着情感，复杂得连他自己也解释不出。

但是这表情在他脸上，只是一闪而过，在场诸人绝不会注意到他这一闪而过的表情，何况就是注意到了，也无法了解其中的意义。

龙舌剑林佩奇以手拭目，黯然说道：“人死不能复生，司徒兄请别太难过，前面的危极还待司徒兄为大家解决，若是您不能振作起来，那大家更是不堪设想了。”

龙舌剑林佩奇与司徒项城是友情深厚，是以他才这么说，司徒项城虽是悲伤非常，但他究竟闯荡江湖多年，那种特有的镇静和果断，都不是常人所能比拟的，闻言忙收摄了情感，站起来向古浊飘一揖到地，说道：兄台仗义援手，将武林中视为异宝的竹木令慷慨借与小弟，因此兄台不仅是小弟一人

的恩人，就是天下武林同道，也会感激兄台的。”

古浊飘忙也还着礼，一面伸手入怀，取出一块木牌，想是因年代久远，已泛出乌黑之以，说道：“兄台的话，小弟万万不敢当，这竹木令，就请兄台取去，小弟虽然无能，但若有用得着小弟之处，在下不辞，只是兄台千万要节哀。”

司徒项城谨慎的接了过去，仔细望了一眼，只见那木牌上细致的刻着一个背插长剑的长衫文士，果然是昔年潇湘剑客威镇天下的竹木令，遂说道：“兄台既是如此，小弟也不再说感激的话了。”

他转首又向龙舌剑林佩奇说道：“如今事已如此，一刻也耽误不得，林兄赶快拿着此令往江苏虎邱去求见潇湘剑客的后人飞花神萧旭剑，求他看在同是武林一脉，出手相助，共挽武林浩劫。

龙舌剑应声接了，司徒项城又道：“路上若遇到江湖同道，也将此事说与他听，请他们到京师来，共同商量一个办法，须知残金毒掌一出，便是武林中滔天大祸，单凭萧门中人，怕也未见得能消弭此祸，此事关系着天下武林，绝不是一个小小镇远镖局的事，林兄千万要小心。”

龙舌剑林佩奇说道：“事不宜迟，小弟此刻便动身了。”说着他向众人拱手告辞，又向古浊飘说道：“古兄若无事，千万也留在京师，小弟回来，我要向古兄多亲近。”说罢便匆匆去了。

司徒项城又向保定双杰道：“两位能否将令叔的侠驾请来，昔年华山之会，令叔与先父俱是为首之人，若能请得他老人家来，那是再好没有了，只是闻得令叔亦久已不闻世事，不知道他老人家……”

孙灿抢着说道：“家叔虽已归隐，但若闻知此事，绝不会袖手的。”

司徒项城道：“那是最好的了，此问若有天灵星来主持一切，小弟就更放心了。”

古浊飘一听“天灵星”三字，眼中突然现出夺人的神采，望了保定双杰一眼，孙灿只觉他目光锐利如刀，暗忖道：“此人一介文弱书生，眼神怎的如此之足，看来此人大有来历，必定还隐藏着什么事，但他既然仗义援手，隐藏着的又是什么事？”

司徒项城扶起青萍剑的尸身，替他整好衣冠，目中不禁又流下泪来。

古浊飘面上又闪过一丝奇异的表情，暗付道：“别人杀了你的兄弟，你就如此难受，但你杀别人时，心中又在想着什么呢？”

事既已了，大家就都散去，司徒项城虽然心乱如麻，但仍未忘却再三的感激着古浊飘，并且请他无论如何要常到镇远镖局去。

夜色更浓，金刚掌司徒项城伴着青萍剑的尸身，感怀自己的去处，不禁唏嘘不已。

但正如古浊飘所想的，当他杀着别人时，心中又在想着什么呢？武林中恩仇互结，彼此都是在刀口上舐血吃的朋友，是非曲直，又有谁能下一公论呢？

孙灿朦朦的躺在床上，晚上他所听到的和见到的一切，此刻仍在他心里缠绕着。

夜静如水，离天亮不过还有一个时辰了，他听到邻室的弟弟孙琪，已沉重的发出鼾声，但是他睁着眼，仍没有睡意。

他的叔叔天灵星孙清羽，昔年以心思之灵敏，机智之深沉，闻名于天下，他自幼随着叔叔，心灵远虑，大有乃叔的作风，而且先天也赋有一种奸狡的

禀性，远不及他弟弟的忠厚。

此刻，他心中反覆的在思量着一切，现在武林中浩劫将临，正是他扬名立身的机会，他甚至带着一丝幸灾乐祸的意味来期待着事情的来临。

窗子关得严严的，窗外的风雪更大，但一丝也透不进来，他想道：“ 武林纵有滔天大祸，我只要明哲保身，不闻不问，又与我何干？这不正如外面风雪虽大，我却仍然安适的眠在被窝里一样？ ”

于是他笑了，但是他的笑并未能持继多久，突然，窗子无声的开了，风雪呼的吹了进来，他正在埋怨着窗子未关好，一条淡黄色的人影，比风雪还急，飘落在他的床前。

那种速度，简直是人们无法思议的，孙灿斗然一惊，厉声问道：“ 是谁？ ”

那人并没有回答，但是孙灿已感觉到他是谁了，虽然他不愿相信他就是残金毒掌，但那人淡金色没有左袖的衣衫，没有一丝表情，若不是两只眼睛仍流着夺人的神采，直令人觉得绝非活人的面容，孙灿已确切的证实了他自己的感觉。

那人望着孙灿所显露的惊惧，冷冷的笑了起来，但是他的面容，并未因他的笑而生出一丝变化，这更令孙灿觉得难以形容的恐怖。

孙灿多年来闯荡江湖，出生入死的勾当，他也于过不少，这种恐惧的感觉，却是他第一次感觉到的，但是他并未忘却自卫的本能，初时猛一用力，人从床上窜了起来，脚化双飞，左脚直踢那人的小腹，右脚猛踹那人期门重穴。

这正是北派谭腿里的煞着“ 连环双飞脚 ”，他原以为这一招纵不能伤得了此人，但叫可使他退后几步，那时他或可乘机逃走。

那人又是一声冷笑，脚步一错，极巧妙的躲开了此招，右掌斜斜飞出，去势虽不甚急，但孙灿只觉得躲无可躲，勉强收腿回挫，但是那掌已来到近前，在他胸腹之间轻轻一按。

他只觉得浑身仿佛得到了一种无上的解脱，然后便不再能感觉到任何事了。

望着他的尸身，那人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像是“ 有些歉意 ”的神情，身形微动，便消失在窗外的风雪里。

这是第二个丧在残金毒掌下的成名英雄。

这更加深了群豪对残金毒掌的恐惧和愤恨，也加速了天灵星孙清羽的到来。

不到几天北京城里群豪云集，光是在江胡上已成名立万的英雄，就有二十余人，其中最享盛名的有天灵星孙清羽、八步赶蝉程垓、金刀无敌黄公绍和江湖后起之秀中最杰出的高手入云神龙聂方标。

金刚掌司徒项城打着精神来应付着这些武林豪客，但是龙舌剑林佩奇仍毫无消息，却令他着急。直到一天南来的武林中人告诉他江南武林已传出江苏虎邱潇湘堡已有萧门中第四代弟子里最出类拔卒的玉剑萧凌北上，司徒项城才稍稍放下心来。

数十年来从来不曾参与武林恩仇的萧门中人，此次居然破例，司徒项城这才将巧得竹木令的事说出。

于是古浊飘也成了群豪们极愿一见的人物，但自从西来顺一别，古浊飘便如石沉大海，没有了消息，司徒项城奇怪着，他究竟是什么人？到那里去了，会不会再现踪迹呢？

这问题自然除了古浊飘之外，谁也无法解答。

这天黄昏，风雪稍住，金刀无敌黄公绍拉了铁指金丸韦守儒和八步赶蝉程垓一起到城北的鹿鸣春吃烧鸭，三人喝得醉醺醺的出来，也不坐车，也不骑马，冒着寒风在街上溜达。

三人年纪虽大，豪兴仍存，三杯烧刀子下了肚，更仿佛回到少年时啸傲江湖，驰骋江河的劲儿，高谈阔论着当年的恩仇快事和风流韵迹。

风雪虽住，但僻静的路上一入夜便绝少人行，此时远处却有马蹄踏在冰雪的声音传来，那马越来越近，马上是个穿着鲜红披风的少女，东张西望的像是在寻找着途径。

黑夜中虽看不清这少女的面目，但却仿佛甚美，金刀无敌少年时本是走马章台的风流人物，此时见了这少女便笑道：“ 若是小弟再年轻个十岁，定要上去搭讪，管保手到擒来。 ”

那少女见有人说话，柳眉一竖，看了他们一眼，见是三个已有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心想讲的未必有关自己，便未在意。

那知八步赶蝉程垓见了，却哈哈笑道：“ 怎么，老哥哥，咱们年纪虽大，但是无论说卖相也好，说标劲儿也好，比起年轻小伙子，可绝不含糊，你看人家大姑娘不是向咱们飞眼儿了吗 ”

金刀无敌也笑个不住，铁指金丸平日虽很沉稳，但此时多喝了两杯，也胡言乱语了起来，凑趣说道：“ 这就叫做‘ 姜是老的辣 ’，真正识货的小妞儿，才会找着咱们呢！ ”

那少女忍着气，听了半天，才确定他们在说自己，微勒僵绳，停住了马，娇嗔着问：“ 喂！你们在说谁呀？ ”

金刀无敌祸到临头，还不知道：“ 大姑娘，我们在说你呀！ ”

那少女平日养尊处优，那曾听到过这种轻薄话，随手一马鞭，抽到黄公绍头上。

黄公绍随便一躲，笑道：“ 大姑娘怎么能随便打人。 ”

那知那马鞭竟会拐弯，鞭稍随着他的去势一转，着着实实抽在金刀无敌的头上。

黄公绍这才大怒，叱道：“ 好泼妇，真打呀。 ”

那少女叭的又是一鞭，娇叱道：“ 非打你不可。 ”

金刀无敌亦非泛泛之辈，这鞭怎会再让她打中，往前一欺身，要去抄鞭子，口中说道：“ 今天老爷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小娘儿们。 ”

那知那马鞭眼看势竭，却又呼的回抡过来，鞭稍直点黄公绍肩下的“ 玄关 ”穴，黑夜之中，认穴之准，使得黄公绍这才知道遇见了武林好手。

八步赶蝉程垓也惊道：“ 这小妞居然还会打穴。 ”

黄公绍疾疾一侧身，堪堪躲过这一鞭，喊道：“ 喂，你是那派门，可认得我金刀无敌黄公绍。 ”

他想凭着自己的名头震住这少女，那知人家才不卖帐，反手又是一香鞭，喝道：“ 你是什么东西，也配问姑娘的来历。 ”

黄公绍可没有想到人家凭什么说出此话，反而更怒，错步躲了马鞭，却疾出一掌，切在那马的后股上，金刀无敌武功不弱，这一掌少说也有两、三百斤力道，那马怎受得住，痛极一声长嘶，前腿人立了起来。

那少女娇叱道：“ 你是找死！ ”

随说着话，身形飘然落在地上，手中所持的马鞭，竟抖直了当做剑使，

一招“柳絮如雪”化做漫天鞭影，分点黄公绍鼻边“沉香”、肩下“肩进”、左脉“乳泉”三处要穴。

黄公绍再也没有想到此少女竟能使出内家剑术的上乘手法，一声惊呼，身形后仰，嗖的倒窜出去，虽然躲过此招，但却躲得狼狈已极。

那少女娇叱一声，如影附形，漫天鞭影又跟了下去，黄公绍左支右绌，极为勉强的招架着，但眼看又是不敌。

八步赶蝉和铁指金丸韦守儒，见金刀无敌堂堂一个成名英雄，竟连一个少女都敌不过，酒意上涌，又是敌忾同仇，竟不顾自己的身分，齐一纵身，抢了上去，出拳如风，居然围殴了。

那少女冷笑一声，说道：“想不到两河武林里，全是这么不要脸的东西！”手中马鞭，忽而鞭招，忽面剑法，饶是八步赶蝉等三人俱是坐镇一方的豪杰，却丝毫奈何她不得。

忽然，街的尽头，有人踏马高歌而来，歌声清朗，歌道：

“所鱼作酢，酒面打开香可酢，相唤同来，草草杯盘饮几杯。

人生虚假，昨日梅花今日谢，不醉何为，从古英雄总是痴。”

歌声歇处，马也来到近前。

此时那少女虽然武功绝佳，但到底内力稍差，被三个武林好手围攻，气力已然不济，但手中马鞭招式精绝，出手更不留情。

马上的人惊叹了一声，也勒住了马，却正是一别多日的古浊飘。

古浊飘坐在马上，极为留意着那少女所使的招式，突然喊道：

“住手，大家都是自己人，怎么打了起来。”

但四人仍然打得难解难分，古浊飘急道：“小弟古浊飘，韦大侠快请住手，这位姑娘是小弟的朋友。”

铁指金丸一听是古浊飘，才猛一收势，退了出来，他一使力出汗，人也清醒了，一想自己堂堂三个在武林中已具是声名的人物。

为着个见不得人的理由竟围攻一个少女，日后江湖传出，岂非成了笑话，何况这少女武功颇高，招式尤其精妙，必定大有来头，心中正自有些后悔。

古浊飘这一来，正好替他做了下台之阶，他拱手向古浊飘道：

“古兄怎的一别多日，也不见面，此女既是古兄的朋友，便是天大的事也应抹过。”他转身喝道：“黄兄、程兄，快请住手，我替你们二位引见一位好朋友。”

黄公绍和程垓忙应声住了手，那少女正感气力不济，也乐得休息，但却仍然杏眼圆睁，显然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

她心中还奇怪着这马上少年和自己素不相识，怎会口口声声说是自己的朋友，她武功虽高，却是初出江湖，前几天有个江湖阅历极为丰富的人跟着她还好一些，这两天那人因着另一极重要的事，又折回江南，她才感到江湖之大，无奇不有，有些事的确是她无法理解，无法应付的。

她初次动手，满以为凭着自己的武功，定可得胜，不料苦战不下，还险些落败，心里更是难受，她却不知对手三人俱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她战败一人，已可扬名江湖，此刻三人若不是因她年纪尚轻，交手经验太少，怕早已落败，心里的难受，更不知比她胜过多少倍，她心中越想越不是滋味，竟愣在那里了。

这边铁指金丸韦守儒早已替古浊飘引见了程垓和黄公绍两人，两人此刻酒意已消，脸上也有些挂不住，古浊飘聪明绝顶，早已看出那少女的来历，

心中暗笑道：“ 你们这真叫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日后你们清楚了这少女的来历，怕不急得要跳河。 ”

但他脸上却丝毫不露，韦守儒以为他真和那少女是朋友，便向他问那少女的师承门派，他也随口支吾了过去，三人讪讪的应了几句又再请古浊飘一定要到镖局来，便没趣的走了。

第二章　含羞胭脂透

古浊飘此时早下了马，见到少女站在那里发楞，睁着两只大眼睛，不知在想些什么，微微一笑，脸上闪过一丝奇异的光采，缓步走了过去，见那少女的风氅，动手时早已落在地上，鲜红的衣服落在雪地上，形成了一种美妙的配合。

他俯身拾起了那氅，抖去了上面沾着的雪，走到那少女身前。一揖到地，笑道：“ 姑娘千万别生气，也不要和那种人一般见识。 ”

那少女正自满腹心事，她被那三人的轻薄言语所激怒，此刻气尚未消，看见那三人已走了，气不禁出在古浊飘身上，忽然一马鞭，竟向古浊飘抡出。

古浊飘似乎根本不懂武功，看见马鞭抽来，急忙去躲，但脚下一个踉跄，马鞭虽未抽着，人却跌倒在地上，发急道：“ 姑娘千万可别动武，小生手无缚鸡之力，怎挡得住姑娘的一鞭子。 ”

那少女一鞭将古浊飘抽到地上，心中不禁生出些须歉意，暗忖道：“ 此人与我无冤无仇，也不曾得罪过我，而且好歹还解过我的围，我何苦抽他一鞭子，唉，为什么这两天我的脾气变得这么暴躁？ ”

她看着他仍倒在雪地上，北京城连日大雪，地上的雪已积得很厚，有些地方还结成冰，很滑，他想爬起来，但挣扎了两次，都又跌在地上，那少女心里更觉歉然，忖道：“ 看来此人真是个文弱书生，这一下不知跌伤了没有？ ”

她一念至此，不禁伸出手来想扶他一把，但瞬即又发觉不妥，将手中的马鞭伸了过去，意思也是想帮他站起来。

古浊飘连忙喜道：“ 多谢姑娘。 ”伸手接过那马鞭，那少女不知怎的，像是脚下也是一滑竟觉得站不稳，古浊飘一用力想爬起来。那少女竟也随着这力量摔倒了，一下两人倒做一团，古浊飘手脚乱动，竟将那少女压在地上。

冰雪满地，那少女却觉得一股男性的热力使她浑身发热，不禁又羞又气，猛的将古浊飘远远推到旁边，翻身跃了起来，想发怒，又是无从发起，回头去找自己的马，却四处找不到，原来那马已在他们动手时跑了，她毫无办法，拾起风氅，便走了。

那知古浊飘这一下爬起来倒快，骑着马赶了上来，高声呼道：“ 姑娘慢走。 ”晃眼便追到少女身侧，涎脸笑道：“ 姑娘可是刚到北京城来？ ”

那少女对他又是好气，又是好笑、也不理他，他却自语道：“ 天这么黑了，一个姑娘家人地生疏真不方便，去投店吧，客栈里的那些人又都不是好东西…… ”

那少女这两天在路上果真吃尽了苦头，晚上连觉都睡不安稳，闻言不禁觉得这话真是说中了自己的心意，古浊飘摇着头，又说道：“ 我倒知道城里有个地方，既干净，又安静，而且主人是个正人君子，姑娘家住在那里，真是再好没有了。 ”

那少女忍不住问道：“ 在那里呀？ ”

古浊飘一笑说道：“ 不瞒姑娘说，那里便是小生的窝居，姑娘若不嫌简陋，勉强倒可歇息一晚。 ”

那少女实是不愿投店，闻言忖道：“ 这少年书呆子模样，谅也不敢把我怎样，现在天这么晚了，我又无处可去，不如就到他那里去吧。 ”

古浊飘见她不答话，便问道：“ 姑娘可是愿意了？ ”

那少女点点头，他连忙爬下马背，喜道：“ 那么姑娘就请坐上马，小生

领着姑娘去，”

那少女忖道：“这书呆子真是呆得可以，我若骑上马，他怎跟得上我？”侧脸望了他一眼，但觉他俊目垂鼻，嘴角带着一丝笑意，英俊得很，心里不禁微微生出好感，说道：“你那里远不远？”

古浊飘忙道：“不远，不远，就在前面。”

那少女道：“那么我们就走一会好了。”

说完又觉得“我们”这两字用得太亲热，突的脸泛桃红，羞得低下了头，幸好古浊飘却像没有注意到，只管兴冲冲的走着。

三转两转，到了一个大宅子的门口，古浊飘道：“就在这里。”

那少女脸上又是一热，古浊飘拍开了门，领着她走进屋里，那少女见房里布置得富丽堂皇，仆人亦多，竟像是高官富商所居，心中奇怪道：“这少年究竟是什么来路？看样子不像是个书呆子，却又呆得可以，看样子只是个书生，怎的所住的地方又是这样华丽？”

她虽觉奇怪，但并未十分在意。

古浊飘殷勤周到，张罗茶水，添煤生火，大厅顿时温暖如春，瞬又摆上夜点，也都是女孩子家素日爱吃的东西，那少女连日旅途奔波，第一次得到这么好的享受，心里不觉对他又添几分好感，居然也有说有笑起来，不似方才爱理不理的样子。

她风氅早已脱下，此时索性连背上的剑也撤了下来，那剑似乎比普通的剑短了两寸，剑鞘非金非铁，通体纯白，竟似上好的玉所制，古浊飘看了一眼，嘴角又泛起笑容。

此时夜已很深，大厅里点着十数只盘龙巨灯，炉火生得正旺，甫自风雪中归来的人，得此住所，真不知置身何处。

那少女浅浅喝了两口上好的竹叶青，灯光下穿着一套粉绿色的紧身衣裤，更显得丰神如玉，绰约多姿，何况她笑语间眼波四转，艳光照人，古浊飘望着她，不觉痴了。

那少女见他呆呆的望着自己，脸一红，站了起来，说道：“我要睡了。”

古浊飘一惊，忙道：“房间已收拾好了，我这就带姑娘去。”

那少女掇起风披，她随身并没带什么东西，只有小小的包袱和那柄剑，她对那柄剑看得似乎很珍重，小心的拿着，跟着古浊飘穿出大厅，经过走廊，到了一间房间。她推门一看，那房间布置得宛如女子闺阁，竟似特为她准备的，古浊飘到了门口，便止住了脚步，说：“姑娘早点安息吧。”

那少女点头嫣然一笑，走进房里，带上门，心里暗自思忖着：“这人倒真是个正人君子，连我的房他都不踏进一步。”转念又想着：“他叫什么名字，我都还不知道，他也不问我的姓名，这人可真怪。”

她心中反覆思索着，想来想去都是古浊飘的影子，想起方才雪地的一幕，又不禁独自羞得脸红红的。

那知门外突然又有敲门的声音，她问道：“是谁呀？”

门口却是古浊飘的声音说道：“是我，我有几句话想对你说。”

那少女芳心一动，漫应着：“你进来嘛！”

门被推了开，古浊飘带着奇异的光采走了进来，那少女正斜倚在床边，古浊飘笔直的走了过来，说道：“我有几句话想说，又害怕，不敢说，可是非说不可。”

他说着走着，脚似无意中一踩在那少女脚边，忙道着歉：“对不起，对

不起。”

那少女被他这么一踩，无巧不巧的正踩在她足侧的“涌泉”穴，浑身顿时一软，全然失去了气力，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心中一急，那知古浊飘像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又接着说：“我一看见你，心里就觉得说不出来的喜欢你，就想和你接近。”

他迟疑的住了口，鼓着勇气又说道：“你要是不让我说，那我就不说了。”

那少女身不能动，口不能言，听了又羞，又急，却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她从未听人对她说过这样的话，也从未有人敢向她说过这样的话，现在居然当着她的面赤裸裸的说出来，她焉能不羞，不急，但此人却又是她暗暗在喜欢着的，虽然她自己尚未能确立这份情感，但心口又不禁渗合了一丝喜悦。

她骄腮如花，古浊飘越看越爱，说道：“你要是让我亲亲你，叫我怎样我都甘心，你要是不愿意，你也告诉我，我马上就走。”

那少女更羞，更急，脸也更红，心口怦然跳动着，忖道：“他要是真来亲怎么办？怎么这样巧，他一脚正踏在我的穴道上，难道他是装着不会武功，来欺负我？那我真要……”

古浊飘已缓缓走到她身前，缓缓俯下头来要亲她，她不能躲，心中也隐隐有一份“不愿躲”的情感，悄悄垂下眼睑，只觉得一个火热的嘴唇在自己的颊上额上，微一停，又轻吻在自己唇上。

这时她的感觉，就是用尽世间所有字汇，也无法形容其万一，她只觉得身体像是溶化了，升华了，是爱，是憎，是羞，是怒，她自己也分辨不出来，只觉纵然海枯石烂，这一刹那却是她永生无法忘怀的。

古浊飘吻着她，看着她骄羞的脸，心中的思潮，也正如海涛般汹涌着，他的手缓迟而生涩的在那少女成熟的身体上移动着，他的心却在想着：“我真无法了解我自己，我渴望得到崇敬，得到爱，但是当人们崇敬着我的时候，我却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去得到他们的惊惧和憎恨，唉，我心情的矛盾，又有谁能为我解释呢？

他让他的脸，温柔的停留在那少女的脸上，膝盖一曲，重重的撞在那少女的膝盖上。

那少女自然不知道他的心事，只觉得心头有一股温馨，在温馨中又有一种羞急，但她被他的膝盖一撞，却恰好解开了穴道，失去的力量像是山涧的水，澎湃着，汹涌着，急遽的又回到她身上。

随着同回复的力量而生出的一种潜在的本能，使得她猛然推开了那俯在她身上的身躯。

他瞪着惊异的眼睛望着她，像是不知道这其中一切，在这一瞬间，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她想着：“我又怎能怪他？罢了！”

想到天意，她的脸更红了，她不知道在这微妙的一刻里，她对他，已经生出一种难言的情意。

那是一个矜持而骄傲的少女，在第一次被人撞开心扉，所生出的揉合着喜悦和爱，憎恨和怒的情感，但是她已原谅他了。

千百种念头，在她心中闪过，千百句话，在她舌尖翻转，但她只轻轻的说：“你坐下。”

古浊飘的眼睛闪烁了，这次他闪烁出的，是真正的喜悦的光采，他望着她，坐在她的身边，她微微叹了口气，问道：“你姓什么？”

古浊飘小心的抚着她的纤手，说道：“我叫古浊飘。”

那少女的手被他抚弄着，也不挣扎，过了一会，她低声说道：“你怎么不问我叫什么？”

她俯下了头，那么骄美而羞涩。

古浊飘笑了，道：“因为我不问，已经知道了，你姓萧，叫萧凌，对不对？”

她一惊，奇怪的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古浊飘笑道：“我虽然笨，但是看你的武功，看你的那柄玉剑，谁还不知道你就是玉剑萧凌呢！”

她更惊，挣脱了他的手，急问道：“你也会武功？”

古浊飘笑道：“你猜猜我会不会？”

她猛然站了起来，羞急和愤怒，在这一刹那，远胜过了喜悦和爱，她右手并指如剑，极快的点向古浊飘喉下的“锁喉穴”。

要知锁喉穴乃是人身的死穴之一，若是有武功的人，必然会躲开，但古浊飘仍然未动，目光中又一次露出奇异的光芒，像是全然不知道一切，又像是既使死在这双纤纤玉指下，也是甘愿的，更像是早就知道，而且相信她这指根本不会真的点。

她出指如风，堪堪已点在穴上，忽又手一软，轻轻滑开。

古浊飘乘势又捉住她的手，她眼圈一红，低声说：“你不要骗我。”

一个挥剑纵横，江湖侧目的剑客，在爱的魔力，似水柔情中，变得柔顺而脆弱了，她顺从的倚在古浊飘的怀里，一个少女的心境往往是最奇妙而不可思议的，当她感觉到“爱”时，她的矜持和骄傲，便很快的消失了。

这份“爱与被爱”的感觉，也深深感动了古浊飘，但是你若是智慧的，你从他喜悦而幸福的目光里，就会发现有另一种光芒，似乎还藏着一份隐秘，纵然是对他所爱着的人。

第二天，萧凌斜倚在古浊飘肩上，望着面前的熊熊炉火，几乎已忘了她北来的目的。

他们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话，纵然有时只是些片断的碎语，但听在他们的心里，却有如清萧瑶琴般的悦耳，她诉说着她的身世，他静听着，虽然那些都是他早已知道了的事。

江南的幕春深秋，春花秋叶，斜阳古道，小桥流水，她娓娓说来，都仿佛变成了图画。

她说到她的家，她父亲，飞英神剑在她嘴里更成了神话中的英雄。

她又拿起她的玉剑，骄傲而高兴的对古浊飘说：“这就是我们家传的玉剑。”

她抽出剑来，也是通体纯白，她笑着说：“喏，你看，真的全是玉做的，天下武林，玉做的剑，再没有第二柄了。”

古浊飘接了过来，仔细看了看，那绝非一个书生对剑的看法。

然后他指着剑上一个钱眼大的缺口，问道：“你这把剑怎么缺了一块？”

萧凌想了一回，道：“这个缺口是一个秘密，天下人除了我家自己人外，再没有别人知道，不过，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古浊飘含有深意的望着她一笑，她脸红了，不依道：“你这人坏死了！”

古浊飘幸福的说：“好，好，我不敢再笑了，你说给我听好不好。”

萧凌用手理了理鬓角，说道：“江湖中有个最厉害的人，叫‘残金毒掌’，

你听过没有？”
古浊飘点了点头。
萧凌又说道：“七十年前，我曾祖父萧湘剑客名震天下，那时候武林中每隔十年，有一个较技大会，天下武林的剑客侠士，都去那里一较身手。”她高兴的说：“你看，那该多好玩呀，可惜现在较技大会再也不开了。”
她像是惋惜着不能在较技大会上一试身手，古浊飘望着她的表情又笑了。
她瞪了他一眼，说道：“我曾祖父一连两次在那会上取得了‘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头，真可以说是四海扬名，那时候我们家萧湘堡成了武林中的圣地，武林中人，在萧湘堡附近一里的地面上，连马都不准骑，剑也不许挂在身上，你看，他们对我曾祖父多尊敬。”
她眼中的光采，是那么得意而喜悦，古浊飘用手拍了拍她的手，她又说道：“可是有一天，萧湘堡门前，居然来了一个骑着马的人，全身穿着金黄色的衣服，挂着剑，那人就是残金毒掌，我曾祖父的弟子看见他又骑马，又持剑，显然是对我曾祖父太不尊敬，气得不得了，上去就要和他交手。”
她略为想了一想，像是在回忆其中的细节，才又说道：“那时残金毒掌手臂也没断，手指也是全的，还不叫残金毒掌，叫金剑孤独飘。”她说到这里，望了古浊飘一眼，说：“他的名字倒和你差不多呢！”
古浊飘用手拭了拭眼角，笑了笑。
她又说：“金剑孤独飘武功也高得很，我曾祖父的几个弟子全不是他的对手，后来我曾祖父出来了，就问他干什么，他说他看不惯我曾祖父，要和我曾祖父比剑，假如他胜了，就要我曾祖父废去‘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头，他还说天下武林中武功比我曾祖父高的人不知有多少个，我曾祖父就顺他，假如他败了呢，他就说从此不再使剑，而且还要自行割掉四个手指，这样以后就再也不能使剑了。”
古浊飘毫无表情的静听着。
她又说：“于是我曾祖父就在萧湘堡里练武场上和他比剑，两人都是一百年也找不出一个武林好手，这一场剑比得自然是精彩绝伦，在旁边看的人只看见漫天剑气纵横，连人影都看不见。”
她口如悬河，说得好像她当时也在场目睹似的，她用铁筷拨了拨炉中炭，又说道：“两人的剑法全差不多，我曾祖父的剑法虽是冠绝下天，但那人的剑法奇诡，竟不是任何一家的剑法所可比拟的，两人由白天比到晚上，也没有分出胜负，但是他们两人全是内家绝顶高手，谁也不肯休息。”
她又喘了口气，说道：“就这样，两人比了两天一晚，一点儿也没有休息过，到后来两人的手也软了，连剑都几乎举不动了，但两人都是一样的倔强脾气，谁也不肯放手。到后来还是我曾祖父提议，两人以口代剑，来较量剑术。”她望了古浊飘一眼，说道：“你明白吗？这就是说两人将招式用嘴说出来，一人说一招，假如有一人无法化解对方说出的招式，就算输了。”
古浊飘点了点头。
她说：“两人都是剑术大家，谁也不怕对方会骗自己，于是两人就坐在地上，你一句，我一句，讲了起来，先还讲得很快，到后来越讲越慢，这样又讲了整整一天，还是没有分出胜负。”
她笑了笑又道：“可是讲话的时候，可以吃东西，所以两人都还支持得下去，忽然金剑孤独飘高兴得一拍大腿，说道‘残阳青树’，我曾祖父想了

想，轻易的说‘柳丝如镜’，我曾祖父正在奇怪，他怎会因这一招‘残阳青树’就高兴成这个样子。”

她又望着古浊飘笑道：“你不懂武功，当然不知道这‘残阳青树’不过是一招并不见得十分厉害的招式，普通武林中人虽然已经很难抵敌，但是像我曾祖父那样的内家剑手，要化解这招很容易。”

她眨了眨眼又说道：“可是我曾祖父却知道‘残阳青树’这一招，化解虽然容易，却不能反攻敌招，因此他说了招“柳丝如镜’那就是将剑光在自己面前结成一片光幕，虽然不能攻敌，但自保却绰绰有余，因此我曾祖父并不以为意。

那知金剑孤独飘马上连喊出‘凝金圈土’，这一招招式奇诡，那就是封剑不动，也不进击，我曾祖父又想了半天，说出‘千条万绪’，这一招就是将剑以内力振动，化做千百条剑骸去攻击对方，本是极为厉害的煞着，那知他又毫不思索的喊出‘五行轮回’，这一招也是以内力振动着剑，抖起一个极大的光圈，然后光圈越圈越小，我曾祖父这一招‘千条万绪’被他这光圈一迫，势非要撤剑不可。

我曾祖父这才一惊，名家比剑，剑要是撤手自然算输了，我曾祖父才知道他这几招都是做好的圈套，引得我曾祖父必定使出‘千条万绪’这一招，他再以‘五行轮回’这一招来破，”

她将头倚在古浊飘肩上，又说道：“我曾祖父足足想了一个时辰，还没有想出破解的方法，他老人家看到金剑孤独飘得意的坐在地上大吃大喝，而自己苦思破法，却一点东西也吃不下，心里又气又急，突然大喊‘回风舞柳’，孤独飘一听这一招，急得连手里拿着吃的鸡腿都掉到地上了。”

古浊飘眼神一动，问道：“你看到的呀？”

萧凌笑道：“你真坏，我那时还不知在那里呢，怎么看得到？这是我曾祖父告诉我父亲，我父亲再告诉我的。”

古浊飘微嗯了一声。

萧凌接着又道：“这‘回风舞柳’一招，是我们家传‘七七四十九式回风舞柳剑’的最后一招，也是最厉害的一招，这招就是手腕一旋，以内力将剑乘势掷去，那剑却藉着运内力的旋转，由后面又转了回来，去刺敌人的后背，我曾祖父这一招可真厉害，剑虽然撤了手，但却不是落败，而是攻敌，而且对方这时候前有强敌，后面又有剑刺来，身上的真气又全聚在腕上，连躲都无法躲。”

她兴高采烈的说：“这一下，可轮到金剑孤独飘着急了，他坐在那里整整想了四个时辰，我曾祖父都休息够了，他才突然站起来，一言未发，拿起剑就将自己右手的拇指和中指削掉，且掉头就走，我曾祖父此时不禁也深深的佩服了他，皆因我曾祖父一生之中，只遇这一个真正的对手。”

说到这里，古浊飘的脸上又发光了，像是对武林前辈的那种雄飞壮迹，缅怀不已。

萧凌也微微叹了口气，说道：“我曾祖父他走了，面色也难看得很，突然拿起手中的剑，就是现在我身上这柄玉剑，又拿起金剑孤独飘遗留下的那柄金剑，将金剑朝玉剑猛然一斫，那知道我曾祖父那样的功力，也只把这玉剑斫了个缺口，并没有斫断，这就是这柄玉剑缺口的原因。”

古浊飘接着问道：“那柄金剑呢？”

萧凌道：“那柄金剑却斫坏，剑口也损了。”

两人静了一会，萧凌又道：“ 后来我曾祖父告诉我祖父，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老人家说，假如真的动手，他老人家绝不会想到‘ 回风舞柳 ’这一招，因为他老人家那时候还不能将这招练到败敌伤人的地步，所以他老人家觉得虽然胜了也不大舒服，就是使出这招，也不能伤得了孤独飘，过了两年，我曾祖父突然定下一条规约，那就是我们萧家的人，后此不许过问江湖中的事，也不可到江湖中去争名头，谁要违背了，就不是萧姓子孙。

到后来我祖父才知道，这时候金剑孤独飘已经被‘ 东海三仙 ’里的悟真人将左臂斩断了，我曾祖父告诉我祖父，金剑孤独飘那时掌力尚未练成，假若不是因为不能使剑，悟真人也未必能伤得了他，所以我曾祖父很难过，才不准自己的子弟过问武林里的事情。 ”

古浊飘微叹一声，忖道：“ 这萧湘剑客果然不愧为一代宗主，比起现在那些武林中人来，真不知要强胜多少倍了。 ”

萧凌又道：“ 后来，这金剑孤独飘改名‘ 残金掌 ’，行事越来越怪僻，而且他练的掌力之毒，更是天下无双，江湖中人却称为‘ 残金毒掌 ’，给他加上了个毒字。几次想置他于死地，可是我们萧家的人却后来没有参与过，奇怪的是，残金毒掌也再没到我们萧湘堡来寻仇，就是我曾祖父死了，他对我们萧家人仍然不同，无论什么事，只要有萧家人参与，他都绝对不管，我们萧家的人，对他也尊敬得很。 ”

她回头看了古浊飘一眼，笑道：“ 你别以为我们尊敬这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不对，其实他一诺千金，正是丈夫的本色，比起昨天晚上那三个自命侠客的老头子，不知要强上了多少倍，喂，你说我的话对还是不对？ ”

古浊飘道：“ 对极了，对极了。 ”他说这话时，像是没有一丝情感。

萧凌叹道：“ 现在我曾祖父早死了，连我祖父亲都死了，可是残金毒掌却仍然活在世上，看来这个人真的是不可思议了。 ”

说到这里，她微敛黛眉，道：“ 可是前些日子，北京城里一个什么镇远镖局派了一个人来，拿着我曾祖父手刻的竹木令，说是要我们帮他们一起对付那又重现江湖的残金毒掌，我父亲虽然不愿意，但也没有办法，那竹木令是我曾祖父当年手刻的，一共只刻了七面，他老人家刻这竹木令的用意是因为他老人家觉得平生之中，只对七个人或是有着很深的歉意，或是欠着人家的情，而他老人家虽然自己订下规约，不得过问武林中事，但是这七个人却例外，所以才刻了七面木牌，无论任何人，只要手持这竹木令，随便叫我们萧家人做什么事都可以。

可是我曾祖父刻好木牌之后，想了想，只送出去了四块，其余的那三块仍然存在我们家里，他老人家送出去的这四块竹木令，谁也不知道送给了些什么人，这么多年来，这竹木令只出现过两次，连这次才是第三次，我父亲因为我曾祖父留有遗命，所以不得不管这事，但是我父亲又不愿意亲自出手，就派了我出来。 ”

她笑了笑，说道：“ 可是我呀，我也不愿意，别说我一家打不过那残金毒掌，就是打得过，我也不愿意打。 ”

她吱吱喳喳说个不休，古浊飘虽然面上一无表情，但从他的眼睛里，却可以看出他的情感在急速的变化着，起伏着。

往事如烟如梦，齐都回到他心头，但他除了自己之外，谁也不能诉说。

他伸手轻轻揽过萧凌的腰肢，说道：“ 那么你为什么又要来呢？ ”

萧凌道：“ 我非来不可呀，何况我也想见识见识这残金毒掌到底是怎么

样一个人。”

她笑了笑，又说：“我从小到大，都闷在家里，现在有机会出来玩玩，正是求之不得。”

古浊飘哦了一声，目光远远投在窗外。

下午，他准备了辆车，将萧凌送到镇远镖局的门口，他从车窗内望见镇远镖局门口匆忙的进出着一些挺胸凹腹的魃悍汉子，那金刀无敌黄公绍想是刚用过饭，正悠闲的站在门口剔牙，还有一个颀长而瘦削的年轻人也站在他身侧，指点谈笑着。

他回过头来，对萧凌说道：“这里就是镇远镖局了。”

萧凌也探首到车窗边，望了望，突然惊道：“你看，昨天晚上那个老头子也站在那里，神气扬扬的样子，哼，我非要他好看不可。”

古浊飘笑了笑，对这些事，他像是一点也不关心，其实他对任何事都像是那么冷漠，仿佛天下的人和事，就没有一件是他屑于一顾的，又仿佛是连他本身的存在，都抱着一种可有可无的看法。

萧凌斗然也发觉了他的冷漠，她开始觉得他是那么飘忽而难以捉摸，有时热情如火，有时又冷漠似水，像是百无一用的书呆子，又像是世上任何事都不能瞒过他的智者。

但是她少女无邪的心，已完全属于了他，她想：“无论他是什么人，我都会一样的爱他。”

于是她温柔的望着他，问道：“你陪不陪我进去？”

他摇了摇头。

当然，他也发觉了她眼中流露出的失望之色，无论如何，他不愿伤她的心，虽然，他已感到自己对她的情感，仅仅就只这么短短的一天，已冷淡了许多，远不如初发生时那么热烈了。

他暗暗在责备着自己：“为什么我对已得到东西，总觉得不再珍贵了呢？为什么我的内心总好像有一种更强烈的力量来反抗我自己的思虑呢？我真不懂这是什么原因！”

他将眼光极力的收了回去，温柔的渗合到萧凌的目光里，笑道：“我是个书生，跟你们这些侠客在一起总觉得不大自然，你还是一个人去吧，无论什么时候你想见我，就来找我好了。”

萧凌勉强笑着点了点头。

于是古浊飘为她推开车门，她悄然下了车，听见古浊飘在她耳畔说：“我在家里等你。”她心口又升起了一丝喜悦的甜密，微侧了侧头，让自己的耳朵触着古浊飘温暖的嘴唇。

然后车门被关上，车驶去了。

骤然，她觉得像是自己所得到的一切忽然失去，又像是自己失去的一切重又得到，她不禁暗笑自己的痴，她想：“我们又不是永远不能相见，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呢？”

她迈开步子，向镖局门口走去。

金刀无敌黄公绍正为着他身旁少年的一句话得意的大笑着，忽然看到萧凌由对街走来，脸色一变，他不知道萧凌是何身分，当然更不知道萧凌的来意，还以为她是来找自己的。

他又不愿意昨晚所发生的那些事，让镖局里的群豪知道，但他也无法阻止她。

可是他觉得这少女竟似全然没有看见自己的存在，人类都有一种安慰自己的本性，他忖道：“昨天晚上黑夜之间，也许她根本没有看清我……可是她此来又是为着什么事呢？”

在他的念头里，根本没有一丝会想到这少女竟是他们终日期待的玉剑萧凌，镖局中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觉，认为那玉剑萧凌一定是个男子，玉剑萧凌足迹没有出过江苏虎邱，自是也难怪镖局群豪会生出这种错觉来。

萧凌走到门口，她鲜红的风氅，惊人的艳丽，使得镖局门口的那些大汉目眩了。

那本是站在金刀无敌黄公绍身侧的瘦长少年，此时迎了上来，萧凌一看黄公绍已不知走到那里去了，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忖道：“你以为你悄悄一溜，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那瘦长少年走了过来，问道：“姑娘想是要找什么人吗？”

萧凌打量了少年一眼，见他鼻直口方，目光如鹰，显得精明已极，倒也像是条汉子，遂说道：”请问这里有位金刚司徒项城吗？”

那瘦长少年一听她竟找的是司徒项城，而且连名带姓一齐叫了出来，显见得对这位在武林中地位颇高，声名赫赫的金刚掌，并不十分尊敬。

他惊讶的望了这少女几眼，见她身段婀娜，美丽如花，忖道：“近年武林中并没有听说出了个这样的人物呀？”

但是他做事素来谨慎，绝不会将心中的惊讶丝毫露出，仍客气的说：“原来姑娘是找司徒大侠，请问姑娘贵姓，有何贵干，我这就替姑娘回覆去。”

萧凌道：”你就告诉他，说是苏州虎邱潇湘堡有人来访便是了！”

那瘦长少年更惊，问道：“姑娘就是玉……”

萧凌不耐烦的抢着道：“对了，我就是萧凌，特来求见！”

那瘦长少年不觉肃然，躬身一揖，道：“原来是萧大侠。”

瘦长少年也是武林中一等一的角色，他对萧凌这么尊敬，倒不是为了玉剑萧凌的名头，须知光是“玉剑萧凌”这四字，在武林中还是个陌生的名字，如果加上“江南潇湘堡的玉剑萧凌”几字，那在人们心目中就完全造成另外一个印像了。

皆因潇湘堡在武林中，地位极高，是以瘦长少年一听，便肃然生敬。

金刚司徒项城迟迟没有任何举动，也是在等着潇湘堡的来人，他此次邀集武林豪杰，话虽讲得冠冕堂皇，是为了挽救武林之劫，其实他私心自用，却是为了挽救镇远镖局的危机。

他根本没有任何计划来对付残金毒掌，也无法有任何计划，残金毒掌形踪飘忽，来去无踪，试问他如何找呢。

他心中的打算是将王剑萧凌留在镇远镖局，他想有了潇湘堡的人在，那残金毒掌便不会对自己有何举动，他却不知道残金毒掌这次重现江湖，目标根本不是在他一个小小镇远镖局身上。

他沾沾自喜，以为自己的打算很聪明，他那里知道这其中事情的复杂，人的变化，却是他所万万没有料想到的呢！

玉剑萧凌这几个字，像一阵风，使得镇远镖局忙乱了。

金刚司徒项城并不以玉剑萧凌是个女子而失望，他想即使玉剑萧凌只是个小孩子，只要是潇湘堡的人，对他来说并没有一丝区别。

他老于世故，精干谈吐，虽然心事重重，但却仍然是那么从容的样子。

他招待着萧凌坐在客厅上，看见她只是一人来到，龙舌剑却仍未回来，他忍不住要问，但忽又想到龙舌剑林佩奇游侠江湖多年，绝对不会生出意外，想是另有他事，何况只要玉剑萧凌来了，龙舌剑回不回来，已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玉剑萧凌初出江湖，虽然有些地方显得很不老练，但是她本极聪明，又擅言词，也应付得头头是道，自有另一种风范。

她自幼骄纵，从未吃过亏，昨夜雪地那一幕她仍未忘怀，总想让那三人吃个苦头，便说道：“ 老镖头，这些日子江湖豪杰来的很多，可不可以为我引见一下，也好让我瞻仰风采。 ”

司徒项城忙道：“ 这个当然是应当的，其实他们也早已闻萧姑娘的大名，急欲一见了。 ”

他转首向立在身后的镖伙嘱咐了几句，叫他将人请来，又指着坐在下面的那个瘦长少年说：“ 我先给姑娘引见一人，这位就是近年传名的入云神尤聂少侠，你们两位都是少年英雄，倒可以多亲近亲近。 ”说完一阵大笑。

萧凌只淡淡的看了他一眼，入云神龙聂方标却像是脸红了红，她情已有所寄，自然不会再注意到别人，可是聂方标突然见到了这年纪相若的侠女，自然难免会生出好逑之念。

过了一会，厅外走进一个面色赤红的矮胖老人，一进来就高声笑着说：“ 听说江南潇湘堡有人来，快给我引见引见。 ”

金刚司徒项城似乎对此人甚为尊敬，站了起来笑道：“ 孙老前辈来了，这位就是飞英神剑的女公子，玉剑萧凌萧姑娘。 ”

那老者哈哈又笑道：“ 好得很，好得很，果然是超群脱俗，清丽不凡，故人有后，我老头子真是太高兴了，真是太高兴了。 ”

司徒项城忙道：“ 这位就是江湖人称天灵星的孙老前辈，昔年与令尊也是素识。 ”

萧凌一听如此说，忙也站了起来，她虽对这些镖局里的人物不太看得起，但此人即是她父亲的故友，自然是另当别论了。

她却未想到飞英神剑根本不在江湖走动，朋友极少，这天灵星孙清羽不过仅仅和他见过一面而已，怎能称是素识，如今只是在拉关系罢了，她入世尚浅，当然不知道这些处世的手腕。

此时，又有些人走进大厅，萧凌一看，昨晚那三个老头其中的两个正在里面，遂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心里却在暗暗盘算，怎样来使这两个曾经对自己不敬的人，大大出一次丑。

金刀无敌黄绍公及八步赶蝉程垓，此时当然也发觉江湖侧目的潇湘堡传人玉剑萧凌，就是自己昨夜雪地中遇见的红衣少女，心 中顿起了惶恐和羞愧，但他们估计着自己的身分，在这种情况下，又势必要碰面，脸上不禁变得异样难看。

但他们和萧凌三人间心里的念头，金刚司徒项城自是不会知道，所以他仍兴致冲冲的要为他们引见。

就在这颇为尴尬的一刻里，玉剑萧凌心中的另一个念头，使得她的心软了下来，她想起自己说要对付金刀无敌时，古浊飘脸上的那种冷漠表情。

她想：“ 他一定不喜欢我对人那么尖刻，我又何必为了这些不必要的事，去使他不快呢？何况这两人虽然出言不体，但我也抽他一鞭子，总可以算扯平了，若然我客客气气的对他们，不再提那件事，他知道了，也一定高兴得

很。

她想着想着，脸上露出春花般的微笑，一种奇妙的感情，使得她除了古浊飘之外，对其他任何人的爱憎，都变得不再那么强烈，而且仿佛只要是古浊飘不喜欢的事，她就都能忍着不做。

这就是人类，对于人来说，本身内在情感的力量，远比任何力量都大得多，尤其是这种爱的感觉，其力量更是奔滚的洪水，无坚不摧的。

所以当金刚司徒项城将黄公绍、程垓两人引见她时，她只微笑着，这因为她心里正有一种幸福的憧憬，而这感觉，远比其他任何感觉都强烈，使得也对别的事也不再关心了。

八步赶蝉程垓和黄公绍两人，当然不知道她心中所想的，只是在暗暗的感激着她替他们两保住了脸面。

所以这场合里，虽然其中每个人心里都在打着不同的念头，然而大家却都是愉快的。

这因为他们所冀求的，都已得到了满足。

幸福着的萧凌，容光更艳丽，她像是群星中的月亮，受到大家的称颂和艳美，然而她却觉得这些千万句美言，怎比得上古浊飘轻轻的一瞥。

晚上，她再也按捺不住对古浊飘的怀念，于是她叫司徒项城为她准备了辆车，说是要去拜访一个久居京城的父执，金刚掌自是满口答应。

第三章　掌发镖客亡

乘着车，萧凌叫车夫驶到古浊飘所居住的地方，远远的就停了下来，因为她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她的去处。

虽然她在京城是那么生疏，然而到古浊飘的家的道路，她却早就留意的记住了，人们对有关自己所爱的人的一些事物的关心，往往都是那么强烈的。

很晚了，但是她毫不顾忌的去拍门，她似乎觉得凡是属于古浊飘的东西，也是属于她的。

门开了，开门的仍然是昨夜的那个老头子，她被那种马上就能见到自己心里所爱的人喜悦深深的淹没了，笑问道：“ 古少爷在吗？ ”

当然，她认为自己的这句问话，得到的答覆，几乎必然是肯定的，古浊飘不是说在家里等着自己的吗？

那老头子茫然看了她一眼，问道：“ 古少爷？ ” 随即似乎记起她的面孔，接着说：“ 噢，古少爷吗，他不在，天还没有黑就走了。 ”

她一急，忙又问道：“ 他是不是说很快就回来？ ” 她希望着得到他满意的答覆。

那老头子谨慎的说：“ 古少爷没有讲，他根本不常回到这里，有时一个月都不来一次，姑娘找他有什么事，我替姑娘回禀就是了。 ”

一种斗然被欺骗了的失望，使得这身怀绝技的玉剑萧凌几乎瘫软了。

她努力在支持着自己，摇了摇头，含着泪说：“ 没有事，没有事。 ”

那老头子又茫然看了她一眼，弯着腰走进去，将门关上。

被摒弃在门外的萧凌，此刻心中甚至连怒都没有，只有一处沉切的悲哀。

她踯躅在深夜的雪地里，顿觉天地虽大，而她却茫然没有个着落。

她付出的那么多，但得到的却是欺骗，倔强的她，开始流泪了。

她恨她自己，她恨她自己身上每一分、每一寸被古浊飘触摸过的地方。

她寂寞而无助的，忘去了一切，时间、寒冷、家人，这一切，在她已觉得完全不重要了。

爱得越深的人们，恨得是更深的，纵然是件小小的过失，也会引起嫉恨，她开始怀疑一切，古浊飘本身不就是个难解的谜么，他到底是什么人？他到底为什么对她如此？他是存心欺骗她，抑或是因着更重要的事而走了？

突然，她想去追寻这一切问题的答案，于是她折回古浊飘的居所。

街的尽头，走来两个更夫，手里还拿着刀，看见萧凌，大声喝道：“ 是谁？ ”

萧凌一惊，没有回答，但是那两个更夫看见她只是个女子，就说道：“ 大姑娘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有回家？这两天北京城发觉巨盗，达官巨贾的家已被劫了好多次了，姑娘要小心呢，快回家吧！ ”

萧凌点首谢了谢，那两个更夫又敲着更走了，萧凌一听，此刻竟已三更。

她辨了辨方向，看见古浊飘的房子就在前面，一咬嘴唇，弓鞋一点，人像燕子般轻灵的飞了起来，潇湘堡武学世家，剑法的运用，亦以轻功为主、玉剑萧凌的轻功，在江湖上已可算得上是头等的她略一起伏，便窜过两三个屋面，她准备到古浊飘所住之处。查看个究竟。

就在这时候，屋时的灯光骤灭，她连忙伏下了身，一条淡黄色的人影，自院中电射而出，那种惊人的速度，使得即使像萧凌那么锐利的目光，都无法看得出他的身形。

萧凌毫不迟疑的一长身，极快的跟踪而去，但是她只看见远处人影一闪，便没有了踪影，她惊忖道：“ 这人的身法好快呀，就连父亲，都像是比不上他，他是谁呢？难道就是古浊飘吗？ ”

然而此人若不是古浊飘，又是谁呢？怎又从他的屋子里出来呢？

她初出江湖，阅历本浅，却偏偏让她遇见这么奇的事，她自是无法揣测其中的真象。

忽然，远处又有几条人影奔来，而且还是在动着手的，其中还夹杂着厉叱的声音。

她略一考虑，又隐身在屋脊之后，那几条人影身法亦不弱，瞬眼便来到近前，萧凌一看，是个浑身黑衣，连面孔都蒙在黑布后的汉子，在和三个穿着公门衣裳的人动着手。

那黑衣人身后背着一个大包袱，但身手丝毫未受影响，空着一双手，掌影如飞，抵敌住三件兵刃，一点也未落下风。

另外三人似是公差，其中一个年纪较长，手使一条练子枪，身手颇高，另两个手持着钢刀，武功平平，但口中却在大声叱喝着：“ 相好的，留下命来吧，五天里连劫十一家，你也未免太狠了吧。 ”

那黑衣人一言不发，掌掌狠辣，似乎非要将那三个公差置之于死地，忽然口中厉叱道：“ 下去！ ” 立掌一扬，将一个使刀的公差硬生生的劈到屋上，惨呼一声，看样子是活不成了。

那手使练子枪的，蓦然一惊，脱口叫道：“ 你……金刚掌。 ”

黑衣人冷哼一声，掌横切那持着练子枪的手腕，右掌微闪，那使刀的砍去，刀已落空，砰的一声，胸口也着了一掌，哇的喷出一口鲜血，晃了两晃，倒在屋上死了。

那手使练子枪的忙收摄心神，手里练子枪翻飞拨打，勉强抵敌掌风，口中喝道：“ 相好的，你真够交情，我金眼鹏算是瞎了眼，招子不亮，竟没看出堂堂一个镖头竟会当强盗，不过栽在你金刚掌司徒项城手里，我田丰总算不冤枉，今天没别的说的，兄弟这条命就卖给相好的了。 ”

他边说着，手里可也没有闲着，掌中练子枪招招致命，显然得过名家传授，但此刻抵敌着黑衣人的凌厉掌风已居下风了。

玉剑萧凌躲在屋脊后，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心里更是惊讶，她猜不透，若是这黑衣的果真是金刚掌司徒项城，为什么一个领袖两河武林的镖局之首，会做起强盗来呢？

这时动手的两人，眼看便可以分出生死存亡了，萧凌面临着一个抉择，那就是她始终隐身不动？还是出手相助，将那黑衣大盗制住。

她久久委决不下，须知她到底是金刚掌以竹木令请出相助的，若此黑衣人真的是司徒项城，她岂非对竹木令没有了交待。

何况她心中揣侧，这里面必定还有什么隐情。

金眼鹏田丰手下已渐不支了，额上也现出汗珠，但仍在苦撑着，黑衣人身形左转，躲开了他一招“ 玉女投梭 ”，右掌横扫，“ 白鹤亮翅 ”。

金眼鹏勉力一躲，却被指尖扫着左肩，立时觉得痛澈心腑，但他知道这黑衣人被他揭破底细绝不会留下活口，忍看痛，掌中练子枪“ 泼风八打 ”，挣扎着使出余力，拼命周旋。

金眼鹏田丰混迹公门三十余年，自问两眼不盲，已经绝对断定了此人必是金刚掌司徒项城，但金刚掌为何连劫巨款，却仍使他猜不透。

黑衣人冷笑喝道：“好朋友认命了吧！”

口间苍老，中气甚足，玉剑萧凌一听，倒抽了一口冷气，此有不是金刚掌是谁。

她侠骨天生，不忍看到金眼鹏因公丧命，伸手入怀，取出三粒铁莲子，准备助金眼鹏一臂之力。

她掌中暗扣着铁莲子，拐手正发出，却突然听到阴凄一声冷笑。

远处人影一闪，先前被她追失了的那条绝快人影，又随着笑声而来，她一惊住手，寒夜雪光里，只见这人影穿一套淡黄色的衣裳，左臂空空，连衣袖都没有，面色亦是金黄，望之简直不是人的脸容，她险些惊呼了起来，她知道此人必定就是纵横武林百年，当今天下第一魔头残金毒掌了。

就在这一刹然那，她心里又生出一个难解的念头，首先，她想到方才她猜疑这人影可能是古浊飘，已经证实是错了，但残金毒掌却又怎会从古浊飘的屋子里现身呢？

她这里心中惊疑不已，那边的两人却已是亡魂丧胆了。

书中交待的虽慢，然而这却是一瞬间事，动着手的两人，听得冷笑之声，已是一愕，看到随着笑声而来的人影后，两人都是久走江湖的人物，那里还有不认得此人道理。

黑衣人顿时觉得一股冷气直入心田，再也顾不得金眼鹏田丰，嗖的拔身而起，他自知绝非残金毒掌的对手，一咬牙，拼着数十年辛苦创立的身家不要，想先逃得性命再说。

金眼鹏到底眼光锐利，此黑衣人果然是金刚掌司徒项城。

他重镖被劫，八十万两官银却是非陪不可，他虽然历年所积，家财不少，但是要叫他陪八十万两银子来，却又怎办得到？但是官银不赔，眼看就是抄家之祸，他苦无别法，又不忍眼见自己身败名裂，苦虑之下，就走了下策。

武林之中，是非最难公论，他虽然行为卑鄙，但却是被逼如此，然而他若不种下恶恩，又焉会得此恶果，是以武林中每每恩仇缠扰，牵连数代，若有一个大智慧，绝高武功的人，能将这些恩仇了却，纵然手段不正，也是未可厚非的。

金刚掌司徒项城情急逃命，他却未想到在残金毒掌面前，他又怎能逃得走呢？

他身方跃起，已自觉得掌风袭来，他浸淫掌力数十年，各家各派的掌力，心里都有个谱，然此刻他觉到的掌风，却是他前所未见的。

那种掌力是那么柔和，却又有一种奇异的吸引之力，像是叫你情愿的死在这种掌力之下。

他久经大敌，虽然不了解这种掌力的奥妙，却知道厉害，猛撤真气，将本是上窜的身形，疾疾落了下来，此时他已知道，逃走是不可能的了。

他落在瓦面上，看见残金毒掌根本动也未动，敢情方才的掌风，只是他远远劈来，隔着这么远，已使人觉得有此威力，金刚掌心中更是骇然。

那惊惧得立在旁边的金眼鹏田丰，和屋脊后的玉剑萧凌，也被他这种匪夷所思的掌力惊得目定口呆，萧凌更是在惊惶中还有另一份奇怪的感觉。

原来方才残金毒掌右掌微扬，正是面对着萧凌的方向，萧凌目力本佳，她见残金毒掌的右掌被雪光一映，灿然发出金光，在这霎时之间，她极力把持着自己的视觉，发觉残金毒掌现金光的原因，是因为手上带着一个似是金镂的手套。

但是她却看见金光闪烁中，残金毒掌五指皆俱在，她自是大骇，忖道：“我父亲明明说残金毒掌七十年前，就在曾祖父面前自行断去了两指，而且日后武林中人见过他的，都说他右手只有三指，怎么现在却五指俱全呢？他就是武功再高，但也不能可将已断的手指重新生出呀？”

但随即她又替自己解释着：“噢，对了，这一定是因为这手套是五指俱全的，但是他在手套里面的手，却只有三根手指，这样他所留下的掌印，也是只有三根手指的。

事实上，除了这种想法之外，也像是绝没有其他的想法可以解释了。

萧凌躲在屋脊里，大气也不敢喘，她一个年轻少女，虽然武功不弱，但见着这样似人非人，神而玄之的人物，当然既惊且惧。

但她又好奇，不肯错过这种机会不着，微微自屋脊后露出一只眼角，屏息偷看着。

残金毒掌一言不发，像是尊石像似的，屹然卓立。

但是他那两道锐利而冷峻的目光，却逞着些许嘲弄的意味，在望着金刚掌司徒项城，像是在看着他的临死时的挣扎。

在残金毒掌面前，生命像是突然变成那么轻蔑，生与死之间相隔的距离，也变得只有一线，而这线界，却又是那么脆弱而短遽的。

这种难堪的沉默，的确是令人窒息的。

人们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有的接受着，根本不希冀反抗。

而另一些却是在企图逃避着，不成的时候，便奋然而去反抗。

当然，这反抗的结果不是逃却了死亡，便是加速了死亡，而其中往往绝大多数都属于后者。

在这时候，金刚掌突然一声暴喝，双掌齐出，掌风排山倒海，直取残金毒掌。

这一掌自是金刚掌毕生功力所聚，掌风虎虎，司徒项城浸淫半生的“金刚掌力”，此时全部发挥了威力，倒也不容忽视。

残金毒掌卓立未移，对这漫天而来的掌风，像是根本未曾放在心上。

金刚掌司徒项城势发难收，双掌闪电般拍向残金毒掌前胸，这一掌若是拍实了，便是铁人也经受不住。

金眼鹏看此掌已堪堪击到残金毒掌的身上，心里不觉捏了一把冷汗。

须知残金毒掌一来，金限鹏虽知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但却对自己有利，此刻他见残金毒掌不避不闪，心想：“你就是武功再深，也抵不住这石破天惊的一掌，你自恃太甚，若然抵受不住那不仅害了你，也害了我。

那金刚掌觉得自己的掌指，似已碰着残金毒掌的淡金衣衫，心中大喜，吐气开声，掌心外放，竟是内家“小天星”的掌力。

那知残金毒掌身形未动，身躯却随着掌力后移，金刚掌司徒项城的掌力，虽然能开山裂石，却像是永远够不上部位，发不动力量。

司徒项城此掌全力而施，满想一击奏功，此刻骤然觉得掌上仍是虚飘飘的没有着力之处，不禁大惊，但收势已自不及。

他心胆俱碎，残金毒掌已徐徐一掌击来，司徒项城明知身躯稍倾便可避开此掌，但已有如离弦之矢，已由不得自己作主了。

他又感觉到那种温和而奇异的掌力徐徐向他发来，仿佛是摄魂之铃，让你死在甜密的迷惘里。

在这一刹那间，他突然了解了残金毒掌掌力的奥妙之处，但是他却永远

无法对人说起了。

叱咤江湖数十年的金刚掌司徒项城，就在这徐缓而曼妙的一掌下，丧失了性命。

躲在屋脊后的玉剑萧凌，全然被这瞬息间所发生的一切惊吓住了。

她本是武学世家，自幼练武，潇湘堡剑术名传天下，玉剑萧凌又是萧门第四代弟子中佼佼者，武功自是不弱，可是她却丝毫没有看出这一掌究竟有什么奥妙的地方。

皆因别人看起来，就像是司徒项城自愿将身躯退到掌下一样。

在旁边站着的金眼鹏田丰，望着这一切，正自庆幸着残金毒掌为他解决了一件他所不能解决的事，北京城里连夕的无头巨案，此时不但有了着落，而且主犯伏命，赃物也眼看可以起出，自己多日来的忧虑悬心，顿时松落了。

屋面上变得异样的静寂，方才的打斗，吆喝、掌风、刃击之声，现在都像冰一样的凝结了，然而，却让人感到这静寂并不是安详的，在静寂中，仿佛觉得有一种难言的悚栗。

尤其当残金毒掌冷削而锐利的目光自远处收回移到他脸上时，这悚栗的感觉愈发浓厚了，他极为勉强的将脸上挤出一些笑容。

残金毒掌的面容，仍然木然没有一丝表情，夜色里金眼鹏田丰只觉得这面容简直像方自坟墓中走出的幽灵。

残金毒掌鼻孔里冷冷哼了一声，道：“ 你还用我动手吗？ ”

他此话一出，不但金鹏田丰立刻面无人色，便是屋脊后的玉剑萧凌，也觉得浑身起了一阵战栗，在她来说，人们的性命，全都是珍贵的，她完全不能想象对一个与自己毫无仇怨的人，怎么能下得了毒手去伤害他的性命。

金眼鹏田丰混迹公门这么多年，正是已成了所谓“ 眼里不揉一颗沙子 ”的光棍，眼前的形势他早已打好了算盘，他知道今日自己若想好好的一走，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皆因金刚掌司徒项城的武功，他已知道绝非敌手，然而就连司徒项城，在人家掌下只走了一招便丧了命，自己怎会是人家的敌手。

金眼鹏田丰乃是九城名捕，在他的手下丧生的绿林巨盗，已不知凡几，今日到了自身的生死关头，倒也提得起，放得下，心想自己的这条命若是丧在司徒项城手里，非但连日的巨案还是不能破，自己也不明不白饶上一条性命，这样一来，总算是对公事有了个交待，自己也就算死得不冤枉了。

须知人都有一个相同的心理，那就是在可以逃生的时候，自然是设法逃生，在自知已无活路的情况下，也就只得认命了。

金眼鹏脑海里思潮翻腾，过了一刻，惨然笑道：“ 前辈既如此说，晚辈自应遵命，只是晚辈还有些身后之事待了，但望前辈给晚辈一天的时间，了却后事，晚辈一定引颈自决，不劳前辈动手。 ”

残金毒掌冷凄凄一声笑道：“ 好，好。 ”

金眼鹏大喜，躬身道：“ 多蒙前辈成全，晚辈永不敢忘。 ”

说着，走前两步，将金刚掌司徒项城的尸身搭在肩上，他此时有一线生机，又不想死了，打算着如何逃却毒手。

残金毒掌冷然在旁，忽然伸手一掌，拍在金眼鹏田丰的颈后，道：“ 念你还是条汉子，三天之内快准备好后事吧。 ”

金眼鹏全身一麻，而且这种麻痹的感觉，留在他身里久久不散，他又漫然一笑，知道自己逃生的希望又化归泡影，一言不发，背着金刚掌司徒项城

的尸身，纵身而去。

屏息隐身在屋脊之后的萧凌，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她对残金毒掌的“毒”，感到说不出的难受，这难受中包括着恐惧和不平。

现在，屋面上恢复了平静，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但是残金毒掌仍停留在屋面上，不知在思索着什么，玉剑萧凌只盼望着他快些离去。

此刻她的心情很矛盾，既想拔剑而起，和这江湖中闻名丧胆的残金毒掌一较身手，并且要问问他为什么这么残忍，但是一种人性本能中潜伏着的惊恐，又使得她希望自己能脱身事外。

她静静叹了口气，舒展了一下四肢，俯身整理了一下那已被顶上的积雪浸透了的衣服，等她抬起头来的时候，她赫然发现残金毒掌不知什么时候已来到她的身侧。

第四章　疑云布满天

龙舌剑林佩奇，急友之难，连多奔波，赶到潇湘堡，取出昔年潇湘剑客手刻的竹木令。

潇湘堡主飞英神剑萧旭一见此令，虽然自己未曾出马，却派了爱女玉剑萧凌随同北上，这在龙舌剑林佩奇说来，已觉甚为满意了。

林佩奇心急如火，兼程北上，但一路上为了照应这位初出江湖的玉剑萧凌，行程稍缓。

刚过河北边境，林佩奇遇着飞骑北回的关外大豪红旗四侠，林佩奇与之本是素识，相谈下竟然听到昔年江湖上闻名的蒙面剑客，巨创残盒毒掌，自称为“终南郁达夫”的又在江南现了侠踪。

昔年江湖群豪围剿残金毒掌一役中，若非此人以一剑“笑指天南”重创残金毒掌，然后再中了唐氏兄妹的毒药暗器，胜负仍在未可知之数，但郁达夫在此役之后突然销声灭迹，多年未现江湖。

是以林佩奇一听此人重现，不禁大喜，暗忖此次若有此人相助，再加上武林中久称“剑术无双”的“萧门”中人，或可将这一巨祸消弭无形。

于是他又匆匆南返，他相信玉剑萧凌必可安抵北京。

在石门桥东，他便与玉剑萧凌分手，再三说明他南返的用意，并且请玉剑萧凌不要见怪。

萧凌本无所谓，那林佩奇马不停蹄，折回江南，他遍历中州，与江南侠踪极为熟悉，但是他却始终未再听到有关这位“蒙面剑客，终南大侠”的消息。

他心悬两地，最后又匹马北返，但无论遇到任何一个武林同道，他都将此事宣扬，目的就是希望郁达夫听到此事后，也能北上。

他仆仆风尘，赶回北京城里，方是正午，看到自己的坐骑嘴角的白沫子已经浓得像痰了，知这些日子来，这匹马确是太累了，他揉了揉眼睛，暗叹道：“其实我又何尝不累呢？”

他一心望着回到镇远镖局，见到金刚掌司徒项城，能听到个较好的消息。

缓缓骑着马，他满怀希望的来到镇远镖局，远远就看到镖局门前渺无人踪，心中有些作慌，微勒了勒僵绳，赶到门口，却见镇远镖局油漆得亮亮的大门前，已贴上了两张封条。

龙舌剑林佩奇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他想来想去，想不透名垂两河的镇远镖局竟会被官府查封。

牵着马站在门口，他一时楞住了，忖道：“这真是太奇怪了，金刚掌司徒项城从不违法，即使他失了八十万两官银，官家也只能限期追查，绝无封门的道理……难道那残金毒掌会藉着官家的势力，来使镖局关门吗？但这也是万万不可能的事呀！”

他自是不会想到金刚掌司徒项城会做了独行盗，非但他想不到，就是北京城的任何一个人，听了这消息后，又有谁不大出意外呢？

这两天北京城里，正是闹得沸沸腾腾，首先就是北京城里最有名的“镖局子”的总镖头金刚掌司徒项城竟是独行盗，在镖局后院中起出连日来巨宅中所失的珍奇财宝，达数十万之钜，镖局封门，金刚掌的家小，也因此吃了官司。

接着，独力破此巨案，受到上级特别将赏的两河名捕金眼鹏田丰突然身

死，在他死体的颈后发现一个残缺的金色掌印，但这金色掌印的由来，除了几个人之外，亦无人知道。

最奇怪的是，北京城里另两家镖局的镖头，劈挂掌马占元、铁指金丸韦守儒，也一齐宣布退休，浩大的北京城，竟成了没有镖局的地方。

这些北京城里，待头巷尾，酒楼茶馆中谈话的资料，龙舌剑林佩奇自是一点也不知道。

他牵着马，伫立了一会儿，又缓缓的走着，纵然他江湖阅历再丰富，此时，也全然没有了主意。

突然，有人在他身后轻轻拍了他肩头一下，林佩奇蓦然一惊，须知龙舌剑林佩奇在武林中颇有盛名，武功不弱，居然有人能不动声息的走到他身后，拍了一掌他才知道，若然此人有心暗算他，他有十个脑袋也搬了家，他如何不惊。

他身形前纵，回头一看，却原来是古浊飘正笑嘻嘻的站在那里。

他心中奇怪：“这古浊飘是个游学士子，怎的掩到我身后我都不知道？”

但他随既替自己解释道：“想必是我正沉思，所以没有注间到的缘故。”

此时古浊飘已笑嘻嘻的走了过来，道：“林大侠久违了。”

林佩奇见了古浊飘，此时，此地，真像是见了亲人一样，一把拉着他的臂膀：“古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小弟去了江南一趟离开此地不过才只有月余，怎的这里竟有这么多变故？”

古浊飘一笑，说道：“说来话长，林兄且莫着急请随小弟园到舍下详谈，一切便都明白了。”

说完，不由分说，拉着林佩奇就走。

龙舌剑林佩奇心里纳闷，但一想着闷葫芦反正马上就要打破，也就不再多问。

他随着古浊飘七转八转，来到一处，古浊飘笑道：“到了，到了！”

林佩奇抬头一望，只见巨宅连云，屋宇栉比，朱红的大门前立着一个石牌，赫然竟是“宰相府”。

古浊飘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暗暗好笑，说道：“这里就是小弟的寒舍，林兄且请进去！”

龙舌剑林佩奇越来越奇，望着他面前莫测高深的年轻人一揖到地，恭敬的道：“小人不知道您竟是宰相公子，还望公子恕罪。”

古浊飘笑道：“林兄切莫这等称呼，这样一来，小弟倒难以为情了。”

此刻早有几个家丁跑了过来，朝古浊飘躬身说道：“公子回来了。”

又有一个家丁，接过林佩奇的马。

林佩奇闷葫芦越来越深，见了这等阵仗，又不敢问，暗忖道：“简直太奇怪了，原来这年轻的士子，竟是当朝宰相的公子，想来他这‘古浊飘’三字，也是化名了，只是这位公子为何要化了名出来结交我等这种江湖中的莽汉呢？”

他觉得奇怪的事越来越多，闷得他心里发慌，跟着古浊飘走进门里。

只见府里庭院之深，简直是他难以想象到的，他暗忖道：“侯门果真深似海，我一入此门，凶吉实是不可预料了。”

窜过走廊，又穿过院子，里面的人见了古浊飘，老远的就恭身行礼，龙舌剑虽然称得上是见多识广，但见了这等阵仗，心中亦是发虚。

又走了一会儿，来到一个院子，走进院门，迎面便是一座假山，上面积

雪未落，假山旁的荷池，此刻也结着些冰，园中的花木多半是光秃的，全谢了，只有十几株老梅，孤零零的在发散着清香。

青碧碧的一片竹林后面，掩映着一座侧轩，书栋回廊，栏杆上也存着些积雪，古浊飘笑指着那几间侧轩说：“到了里面，我给你看几位朋友。”

林佩奇心里嘀咕着，随着他跨上走廊，古浊飘一推门，林佩奇望见坐在堂门的桌子旁下着棋的，却正是天灵星孙清羽。

他抢进门去，屋子里的人都低低叫出声来，他四周一望，看见八步赶蝉程垓、金刀无敌黄公绍正围着房子打转，孙琪在拭着刀，和天灵星孙清羽下棋的是入云神龙聂方标。

他看到这些人，心里悄悄定了一些，笑道：”原来你们全在这里，倒叫——”

他猛然一惊，原来他发现这屋中少了几人，而这几人却是他所谓最关心的。

他目光再四下一转，看到屋中每一个人，全是面如凝霜，显见得事情不妙，在这么冷的天气里，他居然连连擦汗，一叠声问道：“司徒大哥呢？潇湘堡的萧姑娘呢？镖局子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古浊飘拉了一张椅子，笑道：“林兄先请坐下来说话。”

龙舌剑林佩奇心乱如麻，看见八步赶蝉一张口，又顿住了，急得跺脚道：“你们快说呀！”

天灵星悄然放下一只棋子，神色仍极从容的说道：“林老三还是这样火烧眉毛的脾气，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你急有什么用？”

林佩奇更急，道：“事情究竟到了怎样的地步？”

金刀无敌黄公绍忍不住，一五一十将事情全说了。

龙舌剑林佩奇一面听，一面叹气，道：“唉！司徒大哥怎么会这么做，怎么会这么做！”又道：“那萧姑娘又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唉！这真是……”

拭着刀的孙琪突然站了起来，将手中的刀一扬，恨声道：“我不管那个残金毒掌武功再好，再厉害，再毒，我若遇到了他，拼命也得和他干一下。”

天灵星孙清羽叱道：“琪儿，当着公子的面，你怎么能这样无理。”

古浊飘笑道：“没关系，没关系，各位就拿我当古浊飘好了，不要当做别人。”说着，他又是一笑，笑容甚是古怪。

天灵星孙清羽望着他，目光一转，说道：“公子莫怪他，自从他哥哥死后，他整个人就好像变了。”

龙舌剑林佩奇惊道：“怎么，难道……”

孙琪颓然倒在椅上，眼中不禁流下泪来，说道：“大哥也是中了那厮一掌，已经故去一个月了。”

林佩奇额上又沁出汗珠来，房中霎时变得异样的沉默。

孙清羽干笑了一声，赤红的面膛上发着油光，突然说道：“你不要以为瞒得过我，看，这一下你跑到那里去。”得意的笑着。

古浊飘微退了一步。

孙清羽将手中的棋子放了下去，哈哈笑道：“输了吧。”

入云神龙也笑道：“老爷子果然高明，我这盘棋又输了。”

古浊飘朗声一笑，举手拂乱了棋局，道：“棋局本如人生，一着之错，满盘皆输，聂兄若小心些，或许也不至输得这么快。”他目光带着锐利的奇异四扫了一眼，又道：“但是该输棋的，迟早总得输！”

天灵星哈哈笑道：“ 公子卓论，果然不同凡响，棋局确如人生，一步也走错不得呢。 ”

众人只觉他二人话带机锋，却谁也没有去深究话中之意。

尤其是龙舌剑林佩奇，此刻他腹中早已被阵阵疑云所布满，那里还有心思去推究别人话中的含意。

须知玉剑萧凌乃是他由潇湘堡中请出，而且飞英神剑亦有言托他照顾，现在这玉剑萧凌竟然不知去向，他如何去向潇湘堡主交待。

何况北京三家镖局虽已关门，但又有谁知道残金毒掌的下一步骤是什么，过去百十年来，残金毒掌每一出现，江湖中便要生出无穷事故，此次自也是难免，武林中人个个俱是惴惴自危，生怕那残金毒掌的掌印会印到自己身上。

尤其是龙舌剑林佩奇，他也是上一次参加围歼残金毒掌中的一人，此刻更是惶然若有巨祸临身。

他虽是血性男儿，但自身的种种忧患，却使他忘记了金刚掌司徒项城的惨祸，他甚至没有去问一下司徒项城的后事和家人的下落。

古浊飘望着他，微微叹了口气，忖道：“ 看来世人果真是些自私自利之徒，都将自身的一切，看得总比别人的重要。

他拂了拂衣袖，展颜笑道：“ 各位不妨就在此安住，静待事情的变化好了，如有所需，只管告诉小弟，千万不要见外。 ”

林佩奇呐呐的说道：“ 公子太客气了！ ”

“ 各位俱是江湖好汉，小弟倾心已久，平日想请都请不到，今日适逢此事，小弟自应稍尽棉薄之力的。 ”古浊飘答道。窗外竹林空隙间透进来的光线，将他脸上的那种淡淡的金色，幻化奇异的光采。

天灵星一抬头，和古浊飘那税利的目光撞个正着，他心中一动，升起一个念头，猛的走前两步，一把拍向古浊飘的肩头，笑道：“ 一掷千金无吝色，神州谁是真豪杰，公子的确是快人。 ”

古浊飘眼神一动，已觉一股极强的力道压下来，暗忖道：“ 这老儿倒是个内家高手。 ”随即微微一笑，在这力道尚未使满之际，伸出手去，像是去拉天灵星的膀了，口中却笑道：“ 孙老英雄过奖了。 ”

孙清羽掌中之力，方自引满待发，忽见古浊飘的右手像似拍向自己肘膀的“ 软麻重穴 ”，看来势极缓，但时间却拿捏得那么奇妙，又像无意，又像有意，使自己不得不撤回掌上的力道来避开他这一拍。

这原是一刹那间的事，别人甚至还没有看出是怎么回事，古浊飘已朗声一笑，走出去了。

天灵星孙清羽长叹一声，倒在椅上，脸色难看已极，道：“ 我活了这么多年，遇到的高人也不算少，见的世面也很多，可是我却真正看不出此人的来路，唉，若说他身怀绝技，可也不像，若说他全无武功，唉，这又怎么可能呢？ ”

天灵星连连叹气，金刀无敌黄公绍怀疑的问道：“ 你是说…… ”

孙清羽道：“ 我就是说他，我老眼若不花，此人的武功，只怕远在你我之上，只是他是相国公子，又跑到何处去学得这一身的武功呢？当今江湖之上，又有谁能教得出他这一身武功呢？除了…… ”

他话一顿，面容又是惨变。

龙舌剑林佩奇接着说道：“ 我倒没有看出此人有什么绝深武功。 ”

孙清羽又叹道：“ 但愿如此。 ”
这时各人腹中，都不免将古浊飘这个人推测了许久，龙舌剑道：“ 无论如何，此人对我们算是仁至义尽，他是相国公子，又与我们素无仇怨，既不会有意害我们，也不会冀求我们的帮助，管他会不会武功，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
天灵星微摇了摇头，也是一脸茫然之色。
“ 倒是那残金毒掌的来踪去向，还有什么企图？那玉剑萧姑娘，究竟怎么样了？都是我们应该去想想的。 ” 林佩奇又道。
天灵星孙清羽哼了一声，道：“ 这个自然，难道我还不知道。 ”
天灵星孙清羽在今日武林中地位极高，听了林佩奇并不礼貌的话，怫然不悦。
龙舌剑也自感察，忙道：“ 我们大家都听老爷子的安排。 ”
孙清羽缓缓说道：“ 我们老耽在里，也不是路道，据我看那残金毒掌此刻绝对已离开了北京，这里的三家镖局子都已关门，他还有什么好停留的，至于那玉剑萧凌嘛…… ”
他顿了顿，又道：“ 唉，我倒也弄不情她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也许去找什么朋友，被留住了。 ”
龙舌剑忙道：“ 绝对不会，那玉剑萧凌初出潇湘堡，是个刚刚离开闺门的大姑娘，在北京城会有什么朋友呢？ ”
入云神龙聂方标始终未发一言，此刻忽然道：“ 可是那天她出镖局的时候，我却明明听得她说去找个父执朋友呀。 ”
金刀无敌黄公绍不住插口道 :“ 据我所知，这个古浊飘和她就是认得的。”
天灵星双目一张，道：“ 你怎么知道？ ”
黄公绍脸一红，支吾着说：“ 程兄也知道，我们…… ”
八步赶蝉程垓忙接口道：“ 我们亲自看到他们走在一起说话的。 ”
林佩奇双眉紧皱，喃喃说道：“ 但这……这是不可能的呀！ ”
这时，每个人心里，都觉得有无数疑团升起，就连江胡上素以机智见长的天灵星孙清羽，也觉得满头雾水，每件事都是一个谜。
但这些迷何时能揭穿呢？
再说那晚萧凌屏息在屋脊之后，眼见金刚掌司徒项城丧生残金毒掌之手，金眼鹏负伤而去，正振衣准备离去之际，猛一抬头，那残金毒掌已不知何时来到她的身旁。
她和残金毒掌的目光一接触，不禁猛的打了个寒噤，她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应付这突来的变化。
但是残金毒掌却像是对她并没有什么恶意，虽然他的面容仍是冷酷的。
他只是冷冷的站在那里，望着萧凌，任何人都不知道在那张冷酷的面容后面，隐藏着什么秘密。
终于，他喝道：“ 还不快走。 ”
萧凌只觉得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她难以抗拒的力量，她想不起她几时也曾感觉遇到这种力量。
虽然万分不愿意，但是她仍猛一展身，血红的风氅微一飘舞，带着一阵风，掠向远方。
她的身形的确是惊人的，也许她是想告诉残金毒掌，她并不是像别人一样的无用。

但是她仍然在恨自己，为什么居然会那么听他的话，叫自己走便走了。

“难道我在是怕他吗？哼，潇湘堡里出来的人，怕过谁来？我一定要他尝尝‘四十九式回风舞柳剑’的滋味！”她暗忖着。

于是她猛一旋身，又向来路扑去，回到方才停留的屋脊，但是四野空静，夜深如水，漫天雪花又起，那里还有残金毒掌的人影。

他觉得她自己深深的受到了委屈，每一件事都令她想哭，古浊飘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像是一朵朵的雪花，在她面前飞舞着。

她猛一咬牙，觉得北京城里已没有任何再可使她留恋的地方，她只想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放声一哭。

“残金毒掌是个贼，司徒项城是个贼，古浊飘也是个贼，都是贼，都是贼！”她哀怨的痛恨着，雪花溶合着她的眼泪，流在脸上，使她有冰冷的感觉，她用鲜红的氅角拭去了。

一跺脚，她急速的奔向北京城外。

但随即，望着黑暗笼罩的大地，她茫然了，她想起由这里回到“家”的那一段遥远的路途，现实的种种问题使她停留在那里，楞住了。

她当然不会发现她身后始终跟着一条人影，她停住，那人影也停住。

突然那人影飞掠到她的背后，没有一丝声响，甚至连夜行人那种衣袂带风的声音都没有，若然她此时一回头，她便可以看到残金毒掌正站在她身后，带着那么多犹疑，也许她回了头，便可以改变许多事。

可是她并没有回头。

终于，残金毒掌又以他来时的速度走了。

黑夜里，又只剩下她伫立在屋顶上，天有些亮了，她也没有发觉，那么多事情在她心里打着转，最后凝结成一个古浊飘的影子。

另一条人影，正以极快的速度掠过，忽然停了下来，显然，那人影也在奇怪着为何会有个人影伫立屋顶上。

那人影微一转折，飘然掠到玉剑萧凌伫立的地方，等他发觉伫立在屋上的人影竟是玉剑萧凌时，他奇怪的“咦”了出声。

萧凌一惊，飞快的转过身去，看到一个以黑巾蒙着脸的黑衣人站在那里，脸一沉，叱道：“你是准，想干什么。”

那黑衣人以一种古怪的声音说：“天快亮了，你站在屋顶上不怕被别人看到吗？”

萧凌一抬头，东方已微微现出鱼肚般的乳白色。

黑衣人又道：“快回去吧，站在这里干什么。”竟像对她关怀得很。

萧凌觉得黑衣人的声音虽然那么古怪，但却极熟，像是以前常常听到过的，“但是我以前何曾听到过这么古怪的声音呀？”

她同时又发觉这黑衣人对她丝毫没有恶意，但是这黑衣人的蒙面人又是谁呢？他为什么要对自己这样关怀？萧凌更迷惘了。

“他会不会是古浊飘？”忽然这念头自她心里升起，使她全身都麻了。

于是她不答话，手掌一穿，窜了过去，想揭开这黑衣蒙面人的面巾。

她出手如风，右手疾伸，去抓那黑衣人的面巾。

黑衣人脚步一错，她反掌又是一抓，左手等在那人的面旁，只要黑衣人一侧头，她左手便可将面巾抓下，这正是萧门绝招“平分春色”。

黑衣人微微一笑，笑声自他那面巾后透出，像是她没有出手以前已经知道了她的招式，稍稍一昂首，身形倒穿，脚尖点处，三起三落，便已到了十

数丈开外。

王剑萧凌心头一凛，她自忖轻功已极佳妙，可是和此人一比，又不知差了多少。

可是她此刻已有了种“ 非揭开这人的面中看一看不可 ”的心理，纵使此人轻功再高，她也想一试，于是毫不迟疑的跟了过去。

这皆因在她心底的深处，对于古浊飘的不遵诺言的薄情，感到愤恨和委屈之外，古浊飘的一切，对她来说也是一个谜。

为着许多种原因，她冀求能揭破这些谜。

虽然她也在冀望着，她对古浊飘的揣测，只是她的幻想罢了，而古浊飘实在仅仅是个深深爱着她的世家公子而已。

那黑衣人的轻功，晃然高出萧凌很多，这种轻功若被任何一个武林中人看到，都会惊骇得说不话来，但是萧凌除了埋怨着自己的轻功太差之外，并没有想到那黑衣人的轻功已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这原因当然是因为她对武林中人的功夫了解得太少，而事实上，萧凌本身的轻功，也到了绝大部份的人所无法企及的地步。

时已清晨，一个担着蔬菜的菜贩，睡眼惺忪的走在积雪的路上，低低的埋怨着清晨刺骨的寒冷，斗然看到了两团黑忽忽的人影，以一种难以令人置信的速度飞掠而过，骇得抛掉了肩上的担子，狂叫着跪倒地上，以为是见到了狐仙。

玉剑萧凌尽了她最大的功力，去追逐在她身前的黑衣人。

而奇怪的是，那黑衣人似乎也并不想将她抛开，因为若他有这意思，他早就可以做到了。

片刻，萧凌觉得已离开了城镇，来到较为僻静的郊外，那黑衣人早已下了屋顶，在路面上飞驰着，纵然她使尽全力，却始终只能和那人保持着一段距离，无法再缩短一些。

她暗暗着急，因为此刻天时已亮，当然路上有了行人，她怎能再施展轻身之术。

突然，那黑衣人身形骤快，萧凌连这种距离都无法保持了。嗖嗖，黑衣人以极为高绝的速度和身形，三、五个起落，便消失了。

萧凌的身形虽追不上他，但眼睛却始终紧紧盯着那人的后影，她看见那黑衣人几个纵身，闪入前面路旁的一座孤零零的小屋去，似乎还回头向她微招了招手，她又急又怒。

此刻，她完全没有考虑到那黑衣人的武功高出她不少，若然贸贸然的追入，会有什么后果发生，突然，她飞身上了墙，将身上的风氅挂在墙上，略一迟豫，拔出身后的剑，飘然落在地上。

院子里甚是荒凉，败叶枯枝，像久未经人打扫过，散乱的铺在地上，枯枝上的雪，也积得很厚，一眼望去，便可以想见这栋房屋必已荒废了很久，连屋角都结上蛛网了。

萧凌探目一望，见大厅里非但渺无人踪，而且连家俱都没有，空洞洞的，有一种潮湿而发霉的味道，令人欲呕。

萧凌到底是初生之犊，她被一个行踪诡异、武功高绝的诳行人引入这一栋古老而阴森的荒屋里，居然一点也没有多作推敲，持剑当胸，便一步步向屋里走去。

忽然院中嗖然一响，她立刻把剑一挥，扬起一个大的剑花，银星点点，

身形随着剑势向后一转，却见只是一段枯枝落在地上，不禁暗笑自己太过紧张。

她一步步向内走，发现每间房都是空洞而荒寂的蛛网，灰尘遍布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忽然一阵风吹来，将灰尘吹得萧凌一身一脸，她厌恶地拭着，暗忖道：“那黑衣人怎么一走进这房子就失踪了呢？”

“呀，莫非他又从后面走了。”她蓦然想起这个念头，却未想到人家武功远胜于她，若要对她不利，早可以动手，根本没有逃僻她的理由。

但是这黑衣人将她引入此间，又突然失去踪迹，为的是什么呢？

她方待离开这阴森森的屋子，突然有个红色的影子在她眼前一晃，她脚跟点地，身若惊鸿，飞扑过去，却见她方才脱下放在墙头的红色风氅，此刻却挂在一间房子的门楣上。

到此刻，她方自觉得有些恐惧的抖战，这黑衣人的神出鬼没，已极为强烈的使她害怕了。

她脚跟猛旋，顿住身形，仗剑四望，这废宅里仍然是渺无人迹，除了她那鲜红的风披在清晨的寒风里飘然飞舞着。

她剑式一引，以剑尖挑下挂在那里的风氅，眼光过处，发现门里的一间房间竟是桌椅俱全。

她剑微回旋，将风披交到左手，剑式又一吞吐，发出一道青白的冷辉，身躯随着走进那间房里，脚步一错，将剑在自己身前排成一阵剑影。

但是房间里一个人都没有，她这预防敌人暗算的措施，显然是白费了。

这间房间却远不同这宅子里任何一间废屋，非但桌椅俱全，而且靠墙还放着一张床，床上被褥整洁，是经常有人居住的样子。

在这样一栋阴森、荒凉的废宅里，居然有这样一间房间，萧凌更觉得奇怪了。

她将手里的剑抓得更紧了，眼睛的溜溜的四周打转，看到这房间虽小，却布置得井井有条，想是这房间的主人定必甚爱干净。

“但是这房间的主人是谁呢？会不会就是那个黑衣人？那个黑衣人又是谁呢？会不会就是古浊飘？……唉，古浊飘又是谁呢？”这两天来，她脑筋里有无数个问号，却是一个也没有得到解答。

这许多问号在心中翻腾打滚，再加上她本身的失意，一时间，觉得全身软软的，长叹了口气，倒坐在椅上。

但她突然又站了起来，伸手一抄，将她面前桌上平放着的一张字条抄在手上，一看之下，心头不禁突突乱跳，更惊更疑。

原来字条上写的是：

“凌儿如悉：此间已无事，不可多作停留，速返江南勿误，屋后有马，枕下有银，汝可自取，回堡后切不可将吾之行踪泄漏，切记切记。”

下面写的是“父字”。

萧凌从头至尾又仔细看了一遍，认明的确是父亲的亲笔，但是父亲不是明明留在堡中没有出来吗？

她心里闷得要发疯，忖道：“爹爹足迹向不出堡门，绝不可能会一下跑到河北来，但是这字条上写的明明是爹爹的亲笔字迹呀！”

但是爹爹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呢？难道刚才的黑衣人就是爹爹吗？难道爹爹就住在这间房子里吗？

“他为什么叫我早些回去，又叫我不要将他的踪迹泄漏呢？”她越想越闷，越得不到解答，急得在房中团团乱转，怎么样也拿不定主意。

最后她只得放弃了寻求这一切答案的念头，暗付道：“爹爹叫我回去，我就回去吧，反正我也早就想离开这鬼地方了。”

她缓缓伸手到床上的枕头下面一摸，果然有一包硬硬的东西，她知道就是银子了，长长叹了口气，走出房间，到后院找马，她只觉全身恹恹的，一点也没有精神，初出潇湘堡时的那一份争雄江湖的雄心壮志，此刻早就没有了，她只想好好回到家里去，像以前一样的过着平凡而安详的生活，忘记这些天来所发生的一切，但是她能吗？

她漫步走到后院，果然有一匹马系在株树下，此刻她心中不知是愁是喜，突然双腿一软，扑的倒在地上。

她一惊，挣扎着想爬起来，那知浑身的力气不知跑到那里去了，伸手摸自己的脸，触手滚烫，像是被火烧的一样，脑海中也自天旋地转，晕晕的，她暗暗叫苦，知道自己病了。

虽然这“病”之一字，在她说来是那么生疏，从她有意识以来，就仿佛没有病过，但是她却能了解这“病”之一字的意义。

这些日子来，她受尽奔波之苦，情感上又遭受到那么大的打击，雪夜之中，又受到那么多惊吓，也难怪她会病了。

须知凡是练武之人，尤其是内功已有根基之人，绝难病倒，但只要一病，那病势就如黄河决堤，澎湃而来，是以萧凌在这片刻之间，就被病魔劫取了全身的力气，她无助的躺在地上，地上的雪是冰凉的，但她全身却愈来愈烫。

她甚至没有力气站起来，但她也知道自己绝不能就这样倒卧在地上，她挣扎着，缓慢的，爬到房里去，这一段路，若在她平日，真是霎眼之间便可到达，然而现在她看来，却是那么艰苦而漫长。

她勉强爬到床上，神智都已渐渐不清了，也不知过了多久，她才又迷迷糊糊的醒来，看到房间里已黑暗成一片，知道已到了晚上，她只希望这房间的主人快些回来，无论房间的主人是谁都可以。

她浑身像是被火在烧在一样，嘴唇也烧得裂开来，此刻，她甚至情愿牺牲一切去换取一滴水。

她无助的扯开衣襟，辗转在床褥上，在这样荒冰而阴森的废宅里，有谁会知道正躺着一个受着“病”的折磨的女孩子呢，时间，在昏晕中溜过，她得不到水，得不到药，也得不到些许食物。

她只觉得她正向“死亡”的黑暗中沉沦，没有任何一只手来援救她，渐渐，她热虽然退了，然而却更虚弱，对于水和食物的需求也更强烈。

第五章　奇峰叠叠起

又是一个黑夜。

院中忽然落两条人影，静寂中，只听得有些轻微的喘息之声，显见是经过一番剧烈的奔跑。

这两个人影身法都极快，围着这院子一转，其中一人说道：“看来这是一栋废宅呢。”

另外一个长长喘了一口气，道：“这最好也没有了，我们在这里躲一阵再说，再跑我可受不了啦。”又说道：“不知道孙家的叔侄两人怎么样了，据我看，十成里有九家是没命了。”

另一人道：“这魔头真的名不虚传，不说别的，单是身法之快，我简直见都没有见过，喂，你有火摺子没有，点上看看再说。”

接着“拍”的一声，黑暗中顿时有了光亮，却正是八步赶蝉程垓和金刀无敌黄公绍两人。

金刀无敌黄公绍手持着火摺子，走在前面，手里执着一柄亮闪闪的金刀，八步赶蝉程垓亦步亦趋，拿着一对判官笔紧紧跟在后面。

金刀无敌边走边说：“这里真是一个也没有，只希望那魔头不要找来。”

八步赶蝉程垓突然“咦”了一声，惊惶的说道：“那边好像有人的声音。”

黄公绍连忙停下脚步，果然听得有一阵阵呻吟的声音传来，此时此地，听到这种声音，黄公绍不禁头皮发麻，倏然变色。

他将金背砍山刀一横厉声叱道：“谁？”

但除了那呻吟之声外，别无回答。

八步赶蝉程垓道：“听来像是个女子的声音，莫非是受了什么伤。”

金刀无敌没有答话，全神戒备着，向发着呻吟之处走去。

穿过一间房子，黄公绍突道：“你看，这里居然还有人住，这女人的呻吟之声，也是由那里发出的。”

程垓藉着微弱的光线一看，果然看见房中有桌有倚，两人不约而同的将掌中的兵器一抡，防备着袭击，一顿脚，窜入房中。

房中正是玉剑萧凌，她越来越觉不支，突然隐隐发觉有人走到床前，恍惚中听得有人声呼道：“这不是玉剑萧凌吗？”

原来金刀无敌走到床前，火摺一闪，望见床上呻吟着的人正是玉剑萧凌，不由惊呼了出来。

八步赶蝉也自一个箭步窜了过来，惊异的说：“萧姑娘怎会跑到这里来了，看样子不是受了伤，就是病倒了。”

金刀无敌仍记着雪地被辱之仇，他却不想那是自己自取其辱，看着奄奄一息的萧凌，大有抽手旁观之意，说道：“我们别再管人家的事了，眼看我们自己也是自身难保呢。”

程垓一愣，随即想到他的心意，正待开口，突然身后有人阴恻恻的一声冷笑。

程垓与黄公绍两人，一听这笑声，毛骨悚然。

金刀无敌一抡掌中刀，“八方风云”，刀光将身躯紧紧的包转住，猛一转身。

程垓同时错步，判官笔自肋下窜出，身躯一扭，也转过身来。

两人同时转身，同时一声惊呼。

在龙舌剑林佩奇暂时寄居于相府的当晚，在他等所住的侧轩屋上，突然轻微一响，屋中人皆江湖老手，不约而同跃身而出，见一黑影向后园中逸去，天灵星当先追去，八步赶蝉程垓、金刀无敌黄公绍与孙琪等人也忙跟随追去，四人先后追至园中，已不见人影。

四人在园中一转，看到东北角又有人影一闪，不约而同扑了过去。

他们这身形一露，却忘了身在相府，警卫何等森严，一个卫士看到屋上有人影，一声呼哨，墙下暗影处走出十名弩手，单脚半跪，手中弩匣一扬，箭如飞蝗，直向孙清羽等四人射去。

这种弩匣劲力极强，又能及远，孙清羽一看惊动了相府的卫士，暗暗叫苦，手中兵刃拨打着利箭，低喝道：“ 退出去。 ”

四人齐一长身，几个起落，掠出墙外，幸好相府卫士虽多，却没有一个武功高强的。

他们四人纵身出了相府，远远那人影又是一闪，八步赶蝉大怒，施展开身法追了上去，一边怒喝道：“ 相好的，是朋友留下来朝朝相，别藏头露尾的。 ”

程垓闯荡江湖，武林中名之八步赶蝉程垓，轻功自是不弱，但饶他全力而施，那人影却只一闪，便失去了踪影。程垓略一张望，天灵星也飞身过来，问道：“ 追丢了吗？ ”

八步赶蝉脸一红，他本以轻功成名，现在却将人追丢了，心下好生难受，低低嗯了一声。

天灵垦心思何等灵巧，瞬即发觉，道：“ 这人影不知是那一路朋友，身法好快。 ”

孙琪和孙清羽也绕了过来，突然远处又是一声冷笑，人影又是一闪。

八步赶蝉方待追去，孙清羽一把拉住，说道：“ 别着急，我看那人是存心诱我们过去，我们不追也没有关系，只是那人身手太高，我们四人千万不能失散，最好能一致行动。 ”

程垓暗暗点头，忖道：“ 天灵星果然临事不乱，不愧武林中的第一号智囊。 ”

这次四人保持着同一速度，果然，前面又有人影一晃。

孙清羽低喝：“ 走。 ”

四人同一身形，飞扑过去，方自掠过一重屋脊，夜色朦胧中，看见对面伫立着一条人影，动也不动。

四人同时止步，只有孙真功力稍弱，无法收住前进的猛烈势道，人又向前站了两步。

脚步一停，他们才发现那人穿淡金衣裳，虽然是在黑夜里，但藉着满地积雪的反映，仍显得异常刺眼，孙清羽一声惊呼：“ 残金毒掌。 ”

一闻此名，程垓、黄公绍、孙琪齐都一震，紧紧抓着兵刃，两只眼睛瞪得滚圆，瞬也不瞬的望着这名闻遐迩的人物。

残金毒掌冷然一笑：“ 姓孙的，你也没死呀。 ” 声音冷极、酷极。

天灵星素以应变之灵见称武林，此刻心中虽在打鼓，脸上却仍装得一脸笑容，道：“ 一别二十年，阁下仍是如此，故人不老，真叫我孙清羽高兴得很，只是阁下将在下等召来此处，有何见教。 ”

“ 要你的命。 ” 残金毒掌语音更冷。

四人只觉掌心淌汗，若有人见了这残金毒掌的面孔而不惊的，那真是不

可思议的事，金刀无敌等人全身发毛，想不出人类真会有这样的面孔。

孙清羽一声长笑，但笑中已带着颤抖，强笑道：“ 孤独大侠二十年不见，依然还是老脾气，故友重逢，俱都无恙，应当高兴才是，就算是要区区在下的命，也不必忙在一时呀。 ”

残金毒掌仍然一表无情，他脸上的肌肉，像是永远都不会有一丝变动似的，但两只眼睛，却散发着逼人的光芒，四下扫动着。

“ 你们三个人留下来，那个年轻的混蛋给我快滚。 ” 他的声音永远是不变的，但天灵星一听此话，不禁大为奇怪，忖道：“ 残金毒掌手下一向不留活口，怎的今日却变了性，只要我们三个人的命，却肯放琪儿逃走。 ”

金刀无敌与八步赶蝉却面如死灰，他们虽未和他交手，但是却觉得他有一种难以描述的摄人心魄的力量，这力量几乎是难以抗拒的。

孙清羽侧脸向孙琪道：“ 琪儿走吧。 ”

孙灿、孙琪兄弟两人，自幼跟着孙清羽长大，名虽叔侄，实如父子。

孙清羽一听残金毒掌居然肯放孙琪一条生路，他深深了解，就算合自己四人之力要想胜得了他，绝无可能，甚至连逃生都极为困难，二十年前，他眼看此人已丧命，但如今又活生生站在眼前，而且相貌一丝未变，他更觉此人实是不可思议，知道自己今日绝难逃命，是以他叫孙琪快走，若是自己万一有了逃生之机，也免得他成了自己的累赘。

孙琪牙齿咬得更响，双目血似的红，他天性极厚，手足之情其深，见了这杀兄之仇人，愤怒远比他的恐惧浓厚。

怒火使他忘记了一切，一声大吼：“ 还我哥哥的命来。 ” 身形飞扑了过去，手中刀光一展，却是五虎断门刀里的煞着 “ 立地追魂 ”。

残金毒掌冷哼一声，脚步不动，微一侧身，刀光自他面前劈下，距离鼻端最多只差一寸。

孙琪一刀落空，空门大露，天灵星暗暗叫糟。

那知孙琪沉时扬刀，刀锋一转，刷的又是一刀，斜劈胸腹，残金毒掌一声怒喝 “ 滚开 ”，身形的溜溜一转，转到孙琪的身后，却仍不肯伤他的性命。

天灵星起看越奇怪，他实不知为何残金毒掌对孙琪如此开恩，一个箭步窜了上去，举刀一格，挡住孙琪的一招 ” 巧看卧云 ”。

须知天灵星孙清羽，亦以 “ 五虎断门刀 ” 成名，孙琪武功为其所教，自无法和他相比，他举刀一格，孙琪但觉手腕一麻，赶紧撤刀后退，却想不出为何自己的叔叔来替敌人挡招。

他那里知道天灵星的心思，要知道孙清羽成算在胸，知道就凭孙琪的身法，无论如何也无法伤得了残金毒掌，故此他才举刀一格。

两刀相交，发出 “ 铛 ” 的一声巨响，在这寂静的深夜里，显得分外刺耳。

金刀无敌黄公绍此时正处在残金毒掌的背后，他是识货，看到残金毒掌的身法，自己实非敌手，胆气更馁，逃生之念顿萌，顾不了孙琪的生死，两臂一张，倒窜出去，脚尖一点瓦面，身躯猛扭，如飞的逃走了。

八步赶蝉程垓微微一怔，却见残金毒掌并未回身，心念一动，也跟了上去。

残金毒掌目光里，杀机可现。天灵星孙清羽一转身，和他这凛冽的目光碰个正着，头一低，避开了他的目光，眼波瞬处，看到他垂着右手，心中猛的一阵剧跳。

那知出乎意料之外的，残金毒掌的目光微微在他身上打了几个转，似乎

隐隐透出一丝了解与同情的光芒，身形未见作势，却像壮燕般斜飞入云，向八步赶蝉程垓和金刀无敌黄公绍逃遁的方向追去。

是以玉剑萧凌废宅卧病，金刀无敌黄公绍及八步赶蝉程垓无意闯入，他俩人正自以为已经安全了，那知一转身，残金毒掌却冷冷的站在他们身后。

这一个突来的惊异，对他们两人来说，的确是无可比拟的。

萧凌的呻吟，又自床上发出，残金毒掌的目光，竟越过八步赶蝉等两人远远落在床上，脸上的表情虽然仍在木然，但在他那一双炯然发着寒光的眼睛里，仿佛已有些怜惜、关注的神色。

八步赶蝉程垓及金刀无敌黄公绍闯荡如许多年，遇事经验之丰，不是常人可以比拟的，残金毒掌目光旁落，他两人微微一打眼，肚中各自有数，知道这是难逢的机会。

这种精明强悍的武林好手，遇着这稍纵即逝的机会，焉有放过之理，两人再不迟疑，闪腰错步间，掌风飕然，各各击出一掌。

他们两人武功虽不甚高，但终究是在江湖享有盛名的好汉，数十年的钻研磨练，功力岂同小可。

何况他们也明知此刻已是生死须臾的关头，这一掌更是全力而为，全然没有留下半分退步，只望一击得中，侥幸成功。

残金毒掌是何等人物，就在他们掌风方起的那一刹那，他收回了停留在玉剑萧凌卧的病床上的目光，但是身形却仍未挪动半寸。

八步赶蝉程垓、金刀无敌黄公绍掌出如风，一取残金毒掌的右胸，一取残金毒掌的肋下，须知人身胸腹之间，面积最大，他两人知道自家的武功绝不是残金毒掌的敌手，心念动处，都选了这面积最大之处作为发掌之地，丝毫也不敢托大。

残金毒掌微微冷笑，眼看他俩的掌缘已堪堪击中自己的胸膛，猛一吸气，身形如弓，胸腹之处暴缩了几达尺许，这种深湛的内家真气的运用，的确是令人慑服的。

八步赶蝉程垓、金刀无敌黄公绍一掌走空，心中大骇，知道自家招数已用老，悬崖勒马，变化僻式，却已无此功力了。

残金毒掌右臂蓦然如游鱼般穿出，穿过金刀无敌的右掌，砰然一声，击在他的右肋上，黄公绍功力再高，此刻也绝无命在了。

八步赶蝉程垓大骇，努力收回击出的右掌，左掌反挥，去削残金毒掌的右臂，脚步倒转，身形后退，却是以进为退，但求保命。

但是他算盘打得虽精，却嫌太迟了一些，他眼前一花，只觉得左右琵琶骨上被人轻轻点了下，两条手臂再也不听使唤，虚软的搭拉下来，一尺金光灿然的手掌，赫然停留在自己面前五寸之处。

程垓名为“八步赶蝉”，轻功上自有独到之处，但是他无论身形如何闪避，那只金光灿然的手掌却始终不即不离地停留在他鼻端前。

他心胆俱丧，在这险死之际，许多他久不曾想过的事，忽然如钱塘之涨潮，涌入他心头，他名负侠义，但一生中却也干了不少亏心事，此刻想来，历历如在目前。

此时“死”对他说来，是罪有应得的，人之将死，非但其言也善，就连他的心情，也变得善良起来了。

他悄然闭上了眼睛，长叹一声，暗暗追悔着自己的生平，黯然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良久，他脑海中自混沌又回复到清明，微微有风吹过，一个念头蓦然冲起，“ 我还没死。 ”生存之念，猛又活跃，枪然睁开眼睛，面前空空荡荡，残金毒掌却早已不知去向。

就在这一刻里，他由生而死，自死又生，心情却变得迥然不同了。

他踉跄的走了两步，环顾房间的四周，渺无人影，就连卧病在床，辗转呻吟的玉剑萧凌，此刻也是人去床空，芳踪又渺。

他再次长叹着，胸中的雄心壮志早已消磨得干干净净，就连他方才心中所生的那一份愧作，以及那一分因着愧作而生的，想对他所抱歉的人们作一补偿的心情，此刻也已消失了。

他暗自思索：“ 现在我唯一该走的路，就是隐姓埋名，抱头一忍，唉，凭我这一点浅薄的武功，还有什么资格在武林中争胜。 ”

悄然走出房门，猛一抬头，门畔屋角的蛛网，被风一吹，丝丝断落。

他自怜的想着：“ 我和这蜘蛛又有什么两样，经不起风雨考验。 ”一时竟楞住了。

须知八步赶蝉程垓一生甚少遇见敌人，他再也想不到一遇见真正强敌，自己竟然是那么不济事，举手投足间就被人家制得服服贴贴了。

于是他开始想到自己以前的成功，并非由于自身的武功，而仅仅是因着他所遇到的人比自己更不济事而已，心中不禁难过，自信、自傲之心顿失，代之而起的却只有自卑、自弃的感觉了。

他出神的仰视着，心中感慨万千，竟没有向前再走一步。

眼角瞬处，被风吹断蛛网的蜘蛛，却丝毫未因这一挫折而丧失斗志，脚爪爬动间，又蹒跚的在屋角再结着蛛网。

又有风吹过，刚结起的蛛网奋断。

那蜘蛛依然无动于衷，辛苦的再结，辛苦的和自然恶斗。

八步赶蝉心境豁然开朗：“ 蜘蛛都如此，难道我连这蜘蛛还不如吗？ ”他暗忖，生力猛又活泼泼的在心中充塞着。

“ 这世上还有许多事，是我该做的呀！ ”他大踏步走出去，“ 我欠了人家的，我也该去一一补偿，埋头一走，岂是大丈夫行径？ ”

他以拳击掌，慷慨低语，觉得自己的两条手臂仍然是真力弃沛，突然想起方才两臂无力的情景，心中却又暗暗感激残金毒掌的手下留情，不然自己的两条手臂，怕早已废了。

他暗暗念着：“ 当今之世，芸芸武林真正感激残金毒掌的，恐怕除了我之外，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人了。 ”

他逃命而来，此刻走出去的时候却是心安理得的，门前的两道足迹，雪地中宛然分明，他幽然暗付：“ 我一出此屋，真的是两世为人了。 ”突然想到和他一块逃命的金刀无敌黄公绍，他心中一阵歉然，原来他方才情感的激动过剧，竟将黄公绍忘了。

他猛一回头，再往里冲，房间里的右侧蜷伏着一个尸体，头发斑白，不是金刀无敌黄公绍是谁？

望着这尸身，八步赶蝉程垓不觉油然而生兔死狐悲之感。

他正独自出神之际，突然房外传来一个清朗的口音：“ 可惜！可惜！这大好房间，却被如此荒废了。 ”声音清越。

程垓暗道：“ 这人是谁？声音好熟。 ”转念又忖道：“ 此地荒僻，怎会有人来？ ”

只听那人口咦了一声，说：“ 棋儿，你看这足迹像是新的，难道这屋子里还有人居住吗？ ”

另一孩童口音道：“ 我进去看看。 ”

八步赶蝉程垓暗叫要糟，在这荒屋之中，身畔还有个死尸，被人见了岂非非好即盗，有理由也无法讲清了？

他忙俯身，抱起金刀无敌黄公绍的尸体一走了之。

那知屋门一响，已有一人走了进来，看到八步赶蝉，身体往后一缩，像是吃了一惊，但脸又无吃惊的神色。

八步赶蝉回头，看到进来的人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子，生得眉清目秀，两只大眼睛一眨一眨的，正望着自己。

那幼音咳了一声，口头高声叫道 :“ 相公，快进来呀，屋子里有个死人。 ”

八步赶蝉心中一动，暗付：“ 这小孩倒奇怪得紧，看到死人，一点也不怕，还叫起来。 ”

他经验多丰，眼蛛一转，已觉得这事颇为蹊跷。

门外又有脚步声，仍是那清朗的口音说道：“ 真的吗？ ”

随着话声，缓缓踱进一人来，华衣轻裘，丰神加玉，八步赶蝉程垓一声惊呼，脱口而道：“ 原来是你！ ”

原来进来的这人，正是堂堂相国公子，行踪诡秘的古浊飘。

古浊飘见程垓，面上的神色也像是颇感惊奇，惊讶的“ 呀 ”了一声道：“ 这不是黄大侠吗？ ”

程垓心中暗暗叫苦，看见古浊飘正以满脸狐疑的眼光望着自己，像是在怀疑金刀无敌黄公绍是被自己所杀死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能说什么，呆呆的楞住了，这一天来的种种遭遇，真使这闯荡武林数十年的老江湖有些啼笑皆非了。

古浊飘眼睛望着他，目光中带着逼人的光芒，仿佛要看穿对方的心事似的，沉着脸说道：“ 程大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

于是他长叹一声，原原本本的将经过说了出来，说到残金毒掌的武功，以及那神出鬼没的行事手段，八步赶蝉的确衷心佩眼，五体投地，他道 :“ 无怪残金毒掌纵横百年，未遇敌手，人家那份绝世的武功呀，真叫人口服心服。”

古浊飘眼中微微现出一丝难解的光芒，像是有些得意，却又像是豪兴逸飞，对八步赶蝉的夸赞残金毒掌甚为不满。

但是他瞬即恢复了正常神态，瞪住八步赶蝉道：“ 真的如此吗？ ”眼光落在地上的金刀无敌尸体身上，像是有些怀疑。

八步赶蝉鼻孔微微一动，想哼出来，但一想对方的身分，只得将那“ 哼 ”声闷在腹中，但不满的神色，仍未能完全掩饰住，道：“ 公子若是不信，在下也实无他话解释…… ”

古浊飘一摆手，阻止了他再往下说，风度里有一种自然的威严，让人不得不听从他的话，这种风度虽是与生俱来，但后天的培养，也是绝不可缺的，八步赶蝉程垓一低头，果然没有再说下去。

沉默了一会，八步赶蝉心中觉得有一丝被冤屈的感觉。

他的眼光停留在黄公绍的尸身上，突然一拍前额，道：“ 公子如果还有不信的地方，在下倒有一个方法让公子相信。 ”

古浊飘眼角带笑，“ 噢 ”了一声。

八步赶蝉程垓已俯下身去，一面解开黄公绍的衣襟，一面说：“ 黄大侠

被残金毒掌一掌击中前胸，胸前定必有金色掌印，那不就他的后声突然凝结住了，再也说不出下一个字，古浊飘道：“怎的？”眼角微微向下一扫，却见黄公绍尸身的胸膛上仅是一片淤黑，那有半只金色的掌印，他那眼角的笑意越发明显了。

八步赶蝉程垓此刻是真的楞住了，他亲眼看到黄公绍被残金毒掌击中前胸，而数十年来凡被残金毒掌击中的身上莫不留下掌印。

那么黄公绍身上的只是一片淤黑，岂非是无法解释了？

“难道那人不是残金毒掌而是别人伪冒的？但以那人的那种身手来说，武林中确实不作第二人想，此人又是谁呢？”

“难道武林中还有另一个独臂奇人吗？”

程垓百思不得其解，低着头细细的道：“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古浊飘笑了一声，像是冷笑，面上却又有冷笑的神情。

八步赶蝉程垓道：“我和黄公绍乃多年至交，公子若怀疑……”

古浊飘朗声一笑，打断了他的话，道：“程大侠以为我在怀疑阁下吗？那就错了，兄弟虽然不会武功，但是看总是还看得出一点。”

他指着黄公绍的尸身道：“以黄大侠致命的伤痕来看击毙黄大侠的非但是个高手，而且武功简直深不可测，以程大侠的身手嘛……”

他含蓄的停住了话，八步赶蝉程垓脸一红，他当然知道他话中的含意，那就是说：”凭你程垓的身手，还不成呢！”

他再仔细一看，黄公绍尸身上的淤黑，聚而不散，再一摸他的衣服，却完整如新，心中不禁更惊骇，暗忖：“此人果然惊人，似乎已经练到传说中的‘隔山打牛’那种境界了。”

转念又付道：“这位公子倒真识货得很。”猛然想起古浊飘的行事，以及他那种炯然发着神光的眼神，心中一动。

须知一个武功深湛的练家子，他的眼神必然是迥异于常人的，世上许多事都可以隐瞒，只有人的眼睛所表示的，是绝无可掩饰的，人们内心的善恶，也只有从眼睛中可以辨得出来。

八步赶蝉暗忖：“我真傻，从这位公子言行举止神态上，我还看不出人家有武功吗？恐怕人家的武功要比我高明得多呢！”

越是深藏不露的，越容易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

八步赶蝉试探着说：“公子也会武功吧？”

旁立着的幼童噗嗤一笑，道：“你现在才知道呀？”

古浊飘瞪了他一眼，回头道：“幼从庭训，读书不忘学剑。”朗然一笑，又道：“只是这些粗浅的功夫，怎入得了方家的法眼。”

八步赶蝉程垓暗呼了一口气，忖道：“原来如此。”

一望幼童，却见他正冲着自己做鬼脸，知道这文质彬彬的古浊飘不但是练家子，而且还是个大大的行家呢。

于是他更惶恐的道：“原来公子也是武林一脉，小的倒真走了眼呢？”他受了挫折之后，把平日不可一世的傲气消磨殆尽，知道世上比自家武功高的，大有人在，又客气的接着说：“不知公子是何门何派，是否可使在下一开茅塞？”

古浊飘脸上又闪过那种令人捉摸不定的笑意，沉吟着没有答话。

那幼童是古浊飘的贴身书童，平日想必甚为得宠，此刻又嘻皮笑脸的抢着说：“这你教我们公子怎么说呢？”他数着手指，接着道：“我们公子师

有嵩山少林寺的玄空上人、武当山上的灵机道长、昆仑派的锤先生，还有云南点苍的七手神剑谢老剑客呢，你说我们公子该算是那一门那一派的呀？”
那幼童如数家珍的一说，八步赶蝉程垓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皆因这些人不但在江湖上大大有名，而且辈份极高，早已避世，他怀疑的望了古浊飘一眼，暗忖：“难道他真是这些人的弟子。”
古浊飘含笑卓立，既不承认，也不否认，那幼童又道：“嘿，你不相信是不是？”
说着话，双腿并立，往前一错步，踏洪门，走中宫，正是嵩山少林寺拳法的起手式，连环数拳，居然甚见功力。
蓦地，他掌法一变，双掌如抓如擒，闪展腾挪，竟由拳风虎虎的阳刚之拳，变为武当派的“七十二路小擒拿手”。
突又以指作剑，身形如飞，在这半室中旋展出昆仑的无上剑法。
八步赶蝉心中凛然，那里还有一丝怀疑。
那幼童连变四种身法，将少林、武当、昆仑、点苍的武功全施展了出来，古浊飘含笑而视，并没有阻止他，脸上却仍带着令人难解的神色。
“这一下你可相信了吧。”那幼童双手一叉，笑嘻嘻的问道。
程垓站起身来，朝古浊飘深深一揖，道：“在下有眼无珠，竟然不知道公子是位高人。”
他又朝那幼童一揖，道：“不但公子，就连这位小管家，也是位武林高手呢！”
那幼童嘴一撇，道：“真的吗？”忽然又笑道：“喂，我们俩人来比划比划好不好？”
八步赶蝉尴尬的一笑，不知怎么回答，幸好古浊飘喝道：“棋儿，不要顽皮。”
三人在废宅中耽了许久，古浊飘已渐不耐，微一拂袖，道：“黄大侠尸骨暴露此处，总是不妥，不如先抬到寒舍安葬。”
程垓道：“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古浊飘微笑道：“程大侠倒是文武全才呢。”
八步赶蝉不禁脸又一红。
那棋儿早跳了过去，一把抱起黄公绍尸身，程垓看到因为棋儿太短，黄公绍尸身软软的搭了下来，头都快碰到地上了，想起自己以前和他并肩迎敌，叱咤江湖时的情况，心中不禁恻然，走过去轻轻托住了他的尸身。
走出门外，门口停着一辆装饰甚为华丽的大车，车上还坐着个身标魁梧的车夫，穿着竟比普通人家的少爷要阔气，不禁暗叹：“人道宰相家奴六品官，看来此话真是不虚了！”
车子上还放着些食盒酒器，程垓恍然：“原来这位公子是来郊游的。”
在车内八步赶蝉思潮反覆，想到天灵星孙清羽叔侄，又不禁担心他们的安危，他可没想到，当时自己乘隙溜走时，又怎的不担心别人呢？
这就是人类的卑劣根性，当自己完全脱身事外时，才会考虑到别人。
车行甚急，片刻便来到相府，古浊飘轻车熟路，三转两转，便又走进了园子，相府中人看到公子带个死尸回来，虽无不诧异，却不敢问。
走进园子，来了几个家奴，大约是古浊飘的近人，将黄公绍的尸体接了过去，古浊飘轻轻嘱咐了几声，那几个家奴唯唯去了。
古浊飘一转身，朝程垓笑道：“程兄如无事，不妨再在寒舍将息几日。”

八步赶蝉程垓方自沉吟问，忽然听到古浊飘惊噫了一声。

他也忙随着古浊飘的眼光望去，却见园中假山石畔斜卧着一人，不断发出呻吟。

那人全身用棉被裹着，看不出身形，但从发出的呻吟之声听来，像是个女的。

他心中一动：“ 难道是玉剑萧凌？ ” 忙随着古浊飘跑过去。

走到近前，他才看清楚了，那人头露在被外，云鬟散乱，脸上烧得发红，星眸微合，娇喘不思，不是玉剑萧凌是谁？

八步赶蝉程垓更是疑窦丛生：“ 玉剑萧凌怎会跑到这里来，难道是被残金毒掌送来的么？ ” 瞬即间已推翻了自己想法：“ 可是那残金毒掌纵横武林百十年，有名的不近人情，冷酷毒辣，又怎会来管这闲事，巴巴的将这卧病少女送来此问呢？ ”

他思潮互击，不知道这事该如何解释，忽然想到武林中传说的残金毒掌和潇湘堡之间的恩怨关系，恍然而悟，暗忖：“ 这才是了。 ”

但立刻另一疑念又涌了上来：“ 即便残金毒掌要伸手援救这病着的玉剑萧凌，他又为什么将她送到这里来呢？ ”

偷眼一望古浊飘，见他满脸焦急之色在检查萧凌的病情，关怀之心，溢于言表。

八步赶蝉又替自己找到了一个解答：“ 想必是残金毒掌知道这玉剑萧凌和古浊飘是旧好，是以特地送来，做成好事的。 ”

他微笑着看了他俩人一眼，暗忖：“ 武林中人说残金毒掌冷面无情，依我看来，却倒也并不见得。

心意翻转间突又想起一事：“ 可是依方才所见，这残金毒掌却非本人…… ”

他脑海开始一片紊乱，万千头绪中，找不到一丝线索。

他不禁暗暗埋怨自己太笨，其实他那里知道，这事的发展，完全不依常规，事实的真象当今之世除了一人之外，谁也没有办法了解这其中的道理。

而今，金刀无敌已经是黄土埋骨，只剩得他一个。古今英雄，并不是对死这个问题有畏缩之念，不过，一个从死里逃生的人，却会感觉到生存的重要。

八步赶蝉就有这个想法，他深自感激残金毒掌能在生死之关前放他逃生，使他知道生之可贵。

他在江湖上打翻的好汉难以胜数，这些死去的好汉，已经没机会复仇，八步赶蝉就算想补救，也没有办法，因此，他内心有着无法形容的难过，他感到歉然，暗忖道：“ 江湖上的恩怨如此多，纠缠不清，究竟我应该怎样做呢？是否我从此不在江湖上露面？ ”

突然，他又想起一件事，那就是关于残金毒掌的问题，莫不是残金毒掌也是为了恩怨而出现武林？

八步赶蝉以他目前的武功造诣，就算隐身避世，再苦练十年，抑或是二十年，也没有办法克制得住残金毒掌，想到此处，他突然从假石山旁站了起来，踱着步子，由假石山踱到庭院那边，又由庭院踱回假石山，他内心是在盘算一个念头，那就是如何应付今后的岁月，下半生他应该干些什么？

他沉吟自语的道：“ 我下半生应该干些什么呢？我还能够做什么？ ”

一具人的脑海被无数个问题缠着的时候，他便会对旁边的事物毫无所

觉，当他往来踱步时，却不知有人在他身后一步一趋的跟随着，他走快些跟随着他的人也快些，他走慢些，跟随的人也慢些。

以八步赶蝉在轻功上有着超卓的成就，对于跟随着他的人，竟·飞毫无所觉，倒也是一件奇事。

忽然，程垓听得嘻嘻的笑声，发自身后，这可使得程垓猛然一震，不期然一个回身，双掌护胸。

不料看清楚时，却使得程垓为之啼笑皆非，原来这人非谁，乃是小小年纪而居有上乘武功的幼童棋儿。

程垓见并非残金毒掌，心内安定了许多，问道：“小哥儿，你笑什么？”

那棋儿笑道：“程师傅，亏你自称是什么八步赶蝉，我以为你轻功一定是很好的，那知我跟在你后面多时，你竟丝毫不曾发觉。”

程垓见这幼童天真可爱，不禁心念一动，低声问说：“小哥儿，你的公子是不是时常传授你武功？”

棋儿点头道：“我家公子并不曾真正的传授过我一套完整的拳法或剑法。”

程垓奇道：“那你怎会懂得武功？”

棋儿道：“我家公子练武的时候，我在旁观看，不是就可以学得了吗？程师傅，你的轻功是跟谁学的，怎会如此没用，看来你的师父本领也是有限的了。”

程垓倒给他弄得啼笑皆非，面上一红，道：“并不是我师父本领不好，而是我学不到，我的师父名叫赤成子，你一定没有听说过。”

和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子谈话，是会启发一个人的童心的，故此，程垓和那幼童越谈越起劲了。

棋儿点头说道：“赤成子，这名字很熟。”

棋儿忽然摆开门户，笑着对程垓道：“程师傅，听说你的‘落叶追风掌’非常厉害，我倒想请教几招！”

棋儿今年不过是十三、四岁，而程垓乃是江湖上成名人物，提起八步赶蝉这别号，谁不谦让三分，此时棋儿摆开门户，要和八步赶蝉程垓较量，倒使得他为难起来，因为以一个武林成名人物，临诸一个乳毛未脱的小孩，真是胜之不武，当下便笑道：“小哥儿，我并不是不想陪你走几招，只是，较招这一层，如果有什么错失之处，那可是重则丧命，轻则受伤，我们不如谈谈吧！我说个故事给你听。”

棋儿摇头道：“不，我不想听故事，我听说‘落叶追风掌’是虚有其名的掌法，练起来虽然很好看，但和敌人对起掌来，却丝毫没有什么用处，因此，我便想和你走几招，看看究竟有没有用场？”

在这形势下，教程垓怎样回答好？如果不和棋儿走几招，一传出去，武林人士便会说落叶追风掌不过是虚有其表，那不但影响他今后的名誉，更辱及他的师门，要知道，这套落叶追风掌，乃是程垓师尊赤成子因见秋风向枫树吹拂，枫叶飒飒的随风落下，跟着风的方向飘来飘去，在离地面四五尺之间上下飘荡，于是便悟出了这套落法追风掌。

程垓随师习艺，学习落叶追风掌时，倒也下过一番苦功，起先，走近枫树下，等候秋风吹来把枫树叶吹下，由于枫树乃是落叶树，树叶一到秋天，便差不多和树枝脱离，给秋风一吹，便落个不停，程垓用内家真力，发掌向落叶击去，一掌击落一片叶并不难，但赤成子却能一掌击落数片枫叶，因此，

程垓只得埋头若练，风雨不停。

练了差不多三年，程垓发一掌，已经能把七片枫叶击落，也就是说，程垓发一掌等于普通人七掌，倘若有六个敌人向他围攻，他发一掌便能分打七个，要是单打独斗，那么发一掌便能分击敌人身体七个部位，快捷绝伦，由此可知这套落叶追风掌的厉害了。

程垓师尊赤成子仅收得他一个徒儿，故此把一身的绝技都传授给他，赤成子生平对轻功甚有造诣，因此就把轻功悉心向他教授，程垓出道以来，凭这轻功，配合落叶追风掌，在武林道上便闯出万儿来，不过，自从在残金毒掌的手下逃生之后，他对自己的武功造诣有了怀疑，更想到现今武林，人材纷出，剑艺各有不同，并且深感自己只是凭着师尊赤成子所传的武功应世，并不会有过什么独门技艺创悟出来，实在是有点惭愧。

想到此处，程垓面对着这个向他挑战的幼童，不禁有点畏惧起来。

真的，虽然以他一个成名人物，胜了一个小孩固然是胜这不武，但是，程垓因对自己的武艺有所怀疑，能不能胜得棋儿，倒是未知数。

于是，他想把这场较量在拖延中结束，便道：“ 小哥儿，你说落叶追风掌虚有其表也可以，说落叶追风掌有实用也可以，我以为你还是静下来，听我说个故事。 ”

棋儿道：“ 程师傅，如果你不发招，那我便认定你的落叶追风掌是没有用的了。 ”

这句话可能激发了程垓争强之心，另一方面，他巩怕辱及师门，便毅然道：“ 好吧！我就和你走几招，你先发招吧！ ”

别看小棋儿只不过这般小年纪，但说话却甚有分寸，大眼睛一转道 :“ 程师傅，我是主你是客，照礼仪上我应该让你先发招的。 ”

程垓见他小小年纪，竟如此古灵精，也不客气，右手护胸，左手一圈一转，使出一招“ 风叶交错 ”向棋儿当胸打来，他因见棋儿是个小孩，不想伤他的性命，仅是用了三成力道。

棋儿斜身一闪，便轻易将程垓的来掌避过，嘻嘻的笑道：“ 我猜不错，原来所谓闻名武林的落叶追风掌，仅不过如是，怎能和残金毒掌相比！ ”

程垓听他说出“ 残金毒掌 ”四字，心念一动，正想发问，但是形势上不容他说话，棋儿五指如钩向他下盘抓来，劲力甚足，这正是武当派的“ 七十二路小擒拿手法 ”，这一抓要是给抓中，定会半身残废无疑。

程垓心中一惊，立即双足一点，全身跃起，使出落叶追风掌的“ 叶舞秋风 ”，配合起他仗以成名的轻功，身形极俊。

棋儿依旧是个小顽童的状态，嘻嘻笑道：“ 这一招比刚才较为好一点，你看我的！ ”说着，左掌一伸，向他的右腕时抓来，来势极快，任是程垓走遍大江甫北，也不会遇见过为般武林罕见的身手。

虽然这次是较量过招，并非以性命相搏，可是，棋儿着着进逼，却使得程垓无法退让，只得将落叶追风掌的奇妙掌法尽量施展出来，只见得程垓两掌上下翻腾，身形轻灵飘忽，绕着棋儿身躯团团的走圈子，真不愧是武林的绝技。

可是，别看轻棋儿只是十二三岁，他的本领非常了得，虽则八步赶蝉程垓的一套落叶追风掌称霸武林，绵绵不绝的向他攻来，棋儿却屹然不俱，展开武当派的“ 七十二招小擒拿手法 ”应战，抓、搏、点、扣，专向程垓的上中下三盘打来，尽管程垓是个武林成名人物，应付一个小孩子却相当吃力。

战了一盏茶的功夫，程该已是汗湿衣襟，应付艰辛，棋儿却毫不在乎，红红的萍果般小脸，呈现着笑容，得意的说道：“ 程师傅，我早说过你的这套落叶追风掌是没有什么用场的，现在事实摆在眼前，果真如此！ ”

这可把江湖上闯了数十年的八步赶蝉程垓激得真怒，低吼一声，叱道：“ 好小子，你竟敢对我这般侮辱！ ” 说着掌法一紧，配合着仗以成名的轻功，只见掌风呼呼，一条人影在棋儿的身前身后窜来跃去，使出内家重力，向棋儿压来。

好个棋儿，在此惊涛骇浪般的掌法笼罩下，毫无惧容，依旧是心平气和，笑道：“ 啊！使得好！这才算有点劲味！不然就算不得是江胡上的成名人物了！ ”

拳法一变使出嵩山少林的洪拳，敛气凝神，攻如猛虎出山，守如毒蛇出洞，任凭程垓的掌法如何厉害，却也奈何他不得，棋儿越战越有劲，把程垓弄得又惊又怒。

程垓知道此仗如果不能战胜，今后在武林的名声便要隐没，横闯大江南北数十年，栽在一个小孩子手上，那还能成话。

但，形势上棋儿已占有了上风，程垓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击之力，这情形，程垓也有难处，除非是马上认输，否则终会落败，不过，程垓那里肯在一个小孩面前认输呢？只得咬紧牙关 ,施展出落叶追风掌最厉害的招式‘ 风狂叶尽 ”，这一招是抱着与敌同归于尽，本来程垓和棋儿不过是印证武功，不至使出这辣招，只是程垓认为对方大强，除此亦无他法了。

当下欺身抢步向前，贴近惧儿身躯，左右掌一齐发出，程垓的落叶追风掌，每发一掌便有七式，打人七处部位，两掌齐发便是十四式，那即是向棋儿身体上十四处穴道打来，估道棋儿不死即伤。

棋儿处于危急之境，面容不改，笑嘻嘻道：“ 好掌法！ ” 随即顿足往地一点，小身躯临空而起，由程坟的头顶起过，轻飘飘地落在程垓的背后，骈指向程垓背后一点，道：“ 这就是昆仑派的 ‘ 惊鸿掠树 ’ 了，你大概没有见过吧！ ”

程垓做梦也想不到棋儿变招会有这么快捷，双掌打去己失了棋儿的所在，听得背后笑声，正想口身时，后心穴已经给点中，一阵麻痹，这后心穴乃是死穴之一，如被重手点到，定会马上丧命，现在仅是一阵麻痹，知道这是棋儿手下留情，禁不住面露惭愧之色，道：“ 棋儿，你本领胜过我，我认输便是！ ” 说罢，一纵身往围墙跃去。

棋儿叫道：“ 喂，你为什么走？我们还没打完呢！ ”

程垓头也不回，往前直走，转眼之间，便失去他的踪迹，这是他觉得栽在棋儿手上，一世英名从此丧失，故此不想在此逗留。

第六章　谜一样的人

走了半个时辰，来到一间茶馆，觉得腹中雷鸣，进了茶馆，见里面客人疏落，仅有两个人，东边的一个是道家打扮的全真，面吕清癯，长了三给长须，西边的一个是个满身肮脏的乞丐，但双眼威凌有光，一看便知并非普通的乞丐，委是有来头的人物。

程垓也不理会，此时他经过和棋儿一战之后，感到自己的武功实在不济，枉负虚名，当初他出道中时，认为江湖上除了他师尊赤城子之外，无人能和他打个平手，如今他知道自己的想法是错了。

坐落之后酒保泡了一壶好茶前来，程垓自斟自饮，暗自盘算，想不到这半个月来，所经历的竟有如许多的奇怪事情，使得他出乎意料之外，残金毒掌的再度出现武林，使武林人士遭劫，金刚掌司徒项城因失去镖银而出作独行盗，盗官府银两惨死，古浊飘的诡异行藏，这一切事情，都是使程该感到惊异的。

正在此时门外一条人影，直闯而入，来到程坟身旁坐下，程垓定神一看，来人非他，正是使他认栽的棋儿，不禁讶道：“ 棋儿，你来这里干吗？是公子叫你来找我的？ ”

棋儿睁大了眼睛，问道：“ 程师傅，这里并不是你的地方，这间茶馆又不是你开设的，你可以来，难道我不可以来吗？ ”

程垓点头道：“ 当然你可以来，我是问你是不是公子叫你来的？ ”

本来程垓给棋儿打败，应该对他恨恶才是，但此刻他觉得自回电己的力量实在不济，如此武功，怎能争强，因此对于棋儿却并无恶感。

棋儿摇头道：“ 公子不会叫我来的。 ”顿了一顿又问道：“ 程师傅，你是不是很怕我们家公子？ ”

这可使得程垓难以回答，对古浊飘，程该到今还摸不清他的底子究竟是什么人？

这古浊飘，端的是一个使人费解的人物，不过，提起古浊飘，却是使任何人都感到兴趣的，等于是一个谜，无论如何，也得要把这个谜揭开。

棋儿见他苦苦的在想，便问道：“ 程师傅，你在想什么？是不是记起刚才我赢了你半招的情景？ ”

程垓摇头道：“ 不，你的武功好，我输是应该的。 ”程垓也想透了强胜劣败的问题。

棋儿忽然把声调抑低，道：“ 程师傅，你不要难过，刚才我和你不过是玩玩，并非有意和你为难，故此，我不会对任何人说出你曾输给我的。 ”

程垓伸手向棋儿的肩膀轻轻一拍，点头道：“ 棋儿，你智勇双全，将来一定是武林的杰出人物，可惜…… ”

棋儿连忙问道：“ 可惜什么？ ”

程垓道：“ 可惜你年纪大小，否则便可以多一个人来对付残金毒掌了。 ”

棋儿恍然大悟道：“ 原来是这样，不过，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残金毒掌的厉害，看来没有人可以胜得过他的了。 ”

程垓心念一动，问道：“ 你怎知道？ ”

棋儿神秘一笑，这一笑甚是诡谲。

此时，奇事又发生了，坐在东边的道士，捧着酒壶，朗声吟道：“ 天地正气，清浊有形，清者清，浊者浊，世人若知时，己是大梦醒。 ”

这几句似诗非诗的句语，在道士口中唱出来，却非常动听，而程垓的耳朵，却有点轰然的感觉，程垓不禁暗忖：“ 好深湛的内功！ ”

原来练武的人，凡是内功到了深湛的境界，每一句说话，都可以直透入对方的神经腺，甚至可能把对方五脏毁掉，这看来平平无奇的道士，竟有如此功力，使程坟为之一愕，幸亏他也是练过武的人，道士的内劲虽能刺激起他，却只不过是耳鼓里嗡嗡作响。

可是，更奇的事情又出现，坐在西边的一个叫化子，霍然站起，仰天长笑，连打几个哈哈，笑个不停。

棋儿拉着程该，低声道：“ 你不要做声，千万不要介入这漩涡中。 ”

程垓点头道：“ 这个我知道。 ”

那道士突然面色一转，由红变青，随即呷了一口酒，向着叫化子喷过去，一阵酒花，当作暗器使用，只要给这酒花射中，身躯定会变为蜂巢。

程垓也是个内行的人，一见此情形，啊的一声冲口而出，替那叫化子着急。

刹那之间，叫化子双足往地一点，一个“ 旱地拔葱 ”，身躯凌空跳起，把酒花避过，在半空中打了一个筋斗，然后落地，笑道：“ 好厉害的一招‘ 漫天风雨 ’！ ”

蓦地，蓬的一地声，叫化子和道士各自退开数尺，两人都倒在地上，程垓禁不住摇头道：“ 两败俱伤了！ ”

程垓说得不错，尹志清虽然是功力深厚，但叫化子的武功诚如棋儿所说的怪异非常，当时尹志清用崆峒派的“ 三直气功 ” 由丹田贯注于一双筷子上，所以这双筷子坚硬非常，把铁拐压下，但叫化子却施出丐帮的“ 哭丧棒法 ”，铁拐一沉，向尹志清胸膛打去，尹志清虽内劲高强，硬接一拐，却不免倒地，而他在临危的刹那间，一双筷子却脱手飞出，插向叫化子的期门穴，故此叫化子也倒下来。

程垓见了这情形，恻忍之念油然而兴，想上前察看两人的伤势，棋儿连忙拉住他，道：“ 程师傅，这些江湖上的恩恩怨怨，我看你还是不要介人为好。 ”

江湖上的恩怨？这句话可把程垓提醒了。

是的，江湖上的恩怨多着了，以他的力量，怎能排解，因此，他便想到残金毒掌的再次出现武林，为何而来？

棋儿道：“ 程师傅，不如因公子那里去吧！ ”

程垓似乎对棋儿一切的话都非常服从似的，便和棋儿返回古浊飘的相府之中。

古浊飘沉郁而冷峻的站在庭院中，程垓想起玉剑萧凌的事，问道：“ 古公子，玉剑萧凌的病势怎样？ ”

古浊飘依然是那么淡然，道：“ 程兄，你少管些事吧！ ”

程垓默然，他想到萧凌是武林人士邀来对付残金毒掌的，如今不知她的病势如何，不免心中思疑，便侧脸再一看古浊飘，却见他虽是满面关切之容，但是却没有一丝惊疑的表示，内心不禁一动。

因为按理说来，在相府花园中突然发现玉剑萧凌，这位风姿翩翩的相国公子无论如何也会觉得惊异和怀疑，除非——

但此时此地，却已容不得程核多思索，他此刻虽然雄心未泯，但却不愿意牵涉到此类事里去，微微抬首，仰望白云苍穹，想起已经故世的老友金刀

无敌，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这故事千层百结，到此为止，才只打开了一结而已，那就是古浊飘不但会武，而且武功必不弱。

但古浊飘与残金毒掌之间到底有无关连？若有，那么有何关连？萧凌之父飞英神剑萧旭何事北来？又为何行踪诡秘？残金毒掌行事为何忽善忽恶？又为何在金刀无敌黄公绍尸身上找不到金色掌印？难道除了真的残金毒掌外，还有一个假冒的吗？

还有残金毒掌百年来行踪倏忽，几次已被武林确定身亡，但事隔多年，又为何忽然出现？若说是他人假冒的，但又为何身法武功丝毫未变？而且还仍然是断指断臂，甚至连秉性也一成未改呢？

这些疑团正如抽丝剥茧，真象究竟如何，要慢慢才解得开。

看官，你道程垓所见的道士尹志清和叫化子在酒馆中搏斗，以生命来决胜负，究竟是有什么过节，是否关及于江湖间的恩怨？

是的，尹志清和叫化子确是有过节，而且，这不是他两人之事，乃是崆峒派与江南丐帮的梁子，叫化子名唤莫愁人，是江南丐帮的有数人物，手上一枝哭丧棒横行江南，原来江南丐帮是有一个帮规，凡是能传得帮主哭丧棒法的，便有资格被认为可以继承帮主了，莫愁人是有资格做帮主的一个，故此他能够得传哭丧棒法厉害之处，真是使人意想不到。

江南丐帮现时的帮主是马孟良，已是第三代丐帮掌门人，这丐帮乃是由劳天亮所创，集合江南一带有气节的叫化子，组成了一个丐帮，叫化子并不是专门沿门托钵求乞，而是有大部份江湖人士不满当朝皇帝昏瞆无能，知道大势已去，又不想反叛，于是便流浪在各处，知道劳天亮组织丐帮，闻风而至，纷纷前来依附，丐帮的势力便起来越雄厚。

劳天亮临终时，把十个武艺最强的弟子召集起来，要各人比试武艺，武艺最好的，便是丐帮的掌门人，也就是丐帮的帮主。

凡是能成为丐帮的帮主，固然武艺是要好，而且更要能戚德服人，因为江南的叫化子不少，一个名叫萧琪的弟子武功最强，便命他为帮主，萧琪依照始创帮主的说话，临终之时，也选了一个武功最强的，那便是现在的掌门人马孟良了。

当日马孟良夺得帮主的宝座，并非容易的，各弟子中，除了马孟良之外，还有一个弟子，便是刘文海，在萧琪未死之前，刘文海和马孟良对于丐帮的宝座早存了觊觎之念，因此两人除了在哭丧棒上用功外，还独自研究一种特殊武功，务求在试武之日，能够把对方击倒，结果刘文海练得一套“三合功”，这“三合功”非常厉害，分为天地人三段，完全以内劲取胜，刘文海把三合功运用在哭丧棒上，使“哭丧棒法”更精妙非常，本来任何丐帮弟子，都会认为第三代帮主的宝座一定是刘文海所得的，但是，在比试之日，到最后阶段时，他的唯一敌手马孟良竟使出一门极其怪异的“迷魂棒法”，这“迷魂棒法”融合到本门的“哭丧棒法”中，便把刘文海打败。

结果当然是马孟良夺了丐帮帮主宝座，但刘文海却不服，认为马孟良所使的乃是一种邪术，并非丐帮本门“哭丧棒法”，向各人宣称，要推翻马孟良的丐帮帮主地位，不过这丐帮帮主并不是随便可以掉换，除非是帮主犯下了不可原谅的过失，才能由门下丐帮弟子声讨，推举另一个人来做。

现在刘文海因本领不及马孟良，竟然要推翻马孟良的帮主宝座，这当然得不到附和，刘文海一怒之下，马上声言脱离丐帮，这无形中是反判，故此

丐帮弟子对刘文海并不原谅，要追捕刘文海，但是刘文海的武功，除了帮主马孟良能胜过之外，没有一个人能胜得他，所以没有办法。

刘文海其后也就改投入崆峒派玉山长老门下，刘文海本身武艺既然高强，又得玉山长老的悉心教导，武功比他在丐帮时更加厉害，一手崆峒派的“飞云剑术”，在江湖上也是叫得响的。

凭他本来的三合功和飞云剑术，把崆峒派的名气在武林中振起，本来崆峒派在武林中已经失掉了地位，一旦能够振起声威，崆峒派的人，个个都为这欢喜不迭，结果，玉山长老死后，便推举刘文海为崆峒派的掌门人。

刘文海因属于丐帮反叛之徒，丐帮的人，对他甚是痛恨，虽然他现在已经做了崆峒派的掌门人，仍然要把他捉回来，由丐帮处置，刘文海对于丐帮这样咄咄迫人，甚是反感，本来他就是对丐帮不满，如今有了这关系，更是仇视。

由于这个缘故，便弄到江南丐帮和崆峒派之间甚是不和，这些恩怨，十多年来，没法解决。

曾经有好多次，武林高手想排解两派的纠纷，可是，由于两派的掌门人积怨甚深，因此，任凭如何排解，也没有办法，自此两派之间，越变越恶劣，成为敌对的状态。

当日尹声清和莫愁人也曾交过一次手，双方都占下到便宜，现在酒馆相遇，挑起旧恨，便来一次决斗，想不到又是两败俱伤。

此时莫愁人因给尹志清用筷子插入胸膛，受伤非轻，但他内功深厚，仍然能支持住，从地上跃起，扶着重达百斤的铁拐走出酒馆。走到门前，回头望了尹志清一眼，冷冷的说：“尹志清，山水有相逢，我们碰头的机会还多着呢！”

说罢便急促的跑去，转眼之间失去踪迹，他心窝给筷了插着，受伤非轻，但外表上看来却似毫不在乎的样子，这显然是功夫深厚的关系。

尹志清的胸膛给莫愁人的铁拐打了一拐，躺在地上，好一会才能站起来，面色灰白，离开酒馆，他知道莫愁人的一拐，沉重非常，虽则勉强支持，也不能支持得多少时候，于是，尽量把内劲运行在受伤的部位，崆峒派是以内功见称，更兼现在掌门人刘文海把自己所创的三台功融会进去，化成“三真气功”，更加厉害，尹志清虽是崆峒派的第二代弟子，但追随刘文海多年，日夕磨练，内功造诣自是不弱，故此才能捱得起莫愁人的一拐、否则定会命丧当场。

于是他极力支持着，迳往东走去，来到一间大屋门前，才不支倒地。

这间大屋乃是威震武林的“七星剑”霍无涯的住宅，当年霍无涯在北京城内开设一间耀武镖局，十年前封剑收山，把镖局结束，不理世事，日夕依伴的仅是他的女儿霍月娥，闲来无事，便把自己在武林称霸的六星剑术传授给女儿。对于江湖间的恩怨事情，已是没有闲情去理会，免惹是非，故此残金毒掌再度出现武林，与江湖人士为难，他并不是不知道，只因不理世事多时，不想置身其间，况且，一个人在江胡间混了几十年，对于这些事情，他也看得透了。

此时，厅堂正中摆着七盏油灯，霍月娥在小灯中间，持宝剑起舞，霍无涯坐在椅上，讲述剑决，霍月娥依照父亲所说的剑决，一招一式的练习。

蓦地，有个仆从由外面飞奔进来，气急败坏的道：“霍老爷，门口有道士倒在石阶前，看来是受了重伤，前来求你医治，不支倒地的。”

虽然霍无涯对于江湖间的恩恩怨怨，并不理会，但由于他精通医理，凡是有人受伤，前来求他医治的，无论是何门何派，他都一律医治，绝不推辞。

霍无涯听得仆从说有人受伤，点头道：“把他抬进来，”

仆从应诺一声，便出去把尹志清抬入，霍无涯一看，奇道：“原来是尹志清，本来他的本领不弱，何以间会伤得如此很！”

当下霍无涯便叫女儿取出两颗自制的九转还魂丹来，用水化开了，让仆从把尹志清的牙关撬开，把药水倒进尹志清的口中。

霍月娥在房中问道：“爹爹，这道士你认识么。怎会伤得如此厉害。”

霍无涯道：“此人名叫尹志清，乃是现今崆峒掌门人刘文海的得意弟子，以前我和刘文海相叙时，曾见过他一面，当时他的武功底子已经很好，现在隔了多年，他的武功当大有进展，打伤他的人自是不弱。”

霍月娥突然问道：“莫不是残金毒掌伤他的？如果是的话，我想你也不必理会这些事了。”

霍月娥因为自幼跟随在一起，习染了不理世事的个性，平日遇到什么事情，她都是不愿介入漩涡，此时因怕尹志清是给残金毒掌打伤，父亲出面医治，不免发生麻烦，故此才有此说法。

可是霍无涯对武事虽然不理，但对医人方面，却没有放弃，摇头道：“月娥，你如此想便错了，一个人不能见死不救，尹志清命在须臾，如果迟救半个时辰，便会丧命，所谓救人一命，胜造六级浮屠，是不应该不理的。”

正说间，尹志清已经悠然醒来，惨然一声：“痛死我了！”

七星神剑霍无涯见得尹志清苏醒过来，心中甚喜，这是一种心理，任何一个人也想见自己所医治的人有起色。

霍月娥见尹志清酥醒，叫道：“爹，这道士醒来啦！”说看便走近尹志清的身旁，问道：“你怎会伤得这么重？”

霍无涯连忙制止她道：“月娥，你不要多跟他说话，以免影响他的伤势，他受伤非轻。”

说着，便把尹志清放平在地上，然后伸手向他身上各处推按，推按了半个时辰，只见尹志清灰白的面渐渐有了血色，呼吸也匀了。

受伤的尹志清，自分定难得救，想不到经过七星神剑霍无涯的推按后，浑身觉得有阵阵的暖气由霍无涯的手掌中传到他的身上，痛苦也渐渐消除。

这乃是霍无涯施用“推血过宫”的上乘医法来替尹志清治理伤势，现在江湖上能用这上乘医法的只有他一个人，女儿霍月娥虽然也学过这门功夫，可是“推血过宫”乃是要内功深湛才能有用，否则不生效力，故此霍月娥也不曾替人医治过。

当下尹志清悠然说道：“霍老爹，我能够活命，完全是拜你之赐！此恩此德，晚辈真是没齿难忘。”说着，就想坐起来。

霍无涯忙摇头道：“尹贤医，虽然你的血脉已经调和，但却不能立即起来，否则伤势受了震动，就算华陀复生，也难医治了。”

尹志清听说，便躺回地上，但口中仍然是称谢不迭，道：“霍老爹，你救活了我，我怎样谢你才好？”

瞬息之间，八步赶蝉程核心中疑云丛生，思潮互击，眼角转瞬处，古浊飘已将萧凌横抱了起来，他不禁一笑付道：“其实这些事，又与我何干？我何苦来苦苦琢磨。”

心中微觉舒坦，跟着古浊飘穿入那片竹林，眼光动处，心头又是一凛。

原来那走在他身前的古浊飘，手里虽然抱着一人，但走在这积雪淹胫的小径上，脚下竟没有留下半个脚印，八步赶蝉不禁暗暗倒吸一口凉气，自家这也是以轻功成名的人物，此刻和人家一比，可的确是相差得太远了。

他心中不禁闪电似的掠来另一个想法：“这古公子功力之深，真如汪洋大海，难以测度，怕比之纵横武林的残金毒掌也未遑多让，当今之世，又有谁能将这不过方是弱冠之年的贵介公子调教得如此出色呢？

他心中一动念，便又生生不息，又想到金刀无敌黄公绍的尸身：“他既中残金毒掌，却无残金色掌印，难道除了真的残金毒掌外，还有一个人是假冒的？难道那假冒残金毒掌之人，和这位相国公子有着什么关连？”他微喟一声，仍是茫然。

虽然他自己告诉自己，对这些不解之谜不要多作无谓的思索，但是这出于天性的好奇心，却无法控制，亘古以来，人类变化虽大，但这种渴望揭穿谜底的心理却一成未变，是以千古年来，世上也没有一个迷是永远不会揭穿的。

他悄然步上台阶，脚下突然一响，他低头一看，靴上沾着些污泥，而污泥上却又沾着一张纸柬，他不经意用另一只脚将它拂在地上，默默的随着古浊飘走进了门，此刻，他突然感觉到自己竟是这么渺小，渺小得不禁使他有些自卑。

古浊飘轻轻将萧凌放到床上，回头四顾一下，皱眉问道：“棋儿呢？”

程垓摇了摇头，心中不禁又暗叹一声，须知八步赶蝉程垓在武林中也是响当当的人物，此刻古浊飘却以这样的态度向他问这种话，他心中自然大大不是滋味。

这就是人类的通病，在他已觉自身渺小而生出自卑的时候，他的心情就会分外敏感，受不得一丝刺激，若在他心中坦然，他就会知道人家这句活根本不是问他，更没有瞧不起他的意思。

古浊飘像是也发觉他面色的不豫，笑了笑，缓缓说道：“小弟心乱，不曾呼程大侠。”

眼光动处，忽然看到棋儿跑了进来，一面却低着头在看一张字柬，便道：“棋几，去倒些茶来。

棋儿却像是没有听到，犹独自出神的看着那张字柬，古浊飘两道剑眉方自微皱，心中忽然一动，棋儿却抬起头来一笑，将那张字柬送到他面前，笑着说：“相公，这张纸条子是那里来的，怎会跑到外面的台阶上？”

程垓一看，那字柬上满沾污泥，正是行沾在自己靴上的，不禁暗暗奇怪：“难道字柬上，又有什么文章？”

古浊飘已将那字柬接了去，一目闪过，不禁微微笑道：“程大侠，看样子飞英神剑也来至此间了。”

语气淡淡的，程垓却吓了一跳，赶紧拿过来一看，却见上面写着：

“凌儿知悉；此间已无事，不可多作逗留，速返江南勿误，屋后有马，枕下有银，汝可自取，回堡后切不可将吾之行踪泄漏，切记，切记。父字”

却正是玉剑萧凌在那废宅中得到的字柬，她随手丢下后无巧不巧，竟被程垓沾到脚上。

这张字柬却使得本来已杂念百生的程垓，心中又加了一层疑惑：“潇湘堡一向不涉足江湖，这飞英神剑却怎的来了，而行踪又是如此的诡秘，竟想连他家中的人都瞒着，竟都不与他女儿见面。”

他长叹一声，抬起头来，和古浊飘那双锐利的眼神一触，目光不禁一垂，却又看到古浊飘的嘴角竟带着一种冷削残酷的笑意。

他不禁打了个寒噤，忖道：”或是天灵星在这里就好了，也许他可以解释出一些事来。”

一念至此，他又想到了孙氏叔侄：“他们到底到那里去了呢？”再一动念：“龙舌剑林佩奇到那里去了呢？”

那天晚上他们在相府中发现人影，追出去时发现就是残金毒掌时，龙舌剑就未曾露面，此刻却又不在相府中，程垓心中不禁忐忑不已，突然又有种孤独的感觉压到他心上。因为他心中的所有疑念，只能藏于心底，而没有一人可以倾诉。

抬目一望，古浊飘嘴角的笑容已消失了，也楞楞地在出神，仿佛他也是和自己一样，心里有着许多分解不开的心结似的。

“这真是个谜一样的人物。”

程垓暗叹着，却决定在这里留下来，因为这神秘的相国公子，此刻已深深吸引住他了。

萧凌的病，在细心的看护以及名贵的药品下，很快的好了起来，只是这场折磨却使得她的身体、心力都变得异样的层弱。

她是完全安静的，因为在她卧病的房中，除了一个丫环侍候着她外，就绝无外人再来打扰她了。当然，她不知道她所存身的地方是那里，因为自从她神智清楚后，古浊飘就没有来看过她，当然，她奇怪自己怎会从一个阴森凄凉的废宅中换到这种所在来，因为在她病着的时候，她是晕迷的，什么事也感觉不到。

此刻，她只觉得身子仍是软软的，虽然她想知道自己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但没有人告诉她，她也没有力气自己去查明。

程垓呢？他不时由棋儿所告诉他的后园中的小门跑出去，漫无目的的四下走着，他希望自己能碰到天灵星孙清羽、龙舌剑林佩奇，他更希望自己能碰到飞英神剑萧旭。

但是他失望了，这些天来，他甚至连古浊飘都没有看到。

日子，像是非常平静，然而这些日子真是平静的吗？

三天过去，三天后的晚上仍然像三天前一样，黑暗而森寒，相 府的后院，突然嗖的掠进一条黑影，身法轻灵巧快，曼妙无匹。

但是这人影一掠到地上，身子就向后一扑，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他挣扎，喘气的声音粗重，像是受了极重的伤，神态却又极为惊慌，像是那使他受伤的敌人此刻仍跟在他身后。

他挣扎着爬了起来，四顾一眼，园子里是死寂的，他似乎稍稍放心，尽力又纵身一掠，掠到那假山山石下的阴影中，似乎已经力竭，砰的，坐在地上，夜色微映，可以看到他脸上竟蒙着一块黑色的方中，只露出一对黑白分明的眼睛，只要一闭上，他的脸面就是一片漆黑了。

蓦地，一阵衣袂所带起的风声掠来，他大惊，勉强忍住喘气声，但一条人影已飕然掠来，口中低沉的叱道：“谁？”

竟是程垓。

程垓闯荡江湖数十年，可算是老江湖了，睡觉当然警觉得很，这夜行人在园中所出的声音虽然低微，但他已觉察，赶了过来，果然看到有一团黑色的人影躲在山石的阴影下。

八步赶蝉心中一动：”难道是龙舌剑回来了？”

一个箭步，又窜了过来，却见这夜行人一色黑衣，连面目都是黑的。

他不禁一惊，身形猛顿，突然，身后又有风声嗖然，一个清望的口音道：“何方朋友，深夜来此意欲何为？”

风声一凛，从程垓身旁越了过去，右手疾伸，五指如钩，疾向那夜行人右臂抓去。

那夜行人虽然身受重伤，但武功极高，临危不乱，脚下微一错步，左掌一圈，一吐，连消带打，竟反削对方的腕时。

程垓此刻已看出从他身侧掠过的那人，正是古浊飘，想是声音也惊动了他，他也赶来了。

古浊飘一招迭空，低叱道：“朋友好快的身手！”手掌突的一翻，反擒那夜行人的手腕，正是武当派名倾天下的“七十二路小擒拿手。”

那夜行人似乎也想不到他变招如此之速，右臂猛撤，嗖然一掌，切向古浊飘的肋下，这一招招式奇妙，竟是中原武林各派所无的妙着，只是他已受重伤，招式的用，已稍觉迟缓，掌上所发出的力道，也显得软弱了。

程垓心中一凛：“怎的又来了个如此高手。”

却见古浊飘轻轻一笑，身形一倾，脚下却如生了根似的，那夜行人的一掌却也堪堪迭空，但掌风下压，古浊飘的双掌已硬递了过来。

这夜行人受了内伤，当然不敢硬接这招，而且此刻他喘气的声音更重，气力愈发不支。

但古浊飘得理不让人，嗖，嗖，又是连环两掌拍来，那夜行人闷哼一声，尽着全力，忽然使出一招。

他右臂忽然伸缩一下，并指作剑，带着一丝轻微但却曼妙的波动，嗖然点向古浊飘心下巨阙穴旁的左“幽门穴”。

这一招招式看去平淡无奇，但妙就妙在他一丝轻微的波动上。生像是认得人家招式中的空隙似的，倏然穿出。

古浊飘低笑一声，脚跟一蹬，倏然后退五步，旁观着的程垓却惊呼道：“终南郁达夫”。

原来这夜行人所使的一招，正是传诵武林，昔年君山一役中，蒙面剑客终南郁达夫仗以重创残金毒掌的“笑指天南”。

八步赶蝉程垓当时虽未见过此招，却听人说过，此刻见了那夜行人手中虽然无剑，但他以指作剑，使的却是剑法，再看到他身上的全身黑衣，和面上所蒙的黑中，心中一动之下，不禁惊呼出声来。

那夜行人听到这声惊呼，举止果然更惊慌，身形一动，竟尽着最后的余力扑向围墙，生像是怕别人看到他的真面目似的。

古浊飘嘴角微微冷笑，像是明知他跑不出去似的，是以站在那时动也不动，八步赶蝉却掠前一步，大声叫着：“郁大侠。”

那夜行人头也不回，已自掠到围墙之下，那知墙外，“嗖”“嗖”又掠进三个人来，竟挡在他面前，一个瘦削的汉子朗声道：“郁大侠，我们找得你好苦，郁大侠，你又何必隐掩行藏，难道是不屑与我们为伍吗？”

站在他身侧的一个矮胖子之人却哈哈大笑道：“华山会后，郁大侠神龙一现，至今匆匆已十年，郁大侠还认得我这老头子吗？”

八步赶蝉此刻也掠到他身后，一见那掠进墙来的三人，不禁狂喜，原来是天灵星孙清羽叔侄，和龙舌剑林佩奇。

那夜行人前后被夹，而且重伤之下他仍能仗着深湛无比的内功支持到现在，已经是奇迹了，此刻猛一松驰，便再也支持不住，长叹一声，颓然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天灵星孙清羽、龙舌剑林佩奇、八步赶蝉程垓大惊之下，都掠了过去，林佩奇铁臂一伸，将他横抱起来，正自惶然，那古浊飘却已缓缓走了过来，朗声说道：“郁大侠像是受了伤，暂且还是将他送到轩中，先看看伤势如何再说”。

天灵星孙清羽赶紧一抱拳，轻笑一声，说道：“小可等深夜又来惊吵公子，心中甚是不安得很。”

古浊飘微微笑道：“孙老英雄若如此说，便是见外了。”右手做了个手势：“就请各位跟我来吧！”

方一转身，忽有纷乱的脚步声传来，山石后也现出火光，古浊飘两道剑眉微皱一下，道：“程兄暂引各位前去，小可先过去一下，免得那些无用的家丁惹厌。”说着，便急步走了前去，肩头不动，脚下却如行云流水。

孙清羽哼了一声道：“果然好身手，我老眼还算未花。”灰白长眉一皱，“程老弟，你快引我们到轩中去，郁大侠的伤势，恐怕延误不得呢！”

程垓心中奇怪：“凭终南郁达夫的功夫，还有谁能伤得了他？孙清羽他们又怎会聚在一处？又恰好赶到这里来？”一面转着念头，一面却已沿着小径将他们引到侧轩中去。

他仍从自己跃出来的窗中掠了进去，点上灯，才开了门让龙舌剑等走了进来，将受伤的终南郁达夫放到他原先睡过的床上，天灵星到床前，叹了口气，缓缓说道：“直到今天，我老头子猜了十几年的事才能知道谜底。说着，他缓缓伸手去揭那在江湖上仅仅神龙一现，却名噪四海的蒙面剑客终南郁达夫面上所蒙着的那一方黑中。

程垓、林佩奇，甚至孙琪，此刻的心情也是紧张的，眼睛动也不动的注视着那块黑中，因为只要那黑中一揭开，十几年来被天下武林中人大费猜疑的一件秘密的谜底，便要揭穿了——所有的秘密都有揭穿的一天，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刷的，黑中揭下，露出藏在那方黑中后的脸，天灵星孙清羽和龙舌剑林佩奇不禁惊呼了一声，蹬，蹬，蹬，后退了三步，脑中一阵晕眩，几乎像是已站不住脚的样子。

程垓、孙琪闪目望去，却见那张脸清瞿瘦削，清秀白皙，领下微微留着短须，虽然面色比别人苍白些，却并无异处。

“为什么天灵星、龙舌剑会如此惊异？”他们不禁奇怪。

静默了许久，孙清羽，林佩奇才透出一口气来，几乎不约而同的道：“原来是他！”

天灵星孙清羽长叹一声，道：”他就是江南潇湘堡的堡主，当代的大剑客，从来未曾涉足江湖的飞英神剑萧旭。”

须知龙舌剑林佩奇手持竹木令远赴江南时，曾在潇湘堡中见过江虽然闻名，却极少有人见到的飞英神剑一面，而天灵星孙清羽多年前也和他有一面之缘，是以他们一见巨创残金毒掌的终南剑客郁达夫，竟是潇湘堡主萧旭，自然是大吃一惊。

程垓、孙琪虽然未曾见过此人之面，但听孙清羽一说，也不由轻呼出声，猛以拳击掌，道：“这就对了。轻易不出江湖的飞英神剑为何北来？又为何

行踪诡秘，这在程垓心中百思不解的疑团之一，此刻也同时得到了解答，疑念一解，心中大畅，竟叫了出声。

但别人可不知道他叫的原因，孙清羽不禁问道：“什么对了？”

八步赶蝉程垓这才将金刀无敌黄公绍的死，和自身所遭遇到的事，说了出来。

孙清羽一直凝神倾听着，却问道：“那古公子方才和萧大侠动手时所用的招式，你可曾看清是那一门派的？”

程垓沉吟了半晌，道：“他第一式用的是‘武当擒拿手’中的‘金丝剪腕’，第二式用的却像是‘昆仑云龙三现’，但方位却又似乎稍有变化。”

须知八步赶蝉久历江湖，武功虽不甚高，但见识极广，是以一眼便能认出古浊飘的招式。

林佩奇却向程垓说出了他的遭遇：

原来那天晚上程垓等所居的侧轩屋顶上，发现了夜行人的踪迹，程垓等跟踪追去，龙舌剑却因连日劳顿、奔波，睡得较沉，没有惊觉。直到后来相府卫士满园搜查时所发生的嘈声、沉重的脚步声，才把他吵醒。

他惊醒之后，知道相府中出了事，起来一看，程垓、黄公绍、孙氏叔侄全已不在，他不禁暗叫：“惭愧”。

须知闯荡江湖之人，睡觉若如此沉法，同屋之人走了都不知道，那的确是值得惭愧的。

他不知道到底生出什么事故，心里着急，但外面搜得火刺刺的，他不能出去，但势又不能不出去。

终于他悄然推开窗子，听得嘈乱的人声已渐远去，他才一掠出窗，嗖，嗖，几个起落，极快的离开了相府。

四下一转，寂无人影，这时残金毒掌已追于废宅，而孙氏叔侄惊魂初定，也离开了，是以他找了半天，也未找着。

自然，他非常奇怪他同伴们的去向，正发着楞，突然身后一个奇怪的声音缓缓说道：“林佩奇——”

林佩奇惊然一惊，运腰微扭，金光一闪，在这一瞬间，他已将腰畔仗以成名的奇门兵刃龙舌剑撤到手里，藉着回身之势，“立解残云”，向后挥去。

这种地方，就可看出这龙舌剑之成名确非幸致，就凭他这身手之速，反应之快，就不是普通武林同道能望其项背的。

那知他这迅如闪电的一招，竟连人家衣袂都没有沾上一点。

他一招落空，知道自己又遇着劲敌，不敢再轻易出招，手腕一抖，龙舌剑呼的反弯了回来，左手疾伸，捏住龙首，这龙舌剑名虽是剑，其实招式却大部和较鞭相同。

他闪目而望，只见身前五尺开外，卓然站着一人，黑衣蒙面，带着一种沙哑的奇怪的口音，向自己微微发着笑声道：“林老弟当年一别至今十余年，功力精进得很呀！”

林佩奇凛然一惊：“莫非他就是终南郁达夫。”

仔细再打量了几眼，忽然看到这黑衣人肩头所露的剑柄，竟是用白色丝绦系住的，心中闪电般倒退十六年，想到那时在华山绝壁前，那宛如天际神龙倏然而来的蒙面剑客终南郁达夫，正是这种打扮，掌中所使，也是这系着白色丝绦的长剑。

一念至此，他心中再无疑念，脱口道：“郁大侠，你——”

那自称“终南郁达夫”的黑衣人，朗声一笑，接口道：“残金毒掌再现江湖，郁达夫也静极思动，来再会十六年前的故友，方才那残金毒掌现身之际，我隐在屋脊后，因为另有原因，是以未曾现身，但经我十数天的奔走，对那残金毒掌的落脚地，心里已有个谱，等到时机成熟，郁达夫自然要联络各位——”

他微微一顿，又道：“据我所知，四川唐门也有人北来，似乎还另有一人随同而行，却是个武林中的生面孔，年纪虽不大，但一眼望去，却像是内家高手。”

他长叹一声：“自残金毒掌再现江湖后，武林中似乎大半都已静极生动，而且其中还有几个新起高手，真是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林老弟，郁达夫今日所要言明的，就是在时机未熟之前，切切不可轻举妄动，免得白白牺牲一些人的性命。”

这一席话讲得龙舌剑林佩奇心中又惊又喜，却又有些惭愧。

惊奇的是这武林中那神秘剑客“终南郁达夫”怎的突然现身京都，却在人不知鬼不觉之间，已经打探出残金毒掌的端儿。

喜的是，此人一现，再加上闻说已经北来，毒药暗器天下无双的唐门中人，或可将这残金毒掌歼灭。

惭愧的却是人家劝告自己的话，虽然都是金石之言，但因此可见，却显得自己能力太差，纵然拼命，也是白搭。

他心中这几种思潮一齐翻涌，顿时愣下半晌，那知那终南郁达夫朗声一笑，道：“今日暂且别过，有事当再联络。”身形一动，快如飞燕的没入黑暗。

龙舌剑林佩奇连忙喊道：“郁大侠暂留一步。”

但人家身形大快，他说出口时，人家已失去了踪影，林佩奇微喟了一下，暗忖这蒙面剑客的行踪，的确有如“见首而不见尾”的神龙，对人家的功夫，更是五体投地。

他出了一会儿神，信步在黑暗中的街道上走着，突然想起自己方才忘记问问终南郁大侠有没有看到天灵星等人。

“现在他们都不知去向，我再回到相府，已无意义，但是，我该到那里去呢？”举目四望，寒冷凛冽中，东方已现曙色。

龙舌剑林佩奇本是江湖问的游侠一流人物，终岁漂泊江湖，四海为家，不知怎的，此刻他却有了无处可去的寂寞感觉。

但转瞬天光大亮，他精神又为之一振，方才在黑暗中所有的那种颓唐、阴郁的感觉，此刻已一扫而空，他本是个没遮当的血性男儿，心中感怀虽多，但志气却未因此而消磨。

天虽已亮，但在这严寒的清晨，街上仍无人迹，林佩奇踱了几步，看到前面一家小门面里，正热腾腾的冒着气，林佩奇久走江湖，知道这是磨豆腐的磨坊，早上却兼卖着刚出锅的新鲜豆浆和一些烧饼、果子一类的吃食——此处所谓的“果子”，非水果也，而是北方人对“油条”的称谓。

林佩奇觉得身上有些寒意，遂信步走了过去，想喝碗豆浆解解这饥寒之气，那知刚走到门口却听一人道：“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才是俊杰之上，琪儿，这道理你要记住，否则徒乘一时匹夫之勇，却丧了性命，却又何苦。”

林佩奇暗忖：“这口音好熟，好像是天灵星。”大步走了上去，一看果

然是他。

两人相见之下，各各将自己所遇经过说了，天灵星听了龙舌剑林佩奇所说的话，脸上喜形于色，以手加额，连声道：“好了，好，‘终南郁达夫’和唐门中人这一来，十六年前华山绝壁的故事不难重现，残金毒掌呀，残金毒掌，看来你又是难逃公道了。”

他哈哈一阵大笑，又对孙琪道：“琪儿，凡人都应顺着天命，持强胡来，是万万不行的。”

孙琪却垂着头，发着愣，天灵垦孙清羽大笑方住，又道：“林老弟，现在北京城里可有热闹好看了，你我当先之务，最好能将终南郁达夫找着，告诉我们他们发现有关残金毒掌的端儿，我老头子帮他参考些意见，也许能早点得到下落了。”

龙舌剑自然唯唯称是，他们是以也不便再回相府，就寻了个客栈住下，晚上，他们却四处探查着希冀能发现终南郁达夫的行踪。

天灵星孙清羽者谋深厚，他知道自己既然已在残金毒掌手下奇迹般的逃生一次，那么知道即使自己再遇着残金毒掌也无所谓，是以放心大胆的四下搜寻着，并不顾虑。

两三天下来，“终南郁达夫”的影子都没有打听出半点，却算北京城里那些黑道下三门的鼠窍倒霉，只要在这几天中出来做案的，大多都被龙舌剑林佩奇抓到，打得个半死。

于是北京城下三门中就开始传说：‘六扇门’的‘鹰爪孙’，突然出来几个硬手，这两天要避风声才好。闻言表过不提。

且说那天灵星、龙舌剑等三人，方自有些失望。

那知在第四天的晚上，他们正在卷帘子胡同一带打转，突然身后起了阴恻恻一阵冷笑，他们大惊转身，那知就在他们眼角瞬处，一条金色人影倏然停了下来，对着黑暗冷冷说道：“不敢见人的鼠辈，你整天跟着我，活得起腻了吗？”

三人望着他的背影，听到他说话时那种冷人骨髓的声音，看到他空空的左臂，心中方自吃惊的暗暗忖道：“残金毒掌。”

那知黑暗中突然一阵长笑，一个粗哑而奇怪的声音道：“残金毒掌果然了得，一别十六年，耳目还是如此灵敏，故人无恙，真叫我郁达夫高兴得很。”

随着话声，倏然掠出一条人影，黑衫黑中，正是天灵垦遍找不获的“终南郁达夫”。

残金毒掌全身僵立，目光阴森森的望着他，仿佛在忆着十六年前的那一剑之仇。那“终南郁达夫”却又笑道：“想不到，想不到，阁下果然是位不死的神仙，十六年那一剑——”

话未说完，残金毒掌已冷叱一声，身形一动，已掠到“郁达夫”身前，右手的一探，轻飘飘一掌击过去，掌势并不急速，掌风也不锐利，就像是行所无事间，随意挥出一样。

但郁达夫却识货得很，知道在这位内家高手手下，越是轻描淡写的招式，其中是藏的杀手也愈厉害。微啸一声，身形倏然后退五步，“呛然”一声龙吟，背后长剑已自出匣。

一看到这两人动手，天灵星、龙舌剑眼睛都直了，大气也不敢出，心中却凛然吃惊，但却又舍不得离去。

因为他们都是“练家子”，知道这种十年难得一见的比斗，其精采简直

不能想象，何况这两人都是一别江湖十六年，这十六年里他们的武功又有什么精进？谁能枪得先机？

他们眼睛瞬也不瞬，却见郁达夫长剑挥出、手腕突然一抖，顿时满天剑气森冷，青白的剑色染得夜色一白。

残金毒掌又是一声冷笑，丝毫不见作势纵跃，人已凌空而起，金色的掌影如黄金之雨，转瞬间，已连环拍出三招。

这三招竟是从那满天的剑气中抢攻而进，郁达夫退几步，手中长剑施展开，刹那间，虽然冷芒电掣，但却只是自保而已，并没有抢得先机。

旁观的三人，都是武林人物，此刻见了，都不禁暗里着急，那知郁达夫脚突然退三步，手中长剑划了个极大的圈子，在自己面前布下一道青白森冷的剑幕。

这一招奇诡怪异，竟是天灵星前所未见，也前所未闻的招式，孙清羽微叹一声，忖道：“ 这‘ 终南郁达夫 ’ 到底是何来历，实在令人费解，他一直用的非但不是终南剑法，也不是中原任何一个剑派的招式，但精妙之处，却远在各门各派的剑术之上，残金毒掌武功虽突出，可是我也不相信他能破去这一招。 ”

这些念头在他心中一闪而过，终南郁达夫这一招使出后，残金毒掌果然愣了一下，脑中已极快闪过四字：“ 凝金固吉！ ”

原来终南郁达夫连连失机，眼看就要不敌，竟使出武林中盛传，但却不曾见过的“ 四十九手回风舞柳剑 ” 中的绝招来。

残金毒掌突然仰天长啸一声，掌势突然一变，出手比先前更为缓慢，郁达夫却觉得自己使出的剑式，仿佛被一种阴柔但却巨大的力量吸引着了，招式竟施展不开。

他眼光一瞬，忽然遇着残金毒掌的眼睛，不知怎的，那残金毒掌眼中仿佛也有那种阴柔而巨大的吸引之力，终南郁达夫两只炯然有光的眼睛，竟也被他吸引住了。

郁达夫招式一缓，天灵星方自觉得不妙，那知残金毒掌忽的冷笑一下，右臂本是前劈之势，中途却突然顿住，手掌一翻，“ 三指 ” 如钩，嗖的，竟抓住郁达夫的长剑。

郁达夫大惊，闷哼一声，右臂真气满布，猛的夺剑。

那知残金毒掌冷笑声中，手势忽然往前一送，郁达夫本来就是“ 向后扯 ” 的力量，再被他这种强大的力道一送，顿时立脚不稳，蹬，蹬，蹬，往后退了两步，方自拿椿站稳。

却不知就在他力量尚未冲的那一刹那，残金毒掌猛叱一声：“ 拿来。 ” 铁腕一抖，郁达夫手中的剑竟被他硬生生的夺了回来，而他所使出的这种阴柔而奇异的内力，也未将长剑震断。

郁达夫惊惧之下，身形一转，嗖然，掠起三丈，就往后逃，但就在他身形方自掠起之际，残金毒掌的身躯已凌空而起，左掌探处，却快如闪电，拍的，击在郁达夫的背上。

林佩奇等不禁惊唤出声，残金毒掌缓缓回过头来，目光凛然从他们脸上掠过，这三人不禁又生出一阵寒意。

林佩奇果然不愧为老江湖，在这种情形下，仍能抱拳强笑道：“ 孤独大侠—— ”

那知人家根本不理他，在发出一声冷入骨髓的冷笑后，掠去无踪。

天灵星突然收敛去面上的长笑，长叹一声，道：“想不到我们唯一希望所寄的人，也伤在这残金毒掌的掌下，唉，放眼江湖，竟像没有一人是这魔头的敌手了。”

他目一瞑，随又睁开，道：“那终南郁达夫中了他一掌，仍未倒下，不知有否生机，无论如何，我们总得找找他看，若是仍有救，那自是最好，否则，唉，我们也得将这位终南郁剑客的尸身安葬起来，免得他暴尸街上。”

年纪大了的人，对“死”总最易生感触，天灵星又叹了一声，和龙舌剑等跟踪终南郁剑客逸去的方向掠去。

三转两转，他们却转到那相府的后院院墙外，此刻恰巧八步赶蝉正在惊呼着：“郁大侠。”

这三字一入耳，孙清羽等立刻掠了进去，刚好接在终南郁达夫前面——

龙舌剑简略的说出这几天来自己的经过，程垓方自唏嘘间，那孙清羽却然又惊“咦”了一声，程垓回头望去，原来孙清羽已解开那终南郁达夫——飞英神剑萧旭的衣服，查看他的伤势，此刻转过头来，惊异的说道：“这又是奇事。”

他朝飞英神剑裸露的后前一指：“萧大侠明明中了残金毒掌一掌，但后背上却怎的没有金色印呢？”

众人随着他手指望出，飞英神剑的背后只有一片淤黑，那有金色掌印，林佩奇和孙琪却眼见他中了残金毒掌一掌，此刻都惊唤出声，八步赶蝉心中却一动，暗暗忖道：“怎的他的伤痕竟和金刀无敌的一样？”

遂将金刀无敌在中了残金毒掌一掌后，身上也无金色掌印的事说了出来，又道：“据小弟推测，这北京城里，除了真残金毒掌外，还另有一个假冒残金毒掌。只是这人武功也极高，行事也极怪——”

林佩奇忍不住接口问道：“只是这人是谁呢？又为什么原因要假冒残金毒掌呢？”

众人默然，这问题也是大家心中都在疑惑不解的问题，当然没有一人能够为林佩奇解答。

天灵星沉默了半晌，才缓缓说道：“程老弟说那位古公子的武功像是深不可测，以我所见，方才他在前行时的身法，轻功也委实到了深不可测的境界。若说这北京城里有着一个武功绝高，高得可以假冒残金毒掌的人，那么这位神秘诡异的古公子，实在大有可能。”

众人暗叹一声，不禁都默默颔首，这位天灵星的分析，素来都令他们折服的。

稍为一顿，孙清羽又道：“至于他假冒残金毒掌的原因，往好处去想，那是这位古公子身怀绝艺，不甘永蛰，想和残金毒掌斗一斗，是以穿了这磨头的衣服，学着这磨头的举动，因为假如残金毒掌知道除了自己外，还有一冒牌货，他自然会现身一斗——”

林佩奇迫不及待的接口道：“若往坏处想呢？”

天灵星孙清羽长叹一声，道：“若往坏处想，这位古公子可能就是残金毒掌的弟子，假如残金毒掌到别处去了，他可能让他的弟子留在北京城做出一些事来，而收到扰乱天下武林耳目的效果。”

他一捋长须道：“若果然如此，有了一个残金毒掌，已使天下武林不安，现在又多了一个，那真是不堪设想了。”

众人又陷入沉默里，良久——

始众未说过话的孙琪却突然说道：“ 依小侄看，这位古公子当真有些可疑，他受了师父之命，故意送来竹木令，引得潇湘堡中的人来，然后再伤他，让他的师父没有后顾之忧，那天他突然送来竹木令的时候，我就有些怀疑，他怎肯将这种东西贸然送给陌生人。 ”

孙清羽目光凝住，孙琪微微顿了顿，又说道：“ 不过奇怪的是，若说是他假冒残金毒掌，那么他为什么也是断臂缺指，面孔吓人。和叔叔说的残金毒掌一样呢？ ” 孙清羽缓缓说道：“ 这倒可以解释，他可以穿着一件没有左袖的衣服，将左臂藏在里面深陷在身中，这以他的功力，不难办到，然后再戴起一只镂金的手套，让人家根本不知道他有多少手指。 ”

这叔侄两人一问一答，使得龙舌剑、八步赶蝉都听得出神，心中不断忐忑，惊讶之中，又渗合着些钦服。

孙清羽两道长眉一皱，沉声又道：“ 奇怪的是他这位相国公子，怎会做了残金毒掌的徒弟，学得了这一身武功——

他突然一顿，像是想起什么，问道：“ 那玉剑萧凌是在这里养病吗？ ”

程垓一点头，孙清羽又道：“ 那我倒要问问她，她怎么会和这位古公子认识的，他们之间是什么交情，依我看，要想知道残金毒掌的下落，只有从这位古公子身上着手，若想知道这位古公子的真象，也只有唯一一条路，那就是从玉剑萧凌身上打听一些。 ”

程垓沉吟了半晌，道：“ 只是那位萧姑娘病得很重，根本不省人事，终日说着呓语，此时就算去问也，恐怕也不能问出个结果来。

屋内各人言来语去，都是在讨论着这震慑武林百余年的残金毒掌，和那奇诡神秘，武功绝高的贵介公子古浊飘。

只是他们却未想到，究竟他们知道了残金毒掌的下落，和古公子的真象又当如何？

难道凭他们的武功，还能将残金毒掌怎样？难道凭着他们的身分，还能将这相国公子怎样？天灵星孙清羽虽然智计的确过人，在武林中的声望也极高，可是他武功仅平平而已，纵然绞尽脑汁，可也挡不住人家的一掌。

就在他们谈话之际，在这侧轩的窗外，卓立着一人，听着他们的谈话，脸上泛着一种冷削已极的微笑，嘴角挂着讥诮。

等到他们说完了，他才缓缓走进去，却故意放重了脚步。

他，正是奇诡神秘的古浊飘。

这时天已放出曙色，又是一天过去，有谁知道武林中的恩怨情仇，随着这一天的过去，又增加了几许？

第七章　真假实难辨

萧凌朦胧中醒来，也不知自己睡了多久，侧目一望窗外，东方才微微显出一点鱼肚白色，映得窗纸也泛起一片鱼青。

四周静得很，她觉得自己出了一身大汗，人仿佛好了许多，就连日前自己眼皮上那种沉重的负担，也像是消失了。

她觉得有些口渴，这时当然不会有人侍候她，她只得试着挣扎，看是否能爬起来，这些天她的这种企图也不知试了多少次了，但总觉得全身一丝气力也没有，总是爬不起来。

那知她此刻身子像是轻了不少，稍一挣扎，居然爬起来了，她有说不出多么高兴，也顾不得冷，从被中钻了出来，看到床头有件袍子，她就拿来穿了，套上鞋，她竟然走下了床。

藉着微光，她看到茶水放在靠门的小几上，于是就扶着墙慢慢走过去，在万籁无声中，她突听到有人在说：“……玉剑萧凌……古公子……残金毒掌……”有些话她虽然听不清楚，但这几个名字，却令她入耳惊心。

这几天来无时不在她心中纠结的一个问题，又倏然袭向她的心：“这究竟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到这里来的？难道……难道这地方又和古浊飘有着什么关系吗？”她暗忖着。

于是，那甚至在她晕迷的时候，仍在她芳心中萦绕的古浊飘的影子，那可爱，又可恨，令她沉醉，又令她痛苦的影子，就随着日光投向她心上，也正像日光那样的不可抗拒。

她需要将自己心中纠结的问题打开来，突然间，她像是又增加了几分力气，走到门口，悄然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她的屋子外是间小厅，小厅的那边就是程垓所睡的房子。

萧凌一脚跨进小厅，却恰好有一个人从另一扇门中走了进来，她一抬头，晨光虽微曦，但就只一眼，她已认出这人是谁来。

这人就是古浊飘，就是那被她恨过千百次，也爱过千百次的人，即使此处没有一丝光线，她只要看到他一丝影子，就能认出他，即使影子都没有，她也能感觉出他。

刹那间，她心中情潮翻涌，不能自禁，久病小愈的身体，此刻又像突然虚脱了，再也支持不住，眼前一黑，跌在地上。

古浊飘一跨进小厅，当然也看到萧凌，在这同一刹那里，他心中是不是也在翻涌着和玉剑萧凌共有的同样情感呢？

他嘴角的讥诮和面上的冷笑，在见到萧凌后就消失了，变了另一种表情，却是任何人也解释不出的，像是自责，像是怜惜，像是不安，像是无情，却又像是有情，但无论如何，这坚冷如石的古浊飘，总是动了情。

萧凌倒在地上，宽大的袍子散在地上，秀长的头发，一半落在她那已被病魔折磨得苍白瘦削的脸上，鞋子也落去一只，露出她那洁白如玉，小巧玲珑的脚，这宽大袍子里小巧玲珑的胴体，都是他所熟悉的。

她微微叹息了一声，脸上露出的怜悯之色，在此刻里，掩住了他其他的各种情感。

于是他走过去，温柔的为她拂开乱发，温柔的抱起她那娇小的身躯，缓缓走进房去，小心翼翼的将她放到床上。

他不知道该留在这里抑或是离去，但他却知道，无论他留在这里抑或是

离去，对他都是种痛苦。

他不知自己是否了解自己，但这世界若还有一人了解他，那么这人除了他自己之外，再无别人，因为若连自己也不能十分清楚了解自己的时候，那么世人还有谁能了解他呢。

对于玉剑萧凌所给他的这份纯真无邪，却深入腑肺的情感，他也不知究竟该怎么好，那么，为什么他自己不能解决自己的事呢？

于是他不禁自怜的叹息一声。

就在他这声悠长的叹息消失在清晨冷而潮湿的空气里后，萧凌的眼睛蓦的张了开来，瘦了的她，眼睛更大了。

两人目光相触，古浊飘微笑一下，俯下身去，轻声问道：“你好些了吗？”

这温柔的问候，像是一柄利剑，直刺入萧凌的心里，她想起在雪地上和古浊飘的初遇，暖室中的浅酌，卧房里的温情，这一连串温馨而美丽的回忆，已牢牢的编织在她的心里。

但她也不能忘记自己被摒于门外时的凄凉、失望、深入骨髓的痛苦，甚至这险些使她形消发立的病，都不也是为着他吗？

于是这一分爱和这一份恨，这两种绝对不同，可却有时又奇妙的发生着关连的情感，便在她心里激烈的争战着，是爱呢？是恨呢？纠缠难解，连她自己也无法分解得开。

她想回过头去不理他，但古浊飘的眼睛里，却生像是有着一种强大无比的力量在吸引着她，使她的头再也转不过去。

古浊飘微喟一声，道：“你怎么不理我？”

伸手想去抚摸她的柔发，但却又中途停住，带着几许叹息之意的笑了一下：“你病好了，我高兴得很。”

这两句话，像是一只无形的温情之手，在轻轻的抚摸着她那已被情感折磨得千疮百孔的心。

嘤咛一声，她终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那一份刻骨铭心的深情，投向古浊飘的怀里，让古浊飘以手抱着自己，抱着自己整个身体，也抱着自己整个的心，她已经整个投向他了。

良久，他们沉醉于似水柔情里，浑然忘了世间其他的一切。

带着娇喘，萧凌问道：“那天你为什么不等我，害得我——我知道，你有许多许多事骗我，我本来在那破房子里，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

古浊飘的目光，缓缓从萧凌脸上移开，远远投向墙角，沉声道：

“凌妹，我有我的苦衷，终有一天你会谅解我的，现在我向你解释也无用，唉——”

他叹息一声，收回目光，又道：“以前的事，让它过去不好吗？现在我已在你的身旁，你也用不着去想以前的事了。”

在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他脸上有一种焕然的光采，使得萧凌不可抗拒的接受了他的话，有些人与生俱来就带有一种奇异的力量，使得别人不由自主的相信他，古浊飘，就属于其中之一。

就在古浊飘和萧凌互相沉醉着，而忘却了外面的人世的时候门外突然有人轻轻咳嗽一声，虽然只是一声轻轻的咳嗽，却已足够使他们由沉醉中惊醒，从拥抱中分开。

天灵星大跨步进来，哈哈笑道：“老夫无理，老夫无理——”笑声突然一顿道：“但萧大侠的伤势严重得很，老夫对医道却一窃不通，古公子是否

先请个大夫来，先看看萧大侠的伤势，迟了，恐怕就来不及了。”

古浊飘站了起来，不知道是因着尴尬还是为了别的原因，脸上又闪地一丝奇异的神色，拂了拂衣服，沉声说道：“我这就去。”转身走了出去。

萧凌听了孙清羽的话，心头猛然一跳，急切的问道：“萧大侠是谁？”

她已隐隐觉察到不幸的意味存在。

天灵星却已转过头去，踱到窗前将窗子支开一线，向外望去，见那古浊飘已沿着侧轩前的小径向内走去。

“告诉我，萧大侠是谁好吗？”萧凌又焦急的问道。

上半个身子已支出床外，想是因为气力不支，全身微微颤抖着。

天灵星孙清羽嘴角突然泛起了一个奇异的微笑，走到床前，道：“萧姑娘，你要知道萧大侠是谁，随老夫去看看就知道了。”

萧凌冰雪聪明，刚发现他笑容的古怪，那知孙清羽突然右手疾伸向她头顶之中的“昆仑顶”上之“百会穴”点来。

萧凌久病之下，体弱不支，但她自幼训练而得的武功，却再也不会忘去，一见天灵星手指点来，惊诧之下，喝道：“你这是干什么？”

她本想往后闪避，但却扑的向前倒下，孙清羽手势一转，倏然划下，在她顶上大椎下数的第六骨节内的“灵台穴”轻点了一下，左手疾疾手托住她的肩头，道：“萧姑娘，莫怪老夫放肆，日后你就会知道老夫的苦心了。”

这“灵台穴”直通心脑，为人身大穴之一，萧凌只觉全身麻痹，脑中也是混沌一片，孙清羽的话她约摸听到，但身子突闪空而起，想是已被这“天灵星”托了直来，向外走去。

一出门，孙清羽轻轻咳嗽一声，对面的门中，立刻掠出数人来，除了林佩奇、程垓、孙琪外，竟多了一个“入云神龙”聂方标——

原来正在孙清羽等听说萧凌病重，觉得此刻不便去打扰，而再去探看飞英神剑病势的时间，房间的后窗突然有人在外轻轻弹了一下，房中各人都是老江湖了，林佩奇翻然一掌，扇灭油灯，嗖的，掠到窗前，向外低喝问道：“什么人？”

“是我，聂方标。”

林佩奇松了口气，方支开窗子，窗外已翩然掠进一个人来，孙琪打开火摺子，点亮了灯，见到进来的这人，身躯瘦长，却穿着家丁奴才一类的青衣儿帽，但脸上清癯坚毅，目光炯然，却是武林中新进高手“入云神龙”聂方标。

聂方标这一出现，众人才想到残金毒掌突然出现的那天，这聂方标本是和龙舌剑林佩奇同居于一室之内的，但自那天后，即未再见，大家因为心中忧患重重，也没有想到他。

但此刻各人心中都奇怪：“这聂方标这几日去了何处？为什么作这种打扮？此时此刻，却又怎的突然出现了？”

入云神龙聂方标目光一扫，看到各人脸上的疑色，将手一摆，沉声道：“小侄这两天来颇有所获，此时却不便解释，但是小侄可先简略的告诉各位，那古公子就是残金毒掌的化身，而且方才孙老前辈在房中之言，他已在窗外听得一清二楚——

他稍一喘气，屋中各人都面色大变，却听聂方标又道：“幸好他此刻被那玉剑萧凌缠住，依小侄之见，此人深藏不露，阴鸷已极，武功却又极高，此刻既然知道了我们猜出他的底细，可能会对我等不利，我等还是早早离开

这是非之地，再作打算。”

他一口气说完，目光却一直盯住房门，像是生怕那位“古公子”会突然走进来似的。

孙清羽止住了大家都问话的企图，瞑目沉思了半晌，突然道：“你们在此稍候，老夫再出去一下，等会儿老夫咳嗽一声，你们就赶紧出来。琪儿抱着萧大侠，其余的人都将兵刃备好，以防生变。”

天灵星以机智名闻江湖，这调度是有用意的，他果然骗走了古浊飘，又将萧凌捧出，几人极快的掠出侧轩，入云神龙却一马当先，轻声道：“各位跟着小侄出去。”

沿着轩后三转两转，竟然走到一个连程垓都不知道的小门，乘着破晓之际园中无人，走出了相府，四顾一下，连这条小小的弄堂里也渺无人踪。

沿着墙角急走，走在最前面的人云神龙回头问道：“孙老前辈的意思，往那里去最好？孙清羽目光一转，见到正路上已有行人，便道：“我们先雇辆车——”

突然转身向林佩奇问道：“铁指金丸韦守儒的舍处你可知道？”

龙舌剑略一点首，当先带路，出了弄堂向左转去。这时相府后院的那小门探出一个头来，眨着双灵活的大眼睛，正是古浊飘的贴身书童——棋儿。

铁指金丸韦守儒乃北京城平安镖局的镖主，这平安镖局名声虽无“镇远”响亮，但在河朔道上，也是颇为吃得开的镖局。

但自从残金毒掌重现，镇远镖局封门，铁指金丸便也收了业，但此刻平安镖局的两扇黑漆大门却是开着的，门口也停着两辆马车，原来天灵星孙清羽等已经到了。

安顿下来之外，疑团最重的是韦守儒，这几天来发生的变化，他自然一概不知，尤其令他奇怪，当然也是这位潇湘堡主怎的会到北京城，又怎的会受到这么重的伤。

别的人心中也有疑问，就是这入云神龙这几天来的行踪。

于是聂方标便说出了一翻惊人的话来：“那天晚上我肠胃有了毛病，去厕所时，耽误了很久，那时回到房中，林大叔竟不在了，我心里奇怪，那知跑到孙老前辈的房中一看，孙老前辈和程大叔、黄大叔也全不在了。

我就知道这一定生出了变故，再听到院子里的声音，越发知道情形不妙，但这个时候外面像是人很多，我又不知道详情，就只有留在房子里先等一下，看看情形再作打算。”

龙舌剑林佩奇暗中点头，忖道：“这聂方标年纪轻轻竟比我还沉得住气，姑不论他的武功怎样，就凭这份沉稳，已无怪他能成名立万了。”

却听聂方标又道：“但是我一看两间房子都没有人，我怕你们出了事，一想之下，觉得也不能留在这两间房里，因为万一有人来查的时候，又不便，于是我就想从那间侧轩后面绕出去。”

那知我刚走到后面，突然听到一声轻微的声响，在这种时候，我可不能不注意，就往旁边一闪，那知那里也有个门，我心里奇怪，突然从后面的气窗中看到有条金色的人影掠进来。”

他略为喘了口气，又道：“我大惊之下，慌不择路的退到那间房里，看到那间房很小，房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大柜子，我迟疑了一下，想先避在这大柜子里，那知这时候外面又有响动，我来不及再转念头，只能躲到床底下去，却不知这么一来，反而救了我。

我伏在床底下，连大气都不敢出，看到有个人进来，我看不到他的上面，只看见两条穿着金色裤了的腿，我几乎吓得闭过气去，因为那时我已经知道，来的这人就是残金毒掌。”

他透了口气，听着的人也跟着透了口气，却听他又接着道：“我那时真是紧张到极点，一方面奇怪这残金毒掌怎会跑到这里来，一方面却在担心，假如这残金毒掌发现我在床下面，那岂不是糟了，于是我真切的不敢喘出气来。

房子里悉悉响动着，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事，忽然，这残金毒掌竟把身子穿着的金裤子脱了，露出里面的灰色裤子来，又换了双薄底粉履，这时我真恨不得伸出头去看看这位武林大魔头残金毒掌的真面目。”

大家凝神静听着，铁指金丸韦守儒尤其紧张得透不过气来。

入云神龙聂方标又道：“那知这时候外面突然又进来一人，看他的脚，却是小孩子的样子，我听这小孩说：‘公子，车子都准备好了，就停在外面。’那时候我就希望这残金毒掌说话，因为这时候我已经从这小孩子叫的‘公子’两字上，猜出这残金毒掌到底是谁来，只是还不能够十分确定罢了。

铁指金丸实在忍不住道：“是谁？”

聂方标微微一笑，并不回答他的话，兀自说道：“过了一会儿，他果然说话了，他说：‘棋儿，你也跟着我去吧，假如那里还有人，那最好，不然我们就随便去拖个人来。’那小孩却说：‘公子，你何必一定要把大姑娘留在这里呢？’他却叹了口气，再没有说话。”

等一会，这两人都走了出去，可是我已经从两句话的口音里听出这残金毒掌竟然就是那位古公子古浊飘。”

铁指金丸韦守儒惊“呀”了一声方过，又有一声极轻微的“嗯”声，聂方标眼角一动，发现这“嗯”声是从卧着的玉剑萧凌那边发出来的，忙一掠而前。

原来他们是在韦守儒的后房中谈着话，萧旭、萧凌父女就分别在这间房里的两张床上，此刻聂方标略一检视萧凌，回头道：“孙老前辈，你点的这位萧姑娘的穴道，没有解开吗？”

天灵星孙清羽微笑一下，道：“我倒忘了。”走过去轻轻两掌解开了萧凌的穴道，那知萧凌仍然动也不动，竟又晕过去了。

原来她穴道虽然被点，可是别人说的话，能听得见。

她听到聂方标说那残金毒掌竟是古浊飘的化身，脑中轰然一响，便又晕过去了。

入云神龙这一证实了古浊飘确实就是残金毒掌的化身时，非但事先丝毫不知道真象的韦守儒惊异，别人也是吃惊的。

林佩奇摇了摇头，像是想不通这位古公子为什么要这样子，八步赶蝉程垓却问道：“那么聂老弟之后又怎么呢？”

聂方标看了躺在床上晕迷着的玉剑萧凌一眼，回头道：“我等到他们两人一走，就赶快爬出来，这时候天色已经亮了，你们还没有回来，我当然不知道你们到那里去了，再三考虑之下，就从后面越墙而出，但是心里仍然放心不下，又怕你们都遭了这残金毒掌的毒手，但是我自问自己也不是那残金毒掌古浊飘的敌手。”——他竟将“残金毒掌”这名字加到古浊飘头上了。

稍为一顿，他又道：“这时候我就想，多联集几个人的力量，来对付这古浊飘，于是我急忙出城，但究竟要找谁，这时我心里却没有谱，除了家师

不说，别的人不是武功不行，就是离得太远。

我想来想去，只有雾灵山上玄通观的玄通道人，他虽然久已不出江湖，但却是这河朔地面上武功最高的一人，而且家师与他也有渊源，我若去找他，告诉他这些事情，也许他会出手也未可知。”

天灵星孙清羽却“哼”了声，手援长须，冷冷说道：“那个牛鼻子的武功也和我老头子差不我，把他找了来，也未必有用。”语调颇为不愉。

聂方标暗中一笑，知道自己方才那句“河朔地面上武功最高的人”已将这位也在河朔地面上的天灵星惹得不高兴了，暗忖：“这孙老前辈年龄这么大了，好胜之心还如此盛。”

心中虽如此想，口中却陪笑道：“但那时小侄也没有别的法子，那知到了雾灵山一看，那位玄通道长却偏偏不在，于是小侄只得又赶回北京城来，冒着奇险，又潜回相府，想搜集一些证据，使得这古浊飘以后无法抵赖。

那知我刚剥了他们一个家丁的衣服穿在身上，沿至侧轩，就看到古浊飘竟悄悄站在窗口听着你们说话，于是我就绕到后面，一边看他的动静，一边也听听你们在说什么。”

孙清羽哈哈大笑一声，接口道：“我们房子里的这些‘老江湖’，以后可再也别充字号了，有两个人站在外面，我们竟像死人一样。”他又大笑一声：“聂老弟，看来你这‘入云神龙’，倒真的名副其实呢？”

聂方标微笑一下，却不禁露出得意之色，接着往下说道：“后来那古浊飘竟走了进去，我伏在后面向里看，看到他——他跑到萧姑娘的房里去了，我就赶紧通知你们。”

龙舌剑林佩奇长叹一声，也暗暗惭愧，自己这“老江湖”竟都比不上一个出道江湖未曾多久的小伙子。

八步赶蝉程垓心中却突然一动，沉吟着向聂方标问道：“聂老弟，闻得江湖传言，你是武当派掌门人黄羽真的关门弟子，可是确言？”

聂方标点了点头，程垓却又道：“那么你可知道贵派的灵机道长近年来可曾收过弟子？”

聂方标微一沉，道：“灵机祖师叔，早已封关避世，小侄也只见过他老人家数面，还是他老人家特别开恩，他老人家已届百岁高龄，近三十年来，根本未曾下过山，若说近年来收弟子，恐怕不可能吧。”

程垓心中暗骂一声，起先他险些被那棋儿骗了，认为古浊飘真是少林玄空、武当灵机、锺先生、七手神剑这些高人的门徒，那知聂方标沉思半晌，突然又说道：“不过他老人家近年来却授过一个人几天武功，那是因为——”

他话还来说完，程垓心中又是一凛，急切的问道：“那是为了什么？他老人授了什么人的武功？”

聂方标觉得有些奇怪，这八步赶蝉此刻怎的问起这些不相干的事来了，但人家既然已经问出了，自己也不能不说，遂道：“这原因小侄并不清楚，只是听家师说过，少林嵩山的神僧玄空上人发现了一个资质绝佳的人，就到灵机祖师叔他老人家这里来，请他老人家造就这人，说是因为这人不是空门中人，是以才送到他老人家这里来，但不知为什么，他老人家传了这人几天武功之后又将他送走了。”

程垓又抢着问道：“送至何处？”

入云神龙摇了摇头，道：“这事已经隔了许多年，那位据说是资质绝高的人，我根本就没有见过，我也不知道祖师叔他老人家为什么不收留他，也

不将他留在武当山，至于后来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知道，但是祖师叔他老人家确实是传过他几天武功的，而且据祖师说，这人的资质，确实很高。”

程垓长叹一声，道：“这就对了——”于是他就将在那废屋中棋儿所说的话，说了出来，又道：“如此看来，这古浊飘可能就是聂老弟所说之人，是以——”

聂方标却连连摇头，接口道：“不对，不对，小侄虽未见过那人，却知道那人是个孤儿，甚至连父姓都不知道，怎会是这位相国公子古浊飘呢？”

此言一出，程垓又坠入五里雾中，总觉得这件事就像是在大雾里，刚依稀看了一点影子，但扑上去时，又扑了个空。

大家虽已知道古浊飘确实装过残金毒掌，但他这残金毒掌伤人时，却并没有留下金色掌印，那么真的残金毒掌是否另有其人？而古浊飘为何要装出残金毒掌的样子？他和真的残金毒掌到底有何关系？

这些问题仍然令人不解，天灵星孙清羽虽然以“机智”名满江湖，但此刻也只有皱着两道灰白长眉说不出话来。

静了半晌，孙清羽长叹一声，道：“这些日子来，有些事令老夫的确是参详不透，而且这残金毒掌，一真一假，真假难辨，以后到底要做出什么事来，我相信芸芸天下，大概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其中的真象吧？”

萧凌被孙清羽拍开穴道后，晕晕迷迷的，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甚至连自己是不是自己都有些莫糊了。

混混沌沌中，仿佛有一个极小、极淡的影子，向自己冉冉飞来，但那影子瞬即扩大，瞬即清晰，带着一脸似笑非笑的神情，向自己默默注视着，却又是那恨也不是，爱也不是的古浊飘。

“他是会武功的。”她对自己喃喃说着：“原来那雪地上的跌倒，是骗我的，原来在房中，他是愿意点中我的穴道来欺负我，唉——我那时为什么不一指点在他的‘锁喉穴’上。”

晶莹的泪珠，悄然滑在她的面颊上，使得她的脸有一丝痒痒的感觉，但是她连伸手去搔一搔的力气都没有了。

突然，她觉得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对自己说着话，于是她努力睁开眼睛来，看到天灵星孙清羽正对着自己说道：“萧姑娘，现在你该知道老夫的意思了吧，而且，我再告诉你一件事，那是令尊大人此刻就卧在你旁边的床上。”

萧凌的瞳仁突然扩散了，一瞬间，似乎不能完全体会到这句话的意义。

然后她被不知那里来的一股力量支持着，从床上跳了起来，目光无助的四下转了一下，身体向另一张床上扑去。

飞英神剑痛苦的呻吟一下，他被残金毒掌一掌击中的背后，幸好他本是前掠之势，是以并未致命，但若不是有他这种数十年性命交修的深湛内功在支持着，此刻怕早就不行了。

孙清羽观着萧凌，韦守儒拿了些内服的伤药，但这种普通的伤药怎治得了被内家掌力击伤的伤势。

萧凌忍着泪说道：“家父的伤势那么重，需要静养，我……我也不想留在这里了。”

她转向孙清羽道：“你老人家能不能帮我个忙，替我雇辆车子，我想，我们今天就回江南，反正，我们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用。”

名重武林的潇湘堡，上下两代竟落到这种田地，令得天下武林闻之，都不禁为之扼腕。

孙清羽长叹一声，道：“姑娘的病势未愈，令尊的伤势更重，还是先在这里将息两日吧。”

“还是回去的好。”萧凌摇着头说，声音虽然微弱，但语气却是坚绝的，好像是她在北京多留一刻，便多增一份痛苦。

“我永远不要再见他，若是我有这份能力，我要将他一剑刺死，然后——然后我再陪着一齐死去。”她悲哀的暗忖着，因为她不能忘去他，是恨也好，是爱也好，这爱与恨，都是刻骨铭心的。

突然，一人匆匆自外行来，众人闪目望去，却是韦守儒以前镖局的镖伙，此时家中的仆人手中拿着一物，向韦守儒道：“门外有人将这个交给小的，小的问他是那里来的，他说是古公子派来的，就匆忙的走了。”

孙羽清一皱眉，取过一看，却正是潇湘堡成名武林的兵刃——玉剑，于是他双手捧向萧凌，这老人对萧凌的尊敬，倒不是为着别的，而是对这美貌的少女觉得怜悯而同情。

入云神龙聂方标的目光，一直望着萧凌，此刻突然道：“萧姑娘要回江南，小可愿效犬马之劳，陪萧姑娘和萧大侠回去。”

孙清羽微微点头，道：“这样也好，有了聂老弟的照料，老夫才放心让这一伤一病两个人上路，唉——自后恐怕还有麻烦潇湘堡主的地方，唉——芸芸武林中，怎的就没有一人是那残金毒掌的敌手。”

他一连长叹了两声，心情是沉重已极，龙舌剑突然接口道：“但愿那位古公子不是和残金毒掌一路，凭他的那身功夫，恐怕还能和残金毒掌一斗。”

聂方标却冷哼了一声，目光瞟向萧凌，冷冷道：“就算他不是那残金毒掌，就算他也不是残金毒掌的弟子，而是为着别的原因伪装残金毒掌的，可是他手段之狠辣，心肠之恶毒，恐怕也不在残金毒掌之下呢。”

林佩奇望了他一眼，又复默然。

萧凌此刻仍怔怔的捧着那柄孙清羽送给她的玉剑，心中柔肠百结，对别人讲的话，根本不闻不问，韦守儒却皱着眉道：“那古公子怎么知道你们来到的，他会不会——”

孙清羽微喟一声，接口道：“这位古公子真可称得上是神通广大，老夫一生号称‘天灵’，但比之他来，仿佛还差着一筹，唉，但愿苍天有眼，不要再为武林造个煞星，他若也像那孤独飘一样——”

说到这里，他语声突然凝结住了，喃喃自语道：“孤独飘，古浊飘。”猛的一拍大腿，忽然又站起来低头绕了两个圈子，然后颓然长叹一声，像是支持不住似的倒在椅子上。

“孤独飘，古浊飘。”林佩奇跟着念道，双眉也皱到一处，道：“难道这古公子真和残金毒掌有着渊源吗？他若是假的残金毒掌，那么真的残金毒掌又在那里呢？”

下午，入云神龙聂方标兴匆匆的雇了辆车，送着大病方愈和重伤的萧旭父女走了，他似乎对这趟差使极其高兴，因为自从第一眼看到玉剑萧凌的时候，他就对这美丽的少女起了一种难以自制的情感，“一见钟情”往往是最为强烈，也最为不可解释的情感，因为那是真正发自内心，而绝无做作的。只是，这多情的少年侠士的用情，却迟了一步。

孙清羽眼望着他们的车马消失在北国的沙尘里，这马车外表上看去和任何别的马车都一样，但是车中坐的，却是名满天下的人物——无论是飞英神剑或终南郁达夫，这两个名字的任何其一，便足以名倾天下。

萧门中人，来了，又走了，这本是他们唯一希望——用以对抗残金毒掌的，然而这希望却破灭得如此突兀，如此狼狈，这是谁也料想不到的事，然而却是千真万确的事。

到目前为止，他们再无一条可行的办法用以对抗残金毒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残金毒掌在那里，他们完全是处于被动的地位等待着残金毒掌的再次出现——而且即使他再次出现了，他们也辨不出真伪，只有从另一个被残金毒掌击毙的尸身上有无金色的掌印，他们才能推断出一些，然而这岂不是大过悲哀了吗？

古浊飘静静坐在侧轩中那间房里的床上，床似乎仍有萧凌留下的温馨，他目光投向窗户，窗户是支开着，窗外月色将瞑，那种昏暗的光线，却正和古浊飘的目光混为一色。

他在沉思着，削薄的嘴唇紧闭，于是他脸上便平添了几分冷削之意。然而，他所沉思着的是什么呢？

突然，他站了起来，嘴角泛起笑意，只是这种笑意是落寞的，因为天下虽大，并没有一个人了解他，然而，他自己能了解自己吗？

他自己，真的就是他自己吗？

第八章　寒雪最断肠

雪，又开始下了起来。

迎着扑面而来的西北风，雪花，冰凉的黏在入云神龙聂方标的脸上，他却懒得伸手去拭擦一下，因为他此刻的心胸中，正充满着青春的火热，正需要这种凉凉的寒雪来调剂一下。

笔直伸向前方的道路，本来积雪方溶，此刻又新加上一层刚刚落下的雪，更加泥泞满路，连马蹄踏在地上时发出的声音，都是那么腻搭搭的，腻得人们的心上都像是已蒙上一层猪油。

聂方标触着被他身旁的大车所溅起的呢浆，才知道自己的马方才靠大车走得太近了，不禁暗中微笑一下，右手将马僵向左一带，那马便向左侧行开了些，距离大车远了些。

但是聂方标的心，却仍然是依附在这辆大车上的，因为，车里坐的是他下山以来，第一个能闯入他心里的少女。

他七岁入山，在武当山里，他消磨了十年岁月，十年来，他不断的刻苦磨练自己的身心，以期日后能在武林中出入头地，果然甫出江湖，连挫高手，就在武林中闯下了很大的“ 万儿 ”，“ 入云神龙聂方标 ”这几个字在江湖中已不再生疏了。

但是，这年轻的江湖高手的心，却始终是冰凉坚硬的，这是因着太长日子的寂寞，直到此刻，才有一个少女的倩影进入他的心里，她，就是名重武林的萧门传人——玉剑萧凌。

他多么希望她能伸出头来看自己一眼，只要一眼，便也心甘。

但他却也知道这希望是极为渺茫的，因为无论他如何殷勤，这落寞的少女都没有对他稍加辞色，而他也非常清楚这原因，因为她的一颗少女芳心已完全交给那神秘的古浊飘了。

“ 古浊飘—— ”他怀恨的将这名字低念了一遍，目光四转，却见今天道路上的行人仿佛分外多，而且人人面上都似乎带一种喜色。

他不禁喟然暗叹，却听赶车的把式“ 呼哨 ”一声将马鞭抡了起来，“ 吧 ”的打在马背上，一面转头笑道：“ 客官，你老鸿运高照，刚好可以赶到保定去看‘ 打春 ’。 ”

聂方标“ 哦 ”了一声，缓缓道：“ 今天已经是立春了，日子过得倒真快。 ”

车把式敞声笑了道：“ 可不是日子过得快，去年小的也是在保定府看的打春，喝，那可真热闹得很。 ”他“ 咕都 ”咽下口吐沫，又笑道：“ 好教你老知道，小的这辆车赶的路子，正是往保定东门那儿走，现在还没越过戌时，城东琼花观里，可正热闹列。 ”

聂方标漫不经意的笑了一下，此刻，他那里有这份闲情逸致去看“ 打春 ”。

这“ 打春 ”之典，由来已久，俗称“ 打春三日，百草发穿。 ”这“ 打春 ”正是和农田有着分不开的关系，是以也就被重视，立春之辰，连天子都亲率三公九聊、诸侯大夫迎春于东郊，故各州各府各县，也都有这“ 打春之典 ”。

“ 春，其位在东，其色为青，五行属木。 ”所以，在立春这天，郡县各官皆眼青色，以鞭打牛，这就是“ 打春 ”之意。

车把式想是急着看“ 打春 ”，车子越赶越快，坐在车里的萧凌，觉得颠得厉害，叹了口气，她将父亲的被褥垫好，心里却空空洞洞的，不知该想什么，又幽幽的长叹了一声，推开旁边的车窗，探出头去，望着漫天的雪花，

喃喃的道：“又下雪啦。”想起自己初至京畿，不正也是下着大雪。

于是雪地里那古浊飘似笑非笑影子，又不可抑止的来到她心里，她心里也又翻涌起紊乱的情潮，甚至连聂方标对她说的话都没有听到。

突然，前面传前一阵杂乱的人声，她不禁将头再伸出去一些，虽然仍没有看到什么，但这种嘈声越来越近，到后来车子竟停下了。

她微频黛眉，方想一问究竟，却听聂方标含笑道：“今天刚好赶上打春，前面人拥挤得很，车子看样子是走不通了，姑娘如果觉得好了些的话，何不出来看看，也散散心。”

萧凌回看了她爹爹一眼，这萧湘堡主此刻像已睡熟，她就推开车门，走了出去，因为她正心乱得很，要找些事来藉以忘却比刻正盘踞在自己心里那可恨又复可爱的影子。

一出车门，就看见前面满坑满谷都是人头拥挤，人头上面，竟还有一个比巴斗还大的人头在中间，萧凌不禁吓了一跳，仔细一看，看清了，才知道那只是个纸札的芒神。

她不禁间笑自己，怎的这些天来眼睛都昏花了，却听车把式巴结的笑道：“您站到这车座上面来，才看得清楚。”

萧凌淡淡一笑，便跨上车辕，入云神龙连忙下了马，想伸手去挽她，那知道萧凌早已跨上去了。

车把却跑下来，笑道：“你老也上去看看，那纸札的春牛和芒神可大的列。站在檐下面穿着吉服的就是保定府的大老爷，现在还唱着对文哩。”

聂方标看了萧凌一眼，逡巡着也跨上去，却见萧凌是并不在意，不禁就和她并肩站在一起，眼角望着她清丽的面容，心里只觉跳动得甚为厉害，也朝人堆里望去。

只见琼花观外坐着十余个穿着青色吉服的官员，前面有三张上面摆满了羹肴酒馔的桌子，筵前用几块木板围了起来，正有一个伶人在这块空地上唱着小曲，只是人声太嘈，他唱的什么，却一句也听不清楚，不觉有些乏味。

再加上此时还飘着雪，他心中一动，想劝萧凌不要冒着风雪站在外面，但眼角瞬处，却见萧凌嘴角似乎泛起了笑容，于是将嘴边的话又忍了回去，何况风吹过时，萧凌身上散发着处子幽香也随着传来，他实在不忍离开。

片刻，那伶人唱完了，旁边却打起锣鼓来，走下一个穿着红缎子裙的女优，和一个脸上抹着白粉的丑角，这两人一扭一扭的，竟做出许多不堪入目的样子来。他又觉不耐，忽然看到那坐在上首戴着花翎的官员将桌子一拍，这时人声竟也静了下来，只见这官员做出大怒的样子骂道：“尔等竖民，不知爱惜春光从事耕种，饱食之余，竟纵情放荡，不独有伤风化，直欲荒废田畴，该当何罪。”

萧凌听了，“噗嗤”一声竟然笑出声来，侧顾聂方标笑道：“这人怎么这样糊涂，人家在做戏，又不是真的，他发什么威。”

聂方标久行江湖，却知道这仅是例行公事而已，这位玉剑萧凌想是从来未出家门，连这种民间俗事都不知道。

他方自向萧凌解释着，却听那小丑跪在筵前高声说道：“小民非不知一耕二读，实因老牛懒惰，才会这样的。”

接着就是那官员高声唱打，于是站在两旁的差役就跑了出来，拿下那芒神手里的纸鞭，对那纸札的春牛，重重打了下去，嘴里叫着：“一打风调雨顺，二打国泰民安，三打大老爷高升。”

这时，萧凌也知道这些不过只是一个俗惯的仪式罢了，但这种平日看来极为可晒之事，此刻却最能消愁，不知不觉间，她竟笑了起来。

忽然，那官员竟将面前的桌子都推翻了，杯盘碗箸，全打得粉碎，接着哗然一声，四面的人全都拥了上去，争先恐后的去扯那纸札的春牛，乱得一塌胡涂，原来故老相传，如能将这春牛扯下一块，带回家去，多年不孕的妇人，也会立刻生子。

萧凌不觉失笑，但人群越来越乱，又觉得身子仍软软的，像是要倒下去的样子，正想下来，目光动处，却看到一样奇事。

人群到了那里便中分为二。

入云神龙想是也发现了，侧顾萧凌一眼，微微笑道：“ 想不到在这些人里还有武林高手。 ”

他到底阅历丰富得多，是以一眼望去，便知道人群中必定有着武林中的高手，奔涌前去的人群一到这几人身侧，便不得不分了开来。

萧凌久病初愈，站得久了，身子便虚得很，微笑了一下，就从另一面跨下了车去，但不知怎的，眼前又一晕，一脚竟踏空了。

她不禁惊呼了一声，满身功夫，竟因这一场大病病得无影无踪了，此刻身子竟往下面直栽了下去，聂方标转身惊顾，却已来不及了。

那知萧凌正自心慌的时候，突然觉得腰间一紧，一股巨大的力量突然自下面将自己托了起来，然后，安稳的落到地上。

她更惊了，两脚已着地，赶紧回身去看，却见一个青衣青帽的少年秀士，正笑嘻嘻的望着自己，一面笑向自己说道：“ 像姑娘这么俏生生的人儿，怎么能到这种地方，等会儿摔坏了身子，多不好。 ”

萧凌面显微红，见这少年的眉梢眼角，竟有几分和古浊飘相似，却比古浊飘看起来还要娟秀些。

奇怪的是，她竟对这青衣少年几近轻薄的言词，没有丝毫怒意，轻轻说了声“ 谢 ”，便低着头朝车厢里走。

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冷冷说道：“ 好朋友，这才叫天下无处不逢君，想不到山不转路转，竟让我们在这里碰上了，真教我姓展的高兴得很。 ”

那青衣少年仍然笑嘻嘻的，也不说话。

聂方标却忍不住转身去看，只见一个身材特高的站在他身后，见他转过身去，森冷的目光转向他身上，从头到脚打量了几眼。

聂方标本已满腹怨气，此刻不禁更为不快，暗怒这人的无理，那知道这人竟跨上一步，伸手朝他胸前便推，一面叱道：“ 闪开些！ ”

聂方标双眉顿竖，怒叱道：“ 你干什么？ ”脚下微错，右手倏然而出，五指如钩，这种招式在朝夕浸淫于此的武当高手入云神龙的手中运用起来，风声嗖然，快如闪电，更觉不同凡响。

那高身量的汉子果然面色微变，手臂一沉，极快的将右手撤回去，左掌却同一刹那里挥出，口中已自叱道：“ 好朋友果然有两下子！ ”

聂方标闷哼一声，双掌伸屈间，猛再击出，手指斜伸，掌心内陷，一望而知，其中含蕴着内家“ 小天星 ”的掌力。

两人这一动上手，玉剑萧凌可走不进去，倚在车辕上，眼睁睁的望着聂方标和人家无缘无故的动起手来，自己又和聂方标毫无深交，连出声喝止都不行，不禁暗自埋怨聂方标的莽撞。

她目光瞬处，却见那青衣少年又朝自己微笑一下，朗声说道：“ 那人本

是冲着小可来的，想不到却和尊友动上了手。”

聂方标抢攻数招，却见那人身手在自己意料之上，此刻听了这少年的这几句话，不禁也埋怨自己，怎的糊里湖涂就和人家动上了手，以这人的武功看来，必定也是武林高手，奇怪的是面目却生疏得很，年纪竟也很轻，身手却似还在自己之上。

须知入云神龙在江湖上本有后起一代最杰出的高手之誉，此刻自然奇怪，又有些惊恐，却又不禁暗怪自己的多事。

瞬息之间，两人已拆了十数招，飘舞着的雪花被这两人的掌风激荡四下飞了开去，聂方标知道对手必定将自己认做是那少年一路，是以才会出手，但事已至此，自己也已无法解释。

那青衣少年笑嘻嘻在旁边看着，居然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萧凌见了又好气又好笑。

却见又有几人如飞奔了过来，一面喝道：“展老弟，怎的在这里动起手来。”

话声中人也已掠至，一眼看到聂方标，不禁惊呼了一声，连连挥着手，说道：“展老弟，快些住手，都是自己人。”又道：“保定府尹就在这里，等下惊动了官面上的人，那可就有些麻烦了。”

那身材特高的少年“哼”了一声，却停住了手，聂方标自也远远退开，萧凌闪目去望，只见劝架的人是个矮胖的汉子，年纪虽轻，肚子却已凸出来了，和他同行的还有一男一女，都是英俊的少年，身手之间，也都显露着身怀上乘的武功。

聂方标见了这三人，却微吃一惊，跨前两步，脱口道：“原来是唐大侠。”

那矮胖汉子还在后面哈哈大笑着，伸出手掌朝那身量特高的汉子肩上一拍，笑道：“你们老弟想必也听过这名头吧！”又向聂方标道：“这位展一帆，展少侠，虽然初出道，却是当今点苍掌门人的高弟。”

他又敞声一笑，道：“你们两位都是名门正派掌门人的高弟，以后可得多亲近亲近，”

聂方标恍然暗忖，难怪人家身手如此，原来竟是点苍高弟，笑着寒暄了几句，但那展一帆铁青着脸，瞬也不瞬的望着聂方标身后，冷然道：“聂大侠为什么不将尊友也替我们引见一下。”

他冷哼了一声，又道：“我们路上多承尊友一路照顾，还未曾谢过哩。”

聂方标一怔，但瞬即会过意来，正待开口，那青衣少年却已笑嘻嘻的走了过来，道：“小生一介书生，可高樊不上聂大侠这种朋友。”一面伸手去拂身上沾染着的雪花，又道：“天气这么冷，小生在这里实在耽不住了，如果大侠们没有什么吩咐的话，就此告辞。”

展一帆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像是气得发昏，那矮胖的汉子却哈哈一笑，道：“朋友，真人不露眼，但我姓唐的自问眼睛不瞎，还看得出阁下是高人来，不过在下们与阁下既无新仇，更无宿怨，朋友屡次相戏，却有些说不过去了。”

那少年却仍笑道：“阁下可别弄错了，小可只是一介书生，可不是什么高人。”

展一帆的脸色越发难看，方自怒叱一声，被那姓唐的胖子阻住了，那青衣少年朝他一笑，又回身朝车厢里望了一眼，竟扬长而去。

萧凌望着他的背影，情潮又紊乱了起来，这少年着实和古浊飘太过相似，

那种嘻皮笑脸，懒洋洋的自称着“小可只是一介书生”时的神色，不活脱脱就是古浊飘在京畿地上的影子。

但是，她却也非常清楚的知道此人不是古浊飘，因为他不但身材较古浊飘纤细，而且说话的声音也是软软的，竟有几分像是女子，却与古浊飘的英挺朗俊，自是不及。

于是她几乎为着自己心上人的卓尔不群而微笑起来，但是她又怎笑得出来呢，因为还有着另一种情感正在压制着她的微笑，此刻她脑海中翻来覆去，又陷入深远而浓厚的悲哀里。

展一帆紧握着双拳，望着那青一少年的背影恨恨的说道：“若不是唐大哥拦住小弟，小弟倒要看看他究竟是什么变的。”

聂方标也暗自奇怪，忖道：“唐老弟，你又何苦无端生这些闲气，人家也没有怎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况你不是还要赶到京城去斗一斗残金毒掌吗？”

残金毒掌四字一入萧凌之耳，她不禁探出头去想看看是什么人有一斗残金毒掌的雄心，入云神龙聂方标也正望着那点苍初入江湖的剑手，心中也在玩味着一斗残金毒掌这句话的意思，却又不禁为之暗中失笑一下，付道：“凭阁下的功力，要斗残金毒掌，还差着一些哩。”中口却道：“展大侠若能为武林除此魔头，实在我等之幸——”

唐化龙却突然打断他的话，问道：“聂兄远来河朔，大概也是为着和兄弟同一原因吧，听说萧湘堡中，此次居然也有人来，终南郁达夫也在河朔一带现过行踪，北京城里，想必是热闹得很了。”

他朗声一笑，回头指了指站在他身后始终没有作声的少年男女，又道：“舍弟们一听京城中群贤毕集，就等不及似的拉着我出来，刚好展老弟也恰好在舍间，闻言也和兄弟一齐来了。”

摸了摸他那“超人”的肚子：“想不到在这里又遇见聂兄，真是好极了。”

这素有“追魂”之誉的暗器名家一笑又道：“兄弟在家里闷了多年，想不到一出来就遇着如此热闹的场面。”

聂方标望了望那辆大车，却不禁苦笑一下，沉声说道：“小弟此刻却不是上北京城去的，而是刚从北京城里出来。”

他叹息一声，指了指那辆大车，又道：“不瞒唐兄，此刻坐在车子里的，就是萧湘堡主萧大侠和玉剑萧姑娘父女两人。”

此话一出，展一帆和唐氏兄妹不禁都惊讶得轻呼出声来。

唐化龙转身望着那辆大车，只见车窗门都是紧紧关着的，他心中一动，急切的说道：“原来萧老前辈也在这里，不知聂兄能否替我们引见一下。”

展一帆也接着说：“小可虽远在滇南，但对萧湘堡主的侠名，早已心仪，想不到今日有幸能在这里遇着他老前辈的侠驾。”

入云神龙却苦笑了一下，沉声叹道：“各位道路之上难道没有听说潇湘堡主已在京畿遭了残金毒掌的毒手了吗？兄弟此次离京南下，为的就是护送萧老前辈回堡疗伤。”

他微顿了一下，接着又喟然吧道：“此事说来话长，各位到了京城，可到铁指金丸韦老前辈处，天灵星孙老前辈和龙舌剑林大侠也全都在那里，各位见着他们，就可以知道此事的详情了，唉——”

他长叹一声，又道：“总之，今日江湖已满伏危机，最可怕的是，那残金毒掌似乎已有了传人，而他的传人竟是当今的相国公了。”

玉剑萧凌此刻蜷伏在车厢的角落里，正是柔肠百结，外面的每一句话，都像利箭般射在她的心上，然而她除了沉默之外，又还能做些什么？数十年来，一直被武林推崇的萧湘堡，在息隐多年之后，甫出江湖，既致如此，此刻这萧门中的少女心情不问可知，何况除此之外，她还有着自己情感上的困扰哩。

她悲哀的叹息一声，将自己隐藏在车厢角落的阴影里。

而此刻车厢外，却是一连串惨台着惊讶和感怀的声音叹息在听了入云神龙的叙述之后，“ 古浊飘 ”这三个字，在这几个初来河朔的武林高手心中，也已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当然，在听了聂方标的叙述之后，他们对古浊飘的印象必然是极端恶劣的。

入云神龙聂方标阴险的微笑了一下，暗自得意着，已将足够的麻烦加诸于自己的“ 情敌 ”身上，然后抱拳一揖，道：“ 兄弟此刻待命在身，不得不远离京畿，但望各位到了京城后，能有一个对付残金毒掌的有效办法！ ”

他故意一顿，长叹着道：“ 尤其是那位古公子，以堂堂相国公子的身份，却做了武林魔头的爪牙，此人若不除去，只怕武林中不知有多少的鲜血要染在他身上了，兄弟此次事情一了，也得立刻赶回京城，但愿兄弟还能赶得上各位除去这武林败类的盛举。 ”

展一帆睥睨一笑，作态道：“ 这姓古的在北京城里安稳了几天，不好受的日子也该到了。 ”

言下自负之意，溢于言表。

蜷伏在车里的萧凌，听了这些话，心里又在想着什么呢？

夜已很深。

北京城里的平安镖局，却因为骤然来了四位武林高手而突然热闹起来。

在这深夜里赶到此间来的武林高手，自然就是四川唐门的三个兄妹，和滇边点苍剑派掌门人七手神剑谢白石高足展一帆了。

这天晚上平安镖局的大厅上，灯火辉煌，直点了个通宵，在座的都是武林名人，谈论的自然就是有关那牵动整个江湖，百年来不死的魔头，残金毒掌，和那神秘的古浊飘之事了。

残金毒掌行踪莫测，古浊飘虽也行踪诡秘，但却是有着身家的人，这些话谈来谈去，结果是如果想除此为祸百年的魔头，只有从这古浊飘身上着手，而且可无甚顾忌，因为这古浊飘既是相国公子，他们顾忌的事，显然较自己为多。

第二日清晨，相国府邪的门口，驶来两辆篷车，远远就停下了。

车里走出一个中年以上的魁梧汉子，从他身形脚步，一望而知便是武林健者，他手里捧着大红的拜帖，缓缓的走到相府门口，就将手里的拜贴交给门口的家丁，说是要拜见相国公子。

这人正是游侠江湖的武林健者，龙舌剑林佩奇，此刻他神情之间，微露不定，略显得有些焦急的站在石阶上来回踱着。

他虽然闯荡江湖，干过不知多少出生入死的勾当，见过不知多少鲜血淋漓的场面，然而此刻到了当朝宰相的官邸前，仍不免有些发慌。

从大门里望入，相府庭院深深，他虽也曾进去过，但此刻仍觉得侯门之中的确其深似海，不是自己能够企及的。

过了一会儿，门里却走出一个十余岁的幼童来，见林佩奇深深一揖，道：“ 公了现在正在后园，请您从侧门过去。 ”

这显然有些不大礼貌，但林佩奇却不以为意，因为按人家的身分来说，这并不过分。

但事实俱在，却又使他不能不信，此刻他微笑一下，朗声道：

“那么便麻烦少管家引路。”

这幼童正是古浊飘的贴身书童棋儿，两只大眼睛一眨一眨的，上下打量着林佩奇，又笑道：“我家公子说，和您同来的爷台们也请和您做一处去，公子这两天身子不大舒服，是以没有亲自出来接您，还请您原谅则个。”

车里坐的正是天灵星孙清羽、唐门兄妹、八步赶蝉程垓和那来自点苍的青年剑客展一帆，听了林佩奇的招呼，便都走了下来。

棋儿望着程垓，微笑着打了个招呼，道：“你老也来了。”

程垓勉强也挤出个笑容来，心里却甚不是滋味，他想起日前在荒郊废宅里的事，此刻不觉有些讪讪的，只是别人都未曾在意。

众人迤逦走进那条侧巷里，大家都行所无事，一副出门拜访朋友的样子，其实心里却都各自有些紧张，尤其是见过古浊飘武功，甚至是和他假冒残金毒掌时动过手的人，更是心头打鼓，生怕一个不好，就动起手来，自己却不是人家的敌手。

原来这些人此来，早就经过周详的的参商，准备见了古浊飘后，就打开天窗说亮话，直截了当的问他是否和残金毒掌有着关连，甚至把那几件命案也一齐抖露出来，看着这位相国公了如何答覆。

这主意当然不会是天灵星出的，因为十七年前，华山一会，残金毒掌绝妙神奇的身手，残狠毒辣的手段，此刻仍使他深深为之惊悸着，而数天之前，他也还领教过人家的身手。

是以此刻他只是远远走在后面，若有人让他不去，他也求之不得。

极力主张如此的，却是甫出江湖的点苍高弟展一帆。

此刻他和唐门中年轻高手唐化龙走在最前面，手掌紧握成拳藏在袖里，原来他掌心也沁出了冷汗。

他一出江湖，自恃名重江湖的“点苍剑法”，总算以十余年不断的苦练，在江湖中闯荡出一番事业，为自己掐个“万儿”出来。

何况他认为这古浊飘纵然艺高，但是年纪尚轻，就算他是不世魔头残金毒掌的传人，但凭自己和江湖中素称以难惹的唐门三侠，再加上龙舌剑等武林高手，还怕抵挡不住。

但纵然如此，“残金毒掌”这四字在武林中所造成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力量，却使得这点苍高弟此刻禁不住全身起了一种难言的悚栗，其实他此刻不过只是要去会见一个或许和残金毒掌有着关连的人物——究竟有无关连，还在未可知之数。

一进小巷子，天气仿佛更阴暗下来，棋儿首先引路，回头笑道：“各位小心些！”他微微一笑：“天气阴湿，路上又滑，别跌倒了。”

为恐这些武林高手跌倒，话若是换了别人说出，怕不立刻又是一场争端，但说话的人仅是个稚龄童子，展一帆心里虽然多多少少有些不舒服，但却未放在心上。

目光瞬处，前面突走过一个人来，展一帆虽不认识古浊飘，但此刻见这人穿着一袭颇为华丽的袍子，面上双眉斜飞入鬓，鼻如悬胆，神采之间，飞扬照人，心中不禁一动：“此人怕就是古浊飘了。”

他心中动念，一步跨了过去，拱手道：“小可冒昧，阁下想必就是古公

子了。”

他嘴角牵动了一下，算是微笑，又道：“小可久闻大名，今日得见，果然名不虚传。”

古浊飘双目顾盼间，不蛤将这巷内行来的人全都扫了一眼，也将站在他面前说话的这身材颀长，英气逼人的少年上下打量了一眼。

他对此人能够认出自己，并不感觉惊讶，朗声一笑，也抱拳道：“阁下想必就是展一帆展大侠了。”目光落到唐化羽身上，又笑道：“这位大概就是四川唐门中的侠士，我古浊飘何德何能，竟致劳动各位的大驾，实在惶恐得很。”

唐化羽在这群人中年纪最轻，才不过及冠，此刻面上微露惊异之色，一脚迈上前来，也拱手道：“小可与公子素昧平生，公子怎——”

他话虽未曾说完，但言之下意，显然是，我不认得你，你怎么认得我。

古浊飘朗声一笑，却并不答理他的话，因为这时众人也都走了上来，天灵星孙清羽远远听到他们的谈话，暗暗忖道：“这古公子确是机智过人，他从我们名贴的具名，和这唐化羽腰间的镖囊上，就猜出了别人的来历，他不但机智，而且还心细得很。”

在这种情况下，跟在棋儿后面走入此巷的人，腰间挂着镖囊的，自然是唐门中人，而腰间无物，背后却斜插着长剑的，自然就是贴上具名的展一帆了。

古浊飘目光犀利的在大家面前一扫，然后停留在孙清羽面上。

他眼中那种略为带着些讥讽的冷削之意，使得这老于世故的天灵星也不禁将目光转向他处，不敢和这种目光相对。

他略为期艾了一下，方想找些话来说，古浊飘却已微笑道：“小可无状，言词草率，再加上各位上次临行之际，小可都没有恭送，心里一直遗憾得很，却想不到各位宽宏大量，此刻又在驾敝处，小可高兴之余，特此当面谢过，还请如罪。”

他此话一出，龙舌剑林佩奇和八步赶蟑程垓都不禁为之面赧，人家都是将自己待以上宾，而自己却不告而去，无论如何，这话都有些说不过去，此刻人家再如此一说，这两人面上都不禁有些挂不住了，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孙清羽却强笑着答道：“小可们江湖草民，打扰公子多次，已是不当，再加上伤病之人，更不敢在相府中打扰，公子明人，想必知道小可们的苦衷。”

古浊飘仰天一笑，目光一转之后，忽然瞪在孙清羽脸上：“那么孙老英雄此次在驾敝处，却是又有何事见教？”

他笑声一顿，嘴角的冷削之意便很明显的露了出来，目光直勾勾的望着孙清羽，想是要看穿这江湖老手心里所想的事。

天灵星又期艾着，唐化羽本是站在他身侧，此刻走了过来，大笑道：“化龙此次北来，一路上就听说京城出了位翩翩浊世的佳公子，无论文武两途，都是高人一等，是以化龙入了京城，就不嫌冒昧，藉着孙老前辈的引见，来拜会拜会高人。”

古浊飘微笑一下，道：“唐大侠过誉了。”

他目光在这笑面追魂腰畔一转，望着那绣得极为精致的镖囊，又微笑道：“唐大侠这镖囊中近存的，想必就是名闻天下的唐门绝器了，小可久闻玄妙，却始终无缘见识，等会一定要拜见一下。”

唐化羽肥胖的脸上的肥肉，立刻也挤出一个颇为“动人”的笑容来，一

手抚着他那“过人”的肚子，一面笑道：“雕虫小技，怎入得了方家法眼，等下公子若有兴，小可一定将这些不成材的东西拿出来，让公子一一过目一下。”

这两人虽然面上都带着笑容，但言词间却已满含锋锐。

天灵星孙清羽心中数转，却已在奇怪这古浊飘为什么始终没有将自己这些人请进去，而在这小巷里扯着闲篇。

他心里忽上忽落，唯恐这机智过人的古公子已测知自己的来意，早已埋伏了杀着，就在这无人的巷子里，要自己好看。

但是他久走江湖，号称“天灵”，是何等狡猾的人物，此刻面上仍然微微含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朗声笑道：“古公子人中龙凤，卓俊超人，我等愚昧，有几件事想请教一下。”

古浊飘又一笑，道：“众位大驾前来，小可本应略尽地主之谊，但不巧得很，家严刚刚差人来着小可前去有事训示，小可不得不暂且失陪，还请各位如罪。”

这古浊飘竟下起逐客令来，唐化龙、唐化羽不禁面色微变，展一帆两道剑眉，此刻一皱，张嘴刚想说话。

那知古浊飘却又笑道：“各位如果有事见教的话，再过半个对时，小可再来就教，只要告诉小可一个地方，自会前来，也用不着再劳动各位大驾了。”

他面上仍然泛着笑意，只是在这种笑意后面，却使人感觉到一袭寒意。

天灵星孙清羽干咳一声，心中暗忖：“再过半个对时，就是子时了，这古浊飘约定的时间，竟是夜深之际，又是为的什么呢？”

他心里又起了忐忑，嘴中却笑道：“公子既然有事，小可等自应告退——”

展一帆接着道：“公子既然约定夜间见面，那再好也没有，只是我等初来此地，京城里有什么佳处可供清谈的，也不知道，还是公子说定一个地方好了，子正之际，小可们一定去和公子剪烛长谈一番。”

那棋儿站在旁边，眨动着大眼睛在各人身上望来望去，此刻却突然笑着插口道：“公子，我倒想起一个好地方来了，就是那天您去游春时遇见程大侠的那地方，又清静，又没人，着会小的先差人去打扫一下，摆上一桌酒，在那无论谈什么，不是都方便得很吗？”

古浊飘双眉微皱，低叱道：“棋儿，你不要多口”

展一帆却哈哈笑道；“这位小管家年纪轻轻，就如此能干，好极了，好极了，这地方再好没有了。”

他转向程垓，又道：“等会就有劳程老前辈引路了。”

古浊飘仍然是那样微笑着，道：“既然展大侠意下如此，就这样决定好了，此刻小可先行告退，失礼之处，恕罪如罪。”说着，竟长揖转身走了。

天灵星孙清羽花白的双眉紧皱到一处，望着古浊飘的背影，心里思潮紊乱，他知道这相国公子，别的不选，偏偏选中这种僻静之地作为谈话之处，必定有着深意。

“难道他也因知道我们看出他的破绽，而他真的是那残金毒掌的门人，是以将我们引到那种地方，正好一网打尽。”

他心头一凛，又忖道：“只是那真的残金毒掌此刻又在那里呢？他最后一次出现，在那位两河名捕金眼鹏身死的时候——当然，这因为在金眼鹏的尸身上有着金色掌印——此刻几次残金毒掌的现身，怕就是这古浊飘伪装

的，只是今夜，他会不会也前来呢？”

他心里极快的转着念头，再抬眼去望，古浊飘和棋儿已走回门里了。

一进了那园旁的侧门，棋儿就回身将门关上，加快脚步，走到古浊飘身侧，竟像是个大人似的长叹了一声，说道：“公子，我知道您的心情一定苦闷得很，但是再这样下去，你怎么办呢？我——”

这精灵的童子此刻眼眶竟红了起来，接着道：“我身受您的救命之恩，这些年来，一直跟着您，您不但待我好，什么事也没将我当外人看，我年纪虽小，还不懂得事，但天天看着公子这么苦恼，心里也难受得很。”

古浊飘也长叹了一声，低头黯然半晌，突然抬起头来，道：“你到卷帘子胡同去通知你爷爷一声，叫他吃过晚饭后到这里来一趟。”

他不禁又长叹一声，想到卷帘子胡同那栋房，就不禁想起萧凌，想起自己嘴唇接触到她的时候，和那一份带着颤抖的娇羞，想起坐在炉火边，那种温馥的情意。

“此情可待面追忆——”他朗声曼吟着，带着一缕刻骨铭心的相思和一声无比惆怅的叹息，却像是没有什么激动。

于是他所有的往事，都在他这冷若坚冰似的面孔后面背后凝结成一小块像钻石般的东西，隐藏在他脑海深处，除了他自己之外，谁也无法探测出这份宝藏，而对萧凌的怀念却只不过仅是他脑海中这块钻石上新近才添上去的一块凌角罢了。

棋儿暗暗叹息着，像是想说什么话，却又止住了，等到古浊飘英挺潇洒的背影被那玲珑剔透的假山完全掩住，他又从侧门里走了出去。

他没有坐车，也没有骑马，走的却极快，他那机警俏皮、天真活泼的面孔上，此刻却像是蒙上了一层深思之色，也不知在想着什么。

走了半晌，到了一个气派甚大的宅子门口，这正是玉剑萧凌在此宿过一晚的地方，像以前一样，这房子间此刻仍然重门深锁，上面竟蒙上了灰，像是很久以来，这房子都没有人进出过。

棋儿用力拍着门环。

又等了一会，那两扇厚重大门才呀的一声开了一线，开门的还是那曾为玉剑萧凌开过两次门的老头子，低沉的问道：“谁呀？来干什么——”

但等到他那生满白发的头从那两扇沉重的木反门里伸出半个，看清了叫门的人是谁的时候，他那干枯的脸上，才现出笑容，道：“原来是你，快进来，外面冷得很。”他毫不费事的就拉开了那扇沉重的门。

但他为什么用一只手来开门呢？

原来他左肩以下，就只剩下一只空荡荡的袖子，左臂竟齐肩断去了。

他慈祥而亲切的抚着棋儿的头，道：“你怎么好久没来看你爷爷了，这儿天气冷，你可要小心呀！别受了凉，唉——”

这独臂的老人长叹一声，道：“你要知道，我们夏家就只靠你传宗接代了——”他又长叹着，拍着棋儿的头道：“公子呢？这些日子来可好？”

棋儿眼眶红红的，随着老人走到屋子里，屋子里生着大火炉，暖和得很，然而棋儿却更难受了，因为他爷爷从来冬天不烧火炉的，此刻烧起火炉后，显然不就是他老人家的身体更坏了些吗？

他依偎在这老人身侧，半晌，才说道：“爷爷，公子叫我来告诉你老人家一声，说是今天晚上请您老人家到他那里去一趟。”

老人“哦”了一声，低头沉思了一会儿，眼中突然露出光采，像是自语

般说道：“好了，好了，我老头子总算有个替公子效力的机会，这么，纵然我死了也可以瞑目了。”

他目光慈爱的落到他的爱孙身上，缓缓道：“孩子，你可不要忘记，我们两人这条命，都是公子救回来的，若没有公子，不但我们这一老一少早就骨头都凉透了，你爹爹、你妈妈的大仇，又叫谁替我们报去，唉，爷爷现在想起来，那一天的事还好像就在眼前。”

他感慨的一顿，又抚着棋儿的头，说道：“孩子，你真要好好的用功，公子那一身功夫你只要学上一成，就可终生受用不尽了，我们的仇人虽已被公子杀了，仇也替我们报了，但爷爷总想你将来能强爷胜祖，在武林中替姓夏的露露脸。”

棋儿靠在他爷爷的怀里，两年多以前那一段血淋淋的往事，也在他小小的脑海里留下一个极其深刻而鲜明的印子。

他眼泪流了下来，因为就在那天，他们本来安适、温暖的家，被拆散了，他的爹爹和妈妈都丧命在仇人的手里。

那天晚上天上有许多星星，天气又热，他们全家都坐在院子里，爷爷指着天上的星星，告诉棋儿，那里是南箕，那里是北斗，走江湖的人，一定要认识这些星星，因为靠着这些，夜晚才能辨得出方向，棋儿记往了，爷爷笑了。

然而爷爷的笑声还没有完，墙上，屋顶上，突然出现了十几条黑影，爹爹、妈妈和爷爷全都跳了起来，厉声叱问着。

原来这些黑影都是大强盗，因爷爷、爹爹以前保镖的时候，得罪了他们，他们就乘爷爷和爹爹退隐的时候，来报仇了。

这些黑影手里都拿着兵刃跳了下来，就和爷爷，爹爹动上了手，他们虽然也被爷爷、爹爹、妈妈杀了三、四个，但是他们人那么多，爷爷、爹爹他们手里又都全没有拿着兵刃。

棋儿站在屋檐下面，希望爷爷能把他们打跑，但是一会儿不到，爹爹和妈妈竟同时被强盗杀了，爷爷的左臂也被强砍断，但仍然强自支持着和他们动着手。

棋儿急得快发昏了，大叫着跑了出去，却被一个强盗回身一脚，将棋儿踢了个滚，一直快滚到墙边上。

那强盗提着刀，又赶了上来，一脸的狞笑，棋儿知道这是强盗斩草除根要杀自己，只得闭上眼睛，心想：“我死了能上天去找爹爹、妈妈去，你要是死了一定被打下十八层地狱。”

那知却听得惨叫一声，棋儿没死，要杀棋儿的人却突然死了，棋儿睁开眼睛来，四下一看，才知道院子里突然多了一个人。

这个人穿着长袍，袍子飘飘的，棋儿眼睛只花了几花，那些大强盗竟全都被这穿着长袍的人用重手法劈死了——

棋儿想到这里，眼睛已完全湿了，大而晶莹的泪珠沿着他那小而可爱的面颊流了下来，他感激的轻轻的叫了声：“公子。”

因为他救命的恩人，就是古浊飘，古浊飘不但救了他，救了他爷爷，还替他们报了仇，这已是够使他感激终生了。

那独臂老人也沉思着，像是在思索着什么。

忽然他站了起来，缓缓走到另一间房子里去，回头道：“孩子，你也跟着来吧。”

棋儿立刻跟着走了进去，那老人走到他自己所住的那间屋子里，又低下头，站在床旁边思忖了半晌，然后说道：“孩子，你把墙上挂着那把刀拿下来。”

棋儿目光四转，墙角上果然挂着一把黄皮刀鞘，紫铜吞口的朴刀。

虽然他在惊异着爷爷的用意，但他仍然轻灵的一纵身，掠到那边，将高高挂在墙上的刀拿了下来。

老人严峻的脸上，此刻为了他爱孙的轻功而微笑了一下，等到那孩子拿着刀走到他面前，他才缓缓伸出右掌，坚定的说：“快把爷爷的大拇指和中指削下来。”

棋儿脸色骤变，吃惊后退了一步，老人却又厉声喝叱道：“你听到没有，爷爷的话你敢不听吗？”

然而他看到那孩子面上的表情，又不禁长叹一声，放缓了声调，缓缓说道：“孩子，我问你，这些日子来，你一直跟着公子，他可好吗？”

棋儿面颊上的泪珠，本未干透，此刻重又湿润了。

他垂下了头，可怜而委曲的说：“公子这些日子来，总是成天叹着气，脾气也更坏了，一会儿发脾气，一会儿又微笑着，抬头望着天，想着心事。”

他抬起头，望着他爷爷，又道：“公子的心里烦，孙儿也知道，可是爷爷……爷爷您……”

他抽泣着，竟说不下去了，老人两道几乎已全白了的眉毛，此时已皱到一处，叹着道：“我们一家身受公子的大恩，怎么报得清！”他眼中突然又现出夺人的神采，“大丈夫立身于世，讲究的是恩怨分清，有仇不报，固然不好，但身受人家的大恩而不报，也就是个小人了，孩子，你愿不愿意你爷爷做个小人呢？”

棋儿点了点头，老人重新伸出右掌，坚定而沉重的说：“那么，孩子，听爷爷的话，”

棋儿再抬起头，望着他爷爷那已干枯得不成人形的脸，但这一瞬间，他却觉得他爷爷的脸是这世上最美丽的，因为这正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脸，这张脸并没有因为苍老、干枯而衰退，反却更值得受人崇敬了。

于是他缓缓的，颤抖着，抽出了那柄刀，刀光一闪，使得这祖孙两人蒙上了一层无比神圣的光荣。

为着别人的事而残伤自己的肢体，纵然是报恩，这种人也值得受人崇敬的。

第九章　荒郊惊巨变

孙清羽、唐氏兄妹、展一帆等人目送古浊飘的背影消失，各人心里不禁都起了一阵心事，默默的转身走出巷去。

展一帆不自觉的将身后的长剑摸了一下，目光瞬处却见自己乘来的那两辆马车前面，倚着车厢竟站着一个人，眼睛也正望着这边，似乎他站在那里，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候。

这人影一人展一帆的眼帘，他面容不禁骤然而就变，一个箭步，窜上前去，朝那人厉声道：“好朋友，又来了。”

他冷然一笑：“朋友如果有事想指教我姓展的，不妨光明正大的吆喝出来，何必这样藏身露尾，见不得人似的，朋友又不是见不得天光的鼠辈。”

展一帆身形一动，众人的目光不禁都跟着他落到倚在车前的那人身上，也都不禁惊唤一声，像是也出于意料之外的样子。

倚在车前的那人，原来竟是那行踪诡异，让人摸不清来路的青衫少年文士，此刻他懒洋洋的站正了身子，仍是笑嘻嘻的道：“奇了，奇了，难道阁下能来的地方，小生就来不得吗？真凶，真凶，小生虽然不敢当‘鼠辈’二字，阁下却有些像多管闲事的野狗哩。”

此人在骂人时，竟也是嘻皮笑脸的，不动怒色。

展一帆脸上的颜色，却已难看已极，一出四川，他就遇着这人，那时他正坐在酒楼里，酒后大概很说了几句狂话。

自此之后，展一帆一路上暗中吃了这人不少苦头，若不是老于城府的唐化龙拦着，展一帆恨不得将这人戳个透明窟窿才对心思。

他大怒之下，连连道：“好，好，我是野狗，我是野狗，今天这匹野狗，却要领教阁下的高招，我倒要看看阁下究竟是什么变的。”

他盛怒之中，一连两句“我是野狗”，那少年“噗嗤”一声，掩口笑了起来，道：“原来阁下是条野狗，那么请恕敝人失陪了，小生虽然不才，却还没有荒唐到和狗对吠的程度，告辞了，告辞了。”说完，转身就要走。

展一帆不擅于言词，此刻被这少年骂得狗血淋头，见他要走，如何放得过，左腿一迈，向前又跨了一大步，厉叱道：“好朋友要逃，可没这么容易，不露上两招绝艺出来叫我姓展的口服心服，朋友今天就不要打算走回去了。”

那少年果然止了步，回过身来，仍然嘻皮笑脸的，摇头说道：“想不到，想不到，阁下竟是位骚人，要和在下聊聊‘绝句’，只是不知道阁下是喜欢‘五言绝句’呢？还是‘六言绝句’？依小生的意思嘛，还是律诗远较绝句严谨得多，才显得出功力来。”

他摇头晃脑的说了这一大套，旁观的人险些为之笑出声来，此刻孙清羽眉头微皱，原来他也和唐化龙一样，看出这个佯狂的青衫少年，必定有来头，甚至还是难得的内家高手。

展一帆等他说完，却已气得面皮发紫，厉喝道：“好小子，你还骂我是‘骚人’，我看你才‘骚不鸡鸡’的，像个骚婆子。”

他盛怒之下，连”土白”都说了出来，然而这青衫少年却更笑得前仰后合，连孙清羽等都不禁宛然失笑。

原来他自幼刻苦练武，读书不甚多，竟将“骚人墨客”的“骚人”，认做和“骚婆子”同样意思的两个字了。

大家这一笑，展一帆脸上不禁更是挂不住了，再者本有积怨，在恼羞成

怒的情况下，他大喝一声，身形一动，嗖的一拳，朝那少年打击。

他“文才”虽不高，武功却真正不弱，这一动手，出拳如风，虽在恼怒之下，却仍然劲力内蕴，其中还另藏煞手。

那少年惊呼一声，像是已被吓得立足不稳，歪歪斜斜地向后面倒去，然却巧妙的躲开此招，让展一帆的下一招都无从施起。

天灵星孙清羽和笑面追魂几乎都同时的抢上前来，大声劝道：“展老弟，今晚还有大事，现在何必生这闲气，快些住手。”

但展一帆此时却已气红了眼，这句话再也听不入耳，一面喝道：“两位莫管小可的事，今天就是搬出大天来，我也要和这个见不得人的鼠辈斗上一斗。”

说着，他抢步又要打上去，那青衣少年作出惊吓的样子，叫着说：“不得了，不得了，要打死人啦。”脚下东倒西歪，那展一帆快如飘风的两拳，却又被他这种东倒西歪的步法巧妙的闪了开会。

孙清羽、唐化龙空自焦急，却也拿这点苍派的高弟无可如何，他们此时当然更看出这佯狂的青衣少年必定身怀绝技。

正自不可开支间，突然远远奔过两个人来，大声喝道：“是什么人敢在相府前喧哗生事，敢情是身子发痒，想好好的挨上一顿板子吗？”

孙清羽回眼去望，见这两人穿着织锦的武士衣，知道是相门家丁来了，此时正假太平盛世，这般武林豪士暗中虽不把官府看在眼里，但明处却也不敢得罪官面上的人，更何况来自相府。

他连忙大声去喝止展一帆，一面赶上去和那两个相府家丁说着陪礼的话，连连陪着不是。

展一帆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得悻悻的住了手，但两只眼睛仍然瞪在那青衫少年的身上，像是生怕他会乘机溜走似的。

那知人家却仍笑嘻嘻的站着不动，那两个相府卫士虽然满口官话，两眼翻天，可也全是眼睛里不揉一粒沙子的光棍，见这批人物的形状打扮，心里还不全都有了数，知道全不是好惹的人物。

须知不是老官面，怎做得了相府的家丁，这两人心下一琢磨，全有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打算，何况生事的两人，此刻又全都住了手，于是也见机收篷，打着官话说道：“朋友们也都是老江湖了，北京城那么大，那里不好解决，为什么偏偏要在这相府门前动手呢？万一惊动了相爷，有谁担当得起？兄弟们的饭碗，不也要因为朋友们打破了吗？”

天灵星孙清羽眼珠一转，陪笑道：“两位大爷多包涵包涵，小的们也不是愿意在这里生事，而是刚刚访过古公子之后，才知道这位朋友生了点小误会。”

这两个公差一听“古公子”，收篷自然收得更快，忙道：“既然这样，各位就请快些回去，免得我们千差事的人为难。”

孙清羽连声笑道：“没事，没事，您放心。”一面叫各人赶快上车，一面又朝那青衫少年暗中一揖，轻声道：“先请朋友大驾到车上去，一些小事，容易解释，到了别的地方再说吧。”又道：“老夫可绝没有恶意，朋友请放心。”

那青衫少年微微一笑，走上了车，却见展一帆铁青着脸，也跟了进来，一上车就对着车厢前面的小窗户大声的对车把式说道：“你把车子赶到城外面，乘便找着地方停下，只要没有人就行了。”

车把式吆喝一声，马鞭一扬，车子就走动了，孙清羽坐在车子里，望着展一帆的面色，知道他已动了真怒，自己在武林中的辈份虽比他长一辈，但人家是七手神剑的大徒弟，将来极可能就是点苍派下一代的掌门人，自己也没有法子拦住他。

那青衫少年却像仍然无动于衷，脸上仍然笑嘻嘻的，孙清羽朝这人上上下下打量了几眼，见这人两眼神光满足，面目娟秀，笑起来齿白如玉，一双手更是十指纤纤，春葱也似的。

再看到他脖子，衣领很高，将脖子掩住，像是生怕人家看他颈子上有没有喉结似的，于是孙清羽不禁暗中一笑，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这老江湖已看出这人必定是个女子来。

可是他也不说破，只是在心中自管思付着，这人年纪轻轻，又是个女子，但就冲方才人家露的那一手看来，武功竟自高绝。

但这人又是谁呢？武林之中，怎的突然出了如此许多年轻的高手。

车子赶得本来就不慢，加上展一帆的连连催促，就越发快了。

这辆车子上，一共坐着四人，除了孙清羽、展一帆和那青衫少年之外，还有一个自然就是对此事也极为关心的唐化龙了。

他此刻心里也在思索着有关这青衫少年的疑问，又暗忖着：“此人身手不弱，若让他今夜也加入我们，倒是一个极好的帮手，我想他听了‘残金毒掌’的名字以后必定也会起同仇敌忾之心的。”

百十年来，残金毒掌倒果真是武林中群相攻之的人物。

那知他正自思忖间，车子稍颠沛，却已停了下来。

展一帆立刻推开车门，嗖的，起身下去，四顾一望，只见这里果然甚是僻静，地上的雪，都积碍老厚，像是许久没有人来过了。

他满意的微微一笑，但笑容立又敛去，朝着车内厉喝道：“好朋友，你的地头到了，快些夹着尾巴起下来吧？”

孙清羽和唐化龙对望一眼，走下车去，心里各自都在盘算着等一下如何解开此围，当然也要顾及展一帆的面子。

最后，那青衫少年才慢慢的走下来，四顾一下，只见满地白雪，皑然一片，连柏树枝头都像是堆着一堆雪化。

最妙的是，不远竟有几株野生老梅，虬枝如铁，在这冰天雪地里散发着幽香，像是一群的耆老仇里的几个红美女。

那青衣少年似乎被这种胜境所醉，啧啧连声，称赞着：“暗香频送，雪色胜银，想不到连阁下的车夫也是雅子，寻得这等幽雅所在，不禁使小生俗虑顿消，神骨皆清。”

一面却又摇头晃脑的，口中喃喃作吟着，厉叱道：“这种天气冷，雪又多，谁的尸首要是倒在这里，包险烂不掉，我姓展的为你找着这种好地方，你也算走了运了。”

那青衣少年突的仰天一阵长笑，笑声清越而亮亢，将树枝上的积雪都震得片片飞落下来，孙清羽、唐化龙不禁又对望了一眼。

展一帆不是蠢人，岂有看不出这少年身悬绝技来，只是他连番受辱，实在羞愤，更加以自恃剑法和有着两个帮手在旁边。

是以他听了这少年的笑声后，面色微变之下，反手一抽，“呛啷”一声，将身后的长剑撤了下来，微一挥动，像似是一片秋水经天而下，果然不但剑上造诣不凡，剑也是口好剑。

他一剑在手，神色之间突然镇静下来，他十数年苦练，这种内家剑手应有的条件，虽在盛怒之下仍未忘记。

那青衫少年笑声顿住，目光做然一扫，随即又笑嘻嘻的道：“看样子阁下真想小生吃上一剑，唉，也罢，也罢，小生看样子真要埋骨此间，死这么锋利的剑下，倒也痛快。”

展一帆一言不发，目光凝注剑尖，突然目光一动，盯在这青衫少年的身上，微叱一声，脚步一错，剑光便经天而至。

天灵星孙清羽和笑面追魂可都是识货的人，展一帆这一伸手，神定气足，一丝不苟，意在剑先，果然是正宗内家剑法。

两人正自暗赞间，展一帆身随剑走，剑随身游，身形如风中轻柳，轻纱曼妙，剑光如漫天柳絮，点点如雪，恍眼之间，便已抢攻数剑，这种内家剑法，一施展开，便如长江之水，滔滔而来，让对手连一丝间歇，一丝空隙都找不到。

但那青衫少年却笑容未改，长衫飘飘，脚步有些凌乱，乍眼一望，真的像被逼得走头无路的样子。

然而展一帆的满天剑光，却半点也碰不到人家的身上。

孙清羽和唐化龙不禁变了脸色，这少年的身法，竟是自己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功力之高，竟然不可思议。

展一帆面色变得极其凝重，剑指之转化问，却又像是缓慢了不少，只是这柄精钢剑上，竟像依附着千钧之物似的。

孙清羽和唐化龙都知道，这点苍剑客此时正尽了最大的努力，正是以极为精厉的内家剑术来和这少年周旋着。

他两人不禁也开始紧张起来，眼睛瞬也不瞬的望着这两少年。

那青衫少年突然朗声一笑，道：“少爷玩够了。”

笑声中两只宽大的衣袖突然一卷，朝展一帆掌中剑兜了上去。

展一帆猛吼一声，硬生生将剑式由“异射九日”变为“海潮青光”，腕肘之间，猛的顿挫一下，剑光如灵龙般转了回去。

那知那青衫少年又郎笑一声，两只宽大的衣袖，突然射出一条白影，原来是她的一只纤纤玉手，就在展一帆硬生生将发出来的剑招收回去的时候，他右手疾伸，玉指轻轻向外一弹。

只听得“呛啷”一声龙吟，展一帆掌中那柄百练精钢锻成的利器，竟在这少年的一只纤纤玉手轻弹之下，中折为二。

这一来，不但展一帆面容剧变，孙清羽和唐化龙不禁也被这种神乎其技的武功惊得愣住了，站在那里，半晌说不出话来。

那青衫少年轻笑一下之后，突然一拂袖，冷然说道：“像你这种无知的蠢汉狂徒，本该重重教训你一下，但看你一个朋友的面上，暂且饶过你这一次，还不快滚！”

展一帆系出名门，初出江湖，便受此重辱，望着手中的断剑，他颓然发叹一声，顿觉万念俱灰，望了这青衫少年一眼，他将那柄断剑珍重的插回身后，一言不发，转首而去。

唐化龙连忙赶上去，喊道：“展老弟慢走！”

那知展一帆头也不回，一顿足，身形掠起，一纵便出两丈多远，接连三两个起落，他那颀长的身形，便消失在满地雪光里。

唐化龙颓然长叹一声，转回身来，他知道这展一帆必定对自己的袖手旁

观甚为不满，抬眼望处，孙清羽已走向那少年，当头一揖。
　　那青衫少年面上又恢复了那种略事嘲弄的笑容，望着孙清羽。
　　孙清羽一揖过后，恭声道："阁下武功，超凡入圣，却令在下开了眼界。"他又深深一揖，道："小可孙清羽，为天下武林，请求阁下仗义援手，为天下武林同道伸张正义，主持公道。"
　　那青衫少年连连摆着手，道："老英雄不要这么客气，小生虽然才薄力弱，但如真的有关天下武林的事，小生无论如何也得稍尽棉薄的。"
　　须知他仅是不满展一帆的狂傲，是以才稍微惩戒了他一下，对孙清羽等，却无恶意，是以此刻言语之间，倒也和缓得很。
　　孙清羽忙又恭声道："阁下可知道，为害武林百年的魔头残金毒掌又重现江湖，这厮武功，已入化境，而且还收了个大有青出于蓝的弟子——
　　说到这里，那青衫少年"哦"了一声，现出颇有兴趣的样子。
　　这时候车声隆隆，又有一辆车赶了过来，想必是林佩奇、程垓等人所乘的那部车子从后面赶了过来，但孙清羽头也不回。
　　因为这老江湖此刻已看出这位武功深不可测的人，已对此事发生了兴趣，便绝口不问人家的来历，更不说破他已看出此人是个易钗为弁的少女，只是随着此人的一声"哦"，接下去道："不但如此，这个魔头所收的弟子，竟是位当朝一品的公子，此人姓古，外貌看去，温文尔雅，其实手段之毒辣，却并不在其师之下，这么一来，那残金毒掌岂非更是如虎添翼了。"
　　听到这里，这青衫少年神色之间仿佛起了一阵极大的激动，只是他此刻已将这份激动深深的埋隐了起来。
　　是以天灵星孙清羽又稍为停顿一下之后，便又立刻接着说道："这残金毒掌虽然纵横武林百年，但小可老眼虽昏花，却仍看得出阁下身怀武功，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恐怕普天之下，也只有阁下能和那残金毒掌一较身手了。"
　　这青衫少年又微笑一下，只是他微笑，却是为了掩饰心里的不安而已。
　　此刻龙舌剑林佩奇以及八步赶蝉程垓等人都已赶到，听了唐化龙的简单的叙述，望着雪地上仍留着的半截断剑，这些武林豪士全都愕住了，呆呆的望着这近乎不可思议的少年高人。
　　孙清羽接着说道："如果阁下仗义援手，不但我孙清羽感激终年，天下武林同道闻之，想必也会对阁下的高义感佩不尽的。"
　　他说着说着，竟像是要声泪齐下，恨不得马上跪在这少年面前才对心思。
　　那少年却不置可否的"哦"了一声，深深的陷于沉思里。
　　孙清羽却因他并没有拒绝的表示，喜形于色，接着说道："今夜子正，那姓古的已约定和小可们在郊外一座荒宅里见面，那残金毒掌到时候也可能现身，但愿阁下能为着——"
　　那青衫少年却突然抬起头来打断了孙清羽的话，问道："荒宅？在那里？是什么荒宅？"
　　八步赶蝉程该赶忙接口道："那荒宅在西郊之外，往西山去的那条路边上，因为那里只有这么一栋房子，到了那里就可以看到了。"
　　那青衫少年又垂下头去，像是从孙清羽的话中他已发现一件足够使他激动，也足够使他去深深思索的事。
　　而群豪也不禁陷入沉默里，只是直勾勾的望着这行踪诡异、武功却又深不可测的陌生少年，希望由他口中能说出自己满意的答覆。

风声穿过积雪的树林，带着一阵尖刺却不刺耳的呼啸声过去了。

这是静默的片刻。

然而，那似乎隐藏着一件绝大秘密的少年，缓缓抬起头，两只明亮的眼睛在这些武林豪士面上一扫，说道：“今夜子正，西郊荒宅，好！好！小生到时自会去的。”

宽大的文士衣衫的宽大袍袖轻轻拂处，他的身形像是突然蹑空而起，倒纵出去有三丈开外，然后在空中曼妙的一转，双臂张处，身形又横掠丈余，脚步在积雪的林木上一点。

于是这青衫少年便消失在灰黯的苍穹下。

那桔树上的积雪，并没有因他脚尖一点而有一片雪花被震落下来，只是站在雪地上的一些人们却全然为之大震了。

这种轻功，若非眼见，谁也不会相信，更不会相信那是发生在一个年纪很轻的少年——甚至是“少女”身上。

于是一连串相同的疑问，立刻涌现于每个人的心里，此人是谁？为何而来？他那一身惊人的武功，又是从何而来？

当然，这些问题又像是一些问题一样，他们此刻还得不到答案。

只是他们此刻心里却都是很满意的，因为这个奇人已答允了他们的要求，答应今天晚上子正之际，也到那荒效废宅里去。

孙清羽喜悦的感叹了一声，道：“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想不到此人年纪轻轻，武功已然如此——”

他望了那雪地上仍然闪烁着的半截剑一眼，又道：“就算那展一帆，无怪他狂妄，身手也委实不弱，只可惜他受挫之下，竟然走了，唉！年纪轻的人，真是沉不住气。”

他嘴里说着可惜，心里却半点也没有可惜的意思，因为展一帆虽走了，却换来一个武功更强胜十倍的高手。

于是，这老江湖面上感叹着，心里却微笑着，走上了马车。

他门眼前，似乎已经浮现着一幅极其美妙的图画，那就是残金毒掌的尸身正无助的躺在他们脚下。

而那个奇异的青衫少年，正和他们并肩站在一起，得意的微笑着。

不错，这图画是美丽的，只是好像太美丽了一些，美丽得连他们自己也有些不大相信了。

冬天的晚上，通常是来得很快的，然而在等待之中的人，却觉得今天的夜晚，却像是比往常慢了一些，但是，它终于还是来了。

像前一天，再前一天，甚至和大多数严寒的冬夜一样——

今天晚上，也是无星，无月，寒意使得人们尽量的将脖子缩在衣领里，此时此地，围着红泥的小火炉，饮着醇香的热酒，该是多么安适的事，但古浊飘此刻却没有这份心情。

房子里的灯光很亮，然而他的脸色却是阴暗的，这和明亮的灯光正好成一个强烈的对照，他，正陷入于沉思里。

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断臂的老人，脸色也是阴暗的，加上他面容本来的苍老、枯瘦，这种阴暗之色就更加显明。

在他们脚下的小凳上，坐着一个已染上成人忧郁的童子。

他们都没有说话，不知是因为话已说完了，抑或是根本没有话说，他们甚至连那在他们面前的炉火已经熄了都不知道。

这因为他们都在沉思。
沉思使得他们没有说话，没有注意炉间的炉火，也没有发觉此时窗外正漫无声息的悄然站着一个夜行人的人影。
这夜行人此刻也坠人沉思里，忽然一转身，想去敲窗子，但就在他手指将要触到窗框的那一刹那，却又硬生生的顿住了。
这人像是有着什么魔法似的，将这活生生的人突然变成一具没有生命的泥塑人像。
古浊飘没有发现，那断臂老人没有发现，那孩子也没有发现。
这世上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今夜在古公子的窗外，正站着一条曾经窥听过他们话的人影，当然更不会知道这人是谁了。
良久，古浊飘长叹一声，站了起来，转身走到里间去，又过了一会，他手里拿着一套金色的衣衫起了出来，交给那断臂的老人。
那老人阴暗的脸上泛起了一丝笑容，但在接触到那孩子的目光后，他这丝笑容里的笑意，已远不如悲哀来得多了。
他只剩下三个手指的右手，朝那孩子指了一指，缓缓道：“这孩子——唉！”
他没有说完，就以一声长叹结束了自己的话，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话纵然不说出来，人家也会知道。
古浊飘的眼光，悲哀的在这老人和孩子身上停留了一下，然后他又转过身去，背负着手，一言不发的走到另一问房里去。
风声，似乎越来越大了，吹得窗纸都猎猎的发出一阵阵响声。
夜，越来越浓，蓦地——
在相府的后园里，掠出一条金色的人影，刷的，飞身上墙，四下辨别了一下方向，纵身下了墙，几个起落，消失在黑夜里。
棋儿悲哀的站在窗口，望着这条金色的人影的消失，然后擦着面颊上的眼泪，悲哀的又坐到火炉旁边，拨弄着炉中早已熄灭的炉火。
这一瞬间，这髫龄童子仿佛已长大了许多，叹息的声音，也更像大人了。
后园像死一伴的静寂，蓦地——
又掠起一条金色的人影，像是一只燕子似的，在空中一拧身，便已掠出了后园的围墙，再一长身，也消失在黑暗里。
于是这黝黑的后园又沉静了下来，初春的寒风，像是刀一样的刮在窗子上，这窗纸若不是双层的，中间还夹有编着花纹的细线，此刻怕不早已被这如刀般的寒风吹袭得片片零落了。
但，蓦地——
又是一条金色的人影在这相府的后园里掠起，转折之间，也掠了出去，在墙外踌躇了一下，便也以极快的速度飞掠了过去。
于是一切又归死寂，大地也没有因着这三个金色人影的出现而丝毫变动，苍穹，像泼了墨似的，是一种微现光泽的黑色。
嗯，黑色后面不总是隐藏着许多秘密？

附　录

古龙武侠小说出版年表

书名	年份	出版者（均为台湾）
苍穹神剑[①]	1960	第一
月异星邪	1960	第一
剑气书香[②]	1960	真善美
湘妃剑	1960	真善美
剑毒梅香[③]	1960	清华
孤星传	1960	真善美
失魂引	1961	明祥
游侠录	1961	海光
护花铃	1962	春秋
彩环曲	1962	春秋
残金缺玉	1962	华源
飘香剑雨	1963	华源
剑玄录	1963	清华
剑客行	1963	明祥
浣花洗剑录[④]	1964	真善美
情人箭[⑤]	1964	真善美
大旗英雄传[⑥]	1965	真善美
武林外史	1965	春秋
名剑风流[①]	1966	春秋
绝代双骄	1967	春秋
血海飘香（《铁血传奇》之一）[②]	1968	真善美
大沙漠（《铁血传奇》之二）	1969	真善美
画眉鸟（《铁血传奇》之三）	1970	真善美
风云第一刀[③]	1970	春秋
鬼恋侠情[④]	1970	春秋
蝙蝠传奇[⑤]	1971	春秋

[①] 处女作

[②] 后半部由墨余生代笔

[③] 大部分由上官鼎代笔

[④] 1976 年修订，出汉麟版，改名《浣花洗剑》

[⑤] 1976 年修订，山汉麟版，改名《怒剑》

[⑥] 1976 年修订，出汉麟版，改名《铁血大旗》

[①] 结尾部分由乔奇代笔

[②] 《铁血传奇》又名《楚留香传奇》

[③] 又名《多情剑客无情剑》

[④] 《楚留香传奇》续集，又名《借尸还魂》

[⑤] 《楚留香》续集

欢乐英雄	1971	春秋
大人物	1971	春秋
桃花传奇[5]	1972	春秋
萧十一郎	1973	汉麟
流星・蝴蝶・剑	1973	桂冠
九月鹰飞[6]	1974	春秋
长生剑（《七种武器》之一）[7]	1974	汉麟
碧玉刀（《七种武器》之二）	1974	汉麟
孔雀翎（《七种武器》之三）	1974	汉麟
多情环（《七种武器》之四）	1974	汉麟
霸王枪（《七种武器》之五）	1975	汉麟
天涯・明月・刀	1975	汉麟
七杀手	1975	汉麟
剑・花・烟雨・江南	1975	汉麟
绝不低头[8]	1975	汉麟
三少爷的剑[9]	1975	桂冠
陆小凤传奇	1976	春秋
绣花大盗（《陆小凤传奇》之二）	1976	春秋
决战前后（《陆小凤传奇》之三）	1976	春秋
火并萧十一郎[10]	1976	汉麟
拳头[1]	1976	南琪
边城浪子[2]	1976	汉麟
血鹦鹉[3]	1976	汉麟
白玉老虎	1976	桂冠
大地飞鹰	1976	南琪
银钩赌坊（《陆小凤传奇》之四）	1977	春秋
幽灵山庄（《陆小凤传奇》之五）	1977	春秋
圆月弯刀[4]	1977	汉麟
飞刀・又见飞刀	1977	汉麟
碧血洗银枪	1977	桂冠
离别钩（《钱种武器》之六）	1978	春秋
凤舞九天（陆小凤传奇》之六）	1978	春秋
新月传奇[5]	1978	春秋

[5] 《楚留香》续集

[6] 《风云第一刀》后传

[7] 《七种武器》仅完成六种，“拳头”并非一种武器

[8] 古龙所作带有武侠色彩的现代枪战小说

[9] 《江湖人》系列之一

[10] 《萧十一郎》后传

[1] 又名《愤怒的小马》，曾被收入《七种武器》，误

[2] 《无涯・明月・刀》后传

[3] 《惊魂六记》之一

[4] 大部分由司马紫烟代笔

英雄无泪	1978	汉麟
七星龙王	1978	春秋
午夜兰花[5]	1979	汉麟
风铃中的刀声[6]	1980	万盛
剑神一（《陆小凤传奇》之七）	1981	万盛
白玉雕龙[7]	1981	万盛
怒剑狂花[8]	1982	万盛
那一剑的风情[8]	1982	万盛
边城刀声[8]	1983	万盛
猎鹰赌局[9]	1983	万盛

---

[5] 《楚留香》续集

[5] 《楚留香》续集

[6] 给尾由于东楼代笔

[7] 《白玉老虎》后传，大部分由中碎梅代笔

[8] 大部分由丁情代笔

[8] 大部分由丁情代笔

[8] 大部分由丁情代笔

[9] 最后遗作，短篇